

廣東文物

中冊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廣東文物

墨 達 父 國 集

冊 中



廣 東 文 物 展 覽 會 編 印
中 國 文 化 協 進 會 刊 行
由 國 家 圖 書 館 數 位 化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廣東文物

集
國
父
遺
墨

中冊

中國文化協進會刊行

研

究

之

部

簡
經
繪



廣東文物 中冊

卷六 史地交通門

目次

李景康：廣東疆域沿革提要
李景新：廣東之國際交通史

- 一、秦漢時廣東與南海諸國之交通
- 二、晉宋間僧侶之往還粵印
- 三、唐代廣東海外交通之繁盛
- 四、五代南漢劉氏之據廣州
- 五、宋代廣東海外交通之概況
- 六、元代廣東之海外交通
- 七、明代廣東與國際交通及其影響
- 八、清代廣東與國際交通所發生之幾件大事

程若驅：明清間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廣東

【附圖十六】

附表：

- 一、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所製的天文儀器一覽表
- 二、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對於天文學的著述一覽表
- 三、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所著的地理圖書一覽表
- 四、明萬歷年間我國學者仿西教士原著所刊的世界全圖

廣東文物 卷六 史地交通門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王興瑞：海南島古代海上交通史略

- 一、海南島與中國內地交通之起點
- 二、作為中國與南海海上交通之中點的海南島
- 三、歷代海南島與中國內地之貿易
- 四、海南島與南海各地之貿易
- 五、海南島與西方國家之接觸
- 六、交通與民族遷移及文物傳播之關係

麥應榮：廣州五縣遷海史略【李履庵序跋】

- 一、概要
- 二、遷界緣於圍鄭遷徙起於圍邊
- 三、圍邊遷界所以並及虎門以西崖門以東諸縣之故
- 四、遷界歷史之鳥瞰
- 五、既遷准復之前因後果與遷民之戶祝

附錄：關於遷海事之史詩

許地山：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附圖七】
簡又文：國民革命文獻叢錄【附圖九】

廣東疆域沿革提要

李景康

一 概論

廣東得名所自，或云粵東在湖廣之東，粵西在湖廣之西，因以名省。其說出於附會，江藩已論之甚詳。蓋湖廣之名，始於元代，而宋代已有「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稱，此不足為據者一。况兩粵位置，實在湖廣之東南西南，而不在東西，此不足為據者二。稽諸史乘，「廣東」省名，實先得「廣」字於前漢，後得「東」字於唐代。蓋漢武分置南海、蒼梧、合浦、三郡，皆統治於交州刺史。而續漢書郡國志，既謂蒼梧郡廣信；劉昭注漢官，復云刺史治縣名廣信，且有廣布恩信之訓釋；則交州刺史治在廣信，可無疑義。迨東吳黃武七年，割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立廣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永安七年，又分立交、廣、二州。其命名「廣州」者，緣刺史治在廣信，故取縣名「廣」字以為州名。迨及唐代，分嶺南為東西道，始有「東」字之稱。其後北宋分置廣東、廣西、兩路，乃取法於唐。而元明清三朝因之。「廣東」名稱，遂爾成立，再考漢之廣信，即今之封川縣地。交州刺史所轄三郡，今屬粵東、粵西、兩省，封川以西為廣西，封川以東為廣東。明改廣東行者，蓋淵源於此也。

至於吾粵歷代建置之因革損益，與政制之變更，國防之推移，交通之發達，海禁之漸開，內外貿易之發展，外國文化之輸入，莫不有密切之關係。而最關重要者，尤在漢族之南遷。蓋漢族逐漸南來，則戶口日增，文物日盛，墾闢日廣，是以州

郡之更易，雖與朝代為轉移，而縣份之建置，實隨時代而增益。試考吾粵封建，自漢迄晉，尚屬寥寥可數。迨及南朝，由宋迄陳，則封王於吾粵者二十有七，封爵於吾粵者四十有五。隋唐皆混一海內，而唐代封王於吾粵者亦十有三。宋明兩代，則封爵於此者二十四人，封王於此者十有五人。雖其中不盡就國，而衣冠文物與戶口之寔盛，概可想見。此外則中原民族南來，尤以東晉、南宋、明季為三大關鍵。若夫後世之官吏寔多，居留寔廣，則又其次矣。吾粵州郡，自劉宋而驟增。吾粵縣名，自朱明而頓益。蓋皆國運之變遷，與人口之孳長，有以致之也。

若夫地方分治，前代莫不以州郡統縣。蓋州治、郡治、所在，必握若干縣政治軍事交通之要點，而就近督察吏治，關係尤非淺鮮。時代高遠者，茲勿具論。即就前清而言，督撫司道而下，復設知府知州，則防下之意，未免太深。民國光復，自軍民分治而後，巡按使（後改省長）廳長之外，劃分全省為六道，似屬繁簡得宜矣。而一道所轄，多者竟達三十縣，而悉為繁盛之區；少者所轄祇僅四縣，而悉屬僻遠之地；則其失不在道制，而在統轄縣數之不均。迨後廢除道制，僅以縣府為地方行政單位，而吾粵幅員遼闊，稍遠縣份，殊非省府各廳見聞所及，則其失又在絕無就近督察機關。其弊在於防下過疏，反不如前清之防下過密。蓋過密雖有縛束之嫌，而過疏則有放任之害也。中央有鑑於此，故近年劃分全省為九區，每區分設行

政督察專員。而所轄縣數，多者不過十六，少者不過七縣，皆斟酌於國防與督察吏治之間，則較諸六道與縣單位之制，似爲矯枉得中也。至於區署縣府組織之完備與否，是另一問題。然縣府之職責繁重，除僻陋縣份而外，每感職員與經費之不足，以致近年推行新政，多成具文，則又爲有識者之所共喻，無可諱言也。

抑尤有進者，吾國地方分治，歷代相沿，莫不政由上出。是故盛衰興替，莫不繫於中央用人之賢否，與政制之得失。而歐美政治開明之國，地方自治，莫不政從下起；通常庶政，中央僅負督察與指導之責。考其得失，則政從上出，不免牽一髮而動全身；上級變遷，地方即受影響。政由下起，則上級縱有變更，地方庶政，仍可推行無礙。吾國民智，今雖未能普及，然逐漸推行自治，以培植地方分治不拔之基，則於抗戰建國前途，殊關重要也。

茲述吾粵疆域沿革之提要，先考本省沿革之大略，次照現行區制，分述每區沿革之梗概，而每區之下，簡叙屬縣之建置時代，庶幾由省而區，由區而縣，以明統系焉。

一一 本省沿革

廣東省境，唐、虞、夏、商、周，皆屬荆揚二州。蓋惠潮嘉三屬，當隸揚州，（考古輯要並以韶屬逮揚州）其餘則多隸荊州。（禹貢於吾粵無明文諸家多臆測之說故不敢斷定）惟周則地稱南越，亦名揚粵。秦定陸梁，則爲南海象郡，而統治於南海尉。漢定南越，初置南海、合浦、珠崖、儋耳、等郡，後併儋耳入珠崖，繼罷珠崖，而僅設二郡；蓋中東各屬，俱入南海郡，西南各屬，俱入合浦郡，惟北路之南雄入豫章，韶連入

桂陽，肇羅入蒼梧耳。後漢因之，亦設二郡，而隸屬於交州刺史。刺史治廣信，今廣東封川也。（江氏炳燾室集以爲封川羅氏中國近世輿地圖說以爲蒼梧今從江說）三國屬吳，二郡仍設，惟以高陽分置高涼、高興、二郡，南韶連分置始興郡，且以雷、瓊、廉、欽、屬交州，其餘則盡屬廣州。司馬繼興，因而不改。劉宋而後，略多更置：如廣州則南海、高涼、而外，別建新會（今新會），東官（今寶安），宋康、海昌（今高州東境）等郡，高州西境，與雷、瓊、廉、欽、等，則分屬越州，領臨漳、百梁、合浦、隴蘇、安昌、宋壽、諸郡。南齊則割高州之茂名、電白、置永寧郡，化州置高興郡，廉州西境置封川郡；而均隸於越州。惟廉州之靈山，則屬寧浦，而劃入廣州。欽州則劃入交州，此則其小異耳。梁因南齊舊制，復增高州、新州、隴州、合州、崖州、安州、黃州、東陽州，暨安遠、陽山、連江、南巴、電白、杜陵、陽春、高要、梁泰、新寧、梁德、定州、定海、等郡。陳又置清遠郡。隋平陳後，廢諸郡，以廣、循、潮、高、端、潯、合、崖、欽、等州領縣。大業初，始復南海、龍川、義安、高涼、信安、永熙、合浦、珠崖、寧越、等郡，而廢諸州。唐則屬嶺南道，而領廣韶二十五州。五代則南漢割據，置廣端二十五州。宋屬廣南東路，領廣韶十一州。德慶、英德、肇慶、三府。若化、高、雷、欽、等州，則屬廣南西路。元則中東北路，屬廣東道官慰使司，而隸江西行省。西南各路，則屬海北海南道官慰使司，而隸湖廣行省。（稱行中書省後世簡稱行省）明則改爲廣東行省，領廣、肇、韶、南、惠、潮、高、雷、廉、瓊、十府，羅定一州。清朝大致無異，惟連州舊屬廣府，欽州舊屬廉府，嘉應舊

屬潮州程鄉縣，皆升直隸州。（直轄於藩司）南雄一府，陽江一廳，亦改直隸州，此則稍異耳。（中國近世輿地圖說）民國光復，省界仍舊。而盡廢府州廳，一律改縣。復分全省爲六道：曰粵海、（轄縣三十）曰嶺南、（轄縣十一）曰潮循、（轄縣二十五）曰高雷、（轄縣十一）曰瓊崖、（轄縣十三）曰欽廉、（轄縣四）後復廢道，以縣爲地方行政單位、（民國廿五年在瓊崖增置三縣連前共九十六縣）最近分省爲九區，因包括直隸州廳，故與前清九府頗有出入，此其大略也。今之區制，既與歷代州郡廣袤不同，由今溯古，僅能挈其綱要。茲特分述區縣沿革之梗概如左。

二 第一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南海。所轄九縣、六屬前清廣州府，二屬肇慶府，一爲赤溪廳。

廣州各縣（肇府沿革見第三區）禹貢屬荊州南境。或云揚州，周爲百粵地，各有種姓。（漢書地理志）秦置南海郡，設南海尉以典之。晉書地理志前漢爲南越國，省御史監之。武帝平南越，復置南海郡，並立郡守。元封五年，屬之交州。後漢末，移交州來治。（後漢郡國志）獻帝建安中屬荊州。而荊州牧劉表復自置交州刺史。（舊志）三國吳（大帝）黃武五年，改置廣州。（廣州之名自此始）晉置廣州南海郡，刺史任重者爲持節使都督，輕者爲持節，皆加平越中郎將，及平南將軍等號（歷代職官表）得自署守令。南朝仍舊舊制。宋初置平越中郎將。齊以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任。平越中郎將置佐史，隸於廣州。（南齊書州郡志百官志）隋文帝廢郡，遣柱國安撫嶺外。仁壽元年，改爲番禺。（煬帝）大業三年，復曰南海郡，隸屬揚州。（通

考）唐（高祖）武德四年，復曰廣州，置總管府。（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置嶺南節度使，節度朝覲，則置留後。（肅宗）至德元年。嶺南節度使領二十二州，而駐節廣州。（懿宗）咸通三年，分嶺南爲東西道，改嶺南節度爲嶺南東道節度使。（昭宗）乾寧二年，改稱清海軍節度使。（新唐書方鎮表）五代爲南漢國都，改稱興王府。宋復稱廣州府，隸清寧軍節度，後改翔龍府。元順帝改爲廣州路，置肅政廉訪司。明太祖復改廣州府。隸廣東布政使司。清代因之，設廣州知府。民國改嶺海道，置道尹。今設第一行政區，所轄九縣如下。

【南海】秦置南海郡附置縣【番禺】秦以南海附郭置番禺縣宋太祖開寶五年併入南海仁宗皇祐三年復置縣【順德】明代宗景泰三年析南海地置【中山】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分東莞縣地置香山縣民國改中山【新會】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置新會郡陳廢郡爲縣【台山】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析新會縣地置新寧縣民國改台山【開平】明神宗萬曆初於新興縣置開平屯後割恩平新興新會地置縣【恩平】晉分高涼縣置唐元宗天寶初曰恩平郡肅宗至德二載改縣【赤溪】清穆宗同治間析新寧縣置赤溪直隸廳民國改縣【附廣州市】市區行政與鄉區行政繁簡不同歐美早已劃分故民國五年設市政公所十年改市政廳十三年設市政府劃南海番禺地爲市區二十六年擴大區域西北括南海之恩洲堡東達黃埔南併番禺之崇文廿四屬市政府直隸於省政府

四 第二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曲江。所轄十五縣，六屬前清韶州府，三屬連州，兩屬廣州府，兩屬南雄州，一爲佛岡廳。南韶連各縣，禹貢屬荆揚二州。（南連屬荆一說韶州屬揚）。春秋戰國之世，韶州屬越，連州南雄屬楚。秦代則韶屬南海郡，南雄屬

豫章郡，連屬長沙郡。（舊唐書地理志元和郡志）漢初詔州屬南越。武帝平南越。隸桂陽郡，立郡守。後漢置始興都尉。三國吳分桂陽南部（南韶連三屬）置始興郡，治曲江。南朝宋改韶屬爲廣興郡。齊復曰始興。梁析韶屬爲東衡州，南雄爲安遠郡，連屬爲陽山郡。隋文帝改東衡州曰韶州。（取州北韶石爲名，韶州之名自此始）廢安遠郡屬南海，廢陽山郡爲連州。

（連州之名自此始）唐初合韶州南雄曰番禺，厥後屢有更易。至（肅宗）乾元元年，復改韶州，連州一度改郡，肅宗復曰連州，置韶州連州都團練。五代則韶州南雄屬南漢，連州初屬楚，後歸南漢。宋改韶州曰韶州始興郡，南雄曰南雄州，（以河北路有雄州故加南字南雄之名自此始）連州曰連山郡；以嶺南綏御戎夷，置經略安撫使，兼都總管，以統制軍旅。（宋史職官志又舊省志安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元代（順帝）至元間，分置韶州、南雄、連州、各路總管府，徙廣州按察司於韶州。明代置韶州府，南雄府，且併桂陽入連州；厥後復置連州，屬廣州府；府設府尹，州設知州。清代則韶州府仍舊，改府尹曰知府。雍正五年，始改連州爲直隸州。南雄初領保昌始興二縣，嘉慶十二年降爲州，僅領始興。民國改嶺南道，轄縣十一。（現屬第二區）今改第二行政區，所轄十五縣一局如下。

【曲江】漢舊縣屬桂陽郡三國吳爲始興郡治唐至清爲韶州治民國改縣
【南雄】清仁宗嘉慶十二年改南雄府爲直隸州民國改縣【樂昌】梁武帝析曲江縣地置樂昌縣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復改樂昌【始興】三國吳分南雄置【仁化】南齊分曲江縣地置宋開寶五年併入樂昌眞宗咸平三年復置【翁源】梁元帝承聖末置縣縣翁水之源因以爲名【英德】五代

南漢於潯陽縣置英州宋南宗慶元三年升英德府元兩度改路復降爲州明太祖洪武初降爲縣【乳源】宋孝宗乾道二年分曲江樂昌二縣地置以縣北鐘乳嶺得名【連縣】隋罷陽山郡爲連州厥後屢改州郡清改直隸州民國改縣【連山】隋文帝仁壽元年改廣澤縣曰連山縣清嘉慶間改綏遙同知後改屬民國改縣【佛岡】清嘉慶十八年析清遠英德二縣地置屬民國改縣【清遠】梁武帝分始興郡置清遠郡隋廢郡爲縣【從化】明弘治九年析番禺縣置【花縣】清梁祖康熙二十四年析番禺南海地置【附安化管理局】局設連縣管理連縣連山兩屬猛民

五 第二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高要，所轄十三縣，九屬前清肇慶府，三屬羅定州，一屬廣州府。肇屬各縣，漢前同廣州府。西漢爲蒼梧，南海、合浦、三郡屬地。三國吳分隸廣交二州。南朝宋武帝改屬南海郡。梁武帝始分置高要郡。隋廢郡置端州，後改信安郡。唐初復曰端州。五代屬南漢。宋初稱端州高要郡。（哲宗）元符三年，置興慶軍節度。（徽宗）重和元年升肇慶府。（肇慶之名自此始）元曰肇慶路。明洪武元年復改肇慶府。清代因之。羅定州則漢屬蒼梧郡地，晉屬管康郡。齊置廣熙郡。梁改平原郡。隋初稱瀧水州。大業初置永熙郡。唐武德四年復置瀧州。天寶初改開陽郡乾元初復曰瀧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六年廢州，以瀧水縣屬康州。南宋屬德慶府。原屬德慶路。明初屬德慶州。萬歷四年改縣，置羅定州，（羅定州之名自此始）直隸廣東布政使司。清代因之。民國廢州府，肇慶府改置高要縣，羅定州改置羅定縣，悉逮粵海道尹。今屬第三區，轄縣十三如下。

【高要】梁爲高要郡治隋爲端州治民國改縣【廣南】明世宗嘉靖三十

八分四合縣置〔開建〕西漢封陽縣地南朝宋文帝元嘉中分置開建縣厥後廢改州郡未初復置縣〔鬱南〕晉分端溪置郡縣厥後廢改郡縣明萬歷五年分置西寧縣民國改鬱南〔新興〕東晉穆帝永和七年分置新寧郡新興縣厥後廢改州郡明初復置縣〔四會〕漢舊縣屬南海郡唐屬廣州宋改屬肇慶府〔封川〕梁置封州隋改封川縣厥後廢改州郡明復置縣〔高明〕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分高要縣地置〔雲浮〕漢端溪縣地宋併入端溪明萬歷五年復分德慶州及新興縣地置東安縣民國改雲浮〔羅定〕漢端溪縣地明置羅定州民國改縣〔德慶〕宋紹興元年升康州為德慶府明初降為州民國改縣〔鶴山〕清雍正九年割開平新會縣地置〔三水〕明嘉靖五年分南海高要縣地置

六 第四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惠陽，所轄十一縣，七屬前清惠州府，四屬廣州府。惠屬各縣，漢以前同廣州府。漢為南海郡，博羅縣。東晉分屬東官郡。南齊移東官郡治懷安。梁改置梁化郡。隋廢郡置循州總管府。（元和郡志取循江為名）大業元年，改置龍川郡，治歸善縣。唐武德五年，復曰循州，置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置海豐郡。乾元元年，復曰循州。五代屬南漢。（烈宗）乾亨元年，改稱順州。宋（真宗）天禧四年，改稱惠州。（文獻通考）避仁宗御諱改惠州之名自此始。官和二年，賜名博羅郡。元至元十六年置惠州路。明初改府。清代因之。民國廢州府，隸屬潮循道。今屬第四區，轄縣十一如下。

〔惠陽〕漢博羅縣地陳置歸善縣民國改惠陽〔博羅〕漢置〔海豐〕東晉分龍川縣地置〔紫金〕明穆宗隆慶三年分歸善長樂二縣地置永安縣民國改紫金〔龍門〕明弘治九年析增城縣地置〔陸豐〕清雍正九年分海豐縣地置〔河源〕南齊分龍川縣地置〔新豐〕明隆慶三年分河源英德翁源三縣地置長寧縣民國改新豐〔東莞〕漢南海郡博羅縣地東晉為

東官郡寶安縣地宋開寶六年始置東莞縣於今治〔寶安〕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地置寶安縣明萬歷元年改新安民國復稱寶安〔增城〕後漢分番禺縣地置

七 第五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潮安，所轄九縣，八屬前清潮州府，一為南澳廳。潮屬各縣，漢以前同廣州府。漢為南海郡揭陽縣。晉改置海陽縣。咸和中分屬東官郡。（安帝）義熙九年，改置義安郡。梁兼置東陽州，後改溫州。隋平陳後，改稱循州，十一年分置潮州。（元和郡志）以潮流往復因以為名潮州之名自此始）大業初復為義安郡。唐武德四年復為潮州。天寶初改潮陽郡。乾元初復置潮州。五代屬南漢。宋稱潮州潮陽郡。元置潮州路總管府。明洪武二年改稱潮州府。清代因之。民國廢州府，屬潮循道尹。今改第五區，所轄九縣一局如下。

〔潮安〕漢揭陽縣地晉初改置海陽縣民國改潮安〔潮陽〕晉義熙九年分海陽縣置〔揭陽〕漢置〔澄海〕明嘉靖四十二年析海陽揭陽縣地置〔饒平〕明成化十四年析海陽縣地置〔普甯〕明嘉靖四十三年分潮陽縣地置普安縣萬歷十三年改普甯〔豐順〕清乾隆三年析海陽揭陽大埔嘉應地置〔惠來〕明嘉靖四年析潮陽海豐地置〔南澳〕清置南澳廳民國改縣〔附汕頭市〕市在澄海縣民國初潮循道尹駐此後設市政府直轄於省政府〔南山管理局〕局在揭陽乃縣屬之鑛業區多產錫鑛

八 第六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興寧，所轄九縣，五屬前清嘉應州，三屬惠州府，一屬潮州府。嘉應各縣，漢以前同廣州府。漢為南海郡揭陽縣地。東晉後為義安郡海陽縣地。齊始分置程鄉縣，屬義安郡。唐屬潮州。五代南漢分置敬州，宋開寶四年改稱梅州。

宣和二年賜名義安郡。元至元十六年改梅州路，尋降爲散州。明洪武二年廢州爲程鄉縣，屬潮州府。清代雍正十一年升直隸嘉應州（嘉應州之名自此始）嘉慶十二年，升嘉應府。復置程鄉縣，十七年復改州，廢程鄉縣。民國廢州府，屬潮循道。今改第六區，所轄九縣如下。

【興寧】東晉分龍川縣地置【五華】宋天禧二年分興寧縣地置長樂鎮熙寧四年升縣民國改五華【蕉嶺】明恩宗崇禎六年分平遠程鄉縣地置鎮平縣民國改蕉嶺【龍川】秦置厥後廢改州明初仍改龍川縣【平遠】明嘉靖四十三年分程鄉及興甯縣地置【連平】明崇禎六年割和平河源長平翁源四縣地置連平州民國改縣【大埔】明嘉靖五年析饒平海陽縣地置【和平】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分龍川縣地置【梅縣】宋置梅州清改直隸嘉應州民國改梅縣

九 第七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茂名所轄八縣六屬前清高州府一屬肇慶府及陽江直隸廳。高州各縣，漢以前同廣州府。漢爲合浦郡高涼縣地。梁爲高州地。（高州之名自此始）繼復分置電白郡。陳代改置高涼水照二州。唐初屬高州。貞觀八年分置潘州。二十二年徙置高州。天寶初年，改高州曰高涼郡。潘州曰南潘郡。乾元初復稱高州、潘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五年，併潘州入高州，仍稱高涼郡（真宗）景德元年改置賓州。元至元十五年置高州路安撫司，十七年改總管府。明曰高州府。清代因之。陽江廳漢屬高涼縣地。三國吳置高涼郡。梁屬高州。分高涼縣置陽江縣。（以縣境陽江爲名）唐貞觀二十三年屬恩州。（昭宗）大順二年移恩州治陽江。五代屬南漢。宋稱恩州恩平

郡。元至元十三年置南恩路總管府，十九年改爲散州。明初廢州爲縣。清代同治九年升直隸廳，設同知。民國廢州府，高州陽江俱屬高雷道。今屬第七區，所轄八縣如下。

【茂名】隋置晉有道士潘茂名於此成仙故以名縣【電白】梁置電白郡明成化四年置電白縣【信宜】唐武德四年置信義縣宋太宗太平興國間改稱信宜【吳川】隋分高涼縣置以縣西吳川水得名【廉江】唐武德五年析石龍縣置石城縣天寶元年改廉江縣宋開寶五年併入吳川後復分吳川置石城縣民國再改廉江【化縣】宋太平興國五年置化州厥後廢改州郡明洪武十四年復爲州民國改縣【陽春】梁置清改陽江廳民國改縣【附梅棗管理局】局在廉江民國初稱市今改局實一商業區也

十 第八區

行政督察專員局駐合浦，所轄七縣，兩屬前清廉州府，三屬雷州府，兩屬欽州。廉雷各縣，或云禹貢揚州南境。秦代皆屬象郡。漢則雷爲合浦郡，廉爲合浦縣。三國吳改合浦曰珠官郡。（宋書州郡志漢武帝立合浦太守吳黃武七年改合浦曰珠官）廉屬則劉宋（明帝）泰始七年分置越州。隋大業初改潯州，尋復置合浦郡。唐武德五年復曰越州，貞觀八年改稱廉州。（廉州之名自此始）五代屬南漢。宋太平興國八年，廢州置太平軍，咸平初復置廉州合浦郡。元置廉州路總管府。明洪武二年改廉州府，尋降爲州，屬雷州府，十四年復置府。清代因之。雷屬則梁（武帝）普通四年分置合州。太清元年改稱南合州。隋初復曰合州，治海康縣。大業初廢州，仍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復置南合州，貞觀元年更名東合州，八年始改雷州。（雷州之名自此始）天寶元年置海康郡，乾元元年復名雷州。宋曰雷州海康

郡。元至元十五年置雷州路安撫司，十七年改總管府。明洪武元年改雷州府。清代因之。欽州亦漢代合浦縣地。劉宋分置朱壽郡，屬越州。齊建元二年，割屬交州。梁武帝於郡置安州。隋開皇十八年始改欽州，（欽州之名自此始）治欽江縣。大業初改置寧越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欽州，兼置總管府。天寶初復稱寧越郡。乾元初再名欽州，屬嶺南道邕管。五代屬南漢。宋開寶五年移治靈山。南宋復移治安遠，屬廣南西路。元至元十五年，置欽州安撫司，十六年改總管府，屬海北海南道。明洪武二年升欽州府，八年復降為州，以治安遠縣併入廉州府。清代因之。光緒十三年始割合浦、靈山、兩縣益之。升為直隸州，且分置防城縣。民國廢州府，欽廉兩屬歸欽廉道，雷屬歸高雷道。今合三屬為第八區，所轄七縣如下。

【合浦】漢置【靈山】隋開皇十八年分合浦置南賓縣唐天寶元年改稱靈山【海康】漢置徐聞縣隋改置海康縣【遂溪】唐天寶元年併羅川鐵杷二縣改置遂溪縣【徐聞】漢舊縣隋改徐康唐貞觀二年改徐聞【欽縣】南宋置安遠縣明改欽州民國改欽縣【防城】清末光緒十三年分靈山縣地置

十一 第九區

行政督察專員駐瓊山，所轄十六縣，屬前清瓊州府及崖州。瓊崖各縣為禹貢揚州西南徼外地。（漢書賈捐之諫伐珠崖疏珠崖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春秋戰國為揚越地。秦末屬南越。漢（武帝）元封元年置珠崖、儋耳、二郡。（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併珠崖入合浦為都尉治。後漢仍屬合浦郡。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唐武德五年置崖州。（崖州之名自此始）貞觀元年置都督府，五年分置瓊

州。（瓊州之名自此始）天寶初改崖州曰珠崖郡，瓊州曰瓊山郡。乾元初復曰崖州瓊州，俱屬嶺南道。（德宗）貞元五年，移都督府於瓊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五年，廢崖州。（神宗）熙寧四年移瓊州治，崖州故地仍曰瓊州瓊山郡。（徽宗）政和元年置靖海軍節度使。元初曰瓊州。天歷二年設乾寧軍民安撫司。明洪武初改瓊州，十四年升瓊州府。清代因之。民國廢州府，改立瓊崖道，轄縣十三。今改第九區，所轄十六縣一局如下。

【瓊山】漢初珠崖郡地後置朱盧縣後漢曰珠崖縣宋熙寧四年移瓊山縣來治【澄邁】隋分珠崖郡地置以境內邁山得名【定安】元至元三十一年分瓊山縣地置【文昌】唐武德五年分珠崖郡置平昌縣貞觀元年改文昌以縣南文昌江得名【瓊東】元至元三十年分樂會縣地置會同縣民國改瓊東【樂會】唐屬慶五年析文昌縣置【臨高】唐武德五年置臨機縣開元元年改臨高【儋縣】漢元封初置儋耳郡唐武德五年改儋州民國改儋縣【昌江】隋分儋耳郡地置昌化縣民國置昌江【萬寧】唐貞觀五年析文昌縣地置萬安縣五代南漢改萬南【陵水】隋大業六年分珠崖郡地置以縣北陵水得名【崖縣】宋開寶五年改崖州清直隸州民國改縣【感恩】隋置【保亭】民國廿五年分崖縣地置【白沙】民國廿五年分陵水縣地置【樂東】民國廿五年分樂會定安縣地置【附化黎局】局設瓊山主管各黎洞化育事宜

十二 附租割地

香港舊屬新安縣地，清道光廿二年割讓於英國。九龍半島在其北，咸豐十年租借與英，訂期九十九年，復於光緒廿四年展拓租界至沙頭角，今名曰新界。

澳門舊屬香山縣地，明嘉靖三十年租借與葡國，年租五百金。清光緒十三年割與葡人，至今疆界未經劃定。

廣州灣舊屬吳川縣地。清光緒二十五年租借於法國，訂期九十九年。歐戰後華府會議，法允交還，但未實行。

廣東之國際交通史

李景新

一 秦漢時廣東與南海諸國之交通

(甲) 廣東之港埠及其航線

廣東與南海諸國之交通，爲時頗古。(註一)秦時之番禺(今之廣州)已成南海貿易交通之中心地，商賈雲集，貨品會聚。始皇之拓嶺南，置郡尉，蓋亦無非因當時番禺貿易繁榮之故也。誠如淮南子人間訓所云：「因欲取利於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卒發五十萬兵，分爲五軍，一軍置於所謂「番禺之都」。當任囂臨終之時，囑趙佗以後事云：「番禺負山險，阻隔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註二)於是趙佗則乘秦末之亂，據番禺，以南海郡爲基礎，略取鬱林，象郡自立爲南越王。番禺一地，苟非商業繁榮，人民富饒，地勢險要，交通便利，趙佗焉有立國之企圖。迨至漢代，益臻昌盛，史記云：「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註三)至漢書則概言越地，文略依史記云：「粵地……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註四)是秦漢時中國北方商賈多至嶺南貿易，而獲鉅富；即諸蕃商，亦有冒涉重洋，而抵廣東與國人貿易者，觀史記漢書所紀之貨品，即可知之，蓋所謂象牙，犀角，玳瑁及珠璣之類，皆非廣東土產，而係出自南洋諸海國者。(見第二節)

漢時除番禺爲廣東之大都會外，南路徐聞合浦亦爲當時市舶所聚集之處，漢書地理志詳誌其交通之諸國及航線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前一四〇)至前八七)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賸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糶；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割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一至五年)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此文雖簡，然由此可考見漢代廣東與南海交通之梗概。一可知發航地在今之雷州半島，所乘者是中國船舶，在遠海中則由蠻夷買船轉送。二可知入海者是屬黃門之譯長，賸黃金雜繒而往，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而歸。黃門隸少府，證以唐宋市舶多由中官兼領一事，可以推想漢代通南海者亦爲中官。所難詳確者，僅爲漢使所歷之國；諸國名經兩千年之傳寫，難保毫無訛誤，故歷來諸考據家，幾人持一說；然藤田豐八(註五)費瑯(G. Ferrand)(註六)等並以黃支當西域記卷十之達羅毗荼國(Dravidia)都城建志補羅(Kancipura 今 Conjevoram)，立說較爲可取。藤田以爲都元國即通輿卷一八八之

都昆或都軍國，而位之於馬來半島；以邑盧沒國當新唐書南蠻傳盤盤國東南之拘婁蠻，而位之於緬甸沿岸；以堪離國當賈耽入四夷道里中之驪國悉利城；以夫甘都盧國當緬之蒲甘，(Pagan, Pagan)城；以皮宗當馬來半島之Pisang島。雖不乏臆斷，然大致可取。費瑯立說多與藤田合，且以宋史卷四八九注鞏(Cola)傳載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年)注鞏使臣亞里三文之行程比附考之，立說更為精審。將來容有新說，然於黃支為建志一說似不易推翻。茲據馮承鈞考證；(註七)謂：紀元前南印度之古國最著名者有二，曰朱羅(Cola)，立國於Trichinopoly同Tanjore一城間，曰般荼(Pandya)，立國於Madura城一帶；旋有拔羅婆(Palava)朝，代案達羅(Andhra)而興，臣服二國，建都於建志補羅，文化甚盛。漢書之黃支似指此國，則在紀元前一二世紀時，漢使足跡已至南印度矣。

後漢時代，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於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遣使朝貢漢廷，(註八)其路程為避免迴航馬來半島之困難起見，乃由緬甸迺(Irawaddy)河入永昌，經今雲南，以抵洛陽，似未經廣東，然於晉代大秦特使確有經廣東而朝貢中國之實例。此根據晉之殷臣奇布賦序，即可知之，其文曰：『惟秦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鎮作南方，予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琛奉獻，經州來，衆寶既麗，火布尤奇，因乃作賦(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五布部)賦中且述及火浣布事。所謂秦康者，即晉武帝之年號也，其二年為西曆二百八十一年，由上觀之，西曆三世紀頃，印度人，波斯人等，固不待言，即羅馬東方屬地之人，亦已由海道往來廣東，殆無疑義。』

吾人根據漢書地理志，可知當時粵人與外人海上交通之狀況。粵人所售者，乃黃金與雜綉，即各種絹絨物。其所購者，即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之類。所謂明珠，固係真珠，魏書南天竺條作麻尼珠。麻尼爲(Mani)之對音，譯爲無垢，又係珠之總名。通典黃支條明珠下加「玉字，蓋視爲玉類之故也。至璧琉璃，係梵語Vardurya之對音，爲阿剌伯波斯語之Billur，英文之Beryl，凡此等均出自梵語。隋唐之後，與玻璃相混，但漢時係寶石之名。當時粵人所購者，僅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等，而無香料，殊堪注意。三國時代以後，廣東與西南海上諸國間之交通，香料實居商貨之首要，然在漢代，似無如此之甚。蓋香料與佛教，有密切之關係，故在佛教未傳入之前，中國並不多用香料。

(乙) 由外國輸入廣東之動植物

吾人細考廣東之動植物，其中有許多並非廣東之原產，而係由西南諸海國所移植或輸入者，稽其年代，亦可迺至秦漢時代，輸入之媒介，固不待言，係由於交通便利所致。如上文引漢書地理志所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之湊。』按犀角、象齒、璵璠、珠璣等物，均非廣東土產，南洋印度諸國，則產量最多。廣東之有其物，皆由買人輸入以易貨品者。

西方植物移植廣東，其著者有耶悉茗花，(註九)及茉莉花等，南方草木狀云：『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陸賈南越行紀亦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草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別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由此可知，在漢初業已有外國植物移植於廣東。

漢時中國圖籍中，有許多植物名，用南方諸國語解釋者，如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有「諸拓巴且」之句，史記作「諸蔗博且」，文選作「諸拓巴苴」。「拓」與「蔗」當相通，楚辭招魂有「拓葉」二字，此字於戰國時代顯於中國，而諸蔗，換言之，即甘蔗似既為楚人所知。此語是否為外來語，雖屬疑問，但巴且，猶且，巴苴等，藤田氏已認為皆後世之芭蕉(Bonana)為馬來語 Pisang 之音譯。(註十)頗可置信。藤田又謂：「當漢人平定南越之後彼輩所羨慕者，多為由海上貿易獲來之該地之財富」實中鵠之論。

象齒亦為斯時入口貿易之大宗，關於象及象牙之利用，古籍早有記載，此象之文化與廣東之海上交通，極有密切之關係焉。象字為象形，說文解曰：「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尾之形」藤田謂此動物之名稱，本為 Indo-Chinese Siam 語作 Gan, Shan 語作 San, 又作 tsan, Khamti 語作 Can, Laos 語作 tsan, Plann 語作 san, Ahom 語作 tsan (註十一) 按廣州語作 tsor 客語作 tsan, 閩語作 tsan, 華北語作 tsan 等；由此可見中國南方如閩、粵、桂、安南、馬來、印度等在周秦時代，已發生文化交流關係。而受印度文化之影響，尤為濃厚。匪獨廣東如是，即長江流域，亦莫不然。史記宋世家云：「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

為栝，則必思遠方珍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此文似引自韓非子卷七喻老篇云：「昔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栝，象箸玉栝，必不羹菽蕘，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茹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堂，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苟此紀事，足以憑信，則在殷紂時既作象箸矣。又如呂氏春秋卷五古樂篇云：「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周代象牙與玉併相重用，其證甚多。毛詩卷四鄘風君子偕老篇有：「玉之瑱也，象之攄也，」之句。又毛傳亦云：「攄所以摘髮也。」當時佩象攄，笄象笄，象摘髮，象珥(小雅米采篇有「象珥並服」之句，即以象牙為弓末弭也)象牀(戰國策卷十齊策有孟嘗君出國至楚，獻象牀之記載)瑤象(屈原離騷有：「為余製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之句，如王逸所注，象者，象牙也。)古籍中關於象及象齒器物之利用之記載，不勝枚舉，僅此數例，足可見三代秦漢時，中原文化，已受南方文物之影響。於此更足證明三代秦漢時之廣東，並非文化荒蕪，交通梗塞之地也。

(註一) 考古家溫斯登博士於一九三三年七月間在南洋檳城演講古打及威斯省之古史，謂據彼發現之結果，當耶穌紀元前四千年，暹羅人之祖先，係住在上海與廣州；而馬來人之祖

宗，則居于中國南部；巴布亞人種，則繁殖于華南各省，及印度支那之北部。彼時純正之中國人，係在黃河流域出沒。該種人最喜子孫，遂日就繁殖，將堅固之暹羅，馬來巴布亞各種

人驅迫南下云云。(詳華僑半月刊第二十九期) 若然，則廣東南洋之交通，已遠在三代以前矣。惟此說尚待證據證明，始成定讞。今有文獻可徵者，上溯至秦代耳。

(註二) 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傳。

(註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傳。

(註四) 前漢書二八下地理志。

案：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謂秦漢時當中國南海市舶首衝者，為日南（今廣東南部，安南北部）交趾（自漢專指安南東京州）而非廣州，及晉南北朝，廣州乃為市舶所聚云。（一九頁）惟觀史記所紀：「番禺亦其一都會也」之句，可見番禺實為秦漢時南方之大都會，而

徐開合浦以其毗連安南亦為當時市舶停泊處之一，以其地勢不良，故至梁武帝時卒為廣州所奪也。

(註五) 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前漢對於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商務譯本名為：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八三至一一七頁）

(註六)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商務譯本

(註七) 中國南洋交通史第三頁。商務本

(註八) 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大秦條

一 晉宋間僧侶之往還粵印

吾粵初期與外國海上交通之目的，首重貿易。迨至晉宋間，始有僧侶之求佛，往還粵印間。而粵印文化宗教之交流，亦日益顯著。是以晉、宋、梁、陳之間，高僧迭出，或啓述途，導登覺岸，或則繙譯經典，販餽靈糧，或則苦行自修，求證本覺。而志行卓絕之師，以身任道，鑽仰之餘，頗覺東來教義，間接轉譯，似未能盡敷佛法之奧蘊，咸發願往西，禮瞻佛跡，精習梵文，與西土大師，探研秘奧，請求經典而歸，故晉魏隋唐之間，宏法僧侶，間萬里不涉艱苦赴印度者，計百餘人，中以從西域逾葱嶺者為多，然從廣東遼海道繞南洋羣島而印者數亦不鮮。惟其行程，多已不可考，其可考者，在東晉一代，祇能上溯至於法顯。

法顯以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年）偕同伴數人，發自長安，在外十五年，於義熙十年（四一四年）還至青州。法顯之去也遼陸，其歸也循海。著有法顯行傳（註一）行傳有云：

(註九) 耶悉茗據藤田氏引夏德氏等考證之結果，謂為波斯語 (Jastun) 之對音，並作為秦漢時東西海上交通之證。（見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二四一頁，China and Roman Orient, 270-272.)

(註十)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二四一頁

(註十一) 同上

「……到獅子國，……住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悉漢土所無。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東行二日，便值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補塞船漏。於是復前，凡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名。停此五月日，復隨他商船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復隨他商船以四月十二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遇黑風暴雨，客悉惶怖。諸婆羅門謂沙門不利，議投法顯海島；會有阻之者，獲免。時天氣連陰，海師誤向，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日，將無礙耶？」

此段記載頗可珍視。第一，可知五世紀初年，南洋商業漸趨興盛，有經十三晝夜大風而不沉沒，與能儲多人糧食水漿，經八十餘日而不竭之大船，為交通上之利器。第二，廣東與南洋之貿易甚盛，故商人於廣東及南洋地理亦甚熟悉。第三，晉代我國與西南貿易，以廣州為市場。第四，當晉代時，南洋諸邦尚多信奉婆羅門教。第五，粵印交通，恆經南洋。

南北朝時代，尚有許多往來廣東南海之僧人，其行程可考

者，約有下列諸人：

一、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宋永初元年（四二〇年）招集同志二十五人，遠適天竺，後於南天竺隨船放海達廣州（節錄高僧傳卷三本傳）。

二、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年二十出家受戒，至年三十，運師遠衆，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弦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成物，見者發心。後至閩婆國……再由該國隨商人竺難提船，欲向一小國，會直風便，遂至廣州。（節錄高僧傳卷三本傳）。

三、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前到師子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年）至廣州。（節錄高僧傳卷三本傳）

四、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婆羅末陀，亦云眞諦，本大竺優禪尼國人。羣藏廣部，罔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遭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陳武年間，曾經狼牙修扶南而至廣州。（節錄高僧傳卷一本傳）

右列數僧，不過舉列而已，其無文紀錄者，定必不祇此數，僅此例證益可信當時之海上交通，已甚興盛。不然，此類蕃舶，東西往來，豈專爲此十數僧侶之往來而設哉！士夫怯懦，

鮮乘風破浪之志，故游踪之著於紀錄者無聞，而僧侶信仰篤，宏法自任，航海之迹，轉藉之以傳也。據各傳所載，其西行航線，亦不一律，其放洋之港埠，有在廣州者，有在徐聞合浦者，亦有在於交州者。而抵印度之終點，有在師子國者，亦有在耽摩立底者，而途中所經之地，亦參差不齊。惟不出南洋羣島範圍之外。

劉宋時南洋羣島，據宋書夷蠻傳阿羅單國，閩婁婆達國，干陀利國先後於元嘉（西四二四至四三三年）孝建（西四五四至四五六）年間奉表入貢。其入貢航線，曾否經廣東？雖無明載，然以上文所紀各僧侶之往返粵印航程考之，當有經粵境而北上者。

梁代馬來半島蘇門答臘諸國，皆來入貢。婆羅洲亦自是始通爲中國，而馬來之柔佛，尤爲當時東西貿易中心，而廣東則以廣州爲中心。梁書王僧孺傳略云：「天監初，……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成數至，外國買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遣子孫者不在越裝，」寥寥數語，然由此亦可窺見當時廣東海外交通之梗概。

（註一）法顯求佛所撰行傳，在諸經錄及隋書

編。現僅存一本行世，有題佛國記者，有題法顯傳者，似皆非是。今暫改題曰法顯行傳，以

期名實相符。國立編譯館有法顯傳考證言之甚詳，可資參攷。

二 唐代廣東海外交通之繁盛

(甲) 航線與海船

航線

唐代廣東之海外交通，較前爲盛。海船之增多，航路之開闢及廣州之繁昌，在在皆足以反影當時交通興盛之情況。其影響所及，匪獨使廣州經濟富裕，商業繁榮，而對於廣東之文化，亦有莫大之關係焉。新唐書地理志紀當時海外交通之航線云：

(註一)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宜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至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峽，華人謂之賈，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陟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菴，乘船者畏憚之。其北岸則箇羅國，箇羅西則哥谷羅國。又從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餘小國，至婆羅門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颯國，又十日行經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颯國。其國有彌爾大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游崑山來，西流至提颯國，北入於海。又自提颯國西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餘，至提羅盧和國，一曰羅和異國。國人於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船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刺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刺河，南入於海。小舟沂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禮達城。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

國至烏刺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註二) 賈耽所記廣東與外國諸族交通之海程如此，茲取伯希和所考證之今地釋之，伯希和之考證止於印度南端，其後則採希爾特之說，(註三) 希氏不可從者則參證馮承鈞所採者釋之。(註四)

屯門即今九龍半島青山之屯門。九州石似即後之七洲。象石得爲後之獨珠山 (Tinios) 占不勞山爲安南即之岫嶼占 (Oulao Chan)。環王國即昔之林邑，後之占城。陵山得爲安南，歸仁府北之 Sa-hoi 岬。門毒國疑指今之歸仁。古宜乃 Kanthara 之對音。今安南，衙莊之梵名也。奔陀浪即明史外國傳之賓董龍，梵名 Panduranga 之對音，今安南之藩籠 (Phanang) 省地也。軍突弄山，即後之峴崙山，今 Palo Condore 也。海峽蕃人謂之賈，質者馬來語之石叻，Selat 譯即海峽也。伯希和考作滿刺加硤，希爾特則從 Gerrit 說作星加坡硤。

羅越顯是馬來半島之南端。佛逝國乃室六佛逝國 (Srivijaya) 之省稱，Sri 梵語聖大之義，當時南海中之大國也。都蘇門答刺島之巴林馮 (Palembang) 後稱舊港。(註五) 訶陟乃梵語 (Kalinga) 之省稱，與印度之羯陵伽同名，今爪哇也。葛葛僧祇國疑在 Brouwers 羣島中。箇羅應是九世紀時大食人著錄之 Kalah，疑即 Kedah，地在馬來半島西岸。哥谷羅對音與大食人著錄之 Qaqoia 同，疑在 Kedah 之西北或西南一島中，勝鄧洲似在蘇門答刺島之 Deli 或 Langkat 區中。婆露得爲義淨之婆魯師。伽藍洲一名或指藍嶼，今 Nicobar 羣島也。師子國即錫蘭。

沒來國指 Malabar 沿岸，疑特指 Quilon。六世紀時 Cosmas 書著錄有 Male 城，七世紀時玄奘西域記著錄有林羅矩吒 (Malaguta)，一名摩刺耶 (Malaya) 者，其地之梵名也。九世紀時大食人行紀作 Kulam-Male 宋譯之故臨，元譯之俱蘭，明譯之葛蘭也。

披圖疑指昔之 Baryaza，今之 Broach。提圖指 Dairul 或 Dial。今印度河 (Indus) 大食人名曰 Nahr Mihran，即彌蘭河之對音；梵名作 Sindhu，即新頭河之對音。渤崑山殆指西域記之鉢露羅 (Bolor)，今之 Bafiq，然得亦為崑崙之訛。緣梁書卷五四中天竺傳云：『國臨大江名新陶 (Sindhu) 源出崑崙也。』提羅盧和國桑原臨藏引 Macondi 書考作 Djerrarah，並引海中立華表，夜置炬其上以導船舶事證之。(註六)

由上列諸國地名觀之。可見當時廣東與國外諸族交通之航線，已遠達至今之東歐。斯時諸國至廣東貿易而執通商交通之牛耳者，厥為阿剌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阿剌伯人與廣東之海上交通，已遠在八世紀以前，迹其原始，蓋在東晉初期七世紀時。至八世紀初，回教傳布日廣，阿剌伯人商務因之逐次東漸繁盛，遂臻唐宋互市之盛。(註七) 惟當其未盛之時，海上貿易疑在波斯人掌握中。七世紀末年以前，中國僧侶航海南海者，所乘多波斯船。觀義淨南海寄歸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可見，但亦有乘師子國船者，如晉法顯自天竺回即其例也。八世紀後，波斯船外，始有大食及其他買船。可見當時阿剌伯人，印度人，波斯人競爭海上之交通權甚烈。

交通工具——海船

航海交海，首重地理知識，交通工具與冒險精神，三者之

中，尤於交通工具為要。蓋無交通工具，即使有冒險之精神與地理之知識，亦等於無用。唐時海上交通之唯一工具，即海船也。海船之形體構造如何？已難詳悉。據晉法顯傳所記，其情形大略如下：(一)一艘之乘客約二百人。(二)大船後繫一小舟，備大船遇難之用。(三)船為帆船，以風力為生命。(四)海師不用羅針盤，由日月星宿定方向。逮及唐代，海船之體，已較法顯時為巨，其中尤以師子國船最大。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師子國海船曰：『南海船外國船也……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船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為信，船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唐玄應一切經音義(縮印藏經本)卷一亦云：『船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唐國史補謂師子國船最大，玄應謂搭載六七百人者，疑指師子國船矣。

更有外船之構造，不用釘，以椰子樹皮製繩，縫合船板，其隙則以脂膏及他爾油塗之，如此而已。唐末劉恂居廣州，其嶺表錄異卷上曰：『買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梳櫛鬚繫縛，以橄欖糖泥之，糖乾甚堅，入水如漆也。』

外船之至廣東者，曰「市舶」「互市船」「海舶」或「蕃船」。多視其船所屬之國或來往之地，而有種種之稱呼。據桑原氏所考證，(註八)當時至廣東之海船，有下列各種名稱：(一)南海船，見唐國史補卷下。(二)番船，見新唐書卷百六十三孔巢父傳。(三)西南夷船，見新唐書卷百三十一李勉傳。(四)波斯船，見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五)崑崙船，見唐大和上東征傳。(六)崑崙乘船，見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七)西域船，見舊唐書卷百三十一李勉傳。(八)燈

船，舊唐書卷七十七盧鈞傳。(九)海船，梁書卷三十三王僧儒傳。(十)南蕃海船，癸辛雜識後集。(十一)波羅門船，唐大和上東征傳。(十二)師子國船，唐國史補卷下。(十三)外國船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傳上蕭勳傳。

此外尚有中國船，往來波斯印度南洋間者，蕃商乘者頗多，惟不能與外船競爭耳。

時電報尚未發明，海船之安全遭難異否，無從獲悉，於是傳書鴿之利用，以為平安信息之傳遞，與夫遭難之報耗，法至善也。上引唐國史補：『海路必養白鴿為信，船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之文，即可見一斑。唐末段成式酉陽雜俎(學津討原本)卷十六記波斯國海船亦云：『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乙) 廣州之繁榮

廣州之名，始稱於吳黃武五年。至唐時，廣州貿易之繁盛，民物之殷阜，致外人之往來其間者羣以廣州即為中國。

(註九)時阿刺伯人稱廣州又曰「廣府」，桑原氏云：『阿刺伯人之來華也，多自波斯灣經印度洋，繞馬來半島以抵今之廣東。彼稱廣東曰Khanfou (Khanfu) 蓋廣府二字之音譯也。今之廣東，唐代曰廣州，曰廣府。自舊唐書唐六典始，以及當時公私記錄，廣州之名，蓋屢見焉。廣州之外，嶺南之交州，江南之揚州，福建之泉州，亦為自唐以來阿刺伯人通商之地。』

：此諸港中，繁盛首推廣州。(蒲壽庚考第一章三頁)

考廣府之名見於記錄者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四嶺南道條

有云：『廣州中郡督府……武德九年(西六二六年)以端、封、宋、涯、澠、建、齊、威、扶、義、勤十一州隸廣府。』貞觀二年(西六二八)以循潮二州隸廣府。』他如唐六典卷三，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唐大和上東征傳(羣書類從第四輯卷六十九)清異錄卷下等，隨處皆有廣府之稱。(註十)

廣州貿易最繁盛時候，印度人，南洋人，阿刺伯人，波斯人，莫不遠船至此。開元撰唐大和尚東征傳曾記其盛況，該傳(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載天寶九年(西七五〇年)云：

『廣州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船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當時廣州之繁盛，於此可見一斑。雖然，廣州於有唐一代，雖為最盛之港，然而仍不免一盛一衰。及其衰也，多由地方官憲之貪慾。新唐書卷百三十一李勉傳，記勉於大曆四年(西七六九)赴任廣州之事云：『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至纔四五。……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艘。』此寂寞之廣州，因李勉廉潔，僅一二年間，海舶來者乃多至千倍也。又資治通鑑卷二三四唐紀五十貞元八年(西七九二)六月條：『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廣州素為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剝過深，則必招携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

據此，可知彼時廣州外國貿易，又稍不振矣，其所以致衰落之由，亦無非由於地方強吏之誅求，如陸贄之所指摘(陸官公奏議卷十八)及黃巢亂後，秩序蕩然，苛徵益甚，昔時居留廣州外商之衆，多至十萬者，至是頓少，而貿易亦驟衰矣。

唐時廣東對外貿易之商港，廣州而外，尚有潮州之海陽。惟載籍不多觀。全唐文卷五一五有王虔休進嶺南王店使院圖表，爲此事之絕好資料。其文曰：

（上略）由是梯山航海，歲來中國。（中略）臣匪躬近得海陽舊館，前臨廣江，大艦飛軒，高明式敘，崇其棟宇，辨其名物，陸海珍藏，猶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見衆人一家之爲貴，窮祥極瑞，知天子萬方之司存，今年波斯古邇本國二船，順風而至，亦云諸蕃君長，遠慕望風，寶舶薦臻，倍於恆數。臣奉宣皇代，臨而存之，除供進備物之外，並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於人。（下略）

蓋德宗時事，蕃商至列肆而市，其地互市不冷淡可知！

（丙）市舶使

唐代廣東設市舶使於廣州，嶺南帥臣監領之。市舶使亦稱「結好使」，以管理市舶之事。考其起源，稽之唐六典，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均無明文，不知創設於何年。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二十記唐代市舶曰：「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次曰牛頭船，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船，曰料河船，得三之一。貞觀十七年（西六四三）詔三路，（市）舶市，番商販到龍腦，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

據炎武此記，則貞觀十七年已有市舶司，是市舶使當時亦有之矣。桑原氏亦認小市舶司爲唐所始設；惟否認獨檣船，牛頭船等記事，謂顧炎武誤鈔宋會要（卷百八十六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之紀錄，唐時稱道而不稱路，三

路舶司之名至北宋始有之云云。（蒲壽庚考頁七。）

按新唐書卷百十二柳澤傳，開元中（七一三—七四一）市舶使周慶立獻奇器，澤刻之，表文有曰：「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怪奇示四方哉。」觀「新卽位」字樣，知開元初期已有市舶使之存在，而柳之劾周，係在開元二年，冊府元龜卷五四六紀其事云：「柳澤開元二年（西七一四）爲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會市舶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市舶使之設置年代，雖不可知，然觀上文，則開元二年已有市舶使之存在，明矣。舊唐書卷五十一后妃傳上云：「揚、益、嶺表（交廣）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楊）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

益州姑不論，揚、廣、交三州，皆與外國貿易之地，刺史所進，必多遠國之奇珍寶物，據此以推，可知三四十年前之周慶立亦如此矣。

是時廣州與海上諸蕃交通益繁，蕃船之至粵，有所謂下稅稅與舶脚。韓愈孔戣墓誌銘：「蕃船之至泊渠，有下稅之稅；始至，有閭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公僕。公皆罷之。」粵海關志卷十四奏課亦云：「臣謹按，見番舶下稅之稅，始於有唐」此可見唐時廣東已設權關，徵抽外稅矣。

（丁）廣東官吏之貪黷

廣東官吏貪黷之風，已遠在漢唐，漢時廣東爲珍珠、犀、象、瑤瑁、異香等寶物聚散之地，故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甚至有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之事。（註

十一）兩晉南北朝以後，其風不減，晉書卷九十吳隱之傳：『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南齊書卷三十二王琨傳：『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廣州刺史，但經城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甚有對於蕃貨賤買貴賣，營運私利者。梁書三十三王僧孺傳云：『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

唐時廣東以國際貿易頻繁，經濟富裕，故節度使以下諸官，多營私利而致鉅富者。新唐書卷百五十八韋皇極傳：『〔韋正貫〕（皇之從子）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船賈始至，大帥必取象、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犀、明珠、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盧鈞傳：『（上略）南海有蠻船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又同書卷九十八盧懷慎傳：『南海郡利兼水陸，環寶山積，劉巨麟彭果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賊鉅萬而死。』又百二十二路嗣恭傳：『大曆八年（西七七三）嶺南將哥舒晃：；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是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數百萬貫，貫盡入私室。』

甚至有招怨外商之震怒而起反抗者，資治通鑑唐紀十九則天皇后光武元年（西六八四）條紀云：『廣州都督路元叡爲崑崙所殺，元叡聞讙，僚屬恣橫，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枷欲繫治之，羣胡怒，有崑崙酋劍直登聽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廣東考古輯要卷三五亦詳紀此事。）

此外有否其他命案，驟未多得，但官吏苛待外商，則常於載籍遇之，重征、強買、恣橫、侵漁、凡舶貨擇其善者而出而售之，不善者留滯之，試思舶商之痛苦爲何如，積憤之至，乃至出刃相向，固亦勢耳。

至若罔顧憲章，苟徇貨財，潛通交易，闖出徼外，私營其利者，史籍所載，不勝枚舉。舊唐書卷百五十一王鐔傳：『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鐔蓋買收南海珍貨，販賣於轄以北，以圖利入，雖非遠商於南海，然所販賣者，固以南海所產之犀象珠貝爲主也。

以上所舉劉巨麟、彭果、路嗣恭、王鐔及舊唐書卷百六十三所紀之胡證，皆唐代南官之貪墨者。而路、王、胡三氏，又皆以嶺南節度使致巨富，著聞於時，而皆能全其終者也。爲官嶺南已有利可圖，故有厚賂上司而謀官職者。據通鑑唐紀五十九穆宗長慶三年（西八二三）條，工部尚書鄭權家屬多，俸祿薄，貧乏不堪。畚緣當時權宦王守得爲嶺南節度使。又唐紀六十一文宗開成元年（西八六三）條：『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宦官）而得之。』

可知欲就官利濶貨府之廣東，非運動不爲功也。又晉書卷九十吳隱之傳，當時貧窶不能自立者，每求爲廣州地方官以積財，可知廣東貪贖營利之風，由來久矣，豈祇今日哉！

惟當時廣東疆吏亦有清廉清節者，新唐書盧奐傳云：『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琛瑛。前守劉巨麟彭果，皆以賤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按唐以中官領市舶）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

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吳三人而已。」

此外如韋正貫、李勉、孔戣、盧鈞等均曾任嶺南節度使或廣州刺史，爲政廉潔，番船之利，一無所取。故市民大崇恩信，夷人悅服。可爲後世廣東官吏之楷模。

(戊) 僧侶之海外活動

唐代僧人叙述廣東南海交通情形最詳者，莫如義淨。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也，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遊西域。高宗咸亨二年（六七一）年三十有七，方遂發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數十人，及將登船餘皆退罷。淨奮勵孤行，備歷艱險。四年（六七三）始抵東印度之海口耽摩立底（Tamalitti）其後於玄奘之遊印度，僅四十年左右而已。其航程詳載於大唐西域高僧傳卷下，及南海寄歸內法傳。

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載西行求法之僧人凡六十，而取海道者過半數，其中有由廣州發足者，有由交趾發足者，亦有由合浦發足者。各處人數若干，以其中多無明文記載，故難以詳悉。茲僅將其由廣州及合浦發足而有紀錄者，摘錄於下，以志鱗爪。

一、杜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七五一）至四海。寶應初，賈商船船，自廣州而回。曾歷南洋諸邦，著有經行記見通考。（寶應爲西元七六二——七六三）

二、智弘律師者，洛陽人，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姪也。與無行禪師同至合浦升舶，長泛滄溟，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一夏，既至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遊，到室利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禪師傳內。

三、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原註：唐云慧天）。與智弘爲伴，東風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王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三十日到那伽鉢寶那（Nagapattana, Negapatam）。從此泛海，二日到師子洲，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北泛海，一日到訶利雞羅（Harikera, Karikal）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界，即瞻部洲之地也。義淨見時，春秋五十有六。

四、貞固律師者，鄴地榮川人也，梵名沙羅笈多（原註：譯爲貞固）。永昌元年義淨因風便至廣州，所齎梵本，盡在佛逝，覺伴共往收取，得固皆行。是年十一月一日同附商舶，共之佛逝，後與義淨同返廣府。

五、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業，梵號僧迦提婆。隨師共至佛逝，解骨崙語，頗學梵書。後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六、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原註：唐云覺天）汴州雍丘人也，俗姓靳。與義淨貞固等共至佛逝，同還廣府。

右錄諸僧，並經義淨著錄。亦有由南海至廣東者，如跋日羅菩提，泛海東行，開元七年，抵達廣州。阿目佉跋折羅此云不空金剛，省稱不空，北印度人也。天寶元年（七四二）曾至南海郡。又有般刺若北印度迦畢試（Kapsi）國人。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卻返抵執師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艦，還歷南海諸國，建中元年（七八〇）至於廣州（上列諸外僧詳見求法高僧傳，續高僧傳卷五，宋高僧傳卷一、卷三卷二、十七。）

當時來往廣東南海僧人諒不止此數，諸傳所紀行程，大致與賈耽廣州通海夷道合，惟略其分道耳。行程最詳者爲義淨無

行諸傳，義淨之行程，發自廣州，歷佛逝、末羅瑜、羯荼、裸人，至此摩立底；智弘無行發足合浦，暫住交州，復歷佛逝、末羅瑜、羯荼那迦鉢賣那等國。又據諸傳綜考當時之發航地，首廣州次交州，偶亦為今合浦境內之舊治，與欽縣境內之烏雷。止航地或為蘇門答刺島內之室利佛逝國，或為印度南端之師子洲，或為印度東岸之耽摩立底，那伽鉢賣那，訶利鷄羅。至廣州與印度間所經諸港，則有交州，占波，馬來半島東岸之郎迦戊，爪哇島內之訶陵，蘇門答刺島內之室利佛逝，末羅瑜，馬來半島西岸之羯荼，翠藍嶼中之裸人國。昔之扶南，後之真臘，雖一見於布如烏伐邪傳，似不復為海船維舟之地也。此姑就僧人往來之行程言之，東西商賈所蒞之地，似不僅限於此。廣州為通商之要港，固不待言。餘若交州泉州揚州甚至長江上游，亦為蕃舶所已經，特不及廣州之盛耳。（註十 二）

（己）回教之傳入廣東

——懷聖寺之建設年代

唐代廣東已有阿剌伯人甚衆，有勢力擁鉅資，此據唐書不難證明。惟回教之傳入，究始何年？則頗難確悉。明史卷三百三十二默得那傳，謂始傳回教入中國者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余意幹為幹字誤刊。幹葛思即旺各師之別譯，其來中國，實在唐太宗貞觀年間。（註十三）明史誤刊流說，謂在隋開皇時也。其傳入中國之路程，當取道與阿剌伯賈人同來，首至之地即廣州也。惟文獻久佚，參攷困難，今所據者，廣州懷聖寺及光塔而已。寺塔乃唐時回教徒所創設，以作祈禱呼報者。惜此寺

塔，唐人未經道及，其最古之記載，則為南宋方信孺之南海百詠，文如下：

番塔

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頸標一金鶴，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

半天懸認飛鸞，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鷄風轉片帆歸。（歷史沿革載懷聖將軍所建故今稱懷聖塔）

按六百十五丈蓋百六十五尺之誤。據清吳蘭修南海百詠書後，百詠為南宋開禧二年（西一二〇六）以前作。若然則寺塔為十三世紀之初，即唐代所建之矣，後人承襲其說者，有明嚴從簡之殊域周啓錄（卷十一默德那條）清仇池石之羊城古鈔（卷三、卷七）及清周廣鄭業榮等編之廣東考古輯要（卷十四）均謂為唐代所建者。

今廣州猶存光塔（亦稱番塔）在城西門屬南海縣治。清人謂為在府城內，係指清代廣州之府城而言；至在唐時則仍在城外，蓋唐時廣州城較清代廣州府城稍東也。

光塔又稱番塔，蓋指番客所建故名。顧何以又名光塔，吾以為該塔常於夜間發出燈光，故市民稱之曰光塔。日人桑原氏雖懷疑寺塔非唐代所建（註十四）然尚無充分證據。余仍主寺塔為唐末所建者，蓋（一）方信孺為宋人，曾為南海尉，設使寺塔為宋所建，自無不知之理。（二）程史卷十一所載宋時蒲姓宅後所建之「窰塔波」與寺形甚似，但不能認為寺塔乃仿窰塔波之形而建者。（註十五）（三）自九世紀後，回教徒至廣州營商者漸多，唐末，廣州回教徒至萬計，且極富有，遇儀

式日，每行宗教之會合，則彼時廣東之有宗教會場，並非無可
能。

今日之懷聖寺，乃元至正十年（西一三五〇年）所重建者，
今尚存。郭嘉撰有重建懷聖寺碑記。（註十六）郭嘉濮陽人，
泰定三年進士。累官廣甯路總官，至正十八年，遼陽陷，力戰
死焉，諡忠烈。

（庚）黃巢之亂對於廣東海外交通之

影響

廣州於六朝大亂之後，迄唐僖宗年間，又遭黃巢之變。前
者陷於海賊盧循之手；而後者則為陸盜黃巢所據。其焚燬搶掠
奸淫之慘劇無異。所差異者，後者關係外商貿易及廣州之繁榮
甚鉅而已。

當僖宗乾符五（？）年（註十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瑗
南東道節度使李迢（阮通志作巖，今從新唐書作迢）書求天平
節度使二人為之奏，開朝廷不許，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
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瓊，以為廣州市舶貨物所聚，豈可令賊得
之，亦不許。巢得告大怒，趨廣南攻廣州，乾符五年五月廣州
遂陷於黃巢之手。

廣州於有唐一代，雖為最盛之貿易港，然既因官吏之貪
慾，致國際貿易一落千丈。及黃巢亂後，苛征暴斂，秩序蕩
然。昔時居留外商，多至十萬者，至是頓形減少，而貿易亦驟
衰矣。

向達中外交通小史（萬有文庫初版本）頁七十六略記其事
云：『乾符五年，黃巢陷廣州，焚殺極慘。恰在那時有一位阿

刺伯商人名為 Abu Zaid 的，遊歷至此。據他所說，廣州城破以
後，中國人殺死的且不去說，單是回回教猶太教徒，基督教徒
以及波斯教徒殉難的，就有十二萬人。自此以後，阿刺伯商人
及船主大受迫害，於是只好挈結隊歸回故國；這在中國同阿刺
伯的交通，的確起了大打擊。……』

Abu Zaid 桑原氏作 Abu Zeyd。廣州黃巢之亂，外族人
被殺十二萬之紀載，係在西曆十四世紀之 Abu Zaid 傳言之。
若其所紀可據，則當時僑居廣州外族人之衆可瞭然矣。

（申）廣州之蕃人及蕃坊

有唐一代，廣州已有波斯人，大食人，印度人及南洋人等
居留。而波斯與大食人等，居留廣州，始自何時，殊難確悉。
新唐書王晁傳有『廣人與蠻雜處』之語，舊唐書曰：『廣人與
夷人雜處』。此乃德宗貞元中葉，即西曆第八世紀末年事也。
所謂蠻或夷人者，主指大食人。前唐宗乾元元年（西七五八）
九月據廣州所奏有：『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章利見隸城
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去。』（註十八）之事件，
知當時大食人之居住廣州，必為數不貲。再據 Abu Zeyd 所
傳，外人被殺十二萬之衆之紀載觀之，更可見一斑。時外僑
已衆，糾紛之事難免，况其文化，風俗，習慣迥異漢人，故不
能不另闢區域以為外人居留之地，並以其地特設新制管轄之，
此蕃坊蕃長之所由設也。

雖然，蕃坊蕃長之設，是否創自唐代，容待考證。茲據北
宋人著錄，謂當時廣州已設蕃坊。北宋朱彥萍洲可談（守山閣
叢書本）作於徽宗宣和元年，其卷二云：『廣州蕃坊，海外諸

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招邀蕃商。」觀此，蕃坊之稱，北宋末已有之矣。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引投荒錄（註十九）曰：「頃年在廣州蕃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翅，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又唐國史補卷下記八九世紀時南洋貿易船事，

有：「有蕃長為主領」之語，此等蕃長之職掌雖不明，但唐代已有此名目，則無容疑。

由此觀之，則唐代廣州已有蕃坊蕃長之設矣。而此蕃制，實為後世之領事制度，及治外法權制度之嚆矢。

最古記錄考。（一八八二年 R. G. S. 會報六

四九至六五九頁）若求其本源，可閱司勃南格

（Sprenger）東方郵路及遊程七九至九一頁之

自底格里斯河口至印度及支那航路記。蓋其所

論，以阿剌伯地理家伊本考爾（Ibn Khaldun）

之說為本也。（參看蒲壽庚考一

三頁）。

（註八）蒲壽庚考四九五〇頁。

（註九）見梁啟超著中國之都市文內。

（註十）唐時外人稱廣州為廣府（Khanfou）。

外國學者有以Khanfou為杭州敬浦者實誤。蓋

廣州於有唐一代，為南部第一外國貿易港。觀

新舊唐書及當時各記錄可見一斑。而敬浦杭州

彼時實非重要之港，其開港實自宋始。故

Khanfou之為廣州，殆無疑義。廣州為廣州都

督之簡稱，以彼時廣州有中都督府也。

（註十一）後漢書卷六十一賈珠傳有廣東鹽吏

食鹽之記載。又卷七十一鍾離意傳載：明帝時

有交趾太守張恢因食鹽而致伏法。

（註十二）參看桑原藏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

二〇至三〇頁；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四六至

六〇頁。

（註十三）清咸豐二年長沙回教徒藍殿（字子

義）著天方正學一書，卷七至聖穆罕默德墓

文，並言隋時中國遣使至天方之不足信。又記

有旺各師者嘗二次奉聖命往東土。旺各師（又

作宛各師）墓在廣州府，今仍存留云。（旺各

師之阿剌伯原文曰 Saad Wakhana）

（註十四）桑原氏在蒲壽庚考一四二頁，解說

懷聖寺及塔甚詳，可資參攷。

（註十五）蒲姓宅後有一塔塔波一塔，其形式

極類懷聖寺塔，故桑原氏據之以為懷聖寺乃建

自「塔波」之後者。按程史卷十一云：「後

有塔塔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護

為大址，壘而增之，外圍而加灰飾，望之如銀

筆，下有一門，拾給以上，由其中而圍轉焉如

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啓一寶，

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於塔，出於寶，囁

嚅號呼，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菴

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

（註十六）張星娘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

八六頁）

（註一）關於當時海外交通史籍，僅就唐書藝文志著錄地理類書已達一百零六部，其中關係四裔者，有賈耽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皇華四達記，戴斗諸蕃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高少逸四夷朝貢錄等編，現皆不傳。新唐書地理志後附錄有賈耽所記入四夷之路七，殆為採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道者，其廣州通海夷道，業經伯希和（Pallou）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希爾特（Hirth）諸蕃志譯註本十頁至十六頁。詳加考證。

（註二）見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

（註三）參看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希爾特諸蕃志譯註本十頁至十六頁。

（註四）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史四三至四五頁。

（註五）參看費瑯（G. Ferrand）蘇門答刺古國考。

（註六）參看唐宋貿易港研究楊鍊譯本二五頁。

（註七）欲明阿剌伯人由波斯灣至廣東之航路，據桑原氏謂：宜讀俞爾之西亞至支那海程

(註十七) 桑原氏謂新唐書僖宗本紀所載黃巢陷廣州之年爲乾符六年絕難置信，而主 *Yon Zeu* 所傳者爲乾符五年。(詳見唐宋貿易港研究廣府問題及其陷落年代四七五至六三頁)

(註十八) 參看 Reinand, *Relation des Voya.* pag. 134 (藤田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內引。)

(註十九) 投荒錄年代及著者不詳。唐宋各書目均無此。新唐書五十八藝文志二有房千里投荒雜錄一卷。註曰：「房千里」字鶴舉，太和房氏又爲高州刺史，其紀廣州番坊事，當無錯誤。

四 五代南漢劉氏之據廣州

五代劉謙據廣東，僭國號曰南漢。謙字德光。唐書本傳作劉知謙，同書韋丹傳作劉謙。十國春秋，作劉謙望字德光，亦知知謙，後僅名謙，故亦稱知謙，謙，或謙望等。(註一) 謙父安仁，其先世不可考。(註二) 其可知之世系如下表：

劉安仁—謙—隱—南漢烈祖韋氏所生，九一—一死。

隱—南漢高祖，初名嚴，又名陟，九一三嗣。

九一七潛，九四二死—

玢—昭帝；在位，九四二—至九四三年

晟—中宗，在位，九四三—至九五八年—

後主，在位，九四八—至九七一年。

南漢世系，已不可考。故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謂其非中國人而是阿剌伯人也。藤田之言曰：「蓋廣東爲海外貿易之中心地，比之泉州，較早開通，故在唐時，波斯人與阿剌伯人之居住該地者，爲數頗多，且因勢力浩大，是故於唐末，中國史上既留其名矣。至彼輩之子孫，於五代時，有一人曾君臨於嶺南

六十州，卽南漢之先祖劉謙是也。」(註三)

劉謙是否外國人—阿剌伯人或波斯人—除其世系不明外，尙有許多載籍，紀其婚事及體質形象，皆令人挾有懷疑之心。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紀其婚事云：「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僚僚，請謙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嚴、隱爲廣帥，嚴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嬰，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卽京兆知人之鑿非謬也。」

五代人而傳五代事，大體可信。祇嚴卽嬰，出自段氏，非韋氏所生也。且生後三日，韋氏妬之，殺段氏，故言養爲己子，而傳爲當時韋氏所生者，寧可證此書之足信，是以不能以一事，以輕重他事也。將韋宙欲將其表女嫁與劉謙時，其妻因慮謙非我族類，恐招物議，於是乃諷諸僚幕，請謙止之，由此觀之，亦足證其非漢人。薛居正五代史亦云：「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其所傳者，略同爲一事實，唐書劉知謙傳云：

「韋宙以兒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此文雖甚省略，有失原意，然痕跡猶存。若南漢劉氏，果出自漢之劉氏，而其祖安仁或仁安爲潮州長史或刺史，名聲顯赫，則何以韋妻謂爲非我族類耶？其爲非純粹漢人，殆無疑義。

次觀南漢劉家諸人之狀貌，史乘可徵者，關於劉謙，北夢瑣言謂氣宇殊異，薛居正五代史則言氣貌殊常，唐書稱狀貌非常，凡此均足證頗異常人。此種狀貌，偉人傑士，往往見之，不足奇異，然五代史更傳劉鏐之狀貌云：「後主體豐頤，眉目俱疎。」伍崇曜於吳闈修所著南漢金石志跋中引恭巖札記云：「元妙觀西院功德林，有僞南漢主劉鏐及二子銅鑄像，狀豪惡可憎，俗稱番鬼」。

觀其所云，可知稍類西人狀貌。又南海百詠云：「昔鏐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肯即殺治工，凡再三乃成，今尙在天慶觀中東廡」。又如其爲頗似劉鏐也無疑。宋史及歐陽修五代史等，均載劉鏐與宮婢波斯女淫戲，出復不省事。又北宋初陶穀清異錄（惜陰軒叢書本）卷上大體雙條亦云：「劉鏐昏縱，

角出衝，波斯女破瓜，黑睡而慧斃，善淫曲盡其妙，賜號媚猪」（五代史南漢世家亦紀此事）。觀上文，更令人深疑南漢劉氏必爲波斯人或大食人，而非漢人也。

南漢劉氏已非漢人，然則何來劉姓？據南宋朱彥之萍洲可談卷二云：「元祐間（西一〇八六—一〇九四年）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氏，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搗登聞鼓院，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元祐年間，廣州已有劉姓人，卽宋時，廣州蕃坊，已有劉姓之大食人矣。且言娶與皇帝同宗之女，官亦封至左班殿直，故必久居中國，而爲漢化之大食人，且必爲在華大食人之有力者。藤田氏疑蒲姓已爲大食人所習見之About之音譯，則吾亦疑劉姓爲大食名Ala, Ali之對音，亦未可知。諺爲之音譯。子不諳阿刺伯語，故此語是否適當，尙待專家之考證。但廣州蕃坊已多劉姓夷，則劉謙之姓劉，並非無可能。今日中國回教徒，類多劉姓者，亦頗值得注意者也。

（註一）唐懿宗咸通年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時謙爲牙校，唐書本傳作牙將，孫光憲北夢瑣言作小將爲軍級武官。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寇嶺表，次年北還，謙屢擊之，有功。中和三年（八八三年）謙授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昭宗乾祐元年（八九四年）卒。

（註二）據歐陽修五代史南漢世家。司馬光資治通鑑，馬端臨文獻通考，及王象之輿紀勝地

等書記載，言其父爲安仁，而薛居正五代史，冊府元龜，及宋史等均作仁安，不知孰是，今從前說，作安仁。

無論根據何書，關於南漢世系安仁之先祖，皆不能再溯之以上。王禹偁東都事略劉鏐傳，及宋史南漢世家，皆謂其先祖爲蔡州上蔡人，而唐書劉謙傳謂壽州上蔡人，如南漢書之著者梁廷樞與南漢紀之作者吳闈修等所言，唐時上

蔡屬蔡州，隸河南道，下蔡屬壽州，隸淮南道，故不謂壽州之上蔡。上蔡今猶以縣名存，屬河南汝陽道。又薛居正五代史冊府元龜，均作彭城人。該城爲古大彭氏之地，今江蘇銅山縣治。梁太祖開平元年，稱帝時，立任劉謙之子劉隱爲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胡三省通鑑云：「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爲名族，隱封大彭王，意

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爲名族，隱封大彭王，意

蓋取此。『因其姓劉，而興於南方，故稱其先祖爲彭城人附會劉姓，卽此故耳。稽諸史所傳

其南遷之經過，均不一致。可知其先祖完全模

（註三）參看藤田氏南漢劉氏祖先考，商務印書館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影考一四一頁。

五、宋代廣東海外交通之概況

（甲）航線與船舶

1. 航線

宋代載籍，首先著錄南海之行程者，厥爲宋史卷四八九注禁傳載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注禁國使臣婆里三文所歷之航路。其文曰：『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那勿丹山，婆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嶺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

貢使所歷之地，今可考者，注禁是Coromandel。古羅或是馬來半島之Kra，三佛齊卽蘇門答刺島之Palembang，天竺山卽馬來半島東西海中之Pulaw Aor，賓頭狼卽昔之Pandarauga，今安南之潘龍省。

宋代私人撰述，所言南海最詳者，則爲周去非之嶺外代答。去非字直夫，永嘉人，卷首自序題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則成書時在一一七八年矣。據嶺外代答當時海上交通之諸蕃國有三佛齊、閩婆、占城、真臘，遠則大秦麻離技（Malabar）木蘭皮（Murabit）指西班牙南部與非洲北部）大食國。東北向則有菲律賓琉球高麗與百濟。卷三航海外夷條云：『今天下沿海州

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外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懇者，必提舉司也。』又卷二閩婆國條：『閩婆（Java）國又名莆家龍（Pekalongan）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日發船，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卷三大食諸國條云：『有麻離拔（Malibar, Malabar）國，廣東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Tamura）。

周去非後，詳記海國事者，有趙汝适所著之諸蕃志。其所紀當時交通之諸海國，與周去非所記者略同。多屬今之安南、暹羅、緬甸、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印度、阿刺伯及東北之菲律賓等。

由此可見斯時之海上交通，其範圍及航程，仍與唐時無異。據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自廣州至今蘇門答臘島西北端之藍里，航程四十日，藍里至故臨約一月，故臨至大食（波斯）又約一月，總約百日，與唐代所傳略同。此航程九十日乃至百日，乃以順風爲準者，寄泊日數尚不在內，故彼時商舶往來，實際日數，必過此數遠甚。據嶺外代答卷三，是年仲冬廣州開船，約四十日達藍里，營貿易，避夏期西南風。翌年多，乘東北風，經故臨國而至大食。觀此，廣州至大食，滿一年以上爲普通矣。自大食歸廣州亦同，是一往復間約二年也。故嶺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曰：『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又卷二故臨國條：『由中國商欲往大

食，……往返經二年矣。」

2. 船舶

南洋貿易船自法顯後，代有進步，載量日增，設備日周，航術日精。降至宋元，益臻其極。自法顯義淨始，經六朝而至隋唐，往天竺之僧，概乘外船，惟迨及宋時，中外商賈，多已改乘華船矣。元典章二十二市舶二十二條中，有著客乘中國船之規程，元市舶法多循南宋舊規。故自宋即有著客乘中國海舶來航之事。嶺外代答紀云：「中國船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卷二故臨國條）華船形體重大，於波斯灣航行不便，故必易較小之大食（波斯）船。又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大食國〔人〕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此因中國船舶抵抗風濤之力強，故改乘也。

據西曆十世紀中葉馬考地（Maocodi）所紀述亦謂波斯人至廣東，須由波斯灣乘大食商船至吉刺（Kilid）市，然後轉乘中國船至廣州（註一）若然，則宋時廣東人已扼南海航行之霸權。故阿剌伯人波斯人之東航者，皆乘中國船。

至中國船之構造形體，及航術如何。據萍洲可談卷二及桑原氏所考證者，略述之如次。（註二）

（一）船之大者，乘者可五六百人。（二）置綱首，副綱首，雜事等員，取締乘客，不從命者得笞治之。（三）市舶由市舶司給以公憑，謂之，「朱記」，公憑上詳載綱首副綱首等之姓名，乘客人數，船之大小構造等項。（四）此等船為防海賊計，得備用兵器若干，據元典章此等兵器同鑑等，確泊時存於官庫，開航日還給之。據蒲壽庚考引密昔克遊記（三百四頁）中國船有多數之射手，盾手，及發射火箭之弩手云。（五）

船幅始為四角（萍洲可談）下側漸狹如刃，以便破浪。（高麗圖經）船材以松為主，側面為欲堅牢，用二重松板，船底用三重松板。亦有用四層甲板者。（六）據高麗圖經船有布帆與利蓬，正風用布帆，偏風用利蓬。萍洲可談謂帆以蓆為之，此殆指利蓬歟？普通四桅，時或五桅六桅，亦有多至十二桅者。（七）錨有二，一正一副，俱在船首，維以藤索，自轆轤上下之。（八）無風時用槽，一艘八槽或十槽，多者尚不止此。其槽極大，每槽四人亦有多至十數人者。（九）每船有小舟若干，確泊時，採柴汲水等上岸事，以小舟任之。元典章稱曰柴水船。（十）船中雜役，以黑奴任之。（十一）艦之內部，劃為數區，界以嚴壁，庶一部有損，不致危及全體。（十二）航行時以鈎繫長繩之端，時時取海底泥，以泥質推定位置，又下鉛鐘，測水深淺。（十三）萍洲可談曰：「舟師……夜則觀音，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指南針，高麗圖經作指南浮針，夢梁錄作南針，又作針盤。

案萍洲可談所記之指南針，可謂羅針盤最古記錄之一。惟朱堯所記廣州事，則本諸其父朱服之知廣州時之見聞。服知廣州在元符二年（西一〇九九）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年）間，（廣東通志卷十五職官表）則廣州方面海船，在十一二世紀之交，已用羅針盤矣。

（乙）廣州之繁昌

宋承五代之敝，以禁絕陸道互市為馭邊良策，然於海上貿易，則加以獎勵，而重要貨品，悉為政府所壟斷。粵海關志卷二引宋會要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年）條云：「遣內侍八人，齎

救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肅空名詔書二道，於所至國賜之。博買蕃貨尚是第二義，其第一目的，蓋在勸誘蕃商來華。觀其勾招進奉，及肅空詔書可見。名為進奉，實則通商。故空名詔書者，其用不啻為一種准許通商之證明書。又仁宗天聖六年（西一〇二八）以蕃舶來舶來航者少，詔唐州知州及轉運使，謀招誘安存之法。（粵海關志引宋會要）其注意互市可想！

南宋時代，外國貿易之獎勵，一如北宋。粵海關志卷三引宋會要（南宋高宗紹興七年）上諭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以得動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寬民力爾。』又引十六年（一一四六年）高宗上諭云：『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貲。』宋時對於海上貿易之獎勵於此可見一斑。

當時國家財政困難，海舶所入，為國家重要之財源。觀下引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二十海外諸蕃條：『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辨海舶……』之記載可見。

時置廣州明州（寧波）杭州三市舶司；三市舶又以廣州為最盛。粵海關志卷三載北宋神宗熙寧十年（一一〇七）外國貿易統計數目，並下按語云：『謹按備對（北宋畢仲衍中書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內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雖三處置司，實祇廣州最盛也。』萍洲可談卷二云：『崇寧初（一一〇二年），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司，三方唯廣最盛。此可觀北宋廣東市舶獨盛也。』

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東詣廣州，否則沒其貲。此為中國政府集中海外貿易於廣州一口之權輿。自泉置市舶司後，（哲宗即位之二年一〇八七年）迄南宋乾道年間，泉州之市舶地位，已與廣州並駕齊驅。

孝宗乾道元年（西一一六五）有奏者曰：『福建（泉州）廣南（廣州）皆有市舶，物貨浩潮，置官提舉實宜。惟兩浙元臺可罷。』（宋史卷百六十七職官志七）南海貿易港中，十二世紀時泉廣最盛，於是奏見之，其議曾見採納，故以後公牘，多不用三路市舶司而稱廣、泉市舶司云。後趙汝适官泉州提舉市舶，以泉港貿易發達，蕃客羣集，諮詢蕃客，著諸蕃志一書，其自序有『國朝……置官於泉廣以司互市』之語，亦不云三路也。自序作於理宗寶慶元年（一二二五）距乾道廢兩浙市舶司六十年矣。此六十年間，南海貿易仍以泉廣為主可想。

（丙）廣州之市舶司

1. 市舶司之設置

宋代置市舶司者，始於廣州。如宋會要食貨三十八市舶部條所云：『初於廣州置司，以知州為使，通判為判官，及轉運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內侍三人專領之。』是也。是年為太祖開寶四年，即南渡後主劉鋹降宋之時。宋會要云：『太祖開寶四年六月，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充市舶使，以觀部員外郎通判廣州謝處玘，兼市舶判官。』宋史潘美傳亦云：『擒鋹送京師，露布以聞，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又同書尹崇珂傳亦有：『克廣州擒劉鋹，即日詔與潘美，同知廣州兼市舶轉運等使之語。據宋史本紀言，潘美

之克廣州爲是年二月，而太祖孛剌鈺，即在五月。由上以觀，潘美與尹崇珂其拜廣州同知，乃在二月，而其兼市舶使，卽如會要所云之六月也。

宋代廣州已爲中外貿易之要港，故不能不設機關以管轄之，此市舶司之所由設也。其官銜曰市舶使或押蕃船使。（註三）

神宗熙寧間，廣州並設市易務，宋會要神宗熙寧七年條記云：「七月十八日，詔廣南東路提舉司，劾廣州市易務勾當公事呂選，以擅入市舶司，拘攔蕃商物故也。十九日，詔廣州市舶司依舊存留，更不併歸市易務」。是故熙寧七年（一〇七四）或在其前，廣州市舶司，似曾一次擬歸併市易務。且十八日有市舶司，十九日有「依舊留存」之詔，由此觀之，歸併之事，似未至實行也。宋史食貨志互市舶條載其情形如次：「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海關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市易務呂選，入舶司關取商物，詔提舉劾之。」市易務類似平準所，所謂「斂市之不售，貨之濟於民用者，乘時貿易，以平百物之直」，爲其要旨，然藉官權以作一般物貨之買賣，故釀成種種之弊害。甚且侵害市舶司掌管之範圍。由呂選擅入舶司，占取蕃商貨物之事觀之，便知其橫行暴舉。是故有十九日闡明廣東市舶司決不歸併於市易務之詔，其意卽在確定權責及存立也。

於神宗熙寧元豐年中，又頒布新法，改正官制，廣州市舶使由提舉兼任，故又稱提舉司，或提舉官。藉推行當時制定之市舶條例。宋會要：「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中書言，廣州市舶條已修定，乞專委官推行，詔廣東已轉運（副）使孫迥……兼提舉推行」。於是市舶司則離知州及通判，而完全歸轉運使

兼領矣。是卽文獻通考之所謂：「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而州郡不復預矣。」云云也。

轉運使之兼提舉市舶司遂於市舶官制上，劃一新時期。徽宗崇寧年中又專置提舉，不得兼任矣。市舶司以提舉爲長，下有監官，專庫，又有手分等之名稱。至於監官早已設立，知州兼市舶使時由通判兼之，而三班內侍專掌其事，然至此時已成專任者。其職務乃主管船貨之抽稅及買錢物之收支等項。

2. 市舶司之職掌

市舶司之職掌，見宋史卷百六十七職官七：「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徃來，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此蓋最初之職掌，清紀昀等歷代職官表卷六十二，以市舶使當關稅監督。實則市舶司之職權不止徵稅一端，茲舉其職掌大要於下：（甲）關於外舶及外商者（一）關於蕃國及蕃船之招來及其送迎。（二）外船入港時，檢查其有無禁品。（三）徵收關稅。又稱抽解，抽爲抽分之義，卽從中抽幾分之謂。當時海舶一至，物貨則先解市舶司，由提舉司與市舶監官同行之。迨抽解畢，則還物主，船商可自行販賣，於其州界內，不再課稅。（四）船貨販賣允准公據，換言之，卽公憑之付給。（五）禁權之貨（如香藥珍珠之類）換言之，卽政府專買品及其他船貨之收買、出賣、保管及送納。（六）保護外商及其居留廣州之蕃客。（七）外船出港時，檢查其有否禁品，及關於銅錢出口之禁令。（八）關於海船出口許可公據之付給及回船之規定。其所發之券曰公券，或公憑公據。其給付之目的，一在防止禁物之出口，二在制止往來禁地，三在防止入口貨物之偷漏。（乙）關於華船往外及本國商人者：（一）起程及回時檢查其

貨。(二)徵收關稅。(丙)關於一般官吏及市舶官吏舞弊防止之規定：(一)禁止一般官吏與海外通商。(二)官吏不得與民爭利。

藤田博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商務譯本)論市舶司之職掌甚詳，可參閱。

大元聖國朝典章卷二十二戶部八舟船部有至元二十年(一二九三)頒行之市舶則法二十二條，據其序文，本體仿南宋之法，故南宋市舶司之職掌，可由此推知之，但其法由華出海之市舶為主，而不及外舶。

3. 廣州市舶亭與海山樓

宋時廣州海山下碇之處，名曰「市舶亭」，朱或萍洲可談卷二云：「廣州自小海至海洲七百里，海洲有望舶巡檢司，謂之一望。稱北又有第二第三望，過海洲則滄溟矣。商船去時，至海洲少需以諒，然後解去，謂之放洋。還至海洲，則相慶賀，塞兵有酒肉之饋，并防護赴廣州。既去，泊舶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凡船至，帥曹與市舶監官，覆閱其貨而征之謂之抽解。」由此可知抽解即課稅之事，似在市舶亭執行。

關於市舶亭之所在，該書同卷又云：「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中流方丈餘，船船取其水，貯以過海，則不壞。逾此丈許，取者并汲井水，皆不可貯，久則生蟲，不知此何理也。」(關於此水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亦云：「市舶亭水爲番船必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由此可知市舶亭與海山樓，必同在一處。方信孺南唐百詠海山樓條有：「建於嘉祐中，今在市舶亭前，唐子西有

登樓懷古詩」之句。

由此可知，海山樓建於宋嘉祐年間，爲經略魏炎所建。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九云：「海山樓在城南，極目千里，爲登覽之勝。」又明一統志卷七九亦云：「在府城鎮南門外，極目千里，百越之偉觀也。」清仇池石羊城古鈔卷七亦曰：「海山樓在鎮南門外，樓下即市舶亭，宋嘉祐經略魏炎建。」由上以觀，海山樓及市舶亭均在鎮南門外，殆無疑焉。又據廣東通志卷二一八引明黃佐廣東通志云：「明市舶提舉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樓故址。」而明姚虞嶺海輿圖乃稱面對府城外西南珠江北岸之海珠置「市舶提舉司」。此處又係海船抽解之所，即所謂市舶務，固非市舶司也。

宋代廣州市舶司署，究在何處？藤田博士依據羊城古鈔卷七所載「番山亭」建於番山上之文，認爲至少，在宋末市舶司署似設於番山之上云。此說尙待考證，方能確信。從上文所引黃佐廣東通志宋朱或萍洲可談，及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諸書觀之，宋代海山樓及市舶亭之位置，係在清之府城之西南，珠江之西北岸。蕃坊亦在此方。上文引可談紀海山樓事所云：「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又言海船泊於市舶亭下云：『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宋時之海珠石，明稱走珠石。即南海百詠走珠石條所稱之「舊傳有賈胡，自異域負其國之珍珠，逃至五羊，國人重載金寶，墜賸以歸。既至半道海上，珠復走還，經入石下，終不可見。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發，疑爲此珠之祥，」是也。元明以後，言其水爲珠海，其石爲海珠，珠海始即宋代之小海。即今長堤一帶，在宋時尙屬海港，爲船船停泊之處。惟五洲一名，已不可考。從「正對」

二字觀之，或屬今之河南某處也。惟與五洲相似者，明代懷遠縣對岸有吾斗巡司（見嶺海輿圖）吾斗一作古斗村，輿地紀勝卷八九引廣州記云：『廣州東一百里有古斗村，自此出海，溟渺無際。』此種情形，明代亦略同，明一統志卷七九云：『自此出海，浩淼無際，東連閩浙，南通島夷。』惟紀勝謂州東一百里，一統志言城東八十里，實皆誤也。清時名爲五斗石 廣東海圖說云：『北路偏東，距省城二十餘里，』與嶺海輿圖略爲符合。宋時之情形，已略明代，則五洲於音聲上，與吾斗，古斗五斗等稍爲類似，故可談所傳之五洲或卽五斗歟？

(丁) 廣州之蕃坊蕃制蕃學及蕃塚

1. 蕃坊所在地問題

宋代廣州蕃坊所在之處，以史無明傳，頗難確知，有謂在城之西者，有謂城南珠江之北岸者。如蕃坊果在海山樓附近，則蕃坊似在城之西南隅。（見上文海山樓）據藤田所考證者，認爲在城之西，卽今光塔附近之地也。其言曰：『……惟岳珂程史載蒲姓：「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所謂宰堵波者，乃南海百詠中之懷聖寺之光塔也，位城內之西，是無疑義者。當時海外諸國人，大半爲大食人，均以此塔爲中心，而聚居其附近。』（見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當時回教徒多聚居懷聖寺附近，頗可置信。若謂蕃坊亦在其地，則似難相信也。考懷聖寺在東城之西，與西城相接。宋史外國傳大食國條有：『熙寧中，其使辛押陁羅……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之句，比乃引宋會要所紀之事。當時辛押陁羅所乞修者，蓋彼時大食人所僑居之西城也。羊城古鈔卷三亦有西城番市之記載，由此以觀，可

知蕃坊係在當時之西城，卽清時城外之西南隅，亦卽清之十三行址也。此與吾上文謂海山樓卽在清府城之西南隅正相符合。

2. 蕃制

蕃制者，管理外人居留地之制度也。其制肇始唐代。宋時廣州已爲中外通商大埠，故外僑甚多。或於城中與華人雜居，或另闢居留之處，其地謂之蕃坊。可談卷二：『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觀此蕃坊之稱，北宋末已有之矣。宋陳善捫蝨新語卷十五云：『鄭德素待其父將濟廣中，能言廣中事，云索聲唯蕃巷種者尤香，恐亦別有法耳。龍涎以得蕃巷花爲正云。』所謂蕃巷當是蕃坊，其稱巷者，坊之內巷也。

蕃長任命之制，由政府（皇帝）特選僑蕃中之最有德望者充之。蕃長既拜命，須服政府衣冠，正如可談所云：『巾袍履笏如華人』也。

蕃長之職掌，乃專切招邀蕃商及管理蕃人之公務，略似後世之領事，且徵有治外法權，此與唐時實無二致。

關於蕃人犯罪之法律，以法律不傳，內容未詳，但大體從唐律。（註四）按唐律：凡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其本國之法制治之，異類相犯者，則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唐律疏議卷六）要之，宋代蕃坊治蕃人犯罪之法，爲優待僑蕃起見，縱有非法行爲每置不問。其同類相犯者則直送蕃坊，由蕃長依其本國法律處斷之，華官不加干涉。但中國政府仍保留最高之法律權，必要時得由中國法處斷之，桑原氏謂蕃商犯罪之處分，在中國國法以外者非也。（蒲壽庚考六六頁）。

3. 蕃學

廣州蕃人已多，子女必衆，自不能無學校以教育之，培植之，此宋代蕃學之所由設也。南宋初蔡絛鐵圍山叢談（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二：『大觀（西一一〇七——一一〇八）政和（西一一一一——一一一七年）之間，天下大治，四夷響風，廣州泉州請建蕃學。（張本云廣南請建番學。）』泉州是否有其事，殊可懷疑，至廣州則正確之事實，是無可否認者。番學之內容如何，史無明文。依吾推之，大概是蕃語，漢文，及商業貿易上應有之常識，回教徒則更授教義一科。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學海類編本）卷三，記北宋程師孟神宗熙寧間（西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年）知廣州政績曰：『程師孟：大修學校，日引諸生講解，負笈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入學』。

外國人入京師國學者，漢唐以來，往往有之，惟入地方之州學，及特爲外人建校則尙稀見，廣州之蕃學其創舉也。宋代廣州以有蕃學之設，故蕃人竟有登科第者。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海獫狁條：『多蒲姓及海姓，漸與華人結婚，或取科第。』此宋代事也。宋代海獫狁第者，雖不能舉出具體之實例，但蕃人學漢學者諒必甚多，此毫無疑義。

4. 蕃塚

在宋代史料中，與廣州僑居外人有關者，南海百詠有所謂蕃人塚，其序云：『在城西十里，纍纍數千，皆南首西向』。繼而詠曰：『鯨波僅免吞吞舟，狐死猶能效首邱，目斷蒼茫三萬里，千舍雖在此生休』。羊城古鈔中之所謂回回墳，固與此不同，故云『在廣城北門外』。又云：『舊志，唐開海船，西城回教，默德那國王謨罕慕德遺其母舅僧蘇哈白賽，來中主貿易，建光塔及懷聖寺，寺塔告成，尋歿，遂葬于此』。其墳今猶

存。惟南海百詠所傳之蕃人塚，其後如何，莫之能知。羊城古鈔蘇哈白賽，乃明一統志卷九十默德那（Medina）中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Shah Saad Wakkas）之略，此種傳說，固不足信，無須贅言。然據南海百詠所云，至少宋時已有懷聖寺塔及蕃人塚矣。

（戊）南宋末由廣東避難海外之義民

南宋胡元侵擾，國體衰微，自南遷後，國威卽已不說，雖有文天祥等之毀家紓難，率師勤王，轉戰閩浙之間，奮其孤忠勁節，以支危局，無如受病已深，僅延殘喘，緩死須臾而已。自崖山破後，宋社既屋，忠臣義士，既不甘食胡人之米，遂有相率避難海外之舉。測諸逃亡者心理，以此諸國，密邇中國，養晦待時，招納亡命，相時而動，終有亡胡之日。當時共守崖山尙有戰船千艘，敗亡之餘能繼續出大洋去者諒在百數十艘之間，奪命南奔，近者至交趾，占城，遠者至真臘。尤遠者跟踪商賈至馬來羣島及南印度諸國者其數諒亦不尠。今插摘史乘所記，舉一二例於左：

一、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萬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先遁，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元史卷一百五十六張弘範傳）

二、唐古特與衆多等兵，至自占城（略）又於安濱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尙書婿，交趾梁奉却及趙孟信葉郎將等四百餘人。（略）亡宋官會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尙書子陳文孫相繼率衆來降。（元史卷二百九安南傳）

此外例証尙多，僅從二項言之，第一項張世傑兵敗崖山，

走交趾，雖史文謂其風壞舟，死海陵港，然官書記載，率多難信，而於新朝勝國之際，其畏難苟安，潦草寒責者渠魁未獲，輒報已死，而擁兵自重，誇大喜功者，雖屬肅清，仍稱漏網，故張世傑之是否死於海陵港，姑不具論，而張世傑所部，均轉戰多年，忠義之士，饒敢善戰，厓山一役雖敗，未必盡降，大率均從世傑逃至交趾，就令世傑死於海陵港，所部亦必散至交趾占城暹羅各處，受一應而為氓，直接間接，抗拒胡元南侵，實可預知。而第二項所引事實，既有亡宋之陳尚書培等被獲，又有亡宋官曾參政等，率衆出降，可見宋之官吏，雖國亡逃於海

外，尚參與抗拒胡元之事。（註五）力竭被獲，或出降者，尙有如此之衆，則當日逃亡海外義民之衆，亦可想像矣。亦有避難至日本者，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東莞李竹隱先生（李用）當宋末，使其婿熊飛兵起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東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樂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

此事宋悉確否，若然，則宋粵人已有避難至日本者矣。

（註一）蒲壽庚考九頁引馬考地所著之 *Les Praires d'Or*, Tome I, p. 208 中有云：「兩國商船乃於中間地【吉刺】會同，故【欲與支那通商】之【撤馬兒罕】商人，須在吉刺換支那船以向 *Kiandou*（廣府）云。」

（註二）按宣和五年（西一一二三年）使高麗之徐兢所作高麗圖經（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三十四客舟：咸淳十年（一二七四）作吳自牧夢

梁錄卷十二江海船楫：元典章卷二十二牧錄之至元三十年（西一二九三）市舶則法：桑原氏蒲壽庚考九六至九八頁。對於宋代中國商船之構造形體，航術等均有記述可以參證。

（註三）市舶司是衙署抑官衙？桑原與藤田兩氏已有詳細辨論，可以參攷，於此恕不贅述。（關於桑原氏之說，詳其所著蒲壽庚考；關於藤田之說，則詳其所著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

一書（商務本）綜其要點：藤田謂管理海舶一切事務之衙署爲市舶司，非提舉市舶司。市舶司爲官名，與市舶使同義。惟桑原則謂市舶司爲衙署之名，非官衙也。

（註四）參看薛升九重校刊唐律疏議序。（註五）避難安南之難民，當元軍入安南時，確曾加入安南軍作戰，以抵抗元兵（詳見安南吳士連大誠史記全書卷五）

六 元代廣東之海外交通

（甲）元代航海技術之進步

自漢迄五代，廣東海外交通之權，多操諸外人之手，是故海外貢使，雖往還不絕，異族商賈來往頻繁，而其所乘者，皆外國人主持之船，而朱應康秦常峨王君政等之使扶南赤土，雖衛王命爲專使，而其所乘者，諒爲外船，準是以談，吾國自宋

以前，可謂無海外航權之思想。而此思想之萌芽，乃肇始於宋，揆其原因：一由於阿剌伯人所啓迪，二由於國人對於海外地理智識之增進，三由於市舶溢利之豐厚，有此諸因，遂起而與外人爭衡。大體言之，宋代吾國商人，必深感於阿剌伯人壟斷航權，致束縛於其海上商權之痛苦，故有自製船舶，自組商隊出海貿易者。由宋時外國商賈多乘中國船之事觀之，便可見一斑。

元時海外貿易之中心，雖已由廣州移至泉州，然廣州仍不失為海外貿易之重要商港，船舶由廣東製造亦復不少。馬可波羅遊記對於中國製造之船，有詳細之記載，（註一）雖未詳明為泉州製抑為廣州製，但廣東所製者，當亦包括在內。茲據阿刺伯人伊彬巴圖特 Ibn Batuta 之遊記，（註二）關於廣東所製之船舶云：『中國船舶之用航海者，厥分三種，大者為鯨 Jonk，中者為船 Zao。小者為家噴 Kakam。張帆則大者由十二帆起，以次遞減。至少者三帆止。帆之構造以竹篾編成席樣而張之，並不放下，雖船拋錨寄碇，亦祇弛之，任其迎風蕩漾，每船水伙共載一千人，其中六百人為水手，四百人為護勇，弓箭手銃手之屬，每大船隨帶三較小之船，大小長短廣狹，約當大船二之一、三之一、四之一，皆造於中國之泉州及廣州兩處。其建造之法，先以厚板夾固船之兩旁，隨以極厚木塊於兩端連接之，巨釘聯鎖，輪廓既成，乃加船底，於是乎船可以下水矣。船之兩旁，再加厚板，上端高出船面，下端聯接水際，以備船員取水洗濯，或有需於水面，可以緣而上下，至其高出船面之一端，則為乘駕搖槳之用。槳之大，約等於桅，以十五人搖之，大者尚須加至三十八人也，一船共槳二十，搖者兩旁對峙，以兩巨纜繫其一端。搖者一推一挽，口唱漁歌，以節拍其動作。隨帶之小船，規模亦略與大船等，但較小耳。遇必需時尚須負牽引大船之責。船分四層，內分艙房及公用廳房，以供船上商人之需，且艙房之中，尚附帶有小間，各人自有其門戶鎖鑰，儲藏什物，妻妾子女，亦同居一所，而船員之攜帶眷屬者亦然，自有其居所，兼販營廚用之薑葱雜用等件，以木筐藏之，船長極有權威，登岸時護勇與黑奴等荷劍攜戟負弩前驅，奏樂鼓角，

擁簇而行。』伊彬巴圖特之記載，乃親自航海，其所紀錄，得諸目見，非採自耳聞者。惟大船船員有一千人，此則或過為鋪張，但全船有六七百人，則為常事。天主教修士奧地力（Odrici）來中國之遊記，自述其在印度乘中國商船赴廣州時亦謂船上有六七百人。（註三）蓋有此偉大之交通便利器，轉運貨物，輸送商旅，方能便利，且其航行之終點，既遠至今日印度之西，波斯灣沿岸諸地。（註四）

（乙）廣東之市舶

宋末元初，廣東之海外交通，雖一時驟為泉州所壓倒，然廣東終常保持優勢；故不久即設立市舶提舉司，以管理海外貿易之事，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三年，立（廣東鹽課市舶）提舉司，隸廣東宣慰司，三十年，立海南博易提舉司。至大四年，罷之。禁下番船隻。延祐元年弛其禁，改立泉州廣東慶元三市舶提舉司。』

元時廣東之市舶制度，大抵仍由宋制；取締市舶，並由官府自備海舶，選取賈人派赴海外貿易，所得利益賈人得三分，其餘七分歸官。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制定市舶則例，立市舶司七於廣東、温州、敢浦、杭州、上海、慶元（寧波）、泉州，對於官吏人等出資經商，以及偷運貨物等事，俱嚴厲禁止，只准商人從事貿易。凡與外國往還互易船貨者，其貨細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主官之。其發船過帆，必着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主期日。舉凡金銀銅鐵貨男女人口絲綿緞疋銷金綾羅米糧軍器等不得私販下海，違者船

商船主、綱首、事頭、火長、各杖一百七，船物沒官，有首告者，以沒官物內一半充賞。（註五）

而外國商人至廣東者，謂之「海商」，每船募綱首、直庫、梢公、雜事、部領、碇手，具名呈市舶司，申給文憑，船請「公印」，託人五名結保。（元典章市舶抽分則例第十一條）

廣東人往海外貿易者，多稱「舶商」，舶商經營海外貿易，

外人則曰海商，海商通商南洋。但舶商，海商有時混稱，不易分辨，然無論廣商海商，其船之出入口，必須受市舶司之檢驗，然後給與憑據，大船給公驗，小船給公憑。航海時並行保甲制度，海船至廣，所攜帶之金銀珠玉，皇帝以外不許賣給於人，皇帝則有舶牙十二人以專理此事，任貨物評價之職，此種「舶牙」，大約即是後世洋行之濫觴。

（註一）參看馬可波羅游記第三卷第一章。據亨利耶魯校譯本；嶺外代答木蘭舟，藤舟二條亦有相同記載。

（註二）參看亨利耶魯之 *Catalogue* 第四冊，所載伊彬巴圖特之游記。

（註三）奧地力之游記，亦見亨利耶魯之 *Catalogue* 第二冊中第十五節一百卅一頁。

（註四）元代廣東之海外交通航線，大約仍循宋代。惟詳細情形，史籍所載，多不精確，而

且當時海上貿易中心，已由廣州移至泉州，商船之停留聚集，在泉數？在廣數？均無明文規定。今所傳者，僅有汪大淵島夷志略一書。大淵字煥章，南昌人，始末未詳，據卷首至正己丑（一三四九）三山吳慶序，知其人在至正時常附海船浮海，越數十年，紀所聞而成此書。

此書久無刻本，今所見者有三本：一為四庫全書所採錄之天一閣本，一為丁氏善本書室本，一為知服齋善書本，並錯訛難讀。今人註釋者有

三家：一為沈曾植之島夷略廣注，一為日人藤田豐八之島夷志略校注，一為美國人 Reischel 之譯註，（見一九一四年通報）然皆不無疏舛。馮承鈞復將其關於南海中今地之可考者凡五十餘條著錄于中國南洋交通史八四至八九頁。可以參攷。

（註五）元史卷一百四刑法三食貨條。

七 明代廣東與國際交通及其影響

（甲）廣東市舶之沿革

有明一代，廣東之海外交通，仍甚繁盛，明初廣東即設有市舶司及航線之規定。明史食貨志卷四：「太祖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尋罷之（案：以逼近京師故）設市舶司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粵海關志卷四引明唐順之云：「在廣東省，則西洋番舶之湊，許其交易而抽分之」由此可見當時廣東海外交通線仍以南洋及西洋諸國為主。

永樂三年並設懷遠驛於廣州，為安頓外商之處所。（今西關十七舖即為當時之懷遠驛舊址）洪武七年（一三七四）罷三

市舶司，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年）復置。正德時廣東市舶遷於電白縣，嘉靜元年（一五二二年）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

舶，遂革福建浙江兩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

廣州自唐以來，已為海外交通之樞紐，正德時之所以忽然

移之電白者，乃避倭寇藉市舶之侵擾之故耳。然電白地方荒

僻，人煙稀少，且無良港，其不適於市舶也明甚。故至嘉靖十

四年（一五三五）又將市舶自電白移於香山之濠鏡。

四年（一五三五）又將市舶自電白移於香山之濠鏡。

濠鏡在香山（今中山）虎跳門外，南臨南海，北接大陸，自設市舶後，葡人（註一）遂得乘機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葡船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此為葡人蓄謀澳門之先聲也。翌年海道副使汪柏權以濠鏡海外浪白濤與之互市。至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始許葡人借地之請。（詳見第二節葡人之佔據澳門）

萬曆間，荷、西、英、法等國，商人相繼東渡。時當西十六七世紀，歐西盛行「專商」（Monopoly of trade）之制，各立東印度公司以經營東方貿易。（註二）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荷人求市於澳，葡人拒之，去而據臺灣澎湖；西班牙人則據小呂宋與廣東通商；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英人威特爾（Captain Weddell）復率艦求市於澳，葡人又力拒之，進而砲擊虎門，遂得通商權利，然猶無根據地焉。

時倭寇頻仍，閩浙未能通版，澳門獨為船廠，葡人常携番貨至廣州市易，久之至於激變，遂行禁止。明末清初，禁葡人入省，止令商人載貨下澳；又荷蘭之入貢者，亦祇令在廣州船所館內貿易。（註三）蓋當時海禁方嚴也。然明代所謂禁止外人入廣州者，係指禁止外人入廣州城內而言，至城外西關十七甫（亦作舖）懷遠驛旁船所，及廣州對江海珠島，則亦時劃為對外貿易之地。

清嚴如煜洋防輯要：「洪武初，令番商止集（廣州）船所，不許入城」，是廣州當另有船所在城外也。澳門紀略官守篇：「國朝康熙二十四年，設粵海關監督……至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命曰：「十三行」，皆為重樓崇臺。船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餘悉守船，即明於驛（即懷遠驛）」

旁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之遺制也。廣州府志卷一六二雜錄：「懷遠驛在十七甫」（順治十年）荷蘭番船至澳門，懇求入貢，尙王遂咨部允行，乃仍明市舶館而厚給其廩，招納遠人焉。

明代對外交通，公者「貢舶」、市舶、私者「商舶」或「寇船」；市舶之事，以「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註四）其時牙行，以廣東為獨盛，廣、泉、徽等商皆爭趨若鶩，故行商籍貫，亦多為廣人及泉徽等人。（註五）香山以其鄰近澳門，亦設牙行與葡人互市。（註六）

論此種牙行之性質，初不過為官所設，任「與民貿易」之責。以係官設故，乃稱「官牙」；而行商因而稱為「官商」。以商人多自外省來集故，亦稱「客店」。客店有「綱」有「紀」，為嘉靖三十五年汪柏所立。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其性質與清之十三行之「保商」「買辦」相似。嗣至萬曆後，廣東有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舉主持外舶貿易之事，而市舶提舉則悉十取一，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註七）斯即清廣東東三行之權輿。

（乙）葡人入粵及其佔據澳門之經過

1. 葡人入粵及其被逐

近世歐人之至廣東者，始於葡萄牙。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葡人 Refael Perestrello 由麻刺甲首至廣東。翌年葡人安刺德（Fernao Perez Andrade）及葡使比留斯（Thomas Pires）復率大小武裝艦隊八艘，由麻刺甲到達廣東之屯門港。屯門港時有中國艦隊駐防，以備海盜。今驟觀此異客，初發彈

阻拒，安刺德戒艦員力持和平態度，不加抵抗，并餽多金於中國艦隊各士官，藉博歡心，始得安然入港。

屯門港即今香港新界青山之屯門。屯門在唐代已爲南方名鎮，宋明時代亦屬要塞。嶺外代答：『其（指外夷）欲至廣者，入自屯門』（卷二航海外夷條）明一統志於杯渡山條亦云：『在東莞南一百九十里，上有滴水巖，一名屯門山』安刺德自駛入屯門港，即請求南頭之備倭官，許其直駛廣州，幾經交涉，始蒙許可。因於一五一七年（正德十二年）九月底，到達廣州。按籌海圖編卷十三有云：

『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郎機國名也，非統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策事署海道事，竊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東省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比丹，其人皆高鼻深目。』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二十海外諸蕃市條，引明南廣巡撫都御史林富嘉靖八年之奏亦云：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郎機，亦稱朝貢，突入東莞縣，上二書所述，大概指同一事也。

一五一四年頃，葡人雖假中國或馬來之戎克船，行駛中國。但始終未能由珠江口到達廣州。其以歐羅巴式船隻行駛廣州者，則自安刺德始。故當其駛入珠江時，船橋揭以旗幟，並鳴禮炮以示敬。明實錄正德十五年十二月載有御史何釐之奏文，其中有云：『佛郎機最號兇詐，兵器比諸夷獨精，前年駛大舶突進廣東省下，敲銃之聲，震動城郭。』明史佛郎機傳亦載何釐上奏，有云：『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敲聲殷地。』東西洋攷卷五呂宋條亦云：『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所謂銃聲如雷，敲聲殷地者，大概即指安刺德比留斯等船上之鳴放禮砲也。吾國無此習

俗，故特書之，以示驚異。當時廣州簽事署海道顧應祥，對於安刺德等忽視中國習俗之異例行爲，曾加詰責，經安刺德一再解釋，謂除表示敬意外，實無他意，願之狐疑始釋。因將此消息，報告總督陳金（時總督駐於梧州）而令安刺德守候於此。未幾，總督由梧州至廣州，與安刺德交換照會後，約日會見。安刺德乃由基伏尼（Giovanni）伴以多數隨員，於威儀森嚴中，拜謁總督，說明本人來意，及葡使節來中國之目的，並要求登陸居住。總督答以關於登陸居住等情，俟奏聞奉旨後，始可決定。』

足見安刺德之謁見總督陳金，係遵照吾國禮節者也。及諭旨頒下，准如所請，乃許比留斯等登岸，居廣州之懷遠驛。同時許安刺德在廣州貿易。惟此舉與明之成憲，不無抵觸，按諸成憲，祇許朝貢國貢舶之定期貿易，至朝貢國以外之諸蕃，船隻，則在禁止之例。不特此也，即朝貢國船隻不在規定期間之內者，謂之私船，亦禁止其貿易。安刺德能以非朝貢國之資格，而貿易於廣東者，實由吳廷舉弛禁之奏所致耳。安刺德以目的已達，自無久留廣東之必要，乃留比留斯於廣東，而已則於一五一七年十月，返輝羅麻刺甲。至比留斯來中國所負之使命，則在入謁明帝，遞呈國書並要求兩國正式通商。惟佛郎機向非明之朝貢國，所謂不列於王會者也。一五二〇年（正德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比留斯與通譯火者亞三冒用麻刺甲使臣名義始得入京。已而武宗崩，世宗嗣立，以火者亞三冒充滿刺加使者，而被處斬，而比留斯則押回廣東入獄，旋病歿獄中。一五一七年有安刺德之弟名亞蒙安刺德（Zana d'Andarde）者，以其兄滿載而歸，乃忻然東往。於一五一八年，到達屯門，惟西蒙安刺德性情粗暴，與其兄之溫和敦厚者，迥然不

同。故與粵人甚至中國艦船之艦員，均無好感。其在屯門以防禦海盜爲理由，擅自植木堆石爲城柵。並於近傍小島上，設立絞首臺，如發見犯罪行爲之船員，輒施以與葡萄牙內地同樣之刑罰，蔑視中國主權。甚至誘拐小兒，沒爲奴隸。廣東地方長官，自不容其橫行，乃下令驅逐。葡人不從，遂開戰。是役所有船員，大半戰死，或被生擒，得歸航麻刺甲者，祇得殘艦二艘而已。

葡人自在廣東，既以暴行見逐，於是影響所及，不特非朝貢國之葡人，以後禁止其貿易，即向所視爲朝貢國之商船，亦在禁止貿易之例，浸假而朝貢國之定期貢船，亦日漸欲其踣於廣東，廣東對外交通，匪特有中斷之勢，且對於廣東經濟，影響殊大；此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之所以有上奏之舉也。（註八）觀林富奏文，末論廣東與外夷通商之利，列舉四端，以爲佐証。洋洋大文，理直氣壯。結果，廷議報可，於是乃解廣東禁止，朝貢國定期貢船商船貿易之令。惟對於朝令所不列之佛郎機，固依然在嚴禁之例也。

2. 葡人再至廣東貿易

葡人自被逐於廣東禁止通商後，乃北至閩浙，賄地方官以重金，得留其地貿易。迨至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年）葡人再至屯門通商，惟當時僅於上川島上（西人名聖約翰島 *St. John's*）爲臨時貿易，即每屆貿易時，張搭天幕，構建茅屋，爲臨時商場，乃貿易終了，則撤去之，例以爲常。蓋彼等明知其貿易之不穩固，故不能如西蒙安刺德時之建造城寨，爲久居計也。（註九）

屯門上川島之外，尚有浪白頭一地，亦葡人在廣東貿易之

根據地。葡人之出入浪白港究在何年？據周景濂謂始於一五四九年（嘉靖二十八年），緣是年在漳州脫逃僅以身免之葡人三十名，有遷赴浪白港上陸之舉也。（見周著中葡外交史五七頁）惟日本一鑑海市條所載，則始於嘉靖三十三年也。究屬何年，尚待異日詳細之考証。惟所知者即一五六〇年時（嘉靖三十九年）葡人之居於浪白港者，已有五六百人之多。搭篷息棧，待船出洋，即撤去。浪白港不僅爲葡人貿易之所，即其他諸番船亦無不萃萃於此。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三十海外諸蕃條云：「各國夷艦，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嶼，或勒金奇潭，香山，浪白，濠鏡，十字門，或屯門，虎頭等海澳，灣泊不一，抽分有則例」。讀史方輿紀要卷百廣東一亦云：「浪白澳在香山之南，爲番船等候接濟之所」。香山縣志卷四：「浪白澳在香山境西邁南九十里……昔番船蔽也，今已淤淺，不能自由」。此皆足以證浪白港爲諸番船停泊之所，固不僅葡萄牙國也。

葡人在浪白港通商，繼續至何時爲止，究歷若干年月，則以史料不備，殊難斷言。僅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〇二廣東六條內所引嘉靖四十三年廣東御史龐尙鵬，撫處濠鏡澳夷疏中有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以久駐，守澳官權令搭篷棲息，待船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

據此則葡人於一五六四年（嘉靖四十三）以前之數年內，次第脫離浪白港而轉至澳門矣。

3. 澳門之被佔據

葡人之佔據澳門，爲廣東海外交通史上之一大事件，澳門一名香山澳，明史稱濠鏡澳。爲海港之義。濠又作蟻。此澳門

以蠔鏡爲正。屬香山縣（今中山縣）亦即香山諸澳中之一澳也。故又名香山澳，澳之入口，換言之，即門有南北台，澳門之名實起乎此。澳門紀略卷上形勢篇解釋云：「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矗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門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又解釋濠鏡二字云：「東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灣，可以泊船。或曰，南環二灣，規圓如鏡，故曰濠鏡。」龐尚鵬百可亭摘稿中亦云：「由雍麥至蠔鏡澳有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門也」云云是也。此門又似名龍壓門，日本一鑑：「比有佛郎機號海王者，官市廣東龍壓門。又稱：『稱海王者，蓋屋居止龍壓門』。關於龍壓，霍縉文敏公全集卷五下有龍壓序云：『香山海濱峭壁石立，世呼爲龍壓』。西名曰 Macao，似因其地有天后宮即亞媽宮故名。

葡人移至澳門居住，究始於何年？諸載籍無明文紀述，萬曆三十二年郭榮所編廣東通志卷六十九澳門條云：「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晒晾，海道使汪柏，徇賄許之，僅蓬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爲舶筓矣」。

三十二年爲三十三年之誤，當時之葡船，似泊於浪白澳，而不泊濠鏡，迄三十三始得海道副使汪柏之許可，服從定例抽分之原則，而與廣東貿易焉。惟澳門之割讓於葡人，究在何年？據藤田引 P. Ho 之說，認爲嘉靖三十六年，即一五五四年（註十）徵之澳門紀略及上引龐尚鵬撫澳濠鏡澳夷疏之文，則葡人佔據澳門，約在嘉靖三十六年左右之說，頗可置信，惟確實年

代，尙待由詳細之考証，始能認爲信談。

至若葡人佔據澳門之原因，中西史書所紀，微有不同，綜合各家意見，約有下列三說：

（一）一五五七年，廣東官吏應土商之要求，將 Macao 讓與葡萄牙人，作爲葡人居留之地。（註十一）

（二）葡人在廣東卒勦叛兵有功，特劃澳門爲酬謝。

（三）澳門一帶本係海盜窟窟，而葡應華人之請，且附以容許彼等居留其地爲條件，將海盜掃蕩，彼等遂擇一地，造居刺市。（註十二）

以上三說，均無充分理由及証據。似皆不能成說。所謂平叛兵勦海盜，事誠有之，惟叛兵之亂，係在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發生於柘林之海兵亂事件（柘林位於潮州海上要衝）緣事之起因，在給餉時而不給，聞亦曾犯廣東省城，於是吳桂芳（當時兩廣軍務提督）與俞大猷謀之，獲居留澳門葡人之助，始滅之。俞大猷正氣堂集有處理此事之文書。故因平叛兵有功，而割讓澳門於葡人一事，實不能成立。嘉靖四十三年之前，葡人已有在澳門興居成市矣。由此可知，葡人之謀澳門，爲與中國貿易中心地，在葡人首至廣東之時，已蓄有此心，觀俞大猷：「南夷用強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又上引龐尚鵬之疏有：「近數年來，始入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此爲葡人居留澳門之事實。迨嘉靖四十三年海兵叛亂，廣東官吏已有求助於葡人，葡人遂趁機向中國官吏要求居留權之事。俞大猷或一時因權略之計，先許葡人，居留澳門，於戰事後，葡人乃認爲公然之允許，於是兩者間，遂發生見解之不同。當時果如葡人所

傳，給與割讓澳之軟許金牒，則誠如藤田氏所謂：必係吳桂芳及俞大猷所偽造為中央所不知者。因此事不僅為中國史上所未見之先例，且當時果有此事，則無以塗塞御史之口，而大猷及桂芳等之地位，亦無從保留。惟因廣東遙遠，地方官吏之秘事，中央無從探知。何況彼等與外人之秘事乎？（註十三）

由此以觀，葡人之居留澳門，已早在正德嘉靖年間，而實際上獲居住之允許者，似在嘉靖四十三年為廣東地方官吏之糊塗政策所使然。

自光緒十二年以前，澳門在中國之地位，為葡萄牙之租借地，性質迄未變更，至於完全脫離中國關係，則自光緒十三年中葡條約之締結始。緣是年總理衙門，為辦理洋藥稅釐事，鑒於奸商市偷走私於香港澳門者，為數頗鉅，因派總稅務司赫德與邵友濂二人，赴香港與英葡兩國，商談緝私問題。時葡為無約之國，遠與磋商，頗多要求，經赫德往返電商，漸見端倪，於光緒十三年三月，遂成草約四條，令葡幫同緝私，於澳門之馬福州，分設一關，而承認澳門為其屬地，歸其治理，草約之第二條，規定中國承認葡國有永遠管理澳門之權。第三條規定未經中國認可，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當中國葡約成立之時，並允其來華締約，故於同年十月，由總理衙門多羅親親王，與葡使羅沙，在北京訂中葡條約（註十四）五十四款，再聲明下列條文：

一、前在大西洋國京都里斯波阿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永遠管理澳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無異，惟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

二、前在大西洋國京都里斯波阿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允准未經大

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之第三款，大西洋仍無異。

於是中國於條約上正式承認葡國佔領澳門矣。

（丙）天主教士在廣東之傳教

自十五世紀葡萄牙人與廣東之交通後，中西交通遂正式展開，西班牙荷蘭英國接踵而至，外國人在廣東之根據地，亦日益穩固。其時至廣東者，商人而外，尚有不少傳教士，在廣東進行官教工作。其中最著名者，莫如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方濟各始在日本傳教，於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謀入中國傳教，首抵廣東之上川島，卒以不能進入內地，其後竟死於上川島。聖方濟各死後，其他各會如聖多明我會，聖奧斯定會。聖方濟各會修士多有潛入閩粵各地活動，然於短期內遂多被驅逐出境。在方濟各至上川島以前，廣東雖有天主教傳教之傳說，然以文獻無徵，已不可攷。

聖方濟各到廣東傳教計劃失敗後，直至一五七九年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始得入廣州，又兩年利瑪竇（*Matteo Ricci*）至肇慶。利瑪竇為意大利人，耶穌會士，立志傳教中國，至肇慶後，建立教堂，其後又至韶州官教。自是以後，耶穌會士，相繼來中國者，日益加多。利氏學問淵博，德行純粹，與中國達官顯貴士大夫來往，恂恂儒雅，頗為當時人所敬。至韶以後，更乘機踰梅嶺經江西以至南京，又從南京至北京，基督教竟因之以復興中國。利瑪竇於官教而外，尚將西洋學術如水法、火器、探礦、天文、數學、輿地、物理、哲學、藝術等等輸入中國，對於中國文化學術之貢獻甚鉅。

利氏在廣東之工作如何？載籍鮮有著錄，故難窺其詳情。今日吾人所得知者，爲利氏在肇慶時曾繪有萬國輿圖一種，中國知有五大洲，實以此時爲始。後來利氏進京貢物中亦有萬國輿圖一種，諒卽爲在肇慶所繪者。其影響所及，龐迪我奉命翻譯西洋輿圖未成，艾儒略繼爲纂就，是爲職方外紀。此外尚有南懷仁等所合著之西方要紀，南懷仁之坤輿全圖，坤輿圖誌以及(Geral dini)之增補坤輿全圖輿圖說，此皆爲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洋輿地之學。(註十四)

(丁)南洋廣東人之活動

明初南洋諸國，幾無不隸屬中國，爲歷代所未有。廣東人之之移植，尤繁於前代，馬來、蘇門答臘、爪哇、菲律賓、婆羅洲諸島上莫不有廣東人之居留。聚居成村開荒創業。且有稱王其國者，如明初有黃森屏之王婆羅洲，今其地尙有黃森之遺蹟。(註十五)

與黃森屏同時，虎踞一方者，則有南海梁道明之稱王三佛齊。黃森屏移殖婆羅洲在明洪武八年左右，而梁道明之王三佛齊則在洪武十年，爪哇滅三佛齊之後。明史外國傳三佛齊條：「時爪哇已破三佛齊，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人，久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爲首，雄視一方。」僅此寥寥數語，足可証廣東人在三佛齊勢力之大矣。

案三佛齊在唐時，吾國史家，稱之曰室利佛逝，在宋曰三佛齊(明史以三佛齊爲宋書之干陀利實誤)。室利佛逝在吾國南洋上佔極重要之位置。其王曷密多景仰佛教，唐僧義淨往印求經時，爲之護法，行李往來，供其困乏。厥後義淨回廣州，邀

高僧數人，偕往室利佛逝，居留數年，繙譯經典，義淨之南海諸國內法寄歸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皆成於室利佛逝者也。厥後我國人之流寓者甚衆，蓋避黃巢之亂而遷往者，宋代三佛齊尤爲強盛。然至明初，三佛齊遂裂爲三，爲爪哇所滅，國中大亂，梁道明以廣東民族所特有之勇敢剛毅創造之精神，乃趁機佔領之。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梁道明曾借其黨鄭伯可入貢明室。(明史)留副首領施進卿代領其衆。(東西洋考)道明受賜而還，後朝貢漸稀，其詳細歷史，亦無由獲悉。

洪武年間(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有廣東人陳祖義者，全家移住于舊港。並充任該地之頭目，甚是豪橫(瀛涯勝覽)。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年)遣子士良來朝。後爲鄭和所誅。又有施進卿者，廣東人也，亦稱王舊港，當祖義被誅時，適遣塔邱產誠朝貢，命設舊港官慰司，以進卿爲使，賜誥印及冠帶。自是屢入貢，然進卿雖受朝命猶屬服爪哇，其地狹小，非古時三佛齊比也！(明史外國傳)

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末，饒平縣人張璉豪俠一時，雄踞粵閩贛三省，時常轄合三省兵力達二十餘萬，凡三年乃平之。官軍報捷，謂已就戮。(明通鑑)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商人詣舊港者，見陳璉列肆爲番船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明史外國傳)

由上列數例觀之，明代廣東人之移殖海外者，定必甚多，尤以南洋一帶爲最有勢力，此諸人者，固爲一時豪俊俠義之士，然亦無非由於廣東人在南洋之潛勢力所造成也。自萬曆以後，西力東漸，南洋各島，咸被鯨吞，其開發事業，仍有賴於吾僑，然主客異勢矣！

(註一) 明史佛郎機傳

(註二) 參看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 荷東印度公司創於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 英東印度公司創於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年); 法東印度公司創於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年)。又明史外國傳荷屬傳載荷蘭據澎湖臺灣係受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所誘導。

(註三) 見粵海關志卷二, 又卷十七禁令一。
(註四) 籌海重編卷十開互市: 『凡外夷貢者, 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 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羅諸蕃而設; ……其來也, 許帶方物, 官設牙行與民貿易, 謂之互市』

(註五) 參看洋防輯要卷十五廣東略下; 明史

佛郎機傳。

(註六) 阮元廣東通志經政略: 『惟澳夷自明季聽其居於城鏡, 無來去期限, 每年租銀五百兩, 歸香山縣徵收, 不與十三行交換, 自與香山縣牙行互市。』

(註七) 詳見廣東通志卷二八; 明鄭舜功日本靈海市條; 明萬曆周玄暉涇林雜記(功順堂叢書本)
(註八) 參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百十九海外諸蕃條

(註九) 參看托利各爾說(Trigault) 中國基督教傳教史二〇七頁。
(註十) 藤田豐八著有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 對於葡人初至中國沿海海岸通商貿易及其占據澳門之經過有扼要之紀述。(見中國南海古代交

通叢考三五七至四一九頁)

(註十一) 此乃 Pinto 氏所主張者, 見 Voyages Adventureux de Fernand Mendez Pinto, chap. CXXXI, P. 950 (藤田氏所引。)

(註十二) 此爲 Faria e Sousa 及 Semedo 氏之言, 引自 Historie Macao, p. 24; Semedo,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Part II, Chap. I, p. 168.
(註十三) 中國南洋古代交通叢考四〇九頁葡

萄牙人占據澳門考。
(註十四) 參看張蔭麟明末清初西學傳入中國考略(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蕭司鐸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註十五) 參看亞細亞學會新加坡支會第五年會報。

八 清代廣東與國際交通所發生之

幾件大事

(甲) 十三洋行

中國在明以後, 與西洋之交通貿易, 其主要之場所, 仍屬廣東。明亡以後, 鄭成功據臺灣, 反抗清朝, 支持明朝之殘局, 縱橫海疆一帶, 清初, 所以有海禁之起。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 鄭氏既降, 於是始解海禁, 許船隻出海貿易。康熙二十四年, 恢復浙江福建廣東之海關, 許外國之交通貿易。浙江由巡撫, 福建由將軍兼理海關監督。廣東則特派滿人爲海關

監督, 外國人稱之爲 Hoppo 即是戶部, 蓋以廣東粵海關係歸戶部管轄者。其時外國方面, 英國已代葡萄牙而起, 活動於澳門, 廣東, 廈門等處, 最後選定舟山羣島中定海之紅毛館爲居留地。而中國則不之許, 只准其仍在廣東貿易。

斯時外國方面, 已有英國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壟斷貿易之權; 廣東方面, 則有所謂行商操縱一切。中國行商即宋元以來, 舶牙與牙行之蛻變。自康熙二十四年閩粵兩地同時設關以後, 舉凡對外貿易之事, 俱以『官商 The mandarin's merchant 任之(註一) 外舶之出入口稅, 亦由此種官商』代爲支出收納。

此種「官商」包攬對外貿易出入口稅收之制，不僅清代爲然，明周玄暉涇林續記云：「廣屬香山（澳門）爲海船出入樞喉，每一船至，常持萬金，併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金者，先報達本縣，中達藩司，令船舉同野官盤驗，各有長例。……繼而三十六行領銀，提舉悉十而取之，蓋安坐而無簿書刑杖之勞」。是明代亦有此制。又梁廷枏謂：「國朝（指清朝）設關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屈大均又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註二）之句，大抵「行」之稱，已肇始有明，清代不過沿明之習耳。（註三）

當康熙二十四年設關之始，來船無多，稅餉亦少，而所設之十三行行戶亦不過數家（註四）自康熙三十八年，英船 *macleesfield* 號至粵，廣東海洋貿易日盛而牙行商人之權勢亦隨之日長。所謂「官商」者各有其背後之實力爲奧援。其一：受前商王所任命者，仍沿曰號「王商」(The Kings merchant) 如 *Hunshunquin* (按 *Quin* 即 *Quan*「官」) 是。其二：受總督所任命者，稱爲「總督商人」，如 *Shimea* (*shemea*) 者是，其在廣東商人中之勢力有超過「王商」之趨向。其三：受將軍所任命者稱爲「將軍商人」(*Chunquin's merchant*)。其四：受巡撫所任命者，稱爲「撫院商人」(*Fuyuen's merchant*)。當 *macleesfield* 船抵粵時，除此四大官商外，其他私家商人竟無一敢擅與之交易者，然糧道則頗思染指其間（註五）

至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廣州廈門兩處突有所謂「皇商」(The Emperor's merchant) 者出現，而歐西對華之全部貿易遂操縱於此種「皇商」二人之手。惟皇商勢力非厚，凡

歷二年，卒爲官商所壓倒而敗。（註六）廣州對外貿易，復全操於官商一二人之手。康熙五十五年左右官商最有勢力者，首推 *Lingua* 及 *Angua* 二家。中國稍爲富裕之商賈，以其壽不便已，固不待言，而外人來貿易者，亦當感同痛苦。於是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年）廣州遂有公行制度代官商制度而興。由少數官商分而爲若干行，共同担負對外之貿易。此種制度，只限於廣東一處，外國商貨入境徵收稅項，以及外國商人之管理等事，全歸此種行商負責；各公行負債，則彼此連帶責任，至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封鎖其他海港，專限廣東一處與外國通商，於是公行制度始實行確定。（註七）

廣東行商，爲一種基爾特制度之組合，總攬對外一切貿易事情，比至乾隆初年，廣東對外貿易，不分南洋歐洲，一切餉諸務，俱由十三洋行行商辦理，乾隆十六年行商共有二十八家，二十二年減到二十六家。乾隆二十五年計有：外洋行「專辦外洋各國夷人載貨來粵發賣輸課諸務」共有九家；本港行「專營暹羅寶貨及夷客貿易納餉之事」，共有三家；福潮行「報輸本省潮州及福建人民往來買賣諸稅」，共有七家。嗣以公行，因爲負債太多，曾一度由官府將公行制度廢止。

乾隆四十七年左右，又行恢復對西洋貿易之公行，並規定爲十三家。（至於十三行之名稱，則清初即已有之，屈大均翁山詩外卷十六廣州竹枝詞可証也。）本港行至乾隆十年左右，以三家負債，遭官府革除，以至消滅。所有事務，雖由外洋行代管，終於不振，洋行本身，亦由於政府之苛索及其本身排場過大，負債倒歇者夥。故其行數，迭有興替，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七年）有潘同文，顏泰和，陳廣順，邱義豐，蔡聚豐，陳源

泉，蔡逢源，張裕源，陳遠來，葉廣源，等十行。乾隆四十二年李調元視學粵東歸著南越筆記內有記十三行事云：『現只有八家：豐進，泰和，同文，而益，逢源，源泉，廣順，裕源。』至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行商共十三家，即怡和，廣利，同孚，東興，天寶，興泰，中和，順泰，仁和，同順，孚泰，東昌，安昌。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五口通商後，十三行之獨攬外國貿易。雖告廢止，但洋行實仍斷續經營茶絲大宗生意。至咸豐六年一火，而十三行之運命，遂告終結矣。

十三洋行以握有中國對外貿易之特權，無論輸入輸出，均須經彼輩之手，故最易發財而成鉅富。清初時已有廣東銀錢堆滿十三行之謠。彭玉塵紀云：『……咸豐以前，各口均未通商，外洋商販聚於廣州一口，當時摸奇計贏坐擁厚資者比屋相望，如十三家洋行獨操利權，豐亨豫大，（註八）尤天下所詭稱，遇有集捐之事，巨萬之款，咄嗟可辦。』（註九）道光十四年時怡和行伍浩官之財產，一共達二千六百萬美元金，合現在一萬萬多，在當時世界上亦為有數之富豪，十三洋行之富，於此可見一斑。

康熙粵海設關時，凡外舶至粵者，先須泊碇於澳門，次經粵關監督躬自或遣人自省城下澳盤驗，然後始得引入省城，居於十三行，會商買賣貨物，其來以囉吱哆囉噠，玻璃諸異香珍寶，或竟以銀錢；其去以茶、以胡絲、以陶器、以糖霜，以鉛錫黃金；惟禁市史、書、硝磺、米鐵、及制錢。據廣州竹枝詞當時十三行行商，稱為官商，外舶之所停駐地為澳門內之十字門，貿易之大宗為五絲八絲之牛膠雲光廣緞，而堆積於十三行

者纍纍皆黃白物云。

外商抵廣州後，即須遷入居夷館，受嚴厲之限制。嘉慶二十四年，頒佈下列九條禁例：（一）外洋戰艦不得駛進虎門水道；（二）婦女不得携入夷館，一切兇械火器亦不許携帶來省；（三）公行不得負欠外商債務；（四）外人不得僱用漢人婢僕；（五）外人不得乘轎；（六）外人不得乘船游河；（七）外人不得申訴大府，事無大小有需申訴者亦必經行商轉遞；（八）在公行所有之夷館內寓居之外人須受行商管束，購買貨物須經行商之手，爾後外人不得隨時自由出入，以免與漢奸結交私貨；（九）通商期間過後，外商不得在省住多，即在通商期間內，如貨物購齊及已賣清，便須隨同原船回國，否則亦須前往澳門居住。（註十）

夷館數目，通常為十三，故又曰十三夷館，然亦時增減。係十三行行商所劃出行地一部份貨居外人，而便於約束者。夷館全在廣州十三行街，即今十三行馬路南。外人至粵者，不得踰越十三行街範圍。

夷館結構，備極華麗，牆垣亦甚高厚，清沈復浮生六記卷四云：『十三洋行在幽蘭門（按幽蘭門亦即靖海門，待考）之西，結構與洋畫同』。夷館自東至西，為荷蘭，英國東印度公司，瑞典，比利時，美國，法國，西班牙等共十三行，中以東印度公司為最有勢力，與十三行無異。自經鴉片戰役之後，在廣州經商之外人，日形減少，而夷館亦隨十三行之運命而壽終正寢。

（乙）鴉片戰爭與香港之割讓

十三行之初期，外商抵廣東交通貿易者，有占城、真臘、

暹羅、涼泥、蘇祿、荷蘭、英吉利、瑞典（瑞典）丹（連國）西班牙（呂宋）法國西，諸國；（註十一）十三行末期，除英、美、法、荷、西外，復有丹麥、普魯士、漢堡（Hamburghers 舊作堪噠拉）不來梅（德之北境自主城 Bremeners）意大利，秘魯，墨西哥智利諸國商人，但其商業並不重要（註十二）此外日本、琉球、俄羅斯、小西洋亦偶有漂泊泊船隻或不諳例制到粵，但貿易只以一二次為限。

英國在十六世紀末期，已染指中國貿易市場，力謀實現經濟侵略，自十七世紀東印度公司以來，其圖謀野心，已昭然若揭，故斯時外商方面，以英國為最有勢力，誠非偶然。惟廣東官吏對於英商，亦嚴加提防，與限制。英國在廣東既以貿易不能自由，待遇上又頗失體面，遂決意派使者馬夏爾尼（Lord Macartney）伯爵到北京直接折衝，馬夏爾尼於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抵北京，本欲要求自由通商，傳教，居住諸項，不謂一無所得而回。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又派亞墨哈斯（Lord Amherst）到北京，所得結果比馬夏爾尼更壞。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之專賣權取消。在廣東東印度公司以前原掌握英國與中國貿易之大權，至是公司廢止，乃循中國之清，設置大班，以專管英國商人。後來中英關係之決裂，此輩大班之專橫自恣，實為其中之一主因。

所謂大班，略等於今日之領事。道光十三年，以拿皮耳（律勞卑 Lord Napier）為大班，拿氏抵廣州因欲保持英國專員之身分，乃改大班為貿易監督，與中國齟齬，而釀成破壞虎門之事。其後拿皮耳病死澳門。台維斯（J. F. Davis）魯濱孫（Sir G. Bess Robinson）相繼為監督，一反拿皮耳所為，

幸得相安。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改監督為領事，以義律（Cap. Charles Elliot）為第一任領事。以林則徐之禁煙，遂釀中英戰事，而有南京條約之訂。

鴉片一物，本產於印度，傳入中國約在唐時，明朝亦復不絕，不過其時用以治病，供作吸食，乃起自明季。英國據有印度孟加拉一帶，以孟加拉為出產鴉片名區，於是中英貿易中鴉片遂佔一極重要之位置，其始僅作藥材使用，每年不過數百箱，乾嘉之際，吸食者漸多，每歲輸入至幾千箱。道光初每歲輸入近萬，嗣後銷售更多今僅舉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英國與中國之進出口貿易為例：在該一年中國輸至英國之連金銀在內一其值美金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輸入中國者，一其值二三，四七六，七九三元。此由英國輸入中國之二千三百餘萬元中計綿毛貨品值二，四一七，〇〇〇元；棉花六，二一〇，〇〇〇元；胡椒一九〇，〇〇〇元；檳榔子一四二，〇〇〇元；鐵六六，〇〇〇元；錫九二，〇〇〇元，鉛九〇，〇〇〇元；珍珠鑽石等二九〇，〇〇〇元；鐘鏢六三，〇〇〇元；珊瑚琥珀等二四，〇〇〇元；燕窩等二三〇，〇〇〇元；丁香荳蔻一六，〇〇〇元；硝石五四，〇〇〇元；米四一二，〇〇〇元；銀圓二〇，五〇〇元；鴉片一一，六一八〇〇〇元。鴉片貿易佔英國對華貿易之一半弱，豈非怪象！而在中國方面，因鴉片以及外國人通商等等，形成一大漏卮。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漏出之銀至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共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十六年共漏銀三千餘萬兩，道光時中國經濟既告枯竭，何能有幾千萬之漏卮？在人民方面，因吸食者日多，致人民身體日形墮落，有此諸因，乾隆時即嚴禁國內商人販賣，犯

者流戍。至嘉慶初年重申禁令，其始鴉片皆囤積於澳門，嗣後移至黃埔，運入之分量，在乾隆時每年二百箱左右，每箱一百斤上下，嘉慶末至三四千箱。嘉慶嚴禁鴉片，凡洋船抵粵，先由行商出具並無鴉片甘結，方能開船驗貨，嘉慶二十一年，曾查出夾帶之二千餘箱焚燬。然禁令愈嚴，大利所在趨避亦愈工，英商乃在零丁洋等地設船屯積，曰鴉片壘，浙閩江蘇商船，即從此販運；廣東商人，則在口內議價，從口外運入。廣東並有一種包攬走漏之商人，蓄快艇裝載械，名曰快蟹；在廣州私設商店，曰大窩口，各地曰小窩口。零丁洋之屯積鴉片船其初不過五艘，烟至四五千箱，後來竟至船加到二十五艘，烟國加到二萬箱。國家雖然禁止。而商人勾通吏役，結納哨兵，甚至與沿海官衙結納賄，如廣東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即是一例。匪特受賄放私，並且尚由巡船代運！

其時林則徐為湖廣總督，厲行禁令，設局收繳烟具，數月之間，成效大著。清廷乃以林氏為欽差大臣到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林氏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合力從事，于道光十九年二月九日，發兵圍英國商館。英領義律以形勢如此，只好勸諭英商繳出鴉片全數凡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每箱約百二十斤，共計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義律呈繳鴉片以後，非常氣憤，故迭次請求本國，派遣兵艦東來備戰。道光十九年七月，

義律先以印度總督所派兵艦，在九龍等處示威，蓋以林則徐諸人在廣東防守頗嚴，並未得利。十九年十一月，清廷宣佈停止英國貿易。道光二十年英國亦正式決定以武力解決，發海陸軍東來；於是中英遂正式絕交開戰。

鴉片戰爭結果，遂有南京條約之訂。南京條約乃簽字於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於英船康華立司(Cornwallis)上，中國代表為耆英，伊里布，中鑑。英方代表為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條約中最主要者，為：(一)香港割讓，(二)五口通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及上海。(三)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其中三百萬是補償商人欠款，六百萬是賠償所焚燒之鴉片，其餘為賠償軍費，(四)協定關稅，(五)平行文書。

香港自割讓與英國後，英人經營之，數十年間，竟成為東方之鉅港。嗚呼！孰知當一八四二年八月廿九日南京條約簽字之日，正是廣東海外交通末落之時。嗣後凡廣東與外國之海上交通，已由香港起而代之矣！今後吾粵省不欲發展海外交通則已，如果欲重操海外交通之霸權，則必須：第一、收回九龍半島或另開商港。第二、創設航海技術工程學校，以訓練專門人材。第三、籌集鉅資，組設航船公司，建造鉅輪，以供航行海外。如是，則廣東海上交通之權，始可重執牛耳。

(註一) Morse: "The Chronicles" 卷一頁六六。
(註二) 參看梁廷柅粵海關志：屈大均廣州竹枝詞。

(註三) 梁嘉彬有廣東十三行考一書對於十三行之沿革有詳細之敘述，可以參攷，此備

略述其大要耳。

(註四) 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八〇經政略

(註五) Morse: "Chronicles", 頁一〇一至一〇二。

(註六) 全上頁一〇二、一〇四、及一三八至一四五。

(註七) 據 Morse 所記，廣州公行組織始於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最著名各商在神前字鴉吸血

共同盟誓，舉行隆重之儀典並規定公行遵守之公行規一十三條，綜其要點：(一) 華夷商

定物價，俾得買賣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二)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不得私販。(三)華夷商貿易，不得有獨攬全船之貨物。(四)行商中對於公行負責

厚之形容詞，非商名也。同建中西交通史 二二八頁作商號者誤。

最重及担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占一

(註九)見彭剛直公奏稿卷四，會奏廣東團練捐輸事摺。

全股，次者占一半股，其餘則占二股之四分之一。

(註十)參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九七至九八頁。

(註八)按「豐亨豫大」者，乃十三行辦資雄

(註十一)澳門紀略及海防總論。

(註十二)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ch. III.

(註十三)關於鴉片戰爭之詳細情形，已有專

書紀述，可以參攷，本文恕不再復贅。其重要文

獻計有：信及錄；李圭鴉片事略；道光朝夷務

始末；梁廷柅夷氛紀聞；夏燮中西紀事；武培

幹鴉片戰爭；劉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書。



明清間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廣東

程若驅

嘗觀世界文化的進步，一由於天才的創造，一由於模仿的能力；是以一民族於世界上能佔重要地位的，常於這兩方面而衡之。我國因地理上的位置，歷史上的遺傳，社會上的需要，民族性的特殊，遂產生特殊的文化，及和外國接觸後，而始有所比較，發生異同，就引起學者好奇研究的心理，常於有意無意之中，吸收外國的思想，模仿其長處，以補我國的短處，這種模仿，實所以促進我們本國的文明。我們不但要知道我國文化對於世界上的貢獻，而外國所影響於我國的，我們也要知道。

我國因天然環境，西北毗連大陸，東南瀕海，上古歐亞往來，遂有大陸二路。陸路由今之甘肅新疆，那古書上所謂「西域」，以通於大夏安息諸國；水路則以船舶，外人到我國貿易的，集於福建的泉州和廣東的廣州，尤以後者為多，是以廣東早已與外人接觸了。至明代清代航海術發達，外人來中國的，皆舍陸路而趨水路，而廣東以地理上位置的關係，遂成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

那時——明清間——歐人東來，不是「富於野心之青年，類近海盜」的水手（註一），便是熱於「拜金狂」的商人；他們在各種事物上所採用的是唯實主義，而毫不顧及道德觀念的種種錯誤——「大家所行的只有捨棄之路」（註二），絕無所謂文化的溝通；然同時有天主教的傳教士，以輸入科學為手段，而以傳教為目的（註三），隨商人而至廣東，歐洲文化遂隨之

而東來。近人蕭一山謂：「自歐亞之航路發明，商賈教徒，聯袂而來，而西洋文明，亦藉此輸入於東土。商賈以負販為利，其影響於文化者尚小，教徒以布道為業，往往以學術取信於人，故初期基督教之傳佈，實與東亞文明有莫大之關係焉。」（註四）此等傳教士東來，先至廣東，廣東遂先他省而被歐西的文明。



略勿沙各濟方聖之國中忘不念念猶危垂
(St. Francis Xavier)

明代首先叩中國之門而欲入中國傳教的為方濟各沙勿

略 (Franciscus

Xaverius 西班牙

人，)他先傳教於

印度日本等地，後

聞日本之西鄰有一

文化極高的大邦，

遂即立意用學術要

到中國傳教，因他

以為這是對傳教事

業有力的幫助（註

五）我們從他的記

事錄上可看到他對

中國的概念：「中

國在日本的對面，

擁有多數傑出的人

材與高尚的學士，他們極重視學術；並且以為研究學術，是一件頂光榮不過的事情。在那裏有大學問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權柄的；同依賴中國作學術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樣。」（註六）可惜，他偉大的志願和他生命一齊消滅於廣東三洲上川島，時為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註七），已至廣東門外，而不能踏進，歐洲文化之輸入又須遲多十餘年。

在印度傳教多年的卡內羅主教（Melchior Carneiro）葡人，以羅馬教皇的委任，於一五六八年底來到澳門（註八），

他為仁慈善，本想將各處的捐款用作在廣州成立癩病院的基金，但是「中國人常常怕葡人利用這種方法將中國佔領，如同他們佔領印度一樣。」（註九）他並不因此停止他計畫福利中國人的事業；既不得中國當局允許設立醫院，便在澳門設立，他在他的記事冊裏這樣寫道：「我既到（澳門）之後，就開設一座醫院，不分教內教外之人一律收容，此外並成立慈善會一處，仿照羅馬的仁愛協會辦理，專以補助貧苦無告之生活用品為職務。」（註十）

卡內羅在一般慈善事業的創辦人中，實在應該佔到第一把交椅，他是將西藥傳入中國的第一人（註十一）。人們便看他立的那座醫院為「扶疾恤貧的機關；是喜樂、安全、慰藉的

淵源；是繁榮與康健的施與者」又在這裏「饑者能得飽，哭者能止淚，傷者得敷藥，渴者能得水，束縛者得解放，衰弱貧乏者能得救助。」（註十二）卡內羅又將本地各關稅收入的百分之五（1/2%）作為維持慈善會的經費。（註十三）直到現在，澳門慈善會裏仍舊紀念他（註十四）。

繼卡內羅而東來的為羅明堅（M. P. Ricci 意人）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意人）和巴範濟（F. Pasio 意人），他們為欲得在肇慶居留，就送了許多貴重物品給廣東總督陳文峯，其中最貴重的，是利瑪竇自印度帶至澳門的西國自鳴鐘和望遠鏡（註十五），這就是自鳴鐘和望遠鏡輸入中國之始。利瑪竇為符合中國人計算時間的習慣，把歐洲的二十四小時改為十二個時辰，把亞刺伯字改成中國字，每天又分成一百段，每段分成一百分。



竇瑪利 人偉之士中於化文洲歐入輸
(P. Mateus Ricci S. T.)

一五八三年一月二十四

日，是日適為中國新年元旦，陳總督以羅明堅等多才多藝，贈詩數首，讚揚他們為「來自西方之賢哲」（註十六）因此人人都知道他們是博學多藝的，能製造鐘錶及日晷，精通各種數學。

羅明堅等的科學儀器，頗能引起廣東官員鑑賞和研究的興趣，如陳制台常和他的屬下官員，往羅氏等住處參觀，對世界全圖及地球儀等物，為見所未見，而特別愛看的是能將白色的

太陽光分析成多種鮮艷色彩的三稜玻璃鏡；他們的奇異確是常情，因為中國首次有這幾種東西。

陳總督等參觀之後，讚嘆不止，其他下屬各級官員因好奇心的驅使，便以一看此等物為快，而羅氏等為聯絡感情起見，



便將自歐洲帶來的品物，公開陳列，任人

展覽；這樣，羅氏等的住處，便成了臨

時的展覽會。眾官員覺得件件都是新奇美

妙；民衆亦為好奇心所衝動，爭來觀瞻，

頓時門庭若市，極一時之熱鬧。展覽品中

有：一塊威尼斯出產的三稜玻璃鏡，一幅

在羅馬繪成的極精緻的聖瑪利亞像，世界

全圖，地球儀，各種天文儀器，並其他許

多小巧的珍物。展覽完畢，肇慶知府傳令將各件珍物移入府內，藉令家中諸人一新眼界。

利瑪竇為在肇慶長久居住，不得不要建築寓所，（時羅明堅已離肇慶）便首先建築了一座九層八角略帶歐式的塔，當時

民衆因為未嘗見過西式建築物，現在見了怪異的中西合璧之建

築物，便感到不舒適，稱這塔為「洋塔」。利氏後又建多一所房屋，是用青磚白灰築成的，這是一座不甚帶有西洋美術意味的典型建築（註十七）。本來利氏儘可以任意採用歐式（註十八），但當時民氣閉塞，未免少見多怪（註十九），為此，利氏不完全採用歐式，然而自遠處看來，式樣倒很可觀，並且居然能令華美的九層高塔失了光輝，從四方來瞻望這種在中國見所未見的奇景的觀衆，道途為塞，摩肩接踵，異常熱鬧。

利氏更在寓所內成立中國圖書館，在這裏藏着許多中國書籍，內中包括着歷史（註十九），地理（註二十），草本（註二十一），利氏時常在這裏研究（註二十二）。利氏自到了肇慶後，即從事於各種廣博的探求，他和范禮安（范氏先於利氏來華）編輯了一部書，名叫「中國之奇異」（註三十四），內關於初入中國之旅客所述種種含有懷疑性質的傳說都被刪去，故所述都是真實無訛的事實。這是一本重要的著述，書內對於：人民、城鎮、天然物產，地土肥瘠情形，朝廷收入，各地財富，內地稅收，工業管理，政府及內政等，可謂應有盡有，是一本很完備的參考書（註二十四），同時利氏又按照中國的典籍繪成「中國全圖」（註二十五），為結束這本書，范氏還寫了幾編關於中國的衣服、文字、禮儀、宗教、語言的論文。這些寄返了歐洲，歐人對中國的觀念為之一新。

利瑪竇來中國，既以傳教為目的，輸入歐洲文化為手段，遂更擴大活動，不斷托人從歐洲帶來中國沒有的物品，以引起中國民衆鑑賞的興趣。

在利氏的寓所有幾箱西洋書籍，各種版式都備，從兩開本以至最小的版本，無一不有，在白色而又堅韌的紙質上，印有

大小適宜的文字；印刷的精美，鍍金的書邊，絲絨的封套，套上附有銀鈎，樣樣都引起學者的好奇心。西洋字母及鉛字的活版印法，又是另一種令人奇異的本源（註二十六）。

在寓所的客廳內，懸有一張西文的世界全圖，（大約是一種在一五七〇年由奧德利勿斯（Ortelius）刊行的地圖）（註二十七）。凡來會所參觀的人，都凝神注視，並彼此相探問這是一張什麼圖，因為他們從沒有見過，並從沒有想過，世界的縮影是這樣的。各重要人員，都願意把這圖譯成中文，為能更明瞭圖上所含有的一切。肇慶知府知道利氏已經認識些中國字，自己便請他用中國話為大家講解這張地圖（註二十八）。

利氏這樣直接啓迪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教史家裴化行（H. Bernard）稱之為「明代之西歐學術講習會」他在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上說：利瑪竇來到領有古代文化的國家——中國行後，把全副的精力，都用在中國的學術上，直到他死時為止。他用較比別人清晰的辨別力，他知道為適應環境，最要緊的是和學術階級相聯絡，為能彼此發生哲學及博學的關係」（上書二七六頁）。

利瑪竇為應付朋友的請求，即一面參考他的旅行日記及別的西洋書籍（註二十九），一面借繙譯官的幫助，編成一本註解地圖的小冊子，並在內，插入各地方習俗的記錄。利瑪竇並把地圖的尺寸放大。在演講中，立即命人刻好底板，當衆將地圖印出，分散給各來賓（註三十）。肇慶知府對於這種工作，覺得很是滿意。利氏並不會料想到能有這樣的成績，但他後悔不能再作精細一點，因工人有許多地方，不能完全照他的計劃作成。這種地圖，雖然有很多的缺憾，大家卻視為稀世的奇

品，不久便流傳到全中國各省（註三十一）。

在寓所內亦有掛着西洋皇宮圖形，參觀者見到，覺得很是危險，因為一所一所的都是層層的高樓；有人願意學習西洋的遠景畫法，它是和中國的畫法不相同的；有人立在陰陽分明的肖像畫跟前出神，看着所畫成人像，完全如同活人一樣；他們對於鐘鏢的構造，以為是極難領悟的，所以對於鐘鏢有敬重及畏懼之情；利氏親手製成的各式各樣的日晷，頗得大衆的珍重（註三十二）。

參觀者總是因為對於世界全圖多有不明，利氏便本着他的導師克拉味勿氏（R. Clavius）所得的指示，極力解釋，盡情發揮，博得聽衆熱烈的贊許（註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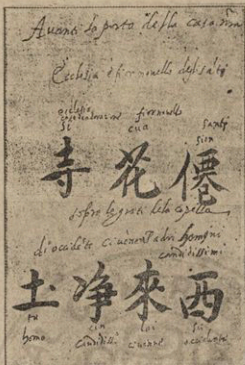
我們可從一位繙譯利氏紀錄的學者，將利氏講解時，聽衆驚奇的情狀：

「現在……已經把世界的表現法，指示給他們，或是用圓形的地球儀，或是用平面的地理圖。」「他們還沒有見過用經緯度分隔的地圖。」「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赤道，什麼是回歸線，什麼是兩極，什麼是北帶。」「他們從未見過有許多種用途的測星儀，上面有許多件重疊的小片，為在每一個指示的區域內特用一個指定的小片。他們沒有見過用土質作成的天球儀，同在太空懸着的星宿一樣。」「他們未曾想過地球的兩軸，一個是靜的，一個動的。」「最令他們奇異的，是把十二宮的標誌用中國天干支配成二十四個字，寫在日晷盤上，到時計影仍能很準確地落在字上，絲毫沒有錯誤。」「他們在見到四分儀能有許多便利方法，為測量塔的高度，井的深度或路的長度，也覺得很是新奇。」「他們發現西洋數學能用文字及圖畫講解，

這實在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註三十四）

肇慶道台以仰慕利氏的學識，題了一道匾額給利氏，題爲：「西來淨土」，意思是說：西方淨土而來的博學大賢。在寓所門前並亦題有「僊花寺」的匾額。利氏在此兩匾額的字上，註明其意義，每個字更有字義的註解，並以羅馬註音註明字音。這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標記，也就是中國字以羅馬字註音的創始。

西歐文化既輸入於廣東，然此猶嘉樹美種，已萌芽於廣東，



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紀念品
（意有文註釋和羅馬字註音）
此文有文註釋和羅馬字註音

後更繁植於中國各地，開了燦爛的花，結了肥滿的果，故我們既述其怎樣萌芽，復續述其結的果，以見歐化輸入我國，廣東實爲其樞紐。

自奧利氏相友好之總督遷調，新總督劉節齋到任，見利氏等所築的寓所西式雅觀，心頗羨之，然不能明顯侵佔，乃下逐客令。一五八九年八月五日，利氏乃離肇慶（註三十五），往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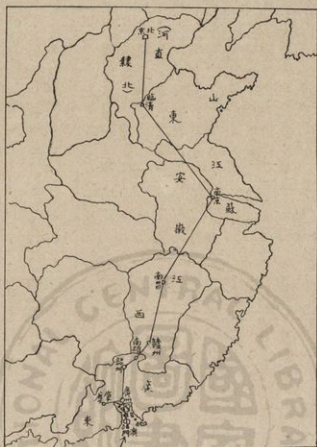
州（註三十六），赴南雄，過梅嶺，渡贛江（註三十七），抵南昌，交識醫生王繼樓，談論數日不倦，因傳記舍之學，順逆背誦之法，著有西國記法一書；又上謁建安王，暢談西國交友之道，退而著交友論，獻之於王。又往南京，住一年，又進北京，行至山東臨清，被阻於督稅太監馬堂，於一六〇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率抵北京，由馬堂囑記的太監，還將利氏所帶的貢表，獻于萬曆帝，計天主聖像一幅，聖母聖像二幅，天主經二本，珍珠鑲十字架一座，自鳴鐘二，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註三十八）。西歐文化遂達於中國京都。自是以後，西歐文化經廣東而源源輸入於中國各地，現分類述於後：

一 天文學

自利瑪竇在肇慶製地圖、渾天儀、地球儀、考時晷、報時具，是爲歐洲天文學輸入中國之始。既而利氏撰乾坤體義，上卷言天象，述日月蝕，由於日月與地球的相掩；又著經天談，將那時西方所已測的諸恆星，造爲歌訣，以便觀象者的記誦。徐光啓李元藻周子愚輩從之遊習其術。利氏嘗以簡平儀授之藻，之藻耳受手書，得其用法，因闡其術作渾蓋通憲圖說。一九一三年熊之拔（Sabbathinus d'ursis 意人）著簡平儀，次年又著表度說，述立表測日影以定時的簡捷法，以天文學理說明之，一六一五年陽瑪諾（Emmanuel Dias 葡人）著天問略，對太陽節氣，晝夜永短等，反復申明其義（註三十九）。

清康熙皇帝對於曆法，極爲重視，洞見中國舊法的不精密，毅然採用西法，徵召明白曆法的教士，來京錄用。湯若望（Joan Adam Schall 德人）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比人），戴進賢（Fauco Kogler 德人）等等先後爲欽天監官；恩理格

(Heinrich Christ, 德人) 閔明我 (Maria Philip Gvinnus, 意人) 徐日昇 (Thomas Ferreira, 葡人) 供奉內廷，輪班進講，西洋天文學，以上者提倡，在下研究的遂遍於全國，最著名的有王錫闡梅定九等，他們深得西方天算之秘，而又融貫中法，而明安圖何國宗，精通西術，尤為後起之秀，乾嘉間漢學家什九兼通西法天算，於阮元撰的疇人傳可見之(註四十)。



明末歐化輸入的線路圖
(即利瑪竇真物京上的行程圖)

光啓同譯亞里斯多德的幾何原本，在引言裏，又詳述幾何和其他各科學的關係。李之藻從利氏譯圖容較義，此書專論圖的內接外接形並橢圓形。徐光啓又從利氏譯測量法義，以幾何原理，申明測量之法(註四十一)。

三角學——徐光啓於崇禎四年(一六三一)上割圓八綫表及大測二書，前者言平面三角，後者言弧三角，皆出自崇禎曆局西教士之手(註四十二)。

對數術——穆尼閣 (Nicolas Mercator, 法蘭西人) 居金陵時，始以對數表授薛鳳祚，薛遂譯天步真原，此書以加減乘除折半代開方(註四十三)。

代數學——借根方程，阿而熱伯拉 (Algebra 之譯音) (四庫全書提要「遂改作拉」，譯言東來法)，即代數學，康熙末，教士每日進內廷講解此學，代數學遂始輸入(註四十三)。

割圓學——割圓九術為杜美德 (Rene Jansoux) 所輸入，故人稱為「杜氏九術」(註四十四)。

二 輿地學

「天圓地方」為我國古人具有的觀念，至明季，這觀念猶存，利瑪竇在肇慶時，寓所內置有地球儀，對參觀的人詳為講解說明，廣東人遂首先知道地球為圓，後利氏著乾坤體義，我國人遂得矯正「天圓地方」的錯觀念，後南懷仁製坤輿全圖，將世界兩半球分刊，坤輿圖說首冊多述天文地理的學說(註四十五)。是為天文地理的輸入。

利瑪竇在肇慶時，創製萬國輿圖(註四十六)，中附華文註解，分世界為五大洲，我國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後利氏在南京

二 數學

西方數學輸入中國的可分為五類：幾何學 (Geometry)，三角學 (Trigonometry)，對數表 (Logarithms)，代數學 (Algebra)，和割圓學。

幾何學——利瑪竇著乾坤體義，此書下卷言數以邊綫面積平積圓互相容較，是為西方數學輸入中國之始。利氏後又和徐

重校此圖，版本放大。南懷仁的坤輿圖說，述地理地質等學；蔣友仁(Michael Benoit, 法人)的補坤輿圖說，述歌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地動的原理，為地動學說入中國之始(四十七)。

——以上為世界地理的輸入。

清朝在中國文化史上放異彩的，為中國全國輿圖的繪成；康熙帝於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諭西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國各省，徧覽山水城郭，用西學量法，繪畫地理。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各省地圖繪成，向督(P. Joseph Bouvet, 法人)等繪成總圖一幅，併將各省分圖進呈，名曰皇輿全覽圖。於是此全國輿圖流傳全國。——是為我國有全國輿圖之始(註四十八)。

四 藝術

明天啓二年(一六二二)邊邊急亟，部議令教士羅儒望(Jean de Rochem, 葡人)陽瑪諾(Emmanuel Dias, 葡人)龍華民(Nicolas Logobartii, 西利人)等，製造銃砲，以資行；招寓居澳門的精明火砲的西洋人，來內地協助攻禦。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龍華民畢方濟(Francois Sambiasi, 意人)奉旨招請葡商等集資捐助大砲；教士陸若漢(Jean Rodriguez, 意人)及西紳公沙地西勞(Gonzalvus Texera, 西班牙人)自澳門率領其本國人，攜帶銃砲，前來効力；在寧遠涿州等處助戰，屢次退敵。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令湯若望將西法傳授兵仗局內監；湯氏先鑄鋼砲二十門，大者重一千二百斤，小者三百斤，帝派大臣驗放，驗得堅精利用，有裨戎行，乃再鑄五百門(註四十九)。

湯氏授焦鼎譯火攻要一書，詳述各式火器的鑄造法、運用法、按置法，以及子彈火藥火箭地雷的製造法。

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南懷仁先後造成大小砲二百具，繼

又造神威砲二百四十門。二十一年進呈神威圖說，說明銃砲之術(註五十)。

五 物理學

李之藻從熊三拔(Salvatinus de Ursis, 意人)譯泰西水法一書，述取水蓄水等力學機械；為物理學輸入我國之始。

湯若望撰的望遠鏡，詳解光經鏡的屈折，凹鏡散光凸鏡聚光，以及凹凸鏡相合以放大物像各現象的原理，並述鏡的用法製法；為光學入我國之始。

鄧玉函(Jean Terrenz, 瑞士人)授王徵遠西奇器圖說，述重心並重並槓杆滑車輪軸斜面之理，又以圖解之；為西方力學最初的輸入。

我國學者當時受西說影響而著物理學的書的，有方以智的物理小識，戴震的羸旋車記和自轉車記。

六 醫學

卡內羅(Machion Carnetto)為西藥輸入中國的第一人，已如上述，其後在澳門，西洋醫學愈為發達，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有這樣記載：「在澳蕃醫有安哆呢，以外科擅名久。」又說：「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計；水片油，以瓢言。」又說：「別為醫人廟於澳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鏢瘡獨，有疾不能治療者，許就廟醫。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廬。」現這「醫人廟」，每天仍醫人，然華人亦醫，沒有華夷之別了；澳門華人仍稱之為「醫人廟」。

張星烱謂：「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曾努力輸入西洋醫學，無記載可考。」(註五十一)「這話實不盡然」(註五

十二），鄧玉函於一六二一年到中國，他長于天文學數學哲學和醫學，他在中國最大的工作是修改日曆，對於醫學也有相當的貢獻，他所著的人身概說，是人體解剖學傳入中國最早的作品。卜彌格（Michael Boym）波蘭人也到過中國（由廣東入廣西傳教），在醫學上有關於脈搏舌苔同簡單藥物闡明的著作貢獻。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法人）也有關於醫學上的翻譯，其著名的是和白進用滿文翻譯 *Deiua* 的人體解剖學。羅德先（Bernard Rhodes 何國人，待考）到中國行醫，很得信仰，曾為內廷治病，因痊愈而聘為御醫。羅懷忠（Jean Joseph Cesta 意大利人）精於醫術，也曾被召為內廷治病。此外如艾儒略的西方要紀醫學條，熊三拔的泰西水結冰法附錄對於西洋醫學上所用的藥露，都有相當的介紹（註五十三）。

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聖祖偶染瘧疾，劉應（Claudius de Visitation 法人）洪若（Joan de Fontaney 法人）等以金雞納治愈其病（註五十四），是金雞納於當時已輸入中國。

七 美術

羅明堅在廣州時，曾將意國的美術印刷品公開陳列，任人展覽（註五十五），這是印刷品不特令人奇異印工的美妙，裝訂的富麗，內中盡生動的圖畫，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利瑪竇在肇慶築的教堂內，掛着一張手抱嬰兒耶穌的聖母像（註五十六），大概這張聖像是由聖方濟各博而日亞會的修士仿照羅馬聖母堂內著名的聖路加聖母像繪成（*Madonne de St. Luc*）（註五十七）。參觀的來賓，在一見之下，便極力贊許「色調的調和，與筆緻的生動」（註五十八）。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年）利瑪竇入貢方物，內有天主像一幀，聖母像二幀，為最初傳入中國的

西洋美術品。利氏以後，教士多挾西洋美術以來，而西洋的彫版圖畫，亦隨之而入中土，今可考者，僅程大約墨苑中收有西洋宗教畫四幅，並附羅馬注音。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畢方濟著睡答畫答二書。言及西洋畫及彫版之術。郎世寧（*Jos. Costiglione* 意大利人）善畫，工翎毛花卉，本西法而參以中法。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準噶爾及回部既平，因著之丹青，選當時供奉畫院的西教士，為之作圖，並送法國彫刻，三十七年（一七七四）刻成，送返中國。

中國畫家頗愛好西畫，以其具陰陽明暗，儼然若生；當時受其薰陶，有參用西法，有純習西畫的，如曾波臣，焦秉正，冷梅，唐岱，陳枚等是（註五十九）。西教士「挾其技能於公卿大夫之間，傾動朝野，使閉關自守之中國，對於西洋藝術及科學之優長，具有深刻之印象」（註六十）。至畫家沈南蘋亦稍知西法，沈氏於一七三一年流寓長崎，而西洋畫風，遂更被至於日本。

八 建築

利瑪竇在肇慶築的西式寓所，為廣東西洋建築物之始；其時澳門為西教士聚居之地，西式建築物遂林立於此地，最著的是聖保祿大堂和耶穌聖心堂，前者俗稱之為「大三巴」或「三巴寺」，即 *Saint Paul* 的譯音和 *Church* 的譯而合成，此堂建于一六零二年，後于一八三五年燬於火（註六十二），然其正面牌坊式至今仍屹然存在；後者俗稱之為「三巴仔」（所以別於「大三巴」之故），此堂建於一七四八年，現仍全座完整，美麗如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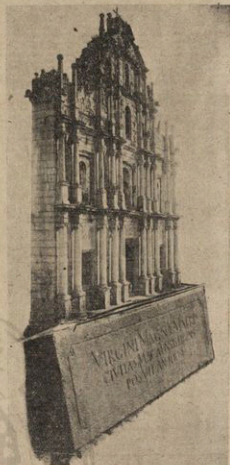
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北京於時憲局東建天主堂，順

治間翻修，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重建，為北京有西洋建築物之始。

其後採用西式而為世界所艷稱的，是圓明園的西洋建築；



澳門聖保祿大正堂門上歐式藝術



廣東初期歐式建築物
（「巴三大」名又「寺巴三」稱俗）
澳門聖保祿大正堂
萬曆十三年（一六一〇）年完成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
火燬於前如牌式的
今仍屹然存

圓明園肇自明季，康熙兩朝，復加宏廓，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為英法聯軍所毀。當時圓明園工程，創建宮殿，以及井閣上的湖藥，欄柱上的繪畫，屏風上彫刻的甲冑，徽章等，皆為意大



廣東初期歐式建築物
澳門耶穌聖心堂
（俗稱三巴仔）
建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四八）



耶穌聖心堂內的觀

利天主教的裝飾（註六十二）；此園中的瓷塔和萬壽山中的銅寺，尤為富麗巧妙，精工秀雅；這些工程，是由王致誠（Jean Denis Althraiden）和郎世蕃所計畫與指導（註六十三）。

溯憶歐洲文化自明末輸入中國至今已三百餘年，廣東首當其衝，是廣東人得風氣之先，思想不變，優于他省，獨惜那時

民衆以玩好娛目為快，官吏以誅求需估為事（如肇慶總督劉節齋之佔利瑪竇寓所），致未能加速歐化的輸入，殊為憾事。至若明清間歐化的首先輸入於廣東者，為天主教教士，常人鮮知之或注意及之，筆者謹以一知之得，獻給有心鄉邦文化的人研究。

引用書目

- （註一）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上卷二九頁。
- （註二）Monumenta Xaveriana (dans la collection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 I. 375.
- 又 Al. Brou, S. J., S. Francois Xavier, 2de edition Paris 1922. I. 306.
- （註三）蕭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冊五七五頁，謂利瑪竇「先以數學地理等科學之思想灌輸人，士，乘暇始說教。」
- （註四）蕭氏清代通史上冊五七四頁。
- （註五）Ol. Brou S. J., S. Francois Xavier, 2de edition Paris 1922. T. 2. P. 62...
- （註六）Monumenta Xaveriana I. 725, 738.
- （註七）Cox Sant F. de Xavier, II. P. P. 327, 328.
- （註八）他是于一五六八年五月一日，由馬六甲起程（並不是如同 Sousa 所說的在一五七八。見 De Sousa, Oriente conquistada Jesu Cristo pelo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
- da Provincia d Goa, Lisbonne, 1710, 2, 413)
- （註九）Matteo Ricci, S. J., Opere storiche, editee par le P. Tacchi-Venturi, S. J., Macerata, 1911-1913, I. 106...
- （註十）Lecture de 1575 dans Lettres, 215, 217.
- （註十一）Early days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 Soc., 1931, P. 2.
- （註十二）Les Dessiers de L'Action missionnaire, Louvain, 1920-1928, n. 53.
- （註十三）Montalto, 47, of, Colomhan, 35-38; reglement des Casade Misericordia.—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e Macau, Hong-Kong 1902.
- （註十四）在這慈善會的仁愛院中，有許多 Mr. Carneiro 的遺物；這些遺物，都在他的遺像前供奉着；在這仁愛院的屋頂前，還刻有他的石像，以作永久的紀念。
- （註十五）見（註八）引的 Sousas 的 2. 184.
- 又 Pfister S. J. Notices biograph No. 7. 8.
- （註十六）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2, 418.
- （註十七）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2, 431; 1, 131.
- （註十八）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1, 207
- 利氏有這樣的話：「不應該過于玄奇立異。」
- （註十九）在一五八四年，仍由北京領到中國正史十部（Nouvi avvisi Lettre de Ruggiere, 21 Octobre 1584）。
- （註二十）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2, 30; 又見（註二）所引的 Monumenta..., 159, 161.
- （註廿一）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2, 30.
- （註廿二）見（註二）的 Monumenta..., 1, 175
- （註廿三）此書曾印成單行本，其實係范禮安在一五八三年六月十三日以前所編的聖沙勿略行實的一部份。
- （註廿四）見（註二）的 Monumenta..., 1, 179-183.
- （註廿五）見（註二）的 Monumenta..., 1,

156—有人想此係一五六一、一五六六及一五

七九所重印的坤輿全圖（參見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9, P. 393-395.）

（註廿六）斐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

誌二七七頁。

（廿七註）*La 1 re edition est rarissime* (Bib-

liothèque des anciens Jesuites de Chine a

Pekin）。

（註廿八）同（註廿六）書二七七頁。

（註廿九）*Giles,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Worldmaps of Father Ricci, Geog. Journal

1918 P. 367.

（註三十）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1

143：一定是在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

（註卅一）見（註九）*Matteo Ricci*，2, 417

譯文見馮寶雜誌五卷三四號七·八頁。

（註卅二）蕭若瑟著聖教史略卷十，一六頁。

（註卅三）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1, 454—455; 2, 343.

（註卅四）*De Riquebourg, Histoire del'*

Exposition Chre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

entreprise par les Pe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tiree des memoires du P. Ricci*……

par le P. Trigault……, et traduite par *Le Sa-*

de Riquebourg-Trigault, Lille 1617:305—307.

（註三十五）見註三十四的 *De Riquebourg*，

……, P. 393 sep. 又（註九）的 *Matteo Ricci*……

……1, 172; 2, 74 seq.

（註三十六）全（註三十五），又見（註十五）

的 *Pfister*……No. 9.

（註三十七）*Sarnedo, Histoire de la Chine*

P. 259.

（註三十八）黃伯祿著正教奉褒五頁

（註三十九）唐贊黃著明末清初西來天算對於

清代學術的影響——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第三卷第二期。

（註四十）全（註三十九）。

（註四十一）李儼明清算學家之別間研究——科

學第十二卷第十二、十三期及第十三卷第一、

二期。

（註四十二）李儼著明清之際西算輸入中國年

表——圖書館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又李氏著中

算氏之工作——科學雜誌第十三卷第六期等等。

（註四十三）見（註四十二）。

（註四十四）見（註四十一）。

（註四十五）陳觀勝著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之

貢獻及其影響——馮寶第五卷，第三四期合

刊。又賀昌發著漢以外中國人對於世界地理知

識之演進——馮寶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等。

（註四十六）利氏的萬國輿圖，今存北平歷史

博物館，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九號縮印三幅，

且標語最近北京歷史博物館得利氏繪世界輿

全國六幅。

（註四十七）陳觀勝著論利瑪竇之萬國輿圖——

一馮寶第一卷第七期。

又洪煊運著利瑪竇的世界地圖——馮寶第五卷第

三四期合刊。

（註四十八）翁文灝著清初測繪地圖考——地

學第十八年第三期。

誠錄著中國輿圖製繪年表之檢討——文化建設

第二卷第十二期。

李貽燕著中國地圖學史——學藝雜誌第三卷第

八第九號。

（註四十九）蕭若瑟著聖教史略卷十二、六十

頁。

（註五十）蕭氏聖教史略卷十二、一六〇頁。

龔化龍著明清藝術西化考——珞珈月刊第二卷

第七期。

（註五十一）張星娘著歐化東漸史七一頁。

（註五十二）方子銘著評張星娘氏著歐東漸史

圖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註五十三）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第三篇第二

章西洋醫學傳入中國的經過。

（註五十四）黃伯祿著正教奉褒一八八頁。

英國標著燕京開教中篇。

（註五十五）見（註三十四）的 *De Riquebourg*

……156.

（註五十六）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

1, 136：大概就是指的「在羅馬所稱爲書的很

好而尺寸又小的像」（參見（註九）的 *Matteo,*

Ricci……1, 127）。

- (註五十七) Shan, S.J.S, Francois de Borgia
Tournai 1905-2, 141-142; Rodolphe Aquaviva
給 Grand Mogol 帶去一張抄繪的聖像。參見
Lauter A Chinese Madonna, The Open Court,
Javier 1916.
(註五十八) 見(註三十四)的 De Riquembourg,
144; (註九)的 Matteo Ricci, 240.
(註五十九) 向達著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
洋之影響——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一期。
(註六十) 朱傑勤著論羅柯之作風——現代史
學第三卷第二期。
(註六十一) 澳門三巴寺史略——主心月刊第
一卷第十一期。
(註六十二) 嚴固著中國美術小史三八頁
(註六十三) 嚴固著中國美術小史三六頁。
覺明著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大公報
文學副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
除上註明的書外，尚其他的參考書，現
舉其要者於后：
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
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
陳東原著中國近代文化史
向達著中西交通小史
柳詒著中國文化史
陳蓮娣編譯學宇宙壯觀
楊東專著中國學術史講話
趙緯編數學辭典
拙著天主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磐石雜誌第
五卷第六期
明史
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
阮元撰疇人傳
徐宗澤編著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
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蕭若瑟著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附表一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所製的天文

儀器一覽表

製造人	儀器種類	製成年	件數	附註
利瑪竇	渾天儀	萬歷九年至十九年	各一件	交食儀
	地球儀	(一五八一至一五九一)		列宿經緯天球儀
	簡平儀			萬國經緯天球儀
	七政象限大儀	崇禎四年至七年	六	平面日晷
	列宿紀限大儀	(一六三一至一六三四)三		轉盤日晷
	平懸渾儀		三	候時鐘
				望遠鏡
				星屏
				象限懸儀
				象限座正儀
				象限立運儀
				三直遊儀
				渾蓋簡平儀
				弩儀

以上各件
係徐光啓
請造

崇禎七年
(一六三四)

湯若望

地平緯儀
黃赤全儀

橫圭表

直圭表

地平晷

立晷

通光晷

柱晷

十字晷

瓦晷

渾天星球儀

地平儀

日晷儀

崇禎七年

(一六三四)

順治元年

(一六四四)

一 以上各件
六 係李天經
進呈

進呈

各一件

以上係徐

光啓請造

之外所呈

之儀器

各一件

南懷仁

望遠鏡

黃道經緯儀

赤道經緯儀

紀限儀

象限儀

天體儀

地平經儀

地平經緯儀

紀利安

康熙五十四年

(一七一五)

康熙十三年

(一六七四)

各一件

一 此儀合象

限儀及地

平緯儀爲

一而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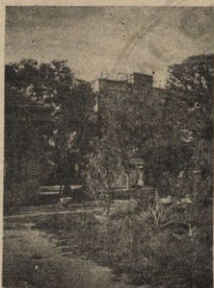
用尤便

乾隆十九年

戴進賢

環衡撫辰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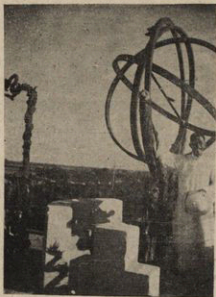
(一七五四)



北京國立天文陳列館遠景
(即前中央觀象臺)
(前清欽天監觀象臺)

我國現今所存之古代天文儀器

中國所製之清時代天主教耶穌會士製



赤道經緯儀
(The Equatorial Armilla)

(四七六一)年三十熙康

製仁懷南

還交年八廿緒光，去取國法被役之亂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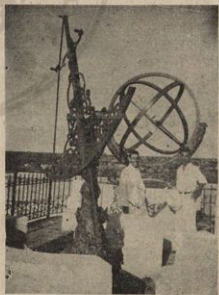


天體儀
(The Celestial Globe)

(四七六一)年三十熙康

製仁懷南

還交後戰歐，去取國德被役之亂拳



紀限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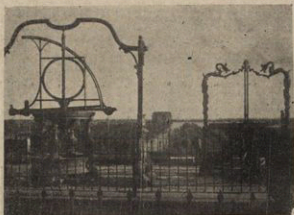
(The Sextant)

(四七六一)年三十熙康

製仁懷南

還交後戰歐，去取國德被役之亂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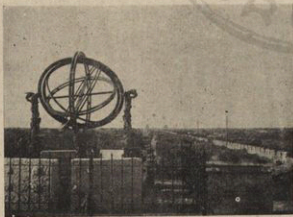
我國現今所存之古代天文儀器共有：圭表，儀簡，儀運除，種二十餘，外等。天主教耶穌會士製之清時代所製之圖列。



儀經平地
(The Altazimuth)
(四七六一)年三十熙康
製仁懷南
還交後戰歐，去取國德被役之亂拳



儀限象
(The Quadrant)
儀緯平地 名又
(四七六一)年三十熙康
製仁懷南
還交年八廿緒光，去取國法被役之亂拳



儀辰撫衡環
(The New Armilla)
(四五七一)年九十隆乾
製賢進戴
還交後戰歐，去取國德被役之亂拳

附表二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對於天文學的著述一覽表

的著述一覽表

著述人	書名	成書年	附註
利瑪竇	乾坤體義 經天說 渾蓋通憲圖說 長曆補註解惑 渾天儀說		授李之藻譯 崇禎曆書之一，崇禎曆書全書於一六三四年書成（崇禎七年）
孟三德			
熊三拔	表度說 簡平儀說 天問略	一六一四 萬曆四十二年 一六一三 萬曆四十一年 一六一五 萬曆四十三年	
陽瑪諾	測天約說	一六二九 崇禎二年	崇禎曆書之一
鄒玉函	黃赤距度表 正球升度表 大測		
羅雅谷	測量全儀 比例規解 五緯曆指 五緯表 月離曆指		崇禎曆書之一(?)
湯若望	古今交食攷 西洋曆測 星圖 恆星曆指 恆星表 交食曆表 交食表 八緯表 測天約說 恆星出沒 測食略 大測	一六三〇至崇禎三年至崇禎曆書之一 一六四一 崇禎十四年	月離表 日麗曆指 日麗表 黃赤正球 日麗考晝夜刻分 曆引
南懷仁	靈臺儀象志 康熙永年曆 盛京推算表 御覽簡平儀新式用法	一六七四 康熙十三年 一六七八 康熙十七年 一六八八 康熙十七年	又名預推七政交食表
閔明我	自管星曆考源	一七一三 康熙五十二年	律曆淵源之一部份
	新法曆引 曆法西傳	一六四四 順治元年	為進呈清廷崇禎曆書之提要

蘇霖等指導 七政四餘萬年書 一七二一 康熙六十年

戴進賢 曆象考成 一七二二 康熙六十一年
總記一卷 一七五四 乾隆十九年

劉松齡 黃赤道度表
經緯度表 總名儀象考成乾隆十九年全書告成
天潢黃未經緯度表

鮑友管 月五星相距恆星經緯度表

戴進賢 曆象考成後編 一七四二 乾隆七年

徐懋德 環衡撫辰儀 一七五四 乾隆十九年

戴進賢 新製渾天儀圖說 一七六二 乾隆二十七年

附表三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所著的地理圖

書一覽表

測繪人
著譯人

利瑪竇

書名

成書年

附

註

萬國輿圖

(一五八四) 萬曆十二年

貴州總督曾將圖中華文提出另刊圖附書中應萬曆之要分印全圖為八頁

萬國輿圖

(一五九八) 萬曆二十六年

萬國輿圖

(一六〇九) 萬曆三十七年

乾坤體義圖

屈迪我

圖說

奉萬歷命翻西刻地圖據所見聞著為圖

廣東文物 卷六：史地交通門

艾儒略 職方外紀 (一六二三) 天啓三年 據利胤舊本增補潤色

南懷仁 坤輿全圖 (一六七四) 康熙十三年 錢熙祚收入指海所刊之節本

坤輿圖說 (一六七二) 康熙十一年

坤輿外紀

安文思 西方要紀

南懷仁

蔣友仁

此記冠於儀象考成之首

增補坤輿全圖

南懷仁 坤輿圖誌

杜德美 蒙古全地圖 (一七〇八) 康熙四十七年

白進 直隸全圖 (一七〇八) 康熙四十七年

雷孝思 黑龍江全圖 (一七一〇) 康熙四十九年

費隱 山東全圖 (一七一) 康熙五十年

雷孝思 山西全圖 (一七二二) 康熙五十二年

杜德美 陝西全圖 黑五十年

費隱 甘肅全圖

湯尚賢 河南全圖 (一七二二) 康熙五十一年

馮秉正 浙江全圖 福建全圖

雷孝思 德瑪諾

六三

湯尚賢 江西全圖 (一七一三) 康
麥大成 兩廣全圖 熙五十二年

湯若望 四川全圖 (一七二三) 康
費隱 雲南全圖 熙五十二年
雷孝思 貴州全圖 (一七一五) 康
費隱 兩湖全圖 熙五十四年

白進 皇輿全覽圖 (一七一七) 康 各省地圖繪成即繪總圖一
幅 熙十六年

表四

明萬曆年間我國學者做西教士原著所刊
的世界全圖

山海輿地圖 (一五八四) 萬曆十二年 王泮刻版 肇慶
世界圖誌(?) (一五九五) 萬曆廿三年 南昌 繪贈建
安王
山海輿地圖 (一五九五) 萬曆廿三年 趙可懷勒石 蘇州 翻王泮
本

山海輿地圖 (一五九八) 萬曆廿六年 趙可懷勒石 蘇州 翻王泮
本

世界圖記(?) (一五六九) 萬曆廿四年 南昌

世界圖記(?) (一五六九) 萬曆廿四年 南昌 繪一或
得二本

山海輿地全圖 (一六〇〇) 萬曆廿六年 吳中明刻版 南京 增訂王
泮本

輿地全圖 (一六〇一) 萬曆廿九年 馮應京刻版 北京(?)

坤輿萬國全圖 (一六〇二) 萬曆三十年 李之藻刻版 北京 增訂吳
中明版

坤輿萬國全圖 (一六〇二) 萬曆三十年 刻工某刻版 北京 複刻吳
之藻版

山海輿地全圖 (一六〇四) 萬曆卅二年 郭子章刻版 貴州 縮刻吳
中明本

世界地圖(?) (一六〇六) 萬曆卅肆年 李應試刻版 北京 增訂李
之藻版

坤輿萬國全圖 (一六〇八) 萬曆卅陸年 北京 諸太監
摹繪李
之藻本
若干份

海南島古代交通史畧

王興瑞

——海南島經濟史之一章——

(一) 海南島與中國內地交通之起點
海南島位於中國之極南，而且是一個海外孤島，所以和國內地發生關係較晚。秦始皇經略嶺南，勢力尚未及此，至漢武帝始於其地置儋耳珠崖兩郡，是為海南島正式列入中國版圖之始。班固漢書地理志云：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南西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紀元前一〇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

然若謂海南島與中國內地交通於此時始開始，則未必確。因為依世界交通史慣例，政治勢力是隨着經濟勢力而伸展的，經濟勢力在前，政治勢力在後，歷歷不爽。予意在元封元年之前，海南島和中國內地必已有了商業關係。范曄後漢書南蠻傳云：「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布幅賦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約合率善人還復破之。」明王佑（海南人）於所著瓊台外紀中論「善人」，謂：「武帝置郡之初，已有三萬之數，此皆遠近商賈販貨利有積業者，及士著受井受慶者，通謂之善人。」（註一）若此種解釋確屬實情，則元封以前中國商人至海南島者為數已經不夥了。其年代之若何久遠，我們不必亂猜，但謂秦時已然，却非過實。道光瓊州府志稱，瓊人度量衡以六為單位，實存秦時舊制，可資參證。再就歷史事實推之，自秦始皇經略嶺南，政治勢力益使南方商業範圍擴大，其時海南島雖還未列入版圖，但中國商業勢力已向海南伸展，遂

為後來漢武帝征服海南之先驅，這不但事屬可能，而且是合乎一般交通史的原則的。

考海南古代是產珠的地方，漢書注應劭曰：

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產珍珠，故曰珠崖。

大抵秦以來，中國商人為着做珍珠的生意而冒險至海南島，後來海南島的珍珠便馳名中國，始引起漢武帝用兵征服海南的動機。班固在漢書西域傳中是說得很明白的：

孝武之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踰犀布瑋瑁則建諸崖七郡。

海南被征服後，由漢吏苛刻貪婪，索取珠寶無厭，引起土人不斷作亂；至元帝時，因無法處置，間計於朝臣，有些主張繼續用兵討伐，有些主張根本放棄，他自己因成於連年用兵，糜費太鉅，頗傾向於後說，但又捨不得放棄這些珠寶，猶豫不決，主後說最力的賈捐之探知其意，便進言說：

願獨居大海之中，霧露氣瀟，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球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註二）

元帝聽了他的話後，把得失來仔細比較，最後纔決定把珠崖郡罷掉了。（註三）這是一樁很可玩味的史話！

海南島是一個孤島，和中國內地無陸路可通，漢人來時非渡海不可。查中國內地與海南島距離最近的地方，自然是雷州半島徐聞縣極南之部分與海南島瓊山縣極北之部分，中間隔着雷瓊海峽，天氣晴朗時，由此岸登高遠望，彼岸依稀可見。宋

趙汝适諸蕃志說：「徐聞有遼角場與瓊（即今之瓊山縣）對峙，相去約三百餘里，順風半日可濟。」今日情形仍如此，昔之遼角場大概就是今之海安。最初南來的漢人，必定是從這裏渡海的，即漢書所謂「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是也。相傳漢兵過海正從此處：

平黎記云：漢武發兵到雷州海岸，造樓船，渡兵過海上岸，黎人不
出，亦無兵糧，李將軍於瓊州海岸焚棹而回，今號爲焚棹（山）。

（註四）

樓船是特製的兵船，普通商人是乘的什麼船呢？已不得而知。趙汝适諸蕃志說，海峽中流有地號三合溜者，常有風浪之險，覆舟時虞，「涉此無風濤，則舟人舉手相賀。」又云，海口有漢兩伏波廟，以祀路博德與馬援兩將軍，「過海者必禱於是，得環玦之吉而後敢濟。」宋胡澹庵被貶至吉陽軍（今之崖縣），其寄人書中亦有「數涉鯨波，去死一間」（註五）之語。可見雖然只隔着一個小海峽，但若逢天時惡劣，或如船隻不佳，交通也是相當困難的。

（一）作爲中國與南海海上交通之中

點的海南島

海南島地當南海之衝，北接中國內地，南鄰南海諸邦，所以自古便成爲中國與南海海上交通之中點，漢書地理志云：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自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

來，皆獸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聚食爲耦。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鬪殺人，又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原始中，王莽輔政，欲耀武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文中諸國所在方位，據日人藤田豐八考證（註六）：都元國位於蘇門答刺北岸；邑盧沒國位於緬甸或東印度南邊；諶離國即唐代之悉利（見唐書地理志引賈耽四遠記之文），似即今之 *Sumatra* 位於伊洛瓦底河（*Irrawaddy R.*）沿岸；夫甘都盧國疑是接近於伊洛瓦底河上流的太公（*Takung*），其地今有稱舊蒲甘（*Pagan*）者，即其遺跡；黃支國即唐書上的千支弗，千支弗又爲千支弗之訛，千支弗又即西域記中之建志補羅，據三藏法師傳記載，建志補羅在南印度海口，即今之 *Condoveron*；皮宗即通典卷一百八十八南蠻下邊斗條之比嵩國，皆 *Pisang* 之譯音馬來羣島中用此名稱之島嶼不下五六，最著名者爲位於新嘉坡海峽西之 *Atang*；已程不國位置頗難確定，疑即今之 *Katur*，總之爲漢人所至之極西極南之國。

由上諸國方位，可見漢代南海交通路線已遠達印度東岸了。漢使往來於諸國間，「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去時從徐聞下船，歸時在徐聞登陸，都必經過海南。不過，這時貿易還是初期的，規模還小，交通也不頻繁，由下兩點可證：一是貿易的執行者不是普通商人，而是應募的使者；二是這些使者乘的不是本國船，乃由「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且每到一處，皆由其國供給糧食並伴同隨行，即漢書所謂「所至國

皆稟食爲耦」是也。

唐代，廣州成爲中國國際貿易的重要市場，南海諸國皆有船舶來此貿易，時人稱其船曰「南海船」。(註七)這些商船向廣州駛來，途經海南島時，每每被風漂靠岸，爲島民所掠，如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六云：

唐振州(今崖縣地)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爲海中大豪，隸象玳瑁，倉庫數百。先是西域賈船，漂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術，……凡賈船經海路，……不幸風濤失路，入振州境內，振民乃登山披髮以咒唱，起風揚波，船不能去，必漂於所咒之地而止，振武由是而富。

或被海盜騎劫，如羣書類從第四輯卷六十九唐太和上東征傳云：

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爲己貨，掠人爲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

據張星烺先生考証：馮若芳爲唐玄宗天寶間之大海盜，盤據萬安州，劫掠往來番船。(註八)萬安州卽今之萬寧縣也。

宋代，南海番舶來廣州貿易者，經海南島時必停泊休息，有樓鑰的送萬耕道帥瓊管詩(按，瓊管包括今之瓊山、文昌、澄邁、臨高、樂會五縣)爲証：

曉行不計幾多里，彼岸往往夕陽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船交海上俱朝宗，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經集番禺東，不然船政不可爲，兩地雖遠休戚同。(註九)

由末尾兩句，可見海南島這個暫時停泊地，在中外南海貿易上是具有相當重要作用的。

明代，自成祖永樂間(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三寶太監

鄭和三下南洋，南海諸國無不賓服，朝貢不絕，而南海諸國與中國間的國際貿易亦多藉朝貢而行。(註一〇)是時海南島仍爲海上交通要道，南海諸國朝貢及互市船舶多由此經過，民國僑縣志卷六云：

番貢多經瓊州(卽海南島)；暹羅國洪武三十年(一三七年)，正統十年(一四四五年)，天順三年(一四四九年)輸貢象物；占城國宣德四年(一四二二年)貢方物，正統二年(一四三七年)又貢，十二年(一四四七年)貢象，十四年(一四四九年)貢方物，天順七年(一四六三年)貢白黑象，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貢象虎，十四年(一四八〇年)又貢虎，安治十七年(一五〇四年)貢象，正德十三年(一五七八年)又貢；滿刺加安治十八年(一五〇五年)貢五色鸚鵡；各道指揮千戶鎮撫護送至京。西南有占城眞臘諸國，前明每歲通貢，眞僞不可辨，海非稽查之地，又無船司，其所至者，皆其遭風而駐泊者也。如急則犯禁。

明顯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〇海外諸番入貢互市條并誌其路程云：

自化州下水，至海口四日程，從州東至東三十里渡海抵化州界，地名蘭州，通閩浙。從州東南陸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諸蕃國。從州南陸行一百七十四里至邊角場，抵南海，汎海一程可至瓊州。從州西陸行一百五十里，汎海水路至安南國。故諸番舶雖東洋琉球等國，被風飄多至瓊。(原註：瓊州東至海有一百二十里，其南崖州去海最近云。)

經過此段水程，頗多危險，然番舶以多航行故，水路極熟，可保無虞，如光緒崖州志卷二十二引明顯瓊海棧餘錄云：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南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船遠避而行，一墮卽不能出矣。萬里長堤提出其南，波流甚急，舟

入回溜中未有能脫者，番船久慣自能避，雖風汎亦無慮。

然風波太劇時，傾覆仍未能全免也。清張岳崧太學生雲耀望慕

誌銘記其事云：

君諱于熉，字耀望，瓊州文昌人……有海船傷颶風，奔命者聞君
誼，敬門望救，君詢明，多方拯濟，存活甚衆，船貨不染指。予
往聞邑人（按張岳崧亦文昌人）潮海居者，洋番巨艦猝遇颶擊石
齧，浮沉飄泊，貨賄狼藉不得歸，里惡因以爲利，鬪奪攘竊，視舟
人呼號喘息莫之救，幸有援手者，卒傾其貲，哀丐流離，無所告
語。（註二）

清初，南海諸國入貢，仍經其地，洪亮吉乾隆降府廳州縣圖

志卷四十二云：

獨州山在州（指萬州）東南海中，周六十里，又名榜山，海舟多泊
灣於此，南番諸國入貢，觀此山爲表。

海南島至南海諸國水程，如下文所記：

瓊州海口至安南四日夜，崖州至外羅一日夜，海口至可噠八九日
夜，至嗎嘜二十餘日夜，至鹿嶼四五日夜，至架白六七日夜，至蘇
港十二三日夜，至蚌仔余關三十餘日夜，至柔佛，至開來，至舊
鹿，至龍茅，至咕嘰，至暹羅俱八九日夜，至麻哈呷十二三日夜，
至加囉吧三十餘日夜，至道道載十八日夜，至占擇開七八日夜，至
蚊如嵐三四日夜，至安問，至知汝俱三十餘日夜，至萬難四十餘日
夜，至檳榔嶼十餘日夜，至此吉礁十餘日夜，至把東二十餘日夜，
至吧實二十餘日夜，至望嶼仔四十餘日夜（註一一）

清中葉以後，南海諸國朝貢漸絕，而海上貿易因歐州資本
主義勢力東侵而發生劇變，海南島在南海交通上的作用亦爲之
完全改觀了。

（二）歷代海南島與中國內地之貿易

漢代中國內地與海南島貿易狀況略如前文所述。自漢元帝
初元三年（紀元前四六年）議罷珠崖後，直至唐代，中國和海
南島的關係，時即時離，（註一三）貿易關係亦無足述。五代
時，中原喪亂，民不聊生，漢族渡海南來者日衆，至宋代，漢
族移民大蕃，（註一四）海南島與中國內地政治關係日臻深密
而貿易亦極盛一時。東南各地如兩浙，湖廣，福州，泉州，廣
州，高州，化州等處商人皆雲集海南島（例證見下文），
商人船舶往來，須至廣州船舶司請引，始准放行，宋史一八六食
貨志云：

（神宗）元豐五年（一〇八二年），廣西漕臣吳燿言：雷化州與瓊
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州船舶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
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船舶司賦取之物，迨至廣州請引。
詔孫遇詳度行之。（按海南島當時屬廣南西路）

瓊管各州縣均置市舶，徵收貨物出入口稅（見下引嶺外代答卷
八文）徵收之法，不視貨價之貴賤，只以船隻之大小爲標準，
其後因感此法不便，略有變更。此種種情形，由下文可見：

屬邑五一瓊山，澄邁，臨高，文昌，樂會皆有市舶，於船舶之中分
三等：上等爲船，中等爲包頭，下等爲蓋船。至則津務申州，差官
打量丈尺，有經州以格稅錢，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贖。（趙汝遺諸
蕃志瓊州條）

（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年），按宋史食貨志作二年）十二月二
日，瓊管體量宋初平膏，海南收稅，用船之丈尺量納，謂之格納。
其法分爲三等，假如五丈三尺爲第二等，則是五丈二尺遂爲三等，
所減纜一尺，而納錢多少，相去十倍。加之客人所來州郡物貨，貴
賤不同；自泉，福，兩浙湖廣來者，一色載金銀匹帛，所值或及萬

餘實，自高，化來者，唯載米包瓦器牛畜之類，所值或不過二三百貫，其不等如此，而用丈尺概收稅，甚非理也。以故泉，輻客人多方規利，而高化客人久不至，以此海南少有半米之類。今欲立法：使客船須得就泊瓊，崖、儋、萬四州，不用丈尺，止據貨物收稅，訖，官中出與公憑，方得於管下出賣，其偷稅之人，并不就海口收稅者，許人告，並以船貨充賞。從之。（宋會要食貨一七商稅四；宋史食貨志此段文字稍有出入。）

在上引文字中，值得注意者數事：一是通商港口遍佈瓊、崖、儋、萬各州，可見貿易範圍之廣；一是市舶稅收之豐厚（諸蕃志謂「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贍」），反映貿易之發達；一是船舶種類繁多，有船、包頭、蜆船三種。此外，輸入與輸出的貨物種類，亦值得特別提出。輸入的貨物，由前文知道從兩浙、湖廣、泉州、福州等地來的為金銀匹帛之類，從高州、化州來的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另有見於他書者，如：

省民（按：指高州、化州等地）以鹽，鐵，魚，米，轉博與商買賣，泉船以酒米麵粉紗綉漆器器器為貨。（諸蕃志海南條）
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絕不至，（「概」為「久」意）不至，藥物醫藥等皆無。（蘇東坡與元元孫孫書，戲居儋錄）

而米一項尤為主要輸入，蘇東坡居儋錄記著說云：（註一五）

海南以蘆為糧，幾米之十六。今歲米皆不熟，民米至艱食者，以籼船方至有米也。然儋人無蓄藏，明年去則饑矣。

至於輸出貨物，皆為本地土產，宋人著作中記之甚詳：

（海南）土產沉香，蓬萊香，鷓鴣斑香，麝香，生香，丁香，檀榔，椰子，吉貝，芋麻，豬皮，赤白藤，花縷，麥帳，青桂木，花黎木，海梅脂，瓊枝菜，海漆，草揆高，良薑，魚鱸，黃臘，石蟹

之類，其貨多出於黎峒。（諸蕃志海南條）
土產沉香，漫山悉檳榔，椰子木，亦產小馬、翠羽、黃臘之屬，與省商人博易甚有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而其中以檳榔為出口大宗，由稅收上可見：

檳榔生海南黎峒，亦產交趾，木如檉櫚，結子葉間如柳條，顆顆叢綴其上。春取之為軟檳榔，極可口；夏秋採而乾之為米檳榔；漬之以鹽為鹽檳榔；小而尖者為雞心檳榔；大而扁者為大腹子；悉下氣藥也。海商販之，瓊管收其征，歲計居什之五，廣州稅務收檳榔稅歲數萬緡，推是，則諸處所收與人之所取，不可勝計也。（周去非嶺外代客卷八）

海南土產……惟檳榔吉貝獨盛，泉商與販大率仰此。（諸蕃志貨物條）

而質香尤為島民衣食之源：

（海南）地多荒田，所種稅稅不足於食，乃以薑芋雜米粥糜以取飽，故俗以質香為業，（諸蕃志海南條）
海南多荒田，俗以質香為業，所產稅稅，不足於食。（居儋錄勸農詩序）

香之種類甚多，以煩瑣不備舉。而海南之香，實為特出，遠非他地出產者所可及，故商人樂趨之也，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云：

沉香出海南黎峒，一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蘭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芽竹葉者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香之節，因久斃土中，滋液下流，結而為香，採時香面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上。環島四郡界皆有之，悉冠諸番土，又以出萬安者為最勝。說者謂萬安山在島正東，鐘朝陽之氣，香尤極藉豐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蓮花，梅英，鵝梨，密脾之類，焚一博投許，氛

醫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燻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識，蓋海上亦自難得，省民以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沉香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自廣州舶上占城，真臘等香，近年又賞了流眉來者，余試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甚醒者，意味又短帶木性，尾煙必焦。其出北海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之欽州，謂之欽香，質重，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性可入藥，南人賤之。

而蘇東坡尤稱不絕口，其沉香山子賦云：

矧嶮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既堅啞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顯占城之枯朽，宜靈釜而燎蚊。

各地商人船舶來往，因氣候風關係，皆有定期，諸蕃志海南條云：

省民……泉舶……歲杪或正月發舟，五六月間回船，若載鮮橘椰棧先，則四月至。

又如蘇東坡在儋州遇赦，便是候期乘搭泉商許久的船赴廉州的，其與秦少遊第二書云：

某至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久船即牢穩可恃，餘蛋舟多不堪，而許久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

元代，江南東省的松江是東南重要交通口岸，貿易發達，其與海南島之間，亦常有船舶來往。當時松江府有一軀號黃道婆者，幼年淪落崖州，至老始乘海船歸松，以海南島紡織之法傳之松江婦女，事見元王逢所著梧溪集。（文見下引）

明代，江淮閩浙各地商人來海南貿易者，絡繹不絕，如明丘濬送瓊郡葉知府序云：（註一六）

瓊郡自昔號為樂土，而易治開於天下也舊矣。……奇香異木，文

甲嶺蠶之產，商賈買遷，北人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產饒也。

清代，內地商人來海南者，以閩廣籍為多，如謝謙即為其中之表表者：

康熙十九年，海賊楊二，謝昌聲數百艘突入舖前港……其巢在石牌港，水師王珍募閩商謝謙（原註：謝謙有船七隻來客海南，皆勇士也）攻之，奪回被擄男婦數十人，焚其船一，賊遁走。（道光瓊州府志卷十九上）

是時，海南島戶口繁盛，市廛林立（註一七），已遠非昔時可比，故外來商人，便有不少在那裏做長期居留，居留者日衆，於是遂有同鄉會館之設，如儋縣城有廣府會館：

天后宮在城東門外大街尾，一名朝天宮，明萬曆丁酉吏目周行率商人創建，清初為廣府會館。（民國儋縣志卷四）

有福潮會館：

天后宮在銷皮街，清初為福潮會館，上下兩進，中有靖海四角亭。（同上）

文昌縣便民市有順德會館：

順德會館在便民市中街，康熙三年左成紀念兼建，乾隆丁酉，左乃朝，馮輝亮等合衆重修。（民國文昌縣志卷三）

樂陽縣有樂陽會館皆是。

樂城……東廂有……樂陽會館。（宣統樂陽縣志卷三）

輸入之貨物，有米，
康熙二年，賊楊三復駕巨艦入清瀾（港）劫米商。（道光瓊州府志卷十九上）

光緒二十三年連旱太久，大饑，米價騰貴，米一斗錢一千，通縣紳民請海米以救困苦，新吳方無米上市。（光緒澄邁縣志卷一二）

有藥料。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總督福康安會奏言：竊照奉旨嚴禁大黃出洋一案……伏查……瓊州一府，孤懸海外，與閩省台灣，江蘇之崇明相似該府所屬多係緊接外洋，歲需大黃，應即嚴定限制，以杜透漏。……臣等公同酌核，所有瓊州一郡，應照台灣之例，准商民等由省城佛山每年販買五百石前往售賣，官爲給票，一路關隘口岸查驗放行，如無官票及多買夾帶者，即嚴拿治罪。（廣東海防彙覽卷三十七）

輸出貨物有檳榔，

檳榔產瓊州，以會同爲上，樂會次之，儋，崖，萬，文昌，澄邁，定安，臨高，陵水又次之。若瓊山則未熟而先採矣。會同田賦瘠相半，多種檳榔，以資輸納。諸州縣亦皆以檳榔爲業，歲售於東西兩粵者十之三，於交趾扶南十之七，以白心者爲貴。（廣東新語卷二十五）

有椰子，有牛，

……又有另項椰稅銀七兩六錢有奇。惟有博舖港口渡海商船牛隻略抽解府，然自議派之始，便已缺徵，徒懸額數，及奉海禁，而港口積沙膠舟，牛商絕跡，厘毫無徵。（臨高調導羅啓相）（指陳利弊書，載瓊州府志卷一四下）

有豬之類。

光緒二十九年，外務部咨南北洋大臣，豬類出口，應按照值百抽五征稅。略稱：准總稅務司申稱：六畜中之豬類，爲瓊州出口大宗，向係征稅之物。（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政府對出入口貨物都征稅，由前引文字可見。查粵海關始於康熙年間設立，置監督管理之，另於惠、潮、高、廉、瓊五總口設駐紮專員，徵收貨稅，至光緒二年三月，瓊海關始正式成立。

（註一八）

至於商船停泊港口，遍佈各州縣，陳煥燭海關見聞錄（註一九）歷舉之云：

瓊州屹立海中，與海安對峙，其海道自海安以東，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樂那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鹿港，崖州之大晏港，可以泊船隻；自海口港以西，惟澄邁之馬長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泊泊。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最爲艱險。

（四）海南島與南海各地之貿易

海南島與南海各地交通易，而發生貿易關係難，這完全是地理使然。何以說交通易呢？因爲海南島也是整個南海的一部分，與南海各地密邇，漢武帝時，南海各國已有專船護送漢使來往於海上。（見前引漢書地理志）海南島爲必經之地，當然是容易發生接觸的，劉誼平黎記有一個傳說：古時有交趾（今之安南）蠻過海到海南島的黎母山上來採香，後來和由白蛇卵化生的一個女子結婚，生長子孫，是爲黎人之祖。（原文見下引）這雖然未必就是事實，但多少是可以給我們一點暗示的。

海南島和南海各地既早就容易發生接觸，何以發生貿易關係反難呢？因爲海南島和南海各地都同屬熱帶，出產大致相同，即諸蕃志所謂「海南土產諸蕃皆有之，頗有優劣耳……其餘貨物多與諸蕃同」者是。如唐代振州豪民陳振武搶劫因風靠岸的西域船舶，其貨物盡是玳瑁珠寶之類，便其明證。貿易的發生，是基於有無相易的要求之上的，在工業未發達，主要以土產爲貿易物的古代，雙方物產種類既大致相同，貿易關係自然是比較難於發生的。

如前文所述，海南島為中國和南海海上交通之孔道，自漢以後，南海諸國來往船隻從此地經過者，絡繹不絕。但另一方面，在宋以前我們只見番船因風暫時躲避或被風漂濤流靠岸的事，却不見番船和島上發生正式貿易行為的事。我們雖不敢說一點交易都沒有，就有也是很稀微的。到了宋代，海南島經濟發展走上了另一新階段（此非片言可盡，詳見拙著海南島經濟史各章）和海南各地貿易始漸頻繁。當時南海商人來海南者日衆，爲着管理便利，政府特設番民所以司其事：

熙寧中，番使辛押陀羅授懷化將軍，乞統察番長司公事，詔廣州裁處。其後戶絕，遂立番坊。番人有居瑋管者，立番民所。（嶺南叢書卷五十七番商條）

（宋朝）遂立番坊，夷人有居瑋管者，立番民所。投荒錄：瑋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虫蚯蚓盡捕之，入殺竹中炊熟破竹而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廣東八）

元代仍之。

番民所在海口浦，即今海田村，元建所建官，立其民之長麻林爲世襲總管，今子孫猶存。（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三八二引瓊州府志）

據藤田豐八博士考證：神宗熙寧元豐中，頒布新法，改正官制，將市舶使改爲提舉市舶司或提舉市舶，當時廣州及兩浙均有市舶司，均由其漕臣兼提舉市舶司，而廣西福建無市舶司，爲檢查兩省沿海一帶出入船舶，乃由漕臣兼提舉市舶司，所謂覺察拘攔者，即指探查往來沿岸之海船，苟有未經市舶司之徵稅，而已收買者，則封堵之，押至就近之市舶司。（藤氏原文）海南島屬於廣西（即廣南西路），亦在廣西覺察拘攔探查的範圍內（註二〇）。是知當時番船在海南貿易企圖逃稅的必

不少。至南宋時，番商來海南的更多，爲嚴防其逃稅，於是提舉市舶司黃良心乃奏請在瓊州置分司，惟終不獲准，宋會要記其事云：

（孝宗）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年）七月十二日詔：廣南路提舉市舶司中，乞於瓊州置主管官指揮，更不施行。先是提舉黃良心言：欲創置廣南路提舉市舶司主管官一員，專一覺察市舶之弊，並催趕回船押解，於瓊州置司。臣僚言，昔正元中，嶺南以船舶多往安南，欲差判官往安南收市，陸燾以謂，示貪風於天下，其言遂寢，遣官收市猶不可，况設官以漁利乎？故有是命。

當時番船似乎大部分都集中於瓊州，州屬瓊山縣的神應港便是那時爲着交通上的逼切要求而開闢的：

神應港在瓊山縣北十里白沙津，蕃船所聚之地其港自海岸屈曲，不通大舟，而大舟泊海岸，又多風濤之虞。宋熙寧中，堯帥王光祖欲直開一港以便商旅，忽颶風大作，自衝一港，尤徑於所開，遂名神應，時淳熙戊申（一一七八年）年也。（嶺南叢書卷十）

按神應港即今海南島唯一貿易港的海口港，當日已奠下今日繁榮的基礎了。宋元皆於其地設番民所，亦可證該地確爲當日貿易之中心地。

當時在海南島和占城的貿易上，曾發生一件買馬案的糾紛，歷久未決，其始末如下文所述：

孝宗乾道癸巳（即九年），閩人有以西班到選得官吉陽軍都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見其國軍置羅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勝之利，教之弓弩騎射，占城王大悅，具舟送其吉陽，厚贖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吉陽軍因即以無馬，乃轉之瓊管，瓊管不受，遂怒而歸，（按阮元廣東通志作「憤怒大掠而歸」）後不復至也。（嶺外代客卷二占城國條）

(孝宗)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九月十日詔：占城蠻王輔通書理管，遣人船過海南買馬，官司禁約，怒回，輒賂略人物，令帥臣張拭草書付瓊管司回答，諭以中國馬自來不許出外界，令還所掠人口等，自今不得生事。仍令張拭以書董徽申朝廷知吉陽軍林寶茲令王三俊指引占城國人公然買馬，規圖厚利，今本司疾速取勘，具案聞奏。(宋會要蕃夷四占城蒲端)

淳熙三年七月十三日，廣西總路安撫司言：瓊管司申準差贖書，前占城取回被擄人口，除病死外，見存八十三人，錄白到占城申贖內乞三司敷奏行下，特與本蕃通商，本司檢坐見行條法，瓊管司移文占城稱，朝廷加惠外國，各已有市舶司管主交易，海南四郡，即無通商條令，仰遵守收條約束。張拭行下瓊管司遵依自來條法體例施行。(同上)

明代，南海各地商舶來海南貿易者仍不絕，由當時萬州述塘港門有番神廟，往來番舶必誠虔祭祀之事可知。(文證見下)是時，海南島和東洋的日本似也發生了貿易關係。政明朝二百餘年間，倭寇犯海南島者共十二次，其年代爲洪武十一年，十九年，二十年，永樂九年，宣德八年，成化元年，正德十二年，嘉靖三十五年，三十七年，隆慶五年，六年，及萬曆元年。(註二)據日人藤田豐八及國人陳懋恆兩氏研究，元明以來，中日兩國海禁俱嚴，日本商人無法活動，於是漸變爲海盜，所以當時入寇東南沿海一帶的倭寇，多是半商人半海盜性質，(註二)所舉證據甚多，可供我們參攷。

清康熙初年，因海寇猖獗，曾嚴申海禁，沿海交通因之斷絕，雖未久就弛禁，然中國與南海各國海上貿易已一落千丈，海南島方面亦無足述。清中葉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商業勢力便代南海各地而起了。

(五)海南島與西方國家之接觸

明中葉以後，西方商人來中國貿易者接踵而至，但海南島並非重要通商口岸，他們的船都經由大海駛向東南沿岸商埠，不復靠近海南島，所以海南島和西方國家接觸較晚。世宗嘉靖年間曾有佛郎機(即今之葡萄牙)船停泊海南，瓊州府志卷十九上記之云：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五月(按：年代或有誤見下)，佛郎機夷船三隻泊舖前港，海賊施和率衆攻之，佛郎機槍折，避入港。

但據查此次佛郎機船之來海南，與貿易完全無關，乃是途經海南時被風浪漂流而至的，該船中有駕駛者甲哥(Baltazar Cabro)於一五六二年(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從歐亞發出的信中，記此次遇險經過說：「一五六〇年(即嘉靖三十九年，按與瓊州府志有出入)十月，從平戶出航的馬雷耳。梅東沙的船，航行十二日之後，在中國沿岸，簡直有七晝夜爲暴風高浪所翻弄，失掉帆檣，折斷楫櫓，船員們在絕望之中，好容易漂到了海南島。」(註三)這種偶然的機緣，是說不上正式接觸的。

清初。西方商人來華者更衆，惟海南島並非通商口岸，兼以清廷對外貿易採取嚴厲的統制辦法，使西商無法與海南島發生接觸。西商欲得海南出產貨物，須轉購於廣州，而由包攬對外貿易的十三行供給之。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鹽貨云：

東粵之貨，出於九郡者曰「廣貨」；出於瓊州者曰「瓊貨」；亦曰十三行貨；出於西南諸蕃者曰洋貨。

梁家彬氏解釋得好：

瓊州素稱富庶，然其地當海防要區，固非與外洋通商者，凡外舶欲

得瓊州貨物，仍須於廣州購取之。乾隆間，廣州尚存八家海南行，屈氏謂瓊貨亦日十三行貨云者，或因當時瓊貨亦統歸十三行承攬之故歟？（註二四）

英吉利商人是時已把鴉片輸入海南島，但也是由他地秘密轉運而來的（註二五）

同治初年（一八六二年頃）有二西人遊五指山（註二六）似爲西人蒞海南之始。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初旬，有英輪一艘駛入海口港停泊數日，繼駛往昌化縣。船上共有西人十一名，船主名阿根，駕駛者英人高露雲，一名三桂，又名高雲，其餘均新嘉坡人。後經官廳查悉，該輪係香山縣（即今之中山縣）監生林騰漢引導前來，擬在昌化縣開採銅鐵的。乃由兩廣總督瑞麟，一面令飭瓊州府知府和昌化縣知縣嚴拏林騰漢解省訊辦，一面派員與廣州英國領事交涉請制止該輪行動。該輪見事已破綻，在昌化未久留，旋即駛返香港，其事始寢。（註二七）顯見該輪之來，與貿易是毫無關係的。

但自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英天津條約訂明增開瓊州爲通商口岸，至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三月初七日瓊州海關正式成立後，海南島的交通史便進入另一新階段。光緒末年舉人唐丙章平黎疏（註二八）中有幾句話，足見前後轉變的大概：

瓊雷只隔一海峽，爲洋航統海東來之孔道，停泊通商之口岸，教堂林立，虎視眈眈！

這時的海南已非閉關時代的海南了，其詳另於中英天津條約後海南島經濟的大轉變一文述之。

（六）交通與民族遷移及文物傳播之關係

交通是民族遷移和文物傳播的媒介，茲試就海南島海上交通與民族遷移及文物傳播之關係做一考察。

海南島古爲南荒，秦漢以後，與中國兩地交通日趨發達，漢人渡海來居者漸衆，今日之繁榮，由來並非一日。其經過情形，作者另有漢族開闢海南島史一書詳述之，此處只引古今人論語數段，以明其大概：

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爲賂越之域。至於有漢之中葉，始借七郡而入於中國，南蠻之習未易也，惟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情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官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遇而月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剛獲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屨。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述精神，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民矣。（丘濟南漢奇甸賦，載丘海二公合集。）

漢雖置郡，徒事拘糜，修賦納貢，頌養如初。五季之末，神州陸沉，大夫君子，避亂相尋，海門一帶，比屋如林，薰陶濡染，風會駁駁。（王雲清儋耳賦，載民國儋縣志卷首）

儋州古荒服地，土瘠而民貧，然其俗尚文學，蓋自其先世，多唐宋衣冠舊族航海避亂，故其後裔不忘本業。（吳嘉炎公車北上襄興題辭，載同上志）

其次，讓我們考察南海各地民族向海南島移殖情形。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

劉誼平黎記：故老相傳，雷播一蛇卵在此山（按指海南島之五指山）中，生一嬰，號爲黎母，食山果爲糧，巢林木爲居。歲久，交趾蠻過海採香，與之結婚，子孫衆多，方開山種稻。

根據這個傳說，海南島的黎人是交趾蠻過海來和五指山的黎母交媾而生的，故交趾蠻便爲黎人之祖。這是南海民族和海南島民族關係的最早傳說。

如前文所述，宋元兩代政府曾在海口浦設番民所以管理番商，可見南海商人之盛。此外，尚有其他原因，促使南海各國向海南島移民的，如占城國卽其例：

（太宗）雍熙三年（九八六年）秋，……儋耳言：占城人蒲繼退率其族百餘衆內附，言爲交州所逼故也。（宋史交趾傳）

（崖州）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間因亂挈家駕舟而來，散泊海岸，謂之番邨，番浦，今編戶入所三亞里，卽其種類也。其人多蒲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設佛堂，念經禮拜。其言語儼然，與回相似。今從民俗，附版圖，採魚辦課，間置廩。婿嫁不忌同姓，惟忌同族，不與民俗爲婚，人亦無與爲婚者。居處因地逼海濱，時虞颶風，公私室不甚高美，民舍多用茅茨。（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三八〇）

（番俗）本占城人（原註：在崖州南，舟行二日可到），宋元間因亂挈家駕舟而來，散泊海岸，謂之番浦，不與土人雜居，不食豕肉，他群亦須自宰見血。家不供祖先，一卹共設佛堂一所，早晚念經禮拜，每歲輪齋，不吞葷，見星月方食，以初三日爲起，開齋日聚佛堂誦拜。殺不用棺，布裹，向西而葬，大率與回教相似。今皆附版籍，採魚，食家無齋矣。（民國儋縣志卷二引舊志）

作者二十六年崖縣考察黎苗，經過三亞街時，曾便道訪問附近番村（當地人稱爲「豬母番」），所見人情風俗，尙與圖書集成所記無異云。

以上論民族遷移，次論文物傳播。

海南島古代可說全無文化，迨漢族移殖其地，始帶中原文

化以俱來，所以今日海南島燦爛之文化，全是內地移植過來的，盡人皆知，無庸贅述。返過來看，海南島有沒有文化傳入內地呢？有的！說來是一樁怪有趣的史話。我們知道，海南島黎人自來對於紡績吉貝一藝是很精練的（文證甚多，詳見拙著海南島黎人研究第四章）元朝江南東省的松江府有一嫗名黃道婆者，來到崖州，學會了這種技藝，後來回到松江去，把他傳給松江婦女，於是人人效法，結果使松江綿織技藝發生大變化，甚至使松江的農村經濟大受影響，元人著作中記之云：

（圖廣多種木棉，紡織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推弓之製，率用手剝去子，綿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練翠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襪，其上枝折團鳳棋局字樣，粲焉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計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陶宗儀輟耕錄）

黃道婆，松之烏涇人，少流落崖州，元貞間，始遇海船以歸。躬紡木棉花，織崖州被自給，教他姓婦不少倦。未幾，被更烏涇，名天下，仰食者千餘家。及卒，鄉長者趙如蛙爲立祠香火。（王逢梧溪集卷三黃道婆祠詩序）

最後說到海南島和海南各國間之文物傳播關係。南海各國傳入海南島之文化，所可知者有二事：一爲農產物，如宋代禾種之來自占城：

自宋播占城禾種，夏種秋收，今有三熟者。低田一歲二收，襄豈一歲八登。（瓊州府志卷三風俗）

元代波羅蜜之來自波斯：

明王佐波羅詩云：「（上略）憶昔博望侯，空過西域走，波羅佛林產，武帝曾識否？寥寥千載下，識者屬誰某？怪哉段成式，秘檢搜二酉，著此異木篇，其傳也已久。何時來南海，名稱小變舊？無乃西海舶，世遠不可究。在昔歲丙辰，尤物爲民咎。誰俾死復生，女中堯舜后！遺澤萬萬年，每食祝萬壽。」題下自註云：「隋書四夷傳，百濟有異樹名安羅婆，西陽雜俎唐段成式著異木篇云：婆波婆樹，其實如棗；又云：出波斯國，亦佛林國呼爲阿苦羅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從樹輩出，有殼裏之，殼上有刺，亂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殼裏中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炒黃，食甚美。此其書之所云，與今之所見無異，然且成以爲異樹，則是樹自古未有種於中國也。國初時，始產臨高，隣邑父老曾有未之識者，佐少時親見其然，然及今方五六十年，隣邑大半有之，則是此種傳來未久，當在元中葉也。」末尾又自註云：「按南海舊亦間有，然備一二見，大抵瓊居絕島，或者氣候類西海，故特蕃盛云。（宣宗）宣德（一四二六年）—（一四三五年）季年，內使取取充貢，臨高甚苦之。（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年），太皇太后禁止，民得蘇息。」

明清以後，農產品種類傳來更多，道光瓊州府志卷五與地物產中頗有記述，如「番豆」、「番瓜」、「番薯」之類皆是。一是宗教，明代番商來海南貿易，把他們社會中所崇拜的番神也帶來了，如萬州的番神廟卽其一例：昭應廟在州（指萬州，今之萬寧縣）東北三十五里蓮塘港門，其神曰船主。明洪武三年，同知烏肅以能禦災捍患，請勅封爲新澤海港之神，祀忌豚肉，往來船隻必祀之，名曰番神廟。（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八〇卷）

至關於海南文物向南海各地傳播，這裡有一個趣味的故事。就是：海南島古代原來是沒有產馬的（漢書地理志稱儋耳朱崖兩郡「亡馬與虎」），但不知何時馬由內地傳入，其後漸蕃。到了南宋，南海各地尚無馬，占城和真臘兩國打仗，仍然用象。後來有中國人漂流到占城的，教占城國王來海南島買馬回去，果然打了大勝仗，於是占城王派人來一買再買，於是吉陽軍和瓊管均被拒絕，致引起外交上的糾紛，（文証見前）然而馬從此便傳入南海各地了。

【附註】

（一）轉引自民國儋縣志卷一

（二）見漢書賈捐之傳

（三）同上

（四）宋王象之輿地紀勝

（五）圖書集成職方典引清波雜志

（六）見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考中之

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一文

（七）見李肇國史補下卷

（八）張星樞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頁一〇〇

（九）樓鐘玫瑰集卷三

（一〇）參看武培幹中國國際貿易史第三章第二節

（一一）文載張岳松筠心堂文集卷二

（一二）廣東海防叢覽卷三十八引水師圖要文

（一三）詳見拙著漢族開闢海南島史

（一四）同上

（一五）居儋錄爲蘇東坡貶居儋州時所作詩文集，載民國儋縣志卷十一藝文

（一六）文載丘海二公合集

（一七）詳見拙作海南島城市商業發展之史的考察一文

（一八）見宣統二年廣東清理財政局編廣東財政說明書卷五

（一九）文載廣東通志卷一二二

（二〇）見藤田豐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一

文，載前揭何譯書。藤田氏引宋會要之文云：

「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七，中書言，廣州市舶條已修完，乞專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副使孫迥，廣西以轉運使陳倩，兩浙以轉運副使周直孫，福建以轉運使判官王子京，迥，直孫兼提舉推行，倩，子京兼覺察拘欄，其廣南東路安撫使，更不帶市舶使。」

(二一) 瓊州府志卷十九海寇

(二二) 見藤田豐八作歐勢東漸初期在海外之日本人一文，載前揭何譯書中；又見陳懋恒著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學報之專號之六

(二三) 見日人開闢西方美術東漸史，中文館譯本頁三三五，

(二四) 見梁家彬著廣東十三行考第二篇第二

節註一。

(二五) 參看同上書第二篇。

(二六) 見民國肇慶縣志卷一地輿志

(二七) 詳見瓊州府志卷四十四

(二八) 文載民國肇慶縣志卷十一下藝文

二十六年七月作於廣州二十九年一月改作

於重慶



廣州五縣遷海事略

序

康熙遷界之禍，流毒五省，而史氏語焉不詳。閱覽各省志乘，略見端倪，稍引其緒，自可踴跡尋源，以補史家之缺。近中央大學教授謝君國楨，著「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徵引賅博。而同里麥君袞甫，著「廣州五縣遷海事略」，尤注意于鄉邦故實。兩君南北相望，而研索所詣，旨趣略同。謝君所考，遷界成禍，厥有三因：一，由于清廷之畏鄭；二，由于鄭氏軍法過嚴，將吏多降入清；三，由于明季遺民之通海。而遷界之議，則倡於閩人黃梧，成于兵部尚書蘇納海。于是沿海魯浙吳閩粵五省，皆被禍，而閩尤烈。要其歸，則遷界結果，貽累東南沿海一帶之民實深，而無害于臺鄭之獨立，此其大較也。麥君所考，遷界緣于閩鄭，遷徙起於閩邊，而尤以虎門以西，崖門以東諸縣受害為酷。蓋所考證，以表彰復界之李總督率秦，王巡撫來任為要旨。故二氏遺疏，悉付甄錄。其尤精采者，則謂今日五屬沙田之鄉，即昔年曾被遷徙之地，其關於國計民生者甚大。至所採摭，自廣東通志芭乘外，以其家藏先代「逸識篤」一書難得。此其大較也。

夫兩君所考，雖有廣狹之不同；要皆各具獨見。以余所聞，則吾粵展界，以李王屍諫，終獲詔可，厥功固偉。而總督周有德，都統完顏，副都統吳中，侍郎雷虎之能奉行迅速，視民如傷，其功尤不可掩也。嘗讀雲間王濬所著「粵遊紀略」，有云：

予以戊申二月，自雁下許周公有德南歸，遂訂嶺南之遊。五

七八
麥應榮

月，公南來。七月，抵豫章。道聞朝議，有遣使開界之命。公色喜曰：「八年民命，其少蘇乎！」八月，度輿嶺，抵端州受命，則聞朝使已先期至羊城矣，公馳赴之。朝使都統完顏，特進副都統吳中，巴圖魯并侍郎雷虎三人，皆善人，而虎尤清介。公與議曰：「朝廷郵民疾苦，德意甚盛。粵東濱海七郡，地方遼闊，萬姓嗷嗷，望恩如望歲。若必周行七郡，而後上疏，使遷民復業，則來年春耕，誤矣。今我僑馬跡所至，當宣布朝廷德意。即今遷民出界，及時開墾，給以牛種，蠲其租賦，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惠也。」使者曰：善。於是從惠州始，從界外行至潮州，東抵分水關開界而還。所至民皆扶老攜幼，張樂焚香，歡聲動地。其還也，亦如之，則有負來而拜者矣。以予所親見外所乘，若縣，若衛所，城郭故址，斷垣遺礎，鬻骸枯骨，隱現草間。粵俗鄉村曰墟，惟存瓦礫；鹽場曰漏，化為沮洳。水絕橋梁，深厲淺揭，行者病之。其山皆叢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溝塍久廢，一望汙萊，良可惜也。向所謂界者，掘地為溝，廣不盈丈，插竹引繩以表之，或遇山則繞山址為溝，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許為界者。民間畏同陷井，側足不前，而愚懵無知，往往誤入其中。是時所司尚有以出界坐罪，奕書請者，皆貧瘠村豎，往拾蚌蛤之屬為吏所掩獲者。命出之，所司持之曰：「此未開界前犯也。」公曰：「今界已開矣。」立命出之，因嘆八年之間，冤獄殆不可勝數矣。己酉春，再赴羊城，東自東莞，西自香山，廣東舉開。九月，使者返命，蓋首尾一載，而開界之事始竣。是役也，四省同時奉命，而粵民獨先一歲復業者，則公之力也。觀此，則展界之讓自王李，而起死人肉白骨者，實周完諸公也。吾粵崇德報功，尸祝不及，毋亦千秋闕典歟！

原書又載遷海原起云：

嗚呼！倡爲遷海之說者誰與？辛丑，余從蔡襄敏公在淮南。執政者遣尚書蘇納海等，分詣江浙粵閩遼瀕海之民於內地。蔡公曰：「此北平酒家子方星煥所獻策也。其兄星華，官至漳南太守。星煥從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縱之歸。其主因問海外情形，星煥乘間進曰：『海船所用釘鐵麻油神器，所用鉛礮，以及粟帛之屬，島上所少，皆我瀕海之民，闕出貿易，交通接濟。今若盡遷其民入內地，斥爲空壤，畫地爲界，仍厲其禁，犯者坐死，彼島上窮寇，內援既斷，來無所掠，如嬰兒絕乳，立可餓斃矣。』其主深然之，執政遂布新令。其說得行也。」蓋蔡公之言如此。當是時，諸臣奉命遷海者江浙稍寬，閩爲嚴，粵尤甚。大較以去海遠近爲度。初立界猶以爲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墮縣衛城郭以數十計，居民限日遷入，陰期者以軍法從事，盡燔廬舍，民間積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縱火焚之。乃著爲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其失於覺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嚴，奉行恐後，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者，不知幾億萬人矣。嗚呼，不仁哉！執政者方忻然以爲得計，驟遷星煥官，至山左監司。一夕嘔血死。

按此一說不見于諸家記載，而奉命遷海者，江浙稍寬，閩爲嚴，粵尤甚之說，與謝君所言稍異。然作者及身親見，實足徵信。

夫禍患之起，其源甚微，而卒之塗毒四海，遺惡萬世，觀于遷界之事，不亦尤可哀歎，余意滿倉入關，初未必肆毒至此，徒以漢奸殃國，不惜舉百萬同胞，投之豺虎，而醜類益煽其兇焰。卽如順治奏銷及乾隆莊史兩案，皆發自漢臣。彼坐而竊笑者滿倉也。夫長君之惡，而貽禍赤子，其肉真不足食哉！余與麥君遺世頹洞，各懷忠憤，而手乏斧柯，視天仍夢，故每有過從，輒扼腕太息痛恨于國事之無可爲。方今大難未已，四

鄰之環而伺者，豈僅如清初遷徙之禍而已？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蒿目斯世，安得李王周諸公復起，登斯民于衽席？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吾人生當二百年後，談虎色變，猶有餘痛。回思先民流離蕩析之際，雖有鄭俠，難圖慘狀。爰草斯序，附以各家篇什，質之麥君，不知許我附於讀書論世之末否。履庵李洸序

廣州五縣遷海事略

滿人入關，混一區宇，施行政令，至多慘酷。在東南則以沿海遷徙一事爲甚。揚州十日，廣州三日，民庶顛連苦痛，稗史有專記備載。惟遷界問題，諸書總未得有統系之記述；或散見於省志邑乘，及私人記著者，一鱗一爪耳。以故遷界之名，舉而詢之故老，每駭爲未聞。自餘青年學子，更懵然不解所謂。聞之清高宗每閱實錄，對於清初暴政，常令史臣削去，以爲不可以示天下後世。或者遷界一事，卽被削去中之一種。究之此等稗政，施行至酷，歷時又久，先民創痛，既鉅且深，應亦清初一重要史料也。爰稽往籍，證以故聞，就考索所得，略以參究原委，詮叙如次。

一 概要

滿清平定海內，西南獨後。時鄭成功尙據臺灣，滿兵進剿，以不習水戰，時遭損失。而鄭氏復招引沿海居民，四出擄掠，出沒無常，殊難應付。於是定沿海之界，令居民徙入內地五十里。先畫一界以繩直之，出界者死，卽所謂遷界之令也。初只行於閩邊，漸次及廣東之潮惠。康熙元年，廣東總督王國光，巡撫董應魁會奏，始并令虎門以西，崖門以東，沿海居民

遷徙。於是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皆遷。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游以深溝，別爲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貧無依者，不能遽如令，竟夷其地。殺戮之慘，適于往古。人民委居捐產，流離失所，盜賊蠱起，無有寧時。廣東巡撫王來任，具疏請展界不許。遷康熙七年還京，旋病且卒，遺疏極言其狀。同時御史楊雍建，亦條奏利害，詔可之。至八年二月，詔復遷海居民舊業。但仍延至二十三年，諸鄉始得盡復業，是時台灣亦經內附矣。

一一 遷界緣於閩鄭遷徙起於閩邊

「南疆釋史」鄭成功傳云：

初，閩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內又竭應鄭氏之餉，歲以爲常。奸民因而盜竊，日出事滋。於是有遷界之議，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被遷之民，涕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蟹之利，而閩益貧。已而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擊其老幼，啗噬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饑饉，民之存焉者寡矣。及鄭氏奔入海澄，耿精忠率詔入京，界始復開，而民困少蘇。

按右所載，知遷界之議，緣於閩鄭。海界遷徙，先在閩邊。定沿海之界而遷域之內，出界者死，遷界之定則也。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其慘一也。盡失海上魚蟹之利，其慘二也。殺掠所至，不知誰兵，其慘三也。至以王公貝子，并駐一隅，因民所有而有之，奸威并作，民日有死，加以饑饉，存焉者寡，居民之苦况可想矣。

三二 閩邊遷界所以并及虎門以西厓門以東諸縣之故

「香山縣志」紀事云：

崇禎七年夏，閩寇劉香掠廣東。六月十五日，從虎跳門掠入新會江門。二十日出崖門黃梁都。

按劉香與鄭芝龍同爲閩海盜寇。事雖遠在崇禎之世，但其連掠之路，與遷徙之地理，極有關係焉。

「香山縣志」輿地山川云。

虎跳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山西接崖門舵尾尖山，對峙如門，中通海道。水中巨石，名虎矢石，鬼蜃攢立。山嶺有東砲台，與新會西砲台交錯。又西八里，則厓門之砲台相望焉。南爲大小虎海邊見獨厓赤鼻二山，如浮浮兩點。

據右地理所述之險要，與交通，可由閩賊進掠之路。而知遷界所以延及虎門以西，厓門之東之故，并香山遷徙所以先在西南黃梁都等鄉也。

明季稗史「賜姓始末記」云：

鄭芝龍名豪無賴爲盜於海中，久之，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時南安有荷燕，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燕先亡，香恃強不受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其弟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直前躍艦而上。香手格芝虎兵器，墮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俱死。芝龍既併其衆，威震全閩。

按劉香之衆，後蓋併入於芝龍也。鄭成功傳又云：

鄭芝龍得貝勒書，言兩粵未平，鑄圖粵總督印以待，大悅，即却其衆奏表出降。諸將力諫，第任及成功，皆痛哭勸止。不聽，竟降福州大軍。後永明王立，成功歸自南澳。己丑，王遣使詣島封爲廣平

公。庚寅，并雄踞廈門金門兩島，兵勢日強。海寇之在東南者，盡歸心焉。成功擾亂海疆，迄於僭立，凡十七載。康熙元年壬寅卒，年三十有九。長子經，自廈門入臺嗣位。二十年辛酉，經卒，子克襲嗣。

香山小欖鄉何姓「復建祠記」又云：

閩鄭錦航海而來，焚劫村鄉，官吏疲於堵禦。康熙元年，總督王國光，巡撫董應魁，會奏令虎門以西，厓門以東，沿海居民，遷徙內地五十里。

按此稱鄭錦即鄭經也。劉香圖擾廣州，其進掠之路，從虎跳門入掠新會江門，出厓門，掠黃梁都，即虎門以西，厓門以東之範圍也。鄭氏既併有其衆，其進掠之路，亦不外此。蓋清初羣維以鄭氏所據之地爲最險，亦以鄭氏之兵爲最銳。及其統一宇內也，尤以鄭氏之底定爲最遲。官吏既疲於堵禦，故悉意經營，不遺餘力。此遷界所以併及廣州，且在虎門以西，厓門以東諸鄉之故也。

四 遷界歷史之鳥瞰

遷界起於閩邊，次及於廣東之潮惠，更進至於虎門以西，厓門以東諸地。就虎門以西厓門以東諸地而言，則香山之西南諸鄉先被遷徙，即黃梁都、沙尾、北山、奇獨澳、黃旗角、潭洲等是。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於是香山西北諸鄉，如龍眼都、小欖、海洲、古鎮、黃圃，等亦遷是遷界之禍。香山範圍至廣，而創痛亦至深。

「香山縣志」紀事云：

康熙元年，鄭錦猖獗，命內大人科爾坤介山巡視海濱。居民令徙內地五十里，賑貧民之不能遷者。於是黃梁都、沙尾、北山、奇獨澳、黃旗角、潭洲，諸鄉皆遷，官折界期三日，貧無依者不能遷。

如今，五日夷其地。

按：奇獨澳，即今洪澳，在東山城東九十八里。黃旗角，在潭洲東橫橋北，北界番禺，東北界東莞。前後海道二：一由虎門入繞村前。經烏洲山而入番禺沙灣；一由獨子崗，經蕉門口，抵黃角，又經三角山、歷潭洲、小黃圃、入板沙海，而至番禺排頭。內外之間最要也。

康熙三年甲辰，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於是龍眼都、小欖、古鎮、黃圃、諸鄉皆徙。督選兵士恣俘掠，知縣姚啓聖力爭之，乃稍戢。初，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谷遠，藏匿者衆。平藩左翼總兵班際盛計誘之，曰：「點閱報大府，即許復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勸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揭曰「木龍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

按：龍眼都，即龍都也。

康熙四年，巡海使者至廣東，設沿海墩臺。自元年以來，大臣歲來巡界，以台灣未平故也。是年前總督李率奉，遺疏請寬兩廣邊界。康熙七年，遷民結黨爲亂。巡撫王來任遺疏請展界。先是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旋病且卒，遺疏極言其狀。及史楊雅建條奏，詔可之。這都統特某，副都統魯某，戶部侍郎雷某等，會同平藩尙可喜，總督周有德，巡勘，議撤排柵，改設各汛墩臺。

按：周李者，蛋賊魁周玉李榮是也。特某者，特錦也。魯某、雷某，名字未詳。

康熙八年己酉，春二月，詔復遷海居民舊業。惟黃旗角、潭洲、黃梁都、沙尾、奇獨澳、未復。時潭洲、黃旗角、兩鄉人赴督撫稟控。知縣曹文煊堅執前議，黃梁都亦格於憲議，俱不果。

按：遷民復業，經康熙七年核准（「遙識篇」）記奉准時爲五月

十五日，見后。）至是時始正式下詔也。

康熙二十三年，西南諸鄉遷民盡復業。初、諸鄉久遷未復，田盡廢。自十五年尙之信從吳三桂叛，遂開墾荒，令民耕時。十七年催收王庄稅穀。十八年縣塞官兵督遷，焚燬刈稼。十九年縣徵前十八年虛稅，追呼不堪命。至是民歸故土，地方官令民插標清丈，民始安業。

據右引述，則諸鄉遷徙，始於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始盡復業。殆歷二十二週年矣。其間遷民之顛連，除上述黃梁都之木龍塚外，鈕琇「粵軼」云：

康熙甲辰春日，續遷番禺、順德、東莞、香山、新會、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以其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爲內外，稍踰跨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

「香山縣志」宦績云：

姚啓聖，字熙止，會稽人，康熙三年任香山知縣事，性沈毅，有文武才。時值再遷西北諸鄉，鄉民挈妻挈號於路，督遷之營弁猶恣掠。啓聖挾白刃前曰：「是皆吾赤子也，顧連至此，尙忍然耶？」弁感之，悉還所掠。

又同上列傳有云：

郭隆，有膽略，好義勇爲。康熙間，徙遷海民。上官委隆督遷小檣。瓜期促逼，貧者難於舟楫，男女哭聲載道，隆懇請展限十日，復多方濟之。不致流離瑣尾者，隆之力也。

「遙識篇」者。不佞先代聞然公諱學程之行年錄也。其中敘述遷界當時親歷見親聞之事有云：

康熙三年，五月十三日，督院盧崇道會各鎮由海洲入新會勘界。二十四日，出示移徙各村。廿五日，余由廣州回。翌日，携眷過橫

江。時鄉民率亂，村盜賊截毒，來往甚難。及至橫江村，寄寓吳家。女子夜在地臥，男在街宿，不能久居。六月十五日，挈眷出省，至西門外長橋居住。十月廿三日，知縣城守親到徙村。是時知縣姚，帶鄉民至邑城安插，並招撫各處土匪，以靖地方。然徙村時，木村住戶，仍多被盤據者，亦由於此。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太白經天。三月至五月大疫。遷徙之人。在邑城省城寄居，感疫而死者甚衆。

康熙七年正月十三日，王巡撫病危，遺疏請復村。北京自春徂夏大旱。五月初六日，至初八日，太白晝見。但星微微暗，求雨亦在此時。命各衙門大放囚獄。十五日，令准復村。以上各事，俱有邸報登載。八月，總督藩提同往惠潮展界。

按此所記五月十五日，令准復村，即「香山縣志」紀事所載，康熙七年王巡撫遺疏，及御史楊雍建條奏詔可之之事也。又云：「同往惠潮展界」。知惠潮諸鄉，亦經先遷徙也。

香山小檣何氏宗祠因遷被毀，「復建記」又云：

關臺錦鄉，航海而來，焚劫村鄉，官吏疲於堵禦。康熙元年，總督王國光，遷撫董應魁，會奏令虎門以西，匠門以東沿海居民，遷徙內地五十里，癸卯二月，命內大人會制撫提軍，按臨定界，在古鎮潭洲各處。後善下總兵張某懸示，始將海洲小檣一併遷徙。閩鄉士庶，聯呈苦訴不恤，翌年十一月十九日，途罹慘禍。人民離散，廬舍坵墟，祖祠亦爲官兵所毀。七年戊申，撫軍王來任，御史楊雍建，條陳利害，請復邊界。己酉二月始得還鄉。

香山何大佐「攬屑」所載東海老人一條有云：

崇禎末年，鄉中羣盜，聚散不常。鼎革後，橫行尤甚。未幾，盜有遷徙之事。當大軍將至時，一孤人自海上來，探知軍臨日期，密報於吾族老，遂挈族而行，得免於禍。聞先世有祖姑適新會小橋鄉，得聞軍臨期，又以海賊梗途，惟漁人得便來往，故即命此人飛報。聞

其姓名不答。自稱「東海老人。」曰：「不忍鄉人玉石俱焚也。」後不知所之。當老人來報時，鄉人信疑參半。但通行者，即難免於厄。今鄉中有所謂大軍山者數處，乃各姓遇禍者遺骨封瘞之總墳也。與秦之封豨尸，楚之築京觀，事相類。

按右引述，似偏於香山一隅之搜討。但此事為當時忌諱，他書記載簡缺。而番、順、新、東、諸邑志，一時又難備借參考，究之，此事香山負痛最深，則記載亦當比他邑特詳，似亦足代表一般矣。

又按廣東所稱五屬沙田，曰：香山、東莞、番禺、新會、順德、都在虎門西，厓門東域內。年湮代遠，未得確查當年被遷諸鄉界別。然「香山縣志」，載康熙三年有績遷番、順、東、新、香、五邑沿海居民之語。而在香山，一則曰遷西南諸鄉，再并遷西北諸鄉，悉屬今日沙田蔓延之地。由此而推知當年五縣被遷各鄉，即今日悉有沙田之地無疑。換言之，今日五屬沙田之鄉，即當年曾被遷徙者也。大抵當年各鄉所濱海坦，沙淤漸積，久而彌廣。曾不幾時，前之汪洋浩蕩者，浸假一橋可通矣，甚且田連阡陌矣。故乾嘉以來，海寇之患，逐漸減少，一變患在沙匪焉，同光以還，戶口益增，人烟濃密，沙匪之勢，漸形衰息，只知所謂土匪矣。上下三百年間，世運之轉移，地勢之遷變，有不勝今昔殊異之觀，長民者其知所變通焉。

五 既遷准復之前因後果與遷民之

尸祝

海邊遷徙，實清初軍事上一種計劃。然台灣未平，民先准復業者，則以有大吏唐續代為呼籲也。康熙四年，閩浙總督

李率泰在任病卒，遺疏首請寬兩廣邊界。「廣東通志」宣統云：

李率泰，字壽壽，滿洲人。順治十年，以兵部侍郎總督兩廣。（中略）旋奉年擢兵部尚書，遷閩浙總督，後卒於閩。

按：順治十三年，王國光總督兩廣，李督即以是年遷督閩浙，至康熙四年，去粵已十矣。

「櫬屑」錄其遺疏云。

為瀝血冒陳事：臣李率泰，蒙恩簡拔，授以兩廣總督之職，繼又出總閩浙。臣前在粵，粵民尚有資生。近因奉旨徙移百姓，棄膏腴而為荒土，捐樓閣而就茅簷，赤子蒼頭，啼飢在道，玉容粉面，丐食沿街，以至漸漸死亡，十不存八九。為今之計，雖不復其家室，萬乞邊界稍寬，俾各處村民，耕者自耕，漁者自漁，可以緩須臾之死，臣雖死亦瞑目矣。臣因積勞成病，舊年兩本，乞賜骸骨，未蒙俞允。臣死在旦夕，不得不預訴愚衷。獨臣生子太晚，於順治戊戌年，始生一子，年甫八歲，獲遺聖旨，撫育成人，亦可報高厚於萬一也。具此飛章，不勝激切之至。

奉諭李率泰前任兩廣，目擊民艱，尸諫之誼，敷陳之事，仰該督撫具奏。

是年廣東巡撫王來任，亦曾具奏，「櫬屑」又錄其疏云：

為謹陳粵境殘黎困苦，仰乞睿鑒救復事：臣自受命撫粵以來，目擊時艱。憂心如燬。蓋粵東之困苦，無如海邊，遷民尤甚，前歲遊兵入寇，沿海邊民，慘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擄而骨肉星分，或被橫征而典鬻妻兒，顛連萬狀，罄竹難書。縱有一二遺黎，亦是鵝面鳩形，枵腹待斃。撫蒞茲土，目擊情形，漸無補救之術，徒有如傷之懷耳。臣竊以為折回田地之令一行，則飢農病民，其弊立見於目下矣。蓋軍餉實出於輸將，輸將實出於田畝，未有土地闢，而課餉不殷給者也。臣計折邊田畝數十頃，歲納糧米數十萬石。自

開復以來，茲蒙聖恩，軫念民瘼，獨免十年，至今未盡征輸。且以湯火方難，驚魂未定，若果加撫恤之仁，各抒安常之業，庶俾失所殘黎，下以樂育妻兒，上以供稱王國。今若遷其人民，棄其疆土，則海無漁鹽之賦，田無輪納之實，是欲益國，反損國也。此遷民之未便者一。

方今寇船成軌，游移海外，未敢窺犯海內者，賴有此邊海之民，遇警則馳報汛哨，抵敵則執戈待禦，民藉兵以自衛，兵亦藉民以相助，是邊民如藩籬之一助也。今若棄彼民居，鞠為墟莽，賦得乖虞與伺，潛聚竊發，掠境犯城，無所不至，是欲防盜，反開盜路矣。此遷民之未便者，又其一。

粵東自寇變之後，連年弁兵，未盡撲滅，梗橫未盡傾心，特親捕哨狙師西粵，糾黨劫掠鄉村，邊境駭惶，難民載道，哭哀哀而告訴，見者慘目傷心。緝匪無策，伎窮莫奈。念彼小民無知，恒心因乎恆產，若一旦毀其窟廬，失其常業，聊生無術，望救孔殷，將老弱相轉溝壑，壯者流毒他方，釀禍非淺。此遷民之未便者，又其一。臣熟察粵境情弊，深悉小民機宜，幸際聖明普照，及逃亡之民，雨澤回枯槁之春，千載一時，不得不披瀝胃瀆也。如臣言可採，仰祈敕部速行，庶哀鴻有哺，毋致遺棄。臣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又錄其康熙七年遺疏云：

廣東巡撫王來任，奏為微臣受恩深重，捐軀莫報，臨危披瀝，一得之愚，仰冀睿鑒，臣死瞑目事：臣自康熙四年八月十三日，受事兩年以來，名利錢穀，執掌無停，經催帶徵各年鹽課等項，俱幸完全。地方民生利病，雖不能盡除，然臣曾陳六次，請旨永革，有不便於民者，竭力剔之，民若猶有未耨者，臣限於力耳。臣在粵東兩載，其中情形，臣頗深悉。且皇上孜孜求治，臣有知見，至死不言，不幾仍負罪於地下乎，謹披一得之愚，為我皇上陳之。

一、粵東之兵多，宜速裁也。（下略）

一、粵東之邊界宜急展也。粵東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概於

海濱之地，一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銀三十萬兩。地遷民移，而又設重兵以守其界。立界之所築墩臺，樹柵欄，每年每月，又用快工土木修葺，動用不費公家，絲毫皆出民力。未遷之民，日苦科派，流離之民，各無棲止。死喪頻仍，欲民生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請於原遷之民，復業耕種，與原籍鹽斤，將港內河撤去其椿，聽民探捕，將腹內之兵盡撤，駐防沿海州縣，以防外患，於國用不無小補。而祖宗之地，又不可輕棄，更於民生大有裨益，如謂所遷移之地丁雖小，而禦海之患甚大。臣思設兵，原以捍衛封疆，而資戰守。今被海寇侵掠，累百姓而資寇糧，不思安攘上策，乃縮地遷民，棄其門戶，而守其堂奧，臣未之前聞也。臣撫粵二年有餘，亦未聞海寇大逆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內地被遷逃海之民，相聚為盜。今若展其邊界，此盜亦賣刀買犢矣。舍此不講，徒聚議以求民瘼，皆泛言也。

一、香山之橫石磯子口宜撤也。（下略）

以上三事，皆功令之所甚嚴，諸臣所忌講。臣屬職之際，毫無所私，總以身在地方，目擊情形如此。此仰體皇上子惠元元至意，以盡公忠一念之誠，不得不瀝血遺言。臣雖生不能報國，死猶可以無憾也。伏乞敕部議覆施行，臣未敢擅便，謹題。康熙七年正月日疏。二月十五日奉旨准復原職。

此疏上，復界之機動矣。「廣東通志」宦績載總督周有德事略有云：

周有德，漢軍鑲紅旗人，宏文院學士。康熙六年，擢兩廣總督。七年，聖祖軫念民生，遣都統特錦等會勘廣東海界兵防，俾民復業。是時遷界人民，頗苦失業。聞沿邊設守，許遷戶仍歸舊地，靡不踴躍歡呼。有德因言海邊遼闊，若俟勘界既周，始行安插，尙需時日，窮民迫不能待。請即於勘度設兵之時，撤牧令按遷戶版籍，給還故業，俾得裕其生計。得旨允行。（下略）粵民德之。

由是各鄉遷民，開始得復，其威戴代顯諸公也。「香山縣志」有云：

展界後，沿海各鄉，或祀王中丞於鄉學，或附祀於各廟，或並祀總督李率泰。

「檀屑」又云：

王中丞遺疏展界，人所共知。李制臺一疏，人鮮知者。乾隆己卯，重修鳳山寺，寺側爲王李二公書院，並祀二公，蓋報德者無地不可尸祝也。錄李公遺疏懸於壁間。

「廣東都志」宣績又云：

王來任，字宏宇，正黃旗漢軍。康熙四年巡撫廣東，疏陳廣東夫役、民船、采買、私抽、誣盜、擅殺、六大害。教院議次第施行，粵民大悅。（中略）七年，以結誤還京，病卒。遺疏論粵東邊界居民，奉檄內遷，流離失所，至數百萬，宜令復還故地。詔許之。瀕海之民，復歸田里，爲立廟祀焉。初宏宇之罷也，里排潘世祥百餘人詣闕請留，既至聞其卒，痛哭而還。

統上所述，虎門以西，匡門以東，諸鄉之遷徙，界連五邑。康熙元年始遷，至康熙八年始復，時歷七載。香山西南諸鄉，更至康熙二十三年始盡復，則且歷時二十二週年。其間苦痛，則有如「香山志」所記黃梁都之木龍塚，「檀屑」所記大軍山之團葬，以及「廣東通志」「王中丞事略」，所載人民流離失所，竟至數百萬。嗚呼，亦云慘矣。爰錄其概，以備當世留心國史者採擇焉。

附錄

癸卯被遷出鄉落魄寄食甲辰夏偶到羊城得尙
公潔鎮臺訪取先文介待漏圖護存完好賦復

一首

李果奇 仲常

出關回首已無家。計拙依劉祇自嗟。兒女飄零分海角。弟兄流落各天涯。書藏萬軸同歸燼。畫蓋千函總搏沙。簪履感君恩罔極。九重生面護官衙。

歸鄉詩并序

何鞏道 越巢

癸卯之秋，甫開海禁，出走彼都，負薪行歌，五更寒燠。戊申嘉平，奉命放歸，趨者若狂，僕猶淹滯。茲幸辛亥秋冬之交，始得徐理一棹，重展先山。半里饑烟，萬家衰草。悵桑麻之非舊，泣草木之如新。鳥鳥情深，旱魚淚落。若夫鄉虛祭酒，野乏招魂。洛邑之民，二三厥德。若放之鬼，億萬其身。樂土爲墟，勝遊如夢。遂成永感，頓復孤吟。雖不如宋玉悲秋之詞，聊以發王粲思歸之嘆云爾。

踏到危橋馬自停。水邊茅屋似晨星。泊多漁艇添新市。塌盡僧門出古銘。日落可憐村路黑。雨多方見草痕青。傷心華表歸來晚。誰信千年鶴姓丁。

橫臥麒麟倒掛藤。萬家荒塚綠層層。人間久已傳金盃。地下何須點漆燈。十月祭田喧晚穫。一冬山徑沒寒冰。沉吟忽見長松樹。聞說狐狸夜夜升。

西園文酒久飄搖。空繞黃花認板橋。樓上彩雲連夜散。門前烟水幾時消。路逢獸跡爭傳虎。地少人蹤忽聽鷗。獨有古槐依舊綠。不隨秋草共蕭蕭。

學得青歌未白頭。也携尊酒上扁舟。杯邊楓葉從今落。夢裏江聲自古流。虹飲遠溪明夕照。蟬吟衰柳怨重樓。紅樓曳月歸前

浦。獨捻橫簫對暮秋。

新生榕樹盡成圍。行過朱門事已非。草滿不知何處立。路迷猶似未曾歸。井魚見日穿萍沒。谷鳥驚蛇出穴飛。惟有當年垂釣叟。白頭猶戀舊漁磯。

路遠荒坵水接天。寂無風雨亦蕭然。淚紅原不因今日。頭白何曾是暮年。百尺藤蘿纏古廟。幾家烟火隔平田。分明鬼向孤兒哭。猶待清明送紙錢。

莫笑孤帆歲暮歸。病人長憶故園扉。梅知漸暖何曾落。芹忍餘寒未敢肥。最恨隔船難買酒。祇憐臨水易沾衣。此時霜月白如晝。老鴉呼風橫海飛。

讀王大中丞展界疏

劉翰長 墨莊

此是當年血淚痕。挑燈一讀一銷魂。九重得達遷移苦。八郡齊邀浩蕩恩。豈有可捐天子土。從無不白老臣冤。陳情制府難湮沒。遺草于今可並論。

百萬生靈盡倒懸。不堪故老說當年。孤臣奏議千行淚。昭代文章第一篇。生爲民流當捨地。死仍屍諫始回天。江鄉今日爭尸祝。五月蘋蘩盛俎簋。

題李制府展界疏

何梅俊人

誰上籌邊策。同僚口盡箝。屢遷民命賤。新界海疆嚴。野鬼號深壑。飢鳥啄敗檐。耕漁還舊業。九死不須嫌。
瀝血飛章日。哀鴻滿道途。遠人原未靖。濱海本何辜。聖主容屍諫。流民入畫圖。王公繼一疏。八郡慶來蘇。

謁王大中丞祠

海禁當年急。哀鴻實可傷。三宜陳血淚。八郡挽流亡。報國捐

殘命。蘇民盡熱腸。江鄉遍舊德。俎豆永苞桑。

過王大中丞祠

麥作梅 夢良

一封朝奏竟回天。夕死真能慰九泉。井里只今安堵甚。報恩頂祝自年年。

謁王大中丞王公祠

鄧熾林 厚堂

生當安樂憶流離。食德人來拜古祠。疏動九重天子聽。民移八郡老臣悲。鴻尋舊蹟幾無地。燕覓空梁尚有思。接踵制軍屍諫後。千秋血淚染遺碑。

謁王大中丞祠

李庚鏞 覺庵

海疆禁急粵民枯。八郡流亡滿道途。目擊瘡痍生竟捨。鱗批殿陛主能孚。千年桑梓沾霖雨。五月衣冠薦芻芻。瀝血同心惟制府。頌歌應共徧方輿。

讀麥寰甫切灰錄紀康熙三年遷界有感

湯龍驤 展雲

虎門西望到匡門。潮落潮生舊切痕。復國無功成盜賊。破家底事禍黎元。柳條邊界移沿海。梅雨分龍隔故園。五載播遷憔悴盡。放歸猶有未歸魂。

題木龍威塚

我至黃梁都。未識木龍塚。今讀切灰錄。令我毛髮悚。康熙歲甲辰。閩粵克不羣。鄭經海道來。八旗喪驍勇。水戰勝負懸。將軍節虛擁。虎門薄匡門。邊守肩彌重。畏懷鮮威德。疆臣將賀聖。棄地爰主謀。介山實作俑。界繩直如矢。內徒迫雲浦。晉史恣敲扑。上官半闕元。未嘗覆轉恩。已飽遷界怨。賊窟尙能忍。兵難奚勝悚。黃梁蓬林谷。居人未命奉。逃匿避勒遷。

深藏散邱隴。叱咤班頭伯。殺人逾螻蟻。招來假人慈。加刃不旋踵。血瀉六脈渠。孩提靡遺種。積年屍孰收。野木亦已拱。冤魂付浩劫。茅蒐自灌葺。塚立骨久枯。礪成心暗捧。欲向大吏言。強俠縮如蝓。民賊任逍遙。堂皇金理奉。天道那可知。哀哉此林總。

跋

滿虜入關，虔劉慘毒之慘，罄竹難書。嘉定揚州之屠殺，至今猶有餘痛。康熙遷界一案，吾粵瀕海諸縣，受禍最烈，較之江南所遭者，抑有過之。惜當時文網甚嚴，而史氏又復諱言其事。余所見清初野乘，述此案者，詞多隱晦。順德胡曰乾西仲，常有佚記一篇，余昔年曾鈔存行篋，遭亂且散佚，無可考。吾鄉何靈道臬闔，躬遇其役，歸鄉諸作，固已盡道情事。頃讀

其集，又有人自故鄉來，凄然相對有作詩云：「偶聞鄉語便成悲。窮海田園異昔時。栗里寂寥陶令菊。東山零落謝公棋。野塘水淺空添癩。寒樹條衰尚笑鴟。話到此情杯酒冷。對君惟有詠新詩」。其流離蕩析之情，當可於言外得之也。數年前，麥君衮甫，撰五縣遷徙事略，余既序而付梓，時值廣州事變，此書未有面世。嗟乎！吾國遭遇外侮，滿虜固已甚於金元，而今日倭寇侵略，尤甚於金元滿虜。世有節烈忠義之士，奮起抵抗，復我邦族，蓋亦知所感發興起者乎！又文先生，適有「廣東文物」專集之輯，網羅文教，發揚民族精神，不遺餘力。從史附入，以廣其傳，並以表彰先烈，至於不朽云爾。履庵李沈謹跋。

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畧

在世界歷史上因無益的嗜好而引起兩國紛爭，乃至割地賠款底，只有「鴉片戰爭」一個例。香港是由這場戰爭底結果建設起來底。

中英戰爭是於道光十九年九月廿九日（公元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爆發底。到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以後，沿海重要港市相繼被英人攻陷，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公元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八日）乍浦被佔，六月十四日（公元七月二十一日）鎮江被佔，七月初四日（公元八月九日）進攻南京，到七月初九日（公元八月十四日）南京城上豎起白旗，七月十二日（公元八月十七日）英國提出條件，七月二十四日（公元八月二十九日）在英軍艦剛瓦立（Cornwallis）訂立「南京條約」，由中國代表耆英，伊里布，及兩江總督牛鑑，與英代表璞鼎查（Sir H. Pottinger）簽押呈請中國皇帝及英國女皇批准，正式約文於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公元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交換。從這日起，香港就算正式割讓給英國。割讓香港底理由是：「因英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中國）自願割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

南京條約簽定之後，中英兩國在表面上雖然恢復和平，但在事實上中國方面很難履行。英人依條約要入廣州經商，屢為當地人民所拒絕。在正式換約前幾個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公元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廣州人民暴動，希拉，荷蘭，英吉利等國底行舍多被焚燬。換約後，糾紛更多，

許地山

八八

單從在廣州所發生底來說，有一八四四年六月底暴動，一八四五年三月市民襲擊英人，一八四六年二月廣州及黃埔人民襲擊英人，同年七月，九月，又有同類事件發生，一八四七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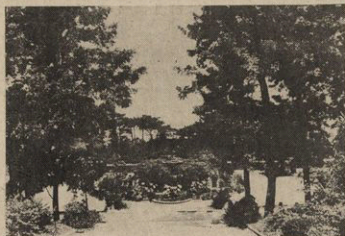


昔之日之跑馬地

佛山人民襲擊英美商人。情勢越來越嚴重，中英當局乃於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公元一八四七年四月六日）約定將英人入廣州經商底權利延到一八四九年纔實行。但是各地仍然排英，因為分不清外人底國籍，有時連不相干的別國商人也遭毒手。咸豐六年五月（公元一八五六年六月）廣州人民仇視外商底態度忽趨嚴厲，到八月初十日（公元九月八日）便發生「亞羅事件」。我們當記得這時太平天國已經建立了六年，清廷是受不了兩重戰爭底。

亞羅是在香港註冊底船，泊在廣州，八月初十日被中國官

兵上船，卸去英國旗，捕去中國船員十二人。船主英人堅尼地 (T. Kennedy) 命卽重樹英旗，同時英領事巴夏禮 (H. S. Parker) 又親至中國巡船要求將被拘諸人送領事館查問，中國官兵不許，於是致書於總督葉名琛，要求放人賠款。葉答以該船註冊照已經過期，官方可視為中國船，且該船上有著名海盜在內，所以不能交還被拘諸人。英方交涉不得要領，乃命香港駐軍進攻廣州。咸豐六年八月廿八(公元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英艦攻黃埔，越三日入廣州，不久退去。



公 國 之 舊 觀

廣州官吏見英退兵，於是乘機報復，焚燬英，美，法商館及十三行。英兵因此復在城外放火，沿途燬民居數千家。英廷知道廣州出事，乃力主宣

戰，又要法，美，俄合攻中國。美，俄未允，惟法國正當拿破崙三世執政，鑑於英國獲得香港及其它利益，很願與英聯合。恰巧當時有法國傳教士在廣西被害，法廷遂引為口實與英國聯軍。咸豐七年八月(公元一八五七年九月)英使伯爾爾爾金(香港人稱他為伊利近)率艦來港，致書葉名琛，要求面議改約，

否則兵戎相見。德美領事請求賠償損失，葉也不理。九月，英法聯軍致最後通牒於葉，葉迷信亂示，又復置之不理。九月二十六日(公元十一月十二日)聯軍攻廣州，二十八日城陷，葉被擄。咸豐八年二月(公元一八五八年三月)英，法，美，



昔 日 之 觀

俄軍艦二十餘艘先後進迫大沽口，清廷大震，立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為議和大臣，並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馳赴天津防禦。桂良到天津遂訂立天津條約，清廷不同意，英法聯軍乃於咸豐九年六月二十環二(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大舉侵犯。七月初六日巴夏禮為僧格林沁誘擒，解送北京，英法乃進攻通州，咸豐帝逃到熱河，圓明園被燬。這時正值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各路軍不

能北上赴援，於是不得不講和。咸豐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元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一日)恭親王奕訢與英使換約，二十七日與法使換約，就是所謂北京條約。在北京條約裏，從尖沙嘴以北四英里底九龍半島又割讓給英國。

中東戰後，各國對中國均有領土野心，其中以英、俄、法、德、意、日為最。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三月中，英國因俄借旅順大連灣，德借膠州灣，也向中國借威海衛。英國通知德國謂其租借威海衛專為抗衡俄國，求德國諒解。俄國說德國反對，英國乃表示威海衛不作商港，不與鐵路連絡，不妨碍德國利益，承認德國在山東底優越地位，英國商人不得自由與之競爭。威海衛租約正在進行，法國忽又提出租借廣州灣。英國見這情形，又提出五項要求：一、擴展九龍租地；二、鐵路建築權；三、保證未予法國開礦築路之特權；四、開放南寧；五、雲南廣東不得割讓於他國。英使向總理衙門聲稱原欲佔據閩浙口岸。在威嚇之下，於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成立了九龍半島及其附近之島嶼租借條約。這新借地地東起大鵬灣，西至深圳灣，共約三百七十六英方里，為期九十九年。當時居民羣起反抗，少演血戰，而中國朝廷一點表示也沒有，將新安縣三份之二底土地拱手奉借，英人稱這新得底土地為「新界」。新界底接管，應以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開始，但事實上延到一八九九年四月。英兵當時在錦田圍遭遇強烈的抵抗，於是用礮轟擊鐵圍門，擄殺了好些人。當時有一個軍官把鐵圍門當做戰利品運回英倫，直到民國十三年村民上書給總督史塔士要求把鐵圍門運回安置，史督為表示中英友誼也就准了。那副鐵圍門去國二十六年，現在仍回到原處錦田，游歷家每好到那裏去看看。

但歷史家不單是要看看那對用鐵環組成底圍門，還要進圍裏去看看。圍是廣東特有的，它底結構簡直是一座小規模的城。大概官建底城叫做城；人民自建底有圍牆底叫做「圍」，

沒圍牆底叫做「塢」。城、圍、塢、都是有水繞着底。錦田有兩個圍，各佔地約四五百方尺，出入只有一個門。圍裏房舍排列得很整齊，正中是祖祠，同姓聚居二三十家，有事時，把門關起來，大家上雉堞守衛，比北方底「莊」較為堅固。新界底圍有好幾個，最近市底是九龍城東南底衙前圍。衙前圍佔地約二百方尺，周圍底池闊約三丈，現在新屋雜建在那區域裏，已改變樣子了。

以上略說香港與九龍租借地擴展底情形，現在要談談香港底來歷。

香港這名稱底由來是很神秘的。在廣東通志和新安縣志裏沒有香港島。新安縣志卷二官富司所屬底村落有香港村，地近薄扶林，當現在香港仔（舊名石排）附近底香港圍。依志圖看來，本島可能的名字有赤柱山，與紅香爐山。後者恐怕是修志底人誤把紅香爐汛當做另在一個島上所致。香港名稱底來源有許多說法，一說是由香姑得名。據傳說，香姑是嘉慶年間出沒於伶仃洋面底海盜林某底妻，林被李長庚所敗，死在台灣，香姑遂據本島，人們因稱它做香港。這話有點靠不住，因為時代太近，加以用海盜底名字來做地名，在國史裏也不經見。但是這說法也有點來歷。明末崇禎六年至八年間，海上賊劉香屢次寇擾新安沿海一帶，屢為閩撫將鄭芝龍所敗，載於縣志（卷十二），想香姑底傳說是由劉香底故事演變底。一說從前有一個紅香爐漂到海邊天后廟前，居民以為是天后靈威所召，便把它安置在廟裏，且名港為「紅香爐港」。又一說這「紅香爐」是象徵的，它是指天后廟前底一個小島孤立海中像一個香爐而言。這天后廟現在銅鑼灣，傳說上漂來底紅香爐還供在廟裏，清時

在那裏還設了一個紅香爐汛。天后廟後面底山也叫紅香爐山，雖不見於志乘，却有幾分可靠。但這只可說是紅香爐底來歷，還不能說明香港底名源。至於廟前底小島燈籠洲（從前英人建火藥庫在上頭，現在改建為帆船會所），如果香港底名字是由它得來底話，就應叫做「香爐洲」，所以也不對。最可靠的，還是從香港村得名底說法。因為那裏附近有島上最大的瀧，瀧水注入海，成為小小的港口，海人愛那裏底水氣味甘香，往往汲水到船上去，於是那條小溪也得到「香江」底名稱。由香江注入海底港口也隨着被稱為香港了。這條瀧現在牛奶冰公司收地裏，大概從前流底是比別的地方底甜水更好的香水，海人每到那裏汲取，就把名字傳開了底話是真的。可惜現在流底全是爛草腐糞隨流而下底臭水！縣志新安八景中有「鼈洋甘瀑」一景，鼈洋當然是獨鼈洋，正是現在的香港海面。縣志卷四記「獨鼈洋在城南二百里，左為佛堂門，右為急水門。」看來香港也許是獨鼈山，不過志書未載入罷了。英人在佔領以前早就知道香港村，因為他們常由赤柱上陸，沿着山南到處去。相傳在道光年間有一個專為英人做嚮導底名叫阿裙，每從赤柱帶旅客經香港圍到山北來。那條路本是山徑，因為阿裙時常帶領外人從那裏通行，就叫做裙帶路。現在「裙帶路」底路表還豎在瑪利皇后醫院與薄島林牛奶冰公司飲冰室中間底路邊。「香港」底別名也叫做「裙帶路」，香山詩話（卷十）何時秋義馬行序裏提到這個名字。阿裙姓什麼不得而知，大概是個蛋人。英人以香港為島名，或者由於阿裙帶路時必經香港圍底原故。這阿裙幫助了英人知道香港底地形，功勞倒是不小，所以現在香港底徽章留着他底形貌。香港底徽章最易見到底是所有屬

於香港政府底船隻所豎底旗幟中間那個圓章。香港旗是藍地中間有個香港徽章，頂角加上英國本邦底聯合王國旗。徽章裏粗畫香港山形，港上有兩艘帆船泊着，岸上站着兩個中國人，一個正在歡迎着登岸英人，據西人說，他就是阿裙。

英人佔領香港底



觀 舊 樓 鐘 之 環 中

正確時日是一八四一年一月廿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十五分，距南京條約簽定底時間一年六月零四天。當時以赤柱為大營，所謂佔領也是從那裏開始。到要建城時，擬名「后城」，（Queenstown）所以「君士丹」底名稱用了好些年。到一八九三年，英廷才公佈用「維多利亞」（Victoria）來做城名，表示特要

紀念當朝底女王底意思。

建城在島北也是經過多方的考慮，但現在中環一帶原是削壁，平地很少，於是移山填海，漸具規模，最初的城市是在上環中環之間，後來漸漸向東西及山上發展。英人初因氣候惡劣，瘴疫蔓延，有主張放棄建設，另覓地點底。一八四四年，

赤柱駐兵犯瘴氣病死很多。當時底會計司馬丁(M. Martin)主張放棄最力，總督戴維斯則主張繼續開拓，幾十年間，蔚然成爲東方重要的商港。

講到香港和新界底史迹現在知道底不很多，最初注意到史前遗迹底是香港大學解剖學教授謝爾石(Prof. Shellshear)，他辭職後，地理學講師芬甫甫(Father D. J. Finn, S. J.)繼續工作，在許多地方發見石器，陶片，銅戈，銅斧，等物。可惜芬甫甫沒把他底研究報告寫完就去世了。他底英文報告分期在香港自然科學家發表了。(The Hong Kong Naturalist, Vol. III. Nos. 3&4, 1932; Vol. IV. Nos. 1933, Vol. V. nos. 1&4, 1934; Vol. VI. nos. 1, 2, 3, 4, 1935; Vol. VII. nos. 1, 2, 3, 4, 1936.) 此外還有史高斐(Mr. Schofield)、韓利(Dr. Healey)、貝爾福(Mr. S. Balfour)諸人底發掘。史高斐底論文曾在新加坡史學會宣讀過，未見發表。此地沒工夫敘述諸人發掘底經過與收穫，只把未決的問題提出一二。

在香港附近發現底遗迹遺物以薄寮洲爲最多，大部分藏在香港仔耶穌會修道院和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裏頭。其次大嶼山底石壁村也發現不少。廈門大學林惠群教授也曾在香港本島底大潭水池邊拾得石斧一件。其它九龍及沿岸沙灘和新界山地也屢有石器、陶器乃至銅器被發現過。那些古物底體制頗似周漢兩代底，可是不能斷定必是那時代底漢民族底遺物。因為被發現底古物多在距離地面不深的沙層中得着，無從測算地層底年代。其次被發掘底地點不是葬所，人骨底發見是幾乎沒有，縱然有，也不能證明它與那些古物底關係。在未被擾亂底土層或古墓裏，從遺骨與遺物底位置就可以斷定彼此底關係，但在遷移

不定的積沙中是絕對不能肯定底。在遺物中有些顯然是中國的，但這也不能斷定此地底在周漢時代已經有了漢族的殖民地。因爲人不來，物品儘管可以在千百年後被帶來。從陶器底花紋看，它們與中原所發現底有些不同，却與亞洲南部所發現底同一系統。這系統沿浙江、福建、廣東、安南底海岸，一直到南洋諸島上。如假定它是百越民族文化，與中原漢族文化區別，就清晰得多。史高斐說他曾發現葬地，遺骨與遺物同在一起。有些沒骸體底骨架，頭部用蚌殼來替代，也許是陣亡底兵士，頭顱在戰場上已被割掉，埋葬時，用它來做假頭罷。關於「玦」底問題，此地也可以順便說一兩句。在這一帶，玦底發現多得，大的過四五寸，小的不及半寸，厚薄也不一致。舊說玦是用來送流亡底人，玦是表示決絕底意思。但這一帶，既沒發現過許多遺骨，那裏來底多流亡者帶來底玦？因此有個說法是耳環一類底東西。但是缺口底環怎能安在耳上使它不掉下來呢？帶飾物底古人總得勞動，決不會把費很大的工夫磨來底寶飾，輕易他安在耳上教它一動就掉碎了底。最低限度也得用穿耳或絡綫底方法，絕不會徒然把它夾在耳上。所以我很懷疑在廣東文物展覽會所展底一幅照片，一個骷髏，耳邊附着一個大玦，是真確的位置。盪動的沙會使耳耒與耳飾保持原來的位置是很可怪很古怪的事情！還有一個「玉人」也是很可疑的漢刻。這地帶沒發見過有文字底古物，一個字也沒有，可見這個民族是沒有文字底。這樣，遺物底主人是否漢民族就成疑問了。漢代衣冠一定是從天外飛來底。總而言之，這地帶底史前期如無地層底證明切不可同中州底史前期列在一起，也許會遲好些年。史前的文化在現存的民族中還可以找得到，我們決不能把他們用底東

西當做幾千幾萬年古物看。關於香港及其附近底史前遺物須要專門的學識才能推論。如要作偽也得有常識，但這是學問盜賊，絕不能增加多少文化上的供獻。

在香港底英國文物值得提出底是喬治四世底御容，現在督憲府裏。那御容原是贈與道光皇帝底，當時官吏因無前例，不敢轉呈，因是留在廣州英國商行裏，得香港後，遂奉移到現在的地方。還有車打先生所集底香港及中華各地早期的圖片。車打先生遺囑將全部贈與香港政府，現在分懸在總督府，輔政司署，香港大學等處。

我們可以假定漢以前住在香港及其附近的民族也許是越民族，與漢族的接觸未必不可能，但說他們已接受漢文化却又沒有憑據。南海自古是採珠底場所，近的如合浦，珠崖，遠的直沿安南海岸到馬來半島，乃至錫蘭。新界底大埔海舊名媚珠池，相傳漢時採珠於此。但是那個漢，魏以前的兩漢呢，還是唐以後的南漢呢？大埔海如係志書底大步海，媚珠池當然是在那裏。縣志古蹟記，「媚川都，在城南大步海，南漢時採珠於此，後遂相沿，重爲民害，邑人張維寅上書罷之。」志書底「城南」，「城東」不很可靠，現在寶安城南是內伶仃洋，不叫大步海，所以應是大埔面前的海。採珠客既然到過，北方文物當然也會隨着他們來，南漢時代底採珠池雖然時代稍晚，也可以假定以前也是曾採過底。

香港及其附近底居民，除新移入底歐洲民族及印度波斯諸國底民族以外，中國人中大別爲四種：一，本地，二，客家；三，福佬；四，蛋家。本地人是廣州語系底居民，多半住在平地，擁有相當的田莊。客家多半是從惠州或梅縣移入底，多半

住在山地，因爲他們移入較遲，好土地被本地佔完了，不得不去開闢山村。福佬是從福建南部沿着海岸移住，原始多半是漁戶，後來也有從海豐，陸豐諸縣移入，他們多是勞動家，賣苦力底。蛋家是船戶，自來被看爲另一種民族，但他們早已同化於漢族，實在也辨別不出他們底生理上與語言上的特點來。客家是否另一民族底問題，我以爲是多餘的。我覺得所謂客家，實際上只是稍晚移住底漢族，他們與「本地人」入粵底路徑是不同的。本地人來得最早的是由湘江入蒼梧順西江下流底。這條路到宋朝還通。稍後一點底是越大庾嶺由南雄順北江下流底。

客家也是從江西越嶺移住底漢族，不過他們不是由珠璣巷沿江而下，而是順着山脈向閩粵山地分佈底。江西話實在也可以看爲客語底系統。非客人而在客語區域落戶底，日久也變成客家，客家住在非客語區域，日久也會變成本地，所以是否另一民族底問題是廢話。同樣地，蛋家女兒有姿色稍好的，城市裏底官人會把她買來做妾。他們也可以由艇而搭水寮在岸邊住，漸次與本地融化。或住船上，却買了岸上底兒女到艇裏去。這情形，一到筲箕灣或香港仔去打聽就知道了。所以說蛋家是特種人也是不科學的。

漢族移住這地帶底，在宋以前沒有信史可稽。現在的青山舊名杯渡山，相傳劉宋時代杯渡禪師從南海來住錫於此。青山寺裏底石佛巖有杯渡石像，像甚惡劣，不值得景仰。山上有石刻「高山第一」四字，署名「退之」，因而傳爲韓愈被放爲潮州刺史時經過杯渡底留題。細查字體既不似唐人底，而用「退之」署名更屬不類。依南陽鄧氏族譜，（香港印），此四字係北宋初鄧符協摹退之石刻石。鄧符協名者，登雍熙乙酉二年（

公元九八五）進士，授陽春令，權南雄倅，任滿游青山，刻文公字於石上。據此這石刻也可以說是廣東古刻之一了。最初移住底漢人或者是鄧氏一家。縣志（卷十八）邱墓記，「宋稅院郡馬鄧自明墓在石井山。當宋南渡時，鄧銑勤王有功，故其子自明得尚高宗公主，生男四人：林，杞，槐，梓。光宗嗣位，林復持母手書上闕。遂賜祭田十頃，在石井。今子孫蕃盛，其祭田猶存。」鄧氏於五代漢周時從江西移粵。入粵始祖為鄧漢黻。鄧者為漢黻孫。南宋時鄧銑之子惟汲，字自明，娶趙臺姑，自後子孫蕃衍於各地。可知鄧家是東莞寶安一帶最初的地主，隨這家來底佃戶當然也不少。新界最古的墳墓也不過是兩宋，上水金錢村西有兩座很大的。全灣柴灣角村有一座是鄧氏三世祖，宋語封承直鄧旭底墓。墓碑是道光時重立底。碑記載四世祖符協於宋崇熙間自江右官粵，得了髻山「玉女拜堂仙人大座」，元朗山「金鐘覆火」及大帽山「半月照潭」底佳穴，把三代祖先分葬三處，鄧旭葬在「半月照潭」穴裏。看來，在新安落藉底也許是鄧符協。碑記稱「崇熙」年號，也是錯誤，宋朝沒有這年號，想是孝宗淳熙（公元一一七四至一一八九年）罷。這墓很易找，坐車到青山去，一見九味石表就下來，向北望見一對扒滿石蘇底華表矗立在路邊底高丘，順着台階上去就找着了。據碑記說，鄧氏子孫不但分佈在寶安，兩廣，福建各地都有他們底本家。但是鄧銑父子，宋史裏無傳，所稱「尚高宗公主」，可巧高宗也像沒有女兒！宋史諸公主傳獨缺高宗所生底，也許鄧自明夫人是皇姑或宗室底女兒，日久便僞傳為公主罷，依鄧氏族譜皇姑墳在東莞石井。

青山高一千九百英尺，原名羊坑山，又名杯渡，又名聖

山，南漢時封為瑞應山。英人想像山上凸出底石像一座堡壘，故改名為堡峯。青山寺距海面四百八十餘尺，是近年重修底，規模不大，沿路松陰很好，頗值得一遊。寺內底石佛巖俱杯渡禪師石像。巖上古樹很多，石質也很奇麗。巖後有化龍巖，原名魚骨巖，供觀音和兩根大魚骨。魚骨不曉得是什麼時代底東西，士人因其來歷不明，便產出巨鯨擲山化龍底神話。巖前有小澗，寺僧造放生池在那裏，可惜建築極劣，殺了不少風景。山下齋堂很多，都是新建底。由寺後小徑登山，在千八百餘尺處有小亭，亭東南，巖石上就見「高山第一」底原刻。現在大半埋在草裏，不仔細看就看不見。

新界最重要的史迹當然要數到南宋滅亡底那幾年間。在九龍灣西岸有一座小丘叫宋王臺。在臺上東面正對鯉魚門，北面對着九龍寨城。臺上有大石，石下有天然的窟，就是官富場「石殿」底遺址。元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四月，端宗從梅蔚山避元兵於此，那時，依宋年號是景炎二年。石殿雖在臺上，而皇帝行宮底遺址是當現在北帝廟底附近。臺上有「清嘉慶丁卯重修宋王臺」數字，題者底名字剝蝕了，「清」字上頭隱約還可以看出一個「大」字。從宋王臺底東邊，向臺下底海灘望去，有兩塊大石橫臥在那裏，像一隻眠牛，頭向北，腹向海，現在填海工程正在進行，恐怕不久就要被埋沒了。附近底侯王廟和沙田底車公廟所奉底神都與宋室有關係底。侯王乃帝舅生母楊淑妃底弟楊亮節，死後，人民仰慕他底節烈，建廟奉祀他。車公廟在沙田瀝源村下，土人每年春初祈雨於此，所以那山也名叫神山。關於侯王，車公，等史迹，陳伯陶先生已有著述，茲不贅。

廣

自恭帝北行，度宗長子益王是與異母弟康王昀及其生母楊淑妃，母弟楊亮節由温州到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擁是登位，改元景炎，策淑妃為太后，改封昀為衛王。景炎元年冬，帝昀移駐廣東饒平底紅螺山。三年正月到惠州，欲入廣州不果；二月到梅嶺山；四月到官富山；六月到古塔；九月移淺灣。十一月元將劉深攻淺灣，帝昀避至秀山；十二月又逃到井澳。帝是在井澳遇颶風，驚悸得疾，劉深復來襲，被張世傑打退了，他又想從謝女峽入七星洋至安南占城。這是景炎三年正月底事。三月，帝昀從廣州到潮州；四月帝昀崩於此，羣臣欲散去，陸秀夫曉以大義，於是共立衛王昀，改元祥興，上帝是廟號端宗，升廣州為翔龍府，潮州為翔龍縣。

這是宋末新界底重要歷史，但所出底地名有些有放證底必要。梅嶺，官富，淺灣，現在還這樣稱呼，灣淺現作全灣，潮州府志，香山縣志馬南寶傳，和通鑑輯覽都說是在潮州。潮州府志與輯覽且指明是潮陽底淺灣，這是附會，試想元兵已經壓到官富，宋帝怎能跑到元兵底後方？古塔在什磨地方，待考。秀山即虎門。井澳在香山橫琴山下，潮州府志又以爲是南澳島底井澳，也是沿着上頭底錯誤所致。謝女峽在小橫琴山下底雙女坑。橫琴兩島與鷄頭，九澳，都在澳門南邊。七星洋，文昌縣志說是七洲洋，說在「縣東百餘里大海中，七峯連峙，與銅鼓山相屬，俱有石門，上有山，下有泉，航海者皆於此樵汲。元劉深追宋端宗，獲俞如珪於此。」這是把九洲洋誤作七洲洋。九洲洋在香山境內，從時日計算起來，帝昀不會走到七洲洋那麼遠，不然，他就早到了占城了，爲何又跑到廣州去呢？最不明白的是他死底地方潮州。

廣東文物 卷六：史地交通門

潮州這地方前人多以爲是廣州灣底潮州，乃是高州府志及通鑑輯覽附註底錯誤。香山縣志與新會縣志（卷十三）解釋得比較正確，但也沒證明是在什麼地方。日本伊東忠太在論說崖山底演講裏有關於潮州底話說，認定潮州就是現在的香港島。（史學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九號，大正二年九月）這是因爲他見

大清一統志有大奚山以急水佛堂二門爲障，所以得到這結論。一統志說：「大奚山在新安縣南，一名大漁山。輿地紀勝：在東莞縣海中，有三十六嶼，居民以魚鹽爲生。舊志，大奚山在新安縣南百餘里，周二百餘里，爲急水佛堂二門之障。又有老萬山，在大奚西南大洋中，其周廣過於大奚。……」又潮州即大奚山，吳萊南港人物古蹟記說，大奚山，在東莞縣，一名潮州。陳仲微二王本末也說潮州屬東莞縣，新安縣是明萬曆元年由東莞縣分置，故宋元人記大奚山屬東莞是對的。陳仲微隨二王流亡海上，所記當是目見的事實。吳萊是元人，遊粵時距宋底滅亡不遠，所記也可以說是確實。伊東先生因此指潮州爲香港，其實，他是誤解「急水佛堂二門之障」一句，以爲潮州必定是在二門之間所致。他舉出南海人物古蹟記與二王本末底史料確很重要，現在將本文錄出來。

陳仲微錄廣王本末，「大軍至次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彌川。彌川，廣之東莞縣，與州治相對，但隔一水。」

吳萊南海人物古蹟記，「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彌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聚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徙來，種蘆芋，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鹽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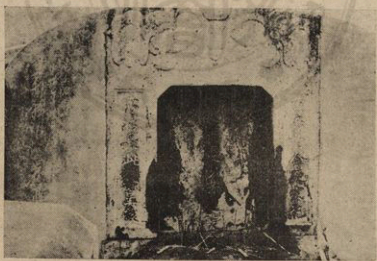
陳錄中底「彌川」當是潮州之誤，潮州有黎彌洲，大奚

九五

山，大嶼山，大漁山，大濠山，諸別名。廣東圖志記大嶼山在新安縣一城西南一百一十里大海中，一名大奚山，爲急水門之障，上分三十六嶼，樹木叢集，地最寥濶，有大嶼山汎，大濠汎，東涌口汎，沙螺汎，有鹽田，海船可以寄棹。」**洲**又作**洲**。「**洲**」，「**洲**」二字都不見於字書，乃當時底俗書。由字形底相近，史家便誤認**洲**爲化州底**洲**。這一差就差了幾百里，弄到高州府志，文丞相年譜，通鑑輯覽，等，都跟着錯了。

帝昺於景炎三年四月崩於**洲**，衛王昺即位，楊太后垂簾聽政，因爲黃龍見於海中，改元祥興，升廣州爲翔龍府，**洲**爲翔龍縣。如果這**洲**是吳川縣底**洲**，理應升高州府，不應升廣州府。端宗從井澳走謝女峽，又從謝女峽走七州洋（九洲洋之誤），都是從西方再逃回東方，因爲那時崔永已經招降了高州，雷州，化州，所以端宗絕不會走到**洲**去自投羅網。而且景炎三年正月，端宗還在謝女峽，（見匡山志），二月從海道回廣**洲**（見二王本末），忽然又跑到**洲**去死在那裏也來不及。所以**洲**必是距離廣州較近的地方。大奚山依南海人物古蹟記既有**洲**底別名，二王本末也說是屬東莞縣底，無疑是端宗晏駕與少帝即位底所在。大嶼山，東涌口，大濠（不是大澳）沙螺諸汎，現仍存在，不過當時駐蹕底地方在那裏還沒考查出來。前幾年讀日本森清太郎底嶺南紀勝，試要踏查大嶼山宋末二帝底遺迹，在東涌，大澳諸地訪問，鄉人沒有一個可以告訴我，由香港摩星嶺西望有車公洲與尼姑洲二島。車公洲又名侯公洲，尼姑又作大姑，也許與宋末史乘有關。從這兩島西行便是大嶼山底銀礦灣，灣裏有梅窩，龍地塘諸村。龍地塘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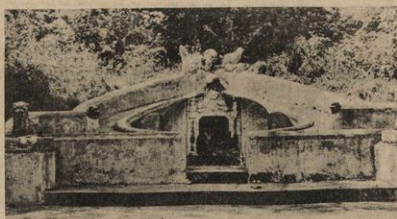
名很可注意，但是一到那裏，一時也找不出什麼。作者底目的是要找端宗底陵址，和駐蹕底地方，但在大嶼山中好像沒有希望了。偶到赤灣，聽見人說附近有王墳，於是同一班朋友趕到那裏，果然找着端宗底陵寢。陵在天后廟西南約一里，而對內



宋 祥 慶 少 帝 之 陵 墓

伶仃，從地理家看來確是一座好風水。因爲在帝制時代，平民是不能擁戴皇帝祖陵底，所以當地趙姓人民不敢張揚，到民國元年才立底墓碑。碑文是「大宋祥慶少帝之陵」，這顯然是趙氏子孫「數典忘祖」。「祥慶」當然是「祥興」底誤寫，廣州音，這兩個是不分的。在陵內底當然也不是帝昺底遺體，他是沈在厓山底。除去帝昺以外，那陵當然是屬於帝昺底。所以碑文應作「大宋端宗皇帝之陵。」景炎有廟號，故得這樣寫。現在東莞，寶安，香山一帶底趙姓人民都不是端宗或帝昺底後人，因此端宗只有十二歲，帝昺還是襁褓兒，決不能有後底。從端宗底陵在赤灣看來，**洲**當然不是**洲**，離亂之際，絕不會把梓宮連那麼遠來安置底。

帝是底陵雖然找着了，但我們對於大奚山底史的踏查還希望有意外的收穫，要達到這目的，非聯合幾個同志到那裡住些日子不可。這島比香港島大兩倍，沿岸村落很多，最著名的西北底大濠，東涌；沙螺灣；西岸底大澳；南岸底同福，長



宋 祥 慶 少 帝 之 陵

廣東人對於小島大島都叫做山或洲，「大嶼山」底「嶼」字廣東地名上很少見，也許原是「大漁」，否則初名這山底必是福建漁人或海賊。大嶼周圍島嶼很多，不知道所指底「三十六嶼」底範圍多麼大。若說大嶼山上分三十六嶼，那麼，這「嶼」字應是「峯」字底誤寫。但大嶼山底山峯高過一千尺底又沒有

沙，杯澳，東南岸底梅窩。山中有新闢的昂坪，在鳳凰山下，僧寮齋堂很多。鳳凰山高三千餘尺，為香港與新界底第二高山。廣東通志載這山有神茶一株，有消食退暑底功能，但不可多得，土人於清明日採下，名鳳凰茶。舊說大奚山上分三十六嶼，這「嶼」字意義很晦，到底是指山上分三十六嶼呢，還是大小有三十六個嶼呢？福建人名小島為嶼，大島為洲或山，

那麼多，甚至連名稱都沒有。所以「三十六嶼」還是個疑問。東涌汎與大澳，每日有從香港來底輪渡，交通是很方便的。



九 龍 城 舊 碼 頭

從海上遠望，就像一個人形，雙足插在岸邊，身倚在山邊。土人對於它們有一個傳說。

在很久的時候，有一個很壞的官在大嶼山一帶搔擾，財色無所不貪，尤其喜歡蹂躪少女。鄉人於是集議要除掉他。有一晚上，這個壞官又出來強擄女人，鄉人就出來驅逐他，把他趕到一個山頭，背面臨海，沒路可逃，於是大眾上前把他打了一

東涌有舊寨城，廢城幾尊仍在原處，現在暫用為美華中學校舍。大澳是一個重要漁港，也是大嶼山最繁盛的市鎮，附近有寶珠潭，只存村舍數家，潭已化為水田了。但在距離不遠的海岸警察署底下，有許多石頭壘積起來，

頓之後又扔他下山。他滾下山底時候衣服都被扯破了，坐在那裏一直到化成石是赤身露體。他底化石是由於鄉人底祈願，但是在別的地方出了毛病了。正對大澳底彼岸便是唐家灣村，那裏底少年男女起首淫蕩起來。鄉中長老都覺得這淫風是突如其來，於是請風水先生到處觀察，最後察到大澳來了。他們一眼就見那石人坐在海邊，裸體對着唐家灣，便斷定是鼓動淫風底根源，於是同大澳鄉人商量把它毀掉。工作了許久都沒成功，最後只把那根陽物擊掉，在巫術上，那石人算是被闖了。唐家灣村底青年男女從此也恢復常態。

這類故事，到處常有，不外是風水先生底話罷了。

大澳南有番鬼塘，是值得注意底地方。這名字在英國人佔據以前一百多年就有了。「番鬼」是指荷蘭人而言。在二百年前，荷蘭商船寄碇大澳港，船上底人私自底岸邊搭寮居住，因而得名。荷蘭廢壘或者在那附近。荷蘭人受滿清底優待，是因爲他們曾幫助清兵滅台灣鄭氏底原故。他們底商船來到廣州，卸貨之後，不駛回澳門，却停泊在大澳及鷄翼角底東灣或西灣過冬。那時，遠行的船也像現在中國漁船一樣，在相當的時間必定得拖上沙灘，把附着船底底動植物去掉，和修補損壞的地方。船隻不在澳門修理，而在大澳一帶，受這樣特別待遇底，恐怕只是荷蘭而已。鷄翼角山上有廢礮臺一座，是清朝建底，西人每誤認爲荷蘭堡壘。在鷄翼角與大澳中間有二澳村，村北有島上最大的瀑布名水嘮嘈，風景極美，可惜樹木少些，若用人工整頓，當會成爲一個很好的風景區。水嘮嘈瀑布從山上瀉下，曲折很多，每曲有潭。全瀑高千餘尺，所以上部又叫做萬丈瀑。

新界所屬島嶼礁石大小百餘，多半沒有居民，樹木也很多。有居民底大約有三十個左右大一點的島嶼。陸大嶼山以外，以薄寮洲爲最大。長洲也是一個重要的漁港，人煙相當稠密，有北帝廟一座，香火極盛。廟裏存着一把大鐵劍，據說是從海裏撈起來底。西洋傳教士多在那裏建別墅，儼然是個華洋雜處的小埠。許多人居住底小島，都有天后廟或北帝廟，因爲這兩位神是保護航海人底。在大鴉洲天后廟重建於道光八年，碑記說本洲爲永祥堂自明以來的祖業，有船廠一所。這也是新界古村之一。其它島嶼可紀底尚有很多，等以後寫地誌底時候再說罷。

新界史地可以提到底還有屯門。屯門灣介在青山與麒麟山之間，在麒麟頭孔子廟下底渡頭下船橫過海灣，輕風微浪，大有湖山意味。而這裏却是西歐人最初登陸底一個地方。明正德年間，佛朗機人入寇，占據屯門，爲海道汪鏞破之於九運山。這事距澳門底租借早三十餘年，也可以說是歐洲勢力東漸底第一件事，頗值得紀念底。

大帽山高三千五百英尺爲新界最高的山。現在山底東南建了一個遠東最大工程底蓋水池，名叫「城門銀禧水塘」，是紀念英王喬治五世登位二十五週年底建築。池底位置在舊城門村，沿山築水渠引水，供給九龍香港。山底西北有觀音山，奇峯聳峙，甚爲壯麗，山頂原有觀音廟，遺址尚存，從觀音山到大帽山底半途中有廢壘數重，名稱待考。山下有凌雲寺，是道光元年重建底。

新界風景優美的地方到處都見得到，最值得提出來底可說是涌尾底龍潭。游人從粉嶺下車，搭沙頭角公共車到石鐘均靠

近巡警局底地方下來，從那裡到樹樹下村，南行約一英里半，上山徑，行二英里，下山至涌尾村，沿着小涌走，便到瀑布瀉下底地點。這條瀑布從七十英尺底高處注入龍潭。離龍潭不遠復有飛流四十英尺底瀑布注入新娘潭。據說明朝有村人迎親，行到潭下遇雨，把新娘沖到潭底，因而得名。

另一條路是從大埔坐船到涌背登陸，沿溪走一里多路先到新娘潭，再上龍潭。沿路沒甚樹蔭，夏天行走，有點苦熱，但冬天水小一點，可沒有那麼壯觀。

九龍寨城俗稱九龍城。城內依條約仍係中國所有，由城到海邊底碼頭也是屬於中國底。城內現存舊書院一所已改爲學校，衙門口還剩惜字亭，裏頭有幾塊石刻。其餘民家十餘和瓦

礮一片，令遊人起無限感歎。

最後回到香港本島。所有的史迹都不能尋覓了。據說明朝隆慶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〇，七一年）倭寇曾入石排灣（香港仔），現在那裏也沒有什麼遺址可見了。「西營盤」現在上環，乃清朝海盜張保仔營壘，遺址在那裏也難指出。據傳說張保仔有東西兩個營盤，東營盤在七姊妹附近，遺址也找不着了。

太平山上有蟻蝟石。古人信那石向着山頂進行，如石蟻蝟上到山頂，香港便要歸還中國了。我們都希望有那一天。其餘無關歷史興趣底地方，當在地誌裏頭記載，此地不能詳說了。

國民革命文獻叢錄

簡又文

100

廣東文物展覽會中有一室——羣稱為「革命室」者，其中陳列品都是百年來的革命文獻。內分二大類：一為太平天國文物；次為國民革命的文物。前一類的內容另有長篇說明。後一類的共數十件，都是與建國歷史有關的珍品。除由展覽會擇尤攝影以留紀念外，茲繕之作是要把這一類陳列品中之尤為罕見可貴者說明其來歷和內容，俾他日研究或主修國史黨史者藉得參考的資料。于陳列品之外，個人所知所見之珍品數事亦一並列入。廣東為國民革命策源地，歷年革命殉國的烈士志士輩出，革命老前輩之曾隸與中會或老同盟會會籍者，迄今還有許多健存的。國民革命的文獻，除黨史陳列館所收藏者之外，留存於民間——尤其在廣東者，當不只此數。徒因在國難期間，藏者遷徙四方，存品不易徵集，故所得僅此區區耳。各方同志如有所藏或有所見，至希以品物攝影見惠。（交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俾得陸續編記，以為革命建國的光榮歷史留永久的紀念也可。

一 總理受洗禮名冊【附圖】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總理初由檀香山回國，入泉仁書院肄業。前在檀香山教會學校讀書時，他已飽受基督教真理之薰陶，至是正式受水禮入教。為其施禮者，為喜格理牧師，同時受洗者為其同鄉故交陸皓東。喜牧師之洗禮冊今仍存，冊上孫日新，陸中桂即二人之名也。

1 朱毓林	香港	Removed
2 孫日新	香山翠亨鄉	Removed
3 八媽	省城	Deceased
4 陸中桂	香山翠亨鄉	Deceased
5 唐雄	" " 唐家	"
6 任顯德	香港	Removed
7 宋連好	" "	Deceased
8 宋江燾	" "	"
9 周慈愛	" "	"
10 任顯日	" "	"
11 陳神重	恩平長灣村	"

總理受洗禮名冊

二 「革命四大寇」與關心焉五人照相

（卷二攝影）

三 總理學醫時所用書籍三本（卷二攝影）

- (甲) A Dictionary of Medicine
 (乙) A Dictionary of Treatment
 (丙) Clinical Manual

四 總理在澳門行醫器具三件 (卷二攝影)

- (甲) 割喉核器
 (乙) 驗肛門器
 (丙) 洗尿道器

以上總理遺物三種共七件，皆香港關心焉老醫生出品。關丈，名景良，昔與總理同學香港醫科，以故與總理極友好。我前年曾向其叩問總理學醫時逸事，蒙其滔滔細述，多為外間所未知者。爰轉述於此，俾留信史。

香港雅麗氏醫院于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正月落成開幕。院內附設醫科亦同時開辦，原名「香港西醫書院」。一時來學者三十餘人。教授為

康德黎等。總理卽于是時由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科轉學于此。至光緒十八年壬辰（一九九二）七月二十三日，舉行首期畢業



禮，畢業生二名，一為總理一用孫逸仙名，一為江英華。關醫生係第二期畢業者。

該院設學生寄宿室二間，一在二層樓，一在三層樓，每間容學生二人。總理與關丈同宿于二樓房間，共五年之久。陳少白曾在院習醫兩年，寄宿于院之隔隣道濟會堂，但未畢業卽輟學而從總理奔走革命去了。

與總理同窗時學醫者
 陳少白 王澤民 黃怡益 王心關 王英華
 劉四福 譚總 黃理 關 王英華

總理在院習醫科五年，專心致意于學業，勤懇非常。彼于日間習讀醫學，夜則研究中文，時見其中夜起床燃燈誦讀。但最愛讀之書乃法國革命史（藍皮譯本）及達爾文之進化論，後乃知其思想受此二書之影響為不少也。開校之第二年，陳少白來學，總理與其言論甚多，高談革命。其時，常來校與他們聚談者有左列，王孟琴，（其時總理努力補習中文，王為其導師）何隆簡，楊鶴齡，楊迺安諸人。又有楊衢雲

者，在招商局任英文書記職，每夜亦必來談話。其人善拳術，好打不平，固一糾糾武夫也。當時大馬路上酒巴林立，常有海

陸軍人醉酒鬧事，每凌辱毆打中國人。衛雲見之，輒揮拳憤擊醉兵，無不應手而倒。屢被警察執送警署，則又輒自稱「自衛」而得免罪。每遇事一次，被釋後必來醫校詳細報告，慷慨激昂。嘗云，外人待我不平，同胞必須發奮圖強。其所以致此，皆因滿胡壓逼漢人，不能致中國于強盛，故受外人欺侮也。于是每談必申述「揚州十日記」等慘史。聽者莫不義憤填膺，而他們幾個人的革命情懷愈為緊張了。

至一八八九年，總理的言論已充滿革命思想，要推翻清廷，廢除帝制。關醫生之母黎氏，時亦在該醫院任英文翻譯職，平素善待總理，常邀其到家中與兒輩同遊共食待如家人然。總理生性活潑，愛遊戲，又好為大言，故得有「孫悟空」之綽號。蓋關母見其言論激烈，嘗問云：「你志高言大，想做甚麼官——廣東制台嗎？」總理答：「不！」「想做欽差嗎？」又答「不！」「然則想做皇帝嗎？」總理則答：「皆不想，我只想推翻滿洲政府，還我漢族山河，那事業比做皇帝更高更大了。」關母當時殊無種族和政治思想，以其大言不慚，荒唐如「西遊記」之心猿妄想，乃以「孫悟空」目之。

關丈猶記總理當時尚未剪辮易服，惟所穿之長衫身與袖俱極窄，不同時樣。其母常嘲其「氣死件作」云。又總理生活與手段異常豪闊，並非鄙吝者流，好買書及雜物，常因款絀而暫掛賬。其兄一有匯票自檀香山寄到，即清還欠款，復大請其客了。在學生時代，總理之品性是豪俠的，剛直的，活潑的，和幽默的。

有一天下午，總理與九列，楊鶴齡，陳少白，暢談革命之下，關醫生亦與焉。衆議拍照留念，四人即于醫院三樓外廊坐

列。惟以背景即為醫院之割症室，殊不雅觀。時，關氏年最幼，亟為奔走取屏風障割症室，畢，以陽光垂暗，倉卒揆立四人之後。關醫生畢業後，以懸壺濟世為志，而四人者，旋即創立興中會——最初期的革命團體——首先倡導革命，即時人所稱為「革命四大寇」者是也。拍照時光緒十四年戊子九月初六日，即總理進校之第二年，是日適為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民國之國慶日，亦可云巧矣。此照像，關醫生僅得一幅，仍有拍照時年月日記錄于後，秘藏之篋中數十年，差已忘却。直至數年前始復發見，乃為翻影多張分贈至好。其時，尤烈尚生存，適有南京之行，亦贈以一張。這一張于革命史料最有價值的「四大寇」照片遂得公之于世。廣東文物展覽會所陳列者即當年攝製之原始的一張也。關醫生題識云：

此合照自左至右，上列而坐者為 先生，立者鄙人，下列為楊陳尤三君，其地則荷李活道雅羅氏醫院三樓騎樓也。五人之中，三人乃當年該院同視，而尤楊二位則以談民族革命特來相訪者也。時為夏歷戊子九月初六，適為公歷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先生既開民國之基，斯照又正吻雙十國慶之兆。拍照佈置，鄙人實任之，雖事隔四十五稔，然當年 先生之聲音笑貌，英爽之氣，一一如在目前。蓋 先生不祇與鄙人同視，且二人同室而寢，垂五年也。更有可貴者，則 先生遺像已多，然衣長衣，被短褂，而又最青年者，有此一幀而已。因以家存原照放大，呈之 國民政府，庶幾其可存留焉。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七十老人心焉關景良謹誌

總理既抱革命之決心，即在醫院暗自學製炸彈，嘗以婦人裹足布所捲試製之炸藥，亟欲試驗效力，自醫院樓上擲出街外。隆隆一聲，驚動四隣，警察聞聲趕至，密查多日，率無由知炸聲之何來。（此條為關心焉弟心民所述，亦在該院習醫者）

總理畢業後，先赴澳門行醫，其在校所用之書籍三種即留在關醫生家中，每種俱蓋有英文「孫逸仙」——Sun Yat-sen 水印。歷年由關丈慎重保存，革命成功之前，用薄紙蓋其水印，而加自己名印以作掩護，用防不測，卒能保存至今，亦可謂苦心矣。

總理由澳門遷廣州實行運動革命時，又將行醫器具三件留在關醫生處，亦由其慎為保存。

前年，關醫生檢出以上各件，交其姪頌攜帶北上送呈中央俾垂永久不朽的紀念。適至上海而大戰爆發，原物留滬。今春，廣東文物展覽會舉辦于香江，關丈徇同人之請，設法由上海取回付會陳列，參觀者無不嘖嘖稱嘆，咸許為革命文獻中之至珍品也。

五 總理在醫校畢業文憑副本（卷二攝影）

香港大學醫學院藏

文憑中英文並列，全體教員署名。領憑者二人，一為總理（孫逸仙）次為江英華。中文如下：「香港西醫書院掌院並請考各員等，為給執照事，照得……在本院肄業五年，醫學各門歷經考驗。於內外婦嬰諸科，俱皆通曉，確堪行世。奉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學院考準權宜行醫字樣。為此特發執照，仰該學生收執，以昭信守，須至執照者。右仰該學生收執。一八九二年月日」上左角有英文字註明文憑副本，一子孫逸仙，一子江英華字樣。

總理畢業時，各科均滿百分，惟一科積分稍遜，經教員會

廣東文物 卷六；史地交通門

議公決並贈所闕之數，俾得全科滿分，誠教育界千秋佳話也。

六 總理密謀革命借據（卷二攝影） 吳錦鏞藏

總理于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在港畢業後，即赴澳門設中西藥局，以懸壺行醫為名，密謀革命為實。當時需款孔亟，乃復以買辦藥料為名向鏡湖醫院藥局借銀二千元，藉利進行，訂立借據，由總理的筆簽字，而由吳節徽為擔保人，另有知見人六名。此款于民國成立後早已償還。原據由吳節徽交其次女錦鈿女士保存，不啻傳家之寶也。原件向未公之于世，影片係女士借出攝製者。字跡清楚，茲不贅錄。

七 總理行醫廣告（卷二攝影）

總理在澳門行醫約一年，大招本地葡醫之忌。翌年逼得離澳門而遷廣州，在冼基另設東西藥局，仍以行醫為名，密謀革命為實，結納同志多人，常在廣雅書院抗風軒密商進行。當時已有組織與中會之動機，徒因人數過少力量未充，故未積極進行。此廣告乃于光緒十九年十一月間在廣州某日報登出者，茲僅得攝影。

八 革命四大寇密謀革命時之薰爐 孫哲生藏

總理于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與尤烈、楊鶴齡、陳少白、鄭鈞臣、陸皓東等在港正式組織革命團體，命名曰：「興中會」。會址在士丹頓街十三號，門外榜「乾亨行」小牌以掩人耳目。會友陸續加入者有鄧蔭南、楊衢雲、謝纘泰等。是年八月第一次在廣州起事，即與中會最初之活動也。當秘密開

一〇三三

惠彙典 總理登鶴齡少白室
謀革命組與中會於香港

士丹頓街門牌乾字二

字號香一凡洒血吟

風今思思近五十年

追憶往事餘相尚

餘絕於福際物以

人傳亦可寶也敬

以此薰爐贈與

哲生世兄存念

時在
民國十五年九月廿五

九列謹識



密謀革命時之薰爐

方設法，通信與其師英人康德

黎博士，由其運動英國朝野，

始被釋出，已被羈十二日矣。

釋出後，致書於香港區鳳墀。

區固于昔時曾助其補習中文，

亦極力贊助其革命運動者。原

函由區交與麥梅生保管。今承

麥君借出攝影，亦饒有歷史價

值之文獻也。展覽會未及徵集

原件陳列，誠為憾事。

總理在倫敦致區鳳墀書



會時，桌上必置一小薰爐，焚檀香。此爐向存于尤烈處。民國廿五年，尤氏北上，舉此贈孫院長哲生，另有題跋，中有一「瓣香一片，洒血吟風。今忽近五十年，追懷往事，餘燼尚繞繞於腦際。物以人傳，亦可寶也。」之語。

九 總理在倫敦被難後致區鳳墀書 麥梅生藏

總理于第一次革命失敗後，即被逼離港赴日，後由日去美繼續革命運動。光緒廿二年十月（一八九六）總理由美之英，在倫敦被清公使魏照瑗誘禁於使館，欲秘密押運回國。總理多

恐者亦被誘擒於倫敦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細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棧宜初六七日内無人和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告之望弟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中午忽然安慰全無再受色不期然而然有云此祈禱有應其家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

密文俱開，幕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二次傳履食物，若件然，前已托之傳書，已為所賣，將書交與街內之人，密寄，但俾知之，防範更為加密，而可也。我傳消息者，終必顯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授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決早他入房中，通防守，俾疎行乘間，與他閑玩，果得先期，然此時幸星低，科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

未曾搜出，即交此傳出外，與簡地科萬君兩師，他等一聞此事，着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稟外部，而初時尚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為癡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苦初二日，自出暗差，自出咬守，恐溜夜匿，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証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為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偏頗數千，鼓噪有街坊，欲尋人，折平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著即釋放，不然則將使居人等。

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出，此十餘日，聞使館與北官商議，來往不絕，款數十斤，任彼外方，計而謀，再幸者，意人謀不滅，雖濟濟，腐陰，以終無我，仍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腐朝之名，徒藉毒，衰矣，况擬暫住數月，以交此地，暫蒙示，曹此大救，聖子，四德，亦七年後，獲此皆天大恩，敬為先生，世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游道，則弟，幸甚，為生，幸甚。

十 總理「赤十字救傷第一法」

李劍琴藏

總理在倫敦被難之翌年，即留居其地理頭研究學術，於經濟問題及社會學說多所發明，因有「民生主義」思想之萌芽，蓋擬於大革命時，民生社會問題並民族人權問題同時解決之。暇時亦復涉獵譯著工作。所譯柯士賓原著之「赤十字救傷第一法」為其譯著出版之第二本，展覽會出品之一本係總理親贈與李可植者。至其第一本則同年出版之英文「倫敦被難記」是。（有中文字譯本）

十一 史堅如口供（卷二攝影）

馬小進藏

光緒廿七年庚子（一九〇一）。拳亂發生，與中會第二次舉事于惠州，復失敗。會員史堅如任廣州以炸藥埋總督衙門，欲謀炸總督德壽，不成功，被捕，旋以身殉。時史年僅弱冠，死事至為激烈。口供向存番禺縣署，當係書吏筆錄，自有損益之處，供詞未必全真也。並有史之掌模，及謀炸地方之圖。民國成立後，高劍父等由縣署檢出製版，刊真相畫報，展覽會出品為馬小進所藏之影印本。參觀者受其感動最深。

十二 楊衢雲墓（卷二攝影）

何星儔攝贈

楊衢雲原為香港輔仁文社社友，最先加入興中會。第一次革命失敗後，亡命南斐洲。後潛回香港，復有所活動。廣州清吏，遣人赴港暗殺之。時光緒廿七年十一月（一九〇一年一月）也。

據關心焉醫生口述：楊回港後在結志街二樓以教英文為

活。某夜有人闖入行刺。當時楊身前有圓桌一，上置煤油燈一盞，西書數本。楊受傷後未死前自言：當兇手入門時即知其來意不善。彼素嫻武術，初意欲以燈擲去，再舉桌擋之，必傷兇手，亦可免禍。繼念煤油燈一經擲地，全樓必兆焚如，將至連累多人，而妻子恐亦難逃火災，乃轉以英文大字典一本迎頭飛擲過去。一轉念間，兇手對其連放三槍，一彈中其左膊，次彈中其上身，三彈中腹部，腸為洞穿，最末一彈是其致命傷也。兇手逸去，楊被昇入醫院，取彈，已不及治，翌日身死。由陳少白等料理喪事。

楊氏遺骸葬跑馬地英國墳場，編為第六三三四八號。墓上立斷頭石柱一，蓋外國習俗，此為事業未成而死于非命者之象徵，即今知其墓所在者亦甚鮮。今寓香港之七十老人何星備（汝明），當時固與楊為摯友，于其死後助理喪事者，亦曾為余述楊死事甚詳（大致與上述同），山墳號數亦由其抄錄而得。展覽會陳列之楊墓圖片即何翁所攝者。

十三 楊衢雲略史（遺像刊二卷） 尤烈遺著

此為小冊，前由私人刊行，惟傳流未廣，內容敘述楊氏歷史固甚詳明，而于最初期與中會之組織及第一二次革命運動紀錄亦至為翔實，可作革命史料讀，爰錄其全篇于后：

楊衢雲略史（原文）

（中國革命與中會最初之實錄）

香港跑馬地英國墳場，有中國文字之墓，巋然其中，過而弔者，無不黯然曰：「嗚呼！此中華先烈楊衢雲先生之墓，」

徘徊者久之。夫璞玉雖美，蘊荆山則孰知其寶？丹椒信芳，迷琴鼓則誰聞其香？是以佻身飛鏃，自屬前賢之事；而垂文青簡，不免後人之責。茲搜羅故實，擇其要者以述其略史焉。公姓楊氏，諱兆春，字合吉，號衢雲，福建澄海縣人，世居英字社，祖考諱福康，號錫九，清廬生，由軍功議敘，授廣東肇慶府經歷，署理新興縣知縣，並加五品銜，及讀「荆蛇逸史」，有所覺悟，棄官出洋，居檳榔嶼。考諱清河，號伯澄，即誕生於檳榔嶼，習估盧文字。年十六歲，回本籍，補習漢文者五年。自閩來香港，先後充巡理廳暨輔政司通事，嗣又先後執教於各書院以畢其生。公從父讀，至年十四歲，投鐸也船廠，學習機械。未幾，失慎，斷右手中三指。于是輟學，轉習英文，每考試輒冠其儕。至年二十歲，畢業。公精技擊之術，偶遊太平山，有勞働者百數十人，互相械鬪。公上前勸解，不聽，其一邊轉欲擊公以洩其憤，公適衣長衣，不暇捨，張空拳以應之。手足稍動，而衆皆披靡，一時歎為神奇。自羅馬堂英文教員辭職，就招商局書記長，又轉就沙官洋行副經理，時年三十有四矣。先是，港中學友如何汝明，溫德，及謝續泰，劉燕賓，溫宗堯，周昭岳，胡幹之諸君，公與之最交稔。而公則與謝劉諸君同組輔仁文社，以為交換智識研究學術之所，以行其愛國之要素。社員十六人，公齒長，遂即舉為社長。社員中有羅君文玉者，與順德尤列君善，嘗介紹之於文社，屢至談學，因得與諸君游。維其時，此尤列者，實與其友香山孫君逸仙，密謀民族革命，經已數年，至是乃漸行其游說之時代也。公氣宇軒昂，推誠接物，一見知為長者。每談論國家大計，則義形於色，有醞釀於中，而又不能自達其意之概，知其所

成者深矣。亡清光緒壬辰秋，羅君設婚筵於上環壽而康酒樓，文社同人畢至。尤君繼至，與公倚欄縱談時務，公所論者，政治改革之事。偶叩其家世，則先世讀史棄官出洋，因而本身出生於香港之說，侃侃道之，尤君曰：「得之矣！君所嘗發揮者，政治之改革耳。乃令先祖讀史棄官之意，君知之乎？」公曰：「何如？」尤君曰：「不有種族問題在耶？棄官者，不為滿清奴也。」公于是豁然曰：「我亦得之矣；如夢初覺矣！」時忽諸客紛至，坐相接近，不可復語。酒闌人散，公叩尤君寓所，應之曰：「歌賦街楊耀記楊君鶴齡所，與孫君同居。」公隨尤君同歸，與孫君相見，歡甚。由是朝夕常至，至則抵掌而談，遂且不倦。公主張先開會於廣州焉，孫君聽之。翌年，孫君設東西藥局於廣州沈基，外觀則以醫學問世。乃尤君亦駐局中，日相與計革命進行之事。冬初，開會議於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蓋尤君嘗為駐此書局內之廣東與圖局之測繪生，與局員習熟，是以得借用之。到會者，孫君逸仙，程君耀宸，奎光，璧光，兄弟三人，陸君皓東，魏君友琴，鄭君士良及尤君列也。孫君提議：「本會名曰興中會」。衆贊成之，即日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公居港，弗克來會。次日，尤君適往港，為公道之。歲甲午，孫君以為既有斯會，非他埠多立支會以相照應不可，乃漫遊津滬暨大江南北，數月無所遇，於是直往檀香山乃兄壽平君所。時方中日戰爭，國人漸有國家思想，而居留外國之華僑，時受壓迫，以是知國威不振，實基於祖國之政權操諸異族之手者，其人獨多。是以孫君試其一度之演說，而檀島同僑，如郭君蔭南，夏君柏子，宋君居仁，丘君泗，陳君楠，李君安邦等數十人，一時遵依宗旨，組織

興中會，且圖謀先後歸國，以從事革命工作。乙未正月初旬，孫君自檀抵港，與公晤，復上廣州，與尤君晤。尤君住於海關外寓寄別墅，即留孫君同處，盤桓數日。一日晨興，關員何氏對孫君以西語呼早晨。相距稍遠，孫君不聞，未及答，何氏以為慢己，因孫及尤，並下逐客之令。孫君于是即日浩然下港矣，此亦事之足紀者也。孫君到港之次日，即與公等組織興中會於士丹頓街十三號屋，門外榜「乾亨」二字。開會，票舉黃君永襄為會長。輔仁文社社員之加入者有謝續泰，周昭岳二君。此為中國革命事業由游說而至實行之起點，其時則亡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也。自是籌經費，羅人材，購器械，種種動作，公與孫君擔任為最多。廣州設機關二：一城內雙門底上街黃家祠內雲崗別墅，一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其餘儲物及招待之所，省河南北，無類數十處。小輪船亦購有二艘。東西北江同志之人，往來如織。孫君與尤君長駐雲崗別墅，而諸事則孫君總指揮之。七月中旬，公自港至，亦駐其間，數日復下港。八月十二日，黃君辭會長職，衆舉公當之。蓋將有事於廣州，黃君謙讓不遑，衆以公才堪任之，非公莫屬，公亦不敢違衆而勉為其難也。此時布置恭備，發難有日，而器械之購自外洋者，仍源源而來，賴公駐港為之轉運，數月來未之或失。預約九月初九日開始攻擊。先有退伍軍士二百名，散處於新安屬之深圳鹽田沙頭各地者，全數加入興中會。公合同同志朱君貴全統率之，集中於九龍，定以初八日下午，並軍械七箱同附保安輪船赴省。公之意，使人械同船者，預計其初九日晨，船到步時，二百人開箱持械，登陸成隊，四城響應，則可以握全城之命脈而無難。孰知該船自港動輪後，偶因他故，船中貨物，須易位

置，以多數他貨，移諸七箱之上，到時斷然不使工作，所謂成事在天者非耶？且初八日省中消息，兩廣總督譚鍾麟，廣東巡撫馬丕瑤，已微聞吾人有此舉動，密令卓勇統領李家焯，全城戒備。孫君聆此，即令同人暫且勿動，再待時機。因思二百人自港而來，不無可慮，是以「止辦」二字通電於公。迨至將夕，得接「太遲，貨已下船，請接」八字之覆電。斯時省中人，狼狽可知。于是初九日晨，二百人者，在船頭同時就捕。而「今有匪首，名曰孫文，結有匪黨，曰楊衢雲」之詛語告示，遍貼於城廂內外及省河南北。而同志之跟蹤避免者，皆亡命於外矣。假使消息知早數時，必不至此，蓋二百人未下船也。所謂謀事在人者之有時無效，竟如是也！是役就義者朱、丘、陸、程四姓！朱君貴全剛，丘君泗斬，陸君皓東斬，程君奎光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死，程君耀宸長禁大有倉後死。此三十年前，我國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悲劇也。孫君既幸脫險而遠行，而公則偵知李家焯派人來港，密行暗殺。公無懼色，乃家人及戚友，苦勸離境，不得已奔赴南洋。未幾，游印度，又至南斐洲，轉而倫敦。復返印度，往斐嶺濱，又轉星架坡。所至皆專向華僑為我民族革命之鼓吹。戊戌二月，乘若狹丸東渡。過港，不登陸。謝君續泰訪於舟中，止彌日，多所商榷。公之友，為其一身一家而助力，所謂情至義盡者，厥為何汝明、溫德二君，而助其為國官勞，從事於報紙文字之間，及介紹之於當世之通人達士者，莫謝君續泰若，是以若斯之勤也。至日本橫濱，與孫君會，舊事重提，悲喜交集，有無量之感概，遂籌商辦法，為共趨一致計，研究方略，晨夕相依。己亥十二月，公讓會長於孫君，同志皆以為當然，贊成之。孫君就

職，而公則昂然乘鎌倉丸自日返港，布置一切，又將有事於廣東矣。踰年，庚子三月，應孫君之請，復往橫濱。五月，又偕孫君同返香港，孫不登陸，折回上海。公登陸。乃粵督李鴻章，特派狼奔下港，密行其擄公上省之謀。詎奔之居停，於與中會略有同情，稍事疏通，使其計不得逞。六月，孫君又復至港，亦不登陸，與公定策而去。于是閏八月十二日，同志黃遠香，鄒士良，黃耀庭，諸君，高揭其革命旗於惠州之三丘田，而史君堅如，宋君小東，轟其炸雷於廣州之巡撫署，後先輝映。孰料價值二十餘萬員之軍用品，留滯臺灣，愆期者數日而不得返。雖黃鄒部隊，一路出井龍塘，而預備直撲惠城，一路出平山墟，過佛祖坳，經淡水而抵汕尾，皆如入無人之境，而汕尾望船不至，不得已而結束，而公之心血亦耗盡矣。當時李鴻章已去，而粵督者為巡撫滿人德壽兼任。自炸雷發現，極其震怒，恨公甚，必欲得公而甘心。是時李家焯尚為卓勇統領，奉德壽命，仍用李鴻章之故智，派狼奔陳林下港，以謀刺公。有黃君耀庭之鄉人江君恭喜者，有志之士也，偵悉其謀，即詢往陳林寓所，戒之曰：「楊公為民族革命而興義舉，我輩同是漢人，有力者宜仗助之。今其失敗閉居，即不助之，亦不應暗謀加害。假令汝事成就，須知港政府法律之下，斷不許汝自由殺人。汝幸逃回廣州，領賞升官，不過幾時，彼德壽，李家焯者，勢必借端殺汝以滅口。天下無益之事，孰有過此者哉？」陳林不以為然。時公設校於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教授英文以養妻子，公平日私蓄，雖不甚富，而亦少有，然已為國事用罄，又不欲以公衆資財贖家室，以杜侵吞之漸；且為同人樹模範也，故有斯校。恭喜即日轉詣公校相告，促公急出洋，勿受其

禍。公應之曰：「人之死者，天命也。抑吾人行革命，亦久置死生於度外矣。昔李鴻章不嘗有是舉耶？何能爲？」恭喜再三相勸，公意仍不動。恭喜曰：「然則恭喜即日行矣，不然，知其事者，恭喜外無多人，果有發作之日，有不連累者哉？雖然，恭喜貧士也，舟車之費無着，惟公憐之。」公曰：「欲何適？」曰：「今日下午，輪船出口者，獨暹羅一路耳，即住此。」公贈以五十金，恭喜遂丁寧珍重以行。十一月二十日午后六時，即陽曆一千九百零一年一月十日，兇手陳林，突然入校，鎗擊公於教授室。兇逃，公乘十字車，往國家醫院。翌晨，公逝。臨喪者中外男女五百餘人。嗚呼，慘哉！公之不幸，奚至斯極哉！陳林返廣州報命，德壽賞銀三萬兩，官之以千總，委守南石頭炮台。追港政府偵騎四出，必破此案而後已。李家焯聞之，惶恐失色，潛遣人插一盜賊私書於陳林枕畔，出其不意，親往搜捕之，謂爲通匪，即在炮台門外斬之。自肇事至此，先後不一月耳。彼陳林者，受刑之際，亦一念江恭喜之言乎？真可謂枉作小人者矣。公逝之日，孫君與尤君同寓橫濱山下町前田橋第二百一十一番館。午后，得接港電，痛公之云亡，晚膳皆不能下咽。孫君出名主喪，制爲訃音，發寄中外，以表其哀忱。尤君提議，召集同僑之與中會及中和黨同志，即夕開會於永樂樓以遙奠楊公，又即席提議唁慰之事。同志捐金一千二百餘員，寄港陳君少白何君汝明代接，交與公家收用。嗚呼，哀哉！以公曾爲一會之元首，犧牲於國，其後人應得撫卹，以供其養贍，俾至成人，奈同志皆非素豐，僅得此區區之數，其一家五口，全屬婦孺，則此後度日之困難也，亦不問可知矣。豈不哀哉！豈不哀哉！公之本末如此，今據事直書之，而不取

鋪張揚厲以炫其觀聽者，是之謂實錄也，亦非有不可告人之苦衷也。若夫善其辭華，整其文氣，以淋漓痛快之筆，寫其沈鬱頓挫之作，則他日之事矣。達人君子，必能辨之。公生於中曆辛酉年十一月十八日未時，終於中曆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時，享年四十歲。淑配潘氏，民國三年卒。子佐治，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與母同年卒。女三：長錦霞，適周氏；次麗霞，適李氏；再次秀霞，爲尼，號觀願。公終於香港，而其時家亦寓港，故於終之次日，葬於香港跑馬地英國墳場之陽。贊曰：

嗚呼！公身其永別耶？公靈其不滅耶？紀公者亦道之陽光，而北極之冰雪也。民國基礎，乃公之骨。民國犧牲，乃公之血。於是公毅身成仁以去，猶起世人之悲切。而或經數十險而仍生，又安有一日之愉悅？公何易而彼何難，公何巧而彼何拙？公何逸而彼何勞，公何優而彼何劣？豈不以公之遺志，必賴多數人而後成；而多數人之事功，又必藉公而點綴之哉？適登公墓，古木蒼蒼，時有行人，來弔先烈。自來之歸咎，復有何言，吾又不能禁後人之嗚咽者也。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 穀日

謹撰

十四 大明順天國起義文件（卷二影印二件）

原件起事檄文一，安民告示一，藏故宮軍機處，影印本在文獻叢編第七輯發表。據馮自由謂此實與中會會員李紀堂與洪全福等于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冬在廣州第三次舉事之文告云。（「見大風」旬刊六十五期「革命逸史」）

最近，余爲探究此事之原委特造訪此役主動人李紀堂（原

名柏）老同志，蒙其縷述當時經過甚詳。茲轉述如下：

「自總理于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在廣東第一次革命起事失敗後，逃至香港，迫于環境，復亡命日本。時，余承父命，在日本三菱公司為監視員。在狂風暴雨之一日，聞有人來購三等船位赴日本，繼由三等轉二等，復由二等轉頭等。余下船巡視，一見其人即知為總理，蓋先是，余曾在匯豐銀行見一人在行內取款，有暗探緊隨其後，私告余云，是人即孫逸仙，以故認識之。余上前問候，略表敬仰之忱，因余是時年方弱冠，好事好動，熱血滿腔，深以得親此偉人顏色為榮也。總理乃謂起事失敗逼得逃亡，並面約以後合作。其後，余與總理屢有通訊，說及購運軍火等事。未幾，余在港得陳少白介紹正式加入興中會。會清廷派蔡廷幹赴日本交涉，余亟欲乘機隨往藉得多聆總理之革命言論，乃由先父力助，果得如願以償。

「由日回港後未久，先父去世。先父諱璫，字玉衡，經商香港，遺下家財百萬。余一旦財權在握，更努力為革命盡力。庚子年（一九〇一）拳匪肇亂于北方，余得劉學詢之介紹，入廣州謁見兩廣總督李鴻章運動其宣布獨立。李先依違其間，終則應召入京講和，獨立事無成。而興中會員鄭弼臣等乃在惠州起事。總理由日回港，惟格于當局禁令，不登岸，余在船上見之。總理任余為財政管理員，親手交二萬元與余，而直去安南。其後是役失敗，余共捐出廿餘萬元。

「再過兩年（一九〇三），余得興中會員謝纘泰介紹結識洪全福。全福，東莞人，少隨洪秀全倡革命，于太平天國之役，以功封瑛王，羣呼三千歲。其人身材甚高而瘦，脣有短髭，前額鬚髮深僅半寸，蓋太平軍都蓄髮，全福于失敗後倖逃

回香港，不得不雞髮少許以作掩飾也。回港後，以行船為活，在德忌笠街上蘭桂坊口之和記行船館出入。彼志藝甚精，時年約五十歲，信耶穌拜天父一如太平軍人物。又介紹余加入三合會，常為余講「兜肚」內容。「兜肚」者，三合會之一切法規則隱語或暗號也（余手抄一本今仍存）彼念念不忘倒滿興漢之革命事業，常問余有志為此大事否，余問需款幾何，則答非五十萬元不辦。時余少年有志，熱心革命，只欲推翻滿清，恢復漢族山河。後有同志謂余欲自為皇帝者實嘲笑之語，非事實也。其時余藉先人餘蔭，擁有巨產，曾受總理革命洗禮，欲幹一番大事業而不甘以享福逸樂的二世祖終其身。故當時準備起事後即推何啓任英國外交，容闈任美國外交，至政府組織一聽興中會楊衢雲，謝纘泰等主持，自己之名位始終不提及也。余所獨力擔負之責任乃為財政而已。自念當時遺產總數尚不只五十萬，縱不幸失敗，亦有房屋十餘所留下足以養家糊口。遂答應之，全權信託全福。款項則分期面交，每次五六萬元。計此役所留紀念物，一概失散，或留廣州，惟當年交款之賬簿猶存香港，仍可查閱耳。（筆者當日曾看過此賬簿，其交付洪全福之數各條書明交三記若干元，三記即三千歲之隱語也）

「是役結果，未及起事而失敗，原因實由受香港奸詐商人之騙。其人為陶德(Dodd)歐亞混合種也，在港設立陶德洋行。全福予以款項購械運廣州，預期十一月三十日在學宮起事。不料遲至廿七八日，軍火仍未運至，全福催迫之。彼乃告密于清官，駐守沙基橋之綽字營。統帶李家緯據報破獲花地機關，殺十餘人，搜出大刀告示，（即展覽會出品二件）及剪刀千餘柄，（蓋為起事後迫人民剪辮用者）等物。全福曾運動綠林及

會黨，要以客家人爲多，至是全局失敗。全福時仍在港，事後復行船走外埠以避清吏之緝捕。余得港政府保護，視爲政治犯，且派印警守門，幸得安全。

「事後，清吏謀全福甚急，卒遣人騙一鄉愚來港，居于諾道西營盤四十四號四樓，隨刺死之，卽回省報功。余復以全力偵探此案卒証明其爲假洪全福，而廣州清吏遂得殺人罪。經港方嚴重交涉，提督何長清因而得革職處分。而余爲此案又費去十餘萬金，而遺產蕩然，所存無多矣。」

廿九年六月二日述于九龍勝利道

十五 陳少白行書遺墨(卷二攝影) 沈厚詔藏

少白名白，號壘石，以字行，新會外人。少與總理同硯香港西醫書院，後隨總理奔走革命最力，爲與中會最初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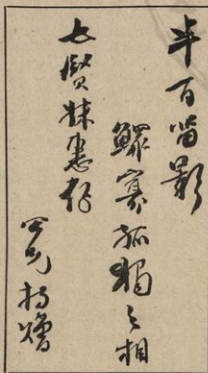
陳少白遺像 (第一次革命後攝)



堅。民國元年，嘗一度任廣東交通司長，未幾致仕隱居。善文學，詩書俱佳。

十六 楊鶴齡行書遺墨(卷二攝影) 李仙根藏

楊鶴齡，中山翠亨人，與總理同鄉，亦最初與總理同謀革命者，有「四大寇」之稱，因自號四寇堂老人。民國成立後，隱居澳門以終其身。



楊鶴齡遺像

遺墨(關氏夫人贈)

十七 中華民國萬歲圓印（拓本）（卷二攝影）

馬小進跋

圓印製于日本，來歷見馬跋。考「中華民國」之稱號始於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而跋文謂一九〇一年前已于「尤令季先生亡命日本……與中山先生商定，中華民國之號」，疑年期有誤。

十八 孫大總統告海陸軍士文（卷二攝影）

王棠藏

總理于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由上海抵甯，當夜十時官督就十七省代表公舉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是日適為公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即改元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告海陸軍士文即于是日發出者，為開國改元後最初文告之一。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篆文方印。

十九 黃興致李沛基書（卷二攝影） 何卓文藏

民國成立後，黃克強將軍任南京留守，尋被袁世凱下令撤銷留守府，將軍即渡美養病。此函為其在美賓塞弗尼亞省致李沛基者。（原函作佩基，想是筆誤）李為辛亥在廣州炸死新任將軍鳳山之主角。粵東不血虧而反正，得力於此舉甚大。民國成立後，幸得公費赴美留學，先入 Cushing Academy 後入麻省工科大學習工程科，學成歸國，一度任上海造幣廠廠長。民國廿八年病歿滬上。函內所云「阿奶」，即將軍繼配徐宗漢女士，「四妹」乃與李同事革命之卓文女士，（原名國興，即今何墨林夫人）亦此函之收藏者也。將軍身在病中，而念念不忘

國事，尤憤憤於日本之侵略，足見元勳抱負矣。原函錄后：佩基弟如晤：邇日想近放假。鑽研之苦，得此休息其樂可知。惜此間路遠，不能相聚，至為歎耳。興突於本月初九日患大病嘔積血數升，仰臥床褥，至今未起。醫云，如靜養得法，可望全愈。已致書阿奶，請其來此，想到時亦當在五月杪耳。計時汝等暑假期近，可得相晤，亦可慰久別之思。但日本強奪之舉，迫於眉睫。袁賊內應，種滅隨之。興一病俺臥，有如槁木，冥心不得，奮飛不能，千愁百結，不知所託。興老矣病矣，國事還望爾等青年。其努力向學為幸！四妹有信來，未另覆，以我不能久坐作書也。即以此共閱之。此間學好。四妹均此。興頓首。三月十九日。從九日起至十七日，始起坐卅分鐘。十八日起坐一小時。今日又起坐二小時，故得此執筆走告也。

二十 總理誓約（卷二攝影）

陸丹林藏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袁世凱叛國之逆迹日著，總理乃再把革命救國的大責擔在肩上，但深覺其時已由中國同盟會改為政黨的國民黨流品太雜，意見紛歧，已失去原日同盟會的革命精神，且不能繼續原日革命活動，于是決然毅然取銷政黨組織的國民黨，而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斯黨組織與紀律均極嚴密，黨員入黨必須宣誓「服從孫先生再起革命」，和「實行宗旨」，「服從命令」，「盡忠職務」，「嚴守秘密」，「誓共生死」五項。總理為黨魁，率先宣誓，惟誓詞有「統率同志再舉革命」之語，及第二項則改為「慎施命令」。此誓約在展覽會陳列時，感人至深，蓋總理一生救國救民之苦心毅力充分表現于誓詞，精誠所至，將永為國民愛國熱情之靈感的泉源也。

廣東文物 中冊

卷七 人物考證門

目次

何格恩：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

李健兒：陳子壯年譜【附圖三】

顏虛心：明史陳邦彥傳旁證

麥少麟：民族英雄張家玉

李履庵：關於何吾騶伍瑞隆史蹟之研究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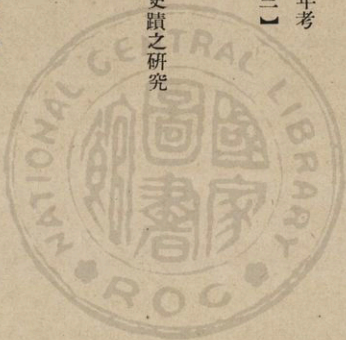
上篇 明督師何吾騶事略

下篇 明遺民伍瑞隆評傳

附錄 編者跋

李健兒：黑旗將軍劉永福【附圖】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

例言

何格恩

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乃余所撰張曲江研究之一部分；而張曲江研究則余近十年來研究之主題也。按照原定計劃本擬分作六篇，茲謹將其篇目開列如下：

(壹)張曲江年譜：按張曲江年譜今為吾人所見者，僅有順德溫汝適編一種，載入其所著曲江集考證內。(嘉慶丁丑自刊)然作品之考證既未精詳，事迹之編排尚多闕漏，誠美中之不足。民國二十一年秋余北遊燕京，入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在陳寅恪間一多兩先生指導之下，即選定曲江集考證為研究之主題。竊以年譜之撰作為一切研究工作之初步，遂於翌年春先成張九齡年譜一篇。適謝扶雅先生主編嶺南學報，索稿甚急；却之不恭，重違雅命，遂不揣鄙陋，將此篇寄呈指正，蒙編入該報四卷一期廣東專號內。發表以後，仍陸續發見新材料，爰有曲江年譜拾遺之作。(見嶺南學報四卷二期)

(貳)張曲江之政治生活：按此篇於民國二十二年春寫成，曾在嶺南學報四卷一期發表。當時材料缺乏，對於開元時代之外交政策尙少論列；近日讀書稍多，略有心得，擬重新改作。

(參)張曲江著述考：按：此篇於民國二十五年秋寫成，二十六年三月曾在嶺南學報六卷一期發表。

(肆)張曲江詩文編年考：按：余在嶺南學報發表之張九齡年譜祇注重事迹之考證；對於詩文之撰作多未列入。民國二十五年秋另撰此篇，以補前文之闕遺。余所作張曲江研究各篇，

未嘗稍感困難；然寫此篇則煞費苦心。先後凡三易稿，仍未覺滿意。五年以來輒置笈中，隨身攜帶，未嘗或離。敝帚自珍，固足令雅人噴飯；然五羊淪陷，倉惶逃難，平日所撰文稿均留在廣州，存亡莫卜；此篇獨得保存於手上，功課之餘，隨時改訂，茲非其幸歟？偶憶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云：「既觀其所著書，更欲觀其行事。」深感前賢之作品與事迹實有密切之關係，不可分離，遂將此篇與年譜合併，易名為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體製仍年譜之舊，而詩文之考證，則較年譜為詳。

附錄：(甲)張曲江詩文編年統計表

(乙)張曲江詩文分類統計表

(伍)曲江集板本考 按：此篇於民國二十五年秋寫成，迄今尙未發表。

(陸)曲江集校勘記 按子所著錄之曲江集，不下十三種，此篇以四部叢刊景印明成化本為根據，與其他各種版本，互相校對，比較其字句之異同，及推論其得失。此外公之詩文見於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唐大詔令全唐詩全唐文等書及近年出土之碑誌，為集所無者，亦一一輯錄，以補闕遺。

附錄：張曲江研究參考書目表

按本表擬分專書及論文兩類：專書之中再分本人著述，同時人著述，唐及五代著述，宋元人著述，明人著述，清人著述，近人著述等七種，一一著錄其書名，作者，出版者及出版日期四項。論文多為近人之作，一一著錄其題目，作者，雜誌名

稱及卷期，出版者，出版日期等五項。

本篇爲張曲江研究第壹肆兩篇之合併，雖僅爲整個研究之一部分，自覺實爲較有心得之一部分。謹將其體例，說明如左：

一、本篇體製依照年譜之格式：先列紀年，次爲綱目，次爲說明，次爲附註。紀年則中西並列，以便檢查。（中紀則據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西紀則據陳垣之中西回史日歷。）綱目則略仿春秋之經文及朱子之通鑑綱目；說明則略仿春秋之傳及司馬光通鑑之本文；附註則略仿漢唐人之註疏及司馬光之通鑑考異。

二、本篇之態度，力求忠實：凡有徵引，一一標明出處；且盡量採用原料，舍棄次料。（例如有本人之作品可證，則不取同時人著述；縱有徵引，祇作旁證。有新舊唐書可證，則不

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

唐高宗儀鳳三年戊寅（西元六七八）

公生於是年

據浩撰文獻張公碑云：『公卒於開元二十八年，享年六十三』；則當生於是年。惟新舊唐書本傳皆云：『卒年六十八』，（註一）則當生於高宗咸亨四年癸酉（西元六七三）。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九云『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爲是。』按此碑乃長慶三年（西元八三三）

取資治通鑑；有文苑英華可證，則不取全唐詩與全唐文。倘各書有數種板本，則取其最早之板本；如最早之板本，無法覓得，始採用其次。）

三、考證史實之大忌，厥爲孤證。本篇引用材料，不厭求詳，本證之外，更列旁證。雖不免冗贅之謂，實可見作者搜羅之勤。

四、考證家之大忌，厥爲武斷。本篇態度，力求客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絕不敢強牽附會，以不知爲知。故所考證各點，凡未到十分之見者，均不敢斷定，一律聲明諸疑，以俟續考。

五、本篇之末，原擬附錄統計表兩個，以原稿留在廣州，目前無暇再製，暫付闕如。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何格恩謹識

公孫嶺南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仲舉等所建立，與殿中監張九臯碑同時。（註二）然此碑末云：『姪抗殿中待御史，文吏雅才，清公質操，以兄孫早世，姪藏器幼孤，未建豐碑，乃刻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而碑首徐浩署銜則爲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嶺南節度度支鹽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使。查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大曆二年夏四月癸酉以工部侍郎徐浩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三年十月乙未以京兆尹李勉爲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註三）

則此碑之撰作，必在大歷二三年之間（西元七六七或七八），上距曲江公之卒，尚不及三十年。徐浩生於長安三年癸卯（西元七〇三）（註四），與曲江公同時而稍後，其所述曲江公生平事跡，必多出於目觀。且此碑又有「浩義深知己，眷以文章，禮接同人，惠兼錫舅。」等語，（註五）則其所撰碑，誠足徵信。

註一：按公集後原有中書舍人姚子彥所撰行狀（那齋讀書志卷十七）而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故事類書錄：劉安撰張九齡事述一卷，今皆失傳。新舊唐書張九齡傳云：「卒年六十八」，未悉有何根據？惟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學海類編本）中書令張九齡條云：「張九齡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以文學進士及高第，與趙孟曦齊名。俄應制以明皇嗣位，久在南郊，上表抗論，由是名價益重。與燕國公張說同姓，以詞學親洽。時括田使宇文融干預朝政；說惡之。融所奏論，多見抑挫不行。融與臺丞孫表訟說，帝令說草辨對。高力士密奏以說有大功於國，不宜挫辱，乃落平章事坐家。九齡連坐貶趙州。又以家鄉不便，乞換回近嶺南一處；遂出江西。俄轉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使，是年六十八。」按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者錄：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三卷，今祇存一卷。蓋殘闕之餘，非完書矣。此書前有唐昭宗光化二年（西元八九九）九月廿三日莫休符自序，其官銜則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使持節融州諸軍事守融州刺史御史大夫。大約撰書時，上距曲江公之卒，已一百六十年，故其所記，頗多謬誤。劉詢等所撰之舊唐書成於睿出帝開運二年六月（西元九四五）。在五代干戈擾攘之際，典籍未備。當時撰張九齡傳者，大抵祇據唐人筆記，未見徐碑；故紀公之年壽官爵，頗多謬誤。直至歐陽公撰集古錄跋尾，得見此碑，便知舊書之不可信。宋祁撰新書本傳，官爵事迹，多與碑合；惟年壽一項，獨沿襲舊傳之

誤，未悉是否出於無心之失，抑另有所據？尙待續考。
註二：集古錄目錄五唐張九臯碑云：「工部尚書蕭昕撰，九臯孫廣州刺史仲方書。九臯范陽人，（案唐書宰相世系表：九臯曲江相國九齡弟，始興張氏，范陽其祖籍也。）官至殿中監，碑以長慶三年立。」

註三：全唐文卷四四五張式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開國公贈太子少師東海徐公神道碑銘云：「代宗踐祚……乃口復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祿大夫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楊存微病久政荒，歿於南海；馮崇道陰奸伺隙，盜據新息。以爲仗節口綏，非公莫可。拜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來年有吏部之拜，復集賢學士。」

註四：張式東海徐公碑云：「公以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三）四月二十五薨，享齡八十」；由此上推，當生於長安三年癸卯。

註五：張式東海徐公碑云「始自登朝，時爲中書令張曲江所器，忘年定契，不復以禮秩關情。故當代表選，孰非交友？」

唐高宗儀鳳四年己卯調露元年，六月改

（西元六七九） 二歲

唐高宗調露二年庚辰永隆元年，八月改

（西元六八〇） 三歲

唐高宗永隆二年辛巳開耀元年，十月改

（西元六八一） 四歲

夫人譚氏生

徐浩文獻張公碑云：「夫人桂陽郡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

七。』由卒年上推，則知其生於是年。

唐高宗開耀二年壬午永淳元年，二月改

(西元六八三)

五歲

唐高宗永淳二年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改

(西元六八三)

六歲

唐中宗嗣聖元年甲申

睿宗文明元年，二月改
武后光宅元年，十二月改

(西元六八四)

七歲

知屬文

徐碑云：「七歲能文。」舊傳云：「九齡幼聰敏，善屬文。」

唐武后垂拱元年乙酉(西元六八五)

八歲

唐武后垂拱二年丙戌(西元六八六)

九歲

唐武后垂拱三年丁亥(西元六八七)

十歲

唐武后垂拱四年戊子(西元六八八)

十一歲

上書王方慶

徐碑云：「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

舊唐書本傳云：「年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按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云：「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通鑑卷二〇三光宅元年：「秋七月戊午廣州都督路元淑為崑崙所殺。」王方慶拜廣州都督當在路元淑被殺後。

第九皇生

文苑英華卷八九九殿中監張九臯碑云：「以天寶十四載四月二十日疾亟，薨於西京常樂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六。」由卒年上推，應生於是年。

周天授二年辛卯(西元六九一)

十四歲

周天授三年壬辰如意元年，四月改；長壽元年，九月改

(西元六九二)

十五歲

周長壽二年癸巳(西元六九三)

十六歲

周長壽三年甲午延載元年，五月改

(西元六九四)

十七歲

周證聖元年乙未天册萬歲元年，九月改

(西元六九五)

十八歲

周萬歲登封元年丙申萬歲通天元年，四月改

(西元六九六)

十九歲

周萬歲通天二年丁酉神功元年，九月改

(西元六九七)

二十歲

周聖曆元年戊戌(西元六九八)

二十一歲

周聖曆二年己亥(西元六九九)

二十二歲

周聖曆三年庚子久視元年，十月改

(西元七〇〇)

二十三歲

周大足元年辛丑長安元年，十月改

(西元七〇一)

二十四歲

周長安二年壬寅(西元七〇二)

二十五歲

擢進士第

徐碑云：『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晁氏郡齋讀書志卷十七亦云：『長安二年進士。』查登科記考卷四：是年知貢舉為沈佺期。文苑英華卷一九〇沈佺期自考功員外(原注一作郎中拜)授給事中詩(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十考外補遺云：案沈雲卿集作寄北使詩)并序云：『長安三年自考功郎中拜給事中，明年獻春下獄，被放南荒云云。』(註六)

沈佺期集又有傷王學士并序云：『王君赦者少小遊洛陽，吾與君隴西李子至為友。……長安初以器行制在藩邸，待諸人遊。四年余遭浮議下獄。他日余至來，知君物化。……』大抵沈佺期在長安二年以考功員外郎知貢舉，長安三年改給事中，四年坐賊下獄。(註七)神龍元年坐善張易之等，長流驩州。(註八)

至於沈佺期之遭浮議下獄，疑亦由於知貢舉時受賊。徐浩文獻張公碑又云：『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可見沈氏之下獄，對於曲江公之登第，亦有影響也。

註六：文苑英華卷一九〇，東璧圖書館府唐十家詩集沈佺期集及全唐詩卷四載此詩均無序。未悉勞格等所見之沈雲卿集是何種刊本？

註七：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沈佺期傳云：『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賊配流嶺表。』按沈佺期之流驩州係在神龍元年，與宋之間等同時。查沈佺期集有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詩，

宋之間集上有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開五朝盛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詩，均可證也。大抵沈佺期於長安四年降坐賊下獄，尚未配流也。

註八：新唐書卷二〇二沈佺期傳云：『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

沈佺期集有哭蘇州崔司業二公并序云：『同時郎裴懷古者作牧潭府。神龍三年秋八月佺期承恩北歸，途中觀止，訪及故舊，知周州蘇使君味道國子崔司業融，馳聽聞相次逝。……前年負譴南荒，二公先移官守；迨此凶問，情復何堪？』此可為神龍元年配流嶺南之證。

周長安三年癸卯(西元七〇三)

二十六歲

見張燕公

徐碑云：『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提拂，厚為禮敬。』

據通鑑卷二〇七長安三年：『九月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戢(張)說皆流嶺表。』(註九)新唐書卷二二五張說傳云：『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按說為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

註九：新唐書卷四則天順聖武皇后本紀及卷六十一宰相表亦同。

父喪疑在是年

明隆慶元年刊本文苑英華卷八九九殿中監張九臯碑云：『

辛卯歲丁太常府君憂，孺慕銜哀，爨棘無怙，毀能達禮，志若成人。』父喪似在天授二年辛卯。翁方剛粵東金石略卷四載明嘉靖二十四年夏五月重刻之張九臯神道碑則作『幼歲丁太常府君憂。』(註十)碑以長慶三年立。原碑及宋刊本文苑英華均未得見，未知孰是。學海堂二集卷十四侯康唐張九臯碑跋云：

『按碑稱公薨於天寶十四載，春秋六十有六，則當生於武后天授元年庚寅，次年即辛卯，九星甫二歲耳。九星尚有兩弟，即未必同母，何以三人皆適同生於二二年間。且碑稱「孺慕銜哀，變棘無怙，毀能達禮，志若成人」。雖諛墓之詞，不無潤色；然以此施之甫晬小兒，亦太不倫，自當泛言幼歲為是。』徐浩文獻張公碑敘『居太常府君憂』，在十三歲上書王方慶之前。是時九星尚未生，似覺不妥。新唐書張九齡傳敘父喪在張說謫嶺南之後，或有可能。余頗疑「辛卯」乃「癸卯」之誤，惜無確證；姑從新唐書之說，以俟續考。

註十：全唐文卷三五五蕭昕唐銀青光祿大夫嶺南五府節度經略採訪處置等使攝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殿中監南康縣開國伯贈揚州大都督長史張公神道碑作「幼歲」，與石刻同。廣東通志卷二〇二金石略四亦載此碑，作「辛卯」歲，與文苑英華同。

周長安四年甲辰(西元七〇四)

二十七歲

唐中宗神龍元年乙巳(西元七〇五)

二十八歲

唐中宗神龍二年丙午(西元七〇六)

二十九歲

唐中宗神龍三年丁未景龍元年，八月改

三十歲

(西元八〇七)

三十歲

中材堪經邦科

冊府元龜卷六四五貢舉部科目云：『神龍三年材堪經邦科：

張九齡康元瓊及第。』唐會要卷七十六制舉科，作『神龍二年。』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二唐制舉科目條云：『……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可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登科記考

卷四則從冊府元龜作神龍三年。舊唐書本傳云：『應舉登乙第，』疑即此科。

授秘書省校書郎(註十一)

徐碑云：『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註十二)據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云：『神龍二年七月丙寅以吏部尚書李嶠為中書令。』(通鑑卷二〇八亦同)又云：『景龍三年八月乙酉特進行中書令趙國公李嶠為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侍中鄧國公蕭至忠為中書令。』(註十三)曲江公中材堪經邦科及授秘書省校書郎，當在李嶠任內。

註十一：唐六典卷十秘書省：校書郎八人，正九品上；校書郎正字掌讎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訛謬，以正四庫之圖史焉。

註十二：唐詩紀事卷十五云：『九齡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唐書林卷八云：『大足元年置拔萃，始於崔翹。』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云：『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又云：『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策從九品下。』彼時進士初選，大約得校書郎或縣尉，二者皆九品。

光緒壬辰春孫曉如重刊本曲江集張文獻公本傳云：『景龍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校書郎。』此傳四部影刊景印明成化九年本無之，不著撰人，未悉有何根據？查登科記考卷四：是年知貢舉為馮懷素，與徐碑所云『考功郎沈佺期不符；且公年已三十，亦非「弱冠」。考其致誤之源，大抵根據瓊臺會稿卷十一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所云：『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於武后時，不欲仕女主；迨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按邱滄根據新舊唐書本傳，卒年六十八之說，以為公生於高宗咸亨四年癸酉，至中宗景龍元年丁未，則年三十五。)邱氏之說，大抵出於臆測，

殊不可信。考唐制登第後不即釋褐，或再應皆中，或為人論薦，然後釋褐。公雖於長安二年登第，但尚未授官；至神龍三年再中材堪經邦科，始得授校書郎。後人不察，誤以授官之年為登第之年，蓋由於不細考唐代選舉制度也。曲江集卷十與李讓侍御書云：「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蓋應制科然後得授官，是其明證。

註十三：舊唐書卷九十四李嶠傳云：「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史。嶠後固辭繁劇，復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神龍二年代章安石為中書令。……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同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云：「長安三年夏四月庚子改文昌臺為中臺，李嶠知納言事。」「四年夏四月李嶠知內史事。」「六月李嶠為國子祭酒知政事如故。」大抵沈佺期於長安四年以知貢舉時受誅被劾而下獄，乃詔令長安二年登第之進士重試，其時李嶠適知內史事。（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云：「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中書令曰內史。」至神龍三年曲江公中材堪經邦科，李嶠則任中書令。徐碑所云：「再拔其萃」未悉指重試而言，抑指中材堪經邦科而言，尚待續考。然曲江公之授官，似與重試無關也。

唐中宗景龍二年戊申（西元七〇八） 三十一歲

饒宋司馬序

文苑英華卷二六七有馬懷素徐堅等饒許州宋司馬赴任詩；

宋之問集亦有此詩。按宋之問於景龍二年尚為戶部員外郎（會要卷六十四）景龍三年出為越州長史（宋之問集祭禹廟文）景景元年六月流嶺表。（通鑑卷二〇九）此序疑撰於景龍二年春。

南還湘水言懷

詩云：「拙官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裏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情。」細味詩意，疑為登第後不得志南歸途中作，時間則約在秋初也。

唐中宗景龍三年己酉（西元七〇九） 三十二歲

唐中宗景龍四年庚戌 溫王唐隆元年，六月改睿宗景雲元年，七月改

（西元七一〇） 三十三歲

剪綵

唐詩紀事卷九李適條云：「：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賜綵花。」（亦見尤袤全唐詩話卷一）同書卷十有李嶠剪綵花應制，卷十一有武平一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應制，卷十四有張說八日迎春賜綵花詩。公詩亦疑作於此時。

折楊柳

巫山高

賦得自君之出矣

景龍間沈宋諸人好作樂府詩，此三詩疑為公早年之作；暫排於景龍末，以俟續考。

別韋侍御使蜀序

序云：「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遇，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為益州刺史。」唐會要卷六十八云：「景雲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天下分置都督二十四，令都督糾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惡。其揚益并荆為大都督府長史，正三品。」序稱「益州刺史」

而不稱長史，疑在景雲二年以前。舊唐書卷一〇一章泰傳云：「虛心舉孝廉，爲官嚴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其下便敘景龍間事。又查文苑英華卷九一八東都留守韋虛心道神碑亦云：「明明天法，廷尉攸序，命公作大理司直大理丞以至於卿；肅肅王道，憲台是式，命公作侍御史以至於中丞。」是碑傳均未言其爲益州刺史也，豈皆有遺漏耶？然韋虛心外，更難得適宜之人；暫僅誌疑，以俟續考。序又云：「夫火中暑徂，使車云邁。」假定韋侍御卽韋虛心，此序當撰於本年夏。

與李讓侍御書疑爲本年之作

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一：侍御史并內供奉有李懷讓，疑卽其人。舊唐書卷一八五良吏下李尚隱傳云：「景龍中崔暹鄭愔典選，傾附權要。左臺監察御史李尚隱與同列御史李懷讓於殿廷勅之，遂貶黜。俄而復用，出懷讓爲魏縣令。」查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景龍三年五月丙戌崔暹鄭愔坐賊，暹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四年六月癸未吏部侍郎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抵李懷讓之出爲魏縣令，當在崔暹拜相以後；而公之上書，必在李懷讓仍爲侍御史之時。書云：「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又云：「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大抵當時李懷讓以侍御史知銓選事，故有此語。又曰：「昨所遣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闢，輕于駟如脫履；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公奚措意？……」大抵當時曲江公不甘於下位，欲而謁李侍御，求其關照；不料被拒，故上此書，以達其意。文苑英華卷六九六薛登論選舉疏云云：「今之舉人，

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敷，則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靡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此可見矣。」由此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書又云：「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而才能不急，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事未憂於儲爵，所以飢寒在廬，扶持增遙。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附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欲冰，幸安中土，又安能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去且二年。願明公審闢，彼人向者何爲？」大抵曲江公自景龍元年授校書郎後，自嫌位卑俸薄，次年便南歸省親。至是復入京活動，以求升調，故上書以自薦也。

和崔黃門寓直夜聽蟬之作

通鑑卷二〇景雲元年：「秋七月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註十四）此詩當作於七月戊辰以前。詩中「思深秋欲近」一句，文苑英華卷一九一作「秋深聞欲近」。但七月非秋深，仍以集爲是。

註十四：舊唐書卷七中宗紀亦同。唐大詔令卷四十四蘇頌崔日用參知機務制云：「大中大夫守兵部侍郎兼知雍州長史修文館學士蔚都尉安平縣開國子崔日用……可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學士勳封如故。」（唐書元年七月四日）

唐睿宗景雲二年辛亥（西元七一）三十四歲

唐睿宗太極元年壬子

延和元年，五月改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改

(西元七二二)

三十五歲

以道伴伊呂策高第，遷左拾遺

徐碑云：『應道伴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舊書

本傳誤作右拾遺。唐會要卷七十六制舉科云：『先天二年，道伴伊呂科，張九齡及第。』册府元龜卷六四五貢舉部科目云：『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各舉堪充將帥者一人，又有文經邦國科，董思清等科，寄以官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伴伊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二唐制舉科目條云：『張九齡以道伴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官勞使所舉。』今曲江集卷十應道伴伊呂對策三道，兩稱「殿下」，又云：『真吾君之子也。』則當舉於玄宗即位之前，不當在九月以後，後人臆測，多不可信。（註十五）曲江集卷二酬周判官巡至始興會改秘書少監見貽之作兼呈歐廣州云：『一探石室文，再擢金門第。』石室似謂官秘書省校書郎，再擢第謂應道伴伊呂科對策高第也。困學紀聞卷十二云：『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伴伊呂科，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註十六）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變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謹見九齡集。』其第二道云：奚雷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查通鑑卷二〇景

雲元年：『十二月壬辰奚雷犯塞，掠漁陽兼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大抵當時奚雷勾結突厥，屢為東北邊患；故九齡對策有東征之議也。

註十五：舊唐書卷九十九本傳云：『玄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册府元龜卷六五〇貢舉部應舉云：『玄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鄭）情對策第一，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郎。』此亦一旁證也。

註十六：曲江集卷十載策三道，其第一道於選官銜為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查唐六典卷二吏部尚書侍郎條：『諸任官階卑而擬高則曰守，階高而擬卑則曰行。』校書郎為正第九品上階，徵事郎為正第八品下階（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均同。）校書郎相當之散階為儒林郎。但因朝廷屢次大典推恩，故得加階至徵事郎。如唐大詔令卷七十三親祀明堂赦（神龍元年九月）北郊赦（太極元年）卷六十八南郊赦（景龍三年）皆云：『在京文武三品以上，賜爵一階；四品以上，各加一階。內外文武九品以上，賜勳一轉。……均其例也。』

九月諫幸溫湯

册府元龜卷五四九諫諍部慶賞云：『張九齡韓朝宗，玄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將幸新豐之溫湯。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諫切直。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通鑑卷二〇先天元年：『十月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註十七）玄宗或因九齡等之諫，故展期至十月也。註十七：册府元龜卷一一五：『先天元年十月癸卯太上皇幸新豐，獲於驪山之下。』唐會要卷二十八蒐狩作『先天元年十月七日。』

唐玄宗先天二年癸丑 開元元年，十二月改

(西元七一三) 三十六歲

上姚令公書(註十八)

通鑑卷二〇先天元年：「九月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新唐書卷五玄宗本紀：「開元元年十二月庚寅改中書省爲紫微省。壬寅姚崇兼紫微令。」(註十九)公上書當在姚崇兼紫微令後。

註十八：文苑英華卷六八九有姚崇答張九齡書。曲江集卷十亦附載。

註十九：唐大詔令卷四十四有姚崇兼紫微令制(開元元年十二月九日)

奉和吏部崔尚書雨後大明朝堂望南山

舊唐書卷九十九崔日用傳云：「及討蕭至忠竇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尚書……尋出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新唐書卷二二崔日用傳云：「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通鑑卷二二「開元二年：

「五月：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崔日用之拜吏部尚書必在開元元年七月四日以後，二年五月以前。舊唐書卷三十音樂志三有享龍池樂章十首，其第八章爲吏部尚書崔日用作。唐會要卷三十三云：「開元元年內出奏龍池樂章，編入雜樂。」則崔日用之拜吏部尚書，當在開元元年。此詩云：「夜雨塵初滅，秋空月正懸。」當作秋

間。文苑英華卷一九〇有蘇頌敬和崔尚書大明朝堂雨後望終南山見示之作，諒亦與曲江公和詩同時。

唐玄宗開元二年甲寅(西元七一四) 三十七歲

和崔尚書喜雨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二年春正月：自去秋壬子是月不雨，人多饑乏，遣使賑給，制求直諫言，宏益政理者，名山大川，並令祈祭。」「二月己酉以旱錄囚。」此詩云：「積陽雖有晦，經月未爲災，上念人天重，先祈雲漢迴。」當作於祈雨有應以後。新唐書卷三十四五行志云：「開元二年五月壬子(冊府元龜卷一四四作四月壬子)久雨，紫京城門。」則此詩又當作於五月壬子以前也。

奉和聖製龍池篇

唐會要卷三十三雜樂下太常樂章云：「開元元年内出奏龍池樂章，編入雜樂。」同書卷二二龍池壇云：「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令祠龍池。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篇樂章，共錄十首。(紫微令姚元之，右拾遺蔡孚，太府少卿沈佺期，黃門侍郎盧懷慎，殿中監姜皎，吏部尚書崔日用，紫微侍郎蘇頌，黃門侍郎李義府(按：李父之訛)工部侍郎姜晞，兵部侍郎裴灌等更爲樂章。)」公詩疑作於本年仲春祭龍池之時。

與袁補闕尋蔡拾遺會此公出行後蔡有五韻詩見贈以此篇答焉疑爲本年之作。

舊唐書卷九十八魏知古傳云：「……及知吏部尚書事，又

擢用密縣丞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成居清要，時論以為有知人之鑒。」此詩之袁補闕疑即袁暉。魏知古傳又云：「先天二年累封梁國公知吏部尚書。開元元年改為黃門監。」大抵魏知古之薦袁暉等，必在本年十二月以前，而袁暉之擢左補闕，則在其後。舊唐書卷一〇二章述傳云：「中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引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遷王泚常游其門。」可見袁暉與張曲江同出於燕公門下。諒必素有交情。此詩之蔡拾遺疑即蔡孚。唐會要卷二十二龍池壇云：「開元二年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可為證也。此詩撰作之時間，雖未敢確定；假定其為開元二年之作，似亦有可能。故暫排於此，以俟續考。

和黃門盧侍郎詠竹疑為本年之作。

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元年十二月甲寅門下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註二十）「三年正月癸卯黃門侍郎盧懷慎為檢校黃門監。」詩云：「清切紫庭垂，葳蕤防露枝。色無玄月變，聲有惠風吹。」似非十二月或正月之景色，故暫排於開元二年內。

註二十：文苑英華卷四八四盧懷慎拜相制（開元元年十二月）稱：「黃門侍郎盧懷慎……」唐大詔令卷四十四盧懷慎平章事制亦同。

和姚合公從幸溫湯喜雪

蘇許公集卷二有感從溫泉奉和姚合公喜雪；國秀集下又有蘇籍奉和姚合公賀幸溫湯喜雪應制。其年月均未敢考定。查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由開元元年十二月壬寅至四年十二月乙丑

姚崇在紫微令任內，玄宗幸新豐之溫湯凡四次，幸鄠縣鳳泉湯一次。本紀於開元三年內既聲明是冬無雪，而二年九月戊申，四年二月丙辰兩次幸新豐之溫湯，均非隆冬大雪之候，與公詩描寫之景色不甚切合。最有可能者為四年十二月乙卯幸新豐之溫湯，乙丑還宮之一次。但其時公以開大庾嶺路奉使南歸，既非扈從，無由奉和。此詩之編排，至費躊躇。偶翻冊府元龜卷一二三帝王部巡幸二云：「開元二年九月戊申幸新豐之溫湯。十一月甲辰勅曰：『惟此新豐，是出古之順豫，義兼巡省。頃者觀風，數臨茲地。况冬降積雪，春期有年。……雖千乘萬騎，咸給於主司，而累月再來，頗勤於除掃。且下復蠲之令，慰其望幸之心。……』大抵開元二年冬十月戊申自溫泉還宮後，十一月甲辰再度巡幸，故特蠲復新豐縣百姓一年雜差科，縣官及溫泉監官經兩度祇承者與一中上考，以示體恤。兩次巡幸，時間相距太近，舊唐書之編者或誤為一次，遂致失載。而是年十一月甲辰再幸新豐溫湯或適逢大雪。姚崇等因而賦喜雪之詩。似亦有可能。惜史無明文，未敢斷定；謹誌吾疑，以俟續考。

唐玄宗開元三年乙卯（西元七一五）三十八歲

論內勅別宅婦女事狀

冊府元龜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一云：「（開元）三年二月丙辰制曰：『帝王之政，必厚風俗。男女不別，深蠶禮經。至於別宅婦人，久未悛革；近今檢括，配入掖庭，將示小懲，使及知禁。朕念其愚惑，尚在含弘，思屈常憲，許其遷善；特放出令府縣即配嫁，不得影認，更為藏匿。畜別宅人，容其自新，並宜放免。自今已後，更有犯者，並准法科斷。五品以上，仍

貶授遠惡處官；婦人配入掖庭。縱是廢妾，亦不得別處安置，即爲常式。」（亦見唐會要卷四十二）此狀當與勅禁別宅婦人有關。大抵當時檢括別宅婦女，頗爲認真，故有「收捕入內，別加推逐」之舉。曲江公以爲大失尊崇之體，故上狀切諫。文苑

英華卷六二四張廷珪論別宅婦女入宮表云：「……昨奉進止，別宅婦女皆遣入宮；勅至黃門，臣已執奏。停寢數日，宰相重

官。陛下以人廢言，未蒙允納，密旨增峻，制獄爲嚴，事相牽聯，重有追掩，竊聞輿議，足以傷心。……」張廷珪此表，大抵與曲江公之狀同時。表又云：「方春德澤，萬物昭蘇。」當上於春日。又云「臣位在黃門，年高白首。」當上於張廷珪爲黃門侍郎時。舊唐書卷一〇一張廷珪傳云：「開元初入爲禮部

侍郎。……再遷黃門侍郎。」蘇許公文集卷四授張廷珪黃門侍郎制亦稱「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兼判尚書左丞張廷珪……可黃門侍郎，勳如故。」查通鑑卷二二一開元二年正月云：「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尙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舊唐書

卷一九〇中文苑中李邕傳云：「開元三年擢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友善……」張廷珪之拜黃門侍郎必在開元二年正月以後；其上表疑在開元三年二月勅禁別宅婦人以後。冊府元龜卷六二刑法部定律令四云：「開元五年詔曰：別宅女

婦，先施禁令；往來括獲，特以寬容。何得不悛，尙多此事！國有常法，宜實于理，方畫一于後。故三令以先德，俾從輕法，以愧其心。今所括獲者：見任官祿數納粟。婦女並放出掖庭，即令京兆尹李朝隱求匹配嫁，遣之京師，作戒天下。敢更犯者，一依常

格。」（唐大詔令卷二〇九禁別宅婦人詔作開元五年七月）此詔所處分，似不如三年二月制之嚴厲，或因張曲江張廷珪等之勸諫，而稍示通融也。

五月二十日上封事

見曲江集卷十，官銜爲官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註二十一）

通典卷十七選舉五册府元龜卷五三三諫諍部規諫十一唐會要卷七十四論選舉所引均作開元三年。封事首言：「黎人未息，水旱爲憂。」又引「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爲喻。查新唐書

卷五玄宗本紀：「開元三年五月丁未以早錄京師囚，戊申避正殿減膳。」（註二十二）則通典等定爲開元三年，亦信而有徵。又封章之大意不外請重刺史縣令之選及行辟舉之法。據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云：「玄宗卽位，厲精爲治。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上疏……於是下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又云：「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官政殿，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註二十三）則曲江公之建

議，亦見採納也。惟徐碑云：「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病，拂衣告歸。」時宰當指姚崇而言。（註二十四）舊唐書卷九十七姚崇傳云：「是時上初卽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然則曲江公上封事之日，正姚崇得勢之時。至於封事所言，與姚崇之政

策，有何抵觸，則難言也！重申令爲盧懷慎等之主張（註二十五）在公上封事前，已見諸明令。（註三十六）姚崇雖言天下刺史縣令難盡得人；（註二十七）對於此議原則上不致於反對。行辟舉之法，事實上頗有困難；姚崇或認爲書生之見，漫不注

意，亦未可知也。至兩人有無私怨，則史無明文，未敢妄測。公雖嘗上書姚崇，勸其遠諂，進純厚，而姚崇之答書亦極和平委婉，固已嘉納其言矣，則二人感情似不因此而決裂也。然張說之貶相州，實姚崇所排擠。（註二十八）公為張說最賞識之人，對於姚崇自不能無芥蒂矣。至於公之南歸，則疑在開元四年奉詔開大庾嶺路之後。

註二十一：查唐六典卷九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左右拾遺為從八品上階；而宣義郎為從七品下階。公為校書郎時，其散階已加至徵事郎；遷左拾遺後，或因朝典而加階至宣義郎也。

註二十二：冊府元龜卷一〇二帝王部招諫：「玄宗開元三年五月以旱故，下詔令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唐大詔令卷八十三有原減囚徒赦（開元三年五月十六日）

註二十三：詳通鑑卷二二一開元四年。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刺史令久在任詔（開元六年二月），京官都督刺史中外選用敕（開元八年七月）。冊府元龜卷六十九帝王部審官：「玄宗開元三年六月戊午勅曰：『刺史宜兼於京官中簡擇歷任有善政者補置。』」十二年：

：因敕宰臣曰：「朕欲妙擇牧宰，以崇教化；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已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都督者；郎官闕，先求曾任縣令者。」

註二十四：據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元年十一月甲辰，以同州刺史樂國公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新唐書卷五及通鑑卷二〇一作「十月」）十二月庚寅改中書省為紫微省，壬寅兼紫微令。直至開元四年閏十二月乙丑進開府儀同三司，始罷知政事。

註二十五：據舊唐書卷九十八盧懷慎傳：「景龍中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以陳時政。」疏見全唐文卷二七五。睿宗時南原悌為諫議

大夫，上疏論時政亦云：「誠願尚書職職，則於方伯求材；郎官闕位，必以循良擢用。」（全唐文卷二八七）大抵曲江公重守令之議，不過接拾前人之陳論而已。

註二十六：通鑑卷二二一開元二年：「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原文見冊府元龜卷六十九帝王部審官及唐大詔令卷一百冊京官為都督刺史詔）唐大詔令卷一一〇誠諭風俗敕（開元二年十月十三日）大意亦同。

註二十七：通鑑卷二二一開元四年：「或上言按察使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註二十八：新唐書卷五玄宗本紀：「開元元年十二月癸丑貶張說為相州刺史。」舊唐書卷九十七張說傳云：「俄而為姚崇所拂，出為相州刺史。」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說傳云：「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二人交惡之經過，詳新唐書卷一二四姚崇傳及通鑑卷二二〇開元元年。

故中散大夫并州孟縣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誌銘

官銜自署「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范陽張九齡撰。黃立猷石刻名彙第一編卷六補遺著錄：「開元三年十月。存。姚文簡正書，張九齡撰，河南洛陽出土。」

答陳拾遺贈竹簪

通典卷四十七皇太子及皇子宗廟云：「大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祀祀享……」文苑英華卷四百蘇頌授

陳貞節太常博士制亦稱：「官議郎右拾遺供奉陳貞節。」此詩之陳拾遺疑爲陳貞節。但作詩之年月，未能考定；謹暫排於此，以俟續考。

唐玄宗開元四年丙辰（西元七一六） 三十九歲

和姚合公哭李尚書文

文苑英華卷八一六蘇頌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云：

唐開元四年大歲景辰二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銀青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中山公薨於京師官陽里私第，享年六十。」

（註二十九）

註二十九：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四年正月丁亥刑部尚書中山郡公李又卒。」與蘇頌所撰詩法記及神道碑異。然蘇頌與李又爲同時人，所知較確，仍以二月癸酉爲是。

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疑爲本年之作。

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三年正月癸卯黃門侍郎盧懷慎爲檢校黃門監。」（註三十）「開元四年十一月辛丑黃門監兼

吏部尚書盧懷慎卒。」（註三十一）詩云：「秦帝始求仙，驪山何遽下。」大抵盧懷慎從幸驪山，觸景生情，故作此詩；張曲江因而和之。查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二年九月戊申

幸新豐之溫泉。」；「三年十一月乙酉幸新豐之溫泉。」「四年二月丙辰幸新豐之溫泉。」大抵在盧懷慎黃門監任內，幸驪山者祇此三次。然盧懷慎於開元二年正月已卯檢校黃門監，

祇見於通鑑，不見於舊唐書；三年十一月乙酉幸新豐，祇見於舊唐書，不見於通鑑及冊府元龜（註三十二）是前二者均有可疑，故暫排於開元四年內，以俟續考。

註三十：唐大詔令卷四十四有蘇頌盧懷慎檢校黃門監制（開元三年正月十九日）

註三十一：通鑑卷二二一：「開元二年正月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三年正月癸卯以盧懷慎爲黃門監檢校吏部尚書。」「四年十一月乙未黃門監兼吏部尚書盧懷慎薨。」

註三十二：冊府元龜卷一一三帝王部巡幸二：「開元三年十月癸亥（舊書作「甲子」）幸鄆縣之鳳泉湯。」「十一月乙卯至自鳳泉湯。」是開元三年無幸新豐之明文。同卷又載：「開元二年十一月

甲辰勅曰：「惟此新豐，是出之順豫。……舊書之三年十一月乙酉幸新豐，疑是二年之誤。」

故刑部李尚書挽歌詞三首

文苑英華卷八九三蘇頌唐紫微侍郎贈黃門監李又神道碑

云：「……享年六十，開元丙辰歲仲春癸酉薨於京師官陽里第。以其夏丙申卜葬長安細柳原東北，望帝京二十有五里，償其志也。」挽詞第三首云：「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當作於李又葬時也。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舊唐書卷九十九蘇瓌傳云：「景雲中瓌薨，詔瓌起復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元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元宗曰：「蘇頌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瓌始也。」查舊唐書卷七睿宗紀：「景雲元年十一月庚午太子少傅蘇瓌薨。」大抵蘇頌在先年二年二月間便服闋就工

部侍郎職。改中書侍郎則在其後。蘇許公文集卷十二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云：「尋與中令范陽張說，侍郎武功蘇頌黃門趙郡李父等，開講序於掖垣，悉上其昌言嘉謨可體要經遠者。」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先天二年七月癸丑（通鑑卷二二〇作庚辰）中書侍郎陸象先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劍南道按察兵馬使，尚書左丞張說爲檢校中書令。」（通鑑卷二一〇作乙亥）蘇頌之轉中書侍郎似當在此時。同卷又云：「十二月庚寅大赦天下，改元爲開元。……中書省爲紫微省。」省名雖改，然蘇頌仍爲侍郎。文苑英華卷八九三唐紫微侍郎贈黃門監李父神道碑云：「極旣引，……紫微侍郎武功蘇頌祖於延年門外。」按李父葬於開元四年夏五月，其時蘇頌仍爲紫微侍郎。直至開元四年十二月乙丑始拜相；（註三十三）此詩仍稱蘇侍郎，似當作於拜相以前。

註三十三：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四年十二月乙丑紫微侍郎許國公蘇頌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唐大詔令卷四十四宋璟兼黃門監蘇頌平章事制亦稱：「銀青光祿大夫行紫微郎兼知制誥上柱國蘇頌：……」（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文苑英華卷四四八亦載此制。

和蘇侍郎小園夕霽寄諸弟疑爲本年之作

詩云：「清風圓闔至，輕蓋承明歸；雲月愛秋景，林堂開夜扉。」疑作於秋初。

請行郊禮疏

疏云：「伏維陛下紹休聖緒，明令維新，御極以來，於今五載。」按玄宗即位於先天元年八月，至開元四年適爲五載。疏當上於此年。新唐書本傳敘此疏在上封事之前，似覺未合。

將發還鄉示諸弟疑爲本年之作

徐碑云：「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病，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焉。」按姚崇於是年閏十二月己亥罷相。公之南歸，必在上疏之後，姚崇罷相之前。詩云：「歲陽亦頽止，林意日蕭槭。」蓋歲暮之景色也。又云：「無力主君恩，寧利客卿璧？去去榮歸養，愜然歎行役。」言不得志而歸養也。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疑爲本年之作

詩云：「故人憐別日，旅雁逐歸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亦歲暮之景色也。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疑爲本年之作

詩云：「舊官晨昏闕，言欲歸養也。」「不諂詞多忤，無容禮益卑。微生尚何有？遠跡固其宜。」「言不得志也。」「上漸伯樂顧，中負叔牙知。」「言有負張說等之提拔也。」「歲逢霜雪苦，林蕙屬蘭萎。」「蓋歲暮之景色也。」「士風從楚別，山水入湘奇。」「蓋公南歸，取道荆湘也。」

酬宋使君見貽

詩云：「陟降初稟訓，獻策幸逢時，朝列且云忝，君恩復若茲。」「疑指中道伴伊呂策遷左拾遺而言也。詩云：「庭闈際海曲，輶傳荷天慈。顧已歎鳥鳥，聞君泣素絲。」「似指南歸省親而言，詩云：「才明應主召，福善豈神欺？但願白心在，終然混不緇。」「則宋使君似曾遭貶謫者。查通鑑卷二二一：「開元四年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

詰闕，令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此詩之宋使君未知是否卽宋璟？暫謹誌疑，以俟續考。

初發曲江溪中

自始興溪夜上赴嶺

以上二詩疑爲赴大庾嶺開路時所作，暫排於此，以俟續考。

開鑿大庾嶺路序

序云：「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

飲冰載懷，執爇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徐碑亦云：『始興北嶺，峭險巖絕，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序後有給事中魏山公蘇說銘，據舊唐書卷八十八蘇瓌傳附說傳

「歷授左司郎中給事中（註三十四）徐州刺史。」新唐書卷一二五蘇瓌傳附說傳亦云：「累轉給事中，時頊爲紫微侍郎，固辭

……頃之，出徐州刺史。」此銘當作於出牧徐州之前。（註三十五）

註三十四：文苑英華卷五九一蘇頊謝弟說給事中自求改職表云：「

臣某嘗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勅：以臣弟左司郎中臣說爲給事中……」

註三十五：國秀集上盧僊有送蘇八給事出牧徐州相國請出同芳韻

詩。蘇說之轉給事中必在蘇頊拜相之前；出牧徐州，必在拜相之

後。按蘇頊於開元四年十二月乙丑同業徵黃門平章事。此銘當撰於

十二月丑以前，蘇說仍爲給事中之時，亦大致可信。惟新唐書卷四

十三地理志云：「大庾嶺新路，開元十七年詔張九齡開。」與此序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貽

不合，疑有誤也。

詩云：「中覽新王說，上激明主恩，一行罷闕選，數載歷金門。」似指對策及第拜左拾遺而言。詩云：「孟軻應有命，賈誼得無冤。」既悲己之不得志，又傷王履震之遭放逐也。此詩疑爲南歸後在家閒居時所作。

酬王六寒朝見貽

詩云：「賈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此詩之王六疑卽王

履震。當作於公在家閒居時。

林亭寓言

詩云：「林居逢歲宴，遇物使情多。」疑作於歲暮。又云：「更憐籬下菊，無如松上蘿，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似自傷不得志也。

唐玄宗開元五年丁巳（西元七一七）

四十歲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曲江縣志卷八云：「公道遙臺在城南五里武水東，隋刺史薛

道衡建，今圯。」今司馬公縣志作「州司馬王公履。」按曲江

集卷二有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貽，卷三又有與王六履震廣州亭序

陸望，疑卽其人。縣志載此序，末著「開元四年正月望日」等

字，未悉有何根據？序云：「南土陽和，覺寒氣之向盡，東郊

候暖，愛春色之先來。」似當作於春初歲首。但四年正月公尚

未南歸；故暫排於五年之首，以俟續考。

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

唐人集會賦詩必有序，此詩當與序同時。詩云：「水去朝滄海，春來換碧林。」正春初之景色也。

晚齋登王六東閣

酬王六齋後書懷見示

谿行寄王震

文苑英華卷三九九賈至授王震將作少匠制云：『門下壽王

府司馬王震，立志復新，在公推恪，雍容散地，未愜其才；亮采百工，宜乃欽乃職，可將作少匠，主者施行。』時代似嫌稍後，或爲另一人。金石錄卷二十六跋尾十六唐景陽井銘云：『右唐景陽井銘，文字潛減，後有記，開元中江寧縣丞王震撰。』未悉是否此人，尙待續考。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秋晚憩王少府東閣

以上詩文疑爲夏秋之間，在家閑居時所作。

爲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祭文所繫年月爲『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朔十四日庚戌』。張說之集卷十八唐故廣州都督甄公碑云：『君諱亶，字道一，中山無極人。……遷廣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五府經略討擊使。春秋五十有七；開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終於官舍，以年月日歸葬於恆陽之王公山南原，不忘本也。』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按唐代法令，地方官吏不得擅自出境。曲江集卷十一爲王司馬祭妻父文云：『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柝聲於密邇，畏簡書而聞之。』此可証也。王履震原任韶州司馬，倘非因公出差，或調任，決不能在廣州津亭曉望。王履震與甄都督既有交

情，或於開元五年調任廣州司馬，或因甄都督之喪，奉命前往弔祭，均有可能。材料缺乏，無從斷定。至於曲江公當時已辭官歸養，其赴廣州，原不受法令拘束。是否與王履震同行，或在廣州始邂逅，均無可考。曲江集卷三使至廣州云：『昔年嘗不調，茲地亦邂逅。』則公早年固嘗寓廣州也。

爲王司馬祭妻父文

此文曲江集卷十一原編在爲王司馬祭甄都督文之前。但姓名年月均闕，故撰作之時間，無從推定；暫排於此，以俟續考。祭文云：『公之謫官某又犯時。永矣去國，真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隣境之在茲。』王司馬於開元四年已在韶州，其妻父之貶謫必在其前，其地點亦相距不遠。祭文又云：『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遠絕。』則王司馬之妻父必爲奉勅賜死者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戊午（西元七一八） 四十一歲

和王司馬折梅寄京邑昆弟

詩云：『林倩迎春早，花愁去日遲。』按公於本年春再度入京，王司馬之折梅寄京邑昆弟，疑在此時。

初發道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

詩云：『昔歲嘗陳力，中年退屏居。……不意棲愚谷，無階奉詔書。』又云：『景物春來異，音容日向疎。』公之被召入京，大約在六年春。

將至岳陽有懷趙二

曲江集卷二酬趙二侍御使西軍贈兩省舊寮云：『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據唐會要卷七十六册府元龜卷六四五：公於

先天元年中道伴伊呂科，趙冬曦亦同時中賢良方正科及藻思清華科，故曰金門待制同也。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趙不器子夏日冬曦和壁安貞居貞頤貞父子八人皆進士及第。』（註三十六）舊唐書卷一〇二章述傳云：『趙冬曦兄冬日（即夏日之訛）

弟和壁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並詞學登科。』趙冬曦行二，故稱爲趙二。讀書齋叢書御史臺精舍碑題名：殿中侍御史內有趙冬曦。新唐書卷二百儒學下趙冬曦傳云：『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查張說之集卷七有贈趙侍御，伯奴邊見歸田賦因投趙侍御，同趙侍御巴陵早春作，同趙侍御乾湖作，同趙侍御望歸舟等詩，則趙冬曦之貶岳州，大抵與張說同時。曲江公此詩又云：『草色雖云發，天光或未臨。』大抵開元六年春趙冬曦仍未召還也。

註三十六：元和姓纂卷七中山趙氏條：『不器生夏日和壁冬曦安貞居貞臺貞頤貞。兄弟七人舉進士。』和壁誤排在冬曦之前，頤貞即頤貞之誤。

登襄陽峴山

詩云：『逶迤春日遠，感寄客情多。』疑爲本年春還京途中作。

拜左補闕疑在本年

徐碑敘開大庾嶺路後云：特拜左補闕。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說傳云：『說既失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頤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頤，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頤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軍將軍檢校幽州都督。』據唐方鎮年表考證上范陽

條：張說自岳州刺史授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爲節度在開元六年。公之奉詔入京及拜左補闕，疑與張說之起用頗有關係也。

論教皇太子狀

冊府元龜卷七〇八宮臣部選任：『鄒魯通爲國子博士。開元六年皇太子及鄒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尙未就學。以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內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玄宗覽之曰：吾知无量意矣！乃下詔曰：『修身貴乎慎始，篤學在乎自幼。朕諸子已各繫紳，須聞詩禮；宜于儒官中選德行著宿三五人入開教授。』俄以魯通、國子博士郭謙光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及鄒王已下侍讀。』公之上疏，疑在本年，似當在魯通等爲侍讀之前。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誌云：『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於洛陽之陶化里第。』其年冬十月乙酉合葬于偃師之某原。』則此誌必撰於八月乙亥以後，十月丙申以前。查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六年冬十月丙申車駕還京師。公撰誌時，蓋隨駕在東都也。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

誌云：『粵開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六年十一月辛卯至自東都。誌疑撰於公從駕還京師以後，韋府君葬期之前也。

唐玄宗開元七年己未（西元七一九） 四十二歲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三首

新唐書卷一二五蘇瓌傳附誌傳云：『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寶刻叢編卷七長安縣云：『唐右監門

衛將軍安思恭碑：唐蘇誥撰，陳少平書，開元六年，（京兆金石錄）蘇誥之卒當在其後。金石錄卷五第九百四十三：『唐徐州刺史蘇誥碑：張耀卿撰，劉升八分書，開元七年八月。』蘇誥之卒當在立碑之前。挽詞第三首云：『返葬長安陌，秋風靈鼓悲。』則當撰於蘇誥歸葬京師之時。

晝天尊像銘并序

序云：『晝天尊像者，贈史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爲公辛哭之所作也。』當在蘇誥卒後，疑亦在本年。

駁工部尚書宋慶禮論議

舊唐書卷一八五下宋慶禮傳云：『七年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議曰：……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公之改禮部員外郎必在本年。』

隴西縣君牛氏像龕碑

趙明誠金石錄卷二十七 龍門西龕石像銘：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唐玄宗開元八年庚申（西元七二〇） 四十三歲

奉和聖製瑞雪篇

全唐詩卷四有劉庭珂奉和聖製瑞雪篇。查通鑑卷二二二唐紀二十八：『開元八年冬十月……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謨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謫山在丞。』劉庭琦之和詩必作於本年十月以前。冊府元龜卷四十帝王部文學云：『玄宗開元八年親製春雪詩。』文苑英華卷一七三有張說徐安貞等奉和嘉雪應制詩。徐詩云：『兩宮齋祭近登臨，雨雪紛紛天晝陰；祇爲輕寒無瑞色，頓教正月滿春林。』疑羣臣之和詩均作于正月。

玉海卷一九五詳瑞唐元日雪條亦引曲江公此詩，此又一旁證也。

答太常新博士見贈一絕

詩云：『唯餘幽徑草，尚待日光催。』疑爲早年之作。蓋公自授校書郎，至禮部員外郎，均居散職卑秩，尙未得志，正如幽徑草之待日光催也。

韋司馬別業集序

序云：『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迺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期，欣然命駕。』起居舍人蔡公疑爲蔡孚。玉海卷二十九云：『開元八年親製春雪詩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請示百寮，編國史。』姑暫從其說，以待續考。萬年主簿韓公疑爲韓朝宗。舊唐書卷九十九張嘉貞傳云：『初嘉貞作相，薦萬年主簿韓朝宗，擢爲監察御史。』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正月己卯……并州大都督長史張嘉貞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朝宗之擢監察御史，疑在本年四月以後；在四月以前仍爲萬年主簿。曲江公之改司動員外郎在本年四月八日，在四月八日以前仍爲禮部員外郎。大抵禮部員外之職務比較清閑，故曰：『猥忝散職，居多放情』也。若司動則爲劇曹，不可言散職矣。余頗疑開元歲夏四月當作開元庚申歲夏四月，「歲」字之前奪去「庚申」二字，惜無善本可證，暫謹誌疑，以俟續考。

四月八日轉司動員外郎

曲江集附錄轉司動員外郎敕云：『通直郎判尚書禮部員外郎張九齡……九齡可守尚書司動員外郎……散官各如故。』查

唐六典卷二：司勳員外郎爲從六品上階；通直郎爲從六品下階。官階卑而擬高，故曰守。舊唐書本傳云：「九齡以才察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公之遷左補闕，禮部員外郎，年月雖不能確定；其遷司勳員外郎則有誥命爲証。舊書所紀，疑有誤也。

賀給事嘗詣蔡起居郊館有詩因命同作

蔡起居疑卽蔡孚。張說之集卷七有遙同蔡起居假松篇（註三十七）國秀集卷下有徐晶蔡起居山亭，文苑英華卷三一五有徐晶同蔡孚五亭詠，同書卷三二九又有胡皓同蔡孚起居詠鸚鵡詩，均可證也。

註三十七：唐文拾遺卷十八章璩王大唐故朝議郎京兆府戶曹上柱國韋君墓誌銘云：「嘗應制和蔡孚偃松篇曰：『大廈已成無所用，唯將獻壽答殘心。』作者稱之。」蔡起居當卽蔡孚，此亦一旁證也。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 并序

誌云：「開元八年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於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十有一月庚午歸葬，夫人崔氏祔焉。」誌當撰於本年二月乙丑以後。誌云：「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查元和姓纂卷七云：「……元楷兵部郎中殿中監武強公生崇道崇嗣崇素崇孝崇基，符璽郎，生慶逸，逸生演大理司直，演生備令言，令言生佩玕玕珣。」全唐文卷三九二唐故魏州宏農縣令天水趙府君墓誌云：「府君諱令則字某，天水人也……曾祖元楷隋殿中監工部尚書淮安公，祖崇基國朝岐州郿縣令符璽郎右衛長史。烈考慶逸正義大夫許州長史，府君長史第二子也。」元和

姓纂已殘缺不完，當以墓誌爲是。

唐玄宗開元九年辛酉（西元七二一） 四十四歲

勅處分舉人

唐大詔令卷一〇六亦載此敕，末註「開元九年。」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仍令有司設食。」（註三十八）按是年公尙爲司勳員外郎，非知制誥，不應草勅。唐大詔令定爲開元九年，未悉有何根據，尙待續考。

註三十八：唐會要卷七十六作開元八年三月；冊府元龜卷六四三作開元九年五月壬戌。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文苑英華卷一九一有崔顥奉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詩。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許景先傳云：「……擢拜左拾遺，累遷給事中……俄轉中書舍人。」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九年七月：先天中重修三九射禮；至是給事中許景先抗疏罷之。」唐會要卷二十六六射：「開元八年九月七日制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舊書會要年月互異，誰是誰非，尙待續考。（冊府元龜卷四六九臺省部封駁亦作開元八年九月）

加朝散大夫

曲江集附錄加朝散大夫誥稱：「朝議郎行司勳員外郎護軍張九齡，右可朝散大夫。」查唐六典卷二司勳郎中員外郎條：「凡勳十有二等，九轉爲護軍，比從三品。」同卷吏部尚書侍郎條：「正六品上曰朝議郎，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亦同）蓋加一階也。司勳員

外郎爲從六品上，階高而擬卑故曰行。誥又云：『咸逢朝慶，式光通級。』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九年十一月庚午冬至大赦天下，內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公之加階，疑與此有關。然誥命作十月十四日，則在冬至之前；豈所繫之月日，亦有訛誤耶？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

碑云：『廢府而復遷河南焉。』據通鑑卷二二二開元九年：

『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爲蒲州。』竇府君之遷河南少尹必在六月己卯以後。碑不載竇府君病歿之月日，但云：『冬十一月葬於北原。』則撰碑必在六月己卯以後，十一月葬日以前。

唐玄宗開元十年壬戌（西元七二二） 四十五歲

二月十七日轉中書舍人內供奉

曲江集附錄誥命有轉中書舍人敕。舊唐書本傳云：『時張說爲中書令（註三十九）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尤親重之。嘗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時間與誥命不符，未知孰是？暫謹誌疑，以俟續考。

註三十九：通鑑卷二二二開元十一年：『二月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公拜中書舍人在張說兼中書令之前，舊書誤在其後，實爲附會。

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祭文云：『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

部侍郎某謹以清酌醑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開元十年四月己亥張說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閏月壬申兵部尚書張說往朔方軍巡邊。

獅子贊序

序云：『頃有至自南海，厥絳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開元十年十月乙巳波斯國遣使獻獅子。』序疑撰於是年。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癸亥（西元七二三） 四十六歲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率爾言志

詩云：『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十一年正月己巳北都巡狩。』張說之集卷三御製早登太行山言志云：『清蹕度河陽，凝笳上太行。』蓋渡河入晉時所作也。同卷張說奉和聖製太行山中言志應制云：『既立省方館，復建禮神壇。』唐詩紀卷五十七苗晉卿和詩亦云：『仍親后土祭，更理晉陽兵。』羣臣之應制奉和，疑亦在二月壬子祠后土於汾陰以前也。

奉和聖製幸晉陽宮

通鑑卷二二二唐紀二十八：『開元十一年正月辛卯至并州。』元和郡縣志卷十三河東道三太原府晉陽縣：『晉陽故宮，一名大明宮，在州城內，今名大明城是也。』

奉和聖製同一相南出雀鼠谷

元和郡縣志卷十三河東道三汾州介休縣：『雀鼠谷在縣西十二里。』張說之集卷四御製答張說南出雀鼠谷云：『川途猶在晉，車馬漸歸秦。背陝關山險，橫汾鼓吹頻。』公和詩云：『東君朝二月，南旆擁三辰。』國秀集卷上徐安貞奉和聖製答二

相出雀鼠谷云：『兩臣初入夢，二月屢巡邊。……還望汾陽近，宸遊自自然。』則羣臣和詩大約皆作於二月間。

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

張說之集卷三御製早渡蒲津關云：『鳴鸞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元和郡縣志卷十二同州河東縣云：『蒲坂關一名蒲津關，在縣西四里。』

爲兵部尙書王峻謝平章事表

表云：『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查通鑑卷二二二：『開元十一年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尙書王峻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錢王尙書出邊

通鑑卷二二二：『開元十一年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五月二十八日加朝請大夫

據唐六典卷二：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蓋加一階也。文苑英華卷四二四南郊赦書云：『升壇行事官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下加一階。』曲江集附錄加朝請大夫勅云：『郊禮上帝，侍從閭丘，宜增榮級，俾承大慶。』公之加階似與南郊有關。然加階在行禮之前，誥命所繫之月日，尙有疑問也。

謝賜馬狀

見文苑英華卷六三三，集不載。狀云：『况郊壇展禮，尙未奠於九宮；而雨露深恩，反有叨於三接。』舊唐書八，玄宗

紀：『開元十年六月己巳增置京師太廟爲九室，移孝和皇帝神主以就正廟。』九廟之名自此始。翌年十月戊寅親祀南郊。狀當上於郊禮以前。

南郊赦書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曲江集卷七祇載赦書節文。原文見文苑英華卷四二四唐大詔令卷六十八。

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樂

南郊太尉酌獻武舞作凱安之樂

舊唐書卷三十音樂志三：開元十一年玄宗祀昊天於圓丘樂章十一首：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

酬趙二侍御使西軍贈兩省舊寮

金石萃編卷七十四少林寺賜田勅：『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牒，判官殿中侍御史趙冬曦。』又查御史臺精舍碑題名（讀畫齋叢書本）殿中侍御史內，確有趙冬曦其人。則此詩之趙二侍御疑即趙冬曦。但作詩之年月，未能考定；暫排於本年之末，以俟續考。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甲子（西元七二四）四十七歲

正月十三日封曲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勅見曲江集附錄。公之封爵疑與郊禮有關也。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酬宴

詩云：『配天昭聖業，率土慶輝光。春發三條路，醴開百戲場。』張說之集卷二御製春中興慶宮酬宴并序云：『……往

以仲冬建子，南至初陽，爰詔司存，式陳郊祀，抱夷夏之誠請，答人神之厚禮。燿歸太乙，禮備上玄，足以昭報之情，足以極嚴禋之道。然心融萬類，歸雷雨之先；慶洽百寮，象雲天而高宴。歲二月，地三秦，水泛泛而龍池滿，日遲遲而鳳樓曙。青門左右，軒庭映梅柳之春；紫陌東西，喬幕動煙霞之色。……」此詩蓋作於十二年二月間也。

恩賜樂遊園宴

張說之集卷四奉和聖製同二相已下羣官樂遊園宴云：「侍飲終酺會，承恩續勝遊。」崔沔詩云：「五日酺初畢，千年樂未央。」按南郊教書云：「天下州府賜酺三日，京城五日。」樂遊園宴當在南郊酺宴之後。趙冬曦詩云：「爽壇三秦地，芳華二月初。」曲江公詩云：「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蓋均作於二月間也。

送幽州王長史序

王長史不知何人，此序年月無從推測。序云：「漁陽我之巨鎮也，慎選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命汝往，底其耕戰之事，介于將吏之間。」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三年春正月乙酉以幽州都督府爲大都督府。」按唐制大都督以親王遙領，大都督府之政以長史主之。大都督長史爲從三品，當非軍佐之比。此序當作於幽州改大都督府之前。序又云：「仲春暄矣，陽時貞若。」暫定爲開元十二年二月之作，以俟續考。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據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徒申王

揭薨，追諡曰惠莊太子。」此詩至遲作於本年。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唐大詔令卷一〇四作開元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册府元龜卷八十：「十二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於紫宸殿，賜物有差。」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三唐二十五青成山常道觀敕：「……」
「敕益州長史張敬忠……」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閏十二月十一日下，十三年正月一日至益州，二日至蜀州。……」張敬忠之爲益州長史，當在開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前。序云：「是時也，四序鱗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則張敬忠之入蜀，必在春末夏初。序又云：「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涼；再命左常侍，仍總戎於三蜀。」查唐會要卷七十八河西節度使條：「十一年四月除張敬忠，又加經略使。」通鑑卷二二二開元十一年：「先是吐谷渾良吐蕃之蠱，附之者數年。九月壬申帥衆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敬忠撫納之。」則張敬忠由河西節度調任益州長史，至早當在十二年春末。（註四十）張曲江之謂益州長史叔，疑卽張敬忠。

註四十：唐會要卷七十八河西節度條又云：「十二年十月除王君龜又加長行轉運使。」疑是代張敬忠者。

嘗與大理丞袁公太府丞田公偶詣一所林沼尤勝因並坐其次相得甚歡遂賦詩焉以詠其事。城南隅山池春中田袁二公盛稱其美夏首獲賞果會夙言故有此詠

此二詩疑爲中書舍人任內作。所謂城南隅山池似在西京。玄宗自十一年三月庚午還京後，十二年十一月庚申復東幸。故暫定爲本年夏初之作，以俟續考。

廢王皇后制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二年七月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

故特進贈兗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墓誌銘

誌云：「開元十二年四月癸卯（註四十一）遭疾薨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其年秋九月甲申葬於北原。」誌當撰於楊公墓後葬前。

註四十一：曲江集卷十二作開元十二年癸亥，疑有脫文；此據文苑英華卷九三五

奉和聖製途經華山

唐會要卷二十七巡幸：「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東都，十日至華州。命刺史徐知仁與信安王綽勒石華岳祠南道上，御製碑文，仍書之。」張說之集卷三有奉和聖製途經華嶽應制云：「羣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和詩當作于十三年以前。

奉和聖製渡潼關口號

全唐詩卷三有蘇頌奉和聖製過潼津關詩。（蘇許公集卷三亦見。）按蘇頌卒於十五年七月。查唐大詔令卷七十九及册府元龜卷一一三：開元五年正月辛亥幸東都，六年十月丙申還京師，十年正月丁巳幸東都均從北路；惟十二年冬十一月庚申東幸從南路，故渡潼關口號疑作于本年。

奉和聖製途次陳州作

張說之集卷三御製途次陳州云：「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陳中。……行見洛陽宮。」同卷張說奉和聖製途次陳州應制云：「洛城將日近，佳氣滿山川。」疑爲東幸途中所作。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蘇許公集卷三有蘇和詩，張說之集卷三有張說和詩。太平寰宇記卷五陝州陳縣：河上公廟在州西五里。」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曲江集卷三奉和聖製途次陳州作云：「後殿函關盡，前旌塞路通。」故此詩亦疑爲十二年東巡時所作。

奉和聖製過王濬墓應制

隋唐嘉話云：「武后將如洛陽，至閿縣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管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欲求哀。』后勅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虢州弘農郡屬縣有閿鄉。此詩亦疑爲東幸途中作。

惠莊太子哀册文

序云：「維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十一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於行在，册諡惠莊太子，旋殯於寢。粵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於橋陵之柏城。」册文當撰於葬日之前。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銘

序云：「開元十二年以理辨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陳州刺史。暨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緣，而人

史遮道，或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及開公之喪，哀可知矣。」新公之喪至早當在開元十二年，而撰銘當在其後。寶刻叢編卷三襄州引復齋碑錄云：『唐刺史靳恆道愛頌并陰：唐張九齡撰，高慈正書，開元十一年立。碑陰述羣臣陪新使君登觀山紀文。』是立碑在靳恆移官陝州以前，未悉有何根據？尙待續考。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乙丑（西元七二五）四十八歲 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

通鑑卷二二二開元十三年：『二月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教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蘇許公集卷三蘇頌奉和聖製漕橋東送新除岳牧云：『式佇東封會，鏘鏘檢玉壇。』可見羣臣和詩均作於東封以前也。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張說之集卷二春晚宴兩相及禮官麗正殿學士并序云：『時歲次乙丑開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殿書院改集賢殿書院。內五品已上爲學士，六品已下爲直學士。』曲江公序當撰於此時。

四月二十五日加中散大夫

查唐六典卷二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蓋加兩階也。敕云：『而有事岱宗，侍升柴燎。告成之典，既展於封崇；行慶之恩，宜加於班序。』蓋因東封而加階

也。東封敕書云：『內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下加一階。……緣大禮登山供奉侍從行事舉脚等官……四品以下，特賜一階，仍賜勳兩轉，量與進改。』舊唐書本傳云：『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公爲張說所親信之人，或得升壇行事，而加兩階也。然加階在東封以前，則誥命所繫之月日，誠有疑問。

奉和聖製次成阜先聖擒建德之所

金石錄卷五目錄第九百八十七條云：『明皇行次成阜詩，史敍行書，開元十三年十月。』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十六行次成阜詩：『開元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東封之歲，前常州江陰縣尉史敍書。後題開元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東封之歲。舊唐書：『開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東封泰山，發自東都。』是也。史敍金石錄作「艾筱」，傳寫誤耳。中過汜水題詩，史蓋以其事徵不具錄。（授堂續跋）』

諫張說推恩不及百官

舊唐書卷九十九張九齡傳云：『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未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合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苦於

說。』通鑑卷二二開元十三年又云：『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陪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東封赦書

赦書內著年月爲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奉和聖製經孔子舊宅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東封泰山發自東都。十一月丙戌至兗州大宗廟，甲午發岱嶽，丙申幸孔子宅。』

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三年十二月己巳至東都。』通鑑卷二二三作乙巳。酺宴當作其後。文苑英華卷二六八有蘇頌廣達樓下夜侍酺宴應制云：『東岳封迴宴洛京，西墉通晚會公卿。』亦同時之作也。

賀太陽不虧狀

新唐書卷二十七下歷志云：『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比不效。……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蝕半彊，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蝕大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微膳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文苑英華卷六三六蘇頌賀太陽不虧狀云：『臣等伏承太史奏：作一日太陽虧。陛下爰發行宮，不御常服。……金繩玉檢，輔迹於前聞；日觀雲封，降祥於即事。……』

當上於開元十三年十二月。公狀疑亦與之同時。聖應圖贊

冊府元龜卷四十八帝王部謹德云：『玄宗開元十三年潞州

獻瑞應圖，帝謂宰臣曰：『朕住在潞州，但靖恭此職，不記此事；今既因請編錄，卿喚取藩邸舊寮，問其實事，然後修圖。』（唐會要卷二十八祥瑞上亦同）公之聖應圖疑卽瑞應圖，（註四十二）贊當撰於本年。張說之集卷十一皇帝在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奉勅撰逐鹿云：『皇帝景龍二年二月二十有八日巡屬縣至潞河；有鹿奔走渡河，水深三丈，帝馳鞭逐鹿，水不及馬羈，應時獲鹿。司戶參軍崔弼隨帝而涉，纜人數步，溺焉。亦紀此事也。』

註四十二：山西通志卷九十二金石記四：聖應圖贊石刻。開元十一年，舊在潞安府。志略：明皇別駕潞州，州中獻瑞者，前後十有九。及踐位後，諸人獻瑞應圖，遂建閣，賜名聖瑞閣，閣成白鶴來翔。張九齡撰聖瑞閣贊刻石，今閣在飛龍宮西。』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

新唐書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東祖房：仁贍梁州刺史子玄祐玄恩，玄祐瀛州司戶參軍，玄恩子察少府監。碑云：『至開元中公之孫曰察，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之祀，晝遊本郡，輝光前烈。』故瀛州司戶參軍李府碑銘亦云：『嗣子察受教義方，能慕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朝，天子方差擇其良，惠植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查通鑑卷二二：『開元十二年六月以上山東早，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長安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

爲刺史。」十三年二月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柳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李察之出守許州，當在十二三年之間，公撰碑則在其後。

故瀛州司戶參軍李府君碑銘

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卷二：「李察（見郎官戶中）：舊傳：「神龍元年調洛州參軍，景雲元年爲醴泉尉。僚陪陸象先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象先知政事，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余細查舊唐書不見此語，惟卷九十九蕭嵩傳云：「初安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婿……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疑勞格等誤以蕭嵩爲李察也。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丙寅（西元七二六）四十九歲

和韋尚書答梓州兄南亭宴集

元和姓纂卷二云：「現戶部侍郎太子詹事，生暢，展，初平，調翼。暢生抗揖拯，抗刑部尚書。……初平生抱貞梓州刺史。」抱貞疑卽韋抗之從兄。文苑英華卷三〇二有蘇頌夜聞故梓州韋使君明當引繡成而成章。疑卽其人。同書卷八九二又有蘇頌刑部尚書韋抗神道碑云：「開元十四年八月某日薨於洛之永義里第，享年六十。」此詩當作於其前。文苑英華卷二一四有孫逖和韋尚書兄春日南亭宴兄弟（兄在京）詩，與公此詩諒爲同時之作，至遲當在本年春。

停燕國公中書令制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四年四月御史中丞宇文融與御史大夫崔隱甫彈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張說，鞠於尚書省。庚申張說停兼中書令。」

酬通事王舍人萬直見示篇中兼起居陸舍人景獻

詩云：「軒掖殊清秘，才華固在斯。」又云：「此夜金闕籍，伊人瓊樹枝。」疑作於中書舍人任內。

轉太常少卿

曲江集附錄轉太常少卿制云：「……可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勳封如故。」查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條：「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同書卷十四：「太常少卿二人，正四品上。」階卑而擬高故曰守。舊唐書本傳云：「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遠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又不從其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則公之轉太常少卿，當在開元十四年四月庚申之後，而曲江集附錄之誥命（註四十三）竟作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至爲可疑。今曲江集既有停燕國公中書令制，如公已改太常少卿，則不應草制；若改太常少卿後，仍兼知制誥，則史無明文。通鑑卷二二一開元十四年亦云：「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則在四月庚申以前，公仍爲中書舍人。誥命所繫之年月，必爲後人所妄加。

註四十三：自四部影刊景印明成化九年本以下各種刊本，均附錄誥命。自轉司勳員外郎勅至加檢校中書侍郎制，均不見於文苑英華及唐大詔令，其來源莫可稽考。其授官加階封爵先後之次序，均與碑

傳符合。其體裁與唐代之典章制度，亦無衝突，當非贗作。惟所繫年月，往往與史傳少異。余頗疑此種謬命爲曲江張氏家藏舊物，年月多爲後人所妄加，遂致訛誤。正如適園影書中之唐大詔令，所繫年月，頗多謬誤；然其制敕本身，則非贗作也。

奉和聖製燭龍齋祭四言

詩云：「六月徂暑，四郊僭陽，我后其勤，告于壇場。」

唐大詔令卷七十四雨澤頻降昭報山川敕亦云：「朕憂勤祀獻，精禱靈祇，遂蒙九玄垂福，百神效祉，膏澤頻降，嘉生繁育。

（開元十四年六月）冊府元龜卷二十六帝王部感應云：「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公卿祭山川，已卯河北道及太原澤潞等州

皆雨。」唐六典卷十四云：「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此詩爲四言體，頗似祭祀樂章。大抵開元十四年六月以

大旱乃親結壇場，用伸祈禱。公適爲太常少卿，躬與其事。及

祈雨有應，乃賦詩以慶，又命公卿分祭山川，以示報功享德之意也。

奉和聖製喜雨

此詩亦爲四言體，疑亦作於本年六月祈雨有應之後。

奉命祭南嶽及南海

冊府元龜卷一四四帝王部拜奠二云：「玄宗開元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詔曰：『宜令工部尚書盧從愿祭

東嶽：『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嶽及南海，：』唐大詔令卷七十四盧從愿等祭岳瀆敕作開元十四年正月。查曲江集卷三有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當以六月丁未爲是。

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

詩云：「匪唯徇行役，兼得慰晨昏。」蓋公家於曲江；奉使祭南海，遂得乘便省親也。又云：「曉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按元和郡縣志卷一京兆府藍田縣：「藍田關在縣南九十里，即曉關也。」（太平寰宇記卷二十六云：「在縣東南九十八里。」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一商州商洛縣：「武關在縣南九十里。」韓昌黎集卷十有左遷至藍關示姪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二詩。卷十二燕喜亭記又云：「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澗，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覆狢所聚，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厭見也。」公之奉使祭南海，與韓昌黎之貶潮州，王弘中之貶連州，所取之道線，完全相同。公詩又云：「是節暑云熾，紛吾心所尊。：：：陰泉夏猶凍，陽景晝方暎。」公之奉使南行，當在夏日；冊府元龜之說，又得一強有力之證據矣。

商洛山行懷古

詩云：「園綺值秦末，嘉遁此山阿。」蓋引用商山四皓之故事也。文苑英華卷七二五于邵送從叔南遊序云：「：：：既而將登商顏，尋綺季翼儲之顯晦；進浮滄浪，追漁父遁代之始終，或經九疑，或入五嶺，探靈域，廣異聞：：：可見商洛爲唐人遊嶺南者所常經之幹路。

初發江陵有懷疑爲此次南行途中所作

詩云：「極望涇陽浦，江天渺不分。」文選卷二十二屈平九歌湘君云：「望涇陽兮極浦。」公詩蓋引用楚詞也。王逸注云：「涇陽者江隋名也，近附鄧。」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荊州公

安縣條云：「溁港在縣西六十里。」公詩又云：「復想金閨籍，何如夢渚雲。」蓋渚宮雲夢澤，皆江陵之勝景。宋板孟浩然集上陪張丞相登當陽城樓云：「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詞。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抵？」此可證也。

初入湘中有喜

詩云：「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括地志云：「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楚平王建都之地也。」

使還湘水

詩云：「鄉郊尚千里，流目夏雲生。」公之奉使祭南嶽，冊府元龜作六月丁未，此又一證也。

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登」疑當作「祭」，司馬道士疑卽司馬承禎。

自湘水南行

耒陽溪夜行

以上二詩，疑爲祭南嶽後，南行道中所作。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滇峽

以上二詩，均爲祭南海道中所作。

初發道中寄遠

詩云：「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又云：「念別朝昏苦，懷歸歲月遲。」疑爲本年秋季北上途中作。

赴使瀧峽

此詩所描寫，多屬深秋景色。又云：「別離多遠思，况乃

歲方陰。」蓋公祭南海事畢，離家北返，過昌樂瀧時所作也。

使還都湘東作

詩云：「蒼鷗昨歸候，陽鳥今去時。」似屬深秋景色。文選卷二十三張載七哀詩云：「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此可證也。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玄宗自十三年十二月己巳東封還，十四年在東都，直至十五年閏九月庚申始發東都還京師，故云使還都也。

南陽道中作

詩云：「登郢屬歲陰，及宛情所適。」又云：「懷古對窮秋，興言傷遠客。」疑爲本年秋還都途中作。

出爲冀州刺史

曲江集附錄授冀州刺史制作開元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考公於六月丁未奉勅祭南嶽，尙爲太常少卿；改冀州刺史，必在事畢還都之後，徐碑云：「出爲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舊唐書本傳亦云：「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蓋公雖授冀州刺史，實未嘗到官也。曲江集附錄授洪州刺史制亦稱「新除冀州刺史」，此可證也。今查冀州志卷九職官上：「張璠曰：舊志有張九齡，時齡母老不肯行，改任，故不錄。」其說良是。

送趙都護赴安西

新唐書卷二百儒學下趙冬曦傳云：「顯貞安西都護。」元和姓纂卷七三十小中趙氏條云：「顯（「顯」字之誤）貞員外職方郎中。安西都護。」此詩所送之趙都護，疑卽趙顯貞。張說之

集卷六送趙頤真郎中赴安西（文苑英華卷三百作頤真）云：「復承遷相後，珍重任賢情。」查通鑑卷二二三開元十四年十二月「會選入朝，趙頤真代爲安西都護。」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下蘇祿傳云：「開元中安西都護杜暹入知政事，趙頤真代爲都護。」按

同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十四年九月己丑檢校黃門侍郎兼碣西副大都護杜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頤真之代爲安西。當在其後。曲江公詩云：「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則通鑑排在十二月，更覺信而有徵。文苑英華卷三百孫逖送趙都護赴安西云：「外域分都護，中台命職方，欲傳清廟略，先取劇曹郎。」（註四十四）蓋趙頤真以職方郎中出爲安西都護也。同書卷二一五有盧象趙都護宅宴別（註四十五）亦同時之作也。

註四十四：國秀集上作送趙都護護邊；全唐詩卷四及初唐詩紀五十八誤作「送趙大夫護邊」。

註四十五：全唐詩卷四作送趙都護赴安西。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丁卯（公元七二七） 五十歲

送蘇主簿赴偃師

文苑英華卷七八四有蘇頌從叔偃師主簿以馬鞭等奉別贊五首。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五年七月甲戌禮部尚書蘇頌卒。此詩至遲當作於本年七月甲戌以前。然公於三月十三日授洪州都督，此詩又當作於出守以前也。

爲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何給事不知何人；查公之同僚有何鬻者。中宗時爲監察御史（舊唐書卷九十三張仁愿傳）開元五年四月爲倉部員外（唐會要卷五十八）九年八月爲中書舍人（冊府元龜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二）十

一年爲太常少卿（舊唐書書樂志三）十四年爲右庶子（唐大詔令卷七十四祭岳禮）但曾否官給事中，則史無明徵。暫定爲出守洪州以前之作品，以俟續考。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餞濟陰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葉

送別鄉人南還

以上三詩年月無考，疑爲出守洪州前作。

三月十三日授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

月日據曲江集附錄授洪州刺史制。

送竇校書見餞得雲中辨江樹

此詩年月無從推定，疑爲公出守洪州時作。

旅宿淮陽亭口號

此詩四部叢刊續編宋之間集及全唐詩卷三宋之間詩均收。詩云：「故鄉臨桂水，今夜渺星河。」查輿地紀勝卷九十云：「桂水在曲江縣西北四十里，源出縣界桂嶺下，東流一百里合武水。嶺上有桂因名。」此詩當爲公作無疑。但年月尚難推定，暫排於出守洪州沿途所作詩之前，以俟續考。

經江寧覽舊跡至玄武湖

詩云：「山雞幕府在，節豈豫章留。」當爲赴洪州任時作。關於由東都至洪州之路線，可參考李朝來南錄。（註四十六）蓋李朝於元和四年正月己丑應嶺南節度使楊於陵之辟，由東都沿漕道，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經河陰，汴州，陳留，雍丘，宋州，永城，埇口，泗州，下汴渠入淮，

經盱眙，新浦，楚州，揚州，濟大江至潤州。據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五）：「玄武湖在潤州上元縣北十里。」曲江公此行，疑亦沿漕道也。然李翔經常州，蘇州，松江，杭州，富春，睦州，衢州，玉山，信州，渡澹石湖至洪州，道線紆曲，費時太多；曲江公至江寧後，便溯江西上，經宣州當塗界，至江州入彭蠡湖，經廬山而至洪州，則較為快捷也。（註四十七）宋之間集有寒食江州滿塘驛云：「去年上巳洛橋邊，今年寒食廬山曲。」洪府舟行直書其事云：「仲春辭國門，畏途橫萬里；越淮乘楚障，造江泛吳汜。」此二詩為神龍元年貶瀧州道中作，余已有文另為考證。則宋之間第一次南遷之路線，與曲江公此行，正相同也。

註四十六：見李文公集卷十八。唐人說書（唐代叢書）亦見。

註四十七：李文公集卷十八題桃柳亭云：「朔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朔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於汴宋之郊；或不及，約自宣城會我於常州以偕行。既期停宿留，日日以須；韋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流上。朔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韋君亦前行矣。」大抵由宣城溯流至江州，再下洪州，較為捷徑。韋詞啓程雖遲，而過洪州則在李翔之前也。

當塗界寄裴宣州

文苑英華卷二五〇有裴耀卿調當塗界留贈之作。查新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宣州領縣八。當塗是其一。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八宣州：「當塗縣（東南至州一百九十三里）本漢丹陽縣地，其當塗縣本屬九江郡，漢為侯國。……晉武帝太康初分丹陽置于湖縣。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流入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為當

塗縣，屬淮南郡。隋大業十年廢于湖縣，以當塗屬宣州。」

江上使風呈裴宣州

全唐文卷四七九許孟容唐故侍中尚書右僕射贈司空文獻公裴公神道碑銘并序云：「時宰有銜初醜正者，出濟州刺史。彙換官冀二州。」舊唐書卷九十八裴耀卿傳云：「十三年為濟州刺史，歷官冀二州刺史。」通鑑卷二唐二紀二十八：「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酒酣上謂張說曰：「……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由是以耀卿為宣州刺史。」新唐卷二七裴耀卿傳云：「俄徙宣州，前北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官，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註四十八）

註四十八：王右丞集卷二十一有裴僕射齊州遺愛碑。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彭蠡湖上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出守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自彭蠡湖初入江

江上遇疾風

查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八江州潯陽縣：「廬山在縣東三十二里。」同卷都昌縣：「彭蠡湖在縣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為界。」彭澤縣：「江水西自都昌縣界流入，經縣北二十五里，

東北流入秋浦縣界。」以上各詩皆爲赴洪州任途中作。

祭洪州城隍神文

文苑英華卷九九七作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祭文云：『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壬寅朔十日辛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祭於城隍神之靈……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害嘉穀……大抵公到任後，適遇淫雨爲災，故有祈晴之舉也。』

荔枝賦疑作於本年夏

序云：『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瑰，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知之，罔末之信；惟舍人彭城劉侯弱年遷累，經于南海，（註四十九）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爲甘旨之極也……每相顧開議，欲爲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

註四十九：新唐書卷一。劉德風傳孫易從傳云：『子昇年十餘歲流嶺南，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奸滑，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 并序

序云：『皇唐開元十五年子忞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至於立碑之月日，則無可考。

候使登石頭驛樓

詩云：『自守陳蕃榻，嘗登王粲樓。』似當作於洪州任內。南昌府志卷二地理新建縣石頭驛條引宋汪藻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渚，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記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載，而洪喬之名與此水俱傳。石頭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惟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南昌，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註十五）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而石頭阻江負城，十里而近。……』

註五十：見韓昌黎集卷十及文苑英華卷二五七。然文苑英華卷二九七有李白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唐詩紀事卷二十九，有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則見於吟咏者，不始於韓昌黎也。

郡江南上別孫侍御

曲江集附錄監察御史孫翊奉酬洪州江上見贈詩一首。舊唐書卷一八九儒學下尹知章傳云：『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昱。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集三卷行於代。』讀畫齋叢書御史臺精舍碑題名：監察御史內有孫翊；舊傳不紀，蓋失載也。曲江集卷十答嚴給事書云：『既而遠出，猶有餘鬱，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孫翊之奉使洪州，與公之被讒，疑其有關也。公詩云：『王程不我駐，離思逐秋風。』孫詩云：『恨

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均當作於秋間也。

在郡秋懷二首

詩云：『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公是時適為五十歲，詩似當作於本年。又云：『掛冠東都門，探巖南山岑。』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五年閏（九）月庚申車駕發東都還京師。』則公作詩時，玄宗仍在東都也。

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為郡嘗積戀因賦詩焉。

按公自三十歲授校書郎，至是適為二十年。

臨泛東湖時任洪州

詩云：『晚秀復芬敷，秋光更遙衍。』似當作於秋間。

東湖臨泛餞王司馬

文苑英華卷二六八作『楊司馬』，未悉孰是？詩云：『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未黃。』似當作於八月間。

登郡城南樓

南昌府志卷七載此詩題作豫章郡南樓詩。又引柳貫豫章樓銘：『秦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於城上。』此詩當作於洪州。

登城樓望西山作

郡府中每晨輿輒見羣鶴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晴
暎雲路甚和樂焉予愧獨處江城常目送此意有所
羨遂賦以詩。

以上各詩均表示不得志之心情而欲潔身引退，疑為初任洪州時作。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誌云：『尋加朝散大夫，遷端州刺史。……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幾，聞忽遷殞，時年六十。某年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集古錄目卷三唐端州石室記：『李邕撰并書，端州刺史畢守恭與僚佐遊於石室為此記。以開元十五年正月立。』疑即其人。假定畢守恭於開元十五年正月為端州刺史；拜安南副都護當在其後。暫繫於本年之末，以俟續考。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戊辰（西元七二八）五十一歲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序云：『臣伏見景寅制書，以開元曆握乾符垂示天下。』宋詳其年月。新唐書卷二十七上曆志云：『開元九年麟德曆日食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攷者皆合。十五年十月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元景趙昇等次為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元宗頗訪者，則稱制旨。明年八月十五日己巳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于有司。』唐會要亦云：『開元十六年八月十五日特進張說進大衍曆，命有司行用之。』（通鑑卷二二二亦同）此頌當作於本年八月十五日以後。張說之集卷十一又有開元正曆握乾符頌，亦為同時之作。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己巳（西元七二九）五十二歲

答嚴給事書

舊唐書卷九十九嚴挺之傳云：『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遷考功郎中，特勅又令知考功貢舉事；稍遷給事中。』唐語林卷八：『累為主司

者：「考功員外嚴挺之：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
（登科記者卷七亦同）嚴挺之之遷給事中，當在十七年。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

序云：「以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王友，夫人贈河間郡君。」張說之集卷二十二有玄州司戶上柱國呂君墓誌（亦見文苑英華卷九一八）為開元十四年合葬時所撰；此碑則為十七年追贈時所作。張說之集卷二十三為將軍高力士祭父文亦署開元十七年，此可證也。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

序云：「開元十七年誦集己五月丁酉薨於長安頌政里之私第。……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撰碑當在其後。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庚午（西元七三〇）五十三歲

戲題春意

詩云：「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疑當作於本年春。

歲初巡屬縣登高安南樓言懷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八江南道四洪州：「高安縣：東至州一百五十里，本漢建城縣，武德五年改為高安，仍於縣置靖州，八年廢州復為縣，屬洪州。」公於本年七月三日轉桂州。此詩至遲當作於本年春。

巡屬縣道中作

詩云：「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疑作於本年春。

送韋城李少府

元和郡縣志卷八河南道四：滑州有「韋城縣」（西北至州六十里）詩云：「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此詩當作於洪州任內，李少府由南昌尉調任韋城尉時，至遲亦應在本年春。

四月初八日加中大夫

年月據曲江集附錄加中大夫制。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云：「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從四品下曰中大夫。」蓋加一階也。制云：「慶承大禮，恩賜通班，宜循舊章，便增榮級。」查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庚申親饗九廟……戊申車駕還宮，大赦天下……內外官三品已上加爵一等，四品已下賜一階。」（註五十一）公之加階，當與此有關。註五十一：詳唐大詔令卷七十七關五陵赦。

武司功初有幽庭春暄見貽夏首獲見以詩報焉。

新唐書卷一一九武平一傳云：「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河岳英靈集下王灣晚春詣蘇州敬贈武員外云：「……持此功曹掾，初離華省郎。……爰從姻姬貶，豈失忠信防？萬里行驍足，十年睽鳳翔。……」大抵公出守洪州時，武平一仍任蘇州司功參軍，此詩至遲疑作於本年夏初。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

此詩當作於洪州任內，至遲在七月三日以前。

在洪州答琴毋學士

詩云：「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菑。」似與西山祈雨詩有關。元和姓纂卷二七之琴毋南康條：「開元右拾遺琴毋潛虔州人。」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別集

類著錄墓母潛詩一卷云：『字孝通，開元中蘇宜壽尉入集賢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河岳英靈集下有王灣哭補闕亡友墓母學士，虛象送墓母潛等詩，疑即其人。

同墓母學士月夜聞雁

詩云：『避纒歸南浦，離羣叫北林。』當作於洪州任內。

王勃滕王閣詩云：『畫棟朝飛南浦雲』，此可證也。

秋夕望月

詩云：『漣迴江城月，流光萬里同。』似當於洪州任內。

望月懷遠

此詩體裁情調，與上詩同，暫排於此處，以俟續考。

二弟宰邑南海見羣雁南飛因成詠以寄

詩云：『爲我更南飛，因書至梅嶺。』似當作於洪州任內。

任內。

郡舍南有園畦雜樹聊以永日

詩云：『江城何寂歷，秋樹亦蕭森。』疑當作於洪州。

高齋閑望言懷

郡內閑齋

此二詩所抒寫之心情及景物與上詩相似，暫排於此處，以俟再考。

送楊府李功曹

送宛句趙少府子卿

送楊道士往天台

以上三詩，年月無考，疑爲洪州任內作。

祭故李常侍文

祭文云：『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九齡謹遣倉曹

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唐大詔令 卷六十三

蘇頌加王琳等食實封制云：『新除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

李令問……』(先天二年七月十八日)通鑑 卷二二 唐紀二十九：

『開元十五年九月己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爲撫州別駕，坐其

子與承宗交遊故也。』李令問卒於何時雖不可考，此祭文最早

當在開元十五年十月朔，至遲當在本年七月朔。

洪州進白鹿表

南昌府志 卷六十五 祥異云：『開元十八年洪州得白鹿，刺

史張九齡表獻。』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

碣云：『有子曰瑄，歷官侍御史，尚書郎，洪州都督。』

元和姓纂卷七，三十小：『趙金穀本名鍾，唐金部員外，洪州都

督。河間蠡吾縣人。』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十六云：『案碣銘：

『公太祖呀，北齊河間太守，因家于饒陽，亦既重世，今爲饒

陽人。』考饒陽卽深州，本析定州瀘州置。瀘州卽河間郡，與

姓纂「徙河間」頗合，「鍾」疑「瑄」之誤。此碣年月無徵，

集編在後漢徵君徐君碣銘之後，疑爲在洪州任內作。

七月三日轉桂州刺史兼嶺南按察使

曲江集附錄制云：『門下中大夫守洪州刺史使持節都督洪

州諸軍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可使持節都督桂州諸

軍事守桂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仍充常管經略使兼嶺南道

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註五十二)，馳驛赴任，主者施

行。』徐碑云：『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使，黜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雨，令行辭風。』

註五十二：『唐書八玄宗紀：『開元十七年五月癸巳（通鑑作壬辰）復置十道按察使。』唐會要卷三十一云：『開元八年二月二十日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水爲常式。』

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以上二詩疑爲由洪州赴桂州任途中作。

與弟遊家園

詩云：『定省榮君賜，來歸是晝遊。林鳥飛舊里，園菓讓新秋。……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棲棲將義動，安得久情留？』此詩當爲赴桂州任，路過韶州，歸家省親時所作。舊唐書卷九十九張九齡傳云：『俄遷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爲嶺南道刺史。』文苑英華卷八九九殿中監張九章碑云：『初丞相曲江公，則公之元昆。自始安郡太守兼五府按察使，以爲越井殊方，廣江剽俗，懷柔之寄，實在腹心。奏公俱行，可爲內舉，遂授南康郡別駕，季弟九章亦爲桂陽郡長史。太夫人在堂，賜告歸寧，承歡伏臘。白華共展於朝夕，衣錦時入於鄉閭，棣萼美於詩人，德星聚於陳氏，代所稀也。』然桂陽南康均非屬嶺南道，舊書所紀，疑有誤也。

祭舜廟文

祭文云：『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當道經略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敢昭告于大舜之靈：……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當作於初到任時，至早當在八月一日也。

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詩云：『獨嘆湘江水，朝宗向北流。』當作於桂州任內。唐會要卷二十四諸侯入朝云：『開元八年十月勅諸都督刺史上佐每年分番朝集，限十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見。』『十八年十一月勅：……揚益幽潞荆秦夏汴潯廣桂安十二州爲要州，都督刺史不在朝集之例。』大抵公守要州，不在朝集之限；故祇派王司馬入計，其啓程當在十月以前也。

送使廣州

詩云：『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嶼行，經過中正道，相送倍爲情。』當作於桂州。

爲信安王獻聖眞圖表

表云：『臣一昨屢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軍之衆，修大田之禮。……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張說之文集卷三幸鳳泉湯應制奉和云：『周狩因岐禮，秦都辨雍名，獻禽天子孝，存老聖皇情。溫潤宜冬幸，遊畋樂歲成。……』與表所言，似同一事。查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十八年冬十月庚寅幸岐州之鳳泉湯。』十二月戊申尚書左丞相兼燕國公張說薨。』詩當作於十月間，修圖上表或在其後。

被告非法

唐會要卷五十九刑部員外郎：『貞元十二年五月信州刺史姚曠舉委員外司馬盧南史贓犯。……是日令監察御史鄭楚相，刑

部員外裴澗大理寺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覆按之。……獨留奏曰：「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其非法，朝廷唯令大理評事往按。」……曲江集卷二酬周判官巡至始興會改秘書少監見貽之作兼呈耿廣州云：「義疾恥無勇，盜憎攻亦銳，葵藿是傾心，豺狼何返噬？……嘉慶始獲中，恩華復相繼。」蓋指此事也。

唐玄宗十九年辛未（西元七三一）

五十四歲

巡按自灘水南行

此詩當作於桂州任內，在三月七日改秘書少監以前。

西江夜行

詩云：「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念歸林葉（文苑英華卷二九一作春服）換，愁坐露華生。」大抵公此次出巡，由灘水南行入西江，經廣州而至始興，會改秘書少監，沿途所見，均春初景色也。

使至廣州

春江晚景

以上二詩，疑爲出巡途中作

送廣州周判官

曲江集卷八荊州謝上表云：「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問周子諒久經推覆，遙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

酬周判官巡至始興會改秘書少監見貽之作兼呈

耿廣州

新唐書卷四十三上地理志嶺南道勤州云：「開元十年平春瀧等州首領陳行範，餘黨保銅陵北山，廣州都督耿仁忠奏復置。」此詩之耿廣州疑卽耿仁忠。

江上

詩云：「憶將親愛別，行爲主恩酬。」疑爲本年辭家入朝途中作。

湘中作

文苑英華卷一六二作「湘江水中作」。詩云：「懷祿未能已，瞻途屢所經。煙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浮沒從此去，嗟嗟勞我形。」疑爲本年春奉召入朝途中作。

三月七日守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

據曲江集曲附錄守秘書少監制。徐碑云：「屬燕公薨落，斯文將喪，擢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舊唐書本傳云：「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爲學士以備顧問。說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副知院事。」

祭張燕公文

祭文云：「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公於三月七日制改秘書少監，此文最早當撰於四月朔日。祭文又云：「迨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公於神龍三年授校書郎，至是適爲二十四年。屢次遷擢，均得力於燕公之提拔也。

賀祈雨有應狀

狀云：「秋稼有望，時雨暫愆。……查册府元龜卷二十六帝王部感應：「十九年七月甲戌以久旱帝親禱於興慶池，翌

日大雨。」狀疑上於本年秋。

和吏部李侍郎見示秋夜望月憶諸侍郎之什其卒章有前後行之戲因命僕繼作

文苑英華卷二五〇有李林甫和秋夜望月憶韓席等諸侍郎因以投贈詩。舊唐書卷一〇六李林甫傳云：「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爲同列，歷刑吏二侍郎。」唐會要卷四十四定讞估云：「開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轉吏部侍郎當在其後。公詩云：「南宮尚爲後，東觀何其遠。」當作於公爲秘書少監時，疑在本年秋。

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

新唐書卷二三上蓋臣陳希烈傳云：「十九年爲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元和姓纂十七真云：「開元左相太子太師陳希烈，世居均州。」疑卽其人。詩云：「荷篠旋江漢，銜杯饒霸陵。」必爲公在京時所作，暫排於本年內，以俟續考。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壬申（西元七三二）五十五歲

謝加章狀

曲江集照錄賜紫勅所繫之年月爲開元二十年二月二十日。此狀云：「伏奉去月三十日勅。」則二十當爲「三十」之誤；狀當上於三月。

龍門旬宴得月字韻

顏魯公集卷十四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云：「二十年春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匹，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天

下。」曲江公撰詩當在本年春。

上賜水臆旬宴得移字韻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夏四月乙亥謚百寮於上陽東州。」文苑英華卷一六八有孫逖奉和四月三日上賜水臆賜宴應制得春字云：「今日逢初夏，歡遊繼舊旬。」公詩亦當作於此時。

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詩云：「朝來逢宴喜，春盡却妍和。」似亦夏初之作。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夏四月癸巳改造天津橋，毀皇津橋，合爲一橋。」旬宴疑在其前。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曲江集附錄轉工部侍郎制所繫年月爲開元二十年口（原缺一字）月三日。此狀亦云：「伏奉今月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公之轉工部侍郎當在三月至八月之間。

謝知制誥狀

曲江集附錄知制誥勅爲開元二十年八月二十日，謝狀當在其後。

救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奚傳云：「十八年奚爲契丹衙官可突干所省，復叛降突厥……其年秋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兵擊奚破之，斬首二百級，自是奚衆稍稍歸降。」但其時公仍在桂州，不應草勅。查舊書八玄宗紀：「二十年三月信安王禕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於幽州之北。」「五月戊辰信安王獻奚契丹之俘。」敕云：「略有鼻夷，足中威武」，又云：「夏

末甚熱，疑在本年六月底。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書末云：『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衛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并遣崔尋往，書指不多及。』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殺刺史章俊，命左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註五十三）此書當為唐與渤海之最後通牒，似應在本年九月以前。徐碑云：『時屬朋黨，頗將排抵，窮栖歲除，深不得意。渤海王武藝，遠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按公知制誥在八月二十日，則草勅時正中秋時節，不可言秋冷。疑擬稿在知制誥之前，而發勅則在後也。

註五十三：通鑑卷二二三唐紀二十九：『開元二十年九月乙巳渤海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殺刺史章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蓋福順發兵討之。』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

公墓誌銘

誌云：『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附焉。』撰誌當在其前。

授盧絢裴寬御史中丞制

册府元龜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二云：『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命御史中丞盧絢為都畿採訪使，御史中丞裴寬為京畿採訪使。』（註五十四）唐會要卷六十御史中丞條

云：『……至開元二十一年有制以賦餘修百司廡宇。西臺中丞裴寬始以舊監察創置中承應。東臺中丞亦同聽。……開元二十二年三月置京畿採訪使，以中丞為之，自是不改。』此制必撰於開元二十一年以前。大抵當時東臺中丞為盧絢，西臺中丞為裴寬，至二十二年二月初置採訪使，即以二人分領都畿及京畿採訪使。制書先盧絢而後裴寬，大抵當時車駕在東都，以東臺為重也。查通鑑卷二三：『開元二十年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十二月辛未還西京。』公於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始知制誥，此制當於二十年八月二十日以後，十月壬午以前。

註五十四：唐會要卷七十八云：『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初置十道採訪使，（原註：宰相張九齡奏置。）以御史中丞盧絢等為之。』唐大詔令卷一一五盧絢等諸道宣慰賑給數云：『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慰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開元二十二年二月）

和裴侍中承恩拜掃旋轡途中有懷寄州縣官寮鄉園故親

詩云：『扈從過晉北，問俗到河東。便道恩華降，還鄉禮教崇。』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十月辛卯至潞州，辛丑至北都。』裴光庭為絳州聞喜人，其承恩拜掃疑在十月間，其回轡則在十一月廿一日祀后土以前也。

后土赦書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通鑑作庚申）祀后土於雒上，大赦天下。』徐碑云：『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對御為文，凡十三紙，初無草稿。上曰：『比以卿為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

救投降奚等書

舊唐書卷一九九下東夷契丹傳云：『二十年詔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爲行軍副大總管，領衆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出塞擊破之，俘獲甚衆。可突于率其麾下遠遁，奚衆盡降。』同卷奚傳云：『二十年信安王禕奉詔討叛奚，奚酋長李詩頊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帳來降，詔封李詩爲歸義王兼特進左羽林大將軍同正，仍充歸義州都督，賜物十萬段，移其部落於幽州界安置。』通鑑卷二一三唐紀二十九紀此事在開元二十年三月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之後。此敕云：『比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似當在冬間。或投降奚衆移置幽州後，至冬間再發敕慰諭之也。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徐碑云：『累乞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章九章官近州里，伏臘賜告給驛歸寧。』狀中有『謬掌綸言』之語，則知爲知制誥時事無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西元七三三)

五十六歲

勅歲初處分

文苑英華卷四四〇作歲初處分德音，並著廿一年正月一日。唐大詔令卷八十六亦同。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子朔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與此敕所言，正相符合。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冊府元龜卷二十四：『開元二十一年二月衢州獲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等奉賀。』表當上於此時。

授皇甫翼等加階制

冊府元龜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二：『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以簡校尚書右丞皇甫翼充河南淮南道宣慰使。』此制稱『朝請大夫檢校尚書左丞上柱國皇甫翼等』，當在充使以前。制又云：『屬禮崇齋祭，慶洽衣冠，宜加等級之恩，用廣殊常之賜。』而去年十一月廿一日后土赦書有內外文武官加一階之語，或因此而推想也。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十八年四月乙丑裴光庭兼吏部尚書。二十一年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此贊當撰於十八年四月乙丑以後，廿一年三月乙巳以前。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

碑云：『二十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丁未有詔贈太師，諡曰忠憲。……以某月日葬我忠憲公於開喜之墓塋，禮也。』公之奉勅撰碑（註五十五），當在追贈以後，歸葬以前。

註五十五：全唐文卷三十六唐玄宗賜張九齡敕云：『贈太師光庭，嘗爲重任，能徇忠節。忽隨化往，空存遺事。其子屢陳誠到請朕作碑，機務之繁，是則未暇，朝廷詞伯，故以屬卿。彼之行能，卿之述作，宛其鴻裁。因茲不朽耳。』

除韓休黃門侍郎平章事制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一年三月甲寅尚書右丞韓休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文苑英華卷四六〇作『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一日。』唐大詔卷一〇四作『閏正月』，誤。勅云：『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正指本年正月庚子朔之制令而言也。

閏三月八日加正義大夫

據曲江集附錄加正義大夫制。查唐六典卷二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正四品上曰正義大夫，從四品下曰中大夫。』蓋加三階也。制云：『昨汾陰展禮，南面覃恩，進等升榮，抑惟常序。』查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土赦書云：『昇壇官三品已上特賜一階，四品已下各加一階。……知頓使及判官修禮儀官撰玉冊文官知頓御史加一階。……內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等，四等已下各加一階。』公之加三階，蓋據此也。

敕處分十道朝集使

文苑英華卷四六〇唐大詔卷一〇四均作開元二十一年，但未詳月日。勅云：『今甘澤以時，農桑爲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當撰於本年春間。

勅薛泰書

勅云：『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於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查舊唐書八玄宗紀：『十八年五月契丹衙官可突于殺其主李召固率部落降於突厥，奚部落亦隨西叛。』勅云：『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按舊唐書卷一〇三王忠嗣傳：『二十一年……兼檢校代州都督。』勅云：『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按舊唐書一九九下韃靼傳云：『開元十三年安東都護薛泰請於黑水韃

靼內置黑水軍。』倘至二十一年內仍在邊鎮，則資格甚老矣。勅末云：『氣候漸暖』，疑在本年春間。

動處分十道朝集使

文苑英華卷四六〇作開元二十一年四月一日。

諸王實封制

唐會要卷九十實封數：寧王憲慶王潭忠王亨棣王洽鄂王濟各二千戶，開元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勅。

賀侍講徧賜衣服狀

狀云：『右高力士官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三品兼衣服等』，按曲江集附錄加檢校中書侍郎制稱：『朝散大夫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侍講陳希烈……可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如故。』狀疑在本年五月廿七日以前。

檢校中書侍郎

據曲江集附錄加檢校中書侍郎制所署之年月爲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謝中書侍郎狀

狀當上於奉制檢校中書侍郎之後。

勅皇太子納妃

文苑英華卷四四〇作皇太子納妃德音，末著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廿一日。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一年五月甲申（冊府元龜卷八十作戊子）皇太子納薛氏，制天下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釋放。京文武官賜勳一轉。』

罷循資格

徐碑云：『由是去循資格，置採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缺政。』通鑑卷二一三唐紀二十九：『開元二十一年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册府元龜卷三三七宰相部不協：『蕭嵩爲中書令，裴光庭爲侍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光庭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審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奏出爲外職。』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亦云：『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爲非求材之方，奏罷之。』大抵廢循資格或出於公等之主張，而其罷則由於蕭嵩之奏也。

勅識匿國王書

勅云：『夏末甚熱。』又云：『卿比與護密，相爲唇齒；而發匈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改立真檀。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驪疾頑暴，相率誅之。累歲遁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查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三：『十八年十月甲寅護密國王羅真檀來朝獻方物，賜帛兼袍銀鈿帶，留宿衛。』發匈還占本國，疑在真檀入朝之後。同書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冊二：『二十年九月護密國王發卒，封其弟護真檀爲護密國王。』此勅以識匿國王誅滅發匈有功而賜以衣物，似當在封冊真檀之後，疑在本年夏末。

賀雨晴狀

御批云：『雨以救旱，忽至秋霖。』通鑑卷二二三云：『開元二十一年九月關中久雨。』此狀疑上故本年秋季。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舊唐書卷一〇三張守珪傳云：『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採訪處置使。』敕云：『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爲梗。』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契丹傳云：『詔以張守珪爲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以經略之。可突干漸爲守珪所逼，遣使僞降。俄又迴惑不定，引衆漸向西北，將就突厥。守珪遣管紀王悔等就部蕃招諭之。』新唐書卷二一九狄奚傳云：『李詩死，子延寵嗣，與契丹又叛。爲幽州張守珪所困，延寵降，復拜饒樂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女爲宜芳公主妻之。』此勅似當下於延寵歸降以後，可突干尚未就範之時。敕又云：『秋氣已冷』，疑在本年秋末。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敕云：『奚旣破傷，殆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避。……』又云：『冬初薄寒。』疑在本年冬初。

敕護密國王書

敕云：『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禮命，用叶蕃情。』册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冊二云：『二十年九月護密王發卒，封其弟護真檀爲護密國王。』所謂禮命，正指封冊也。同書又云：『二十一年九月護密國王真檀來朝，宴於內殿，授左金吾衛將軍員外置，賜紫袍金帶魚袋等七事及帛百匹，放還蕃。』敕當下於真檀回蕃之後。敕又云：『冬末甚寒』，當在本年十二月底也。

唐右監門衛上將軍黎景仁碑

玉書，開元二十一年立。」
唐宣義郎王己墓誌

寶刻叢編卷七長安縣引京兆金石錄：「唐張九齡撰，崔庭
王行書，開元二十一年。」

丁母喪歸鄉里

徐碑云：「丁內憂，中使慰問，賜絹三百疋。奔喪南歸，
耐葬先塋，毀無鬪生，嗔不容粒。白雀黃犬，號噪庭塋，素鳩
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有感乎？」

十二月十四日起復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修國史

據曲江集附錄起復拜相制。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
一年十二月丁未兵部尚書徐國公蕭嵩為尚書右丞相，黃門侍郎
韓休為兵部尚書並罷知政事。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
中書侍郎張九齡起復舊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唐書卷六
十二宰相表中：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嵩罷為右丞相，休罷
為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裴耀卿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檢校中書侍郎，起復張九齡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大抵當時公在家居喪，尚未入都，故以裴耀卿暫兼檢校中書侍
郎也。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西元七三四)

五十七歲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表末云：「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

表。」徐碑云：「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口勅敦喻，不許為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
請終喪。手詔有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綬之義不行，蒼
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賜甲
第一區，御馬一疋。」通鑑卷二四唐紀三十：「開元二十二年
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
喪，不許。」查正月己巳為初七，己丑為二十七。公上表之日
正玄宗抵東都之時也。然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制起復，至本年
正月二十七日，相距僅四十餘日。由韶至闕，路程頗遙，或疑
其不可能。但御批既云：「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
無勞固辭。」則當時玄宗實在東都也。據新舊唐書地理志，自
韶州至東都，不過四千一百四十二里。（註五十六）加以中使
催促，兼程就道，無疑其速也。

註五十六：元和郡縣志卷三十四云：「韶州西北至東都：取郴州路
三千四百二十五里，取虔州吉州路二千八百七十里。」與新舊書地
理志相差太遠，未知孰是。尚待續考。

讓賜宅狀

狀云：「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敕賜臣前件
宅，仍令官修，及什物一事已上。……臣生身蓬華，所居淺
陋。鸞鳳真麻，豈圖弘敏？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狹問之
餘，參議樞掖。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
於喪紀。兢惶失圖，啓處無地。」與徐碑所云：「賜甲第一
區，」正相符合。狀當上於二月間。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唐會要卷五云：「壽王瑁母武惠妃類產夏王懷王及上僊公

主皆穉穉不育。」狀云：「臣等親侍軒墀。」御批又云：「卿亦史官，任爲凡例。」按公起復拜相制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狀疑上於本年。

勅置十道使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唐會要卷七十八：「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以御史中丞盧絢等爲之。」新唐書卷一八八韓朝宗傳亦云：「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二勅均當草於本年二月間。惟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云：「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註五十七）與紀傳微有不符。疑分十五道置採訪使之議，定於廿一年冬末，而發勅則在廿二年春中也。

註五十七：新唐書卷三十七地理志亦云：「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通鑑卷二二三唐紀二十九將此事排在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張九齡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之後。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

詩云：「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必作於車駕在東都之日。又云：「行己當自強，春耕庶秋獲。」當作於春間。疑在本年勅授十道使之後。

敕處分縣令

冊府元龜卷一五八帝王部職勳三：「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授縣令等見。敕之曰：『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

（下與集同）

敕議放私鑄錢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二十二年三月壬午，欲令不禁私鑄錢，遣公卿百寮詳議可否。衆以爲不可，遂止。」唐會要卷八十九泉貨作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通鑑卷二四唐紀三十作三月庚辰。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志亦云：「開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惟通典卷九食貨九作開元二十年九月，在公拜相之前。與諸書所紀不同，疑有訛誤。

敕處分選人

唐大詔令卷一〇〇作開元二十二年，但未詳其月日。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云：「（貞觀）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爲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此敕疑在本年三月間。

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頃者劉渙凶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劉渙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旨，且聞伏法，自取誅夷。」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四月丙寅北庭都護劉渙謀反伏誅。」此敕當下於四月丙寅之後，敕又云：「夏初已熟，當在五月以前也。」

敕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敕云：「劉渙凶狂，自取誅滅。」又云：「夏初漸熱。」當在本年四月間。

勅慮囚

冊府元龜卷八十五帝王部赦宥四作開元二十二年五月。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四月乙巳詔京東見禁囚徒令中書門

下及留守檢校覆校降罪，天下諸州委刺史。

諫相李林甫

通鑑卷二一四唐紀三十開元二十四年：「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于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黃門侍郎李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諫相林甫，當在五月戊子之前。

五月二十七日加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

據曲江集附錄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制。此制又見淳熙秘閣續法帖卷六，唐大詔令卷四十五。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元和郡縣志卷四十隴右道下伊州云：「伊吾軍在州西北三百里折羅漫山北甘露川。置刺史爲使，景龍四年置。」敕云：「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蕃，更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陀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官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云：「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大抵沙陀部落原居北庭，因劉渙處置失當，流入伊州，此勅令張楚賓善爲慰喻，俾返故居。敕又云：「夏中盛熱」，疑當在五月月底也。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敕云：「逆賊劉渙……坐生逆節……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又云：「夏中甚熱。」當在本年五月間。

賀麥登狀

謝敕賜麥麵狀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是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身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敕勃律國王書

敕云：「敕勃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云：「又有勃律國，在罽賓吐蕃之間。開元中頻遣使朝獻。八年册立其王蘇麟陀逸之爲勃律國王，朝貢不絕。二十二年爲吐蕃所破。」勅中所謂賊寇，疑指吐蕃也。册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勃律國王沒謹忙遣大首領察卓那斯磨沒勝來朝，謝册立之恩。」唐會要卷七十八：「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鎮節度，遂爲定額。」此敕當在其後。敕又云：「夏中甚熱。」最早當在廿二年五月間也。

勅護密國王書

敕云：「卿既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查册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冊二：「開元二十一年九月護密國王真檀來朝……放還蕃。」唐會要卷七十八：「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鎮節度。」

敕當在其後，敕又云：「夏末甚熱。」至早當在本年六月間也。

「邊境爲患，莫甚於林胡。……宜擇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七月甲申充河南開稻田使

據舊唐書八，玄宗紀，新唐書卷六十二宰相表中。

勅停官祭贈太子

文苑英華卷三九九 孫逖授牛仙客殿中監制云：「頃持節鉞，嘗鎮河湟，兵器惟精，邊人咸賴。」通鑑卷二一三：「開元二十年九月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代嵩爲節度使。」册府元龜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二：「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丑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太僕卿兼判涼州都督持節河西節度等副大使牛仙客爲河西道採訪使。」文苑英華卷九二二贈涇州刺史牛公神道碑云：「有子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圖，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城，主恩前席。」又云：「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判涼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右羣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仙客」。細心排比其官銜及事迹，此敕似在廿二年冬追贈牛意爲涇州刺史之前。敕又云：「夏末甚熱」，當在本年六月間。

册府元龜卷六二一卿監部司宗：唐大詔令卷三十二罷祭均載此敕，作開元二十二年七月；唐會要卷十九諸太子廟作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

新唐書卷八十一惠宣太子業傳云：「二十二年業有疾，帝憂之，一夕容髮爲變，因假寢夢獲方，寤而業少間。郗王守禮等請以事付史官，及薨，帝悲不能食。」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二年六月薛王業疾病，上憂之，容髮爲變。七月己巳薨，諡惠宣太子。」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

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二年七月己巳司徒薛王業薨，追諡爲惠宣太子。」

敕賜賓國王書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

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狀疑上於此時。

勅擇日告廟

册府元龜 卷四三四將帥部獻捷：「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副大

使，開元二十二年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自後諸軍，每有克捷，必先告廟。）唐會要卷九十六契丹：

「二十二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之，遣使獻捷。敕曰：

敕云：「得四鎮節度使王解斯所翻表」，當在廿一年十二月王解斯除安西四鎮節度之後。又云：「秋初尚熱」，至早當在本年七月初也。

敕新羅王金興光書

敕云：「敕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鷄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舊唐書卷一九九上新羅傳云：「二十一年渤海林靺越海入寇登州。時興光族人金思闡先因入朝留京

帥，拜太僕員外卿。至是遣歸國，發兵以討棘曠。仍加授興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使。此敕必在授儀同三司之後。敕云：「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册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裴異三云：「二十二年正月壬子新羅王興光遣其大臣金端竭丹來賀正。帝於內殿宴之，授衛尉少卿員外。賜緋襪袍半邊銀帶及絹六十疋，放還蕃。」敕必在金碣丹來朝之後。敕云：「故去年遣中使何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查通鑑卷二二三：「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庚申命太僕員外卿使于新羅。」（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裴異三亦同）則此敕必在二十二年。敕云：「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殞逝。」查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裴異三云：「二十一年十二月乙未新羅王興光遣姪志廉來朝，謝恩也。詔贖志廉內殿，賜以束帛。」志廉等之殞逝，當在其後。敕云：「今有答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册府元龜卷九七三助國討伐云：「二十二年二月新羅王興光從弟左領軍衛員外將軍忠信上表曰：『臣所奉進止，令臣執節本國，發兵馬討除祛羈，有事績奏者：臣自奉聖旨，誓將致命。當此之時，爲替人金孝方身亡，便留臣宿衛。臣本國王以臣久侍天庭，遣從姪至廉代臣，今已到訖，臣即合還。』則金志廉之死，必在二十二年二月之後，而此則發於金信忠歸國之時。敕又云：「初秋尚熱」，則當在本年七月間也。

八月壬寅又於許豫陳毫等州置水屯

據舊唐書八玄宗紀。舊唐本傳云：「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册府

元龜卷五〇三邦計部屯田云：「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庚戌詔曰：『陳許豫壽等四州，本開稻田，將利百姓。度其收穫，甚役功庸。何如分地均耕，令人自種？先置屯田，宜并定其地，量給逃還及貧下百姓。』」（註五十八）屯田之罷，在公罷相之後，李林甫專政之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本無足異。舊書以詔中有「甚役功庸」一語，遂以爲費功無利，因而歸罪於公，殊爲不當。公廣屯田之議與裴耀卿之漕運計劃有連帶關係（註五十九）蓋在河南置水屯，實欲救關中糧食之缺乏，且省轉運之煩勞耳。其動機本甚善，未可厚非也。至二十五年牛仙客用彭果之計，行和糴法於關中，自是蓄積羨溢。（註六十）遂於二月戊午罷江淮運，更於四月庚戌罷陳許豫壽四州開稻田。（註六十一）此事關係政策之變遷，是非功過，未可輕論也。

註五十八：舊唐書九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庚戌陳許豫壽四州開稻田。」證以册府元龜，「庚戌」之下，實脫「罷」字。玉海卷一七七屯田云：「六典：天下諸州屯九百九十有二……河南道一百七屯，陳州至壽州。……開元二十三年（一云二十二年）河南道陳許豫壽又置百餘屯。二十五年敕以爲不便，并長春田三百四十餘頃，並分給貧民。」

註五十九：關於裴耀卿改革漕運之經過詳新舊唐書裴耀卿傳及食貨志。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先是駕至東都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轉運使。（通鑑卷二一四排在七月內）新唐書卷六十二宰相表中：「八月裴耀卿爲江淮以南回造使。」實與公之充河南開稻田使同時。

註六十：查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九月：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贖，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

仙客賦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癸巳敕河南北所運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郭湜高力士外傳亦云：』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與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貨。……高公頓首曰：『……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由是可見牛仙客和糴之策，雖收急功近利之效，實非長治久安之策，在當時已有反對者矣。註六十一：據舊唐書九玄宗紀：『江淮運，紀作二月戊午，通鑑作九月戊子，未知孰是，尙待續考。』

敕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册府元龜卷九七五襄異三：『二十二年三月癸丑西南蠻大酋率蒙歸義遣使獻麝香牛黃，降書慰勉，賜絹二千疋，雜綵二百疋，衣一副以酬之。』（同書卷九七一作二十二年四月）此敕必在蒙歸義朝貢之後；敕云『比秋涼』，或在八月以後也。

敕安南首領蒙仁哲書

敕云：『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讎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本年秋季敕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云：『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兩敕疑有關係也。敕末云：『秋中已涼』，似當在八月間。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敕云：『自爲父子，情與年深。』查册府元龜卷九七九外臣部和親二云：『開元九年突厥默啜遣使請和，乞與帝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但厚賜遣之。』同書卷九七五外臣部襄異三云：『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突厥毗伽可汗自殺爲其大臣梅祿啜所毒而卒。』敕必在其前。敕又云：『秋氣漸冷』，至遲當在本年九月間也。

勅劍南節度使王昱書

敕云：『劍南節度副大夫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按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二年二月辛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此敕必在其後。曲江集附錄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制，未署朝請大夫給事中內供奉臣昱，則王昱之任劍南節度必在五月二十七日之後。敕又云：『吐蕃請和，近與結約，羣蠻翻附，彼將有詞。』查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二年六月乙未遣左金吾將軍李倕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敕當在其後。敕又云：『冬初薄寒』，當在本年十月間也。

敕日本國王書

册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來遠云：『開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國朝賀使真人廣成與鐵從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風，飄至蘇州，刺史錢惟正以聞，詔通事舍人章景先往蘇州官慰焉。』敕云：『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旆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

奏朝臣廣成等瀛至林邑國。……已敕安南都護令官敕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廣成等遇風，既在廿一年八月，此敕必發於廿二年朝臣名代還國之時。敕又云：『中冬甚寒』，當在十一月間也。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狀云：『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聖製雪篇。』按曲江集附錄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加檢校中書侍郎制云：『……朝散大夫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侍講陳希烈等……希烈可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如故。』此狀必上於陳希烈拜工部侍郎之後。狀又云：『况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必在公拜相之後。然公於廿一年冬奔喪南歸，廿二年正月己丑始自韶州入東都；則此狀最早當上於本年冬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狀云：『今日高力士又官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按李林甫於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狀時與公同在相位，故得各賜一本也。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碑銘

碑云：『二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碑撰當在其後。金石錄目錄六第一千八十二唐涇州刺史牛意碑：『張九齡撰，八分書，姓名殘缺，開元二十二年。』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巳幽州長史張

守珪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於陣，傳首東都。』敕當在其前。舊唐書一九九下契丹傳云：『可突干漸為守珪所逼，遣使僞降；俄又迴惑不定，引衆漸向西北，將就突厥。守珪遣管紀王悔等就部落招諭之。』敕當下於此時。敕又云：『冬末寒甚』，當在十二月間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西元七三五)

五十八歲

賀誅奚賊可突干狀

狀云：『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干等首級。』當在廿一年十二月乙巳以後；御批云：『朕方事籍田，而今獻捷，當鑄劍戟以為農器也。』則此狀當上於本年正月乙亥以前。

籍田制

制云：『宜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查唐會要卷三十六云：『二十三年正月敕中書令張九齡光祿卿韋縉與禮官就集賢院撰儀注。』

籍田敕書

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親耕籍田，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終其畝，大赦天下。』唐六典十九司農寺云：『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上親耕於洛陽東門外。諸儒奏議以為古者耦耕，以一撥為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一推。及親籍田，太常卿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農人之勤勞，欲俯同九推。』遂九推而止。於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云。』

賀雪狀

狀云：『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感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益於萬箱。』當在籍田之後。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通鑑卷二四：開元二十三年春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漢州都督。敕亦云：『春初尚寒』，當在正月間也。

勅突厥可汗書

敕云：『敕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慈幼可汗傾逝，聞以惘然。』查通鑑卷二四：『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噶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噶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敕當在其後。敕又云：『春初猶冷』，最早當在本年正月間也。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敕云：『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查冊府元龜卷九七一朝貢四云：『二十三年正月突厥哥解骨支車鼻施頡斤來朝。』蓋請葬料也。敕云：『今又遣金吾大將軍徐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襄異三云：『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突厥毗伽可汗小殺爲其大臣梅祿噶所毒而卒。帝悼之，輟朝三日。……甲寅於雒城南門舉哀。命宗正李佺申弔祭焉。』敕云：『……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云：『……既卒，國人立其子爲伊然可汗，詔宗正卿李佺往

申弔祭，并冊立伊然。爲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爲其碑文。』敕又云：『春初尚寒』，當在本年正月間也。

諫相張守珪

徐碑云：『幽州節度張守珪緣降兩蕃，斬屈突干，將拜侍中；涼州節度牛勣客以省軍用，將拜尚書，並觸鱗固爭，竟不奉詔。』通鑑卷二四：『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

冊府元龜卷三十七云：『開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以奚契丹既平，宰臣裴耀卿張九齡李林甫等奏賀曰：……（下與集同）』金石萃編卷七十八裴耀卿書奏作開元廿三年二月十二日。

開元紀功德頌

新唐書卷一三三張守珪傳云：『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籍田畢，卽醮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舊唐書卷一〇三張守珪傳亦云：『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其功。』謝蒙太子書頌狀

狀云：『昨者高力士宣示皇太子書功德頌。』按開元紀功德頌既撰於二月間，此狀必在其後。

勅宴幽州老人

敕云：『比者林胡翻覆，薦歲不寧。……主將致誅，略無

遣。實除邊患，且誠征徭。」蓋指張守珪等誅可突干而言也。師知禮等之入朝陳賀，疑在張守珪獻捷之時。

請讓吐蕃遺方物

册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云：『開元二十三年二月吐蕃贊普遣其臣悉諾勃藏來賀正，貢獻方物，兼以銀器遣宰臣。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平章事李林甫等奏曰：『臣等忝職樞近，不合輒受吐蕃餉方物，並望敕鴻臚進內。』帝不從。』三月五日加金紫光祿大夫。

徐碑云：『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始興伯。』查唐六典卷二暨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正三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三品曰銀青光祿大夫』，蓋加一階也。曲江集附錄加金紫光祿大夫制云：『屬禮展躬耕，功參翼贊，宜崇班秩之命，式想動庸之典。』查籍田赦書云：『升壇行事官修禮儀官及判官等，更賜一階。……其昇壇及修禮儀兩兼者，從一加階。』公之加階，蓋以修禮儀之功也。

三月九日進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曲江集附錄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制云：『屬農祥展禮，賦井頒恩，宜膺誓河之典，以紹景風之候。』查籍田赦書云：『在東京文武官朝集使，外官充十道採訪使並判官，諸道節度副大使並諸方通表使，諸敕使判官，新除五品已上官未赴任，都城畿縣令見陪位者，三品已上轉爵一級，四品以下加一階。』公之進爵，蓋據此也。

追贈祭文

徐碑云：『烈考諱弘愈，新州索盧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

』。公父之追贈太常卿廣州都督，母贈桂陽郡太夫人，據祭文云：『歲次乙亥』當為開元二十三年。（註六十二）祭文又云：『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天。』當在公任中書令時。查籍田赦書云：『裴耀卿張九齡李林甫自其翊贊，誠有忠益，頒賞以序，等數須優，宜與一子官，仍各賜物三百匹。……應與一子官及出身者，若無子聽迴與周親。』公父之追贈，疑亦因籍田而推恩也。

註六十二：文苑英華卷九九一祭二先文作『開元二十二年歲次乙亥』，集作『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大抵集脫『三』字，而英華『二』為『三』字之訛。惟全唐文二九三章改為『開元二十年歲次壬申。』當時公尚未拜相，其謬誤不待辨。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狀云：『但臣自罹殃罰，纒踰年序。……今若恭承恩命，盡在墨縑。……按公於廿一年丁母憂，至是不過一年餘，尙未服闋，惟有兩弟在家主祭，故不願起復也。御批云：『待至祥縑，非無後命。』明年九皇等服闋授官，公再上謝兩弟授官狀。其御批云：『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縑，宜列朝衣。』則此狀當上於本年。籍田赦書既稱公翊贊有功，宜與一子官。兩弟之得授京官，疑亦因籍田推恩也。

擬活張瑄張琇兄弟

通鑑卷二四：開元二十三年，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瑒瑒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伺便復讎。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

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釋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爲作哀誄，勝於衢路；市人欲錢，葬之北邙。」（舊唐書卷一八八張琬傳亦同）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唐會要卷三十六云：「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自上注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并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

冊府元龜卷五十三云：「開元二十三年三月癸未親注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相蕭嵩等奏曰云云（下與集同）並請編入史冊，藏之祕府。許之。」

謝賜食狀

狀云：「右臣等而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注道德經。」此狀亦當上於二月癸未頒示公卿之後。

敕新羅王金興光書

敕云：「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見雅懷。」查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云：「二十三年正月新羅遣使金義忠等來賀正。」敕云：「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

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褒異三云：「二十三年二月癸卯新羅賀正副使金榮死，贈光祿少卿。」敕云：「近又得思闡表稱，知卿欲於俱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冀爾渤海，久已誅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云：「開元二十四年六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獻表曰：「伏奉恩敕：俱江以南，宜令新羅安置……」大抵當時渤海尚未就範，玄宗欲利用新羅以牽掣之。因金思闡之表，遂於二十三年此敕准新羅於俱江置戍；至二十四年六月新羅處置了訖，便上表以聞。敕又云：「春暮已暄」，則當在本年三月間。」

敕金城公主書

敕云：「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寶元禮往，遺書指不多及。」查冊府元龜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云：「二十三年三月命內使寶元禮使於吐蕃。」敕當發於此時。

敕吐蕃贊普書

敕云：「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付悉諾物藏却將還彼。」據冊府元龜卷九七一朝貢四云：「二十三年二月吐蕃贊普遣其臣悉諾物藏來賀正，貢獻方物。」同書卷九八〇通好云：「二十三年三月命內使寶元禮使於吐蕃，使悉諾物藏還蕃，命通事舍人楊紹賢往赤嶺以官慰焉。」敕當發於悉諾物藏還蕃之時。敕又

云：「晚春極暄」，當在三月間也。

敕劍南節度王昱書

册府元龜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二云：「二十二年二月辛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益州長史持節劍南節度副大使王昱爲劍南道採訪使。」敕當在其後。二十二年冬敕劍南節度使王昱書云：「所請入奏……來歲何遲？」此敕云：「若欲入奏，亦任覽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則當在本年三月間也。

勅當州別駕董懲運書

敕云：「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當在王昱任劍南節度時。敕又云：「比極暄，疑在本年春末也。」

勅當悉等州羌首領書

勅董懲運書云：「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敕云：「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則前敕所謂內使，卽王承訓也。敕云：「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好，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爲寇，未知何故起兵。」按赤嶺定界在開元二十二年六月乙未。吐蕃背約出兵，必在其後。敕云：「其董懲運董嘉宗已有處分訖。」此敕必在董懲運書之後。敕又云：「比已熱」，疑當在夏初也。

龍池聖德頌

進龍池聖德頌狀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三年五月戊寅宗子請率月俸於興慶宮建龍池上聖德頌。」唐會要卷五：「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請於興慶宮龍池建聖德頌以紀符命，望令皇太子書，張

九齡爲文，寧王憲題額，從之。」

敕契丹都督涅禮書

敕云：「過折既亡，卿初知都督。查通鑑卷二二四：「開元二十三年：是歲契丹王過折爲其臣涅禮所殺。按李過折於是年春正月來獻戎捷，被殺必在歸蕃以後。敕云：「夏中甚熱」，疑當發於五月間也。」

勅吐蕃贊普書

敕云：「近寶元禮往，事具前書。」按寶元禮於本年三月間使吐蕃，此敕必在其後。敕又云：「夏中已熱，疑當在本年五月間也。」

勅拓靜州首領書

敕云：「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官旨告示彼人。」敕當悉等州羌首領書云：「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此敕必在敕當悉等州羌首領書之後。敕又云：「比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蓋指董懲運奏論王昱事也。敕末云：「夏中已熱」，疑在本年五月間。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舊唐書卷一〇三王忠嗣傳云：「二十一年再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曲江集卷八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重要人死請官付史館狀云：「先是信安郡王祿承王忠嗣警，因牒云赤山有賊。」按信安王祿爲朔方節度大使，約在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間。同時王忠嗣亦爲河東節度副使兼檢校代州都督，同負防禦突厥之責，此當有聯絡。蓋突厥伊然可汗新立，輕事用兵，

欲滅奚契丹。李侗使迴，便請命東討。當時兩蕃已歸唐，故玄宗除授意張守珪烏知義等暗助涅禮李歸國共拒突厥外，并令王忠嗣出師，遙爲聲援。敕云：『大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此可證也。敕又云：夏中極熱，當在本年五月間也。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敕云：『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按本年中夏有敕契丹都督涅禮書，此敕必在其後。敕又云：『比秋熱』，疑在七月初也。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敕云：『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舊用兵，取其城堡。』按吐蕃曾使敗闕伊難如從唐界過葱嶺被獲，所送金銀諸物並付悉諾勃藏却還贊普，事詳敕突騎施可汗書及本年春間敕吐蕃贊普書。而本年中夏中敕吐蕃贊普書亦力辨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之不足信及城昆明之理由，又謂吐蕃於八疊山築城置鎮皆入漢界。吐蕃之用兵姚雋，大抵因唐方態度強硬，交涉不得要領，始訴諸武力也。此敕云：『秋初尚熱』，疑在本年七月間也。

賀論三教狀

冊府元龜卷三十七云：『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中書令張九齡上言曰……（下與集同）』

賀雨狀

狀云：『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至于天，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冊府元龜卷二云：『開元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千秋節御花塿樓宴羣臣，御製千秋節詩序。時小旱，是日澍雨，百官等咸上表。』狀疑上於此時。文苑英華卷五六一孫逖爲宰相賀雨表云：『……伏見近者微旱，聖情勤勞。躬徇物情，脩禱祀於神明；焦思憂人，罷歡宴於良節。精誠懇至，上應玄通；果叶休徵，遂成膏雨。』亦爲同時之作。

勅雋州都督許濟物書

敕云：『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南出鹽井』，比已敕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又云：『秋中漸涼』，疑在本年八月間。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敕云：『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爲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倘無事蹤，亦不得先舉。雋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爲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又云：『秋中漸涼』，此敕當發於本年八月間。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敕云：『敕故姚州管内大酋長那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蠻書六詔第三浪寫條云：『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邏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劍州。』敕

云：『故道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弔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又云：『秋中已涼』，疑亦在八月間也。

敕奚都督李歸國書

敕云：『近得守珪表稱奚衍官梅雲，輒構異謀，搆間部落，兼竊突厥，仍欲圖卿。……聞已誅剪，是自滅亡。』突厥之東侵，疑是梅雲所勾引，敕當在涅禮李歸國破突厥兵之前。敕又云：『秋涼』，疑在本年八月間。

勅松漠都督涅禮書

敕云：『得張守珪表，知卿等破賊。』查通鑑卷二二四云：『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敕又云：『秋氣漸冷』，當在本年九月間。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敕云：『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又云：『秋涼』，當在八月九月間。

賀破突厥狀

狀云：『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離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逾十萬。突厥可汗棄甲逃亡，奚王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奔逐北，計日殲滅。……』此狀必上於涅禮等大破突厥以後，疑在本年秋間。

賀東北累捷狀

狀云：『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兼見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疑亦在本年秋間。

敕平盧使烏知義書

敕云：『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又云：『秋涼』，當在八月九月間。

敕奚都督李歸國書

敕云：『今聞涅禮已被囚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為腹背。』又云『秋深極冷』，當在本年九月底。

諭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狀云：『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按李佺使突厥，在本年正月間；其還朝或在秋間。狀云：『若契丹等偶勝，此虜勢衰。』指涅禮等破突厥而言也。狀又云：『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為遠圖，無得妄動，防約諸將，使知聖心。』蓋公力主審慎，不欲勞師遠襲，徒結大隙，為國生患，故敕張守珪書云：『熟料萬全，然可適擊。』敕平盧使烏知義書云：『必圖萬全，不可輕舉。』亦此意也。

讓賜蕃口狀

狀云：『右高力士官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為隸。』按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云：『右高力士官奉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則賜公等之蕃口，疑即張守珪所進送之突厥。賀御注金剛經狀

賀御注金剛經狀

冊府元龜卷五十一帝王部崇釋氏云：『二十三年九月親注金剛經及修義訣。中書令張九齡等上言：『臣等伏見御注前件經及義訣。……伏望降出御文，內外傳授。』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

狀云：『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經墨敕批答……』蓋前狀爲集賢院學士奉賀。此狀爲文武百官所上也。御批云：『……僧徒固請，欲以弘教……今請頒行，慮無所答。』册府元龜卷五十一云：『二十三年九月親註金剛經及修義訣……簡較釋門威儀僧思有奏曰：『臣請具幡花奉迎於敬愛寺設齋慶賀，其御注經伏乞示天下，宜付史官。』許之。』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舊唐書卷一〇三牛仙客傳云：『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使。』此敕必在仙客調任朔方之前。通鑑卷二四：『開元二十四年四月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牛仙客之調任朔方似當在夏間。此敕所云均爲調兵增援安西北庭等事，查通鑑卷二四云：『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敕當在其前。敕又云：『秋氣漸冷』，似當在九月間也。敕云：『關侯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當。』按關侯斤於廿二年被劉渙所殺，事詳敕突騎施可汗書。

敕北庭將士已下書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三年冬十月辛亥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此敕言蘇祿誑羣胡，圍犯邊鎮，疑在本年。敕又云：『秋氣已冷』當在九月間。

敕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敕云：『卿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當指蘇祿圍犯安西

撥換城而言。大抵蘇祿寇邊，當始於本年秋間，至十月初賊勢稍殺，朝廷始得奏報耳。此敕云：『秋氣已冷』當在九月間也。

賀張待賓奏寇捷狀

狀云：『但狂胡背詘，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當在安西解圍之後。

敕吐蕃贊普書

敕云：『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此總無備矣……』按本年初敕隴右節度陰承本書云：『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調習。』當與此有關也。敕又云：『秋氣已冷』，疑當在九月間。

敕幸西京

册府元龜卷一三帝王部巡幸二載此敕作開元二十三年十月。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請宣付史館狀

狀云：『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三日臣等面奉聖旨，料必安祿山所將之兵……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曉至云：今月十一日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所見者正安祿山下兵馬……』此狀疑上於十月間。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云：『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

弟爲登利可汗。』伊然之死，疑由於東討兩蕃戰敗受傷也。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狀云：『……契丹婦女屈將，從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爭言氣，兵馬欲鬥驚軍。……』大抵在伊然可汗病死以後，登利可汗即位之前，突厥內部或小有小糾紛也。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蘇祿背德，敢茲寇讐，自斃犬羊之羣，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窮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據實聞奏，當加優賞。』按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云：『開元二十三年冬十月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敕末云：『冬初已冷，』疑在本年十月間。

敕處分宴朔方將士

册府元龜卷一三三帝王部廢功二：『二十年十一月景申朔方軍節度大使兵書尚書信安王祿破突厥凱旋，引將士等見帝，置酒享之。敕曰云云（與曲江集同）』查舊唐書卷七十六吳王恪傳（附信安王祿傳）云：『二十二年遷兵部尚書，入爲朔方節度大使。』此敕當撰於開元二十二年以後。蓋信安王祿在開元二十年仍爲禮部尚書（註六十三），官銜實不符也。查舊唐書卷一〇三牛仙客傳云：『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祿爲朔方軍大總管』，此敕又當在二十四年以前。最適宜之時間爲二十三年。蓋本年秋季突厥東征兩蕃既失敗，伊然可汗又病歿。正羣龍無首之際，疑信安王祿乘機出兵掩襲，或因此而破突厥也。

敕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此敕大意囑牛仙客於河西諸軍州揀驍雄五千人增援安西，及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以充宴賜。蓋疎勒之圍雖解而邊患未息也。敕云：『兼有別敕發三萬人，此但聲援而已。』查本年秋季河西節度牛仙客書云：『……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閭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餽將統率。』所謂大張威勢者，卽指此也。集載此敕，末已殘缺，惟全唐文卷二八七載此敕尙完好。末云：『冬中甚寒，』按牛仙客於二十四年秋調任朔方，此敕最遲當在本年一月間也。

敕瀚海使蓋嘉運書

敕云：『突騎施凶逆，犯我邊陲，自夏以來，圍逼疏勒。……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敕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亦云：『疏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何，亦爲邊所患。』兩敕當同時也。此敕囑蓋嘉運『簡練驍武，揚聲大入。』與前敕囑敕牛仙客『大張威勢，遠使震懾』，用意亦同也。敕又云：『冬中甚冷』，當在本年十一月間。

敕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三年冬十月辛亥移隸伊西北庭都護屬四鎮節度。』此敕大意不外慰問傷亡將士及賞賜立功者。敕云：『賊等請和，仍向頓兵北嶺。』與敕蓋嘉運書所謂『已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正相符也。敕云：『蘇祿僞

註六十三：高常侍集卷七信安王祿府詩并序云：『開元二十年國家有事林胡，詔禮部尚書信安王祿戎大舉。』此可證也。

或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蓋連年作戰，士卒疲弊。玄宗亦欲和平解決，以息邊障也。敕又云：「冬中極寒」，似當在十一月間也。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朕已敕河西節度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按敕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云：「卿可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驍健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得成師。」此敕當在敕牛仙客書之後。又云：「冬中甚寒」似當在十一月間也。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近已敕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饒勇，亦即繼發。」大抵當時安西請兵甚急，故屢敕及之也。敕又云：「冬中甚寒」，似當在十一月間也。

敕天山軍使張待賓書

元和郡縣志卷四十隴右道下西州云：「天山軍在州城內，開元二年置，本漢車師後王庭烏孫之東境也，貞觀十四年置。」此敕責張待賓疏於防範，當在突騎施圍寇安西時。敕又云：「冬中甚寒」，當在十一月間也。

西辛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按本年十月幸西京敕云：「宜以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此狀云：「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連已去；

仍聞京畿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有穀麥，卿等商度，以爲何如？……臣望官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册府元龜卷一

一三帝王部巡幸二云：「二十四年正月敕：『前議西幸，屬歲不登，關輔之間，且欲無擾。今稼漸熟，漕運復多。而陵寢久遠，蒸嘗永感。農隙順動，得非其時？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發東都取南路。……』大抵本年底正在準備行幸之際，忽議延期。玄宗從公所奏，改至明年十月，至廿四年正月始正式發敕也。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丙子西元七三六五十九歲 敕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敕云：「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有殺傷，想所聞也。」查去年冬敕張待賓書云：「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疏濶？」此敕亦云：「何爲當軍自守，信賊公行，來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前敕云：「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異一家？況在絕漠，尤宜相援。」此敕云：「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兩敕所指示者，大意相同也。查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四年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率兵擊突騎施破之。」此敕當在破突騎施以前也。此敕又云：「春首餘寒」疑在正月初也。

敕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敕云：「比王尙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

又聞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當在破突騎施之後。又云：「安西近亦加兵。」此事見去年冬敕牛仙客及王斛斯書。又云：「春初餘寒」，當在正月初也。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

此狀當上於本年正月蓋嘉運破突騎施之後。

賀蓋嘉運破賊狀

狀云：「右高力士官奉敕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騎施店密城，逢賊便門，多有殺獲。」前北庭解圍之後，仍加以追擊也。

賀賊蘇祿遁走狀

蘇祿圍困四鎮經年，忽自動撤兵，疑因內部不穩（註六十四）或因唐與大食已有聯絡，（註六十五）均未可知。狀云：「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蓋蘇祿與吐蕃亦有聯絡，事詳敕吐蕃贊普書及敕突騎施可汗書。

註六十四：舊唐書一九四下突厥傳下云：「……遣使南通吐蕃，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蘇祿。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其下諸部，心始携貳。」去年冬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亦云：「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

註六十五：去年秋敕河西節度牛仙客書云：「仍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劫達等路入碎葉。」敕瀚海軍使蓋嘉運書亦云：「今賊請和，待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是其數數。」

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狀云：「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查去年冬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云：「又聞朱仁惠中箭，今復何似？須善救療，使得不死。」蓋因傷致死也。敕云：「張義之將兵若至，河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查去年敕牛仙客書令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饒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部分。敕瀚海軍使蓋嘉運書又云：「張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鬥；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圍。……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所謂西北庭兵大集，蓋指此也。敕又云：「初春尚寒」，疑當在正月間也。

敕吐蕃贊普書

此敕仍是爭論南蠻事，蓋玄宗自開元十七年二月丁卯舊州都督張審素攻破蠻拔昆明城及鹽城後，（舊唐書八玄宗紀）便銳意經營姚篤；更利用蒙歸義征服吐蕃毗連地帶之叛蠻（新唐書二五八上南蠻傳）。吐蕃認爲重大威脅，屢提抗議，故自去春以來，連發三敕以曉諭之也。此敕云：「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景違約之萌。」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云：「其年（二十四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此事亦爲唐與吐蕃決裂之導火線。敕云：「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破西，未必有成。」查賀賊蘇祿遁走狀云：「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應。」蓋蘇祿勾結吐蕃，唐方早已有所聞矣。敕云：「近合勸兵數萬，繼赴安西。」事詳去年秋冬敕牛仙客兩書。敕末云：「春首尚

寒」，當在正月間也。

敕平盧使烏知義書

敕云：『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蓋指涅禮破突厥事也。敕云：『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略？……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自開元以後平盧節度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其事當起於此。敕云：『春初尚寒』，疑在正月間也。

敕突厥可汗書

敕云：『兒去年東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按公去年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云：『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蓋突厥之討兩蕃，事先已有知會，并非專擅也。此敕力言兩蕃窮苦，勸其夾擊突騎施，且言『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以引起突厥敵愾同仇之感。大抵當時突騎施猖獗，安西疲弊；故擬聯絡突厥以牽掣之。此敕必在蓋嘉運破突騎施以前。敕云：『安西瀚海近已加兵』，事詳去年冬勅牛仙客王斛斯等書。敕又云：『春初尚寒』，當在正月間也。

敕處分縣令

冊府元龜卷一五八帝王部誠勳三云：『二十四年二月宴新授縣令於朝堂，敕之曰：「（下與集同）」并裂令長新誠一篇，頒賜天下縣令。』通鑑卷二二四亦云：『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敕令禮部掌貢人

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四年三月乙未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掌之。』（通鑑卷二二四作三月壬辰；唐會要卷五十九作三月十二日。）

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敕云：『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當在本年正月破突騎施之後。敕云：『春暮』，疑在三月間也。

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當在蓋嘉運破突騎施之後。又云：『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蓋去冬令牛仙客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至是已到達防地矣。勅又云：『春晚極暄』，當在三月間。

敕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此敕以突騎施連年寇邊，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故賜以衣服，以示慰勞。發勅當在蓋嘉運破突騎施之後。敕云春暄，疑在三月間也。

敕吐蕃贊普書

此敕仍是爭論南蠻事，敕云：『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查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獻方物。』本年春首勅云：『今使內常侍寶元禮遣書，指不多及。』當在使至之前。此敕云：『寶元禮中間所云，亦已備論。』又云：『所有諸事，皆具前書。』蓋吐蕃遣使來朝之

前，寶元禮尚未到，故此敕祇將前敕大意略述而已。敕云：「春晚漸熱」，當在三月底也。

敕金城公主書

敕云：「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即當續有處分。」前敕吐蕃贊普書云：「公主所請與人官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兩敕蓋同時發者也。敕云「春晚」，當在三月間。

敕渤海王大武藝書

敕云：「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遠，開義能徙，何其智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按渤海自二十年九月寇登州後，已絕朝貢，至本年春初復與唐通好，已見敕平盧使烏知義書。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彙異三云：「開元二十四年三月乙酉渤海靺鞨王遣其弟蕃來朝，授太子舍人員外，賜帛三十疋，放還蕃。」勅當在此時。敕云：「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按突厥去年東侵失利，志存報復，已見敕烏知義書，敕末又云「春晚」，當在三月間也。

謝赴祥除狀

按公於二十一年冬丁母喪起復，至本年春服闋。狀云：「假以傳乘，暫赴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蓋欲回韶州一行也。御批云：「……既從奪禮，安得顯恩，宜抑此情也。」蓋當時玄宗倚重正殷，不許暫離也。

謝賜衣物狀

御批云：「藉卿政事，頃在纏繞；今禮制已過，服用茲始，少許衣物，何足謝焉。」當在服闋以後。

謝兩弟授官狀

狀云：「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皋殿中丞九章太子司議郎。」文苑英華卷八九九殿中監張九皋碑云：「服闋，除殿中丞。」當在此時。狀云：「日月逾邁，禮及外除」御批云：「既終祥縞，宜列朝衣。」均可證也。

謝弟授官狀

狀云：「……特以殊榮猥害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重非才之責。……御批云：「……况卿令弟，尚淪卑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文苑英華卷八九九殿中監張九皋碑云：「服闋，除殿中丞，又遷尚書職方郎中。」查文苑英華卷四百孫逖授表巨卿子司業等制云：「朝請大夫殿中丞上柱國張九皋雅量清才，體合明允。咸推達識，皆有令名。能勵節於朝廷，將致美於兄弟。……九皋可尚書職方郎中散官勳如故。」據舊唐書一九〇中文苑孫逖傳：「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制當撰於此時。公謝狀疑上於九星遷職方郎中時。

敕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通鑑卷二四：「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

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註六十六）此敕云：『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旣行軍，於法合爾。』當在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祿山時。

註六十六：關於公誅安祿山事詳徐浩文獻張公碑及舊唐書本傳。

敕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敕云：『安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鬥，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此敕疑在安祿山送京師之後。敕末云：『春後漸熱』，似當在夏初也。

敕平盧諸將士書

敕云：『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旣往，義實疚懷。……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懼，致失後圖。』此敕當在張守珪奏斬祿山之後，敕末云：『夏初漸熱』，當在四月間也。

敕平盧使烏知義書

敕云：『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一朝損失，雖悔何及？』又云：『夏初漸熱』。當在本年四月間。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敕云：『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飲食異宜，奄

忽爲災，遂至不救。』册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喪異三云：『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辰新羅王遣從弟大阿殞金相來朝，死於路，帝深悼之，贈衛尉卿。』（亦見唐會要卷九十五）所謂來使累有物故，當指此也。敕末云：『夏初漸熱』，似當在四月間。

敕渤海王大武藝書

敕云：『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當在渤海歸國之後。敕云：『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當在本年三月渤海王弟蕃來朝之後，敕云：『大明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部。亦皆捨罪，仍放歸蕃。』按册府元龜卷九七一朝貢四：『十八年正月棘靺遣其弟大郎雅來賀正，獻方物。』其被竄逐，疑因二十年九月渤海寇登州，兩國絕交而受累也。敕末云：『夏初漸熱』，似當在四月間。

賀雨狀

狀云：『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再旬，時雨稍晚。』册府元龜卷二十六帝王部感應云：『二十四年六月以久旱命河南尹李適之祭嶽瀆祈雨，是日澍雨。』狀疑上於本年夏。

賀昭陵徵應狀

狀云：『妖賊劉志誠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及至便橋之際，並即走散。』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丙午（新唐書五，通鑑卷二一四均作五月）京兆醴泉妖人劉志誠率衆爲亂，將趨京師。咸陽官吏燒便橋以斷其路。俄而散走，京兆府盡擒斬之。』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敕云：『頃者緣卿入朝，節制暫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遺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蓋指奚契丹變叛及安祿山挫敗也。敕云：『夏末極熱』，疑當在六月間。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且突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即合優賞。』蓋欲聯絡大食以制突騎施也。敕末云：『時暑』，似當在五六月間。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蓋指蘇祿圍困安西也。敕云：『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則本年春敕吐蕃贊普書已言之矣。敕末云：『夏晚毒熱』，似當六月間。

白羽扇賦

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暑奉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齡與焉。』疑當在本年六月間。

勅突厥可汗書

此敕所爭論者爲馬價事。按舊唐書一九四上突厥傳云：『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獻名馬三十四。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錄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之所。每年齎繒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唐與突厥市馬當始於此。敕云：『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查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云：『二十三年

正月突厥哥解骨支車鼻施頡斤來朝。』毗伽可汗既卒於廿二年冬十二月，新可汗即位似當在廿三年歲首，而哥解骨支來朝似在新可汗即位之後，此敕疑發於二十四年。敕末云：『夏末甚熱』，似應在六月間也。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壬子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勅突騎施可汗書

敕云：『……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爲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二年四月甲寅北庭都護劉渙謀反伏誅』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褒異三：『二十二年六月乙卯突騎施遣其大首領何羯達來朝授鎮副，賜緋袍銀帶及帛四十疋，留宿衛。』此勅當在其後。敕又云：『又可汗正爲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贊普，其中一物不留。』查二十三年春勅吐蕃贊普書亦云：『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并付悉諾物藏却將還彼。』此較當在敕吐蕃贊普之後。敕又云：『觀可汗求和之意，似未有真心。』冊府元龜卷九七五褒異三云：『二十四年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大首領胡祿達干來求和，許之。宴于內殿，授右金吾將軍員外置，賜錦衣一副，帛及綵一百疋，放

還蕃。」（亦見通鑑卷二二四）此敕當發於胡祿達于還蕃之時。敕又云：「秋中漸冷」，當在八月間也。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冊府元龜卷九二九錄部謬舉云：「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九月鄧州南陽縣令李泳擅興賦役，貶爲康州郡城縣尉。泳之爲令也，朝宗所薦，乃貶爲洪州刺史。制曰（下與集同）」

敕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敕云：「叛奚自取殲滅，……叛亡相繼；及師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安祿山楊景暉滿雪前恥，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豈忘加獎？」當在赦免安祿山之後。敕云：「秋深木落」又云：「秋氣漸冷」，疑在本年九月間。

敕吐蕃贊普書

此敕大意責備吐蕃與突騎施通婚姻及莽布支將兵西向，措辭嚴厲。此實爲二十六年後兩國絕交之導火線。敕云：「秋晚稍冷」，當在九月間。

敕金城公主書

此敕與敕吐蕃贊普書同時。末云「秋冷」，當在九月間。

敕吐蕃贊普書

此敕責備吐蕃莽布支率衆侵軼軍鎮，踐暴屯田，及與突騎施通好，大意與前敕同。敕云：「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亦當在九月間。

敕突厥可汗書

此敕所爭論者仍爲馬價事，敕云：「蘇農賀勒處刺達于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庸。……」查籍田敕書云：「天下諸州損免處，地稅先矜放；其非損免處，有貧乏未納者，並一切放免。京兆河南府秦州百姓有諸色勾徵及通懸欠負，示宜放免。……近墮百姓，各免今年雜差科。」並無放免天下租庸之語，諒係藉口推宕而已。敕末云：「秋氣漸冷」，疑當在九月間。

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凶黨，而甘言緩我。……蓋指與突騎施交通事也。又云：「且屯苗既能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此指莽布支率衆侵軼也。又云：「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饒雄，盡敵乃已。」蓋令王斛斯備戰也。同時敕吐蕃贊普書亦云：「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蓋已致嚴重之警告矣。此兩敕大抵同時。此敕末云「秋冷」，當在九月間也。

敕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敕云：「吐蕃背約，入我西鎮，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厥施表裏相應。」此蓋指莽布支之侵軼而言也。敕云「秋冷」，當在九月間。

敕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敕云：「今授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爲後圖。」查文苑英華卷三九七孫逖授王斛斯太僕卿制云：「……頃膺邊寄，頗洽人心。聞歲以來，頗有騷警，能清寇虐，不顧甲兵，

契軍國之遠圖，得攻拒之良術。……可太僕卿員外置同正員兼安西都護等如故。」蓋突騎施雖於本年八月甲寅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降，祇是緩兵之計；同時吐蕃莽布支又復西行，侵軼軍鎮，故特論功行賞，以勵士氣。敕末云：「秋後漸冷」，疑在十月初也。

敕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敕云：「去年出兵，冒遠入賊」指解安西圍及破突騎施而言也。敕云：「今授卿雄要，仍兼舊官」。文苑英華卷四〇二孫逖授蓋嘉運金吾將軍兼北庭都護制云：「頃者狂寇作梗，銳師深入，用奇以往，決勝而歸。……可左金吾衛將軍兼北庭都護，餘如故。」此蓋與王斛斯之授太僕卿同時也。敕云：「突騎施雖請和好，其意不真。」蓋指八月甲寅胡祿達干來請降而言也。又云：「近敕彼軍與天山計會。」查本年秋敕西州都督張待賓書亦云：「已敕蓋嘉運與卿計會。」敕末云：「秋後漸冷」，疑在十月初也。

敕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敕云：「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當在本年八月甲寅突騎施大首領胡祿達干來求和之後，敕末云：「初冬漸寒」，當在十月間。

諫卽西還，請俟仲冬。

通鑑卷二四：「二十四年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

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更何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卽日西行。」上悅，從之。」

奉和聖製謁元皇帝廟齋

詩云：「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巔。」玉海卷二十九云：「宮在洛城北，卽唐開元中老子祠也，明皇謁廟詩石存焉。」杜少陵集詳註卷二有冬日洛城北謁元皇帝廟詩，此亦一旁證也。然玄宗自本年十月戊申西還後，不復東幸，最遲當作於本年。

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詩云：「東土淹龍駕，西人望翠華。」按玄宗自二十二年正月己丑至東都，倏忽又將三載矣。詩云：「十月迴星斗，千官捧日車。」按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四年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詩當作於此時。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

詩云：「羽衛森森西向秦，山川歷歷在清晨」，當在還西京途中。三鄉山未詳何處。查劉夢得集四有三鄉驛樓伏觀玄宗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云：「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僊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辭。」（亦見文苑英華卷二九八）據此詩，三鄉驛樓似在三鄉山上，而三鄉山似在女兒山附近。查元和郡縣志卷五河南道一河南府福昌縣：「女兒山在縣西南三十四里。」而福昌縣東至府一百五十里。公詩當作於初出洛陽後數日間。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詩云：『咸京天上近，渭日邊臨。』當距西京不遠。文苑英華卷一七一李林甫奉和聖製次瓊岳韻云：『東幸從人望，西巡順物回。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復開。更看瓊岳上，佳氣接神臺。』則瓊岳當在華山附近，而和詩當作於十月還西京途中。查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九華州華陰縣云：『瓊岳宮在縣西一十八里。隋大業四年置，本名敷水宮，改爲華陰宮。義寧二年移宮置長監。貞觀六年改爲華陰宮，顯慶三年改爲瓊岳宮，今廢。』瓊岳宮既在華陰縣西，當在華山下，亦當時之行宮也。

奉和聖製溫泉歌

詩云：『今茲十月自東歸，羽旄逶迤上翠微。』按玄宗自本年十月還京後，不復幸東都，至遲當作本年冬。

奉和聖製送李尚書入蜀

舊唐書卷一八五下李尚隱傳云：『二十四年拜戶部尚書東都留守。』新唐書卷一三三李尚隱傳云：『改尚隱太子詹事，不聞句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揭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文苑英華卷四五二授李尚隱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劍南節度採訪使制稱：『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國高邑縣開國子李尚隱。』此詩疑作於本年。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按公於本年十二月壬寅罷爲右丞相，不復知政事。此敕至遲當在本年冬初。敕云：『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按渤海於本年春初復與唐通好，故

屢遣使輸誠。多蒙固之來朝，似應在本年。而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異貢三云：『二十五年八月戊申渤海靺鞨大首領多蒙固來朝，授左武衛將軍賜紫袍金帛一百疋，放還蕃。』多蒙固之來朝，在公貶荊州之後，當與此敕無關。豈多蒙固曾於廿四年來朝，而史冊漏書耶？抑冊府元龜所紀之二十五年爲二十四年之訛耶？疑不能明也。

勅突厥可汗書

此敕乃爲爭論馬價事，最遲當在本年冬中。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敕云：『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相爲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振。』按本年正月敕北庭都護蓋嘉運書云：『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文苑英華卷三九一孫逖授章仇兼瓊主客員外制云：『頃逾沙磧，能正糾繩，興國利於懸車，振朝威於絕漠。』（註六十七）此敕疑在本年冬。

註六十七：舊唐書一九〇中文苑孫逖傳：『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制當撰於此時。

上爲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

唐會要卷五十五云：『安國觀，正平坊，本太平公主宅。長安元年春睿宗在藩國，公主奉焉。至景雲元年置道士觀，仍以本街爲名。十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爲女冠觀。』寶刻叢編卷十華州唐代國長公主碑：『公主婿鄭萬鈞撰并書，公主睿宗第四女也。碑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立。』（金石錄）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六金仙長公主碑云：『然金仙碑第言春秋四十四其薨年已泐，以諸碑考之，……則其薨時春秋四十四，當在開

元廿一年以後數年之間。」（平津讀碑記）舊唐書八玄宗紀：「二十二年七月己巳司徒薛王業薨，追諡爲惠宣太子。」狀云：「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爲寧王及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本。」玄宗自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己巳幸東都，至二十四年十月丁丑始還京，而公於十一月壬寅罷相。此狀當上於十月丁丑以後，十一月壬寅以前。

賀祥雲見狀

狀云：「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恆情。」疑在罷相之前。

賀皇太子製碑狀

狀云：「右尹鳳祥官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並壽王書。」查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十二年三月甲午……第十八男清封爲壽王。」狀當在其後。御批云：「卿在左右，因以呈示。」則當在公罷相之前。

謝賜尺詩狀

御批云：「尺之爲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疑在罷相之前。

諫封牛仙客

通鑑卷二二四云：「開元二十四年，朔方節度牛仙客，前

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

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得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悶悶？」九齡曰：「臣輩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封三百戶。（註六十八）

註六十八：諫封牛仙客事可參看新舊唐書傳及李林甫傳。

諫廢太子

徐碑云：「范陽節度薛王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領，上極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况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上因涕泣，遂寢其奏。武惠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與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何得輒出？」新唐書紀此事云：「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通鑑卷二二四將此事排在諫封牛仙客之後，公罷相之前，今從之。（註六十九）

註六十九：關於諫廢太子事，可參看舊唐書太子瑛傳，新舊唐書李林甫傳。

十一月二十七日充右丞相罷知政事

據曲江集附錄充右丞相制。舊唐書八玄宗紀：「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壬寅侍中裴耀卿爲尚書左丞相，中書令張九齡爲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註七十）

註七十：關於公罷相之原因，詳舊唐書一〇六李林甫傳及通鑑卷二

賀雪狀

狀云：『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按公明年四月貶荊州，此狀至遲當在本年多。

謝賜藥狀

御批云：『臘日所惠，固其常耳。』全唐文卷三三三有苑成爲李林甫謝臘日賜藥等狀，諒亦同時，至遲當在本年。

謝賜詩及衣服絹狀

此狀年月未能推定，暫繫於賜藥狀之後，以俟續考。

庭梅詠

詩云：『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似諷『同儕見嫉，內寵潛構。』疑在罷相之後。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丁丑西元七三七）六十歲

詠燕

詩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明皇雜錄下引此詩謂『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似當在罷相之後，疑爲本年春之作。

勅賜寧王池宴

詩云：『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徒參和鼎地，終謝濟川舟。……』當在公貶荊州之前。至遲應作於本年春。

登樂遊園春望書懷

此詩至遲應在本年春，蓋自貶荊州後，不再入京，詩云：『願言從所好，初服返林邱。』蓋微露引退之意矣。

驪山下逍遙公舊居遊集

王右丞集卷十九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氏逍遙谷讌集序云：『……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可名，命無下拜。……』此詩當作於本年暮春。

鷹鵠圖贊序

册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云：『開元二十五年四月渤海遣其臣伯計來獻鷹鵠。』序疑撰於本年。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此序撰作年月無可稽考。唐會要卷五十云：『景龍觀：崇仁坊，本中國公高士廉宅，西北方金吾衛。神龍元年併爲長寧公主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爲觀，仍以中宗年號爲名。』觀既在西京，則此文必撰於公貶荊州以前。

故刑部李尚書荆谷山集會

詩云：『山光紛向夕，歸興杜城南。』至遲當作於貶荊州以前。

登總持寺閣

總持寺閣爲西京之名勝，此詩當作於貶荊州以前，最遲當在本年春。

通化門外送別

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京城在河華，右隴坻，前終南，後九變。……東面三門：中曰春明，北曰通化，南曰延興。』詩當作於公在京之時，至遲當在本年。

眉州康司馬挽歌詞

詩云：『謫去長沙國，魂歸京兆阡。』當作於康司馬歸葬之時，疑在公出京之前。

故榮陽郡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此詩年月無考，暫定爲公貶荊州以前之作，以俟續考。

四月二十日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據曲江集附錄赴荊州長史制。通鑑卷二四云：『開元二十四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搦于殿庭；復蘇，仍杖之朝堂；流漢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

酬宋使君見贈之作

曲江集附錄襄州刺史宋鼎原詩，題爲張丞相與余有孝廉校理之舊又代余爲荊州故有此贈。公詩當作於到荊州任後。

荊州謝上表

表云：『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開命皇飾，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屬小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表疑上於五月間。

登荊州城樓

詩云：『夏日時登眺，荒郊臨故都。』『自罷金門籍，來參竹使符。』疑爲初到任時作。

荊州作二首

登荊州城望江二首

晨出郡舍林下

曲江集附錄司馬崔頌和詩。

晨坐齋中偶而成咏

初秋憶金均兩弟

文苑英華卷八九九殿中監張九臯碑云：『及元昆出牧荆鎮，公亦隨貶外臺，遂歷安康淮安彭城睢陽四郡守。』安康即金州（據通典卷一七一）。按公二弟服闋後，便授京官。及公貶荊州，兩弟亦坐累出爲外官。大抵當時九臯在金州，九章在均州。故公詩曰：『憂喜嘗同城，飛鳴忽異林。』

秋懷

九月九日登龍山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八宣州當塗縣云：龍山在縣東南十二里，桓溫嘗與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此詩云：『東籬夏首闕，西拒荆門壯。』似與當塗之龍山無關。意荊州亦有龍山，而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亦稱其嘗鎮荊州，故後人往往混爲一處也。

登古陽雲臺

郢城西北有大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妃塚因後人爲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

詠史

敘懷

感遇十二首

雜詩五首

聽箏

以上各詩皆為貶荊州後所作。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西元七三八)

六十一歲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文苑英華卷一五四有孟浩然和張丞相春朝對雪。新唐書卷二〇三孟浩然傳云：『張九齡為荊州，辟置於府。』此詩當作於貶荊州以後。公詩云：『東郊齋祭所，應見五神來。』查舊唐書九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親迎氣于東郊祀青帝。』此詩當撰於本年正月。

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冰閉崖谷無景及仲春行縣復往焉故有此作

輿地紀勝卷七十八荆門軍景物上：『玉泉寺在當陽縣西南二十里，山曰玉泉山。』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荆門軍當陽縣：『南北紫蓋山在縣南八十里。』

登臨沮樓

元和補志四山南道江陵府當陽縣：『漢臨沮侯國故城在縣西北。』(後漢書注) 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荆門軍當陽縣：『漢舊縣，屬南陽郡，即廣陽王子益之所封地，又為臨沮侯國，今縣北有故城焉。』公詩云：『高深不可厭，巡屬復來過。』當作於本年仲春。

三月三日登龍山

公於去年五月八日始到荊州，此詩最早當作於本年。

廣東文物 卷七 人物考證門

慶冊太子表

舊唐書九玄宗紀：『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忠王璵為皇太子。秋七月己巳冊皇太子大赦天下。』唐大詔令卷二十九有開元二十六年冊皇太子赦(七月二日)。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西元七三九)

六十二歲

賀赦表

舊唐書九玄宗紀：『二十七年己巳加尊號開元聖文武皇帝，大赦天下。』

封始興縣伯

唐大詔令卷九開元二十七年冊尊號赦云：『其内外文武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下各加一階。』(亦見文苑英華卷四二二) 曲江集附錄封始興縣伯制云：『屬禮備微稱，覃恩庶僚，宜加井邑之封，永固山河之業。』公之進爵，蓋以冊尊號推恩也。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序云：『初公舉茂才，歷長安尉，三為御史，再入尚書郎。……而竟以出守，俄復從邊，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為患也。』查顏魯公文集卷十四崔孝公陋室銘記云：『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尉宋鼎等，並以清白吏能而薦之。』唐御史臺精舍碑題名，殿中侍御史及監察御史內均有宋鼎；郎官石柱題名，吏部員外郎內亦見。冊府元龜卷四十八又云：『開元二十七年以廣州刺史持節嶺南經略使宋鼎為潯州都督府長史。鼎以兄嘗隨廣州喪逝，上表陳情，乞移理他州，特詔許焉。』此贊之宋使

七一

君疑爲宋鼎。序又云：「時有族兄曰之望者，亦賈生之謫居，有願君之畫絕。」查元和姓纂卷八弘農宋氏：「之望改名之遜，荊州刺史。」太平廣記卷二六三引朝野僉載云：「誅逆革之後。之遜等長流嶺南。」同書又云：「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宋鼎爲廣平宋氏與宋之望是否有關係，尙屬疑問；而二十七年宋鼎出守廣州時，之望是否仍在嶺南，亦無從推測。以材料缺乏，暫繫於此，以俟續考。

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嘗卜居焉荊州臥病有懷此地

此詩當作於南歸以前，暫排於本年之末，以俟續考。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西元七四〇) 六十三歲

春南歸展墓

徐碑云：「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

贈澧湯韋明府

此詩年月無考，至遲當作於南歸途中。

與生公尋幽居處

與生公遊石窟山

石窟山不知何處。查高僧傳卷八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云：「明日還行至樂昌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續藏經第貳編

乙第十九卷第五冊曹溪大師別傳亦同)輿地紀勝卷五十五衡州又云：「石窟山在衡陽縣東，湘水記云：『昔有人掘山作穴，高十丈，長一里。』」此二詩疑爲南歸途中作。

南山下舊居閒放

曲江縣志卷八云：「張九齡宅，舊志云：『在州東六十里平圃驛畔。』按公行狀云：『公歸營州南山水，卜築茅齋。』又公曾孫敦慶(洪州都督府參軍)墓誌云：『丁憂還韶，州南十里文獻故居，臺榭蕪沒，規模猶存。公復其室構，山水多奇。』足爲明証。則知文獻存日未嘗居始興律水也，平圃亦非。」

林亭詠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委而不顧彼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

題畫山水障

以上各詩疑南歸後在家閒居時所作。

照鏡見白髮聯句

此詩年月無考，謹排於公卒以前。

五月七日卒於韶州曲江之私第(註七十一)

徐碑云：「皇上震悼，贈荊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文獻公。」

(註七十二)越來歲孟冬葬於洪義里武臨原，近於先塋，禮也。」

註七十一：通鑑卷二四誤作二月。

註七十二：舊書本傳云：「謚曰文憲。新書本傳及唐會要卷八十均

作「文獻」。

至德初發中使至韶州弔祭

徐碑云：「及荆胡亂常，犬戎逆命。玄宗追嘆曰：『自公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李肇唐國史補云：「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

遣使韶州祭之，兼賫貨幣以恤其家。其語辭刻於白石山屋壁間
(柳惲常侍旨亦同)

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乙丑追贈司徒

據舊唐書十二德宗紀。唐會要卷五十一：云「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上以九齡先親未萌，追贈司徒。」同書卷四十五云：「建中元年十二月敕國初以來將相功臣，名跡崇高，功效明著者，宜差分爲二等。其月定武德已來宰臣，以房玄齡，杜如晦，……韓休張九齡三十七人爲上等。」

宣宗大中二年七月十一日圖形上凌煙閣

唐會要卷四十五云：「大中二年七月十一奏續選堪上凌煙閣功臣……中書令張九齡……宣令御史臺散牒諸州，尋訪子孫圖寫真形進送。」

附錄

本文作者何格恩先生其他關於廣東文獻之著作，表列如下，以作介紹：

「張九齡年譜」：嶺南學報四卷一期廣東專號（民國廿四年四月）

「張九齡之政治生活」：嶺南學報四卷一期廣東專號

「慧能傳質疑」：嶺南學報四卷二期

「張曲江著述考」：嶺南學報六卷一期

「唐代的韶州」：民族三卷七期

「研究蜆族的方法與材料」：民族五卷八期

「唐代嶺南的虛市」：食貨五卷二期

「蜆族史料研究初稿」：南風十五卷一期

(編者)

陳子壯年譜

李健兒

明神宗皇帝萬歷二十四年丙申 公生

公姓陳，名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南海沙貝鄉人。美鬚髯，性剛毅。

公日恒有記。與人書云：「日不敢玩，而時有記。」其自記云：「同列有鬚禿而不戴貂者。就而戲曰：滿面鬚，既可當貂。何用更戴？余應曰：不然，夫貂者，君之賜。鬚者，父之貽。二者缺一不可。想是卿不生鬚，並不戴貂耶！傳者以爲名

諱，是余一口業也。」以此知公美鬚髯。

父熙昌先生，母朱太夫人，九月二十四日辰刻生公，廣州城內九曜坊之杲日堂故宅。

公行狀稱：「尚書公諱紹儒之曾孫，太常公諱熙昌之長子，」而不及公之大父宏乘先生。殆撰狀者猶有未知也。按公行狀無撰人名氏。爲避清廷之忌諱，復經後人改竄，故流傳至今者，非復當時真本。然狀中動稱吾鄉，殆公之里人所撰歟。

萬歷二十五年丁酉 公二歲

公在廣州

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公三歲

公在廣州

萬歷二十七年己亥 公四歲

公在廣州受書成誦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 公五歲

公在廣州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 公六歲

公在廣州



萬歷三十年壬寅 公七歲

公敏慧嗜學，習周易。

行狀稱：「公七歲能文，號為神童。中秋節。太常公讌集賓朋。是夜微雲掩月，有客口占云：『天公今夜意如何。不放銀蟾照碧波。』公應聲曰：『待我明年遊上苑。探花因便問嫦娥。』後果應詩讖。」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 公八歲

公在廣州。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公九歲

公在廣州。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 公十歲

公習誦經史，讀

書廣州兵巡道前

之斐園千秋社

萬歷三十四年丙午 公十一歲

公讀書廣州。父

熙昌先生鄉試解

元，季父熙陽先生亦舉於鄉。兄弟同科。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 公十二歲

公讀書廣州。

萬歷三十六年戊申 公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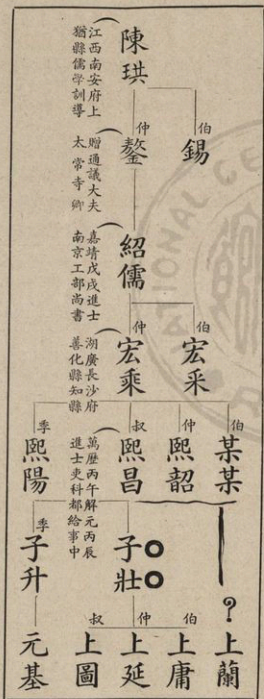
公讀書廣州。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 公十四歲

公仲父熙韶先生舉於鄉，其後官思恩知府。

萬歷三十八年庚戌 公十五歲

公讀書廣州。



陳子壯先生世系表

萬歷三十九年辛亥 公十六歲

公淹通經籍，歲試補邑弟子員，爲陸景鄴先生所得士。

萬歷四十年壬子 公十七歲

公在廣州。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 公十八歲

公在廣州。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 公十九歲

公同母弟子升生。子升字喬生，幼從熙昌先生宦遊。早歲與同里黎遂球順德陳邦彥友善。

子升，別號中洲。年十六，郡守顏俊查拔冠一郡。福王立，詔薦士，以明經舉第一。唐王隆武改元，張家玉爲翰林院侍講兵科給事中，疏詔赴闕，拜中書科中書舍人。旋銜命催餉，道贛州入粵。及反命，值汀州陷，回粵助公舉兵。兵敗，公殉國。金聲垣據江西反正，欲往從之，道梗不得行。桂王在蕪州，建元永歷，奔謁行在。拜吏科給事中，遷兵部右給事中。永歷帝西奔，方以事東行，流離道路，久之得歸里。少小時夢胸前洞開一孔，澈背，嗣是爲文大進。公教爲詩稱意，曰：「阿季勝我」。復盛稱其文，使從擊友歐主遇遊。與主遇書云：「舍弟少年高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友代父兄，

舍嘉可誰望焉。」晚年隱居，以詩寫懷。新城王士禛，字貽上，號漁洋山人，以詩名海內，極稱其詩。尤解音律，善鼓琴，能刻畫。畫法倪董。晚入黃山訪舊，與巢庵等作方外遊。而子升自稱智山道人，復入廬山受道獨之徒函是戒。著有中洲草堂集二十三卷，其他著述多不傳。容貌廣頰高額，美鬚髯，類公。李成棟籍公家，奉母朱太夫人竄匿。陳伯陶粵東遺民錄按：「中洲集中詠懷古跡詩下，註曰乙卯。子升是年六十二，其後無詩，意即卒於是年。」乙卯，蓋清康熙十四年也。

晚歲則與邦彥子恭允及屈大均梁佩蘭酬唱。之三子者，後稱嶺南三大詩家，而子升亦以詩鳴。

陳恭尹，字元孝，順德龍山人，號半峯，晚號獨漉。明季贈兵部尚書邦彥公長子。崇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卯時，生於邑之錦巖。年十二喪母。十五補諸生。十七父殉節。庶母何氏，及弟和尹，虞尹，爲修養甲捕殺。仲弟馨尹死亂軍中。明年，李成棟迎永歷帝都肇慶，上疏陳父殉難狀，得贈兵部尚書，諡忠愍，世襲錦衣僉事。明亡，快意於遊，寄情於詩，傾動一時。秀水朱竹垞彝尊，新城王阮亭士禛，益都趙秋谷執信，先後遊粵，俱與訂交。先是吳三桂變亂。康熙十七年戊午，恭允方居龍江，以嫌疑被捕。迨出獄，卜居於廣州小禺山。爲避禍計，多與顯者酬應而不擇人。嘗遊壓門謁三忠祠，所賦詩，爲人傳誦。詩云：「山木蕭蕭風又吹。兩厓波浪至今悲。一聲皇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

夷。停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苔讀舊碑。」卒於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未時，壽七十一。夫人增城人湛粹女。生二子，曰嶺，曰勵。繼室郭氏，生子曰适。葬番禺鹿步司祥雲嶺。按：祥雲嶺。又名高唐石。出廣州東北郊，歷沙河大道，經胡漢民先生獅嶺墓外。

梁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南海人。其爲恭允作行狀，自稱鬱洲友弟。按鬱洲屬江蘇省灌雲縣，或落籍於南海者也。博學孝友。清順治丁酉省試解元。康熙間翰林，官知縣。歸隱廣州仙湖。能畫。有六疊堂詩文集。墓在廣州北郊柯子嶺。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 公二十歲

公始冠鄉試中式周文煒榜第八名爲易三房太師周公昌晉所得士。赴鹿鳴宴，十月。父子同北上會試。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 公二十一歲

公隨父入都會試。熙昌先生成進士，授浙江平湖令。公下第歸廣州，始娶方夫人。是年滿洲太祖僭稱帝號天命元年。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 公二十二歲

公居廣州。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 公二十三歲

公北上應選，便道至浙，省親於平湖。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 公二十四歲

公父三年考滿入都，授吏科給事中。公會試中莊際昌榜第七十二名出巴縣太師相王公應熊之門。殿試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供職史館。是年八月十二日子時，方夫人病革廣州仙湖街三益堂故居。冬納側室許氏。

泰昌元年庚申 公二十五歲

公在史館。七月，神宗顯皇帝崩。八月太子常洛卽位是爲光宗貞皇帝。在位僅一月崩。皇長子由校卽位是爲熹宗哲皇帝。改萬歷四十八年爲泰昌元年。明歲改元天啓。

天啓元年辛酉 公二十六歲

公奉祀南海神敕封南海廣利洪聖大王於番禺。公親撰文立石。因使節之便，留廣州，續娶黃氏爲繼室。十二月，側室許氏生子上庸於北京。是年滿人取瀋陽，定都遼陽。

天啓二年壬戌 公二十七歲

公回京供職史館。

公自登第，任史職已三年，一事不苟。自記云「廷試之

前，上一日遣中貴問內閣，狀元、榜眼、探花、名義何解。輔臣第以相沿對。次日，值講諸公以考於子。予謂：榜眼，探花，唐曲江故事。當時雖艷稱之，尚可不深辨。若狀元，則會典所載。不核實，何以副清望乎。蓋唐制有賜進士謝恩狀，以其居首，故曰元。今狀元猶有率諸進士謝恩表，其駢語與狀同體，特不曰表元，而曰狀元，此相沿之義也。不可不明一云。此可見公之精密。

帝寵信太監魏忠賢及乳母客氏。忠賢通於客氏，內外擅權，政綱墮壞。忠賢見公才鋒卓絕，使人關說，欲羅致之。公峻拒。是歲滿人入寇山海關。

天啓三年癸亥 公二十八歲

公在史館。魏闡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帝以魏闡提督東廠，權傾天下。

天啓四年甲子 公二十九歲

公自翰林出典浙江鄉試，周之綱副之。公發策問歷代宦官之禍。公自作策進呈。試畢還京陛見，歷陳十常侍甘露之變，語極痛切。闡黨啣之。

天啓五年乙丑 公三十歲

公繼室黃夫人生子上延。二月奉旨管誥敕撰文。初魏闡以公少年新進，欲以遷除動公，使

出門下，會築園塢落成，思勝元勳二字於堂，募公書，遣客請題。曰：「書此當得好官。」客又極道闡之勢力能生死人。公怒却之。時公父官吏科給事中，疏擊魏闡罪狀。魏闡益恨，懇於上。且諷其黨撫公先歲浙江鄉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以爲誹謗。是冬奉旨：「陳子壯與父陳熙昌依傍門戶，豈容並列要津？且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顯屬誹謗。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於是父子同日奪官南歸，始構鹽倉街新邸於廣州。

天啓六年丙寅 公三十一歲

公在廣州。

天啓七年丁卯 公三十二歲

公侍父家居，心懷廊廟，嘗抒忠憤，託於吟詠。其秋日自遣五言長篇，歷敘父子抨擊魏闡事。詩出，人爭傳誦。時魏闡私黨宦粵者錄詩密致於闡。秋七月，達魏闡所。闡讀竟，抵之地，將謀死公。會八月，帝崩，無嗣，弟信王由檢卽位，是爲思宗烈皇帝。明年改元。是歲滿人攻朝鮮，降之。清太宗立，號天聰元年。

公詩云：「生長海之濱。所遇無全慧。徒知讀父書。頗預

開祖制。洪武庚戌詔。創科草昧際。時務需直陳。簡略在文藝。累葉儒風開。恩數超無二。弱冠遇神祖。得事今皇帝。父也入省垣。分直班聯侍。諫劄傳人口。金貂側目視。賤子乃循資。謬登大藩使。副考擴虛懷。房司遵約誓。一展生平愚。以茲當獻替。馳闕進天子。微文諒不諱。稽首論大權。容聽幸蚤計。泯泯聖明憂。將踵漢唐季。幾回矢劍心。廷檻高脾睨。前賢四諫稱。聞之有餘愧。翰院忝虛名。耳食思羅致。內外互叠緣。同朝工飭試。罷塢綽題新。乞我元勳字。嗚我以遷除。嚇我以械繫。聞此憤填膺。拒客動高誓。我生命在天。區區敢爲累。首以筆札勞。而供糞除隸。中旨固隱微。實與此時值。賢書等罪書。所坐應謗誹。父已註天南。遞奪傷連累。一門霹靂加。妻子旅魂悸。去國極踰跟。中途糧不繼。補隊長江干。伯爲拂行袂。入門髮華髮。驚喜若夢寐。母氏慰勞深。父也從容示。時昔省垣中。久已約此事。疊若或非恩。借隱多君賜。我躬不閱後。動色皆顧忌。喪筋疾雷周。高天何日霽。瓜葛叢株蔓。四方走健騎。詔獄剝羣紳。有若遊屠肆。出守滿邊津。體貌凌大吏。翼虎各負嵎。可憐鷹鼠輩。九列厚奴顏。三台率竈婦。尸祝流藩鎮。茅土爵延世。不避勸進名。且據專征例。汗漳大學傍。推崇配輪祭。築怨歸大工。沉冤激天地。鑿穀千家裂。數里轟震異。煨燼朝天宮。虐箠乃益熾。片語下綸扉。數張代聖製。盡倒文翰權。苦欲符一切。屬意科場規。疊疊重申厲。鈞黨舉紳名。招搖學術僞。倡和一至今。文網密窮治。途途秋風飄。耗盡江湖淚。耳垣正有人。援毫一申記。

據行狀。時鈞黨獄成，矯詔紛出。吾粵之以大中丞按臨者爲魏閣私人，日尋公隙。得公詩，即密報閣。愛公者莫不爲公

危，公殊坦然。閣得公詩在丁卯年七月，抵其詩於地曰：「此人欲爲周順昌耶？」因顯謂其黨曰：「前三月逮周順昌於蘇州，吳民倡亂，今若遣經騎捕之，彼處嶺海，萬一生變，將若之何？」其黨曰：「矯詔以起用，召至京師，然後逮之，可無慮也。」方欲行其謀。會八月，莊烈帝即位。十一月，逆閣伏誅。

崇禎元年戊辰 公三十三歲

正月詔起諸言事者。公起補原職，陞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六月初一日，自廣州戎裝赴召。九月十九日陞見。二十日謝恩，疏陳父子註累之繇，爲父熙昌先生懇補京堂。十月初一日奉旨：「陳子壯父子摧折情繇，知道了。陳熙昌已有旨准補京堂，着卽遇缺起用。該部知道。」於是公父亦遷吏科都給事中。疏下，熙昌先生於八月初八日申刻卒於廣州仙湖街之三益堂。十月十九日得家報，二十六日上疏請卹贈。十二月初十日，奉旨准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是年陝西飢，流賊四起，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

帝賜制書有云「憶貂璫燭焰之日，正蝨首濡墨之辰。射雉高墉，固無暇計於利鈍。抒忠丹陛，亦罔慮及於身家。植千載之綱常。極一時之蹇謬。誰從媒孽，大肆苛求。以爾子賢書爲罪書。致爾官柳篋爲謗篋。俱從削奪，罔念貞良。朕掃除虐

政，振拔孤忠。登爾子於論思啓沃之班。嘉爾品於紀綱法度之上。又云：「爾恂恂有道。溫溫恭人。乃履危地而無改容。迨臨大節而不可奪。得則欲行於天下。隱則施教於有家。有子作我師臣，何殊爾夙宵左右。身雖不逮。道已留餘。」

崇禎二年己巳

公三十四歲

公居父喪。三月，奉頒誥命。十二月十一日卜葬熙昌先生於沙貝鄉金釵嶺。六月，黃夫人生子上圖。

上圖，字淑演。公殉節後，以蔭授錦衣衛指揮使，與陳恭允同官居肇慶。暇輒沽酒七星巖上，相對飲泣，人莫測也。及永歷帝入滇，乃挈妻何避山中，時或匱食。年及三十而卒，其妻大學士何吾驕之女也。

是歲滿人入寇，下遵化，薄燕京，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公與阮旭青都諫書云：「側聞奴賊震我京輔，徒切子牟之心。更失戴天之憤。匣中雄劍，不以耐恩。啞啞悲鳴而已。今日之事，最喫緊兩言，『收拾人心，激發忠義。』而議兵籌餉，猶爲條件。向屢與門下談之，且以入告矣。款款之愚，恐至今終無與易此也。我躬不閱，而門下能無贊決之。昨道武林，聲息洶湧，便欲託家口於錢翁諸子。而自領一隊入援，諸子微諷之而止。以今觀之，可謂癡矣。」

督師袁崇煥率兵千里赴援，遭謗下獄。

崇煥，東莞人，萬歷進士。有膽略，好談兵，官至兵部尚

書，總督勦遼登萊天津軍務。是年冬，清兵越盧溝橋，進薄永定門。崇煥率祖大壽何可剛入援。帝聞其至，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清軍所破隘口，乃勦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朝士驟遭兵，因和議起，誣其引敵脅和。而滿人亦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上，帝不察，下崇煥於獄。明年，史達疏言。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出都時，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爲營脫。帝怒，實崇煥極刑，龍錫遣戍，天下冤之。

崇禎三年庚午

公三十五歲

公居憂哀毀，服闋不入官。五月清兵爲大學士孫承宗所扼，出冷口而歸。是歲陝西賊王嘉允等聚衆作亂。

崇禎四年辛未

公三十六歲

公以資深，起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弟子升，與同里黎遂球，陳邦彥，歐必元，以文章聲氣遙應復社。

崇禎五年壬申

公三十七歲

公纂修玉牒告成。

崇禎六年癸酉

公三十八歲

公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尋署本部事，部務皆理。

公與黃逢永書云「弟視篆禮官，夙號清閒。今上脩明紀度，

遇事求多繁劇，遂不復於諸曹。語曰：『人有能有不能』，今益信然。弟頗竭不愧不畏之愚忠。董率司屬，刷剔左右。經以典例，總之時務。而會合於天理人情。甫三月而數年不決之議，未覆之案，疏通成就，不可枚舉，新中爲之一新。」

崇禎七年甲戌 公三十九歲

六月二十九日，帝御經筵，詔諸儒臣廷對便殿，給筆札，令擬票疏。稱旨者九人，公居最上。十月，帝連御經筵，公爲日講，帝動容傾聽。

公自記云，「六月二十九日，上傳大小九卿詹翰等衙門召對。上御正殿。天階兩旁，置桌子筆硯。諸臣行禮畢。上諭，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一試票擬。輔臣六部尚書，站于階上。其餘分班試於階下。臣子壯應第一班，照官品立定。兩中官持本一帙，各分一本，二小東。傳將諭本票擬書東內，一藁，一謄。子壯分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前降二級管事臣余鉞謹，題爲捉獲奸細事票擬。夷奴奸細，潛入內地，實繁有徒。張恩宰既獲供招廣情搶犯月日，是否的確，還着該撫按審明正法。餘名嚴行緝獲。一要衝要地方，倍宜設防。借機用間，以伐狡謀，無得疏慢。兵部即差人馳諭。既成，親進御前，叩頭出，候二班試完乃退。次日。上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閔仲儼，馬之驥，張元佐，張居著，吏部將年貌履歷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堪任關員者，也著從公推幾員來。七月初三日。吏部將九九年貌履歷開寫，會推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初六

日。奉旨召在籍三臣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催他就道，不得遲延。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卽行入閣。與首輔溫體仁協同辦事。是時，文以病告，不與票擬。張以刑部右侍郎改入內閣。皆新政云。」

又公與徐木之書云：「曹景宗有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鶴叫，耳後風生，鼻頭出火。今來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以今觀之，信知言也。書帕交際槩絕。季休又不足以供賓客，賞隸役。使非有吸風飲露之姿，兼以點鐵成金之手，則飢餓于長安而不自救矣。不然，雖有巧者。亦局天眷地，晉如鼯鼠耳。近有稱弟講筵說書之佳者，又有惜弟當杖下而弗與者。笑應之曰：吾有友人徐木之氏。每宗師臨學，應籤講書，必擊節賞錄。比見鄉書，其名猶未掛也。此可謂同一三昧，并傳以發一笑。斗大廣城，豈足供木之傲睨乎。或有遊興，同順虎家兄聯袂北上，弟亦勉爲邸舍主人矣。白雲山靈，知必笑我。然彈冠掛冠，正自未可必也。會王園長，幸爲清冷菴聲謝。」

公治家至嚴，尤惡縉紳漁肉鄉里。時廣東巡按劉翰鳩出都，公請戒飭其家人。

公與翰鳩書云：「敵省僻在海徼，寇盜奸宄出入之數也。外通洋夷諸島，內逼香山澳門。沿海又皆鹽場蛋戶。利之所競，害亦滋起。走私之徒，每私販違禁之物，以勾引生事。此鄉落之甚盡，而縉紳之公患也。然而此輩偏借縉紳之名號以通行於鄉落，而莫可誰何。長此不治，名實無根，黑白相亂。甚者不知不見之處，乃有庇盜殃民之事。壯其痛之。曩亦瞿瞿家

居，頗爲厲禁。今遠在八千里外，將如之何哉。爲桑梓之謀，身名之計，惟有力控公祖飭法而已。前有開礦之議。壯盛額告敵鄉諸君子曰，果爾，則九連山賊復起而不可制矣。將草公疏以阻之。幸其議已駁寢。而山谷無知，恐有窺左足而動者。知霜威可懼，必有以弭乎此也。壯同胞弟子升，弱冠長大。童稚奉家慈，晨昏讀書，不省外事。蒼頭不滿十人。先世遺業無多，開收俱已明白，無煩官司辦理。今家書所誡，猶鐫刑書也。大之開山販海庇盜殃民之事。小之搭墟承坦宰牛養鴨放債收常柴米豬魚諸稅。以私讓斷，而剝鄉里。誓所不齒。所仰懇老公祖，凡詐冒緝紳者，均法無貸。而於舍下，尤加等焉。凡名號有涉舍下子姪奴僕，尤加等焉。庶前項其可禁止乎。但爲壯謀一分之微名，甚於推十分之微分。卽於朝廷明憲澄清雅志，咸所率協矣。敢敬以此申祝幃下，不勝區區祈懇之至」。於此見公治家之嚴。

崇禎八年乙亥 公四十歲

正月，流賊張獻忠李自成等陷鳳翔，燬皇陵，殺軍民數萬。廷臣欲狹小其事以奏。公爭之，上疏請下罪己詔，以感發忠義。又復條上事務十二事，帝詔行其十事。

公與劉西佩書：「今春視篆南宮時，與事會多值其難，而莫大於皇陵之變。弟以爲此何等事，而可隨人俯仰者。故願竭敷陳之愚，瀕於傾危。幸蒙聖明點鑒，多見採及。」又與黃逢

永書云：「風陽陵寢之變，主上痛憤避殿。乃當輪囷獲罪，則欲狹小其事而彌飾之。愚謂人家丘隴，有傷其一坏一樹。未嘗隱忍而不發者。故不敢與雷全也。於是首請下罪己之詔，三難而三執前說。周咨九列，激昂呼籲於綸屏之中。條議十二款，都中備卒婦孺舉欣欣有太平之望焉。」

會唐王周王以禮節小故，劾各大員下獄論治。公慮外藩勢重，有司不能舉職，抗疏以救，又值有詔：宗室中具文武才者，許改秩受職。十一月十六日，公以宗材受職，僨事可虞，引祖例千餘言抗疏固爭。宗藩引前代故事交構公，以爲非祖間親。二十六日，奉旨刑部問擬。時正直諸臣，多爲營救，而公已幽於圜牆之中。

公與黃逢永書言：「疏內請復祖制之舊，盡撤內遣，則不利於諸閹矣。大同總兵官王樸，交結輿援，越俎藩封，而部不應。條議東兵責督撫，糾參將領，而不利于諸鎮矣。唐王恃才驕驕，繫累地方官。變亂舊章，駁駁而請護衛，請牧地，靡所不至。愚在部每事裁抑。臨交印之日，猶草疏以寬盧御史等爲名，稱秦王以刺周唐二藩。而不利于二藩矣。綸屏此五公者，器界各別，每事主讓遂多參差。而弟屬門牆肺腑之交，其分等也，何所容其親疏。乃部務關涉，大費趨承，一惟是以冷淡應之。夫君明臣不良等語，亦待罪之恆言。而執之曰，此刺我輩矣。睥睨我輩之席矣。於是部中之事，不復望其覆庇，而且加以吹求。咸曰，此子才勝我輩，必迂曲以難之。難之不得，每

票擬不允，而上依議。票擬切責，而上姑容。則又成揣曰，此子簡用，殆將形我輩之短矣。而不利於票擬諸公矣。」按：五公，指溫體仁，吳宗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駒也。溫，吳，崇禎三年東閣大學士。錢，王，何，六年東閣大學士。

崇禎九年丙子 公四十一歲

公在獄，隣壁有韓非子，太史公書，太白、東坡、諸詩文，隨手覆涉以自遣。餘則彈琴一曲，濁醪一杯，與總河劉榮嗣命一詩，總兵俞咨皋一奕。榮嗣工字畫，喜音律，北人操南音，悠揚多致，有「琴歸爨下餘能幾，鶴到籠開傷已多」句，公亦爲之愴然。

行狀稱：「次子上延輟食泣請，欲爲申雪。萬一不得達，則擁母至朝房，挽閣老之裾哀號，必脫父然後已。公叱之。」

正月初九日，御史徐之垣抗疏救公。先後申救者凡百餘人，帝下閣臣會議。

行狀稱：「公詣獄。門人陳之遴爲省父祖苞備兵寧遠。值公有事。遂淹京師，爲公經理家事，竭力奔走。常同上延入園省公，相對歎歎。公曰：『古人名位動庸赫奕。當時言高行博，聲施後世，遭此者固不鮮也。况人臣事君致身，生死聽之，又何悲乎？』」遂收淚出。一日，博平侯郭振明屬其私附耳上延曰：「皇上宮中間及若事，聖母娘娘正色而言，帝欲平治天下，奈何殺忠臣？至於垂涕。帝亦動容久之。好語尊公，日下且大喜。」上延私以報公，公抑之曰：「宮中蓬密，外人何由

得知，汝無妄言，吾置死生於度外久矣。」丙子正月初九日，御史徐之垣抗疏救曰：「人臣之事君也，以盡言爲忠。人君之取臣也，以容言爲大。皇上破格蒐擇，既蒼舉及巖穴矣。宗室之英，擬行簡擢。蓋網羅一代之材，廣爲國用。固亦欲其展慮抒猷，非欲取寒禪仗馬而徒充簪羽也。乃禮部侍郎陳子壯，獨以宗秩換授一疏，仰荷嚴譴。臣甚惜之。乃者皇上諄諄厚諭，惟在諸臣，各修職業。子壯寵叨寅清，密參啓沃。宗藩大政，自其專責。則凡杜漸防微，私憂過計，皆職內所得言者。使言而當，則皇上自賜轉圜。使言而未當，亦必存懲毖之欺談，而恢高深之雅量。當此三陽履泰，載啓宸幃。而頗寬大之詔，恤講讀之勞，政惟其時。臣言官也，夫亦恃其所當言者，冀無失言責。皇上俯賜惠聽，使天下曉然知聖主本樂受言，不致以言爲諱。一自是六科顏繼祖等，十三道林棟隆等，吏部尚書謝陞，太常卿李日官，戶部給事中汪惟效。工部給事中郭九鼎，御史葉初春，詹爾選，金光宸，刑部主事錢啓忠等，先後公疏申救。時皇上旣感太后之言，及覽諸廷臣之疏，知公之忠，意稍解，下閣臣會議。

先是大學士溫體仁事多壅蔽上聽。公在講筵每發其私，因憾公。詔下會議，遂極言公欺罔罪，未便釋票，詔下刑部問議，奏奪。三月初七日，刑部尚書馮英，左右侍郎朱大啓蔡奔深，奉旨鞫問。公叩首龍牌，供詞云：「世受國恩，蒙我皇上再生賜環，以至今官，誓將竭

忠圖報。妄謂國家大事，職掌所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黷直，獲罪繫獄，雷霆雨露，莫非主恩。總之投誠歸命於皇上，以聽執事之具覆而已。」問官默然。

四月二十四日出獄，凡五閱月。

溫體仁與唐王聿鍵，皆授意馮英等文致公罪。英等陽應之而懼于物議。初七日，刑部鞠問後，適工部侍郎劉宗周以枚卜召入班行。倡言公疏實忠君愛國，並非欺罔，與溫體仁往復爭論，義形於色。又朱統鈺以宗籍選授，排衆咻而中公讞，乃得旨准配贖。公出獄二日，唐藩復有疏論欲構之，帝寬宥不行。

在獄中神明不疚，夷然若分內事。

公獄中東張涵月云：「識得此意，則雞猪魚蒜逢着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識不得此意，則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均是添重公案耳。與長者期不至此，子可教否？」又行狀稱：「公在獄中語人，初覺身之大於地也，久之身小而地大。道家縮形之法，禪家觀賞之功，於此乎悟。則海外神仙，極樂淨土，亦如是。」

至是南歸，經浙遊金山寺，寓杭州吳允淳家，諷詠於西湖之上。數月始歸廣州。是歲山西大飢，人相食，流賊之焰益熾。滿洲改國號曰清，復入塞，詔徵諸鎮兵入援。

崇禎十年丁丑 公四十二歲

公在廣州關雲淙書院於城北白雲山中，集杜甫句榜於院門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公母朱太夫人事佛，公將順太夫人之意，並在山中構菴塑佛像，與緇流演講，爲太夫人祈福。時居山中甚適。是歲，清兵下朝鮮。國王李倬出降，與明絕。

公與凌茗柯書云：「十載窮途，再叱蹇足，門下尚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問之。從古未有不爲真人而爲名臣者。比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閣，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成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牘也。蕭舍親行，率率附此。」

又與劉西佩書云：「兄以華閱駒麟。爲法門龍像。閱六度之災厄，定七寶之精持。章江一水，人同六極之遊，大賦千言，親譯廣長之義矣。諸刻經諸君讚歎，各逗機鋒，似令人無復標指。况弟於乘義，猶隔窗看花，睡人雖具，未經撥轉者。敢從影響作生活乎？家有慈氏，通金剛大義。自弟罪繫，蒙恩釋歸，咸諸天報護，益信恩果，持誦無間晨昏，雖中年不勝其勤也。而弟於白雲之麓，新開泉石，構菴塑像香供，頗具莊嚴。與二三耆衲，月有會演，一以祈母壽，一以耗壯心，則可謂云爾矣。」

終不敢謂義諦之精，可拈以示兄者，或習鍊歲月，所得則未可知耳。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公四十三歲

公既關雲淙別墅，寄情詩酒，徜徉於山水之間。先是，公嘗修禊南園。

健按：南園在廣州城南，珠江風月接於軒檻之前，其故址在太平沙外。明初，王佐、孫賈、李德、趙介、黃哲、五先生皆具高尚之志。洪武間，修禊於園中抗風軒。當時酬唱之作，皆入集中，世稱南園五先生，又稱南園前五子。其後嘉靖間，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李時行、吳旦，復在茲園結詩社，世稱南園後五子。

南園五子

王佐，南海人，字彥舉，初爲東莞何真掌軍中書記。明太祖洪武間，徵爲給事中，著有聽雨軒等集。

孫賈，南海人，才調傑出，受何真禮遇，後爲蘇州經歷，被誣爲藍玉黨見害，著有西菴集。

李德，番禺人，字仲脩，號來真子。初助何真幕府。洪武間以明經薦授漢陽教諭，晚究洛閩之學。

趙介，番禺人，字伯貞，不樂仕進。所居植二松，號臨清蓋軒，累薦皆辭。洪武中，坐累逮京，卒於南昌，有臨清集。

黃哲，番禺人，字庸之，官東平通判，所居號聽雪逢軒，著有聽雪逢軒集。

南園後五子

歐大任，順德人，字楨伯，號命山，黃文裕弟子，以貢生廷試

第一，文卷特進御覽，以工部郎中乞退。

梁有譽，順德人，字公質，嘉靖進士，刑部主事，與李攀龍等齊名。嚴世蕃欲親之，引以爲恥，歸築拙清樓。

黎民表，從化人，字維敬，號瑤石山人，黃文裕弟子。嘉靖甲午舉人，河南布政司參議，退居清泉山，工真草隸書。

李時行，番禺人，字少偕，號青霞，嘉靖進士，嘉興知縣，致仕遊西湖泰山匡廬，以詩名世。

吳旦，南海人，字而待，號蘭泉，新會黃佐弟子，嘉靖間舉人，官山西按察司簽事。

期不常會。會日，有歌妓侑觴。名校書張喬，歌舞妙一時，能爲小詩，亦從容侍座。

張喬本吳籍，隨假母鸞歌於粵，善彈琴，工畫蘭竹，爲小詩頗婉約，愛吟諷玉箴生「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文忠公修禊南園，喬每侍筆墨。與番禺彭孟陽相暱。孟陽本名日貞，號穩心道人，與黎遂球，梁朝鐘，王邦畿等輩遊，常出入南園詩社，以文藝相角逐。喬年十九，病危，孟陽斥資爲脫籍。喬死，爲惻惻吟悼詩百首，葬諸白雲山麓梅花坳，復集諸名士如陳子升，梁佑遠等，以至緇客黃冠，花叢姊妹，或爲詩一章，或植花一本以表之，號曰花冢。復哀喬詩及諸人弔喬詩，刻爲蓮香集若干卷，流傳至今。屈大均有題祖如所贈張喬畫蘭詩，并附小序，詩云「自來忠潔者，香草最情深，况出佳人手，芬馨直至今，數莖纔作態，一朵已生心，尺幅風流在，相貽愧所欽」，序云「友人龐祖如有張喬美人畫蘭一幅，上有陳文忠公桐君所題詩，詩曰：「谷風吹我襟，起坐彈鳴琴，難將

公子意，寫入美人心」。公嘗於南園五先生抗風軒，集名流十有二人開社。喬每侍公，弄筆墨賦詩，有送黎孝廉美周詩云：「春雨潮頭尺八高，錦帆那惜掛江泉，輕輕燕子能相逐，怕見西飛是伯勞。」又有李山人煙客詩云：「子夜徵歌特底忙，奈何花月是離觴，春江千折牽游舸，若個津頭柳綫長。」又云：

「香作飛塵玉作煙，

輕寒微月養愁天，梅

花本是江南弄，一疊

關山倍可憐」。皆清

婉多風，得詩人比興

之旨。喬既工詩，復

美顏色，歌舞妙絕一

時，故為諸士大夫所

愛，每有讌集，喬必

與。年二十有一，病

垂危，彭孟陽文學，

以數百金贈之，附於

千金市駿骨之義。喬

竟不起，孟陽葬之白雲山麓梅花坳，送者數百人。下至緇黃，

詩一章，梅花一本，以表之，號曰花冢。祖如嘗至其處，以為

可與花田相頡頏云。喬字二喬，蘇州人。」

又黎遂球題述香集云：「忠臣孝子，無非離情之至。憶數年前，子與孟陽作走馬章臺戲。子固已解結索拋弓弩。彭子亦慧劍疾揮，威弧奮振，騷激於懷，乃留得斷腸詩，為張麗人傳。」

在麗人，生為漢艷，死不污於風塵。所為以聲色蠱媚人而至於亡國家之大難者，俱不任其咎。至若彭子一片熱恨，已足為君父用。子所以望彭子出，而運忠孝大節。美周蓋籍是以激勵孟陽者。其後美周殉節，孟陽於明亡，卒抱首陽之志以終隱也。

清光緒十六年冬廣州人士重修喬墓。番禺陸應暄孝廉撰

墓表，略云：「喬佳人薄

命，身先萎化，迄今二百

餘年，賸一坏土，與芳草

斜陽，并資憑弔。蓋其生

平所知，多忠義士，以視

並世所稱，柳如是，顧

橫波，失身武臣，身名俱

穢，相去遠矣。」又云：

「明季士夫，崇尚風節，

浸沉沾漬，即妓女亦俠

骨。今則乞憐賁媚，有

出自士夫者矣，豈不痛

哉！」

何花好不得誰之結蓋楊枝德傳中可及月日之主人夢
故氣子費概春風所已托如老地為七法不其多少
中何佳為其後之後字係其是也 小字是



張麗人小影

琺瑯瓶供養

十九與廿一，不必深研，惟死於癸酉則確。癸酉屬崇禎六年，文忠公在京師。至十一年戊寅，公始盛倡南園舊社，歲月相去已遠。然則喬之侍觴於南園，當在崇禎四年辛未之際，公方服闋，與弟子升及歐必元等修禊之時也。

至是公與弟子升，門人黎遂球，友人歐主遇，僧通岸等，十二人復修南園舊社，世號南園十子。其後吳越江楚閩中諸名流，亦來入社。是歲清兵入塞，京師戒嚴。

南園十二子

陳子壯。

陳子升，公同母弟，（先有傳）。

歐必元，字子建，順德人，歲貢生。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爲公弟子。天啓丁卯舉人，常客揚州鄭超宗影園，集江淮名士各賦黃牡丹詩，已糊名殿最，虞山錢牧齋謙益推爲第一。超宗鐫金卮贈之，人呼爲黃牡丹狀元，唐王立，建號隆武，擢禮部員外郎。乙酉，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監督廣東兵赴贛。丙戌，清兵破贛州，與弟遂琪戰死。後永明王立，建號永曆，追贈遂球兵部尚書，諡忠愍，子延祖蔭錦衣衛指揮僉事。延祖，字方回，明亡，與弟彭年俱隱，重建遺囑閣，藏父遺書。

歐主遇，必元從弟，字嘉可，號壺公，天啓丁卯以副榜貢太學，公重其品學，故命弟子升從之遊。清順治十年，癸巳，倡賑救飢，全活千餘家。晚歲優遊林壑，絕跡公門，築南圃自娛。子升題詩云：「南圃人安節，東籬菊吐英。蒼涼開畫色。

閒暇讀書聲。」著有醉遊艸自耕堂等集。自廣州再破，二王屠城，幾經變亂，南園舊社諸人，或慘烈盡忠，或倉卒觸刃，或以憂憤死，亂定後，惟主遇，子升，區懷年，黃季恆，四子存，因作憶南園八子詩，寄三子屬和，自謂長歌當哭也。

區懷瑞，字啓圖，高明人。父大相，萬歷進士，官至中允，有海目先生集。與弟懷年能承家學。天啓間，舉於鄉，知常陽縣，後補平山縣。嘗遇劍客學劍，好研兵略。甲申變後，死於兵，著有趨庭稿廓然堂稿等。

區懷年，字叔永，與兄懷瑞齊名。中歲優游泉石。甲申變後，得職翰林院孔目。明亡，隱居。晚稱天童先生，著有楚亭稿元起堂等稿。

黃聖年，字逢永，號石儲，南海人，萬歷戊午舉人，當陽教諭，與公交摯。

黃季恆，不詳其生平，惟子升有詩贈云：「秋江楓落雁聲繁。去歲同君深夜論。醉倚蠅蠓浮北極。夢驚蝴蝶化南園。臨文每歎風雲事。作賦能忘筆札恩。不見柴桑故人久。幾回烟水限桃源。」

黎邦瓊，字君選，號洞石，從化人，從父民表，南園後五子之一。邦瓊天啓恩貢生，官興業教諭。告歸，以詩酒自娛。能文善隸草，竹石山水，與陳邦彥極契合。甲申變後，以憂憤卒，徐棻，字木之，後改名榮，南海人，諸生。

僧通岸，字智海，慈山和尚書記，著有栖雲庵集。

按公行狀，復修南園舊社十二人，不列歐必元，歐主遇，黃季恆，徐棻，僧通岸，而附入曾道唯，高哲明，謝長文，蘇興裔，梁佑遠，以足之。考道唯字息庵，興裔字裕宗，皆南海

人，長文字雪航，番禺人，實明字見庵，佑達字紀石，皆順德人。此五人不見主記憶南園舊社諸子詩中。主遇與公交厚，公弟子升又從之遊，身在其間，豈有舛錯？自耕堂集，除所憶八人外，復索存者子升，懷年，季恆，三子相和，歷歷十二人可數，常據是爲定。至曾蘇諸子，其後加入者也。然南園後勁諸子，無論先後參與，凡非著忠烈，卽隱居，或投入緇流，光明激潔，綜觀前後諸先生皆完人也。

崇禎十二年己卯 公四十四歲

公在廣州。門人黎遂球事公極謹，公亦愛重之。師弟二人，往往於花朝月夜，杯酒之餘，論及時事，輒歎歎流涕。

崇禎十三年庚辰 公四十五歲

公繼室黃夫人卒於廣州鹽倉街之舊居，年四十一。粵俗有翁姑死，卽日爲兒娶婦成服者。故同日公爲長子上庸婚。是年畿輔、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饑，人相食。

崇禎十四年辛巳 公四十六歲

公在廣州。先是公弟子升與順德陳邦彥友善。邦彥尙爲諸生，以文行負重名，年近四十，無所遇。一日子升介見公。公與語，驚異之，曰：「邦彥奇男子也。」與訂爲兄弟，館之於邸內碩膚堂，使誨上延上圖二子。其後邦彥子恭

尹，亦來伴讀。課誦之餘，公與縱談天下事。邦彥指陳形勢，條舉策畫確然，悉中當時利害，公益重之。語人曰：「吾粵之士，胸懷經濟大略，而不以經生自局者，會份一人而已。」會份者，邦彥之字也。是歲正月，流寇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十一月陷南陽，殺唐王聿鎮。

邦彥，字會份，順德龍山人，恭尹父也。長身美髯，目有精光，與陳子壯，張家玉，並稱明末廣東三大忠。祖父嘉言，父韶音，母鄭氏。幼承庭訓，未嘗受教他師。生萬曆癸酉四月朔，以諸生教學縣城之北錦岩，從學之士數千人，見知於文忠。

崇禎十五年壬午 公四十七歲

春二月，公赴香山欖溪，爲大學士何吾驄梁夫人祝壽。回廣州，延僧道獨之徒函是說法於光孝寺。

僧道獨，字宗寶，號空隱老人，南海陸氏子，年二十九，入博山，參無異禪師，是爲曹谿三十二傳法嗣。並通達事理，講求世務，數主名山寺宇。番禺李雲龍煙客，與文忠公黎遂球等，詩酒往還，後參袁崇煥幕，有奇才，崇煥冤死，歸里從道獨爲僧，名二嚴，爲羅浮山華首臺藏主。己卯，道獨移錫匡廬歸宗寺。黎遂球入廬受戒，而羅賓王梁朝鐘亦爲弟子。賓王名函略，字思唐。朝鐘名函機，字妙明。東莞陳學佳，字全人，崇禎解元，戒名函全。同邑張二果，字樛復，天啓舉人。總督熊文燦

給事郭九鼎交荐不就，祝髮名荊公。南海鄭日督，字無傲，一字瓌庵，張家玉起兵東莞，督率兵響應，以功督都督同知，明亡不仕，禮道獨爲師，名函又，字安老，捨其業畚園爲禪林，招同門函是爲主社。道獨座下弟子之法名，多取函字爲派。函是開法嶺南。函可開法遼西。以二人爲最著。函可字祖心，號剝人，本姓韓，名宗騫，博羅人，父日績，萬歷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參禮道獨於華首。崇禎己卯，年二十九，隨入匡山，始落髮，旋住華首，充都寺。福王立，乙酉，請藏經金陵。居江陵，親見諸死事臣，紀爲私史，爲邏者所發，疑有同黨，極刑治之。但供己一人爲之，械送燕京刑部獄，得減戍藩陽。後經多難，其在粵兄弟姊妹全家死節。日惟寄諸歌哭，乃與禪講諸臣葉陽左懋泰等，結冰天詩社，凡三十三人，自稱槁槁和尚。歷闡法普濟、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七大刹，聽者千百衆，乃至開法元旦，喇嘛率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年四十四圓寂，留肉身於龍泉寺。後三年，迎至大安，建寶塔於瑤峯西麓下。著有千山詩集。函是嘗遣其徒今無通問。其弟子亦以今字爲派，有今育，今匠等，皆江南人。由是兩家弟子，分處南北。

僧函是，字麗中，世稱天然和尚。本姓曾，名起莘，字宅師。年十七補諸生，與里人黎遠球梁朝鐘韓宗騫輩並以高才契合，思以匡濟爲己任。後見時事日非，遂相約爲方外遊。年二十六，舉崇禎癸酉鄉試。甲戌，斷欲絕葷，參究禪宗。丙子冬，謁僧道獨於黃巖，受偈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時以大臣交荐當授官，辭不就。己卯，北上會試，舟次南康。值道獨移錫匡廬，

遂詣求祝髮，名函是，字麗中，是爲曹洞三十三傳法嗣。居歸宗寺，與嘉魚熊開元，新城黃端伯，休養金聲遊，以禪悅相契。壬午歸里省親，應文忠公等延請說法於光孝寺。其後南京破，端伯殉節。徽州破，聲亦死義。唐王立，開士爲大學士。汀州變起，遂爲僧。丙戌，廣州破，朝鐘身殉，皆有詩哭之。丁亥，文忠及張家玉陳邦彥以起義兵敗殉國。函是復以詩哀之，有一「秩宗首義車先裂，文苑連營陣亦亡。萬古江山皆易

主。一朝簪紱自從王」句。其始避亂居南海西樵。已而居番禺雷峯海雲寺。時際多難，粵之學士大夫，潔身隱遁者，輒皈依爲弟子。迨廣州再破，永歷帝西奔，戎政尙書西安劉遠生，都憲公安袁彭年輩，皆參禮乞賜法名爲居士。其薙髮爲僧者，有給諫仁和金堡，中丞西安劉湘客輩，皆寓雷峯。當時遺臣流寓粵東者亦多趨雷峯。而爲之掌書記者則有東南名宿杭州陸圻，甚爲士流傾服。歷主福州長慶，廬山歸宗，及海幢，丹霞，芥庵，華首諸刹。其父母妻妹子媳俱爲僧尼。子琮名今摩，字訶衍，受大法隱廬山，卒於雷峯。嘗作偈云：「內無繫念，外無長物，一瓶一鉢，一杖一笠。要行便行，要住便住。無魏古人，無欺後嗣。慎乃典型，永垂來禩。」丙辰夏返雷峯，詠詩有「床前休問菊花期」句。遂於八月二十七日圓寂，年七十八。著有請堂詩集，及各別語錄。其弟子多以今古二字名派。曰今無，字阿字，本萬氏子，嘗南渡瓊海，北謁函可於藩陽，開法廣州海幢寺，爲第一法嗣，著有光官集。曰今觀，字石鑑，本姓楊，字翰序，新會人，爲諸生，能詩。邑大旱，資養兒童，俟穀熟歸其家，活數百命。號無見居士，庚子年四十二薙髮。甲辰領西堂繼主江西之棲賢寺。戊申移福州長慶寺，年六

十餘卒，爲第二法嗣。曰今釋，字濟歸，本姓金，名堡，仁和人。崇禎進士，歷官御史，臨清太守，永歷時爲給事中，以直節著。明亡受戒雷峯，爲濼器廚下，隆冬龜手不廢，後削丹霞名利，復迎函是主法，爲第三法嗣。曰今壁，字切千，東莞溫氏子，初學佛於鼎湖，後徒步歸雷峯，爲第四法嗣。曰今地，爲大學士鄧州李永茂之弟，官儀部，本名充茂，舍丹霞宅宇爲寺，後乃披薙。曰今吼，字說作，本姓王，名邦畿，字誠

篇，番禺人，以詩名，尙有爲僧後返於儒者，曰屈大均，僧名今種，字一靈。王隼，號蒲衣，邦畿之子，僧名古翼，字輔曇，嗜音律，尤善琵琶，七歲能詩，與屈陳梁並稱大家，漁洋山人極稱之。其無題七律百章，麗而有則，所言不過男女，而忠君愛國之思，溢於言外。著有大樽堂集，琵琶楔子一卷，及嶺南三大家詩選等。函是雖出家，暇不廢詩，故遺逸野老之能詩者，多歸之。所至說法，率千百人。門下僧徒居士凡百餘人。

按：天然和尚，崇禎十二年落髮廬山歸宗寺，時當三十二歲，盛年出家人頗怪之。其實天然目覩天啓閹禍而後，紀綱失墜，流賊四起，外患無已，而忠正大臣如袁督師崇煥，陳禮部子壯等，不遭戮辱，卽相繼貶謫，以此瘠心，遂披緇學佛，蓋觸機先，有託而逃者。然其身雖處方外，仍以忠孝節義垂示聽衆，提倡名節，儒釋同參。以故忠臣義士，哲夫遺逸，如陳文忠兄弟及黎忠愍，梁朝鐘，羅賓王等，喜與交。嗣是開法海雲寺，建立規矩，整肅森嚴，而其後經歷變亂，其間包藏遺臣野老不少。平南王尙可喜，慕其高雅，至捐金鑄銅佛高丈餘，供奉寺中，復廣置寺田，盛興土木，使成爲嶺南名利。嗣是名僧並出，開法門未有之盛，殆以德致也。

冬，起復原官禮部右侍郎，同充會典副總裁。十一月初十日，拜表遣家人入京齋奏，以親老辭不赴，疏留中未下。旋奉兵部馬士英差人催促起廢諸人就道，公亦與名，十二月十三日，拜疏陳情，退休益決，遂再遣家人入京封奏，後得旨，該部知道。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公四十八歲

春，公大振飢於廣州，設區均濟，存活數千人。三月，於省垣建立牌坊紀世德。

按：牌坊建立廣州歸德門小市街，俗名四牌樓，蓋尙有海宗介公等三牌樓在焉，公家乘載牌坊文云：「江西南安府上猶縣儒學訓導誥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前以長子錫南京應天府府尹敕贈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陳琪，誥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陳整，嘉靖戊戌科賜進士出身南京工部尙書御賜祭葬以長子宏采貴州鎮遠府知府進階資政大夫陳紹儒，湖廣長沙府善化縣知縣敕贈徵仕郎吏科給事中以仲子照詔廣西施恩府知府誥贈奉政大夫南京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陳宏乘。萬歷丙午科解元丙辰科賜進士第吏科都給事中蒙恩起用誥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陳熙昌，萬歷己未科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詹事府協理府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會典總裁前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經筵日講官陳子壯。」「六葉重光。三階復始」。「文明北斗魁三象。閔閔天南第一家。」「垂德功於不朽。仰公卿長之無慚。」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十月李自成破潼關。公雖退居，心憂社稷。

公自記云：「崇禎十六年二月，上召五府六部等官至文華殿召對，爲副都御史王志道參王坤疏，面詰數次。上云：『此數者俱小事無大過，用內臣不要錢，爾文官們做得何事？本當親上拿下。』閣臣跪奏，念係大臣，姑着朝臣候旨。』時余尚在山中也，得見邸報，不能釋然，夜夢之間，遂若身當承對者曰：『臣下之賢不肖，自不能齊。廷臣非甚不肖，仍是祖宗科目作養之人，還望陛下存幾分愛惜。內臣之監視雖賢，亦已違祖宗干預朝政之禁，還望陛下致十分慎重。臣愚不能窺測高深，誠如聖諭所云，竊以爲失輕重之平矣。』俯伏聽旨，久之不得，遂覺而識之。繇今之事以占昔夢，匪直予也諒哉？」公憂國之情見諸夢寐，此卽公之真也。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公四十九歲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京師。帝殉社稷。公在廣州開學社於禺山書院，聞變，率縉紳爲位於光孝寺，成服哭臨。

四月，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乞援於清。敗賊兵於一片石。五月，李自成逃。清兵入據北京。五月十五日，兵部尙書史可法及馬士英等擁立福王由松於南京，是爲聖安皇帝，以明年爲宏光元年。帝爲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者也。公聞王嗣帝位，捐資倡義，首助餉銀

一千兩。八月初三日，奏上。十月，起公禮部尙書。是月，清世祖入北京，爲順治元年。十一月，公戒裝赴南京，第三子上圖從行，十二月十八日，將至大勝關，抵上河。二十日，謁陵。二十一日，進南都，陛見謝恩，晉公勳階從一品太子太保光祿大夫，給新誥命，追尊三代尙書銜。下歷三代及嫡子上延爲官生。

按明史公傳「廷臣交薦。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立，起禮部尙書。至蕪湖，南京亦失守，乃歸。」準是，公似未履宏光帝之廷，此失實也。而行狀，於公赴金陵，繫於乙酉正月，亦誤。當據公子上圖家乘爲信，蓋上圖，從公赴南京也。

宏光元年乙酉 後半歲爲隆武元年 公五十歲

正月，朝命公以禮部尙書兼詹事府正詹事掌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日講。公上辭覃恩封贈疏。二十七日，奉上諭，覃恩普暨，卿侍從儒臣，學行醇正，着遵詔祇受，不准辭，該部知道。

二月，公上疏助軍械，計大銃五百斤者一十位，重二百斤者二十位，斑鳩脚銃五十門，鳥銃五十門，二十八宿神鎗六箱，大小鉛鐵彈子二

桶。初十日奉旨：『卿捐資助銃，遠道跋涉，具見急公，着該衙門驗收。』時帝初御經筵，公爲日講官，上枚卜共十人，公亦與名。先是吏部一本，奉聖旨，陳力就列，人臣大訓，時方艱難，何取衰劣，在京諸臣，俱着自陳，三品以上所去留，取自上裁，四品以下，該部遵舊制行，是月，公遵旨上疏自陳不職。奉諭：『卿學行素優，年力正茂，着照舊供職，不必引陳，該部知道。』

行狀稱：首輔馬士英專典機密，與阮大鍼朋比爲奸，導上聲歌，不恤國政。嘗從容語公曰：『主上教演優童，君與錢謙益素號多才，曷各撰新詞，使宮廷按拍而歌，傳之樂府，亦藝林韻事也。公愀然曰：『如公言，將使我作玉樹後庭花之續乎？神州陸沉，國家多難，爲人臣者當責難於君，青衣盱食以圖興復，而乃君臣樂禍，游宴歌舞，此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馬士英大慚，由是與公有隙。公每有謀策，輒沮不行。

四月，清兵南下，十八日，薄揚州。二十五日，城陷，督師兵部尙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清兵謀渡江，南京大震。

五月，清兵乘夜霧渡大江南岸，明兵潰走，總兵鄭鴻逵引兵遁閩。初九日，京口敗兵陸續奔

還，道路迭傳清兵且暮迫金陵。公趨朝請旨，設法守禦，爲馬士英所格，不得陛見。往會掌京城戎政所城伯趙之龍，條陳守禦機宜，趙之龍曰：「史督師鎮揚州，竭力守禦，大小十餘戰，自謂能軍，卒至破敗。今南京人情洶洶，兵微將寡，各鎮之兵，不聽徵召，戰固無功，守亦豈萬全之策？」公曰：「今日之所賴以盡『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者，非戰則守耳。至云守非萬全，然則專意若何？」趙之龍曰：「余固未有勝算。然用兵而不計強弱，不問衆寡，是所謂驅羸羊而與猛虎鬥也。事必不濟矣。」公知其有降意，辭出。因念錢謙益平素交厚，往告之曰：「金陵尅日受兵，馬士英嫉賢妬能，蠱惑宸聰。趙之龍色厲內荏，心懷叵測，事勢如此，計將安出？」錢謙益聞語，唯唯而已。公曰：「今亡在旦夕，竭力救死之不暇，乃人各一心，大事去矣。」長歎而出。初十夜三鼓，聖安皇帝出走，馬士英亦挾帝母慈禧太后闔宮奔浙，公追駕莫及。十四日早，清兵逼金陵，立營北城郊外。是日公微服步行，欲自南門出。比及門，門已閉，遂過廣東會館少

休，旋返私邸。時趙之龍盡閉城門，搜殺川兵。城內戒嚴，而街衢咫尺不得通。公命家人灑掃廳事，取置冠帶於庭中，而檢疊籍於兩旁，床頭放置一劍。嗣後亦不甚問外事，家人恐懼莫測。十七日，趙之龍錢謙益等出城降敵。二十日，清軍吏始榜示於京城衢道，復遣騎兵入搜大內。二十一日午，公微服抱詹事府印信潛出聚寶門，至西寧侯宋裕祚庄宿。二十二日，乘驢至水濱下船，以夜行。二十六日至栗陽縣，遇故人譚儀公正國，粵人也。時因宜興縣鄉民聚衆劫掠，爲稽阻二日，隨賃湖船。二十九日過金壇縣，遇新縣令履任。公命舟人潛舟穿城而過，晚泊淮綠橋張家庄。三十日午，換僱過浪船趨常州府。

六月一日晨，抵無錫縣，縣中居民聞警遁逃，十室不存一二。時同鄉朱伯達者，方爲無錫教諭。公與一面，卽啓碇。日午，過潞儲關，晚泊虎丘。二日晨過蘇州府，晚泊平望。三日晨過嘉興府，同鄉鍾鼎臣太守來見。府照磨張文灑曾爲公詹事府屬官者亦來見。

上圖家乘稱：「公語鼎臣，爲言求帝不獲，且問消息。鼎

臣曰：『道傳帝走浙江者誤也。吾前日得偵者言，馬士英乘敵兵渡江危急之際，舍乘輿於太平，而以黔兵千人與阮大鍼奉慈禧太后入廣德州走浙江。王客太平無所歸，會靖國公黃得功屯於蕪湖，帝由太平走蕪湖，潛入得功軍中。得功驚泣，率麾下搏戰，爲飛矢中喉而死。帝已被執北去矣。』公大哭，卽欲引決，鼎臣止之，曰：『昔文信國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曰爲宗廟社稷計。今聞神宗孫永明王往來兩粵間。君曷不南還擁立以圖恢復，而乃效自經溝瀆者爲乎？』公深然之。」

四日，至東得勝關。五日，入關至杭州府，居太平橋陳華字宅休止。二日，奉慈禧太后懿旨，星馳回粵，籌餉募兵，以勤王事，遂急急南還。

七日午，渡錢塘江，經西興鎮易小舟，晚至蕭山縣，館於門人黃鼎鉞家。八日，取小船至白路塘搬壩，換船至林浦，晚泊尖山。九日夜半，抵諸暨縣絕糧。十一日，登岸居何二店。十三日，遣人往杭州探敵情。十四日，晨達金華府，換舟，居泊河畔，地方官來謁。十五日，巳時，解纜。十六日，夕泊龍游縣。十七日，侵晨就道，至衢州府，居葉淑熙家。淑熙，字春元，公父門生。衆官來謁。居三日。二十日，曉發，達常山縣，居徐龍四店。二十

一夕，至玉山，居姜七二店。二十二日，過廣信府，見屍流數十里。聞土人言，先一日有某都督過此，縱兵擄掠。廣信居民奮起擊之，殲其兵屍於河。臬都督之首而懸諸城門也。二十四日午，抵貴溪縣，宿對河塔脚樊允誠店，募伏役。二十五夕至上清鎮，龍虎山張真人來見，公回拜。二十六日，午過金谿縣，晚至大塘鎮，宿吳春元館。二十七日，至建昌府，居王玉臺店，道府縣官皆來謁。二十八日晨，益王有書召晤，即往謁。比歸，王遺資斧。是夕泊關下，王又有書懇留。二十九日晨。以急於王事辭行，遂啓碇，晚宿唐王舖。

閏六月五日，公至石城江口，聞有流賊數千劫掠鄉邑。六日啓碇，達瑞林寨見流賊劫掠遺跡甚慘。是夜距寨數里寄泊，八日，過鸞鷺灘下駛約二三里，泊常州山下。是夜月明如晝，遙望火光燭天，則流賊方焚劫也。九日，探報流賊已竄會昌。是夕過雩都縣，泊小溪港，復絕糧。十日，晨，起碇，午至贛州府，泊東關，撫道府縣衆官來見。遣人問知縣金廷詔商撥房屋作行館，回報未便。知府李種佳來謁，軍門

李永茂回拜，晤言至三鼓，且送禮，遂宿東關。遣家人倅清持火牌先歸廣州。十一日抵南康縣。知縣事者爲東莞人張正式。十四日，度大庾嶺，晚抵南雄府，居按察院衙。十五日晨，朝見吉王。二十二日抵家，朝省朱太夫人。太夫人曰：「聞南京已破，吾以汝爲死矣。王今安在？汝何自來？」公爲具述君臣相失之由，及追尋乘輿之苦，泫然流涕。太夫人曰：勉之！國破家亡，盡忠卽以盡孝。汝毋以我在藉口。若徒知事我以生，是反速我以死耳。」公泣受教。二十七日，禮部尙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庶吉士張家玉等奉唐王聿鍵以監國卽位於福州，是爲紹宗襄皇帝，卽以宏光元年爲隆武元年。道路遼遠，公猶未知。

按：唐王聿鍵，明太祖八世孫，唐端王碩曠之孫，諸子器盛之子。崇禎九年，清兵入寨，起兵勤王，廢爲庶人，幽於鳳陽。福王卽帝位，釋爲庶人，徙廣西平樂。行至杭州，遇鄭鴻達蘇觀生等奉以入閩。宏光帝既降於清，禮部尙書黃道周，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南安伯鄭芝龍，庶吉士張家玉等，於閩六月七日奉爲監國。二十七日，卽帝位，改元隆武，以福州爲天興府，授官設防，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同時兵部尙書張國維等，奉明太祖九世孫魯肅王壽埔之子以海稱監國於紹興。

七月，公見粵督丁魁楚，言桂王之子永明王爲神宗孫，謀與迎立。魁楚曰：「公猶未知唐王於去月十五日卽位於福京乎？事見邸報，特明詔未到耳。」公曰：「福京既立，斷無更立啓爭之理。」魁楚謂公：「今將何如？」公曰：「肅宗以青宮而克復，光武以支子而中興。但願君則以臥薪嘗膽居心，臣則以反首芟舍自感，戮力同心，興復雪恥。上以答列祖之靈，下以慰兆民之望。爲臣子者，與有榮施矣。何必以迎立之故，堅執成見哉？」魁楚然之。是月，隆武帝起公禮部尙書。遣官敦請赴閩。

行狀稱，起公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與家乘異。

八月，皇親王略賚桂王密諭，請公興兵勤王。蓋是時，靖江王聞南京破，集諸蠻起兵，稱監國於廣西。維時福京亦遣使促裝，公上疏啓行，命子上圖奉朱太夫人赴南海九江寄居表叔朱微龕之念茲軒。遂由廣州戒裝趨閩。弟子升，子上庸，及朱子潔梁邁臣諸人從行。

按：靖江王名亨嘉，世封桂林，聞南京失陷，自稱監國謀僭號，召廣西巡撫羅式相。式相拒之。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王調。王下梧州，執式相幽之桂林。兩廣總督

丁魁楚攻之。王勢窘，乃釋式相，式相與中軍官焦謙召邦傳共執王，械送福州，廢爲庶人殺之。

十月二十五日，公進謁安仁永明二王於端州，遂溯流北上。行及雄州，接邸報，朝臣萬元吉一本，收拾兩廣密着事，奉聖旨：「覽奏內事情，亦是關係要着。陳子壯夙孚諫職，前任擢用聯禦地方，今再准加東閣大學士原官加級，另與一敕卽同一印，着與粵督丁魁楚贛督萬元吉三方撻伐逆宗靖江王亨嘉。」

按行狀稱：十月初十日，唐王遣使齎敕至粵，加幣聘焉。時有以前議宗室沮公者，故公未卽赴召。太夫人曰：「新主英明，志圖興復，正以前議宗室諒爾孤忠，故召用更加禮焉。往哉，何疑？」二十二日，公遵慈訓赴召。唐王亦召公之門人黎遂球，以禮部員外郎隨公同往。

十一月十四日，公至雄州府，奉到隆武帝諭，逆宗靖江王僭亂，嚴防侵掠廣州。加公東閣大學士，與粵贛兩督同辦軍務，不必入覲。御旨一如邸報，又諭云：「郭之奇或有薦其才名，或有非其行誼，宜令陳子壯衡以全器，使吏部知道。公遂留雄府，命黎遂球赴贛州助萬元吉，以爲聲援。」

十二月初八日，公上疏懇辭東閣大學士銜。十

五日，土賊數千圍攻南雄。公率衆登陣，晝夜防禦。後二日，賊以城堅他竄，雄州解嚴。公捐資募兵，得二千餘人，備預勤王。

公自兩都失陷，時刻不忘恢復。自記云：「天下無病而呻吟，與病矣而不知痛癢，皆惑也。以長江之勢言之，荆門爲首，狼山爲尾，而九江安慶其脊也。當使之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則長江之險始爲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古來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蘇南陽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荊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蘇夷陵州以出荊州，其一道也。劉玄德迫於曹公走當陽長坂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是也。蘇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壽春合肥出濡須，又一道也。昔孫權徠治林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圍南郡者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濉州繇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至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歎，天塹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河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昔陳友諒兵至石頭城者是也。今社稷靈長之福，卽晏然無虞。然豈可不預爲之計耶？留都根本重地，所關固甚大，况隔岸卽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思盧循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與宋武帝以益智樓積命湯相嘲調。若廣寇猖獗，蘇福建而犯浙，直自狼山以抵京口，亦一帆可至，一呼羣應，八面受敵，可不爲寒心耶？然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爲

江上設備者，蓋以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况元之遺孽尙在湖漢，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暇及此。至建文朝，則齊王以書生當國，欲效賈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靖難之師起，卽徙都於燕，又將拓定三邊，經制官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爲門庭之衝，視南方之事稍緩矣。今何時也？思慮預防則操江須假以重權於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府當在儀真或九江安慶諸處，而宛子城與沿江各衛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州常鎮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展其效，而江上有事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乃住扎南京，而江上衝所與之絕無相關。其理者唯江上蔡偷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况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略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背，分爲數截，彼此相調，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餉饋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何良俊叢說所載，手閒無事因節次之，以備南都之略，附錄一通。」

隆武二年丙戌

公五十一歲

正月初二日，公自雄州歸省朱太夫人於九江。

二月，皇子誕生，恩被大臣，公子上庸廕授中書舍人。時隆武帝遣中書何吾駿齎敕召公赴福州，將俾以重任。十三日，公自九江至廣州受詔，卽上疏謝恩。

按：上闕家乘載：「公謝恩摺遣郭蓋齎奏福京。行至南雄，聞福京陷，疏不得上。」

七月，翰林院侍講兼兵科給事中張家玉，自閩回粵，募兵援贛，且與公通聲氣。

張家玉，字玄子，號芷園，東莞萬家租人。曾祖宗尹，祖明教，父兆龍。爲人大志，美儀容，白皙微髭，好戴折角巾，光鬚鮮衣，風流尚俠。年十九，補廣州儒學生員。崇禎九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李自成陷京師，劫家玉從順，家玉詭應之，乘間得脫。宏光帝立，阮大鍼目爲東林黨羽，得有力者辨明，復原職。及弘光陷虜，與監軍副使蘇觀生，水師總兵鄭鴻遠等，擁戴唐王於福州，晉侍講，兼編修，旋兼兵科給事中，復兼吏戶禮三科事。家玉奉命與永勝伯鄭彩督兵，解撫州圍，全都克復有功。隆武二年正月，鄭彩兵至碛石，俄聞警急，即撤兵入杉關，棄新城不守。家玉力爭，謂新城永定屏障，永定福京門戶，新城雖小不可棄。彩不從，乃與新城知縣李翔，招募鄉兵以守。事未集，敵騎突至。翔登陴，家玉出挑戰，領親兵八人，鄉勇二百人，鏖戰於城南，斬步卒五十餘級。傷箭，墮馬，臂折，意氣益厲。都司林雄等，扶架被冒陣貫其東西，斬二人，馬四匹，奪公以歸。上聞而慰之，特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仍准帶翰林舊銜。家玉自以無功，疏辭不拜。既與鄭彩議戰守，不合，請給假三月回粵之惠潮，將藉其餉八萬，招練兵一萬，爲進取江西計。上許之，賜營名武興，授銜爲監督總理。

八月，清兵克建甯，越仙霞嶺。二十一日，帝自延年奔汀州，清兵奄至，汀州遂陷。帝入於清軍中，至福州崩。

九月初旬，公聞汀州陷，帝被執，撫膺痛哭，語所屬曰：「昔文信國有言，援立新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吾南遷時，本議擁立神宗孫桂王子永明王，以延國祚。緣唐王卽位於福京，其事遂寢。今福京既亡，永明王近駐端州，殆天之所相，以兆光復，未可知也。」乃遣人赴端州奉表勸進。

桂王常瀛卒於梧州。長子安仁王由稷襲封，未幾病卒。次子由榔嗣爵，卽永明王也。

十月清兵陷贛州，總督萬元吉及公門人兵部職方司主事黎遂球等殉難。粵督丁魁楚敗還。公因以勸進端州事相告，魁楚卽偕公以兵赴端州，與廣西巡撫羅式耜等，於十四日奉永明王稱監國於肇慶。魁楚式耜同輔政。會聞清兵陷贛州。

遂球以乙酉赴贛，監督廣東兵。至是年，清師圍攻贛州。羅明受水師敗績，粵桂滇援軍潰，又值汀州陷，清兵攻益力。十月，贛城破，總督萬元吉赴水死。先是圍城之日，遂球偕弟遂琪，姊子劉師雄，身冒矢石，督發鐵銃火器，目不交睫數月。城陷，巷戰，脇中三矢，墜馬死。遂琪亦死，師雄脫歸。

監國爲司禮太監王坤所挾，倉卒幸梧州。先是大學士蘇觀生因奉隆武帝命募兵南安，退入廣

州，亦命職方主事陳邦彥奉表赴梧勸進。甫入謁，適隆武帝弟唐王聿錫與鄧周益遼四王及大學士何吾騶等自閩航海至。觀生舊與魁楚不睦，因與官紳何吾騶、梁朝鐘、曾道唯等，議擁立唐王。公爭之曰：『天潢之序不可紊，況端州已正大位，若必爲之，是啓爭端也。』觀生曰：『兄終弟及，何謂紊序，卽起爭端，豈謂吾等甲兵不堅利乎？』公曰：『以兄終弟及爲宜，則端州之立，固所以繼南京也。且公等亦思今日僨事之由乎？自煤山遷變以來，南京則不二年而亡，福州則一年而陷。其時南京之倡議迎立者，馬士英也。而士英則以奸邪誤國。福州之決計擁立者，鄭芝龍也。而芝龍則以觀望喪師。良由諸臣徒以推戴貪功，不以興復厯念，以致宗社日移，國祚日短也。今公等不鑒敗亡覆轍，猶欲各據爭立，勢必至天潢之內，互爲敵讎。諺所謂鷓蚌相持，漁人之利，吾未見爲得計也。』觀生曰：『君言擁立非功，何以勸進端州？爭非得計，何不勸端州退位，以成讓國之美。』公知其意不可回，乃率所部兵出屯九江，建樹義旗，廣行召募，番禺

蛋戶聞公名，多歸之。又命次子上庸說降諸山寨，招集流散。糾合義勇，待時而發。

陳恭允先府君巖野陳公行狀稱：「蘇觀生遣公奉箋勸進，且請迴鑾廣州。公行，廣州改元紹武，未知也。西至梧州，方上啓候令旨，夜被酒臥，漏下二鼓，中使十餘人，燈火連江，呼陳主事船。公驚起曰：『事變矣。』衣冠入對，上御龍舟，太后垂簾，平粵伯魁楚侍，承旨語東事畢，因問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公對曰：『不可。我弱彼強，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非名。敵急矣。觀生若不悔禍，亡無日矣。悔禍則不得不請和於我，無事而先求之。示之弱也。粵西之士，不長於舟楫。督府諸軍四出而未返。其在蒼梧高峽間者，大抵皆新募之衆也。浮囂鈍儒，未見大敵，以戰必不勝，未見勝而戰，是遺之禽也。故曰不可。且天家之胤，中州之產，盡區區兩粵中，不以死仇讐，乃反而死於骨肉乎？方今之計，獨宜速返端州，正大位，以屬人心，繕舟固險，馳檄遠近，摩厲以觀其變。今南雄之守，皆西山勁卒，藉以取詔，其勢必舉。粵東十郡，我制其七，而使以其三，代吾受敵，從而乘其弊，猶或可也。何必戰？』上曰：『善。明日擢兵科給事中，查救還諭觀生，時丙戌十一月九日也。公東至廣州，觀生奏署公爲刑科都給事。公止郊外不入，使從人奉敕而遺書觀生，指陳利害。』

十一月二日，蘇觀生等擁立廣王聿錫於廣州，改元紹武。

大學士蘇觀生，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總

兵林察等，擁立聿鏞，倉卒舉事，就都司署爲行宮。治宮室，服御鹵薄，晝夜奔走。旬日間除官數千，朝官冠服，甚或假諸優伶者。觀生則兼掌兵部，委任關捷先梁朝鐘專掌內外事。

八日，桂王遣兵科給事中彭燿，戶部主事陳嘉謨，齎敕詔至廣州諭聿鏞，爲蘇觀生所殺。觀生遂使陳際泰將兵拒肇慶。

彭燿陳嘉謨至廣州，以諸王禮見聿鏞，備陳宗支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使詆蘇觀生諸人。觀生怒，並殺二人，即日發舟師相拒，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王應華，王與臺，林察等皆在軍。

是時，丁魁楚瞿式耜等迎桂王由榔自桂還肇慶。十八日稱尊號，以明年丁亥爲永歷元年，以肇慶府署爲行宮。聞紹武使將引兵斷西江之水道，廷命林佳鼎督師征討。佳鼎受給，兵敗於三水。嗣是兩軍相持，道路梗塞。凡上有敕詔授公，公有表章馳奏，俱爲所隔。

永歷帝遣兵部侍郎林佳鼎督師趨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所部詐降，佳鼎爲所給，振旅而前，至三水口，爲伏兵所扼，全師覆敗。佳鼎與僉事夏四敷赴水死。大學士瞿式耜視師峽口，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師。此後兩軍相持於西江，資虜以隙矣。

清總督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潮惠。十

二月十五日，陷廣州。紹武君臣多死難。

觀生既敗肇慶兵，益驕恣，且不設備，十二月，清總督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甲士六萬人，自閩來攻潮州，惠州，俱陷，即以輕騎襲廣州，而用潮惠印符，日爲文牒廣州報平安。觀生信之。十五日黎明，觀生方隨紹武視學，百官畢集，探報清兵至。觀生怒曰：「昨日潮州方有訊息，何來敵兵？妄言耳。」凡三報，斬三人。清兵猝自東關入，觀生始召兵搏戰，精銳適禦西江，倉猝無以應戰。觀生縊死，祭酒梁朝鐘，太僕寺卿霍子衡，行人梁萬爵等皆死之。紹武閱射未畢，聞變，踰垣走出，匿王應華家，爲虜騎所及。饋之食，弗受，慷慨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祖宗地下？」乃縊。而諸王皆死。事後蓋葬廣州北郊流花橋畔，屍骨揉雜，君臣不辨，後人哀之。建碑曰紹武君臣塚。」荒土一坏，雖經重建，然不久復委於藜莽，爲牲畜所踐踏矣。

帝專敕授公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兵禮二部尚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專使至九江，賜公印信旗牌尙方劍，命督師，授公長子上庸兵部職方司主事，頒一敕一防使團練義勇印信隨公恢復。

上圖家乘：「丙戌十一月一日，奉上諭授命督師，」行狀則稱「三月授命，」此道路阻塞故也。

永歷元年丁亥 公五十二歲殉國

正月，肇慶聞廣州失，帝駕幸柳州。李成棟兵

至肇慶，總督朱治澗棄城走。丁魁楚降，被殺。帝移蹕全州。

魁楚故與成棟有隙，既為追兵所及，請降。魁楚多資，成棟殺之，籍其家，得金爵若干。

二月，李成棟進攻桂林，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說服甘竹灘大盜余龍攻廣州，自率河清瀝口舟師助戰，弗克，起義兵於高明，遣舟師攻順德。

三月，帝授公東閣大學士兵禮二部尚書總督四省軍務之敕始至。詔書云：「凡大小文武官員皆得隨材委用，便宜行事。」公拜命，募兵興復。四日兵部侍郎張家玉起兵東莞。

先是家玉回粵募兵，招撫降寇萬人，乏餉兵散，隆武帝沒於虜，以大父之喪旋里，弗受紹武官爵。至是聞邑屬到澹生員莫子元布衣何不凡等以舟楫四出掩敵，斃敵無算，乃約與共興義師，得精銳五千餘，聯合部族子弟揚帆克東莞。十七日，再殲敵於萬家租。成棟驚，以衆蹙之，屠到澹。大母陳，母黎，妻彭氏，皆殉節。家玉至西鄉與大豪陳文豹復舉義旗，適仲弟家珍自到溱泗水脫險，由赤嶺收餘卒來會，攻克新安縣，殺敵千餘。

四月陳邦彥下江門

成棟敗余龍於黃連，焚舟二百。邦彥門人馬應房戰死。邦彥下江門收合餘燼。養甲遣騎士掩邦彥妻孥於龍山。獲妾何氏，二子和尹虞尹，遺書相招。邦彥弗顧，曰：「身忠國事，

義不私妻子。」妾及二子，卒遇害。五月成棟攻陷新安之西鄉，家玉敗績。

西鄉陷，文豹與監紀推官王者賁通判李乙木等戰死，敵屠西鄉。自家玉起兵，張族死事者前後千人，將士逾萬人。家玉奔鐵崗收兵，克龍門博羅連平州歸善。旋歸博羅，為敵所乘，返走龍門。

六月初三日，思恩侯陳邦傳自廣西密遣舟人麥文標以詔書檄文納敵屣雨笠中致九江，公因知帝在藤縣。六日，答書訖，分遣諸路兵立漢威營旗號，傳檄諸鄉鎮。維時張家玉，陳邦彥，王興，賴其肖等，先後起兵。

新會王興，起兵草莽間，後兵敗自焚死。陳恭允作王將軍輓歌甚詳，歌曰：「南方有義士。姓名曰王興。十三學殺人。十五手搏狼。三十建義旗。姓名驚一方。天子錫虎符。作鎮羅江陽。翠華日以遠。地絕軍彌張。百戰環閩州。九死披殘疆。海濱富斥圃。重林與連岡。高者掩雲日。遠者浮滄茫。袁波致財貨。鑄冶成刀鎗。宮室何所居。天家侯與王。藁粟何所饋。從駕子與娘。心膽何所贈。海內豪與英。獻客合浦珠。薰客珠厓香。客處未覺寒。襖褥先盈箱。客寢始覺單。妖麗忽侍旁。敵兵四面來。衆士各逞強。將軍躍上馬。命客持一觴。獨出揮長戈。兩目流電光。直取首來將。生挾歸戎行。顧飲所持酒。昔熱猶未涼。相持及三月。敵騎皆奔亡。來時三萬人。半還仍重傷。奏功自問道。涉瘴徂昆明。黃金三千鎰。玉帛各有償。」

天驕方驅馳。下臣效芻蕘。臣與昧死上。帝曰興卿良。貴爵列五等。高獸盤銀章。其名曰虎賁。將軍盪南荒。敵人聞之懼。選士盈千騎。來者左右賢。其軍督責之。不得此彈丸。若輩何生爲。上天仍助虐。其年兼荐饑。將軍察天命。命匠抄良材。斲以爲巨棺。綵雲懸葢。約日出合戰。敵怯不敢來。墜壁十里外。迤邐興長圍。溝壘內外防。突援無所施。始從戊戌夏。兩及中秋期。戰士飯草土。抱骨還登陴。所憂負將軍。吾儕死猶歸。將軍曰嗚呼。共盡終何裨。我乃報深思。汝當存宗支。乃命幼子九。先出卑其辭。卜吉結歡會。敵將不致疑。是夜一更盡。將軍訣所知。皎月當中天。千秋同此時。語已還閉門。沐浴更裳衣。夫人翠鳳冠。有母頭如絲。侍妾十五人。左右皆肩隨。肅肅何誰誰。俱集園東陲。上有古梅樹。櫻結垂高枝。白石爲几席。月露明蒼苔。將軍命夫人。拜別而慈幃。拜畢與將軍。四拜中間居。十五妾羅拜。窈窕無參差。夫人命斗酒。有脯形如圭。深藏待今夕。各當行一卮。卮盡且先起。母與君稍須。將軍及母入。燭影何迷離。夫人十五妾。自掛臨中間。阿母大驚呼。將軍言勿悲。著我錦繡袍。麒麟當心開。戴我七梁冠。簪纓鬱崔嵬。玉帶與璽書。次第皆抱懷。置救中堂上。花燭榮且輝。望闕遙謝恩。臣死有餘辜。下塔十二拜。天地及四隅。徘徊望西堂。有虎顧其兒。平生愛此鬪。拜汝今同灰。卷圖附救下。釋服趨房間。房中何穹窿。火藥堆如山。將軍踏小几。自解夫人纒。次及妾十五。列置火藥端。出戶著朝衣。捧救仍來還。一聲母急出。火烈焰貫天。鷄鳴部曲入。白骨空噴航。舉哀建素旒。合斂歸巨棺。敵人亦流涕。况在同肺腑。卜葬三山陽。隱約題墓門。陳子作輓歌。播之永不刊。」

公傳檄家玉邦彥等，東西策應，令清遠指揮白管燦攻清遠，密諭廣州衛指揮使楊可觀總兵楊景暉，守將王天錫王天授等爲內應，盡起花山老營軍健相期水陸會攻廣州。

公行牌曉諭諸鄉鎮，文曰：「欽命督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禮兵二部尚書陳。爲申明大義，以彰天討事：照得地方盡被殫殲，天怒民愁，難稽誅討。今我皇上爲神宗皇帝嫡孫，改元永歷，移蹕桂林。遣楚兵四十萬，西粵狼兵二十萬。本閣部叨奉敕諭，督師東粵，糾集水陸雄兵二十萬，移會侍郎張，兵科陳，分道夾勦。另出奇謀，布置堵截。務使隻騎不返，以除民害。爲此牌行諭遠近紳衿保甲軍民各色人等，亟宜反邪歸正，聯結義勇，隨方戡守。有能助餉出船，備器應援者，速投報軍前確驗，以憑錄用。徑擒渠首來獻者，即從重賞，分別題敘陞授。如尙執迷，依阻兩可，義旗所指，殲滅無遺。嗟嗟，爾等雖被逼脅，久食漢德，良心未死，各宜猛思之，毋貽後悔，須至諭者。」

七月一日，公大會文武誓師於九江，編配海上諸舟爲四營，各有所屬，得戰艦六千餘艘，盡張漢威營黃色旗幟，公居中軍。

上圖家乘載：「公以所作五言四十韻排律詩編派諸舟字號以肅行列，每一字編管至五舟，如春一至春五之類，共四大營。值督師，風雨大作，中軍墨寫督字大旗被雨淋漓，模糊不辨字跡。其後中軍舟始解纜趨廣州，公額爲舟中墜物微傷。左

右疑非吉兆，公曰：『忠孝是吉人即吉兆也。』

初五日，公親率各路舟師進圍廣州，攻奪銃臺，生擒守臺總兵孟輝等殺之，斬獲無算。銃臺悉下。敵潰。楊可觀等伏兵先發，城門大開，士民焚香以迎，伏兵盡佩桂字號章，先將炮銃引孔釘之，使不能燃，以故大兵泊西城門，炮放發不得。城將陷，詎前部水哨誤報五羊城破，大軍遂舍西門爭趨五羊。時機一失，內應事洩，可觀景暉等皆被執。養甲遂盡易諸門軍，并防禦益嚴，且督令士紳爲城守。

陳恭允巖野府君行狀稱：「文忠會師九江，從徑道攻廣州西南，府君從海道攻東北，且邀成棟歸路，期七月七日薄城。城中人三鼓皆發。期約既定，府君引軍而東。文忠遂以五日薄城，城中人固俟期，而文忠家僮有乘馬張檄城下者，爲養甲所得，一鞠遂吐事實。可觀方與景暉計事，聞文忠攻城，驚曰：『死也，奈何先期負我？此必洩矣。』語未畢，捕騎至，養甲使引餘人。可觀怒曰：『所以屈身爲若輩用者，正爲今日，丈夫斫頭耳，終不緩一死殺天下英雄也。』養甲並殺之，而伴犒火山詐降之三千人，伏甲士於空院，分伍而入，入則斬之。」

據上圖家乘：可觀初八日被害景暉天錫天授十四日見殺。

初九日，知縣梁若衡生員黃昊元爲養甲手刃於城樓。十二日，收押公之家人郭伯卿於獄。自

初五日以來，公軍每日數次攻城。晝則旌旗蔽日，金鼓之聲動天地。夜則張燈如列星，號令叱諾，聲聞數十里。每戰，公必箭衣尾帽露蓋立船上，發施號令。城中所發銃炮彈子，皆如碗大，紛落如雨，每掠公旁，不及者尺許。左右請以身翼蔽，公弗許。至是攻圍凡八日，殺敵不可勝數。適聞敵舟千艘從東而來，公遂解圍，退屯三水。

上圖家乘載：「是時，三水水師守將霍師連殺其縣令陳億，縣丞薛元，教官江南紀，典史陳聚祚，巡箭張一通，監軍鄧榮，都司程得印，張得孝等一百二十五人，遂以三水降附兵科給事中陳邦彥。而清遠衛指揮白霄燦亦斬縣令章北斗，教諭陳筠，恢復清遠，以迎邦彥。」

八月初五日，公復率舟師圍攻廣州，數日不下。公復與邦彥謀攻戰方略。邦彥曰：「成棟攻家玉於新安，公率兵攻城，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禹珠洲畔突衝之。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但望青旗而朱旂者，我軍也。」公用其計。是日攻城，成棟果還軍至禹珠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敵船數十艘。成棟引兵西，邦彥逐之。會日暮，天陰，公軍不能辨旗幟，又

風雨大作，波浪滔天。成棟回舟力戰，乘風順流，勢不可遏。公與邦彥兩軍皆潰。公舍舟登岸，徒步入西樵，居方姓家數日，又移居古勞友人李雲卿家。旬日後，舟師來迎。公子上圖以公師數不利，急以舟擊各家眷屬尋公馬寧，不得見，夜泊小欖。越日，至瀝口，亦不得見。問諸守哨，知督師之舟侵晨解纜，及午始追及公舟於馬寧。公命上圖赴小欖，提調舟師。

明日，上圖率小欖舟師二百餘艘會於馬寧。日午，與敵水師戰於江門東西交壘，敗績。上圖與公各乘單舸退泊馬寧。次日晡，移泊小欖。居二日，夜半，公留置家屬，駕孤舟移泊高明之三洲。渡洲時，值大風，舟幾覆。晚泊三洲海口。越日，與舉人區詵同會舟中，商再舉，遂舍舟居三洲之馮館。十六日，佟養甲遣騎兵至黎村，公迎太夫人至三洲。

行狀稱：「公禺珠洲側之敗，在八月十六日，」實誤。

十九日，公督水師恢復高明。先是，探報王師臨肇慶。公傳令水陸兩師前後接應。適御史麥而炫，兵部主事嚴學思，譚相國，中書區詵等，會師高明。遂進兵攻城，克之。殺敵縣令蔡時

中，教官張瑞，巡簡張經等。公乃委戶部主事朱實蓮主城中，爲留後。八月二十四日，敵以兵圍九江。

行狀稱：有九江舉人陳官紀私通廣州，密書納衣領，遣奸細約敵來攻，爲選兵巡獲，以書獻公。公拘官紀，按之得實，數責以大義，未欲殺之也。諸將固請中軍法，以爲負恩叛國者戒，遂斬之。鄉人恨之甚，爭啗其肉，須臾而盡。

二十五日，敵兵猝襲九江。公長子上庸方團練義師，聞警扶病出戰，負劍死難。援兵至時，敵已解圍而去。公遂屯兵九江。上圖時奉公命聯絡新會諸寨帥王興等，寓於都司劉楚家，聞長兄殉國，急還九江覆命。

行狀稱：「上庸陣歿於禺珠水戰一役」誤。

九月初七日，進兵四會。初十日，治兵九江，四路設伏。十六日，新會山寨勇士擒斬敵縣令林鳳祥於唐阮，函首報功。二十四日，成棟率舟師攻九江。公擊走之。夜候五鼓，公自九江奉朱太夫人遷寓新會玉橋之易家；使周贊從侍。而是日爲公誕辰，公禁諸將家人勿賀。越晨，二十五日，以兵攻新會，北至海口，遇敵舟而止。公還中洲書院備敵。敵環攻九江，見領

口無兵，舍舟登岸焚劫，進逼書院之後垣，相隔一壑。公率義勇五百人衝擊，伏兵四起，殺敵先鋒銃手夷鬼一名，生擒敵健將張虎等三十餘人，步兵無算，獲馬匹大旗弓箭器械山積。敵法：每大營旗一面，管隊兵五十人，臨陣失大旗者，一隊之兵不得歸營，歸則有刑。因此敗兵之不得還舟者，就岸爲炊，薄暮方食。公復出奇兵擊之，復多斬獲。嗣是，兩軍相持。二十八日，陳邦彥兵敗殉國。

邦查自禺珠之敗，水陸皆失利，退保清遠。敵悉銳攻之，城陷，邦彥率死士巷戰，自曉及午，頸被三刃，左右死傷略盡。走朱氏園亭，題詩於壁曰：「無拳無勇。無餉無兵。聯絡山海。矢佐中興。天命不祐。禍患是嬰。千秋而下。鑑此孤貞。」園有池，赴水自盡，爲敵引出，曰：「我陳兵科也。」檻車致廣州。養甲欲降之，不屈。永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死節。臨命時，端坐作歌曰：「天造兮多艱。臣也江之濱。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匡山多忠魂。後先炤千古。」監刑者取視其肝，肝躍起着面，病驚悸而死。後一月，家玉戰敗死。又一月，文忠殉節，所謂三忠也。年四十五。墓在增城側雅瑤鄉九龍頭。著有雪聲堂集。妻彭氏，前卒。長子即恭尹，仲子馨尹，死於軍，和尹虞尹，爲養甲所害。永歷帝追贈兵部尚書，磨一子，錦衣衛僉事，世襲，賜祭祀，諡忠愍。

十月初七日，敵攻九江，無功，解圍遁，公遣舟師追之，生擒數十人，馬數匹。初八日，公自九江率陸師攻新會，不克，公數以矢繫書射入城中，諭守將何見璧使降，弗聽。歷三日，聞敵有外援，轉攻新興，亦不克。遂還軍高明。初十日張家玉戰死增城。

家玉既敗於鐵岡，走龍門，得兵四萬，分龍虎犀象豹五營，遂至增城，營於南門，諸將營於西北，十月一日，成棟至，大戰三日，家玉軍多所斬殺。初十日，敵合圍，家玉軍戰勝而誤敗，戰兵與守壁兵相踐，自衝西北營，成棟乘之。家玉軍大敗。家玉中九矢，墮馬。參將陳瑞龍負而走。追急，置之叢篠中，孤拳奮鬥，不勝。家玉躍入野塘死。敵得之，懸之州東門。成棟反正後，始以木爲身合葬。永歷帝追贈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諡文烈，死年三十三。無子，磨弟家珍錦衣指揮使。帝憫其全家死國難，一門皆有封贈。高明既平，公謀先取上游，以與王師相爲犄角，數上疏及通書思恩侯陳邦傳，路阻不得達。公乃遣從子上蘭齋密奏並與邦傳手書間赴行在。至東安，值兵民交變，隨走浚底寨，會前御史李星一，乃將書疏請轉奏致。上蘭急返高明復命。俄探悉王師駐德慶，敵以大軍剋期進攻。公因移鎮高明城，備策應，且堵擊敵人歸路。

詎事洩，敵乘虛先攻九江，次攻高明，使公舟

師艱於援應。二十一日，敵船泊九江，將假道

古勞窺犯高明。公遣游擊黎龍躍都司李雄等率

所部扼守朱六合諸要隘，且刺探敵情。二十五

日，李成棟率陸路兵圍高明。公親率將士，晝

夜登城固守，命戶部主事朱實蓮分兵禦戰。婦

女輩亦知自奮，運木石城上。城中銃石矢炮每

發多中。敵感死傷多，不敢逼近。時御史麥而

炫有大樓屋建在東南城角。敵以此自蔽，闕地

道入城。二十九日侵晨巨銃從地道震發。辰刻，

南城陷，頑敵架長梯蟻附而登。公督將卒據西

城力戰，鬥死殆盡，人無變志。朱實蓮戰死於

北城。中書范奇徵，區銑，參將麥鐵魯，游擊

陳冲，都司關熊，方從灼，守備何熙，及義僕

林挺秀，梁應宸，趙宛符，陳瑞，潘文鑑，潘

至慎等，皆死之，兵部主事譚應龍全家自縊。

其餘官民死節者不可勝計，敵遂屠城。執行人

區懷吳，知州區宇寧，知縣曾貫卿，守備陸

言，御史麥而炫，參將王鼎衡，及公從子上

蘭，公子上圖北行。成棟令軍中生得公，輿至
營中，頻遣副將慰問，且盛具飲食，公流涕拒

之。是夜，敵駐兵北郊。

公母朱太夫人先於九月二十四日自三洲馮館遷寓新會玉橋

之易家。而行狀一則稱「公自西門衝陣出，逃高明之三洲歸省

其母，而朱太夫人已縊於馮館，公呼天擗踊，欲殮母而死，遂

爲追兵所及。」再則云：「成棟親釋公縛，命鄉人殮其母」云

云。既誤矣，乃明史亦從而誤，謂子壯母自縊，使無公子上圖

自撰家乘，誰識其誤也？

十一月一日，成棟休兵。初二日曉起拔營。晚

至肇慶對河之金渡。李成棟聞西師之臨德慶

也，經宿後，盡令軍中以紅布裹額，詐作公

軍，以迎王師，謀突擊。然爲西師陳邦傅所

覺，與之戰，勝負未決。

先是成棟解桂林之圍走，大學士瞿式耜遣總兵焦璉攻復陽

朔平樂。使思恩侯陳邦傳由賓州下潯，合兵克梧州。邦傳以舟

師趨肇慶。及成棟之師西上，邦彥數戰無功，復棄梧州與敵。

其後永歷帝車駕還桂林。

初四日晨，成棟命肇慶副將張英監解公及上圖

等下船，送廣州。初五日入城。佟養甲時已退

食，聞報大喜，立命親兵百名，執刀斧排立階

下，又命童優一班，御紅色衣掩映左右，始嚴
服啓門見公。公御秋色短衣，躡步而進，神色
自若也。養甲厲聲曰：「汝何爲不跪？」公曰：

「汝是誰？乃使我跪！」養甲曰：「緣汝與我有年誼，今欲保存汝，如何不跪？」公背立罵曰：「汝已背叛朝廷，尙何年誼之可言？」養甲作色曰：「秋老！秋老！如何不審天時人事？方今天眷我清，天下已定，似汝仗幾個山海小賊，成得甚事？徒自取敗亡耳。」公字秋濤，而養甲尊之曰老，公亦應曰：「明公做明公事，子壯做子壯事，『道不同，不相爲謀』。」

養甲曰：「明朝有甚麼皇帝？皇帝在那裏？」公應曰：「永歷皇帝現幸廣西。我子壯爲先帝神宗鼎甲，世受國恩。今日事既無成，一死以報而已。」於是泣數行下。養甲曰：「秋老，獨不慮及高堂老母乎？」公應曰：「子壯起兵，曾稟命於家堂，樂吾舉義。盡忠卽爲盡孝。」

養甲曰：「秋老，獨不慮我殺汝幼子，斬絕後嗣？」公應曰：「此在明公，不在子壯。」於是養甲動容，命童優奏樂以禮延登簡廳，卽下上圖等廣州府獄。是夕，公與養甲秘語，不傳於外。初六日，巳時，公殉國於州治之東郊。區懷吳，區宇寧，曾貫卿，陸言，麥而炫，王鼎衡，同時蒙難。公從子上蘭亦押赴東郊觀刑。

得免死下廣州府獄，候報明產業裁奪。

行狀稱：「養甲泣東郊，先殺御史麥而炫，行人區懷吳，知府區宇寧，知縣曾貫卿，守備陸言，參將王鼎衡六人，以懼公。公笑且罵，養甲怒，遂磔公。按：磔者分裂肢體也。或言文忠死用鋸自顛頂而下，久不得解，公流血被面罵曰：『蠢奴，鋸人須用夾板也！』於是世以『鋸人須用板』爲文忠臨命語，且言其死事之烈，遂播爲口譚。然考宋人孫光憲北窗夢言載唐末尙書孫揆攻太原，爲李克用所執，以奴犬詬罵克用。克用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不行。尙書怒叱曰：『死狗奴，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臨絕時，罵聲不絕。據此，古今兩忠烈之死事，同出一轍矣。」

閏三日，公第二子上延自九江械繫至，亦羈廣州府獄，其後成棟籍公家。

小腆紀年載：「清總兵李成棟定粵，納陳文忠妾張氏，數月不言笑。偶觀劇，見明衣冠，始開口笑。成棟時易冠服以媚之。而張之降志辱身，無非欲報國仇，以成夫志耳。因勸成棟迎桂王於粵西。成棟伴怒叱之。張以蒙恥偷生，思有所望也，而今不可能，自刎死，以激成棟，亦一死而報文忠也。永歷二年三月十五日，成棟果反清，東粵恢復漢衣冠，張之願始償。時人呼張爲趙夫人，殆爲文忠諱，而張之委曲艱苦，後之人以爲何如耶？義烈之氣，萃於一門。海雲鄭中書洪若有趙夫人歌，彰節烈之氣」而陳鐵兒引汪兆銘語云：松江張夫人，疑是張二喬之妹。余重校蓮香集，見有張玉喬讀惻惻吟詩一首，

云是蘇州人，二喬妹，豈其人歟？」按鄮露處雅趙夫人歌並序云：「夫人神明之祚，食氏廣陵，敦說詩雅，明古今治亂興亡之數，歌舞獨步一時，非天朝將相，莫幣塞修。時督院李公鎮撫三吳，感夷吾白水之辨，雜佩以要之，素琴以友之，不翅青鳥翡翠之婉孌矣。母何，西都淪陷，公服受事繁粵宅交，潛運忠謀，效狄梁公反周爲唐故事，機會輻輳，乃遣使迎夫人。夫人至，脫珈捐珮，揚衡古烈，勸公迎駕，爲諸侯帥，言由長江過彭蠡，謳吟思漢，不謀同聲，天下脫有微風，義旗將集君所矣。公籌劃已定，不肯少泄。翌日設醴壽公，踞中前請。公懼壁間有人叱曰：「軍國大事出於司馬牝雞之晨，將就戮矣！」夫人謝罪歸院，卒以屍諫，血書藏於袒服。決旬之間，西逐乘輿，復我漢官，如運諸掌。香山何夫子傳記其事，命露作歌。蓋王化始於閨門，俟采風者擇焉。歌曰：瓊花一枝天下無。新妝絕勝秦羅敷。掌中學得平陽舞。趙璧堪償十五都。自矜嬌艷無雙質。嫁與將軍北射胡。羽騎馮凌風雨急。金陵鐵鎖何嗟及。都慰慚恩夜欲降。桃根感義春相泣。感義慚恩春復秋。漢家宮闕水東流。高臺愛妾魂將斷。南雁方過翡翠樓。翡翠樓前月如練。二十四橋花似霰。鼓吹銀旂錦浪堆。牽牛織女重相見。相見相歡無幾何。蓬萊清淺近無波。泰山東傾作平地。城南銅柱高巍峨。將軍高閣臨江起。湘簾一派珠江水。羌笛芭蕉滌綺城。美人一見心先死。婉轉蛾眉竟曩邊。霜摧楊柳風打連。李陵胡服不服漢。申胥淚出玉嬋娟。脫衣解珮重烏邑。哀鶯半映菱花立。就桀阿衡負鼎干。興周吉甫山龍緝。自古英雄畏失時。將興將廢女紅知。漢高爲聽留侯策。陶侃休迴溫嶠旗。將軍沉吟目如電。手捉長戈日輪變。詎肯陰謀及婦人。任他死

後開生面。閨中春暖草初薰。白水歌通管細君。鶴鶴飛上凌煙閣。雙兔雌雄世莫分。

按：李成棟攻粵有功，清廷但用爲提督，而受修養甲節制，中懷不樂，其後脅養甲反正，復陰使人西殺之於桂以洩恨，未盡囚一婦人而然也。

又按：鄮露，字淇若，南海人，工詩，著有處雅集。少遊於阮大鍼之門，其後大鍼誤國，終身以爲憾。永歷四年，清順治七年，庚寅、十一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攻陷廣州，不食而死。朱竹垞詩話云：淇若工諸體書，學騎射。亡命之廣西，追尋鬼門銅柱舊蹟。游於岑藍諸土司，爲猛女執兵符者雲彈娘書記。歸撰赤雅一編，紀其山川風土及女君妖姬隊歌舞戰陣之制。家蓄藏真墨蹟，香山何閣老吾驕見而愛翫不已。淇若分手脫贈，旣而大悔，拿舟抵香山，升閣老之堂，欲自挂梁上。閣老亟掩還之。又蓄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出入必與二琴俱。二王陷廣州，淇若抱琴死。」王士禛「池北偶談」云：「鄮露狂生也。負才不羈，常散衣跋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少客金陵，遊阮大鍼之門，嘗爲阮序其集。」按綠綺臺琴，大唐武德二年製，民國初年流落張姓家。張家中落，思需琴，索價千元。後歸東莞鄧爾雅。二十九年春，中國文化協進會假香港大學堂馮平山圖書館徵開廣東文物展覽會，一陳列焉。越歲，永歷二年，戊子，正月，金聲桓反正於江西，馳檄勸養甲成棟響應復明。閏三月，成棟奪佟兵柄。十二日，布告遵奉永歷正朔。十

四日、釋國事犯上蘭、上延、上圖、相將出獄。四月初一日，始殮公遺體，舉喪於光孝街邵宅。

按：明末士大夫好禪，文忠既黜而後，亦不免。崇禎九年，脫繫南歸，事佛益虔，恆與廣州緇流往還說法。及罵敵磔死，而公之弟已奉母潛匿，子姪羈囚，暴屍多日。乃有大佛寺僧募義收公骨化為灰，而識公姓名事略歲月，裹而藏諸。悠悠二百餘年，至民國成立，政府謀地建史堅如烈士祠，得址於東北郊，則屬僧房。其下有地室，供懸大佛寺歷代僧灰。乃有老僧指點公之遺灰，謂宜安置。其後有告知公之遺族與否，遂不可知。茲事實聞諸淨慧寺住持鐵禪和尚。其後健遊南海沙貝諸鄉，問鄉人，因審公母朱太夫人葬處，曰美女獻花，崗名也，而公則葬大坑山，蓋衣冠塚云。果爾，則彼僧之言可信。又聞鄉人言公臨死戒族人曰：「書可讀，不可仕。田可耕，不可置。」子孫多守之，而公之家祠前爲廟宇祀神，鄉人稱爲神出鬼入祠。有聯曰：「一門三進士，四代五鄉賢」。

未幾，大駕自廣州還駐肇慶。七月二十四日帝命吏部左侍郎吳貞毓致祭公九壇。八月初一日，上圖赴闕謝恩。二十日，疏請卹典。九月二十日，奉旨追封公太師上柱國特進光祿大夫

中極殿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忠烈侯，諡文忠，賜祭壇全葬，建祠昭報，追贈三代新銜誥命。朱太夫人着撫按官不時存問。

時公弟子升奉母隱居。

贈上庸太僕寺少卿，廢上延尚寶司司丞，廢上圖世襲錦衣衛指揮使，特授都督同知，授子升禮科給事中，上蘭分巡廣西桂平道按察使司僉事，廢周贊中書舍人。永歷三年己丑二月初八日，帝復命行人司行人朱天鳳致祭三壇。十二月十三日酉時，葬公故鄉沙貝大坑山。帝復命兵部武庫司主事倫鳳翔董葬儀，並致祭焉。公著有禮部存稿及詩集留存於世。自公殉國後十四年辛丑，卽滿清世祖順治十八年，永歷帝爲漢賊吳三桂弑於雲南，明亡。

編者按：本文原稿凡於主題有關繫之人物及史事均逐條攻證兼詳，惟因篇幅所限，經徵得著者同意，將內容與廣東文化無直接關繫，或與本集他篇所載有重複者——如陳邦彥傳張家玉屈大均等事蹟，割愛刪去。俟他日刊印單行本時，再將全部付印。謹此附識。

明史陳邦彥傳旁證

顏虛心

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人。爲諸生，意氣豪邁。

薛始亨撰傳云：「陳巖野先生，名邦彥，字會份，廣之順德人。初居龍山鄉，父韶音，徙居邑北郊錦巖山下，故別號巖野。爲人美髯髯，顧盼燁然，能視日不眩。自少慷慨喜大節，年十八，餼於學宮，每試輒冠諸生。督學魏公浣初旌其孝，文行藉甚一時。治易詩，教授常數百人，後先出其門者數千人。」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云：「盧嘉燾，與屈大均同學於陳邦彥；嘉燾年五十，大均贈詩云：「看君已過杖鄉年，老大狂歌似以前。殉國不隨師友盡，居家徒作父兄賢。休同謝客貪成佛，莫學龐公愛坐禪。兒女聞庭看漸長，尙書多授伏生篇。」」（卷一盧嘉燾）又云：「屈大均，少從邦彥學，邦彥殉節死，棄諸生。」（卷一屈大均）又云：「羅大賓，少從邦彥學，慷慨尙志節；聞邦彥殉節死，爲位見陽臺哭之。邦彥所作疏文書，經亂散逸，大賓與邦彥子恭尹，采其流傳於好義之家，私記於表忠之錄者，彙刻之而序其端以傳於世。未幾，以哭邦彥成疾，因不食卒，年三十三。著有詠懷堂集一卷。」（卷一羅大賓）又云：「薛始亨，少從陳邦彥學，受周易毛詩。自己卯迄乙酉，皆及門。邦彥晉東始亨云：「一朝如玉映，軒若霞舉。昔見其人，今聞其語。誰同衡玠，亦有杜虎。濯濯冰魂，城南無暑。」（按詩見陳巖野文集卷四。又其二云：「嗚咽者駒，干城之隅，梅花倚笛，如披其圖。薄言繁之，於城之阿。羅敷有詞，使君若何。」）時程可則，屈大均亦學於邦彥。邦彥死，可則與父俱爲繫縲，不得已，取世資以免。而始亨與大均并棄諸生，以著書自樂。始亨嘗以生平於邦彥本末甚悉，心喪時，竊爲之傳，以授其子

恭尹，恭尹每嚴事之。（卷一薛始亨）

論制義，決科甲，無先後後進，必翕然傾心。」（陳巖野

文集附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公姓陳氏，諱邦彥，字會份，廣州順德人。先世自銅陵入粵，曰陳璽，仕宋爲機宜文字，從端宗南遷，卒於廣州。次子大謨，元樞密使。樞密之子，徙家南海龍山。世以資雄於鄉，曰「小國陳氏」。景泰初，析南海置順德縣，故公爲縣人。祖文學公，諱嘉言。父處士公，諱韶音。以公故，皆贈兵部尚書。祖妣康氏，妣鄭氏，皆贈夫人。處士公操行方嚴，隱居言性命之學。公幼聰敏，處士公恆自教之，未嘗名他師。十八受餼學宮，每試冠諸生，以文行負重名。遷居縣北錦巖，從學者數千人，稱巖野先生。」（陳巖野文集附錄）

屈大均撰傳云：「陳公邦彥，字會份，廣州順德人。少以文行負重名，開大館，爲文學大師，及門士歲數百人。所居錦巖，學者稱巖野先生。爲人長身，美姿髯；高顙，而微赤，目光能與日敵；瞪視日，移時不眩。性剛正，沈舉果毅，慷慨喜任事。識見通敏，穿穴古今。每郡邑有大議，諸薦紳會坐相視，至終日不發一語，或出語糾紛盤錯，公以諸生遙坐於末，申論可否，觸解決決，片言輒了，聽者莫不折服。其在邑，知縣之所經畫，必就咨斷，奉之爲龜書。數拒盜，賑饑，定兵變，有功德於鄉，人皆賴之。」（四朝成仁錄）

陳巖野文集卷二，龍山堡議設鄉兵則例云：「呈爲設鄉兵

以安民，酌羣情以措餉，叩天批縣舉行，永垂久遠事。本堡室圍處外，山谷居中。界接南新，鄰有窺覷之孽。地多險阨，內藏嘯聚之區。近以不逞奸徒，結連境外強寇；或殺越于貨，申且遂爲畏途；或流劫擄良，桴鼓時聞夜警。擇肉雖先於富厚，殃魚并及於單寒。毒偏比閭，案盈郡縣。稔惡者被擒而黨徒復發，傷弓者遠遁而伺間仍還。哀此文物之鄉，遂爲伏戎之藪。我辰安在，勢極思通。某等竊惟：弭盜莫如設兵。請兵必先捐餉。一鄉之守禦有限，似難分額於諸營。時事之搜括安多未易借資於國課。議率通鄉之物力，用供新設之兵儲。詢謀僉同，輿情競勸。爲此開列條款，干瀆威嚴。懇垂屏翰之鴻慈，俾奠陸危之赤子。羣生怙德，永祀衍思。聯赴臺前，乞批縣酌詳，募設施行。

一議兵額

本堡編戶四里，環列東西南北四區。而中間金紫峯，天湖，蘇埠諸山，林徑幽紆，人烟不接。金紫峯下爲大岡墟；墟日，則百貨駢闐；餘時，則人踪闕寂。賊人往往私期嘯聚，然後行劫。或良民單踪獨行，輒遭殺戮。今議設兵四十名，隊長四名，書手一名，統以哨官一員，控制大岡墟之險。晝則勤偵邏以察探丸，夜則擊刁斗以嚴候望，是爲拔本塞源之計。

一議設餉

本堡居民七千八百餘家，共本藉寄庄，田產五百三十八頃。議每家率餉銀二分，田每畝率餉銀五釐，總約銀三百數十餘兩。計兵四十名，每名月支支食銀六錢，歲應餉銀二百八十八兩。隊長四名，每名月支支食銀八錢，歲應餉銀四十八兩。哨官一員，月支俸銀二兩，家丁二名，書手一名，月支支食銀八錢，

歲應餉銀四十三兩二錢。所有餘羨，以充火藥犒賞之用。

一議建營

大岡墟雖羣盜出沒之藪，而介處谷中，不便候望。議以金紫峯爲中營，天湖嶺爲東營，蘇埠山爲西營。或分兵守把，則鈴柝相聞。或游兵往來，則踪跡不測。仍於大岡墟建小營一所，每遇墟日，撥兵巡守，以察異言異服之奸，以防倉卒剽掠之變。

一議招募

食本鄉之餉，卽名鄉兵。然亦宜兼客土；募自本鄉爲十兵，本人或出入不明，而未有顯惡，募使爲兵，開其自新，兼寓防範亦所以剪羣盜羽翼也。但此輩既非孝子順孫，宜以異鄉客兵彈壓之，庶不爲變。今議客六十四，相資爲用，而隊長四人，若哨官一員，俱出異鄉。其隊長卽兼教師，以時訓練。倘有失事舉發，則客兵從常典，而土兵從重典。此除惡務本之志也。乞賜飭行，永勸爲令。

一議保舉

哨官由上委任，未必與本境相宜。卽有罪狀，亦難驅遣。今議通鄉紳衿里保，公議推舉，倘有怯懦疏縱，或生事擾害，亦得以通鄉公議呈縣去之。其管下目兵，小過則本哨責罰，大過聽通鄉更易。蓋既食鄉中私餉，其權自應歸之鄉人也。乞賜飭行，永勸爲令。

一議完納

餉雖通鄉樂輸；但不設法徵收，恐或參差，難垂久遠。今議均計通鄉餉銀，分爲四季，每季輪里長一人徵足，赴縣秤納。其人戶應納不納者，聽里長指名呈縣，縣給票付該哨登門徵之。

一議支給

餉之納縣，欲列之章程，爲可久行也。恐或因而借支那解，則各兵不免庚癸呼矣。今議納餉之日，哨官同赴本縣，俟縣驗收本哨即日領回支給。

一議責成

鄉土遼闊，必謂週環巡緝，卽四十之額，存乎見少矣。但盜發有因，察漸防微，該哨之責。兼以管下土兵，能嚴加鈐束，則通踏無人，賊亦無由而動也，如或意外竊發，務期極力追捕，毋得畏縮。至若上司往來，免其查點；本縣教練，免其伺候，他境守禦，免其調發。蓋鄉人自爲設守，其體統固當與官兵異也。已上並乞飭行，存案府縣，永勅爲本堡鄉兵則例。

陳巖野文集卷二，龍山堡議設鄉兵盟詞云：「龍山堡紳衿里老某等，盟爲齊一衆志，協濟兵糧，以靖地方，以垂久遠事。某等鄙設鄉兵，計安桑梓，所有事宜，列爲條議，具蒙上臺允行。茲者干振得人，登壇伊始，庶幾桴鼓不鳴，綢繆永固矣。然必合衆而盟之神明者，良以兵則欲其武也，餉則欲其繼也。法之所及，持之欲其固也。法之所未及，防之欲其悉也。今計正項之餉，派自田畝戶口，以供俸糧，亦既翕然同辭矣。始出之後，將毋或靳之乎？敬盟者一。雜項之餉，出自墟場，渡稅，看禾，鴨埠，以修船器，供犒賞，亦既區畫具備矣。能無隱匿，無冒破乎？敬盟者二。目前諸費，出自題簽，以措營房，具仗仗，亦既相勸於義矣。能一呼成集，毋多寡相責望乎？敬盟者三。出納之衆，爲政也。能不私筐篋，不避勞怨，欲散必時，規度必正乎？敬盟者四。輸將有先後，捐助有厚薄，其執迷者可喻，其故撓者可懲也。能與衆共之乎？敬盟者五。將或有能，兵或用命，而私意掣之；將或溺職，兵或不用

命，而私愛護之；非所以束士伍，壯干城也，敬盟者六。陣獲之盜，積窩之家；國有紀法，敬盟者七。穿窬行竊，賭博聚徒，游閒酗酒，皆浸淫爲盜階；小懲大戒，雖豪強勿舍也，敬盟者八。瘋丐之黠，或與賊通。今以公費，歲給之粟，屏毋得入鄉。有違禁者，以賊網解，不得云寡恩也。敬盟者九。異言異服，僧道弄技之流，驅逐出鄉，毋滋奸匿。有容匿者，以窩論罰可也，敬盟者十。除惡務本，其有賊狀顯著，衆攻之，獨庇之者乎？雖紳士勿貸也，敬盟者十一。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或可直一鄉，而傷於仇口；衆共白之，有無相濟，生死勿貳也，敬盟者十二。鄉兵，以衛吾鄉也。倘有意外調發，則有初議在。或理請之不得，齊別行僉派，毋損成額也，敬盟者十三。鄉境遼闊，兵之見額，存乎見少矣，倘有可增餉益兵，交贊其成可也，敬盟者十四。有山麗之兵，有陳浦三埠原設之兵；勤加撫恤，互相應援；益以家自爲守，則固可固也，敬盟者十五。時事多虞，每歲迎神修祀而外，一切演戲賽會之屬，非惟費財，亦啓戎心，概行禁絕可也，敬盟者十六。民迫飢寒，則易與爲暴；歲屬荒歉，有力之家，謂宜積穀備賑，與義倉相輔而行，以種德，亦以靖亂也，敬盟者十七。子弟不帥教者，時加訓救，略做古人月旦之法，每月投匾，以別善惡。不悛，則公所罰之；又不悛，則明廷法之；所以豫遠淫僻也，敬盟者十八。伏念吾輩生長禮俗，號稱儒林。既盟之後，務期戮力同心，慎終始，有悖違盟言者，神明殛之。」

福王時，詣闕上政要書三十二事，格不用。

薛始亨撰傳云：「甲申之變，先生憂憤，坐臥不寧。每歎

曰，不報國非丈夫也。乃輟講業，謝罷生徒，閉戶草中興政要書數萬言，走南都上之。」（陳巖野文集附錄）

陳巖野文集卷三，次答黎洞石先生云：「巨浸無隄縱所如，餘波疑欲及吾廬。感時淚盡頻看劍，報國身微但著書。天下尚仍平世習，幾時重起故宮墟。丹成一縷同精衛，蘇孽懸知自可噓。」

陳伯陶陽朔粵東遺民錄云：「黎邦弼，號洞石，字君選，從化人，與陳邦彥尤契。邦彥嘗夢邦弼招飲大雅堂，覺而賦詩以爲壽，（按詩見陳巖野集卷三）甲中國變後，邦彥復次答邦弼詩，有「感時涕淚頻看劍，報國身微但著書。」」（卷三黎邦弼）

屈大均撰傳云：「崇禎十七年五月，聞國變，

陳巖野文集卷三，開變十二首云：「漠漠腥風動薊門，披聲死日黃昏。殷憂共憶青衣久，遺澤猶聞血詔存。滿目河山留義烈，故宮黎庶逐啼魂。江流不盡數天恥，薪膽憑將獻至尊。

朝雪炎天盡帝臣，都城金粟亦因陳。不聞一矢能遺敵。敢謂中朝尚有人。野樹春殘巢幕燕，鮮原日暮泣幽燐。獨憑溝壑酬君父，曾否當年悟徙薪。

羽林北落奉王鈇，入市何人也荷戈。東伍自知存尺籍，餐錢空復飽侏儒。內廷閱操軍聲舊，貂貴臨戎廟算殊。城社隱謀窺不得，况堪泥首又中樞。

面孔猶人自肺腸，也曾金殿獻文章。家門肯謂恩私淺，忠孝誰傳作述芳。未論奚齊終伏頸，却憐王衍亦排牆。如何率土慚開口，霜儲稜稜五十行。

開變之始，粵中傳有屬回五十人白衣冠仗劍拒闕，悉爲所殺。其事具詳塘報，余遂據以成詩。今諸刻不紀此事，豈好事者爲之，以甚

降賊之罪耶？抑秉筆者沒之，以殺□國之恥耶？余不更初作，存疑云爾。

開道空門忽濟然，緇流誰著辨真篇。猶存四大終何着，旋證無生可是禪。按舞徵歌新燕婉，求田問舍舊因緣。却疑頂戴朝簪重，報國唯應義最先。

十年謀國事招攜，清野頻經補題。土有分民城內外，生隨流水水東西。魂搖乍覺離豺虎，手實俄驚錄大鷄。誰爲繪圖持入告，郊垌元亦是黔黎。

重門列雉與雲俱，奔潰相仍寂若無。何限鷓鴣隨挺鹿，浪傳蛇豕是鸚鵡。黃巾匝地烽烟斷，白羽經年夜月孤。安得昔時顏太守，平原一郡障□□。

榆關春老草芊芊，列騎如雲荷戟眠。不向運河留一線，可誰飛挽助三邊。西涼士馬終懷晉，索部魚羊解擾燕。南北安危憂不細，早騰恩詔到居延。

天末提封自尉陀，戈船曾記下牂牁。危峯駭浪山川舊，白雉文歲犀月多。未見星輅來北極，却防佩犢起南訛。漫勞慷慨懷忠烈，言念瞻烏可若何。

蒼蔚遙憐季女飢，榛苓長憶美人遲。空教夏屋依荷柱，猶有循良治藕絲。經界似占无妄課，魚鹽寧問土風辭。天家板蕩今如此，誰向清宵有所思。

二百年來世澤長，謳吟俄已遍炎荒。反裘未許哀鴻雁，飽宿何當□□□。溪畔漁竿拚嘯傲，江城駟介自翱翔。朝廷可是書生責，倚劍酣歌笑爾狂。

金陵六代帝王都，此日龍興氣象殊。最愛邵南符建武，肯論江左有夷吾。開天堂構留神識，率土弓旌識聖謨。甌上隗純

今在否，早教黎獻樂樵蘇。」

「三日，即走南京，上中興政要書，凡三十二策，萬七千言。」

陳巖野文集卷三，次答羅文昭云：「聞報旬來獨臥干，魂搖天闕夢猶寒。公車未必如方朔，木榻還應愧幼安。誰爲君王申九伐，况聞功業起三韓。難危宏濟須公等，肯遣蕭條老弱冠。」

陳伯陶勝朝學東遺民錄云：「羅炳漢，字文昭，順德人。海博而俠。少與陳邦彥，稱總角交。甲申國難作，邦彥有次答羅文昭詩。

及邦彥殉節，時親友畏禍，炳漢獨走匿其旁，俟正刑後，即出而親抱其元與尸合殮。」（卷二羅炳漢）

又文集卷三，次答大參區几選先生云：「不道□□俄犯□□，浪傳繻葛亦能軍。中原半已成魚爛，草野寧當戀鹿羣，燕薊攀髯愁侵字，秦淮屢蹕盛風雲。安危此日資元老，蚤應蒲車翼聖君。」

陳伯陶勝朝學東遺民錄云：「按陳巖野集有次答大參區几選先生詩，考郡縣志，俱未載几選其人，疑後亦爲遺民。」（卷二區大傑）

又次答家瑞亦兄二首云：「濟時自昔仗英雄，非曰能之願下風。但遣行藏殊小草，敢論詞賦擬長虹。龍飛建號嘉祥合，鴈序臨歧感奮同。浸向九關憂虎豹，金陵王氣正青葱。恆幹瞿然亦自雄，孤舟橫野更飄風。難將憂憤填滄海，剩有悲歌貫白虹。列鎮王師元不戰，萬邦侯王幾來同。傳聞征戍防淮北，方叔於今已佩葱。」

文集卷二南上草自序云：「金陵在粵北數千里，而鎬豐再振，玉步重光，則南之號定於一。稱南上，志所尊也。又言南

以別於北，志所感也。頃自季夏，初聞國耗。余奮衣就道，將獻言於闕下。中更疾病波濤之阻，經秋涉冬，始抵都門。梓里之所聞問，逾次之所寤歎，沉痛惋惻，往往見之於詩。時日既久，積而成帙。嗟乎。海隅之士，聞見寡陋，蓋觀於京師，未嘗不廢然自失也。方今泰茹宏開，羣材延引。高冠鳴導，愈氣揚赫，以壯本朝。士稍有所挾持，皆能自致通顯。茅草寒賤，未有一命。無買生之才與薦而效其痛哭，人之咄咤目笑，直一降灌云爾哉！願獨抱此耿耿，物而不化，時視其奚囊，以篇帙爲富而已。此以詫里中兒不可得，酒欲以詫王公要人耶。而舍其所以通，從其所以塞，商聲曼歌，慨當以慷，亦各言其志也。昔司馬子長遊名山大川，文章益進。而吾鄉有李子長先生，爲江門高弟，行方而迂。今里人以愚憨相詬，必目之李子長。余之茲遊，於二子必處一焉。而足跡所及，不能當司馬之半。讀斯詩者，其謂余爲漢之子長而不足，爲明之子長而有餘，雖不能至，又敢辭乎。」嗟乎，書生之於國家，處子耳。東髮以來，望燕雲如在天際。今頭顱猶昨也，而國都則已近矣！予之不能已於游也，余詩也乎哉！」

文集卷三，南上述懷云：「人生際中晚，譬若萍隨水。禍福非所謀，毋令愧青史。仁義本何常，蹈之則君子。蹇余生不辰，西北風塵起。謀國彼何人！皇輿倏傾圮！蒼生雖無責，良亦有餘恥。所賴宗社靈，真人嗣豐芑。湯湯南流波，半壁東南峙。撫膺疏往事，血淚欲盈紙。逝將瞻廷闕，何必會青紫。客曰子何其，蠟生寧足齒。士固各有志，遑問譽與訾。芻蕘如可獻，亂略庶有芻。寄言謝同人，但祝道如砥。」

薰風起南溟，揚帆指京國。授衣兼寒暑，輕裝任羞澁。親

關既捐棄，遠遊今亦得。中饋屬久虛，有妾侍巾櫛。兒女各稚幼，大者僅成立。頗亦解大義，不作牽衣泣。但囑早來歸，毋爲戀天邑。我家本單微，筆耕歲自給。非關慕榮應，其如值傾側。亂流如未濟，孤舟逝安適。著書三十篇，字字揮血汗。持此獻彤廷，太倉餘一粒。羣策倘輻輳，濟時尚有及。微志苟獲申，懷哉即家室。」

又文集卷三次答曾仲清云：「皇造當震業，中興方兆謀。肉食豈無人，所需在英猷。往事既以誤，蓬茅懷杞憂。聞者粲然笑，誰能念同舟。庶幾竭精誠，感格明與幽。二儀何附麗，良亦氣所浮。以茲捧土微，逝欲障狂流。同人聞此行，慰藉稱壯遊。挾琴佐素酒，商歌義兼優。念子雖投閒，乃心在凝旒。築臺自隗始，庶以倡同仇。難筵不盡醉，委之置道周。我懷如靡及，非以僭通侯。」

文集卷三舟發珠江云：「揚輪擗鼓發江干，變徵聲高七月寒。夜竹可能知大漢，日邊何處是長安。杯因惜別兼賢聖，策爲憂時雜管韓。燕石自慚仍躍冶，歸來休笑舊儒冠。」

文集卷三宿清溪云：「伏暑江村道，扁舟夜雨餘。濟川情倍切，衣袂計仍疎。時舟爲石所破天意存雷電，生涯付酒廬。望崖人已返，征客意如何。」

文集卷三泊庄晚步云：「頗覺維舟慣，翻憐旅泊新。若爲催跋履，空復向風塵。時序驚遙漢，關河近北辰。鄉心兼客思，凄絕可誰論。」

附歸途七月廿五日黃塘道中云：「雙江如注石嶼岫，日晚維舟倍倍神。芹曝未知能報國，樹風其奈已違親。（是日先諱）北來度嶺鄉關淺，南下思家客夢頻。况是遺臣泣弓劍，天涯何事不沾巾。」（大

行哀詔，久未度嶺。粵中奉撫按檄以是日成服。）

文集卷三清遠江上飲故人旅舍云：「峽江西下水漫漫，山廓當年醉裏看。朋好幾回懸夢寐，扁舟何意此盤桓。歲華別去催顏老，時事憂來問路難。能似客秋涼月夜，餅餠初熟戲新歡。」余置妾攜室，始逢年矣。值其生日，未能忘情，漫及之。

文集卷三橫石舟夜云：「野燒平林晚，荒村白草秋。鳴鉦嚴夜號，藏火辨更籌。破浪懷空切，聞鷄志未酬。前途看漸近，羈客莫深愁。」

文集卷三中宿峽云：「舊遊曾憶逐殘春，急雨驚春夜卜鄰。古剎尚能來遠道，劫灰何事付塵輪。千齡輿廢疑先兆，半嶺誅錫憶達人。峽中古寺，志稱飛來者也。近燬於火，而國難告。因憶嗣今以往，有毀產修寺，如山中人朱叔子者，庶期新可期，蓋不獨一寺爲然也。此日巨靈應有意，片帆如駛度江津。」

又大廟峽云：「怪石攢峯橫嶺，巨靈手擘顏如鐵。重關三疊瀟灑深，懸絲兩溜奔流折。北韶南廣此中分，千里連延入楚閩。豺虎氣驕嗥夜月，猿猴愁絕噓寒雲。舟次看山山欲墮，更看錦石中流禪。水澗如逢灑灑堆，流深却擬橫江鎖。涇川瀆水兩湯湯，掣電奔雷怒欲狂。挽路上江俄斷絕，長年扳舵較毫芒。蠻烟瘴雨仍中判，海陬州郡資屏翰。盧循暫過遽東浮，黃巢門入俄西竄。峽外翠帶暗不開，奧區奇道更紆迴。憑誰建築能增戍，長得熙攘海越臺。」（文集卷三）

又滇陽峽云：「雙峯若人立，舉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愷崇勢均敵。瀘水出其下，石竅怒奔激。南去滄溟深，北上危峯迭。磴道雖新鑿，猿猴愁絕壁。往年罽來夫，山鬼至今嘆。嶺外多形勝，險易相掣掖。從王未厭紆，禦侮貴其僻。通道信

云功，毋乃爲張道。烏哉慎設險，罔俾生民罄。」（文集卷三）

又舟發韶州贈宋大都督云：「乾坤板蕩網維裂，燕薊陰霾
披聲歇。靈長不改舊山河，廟社幸懸新日月。孽臣萬死有餘
誅，遺恨千秋留哽咽。義士依牆欲控誰，書生灑淚渾如血。長組
徒慚七尺軀，擊賊擬憑三寸舌。乘家北上走金陵，先度韶陽瞻
節鉞。共傳客揖大將軍，幕府聞之皆歎絕。將軍風概古人同，
疆場南北多殊烈。誓提義旅見君王，旋向西秦殲逆孽。麾下元
多渾侍中，竹林况有邵康節。嗚來我亦慕伊人，望之不見中
懷結。願因郵致訪高蹤，更與肝衝商俊傑。丈夫救國各努力，
何間崇高與卑子。江上維舟五日強，三復載馳增感切。悲歌投
增寫中丹，擊楫揚旂向天闕。」（文集卷三）

又江上逢大行哀詔云：「噫歎歎，天南遺民此日抱烏號，
迴風蕭蕭兮燕雲萬里望空勞，客子悲來病骨高，目隨縞素送輕
舸。十有七年聖天子，一旦誰知身似羽。萬方聞變已經時，哀
詔初來秋半去。九鼎疑禧再奠年，中興勳業仗羣賢。阿誰淹久
皇華節，却教紛紛恣訛傳。君不見昏迷天象義和戮，况也陽曦
掩矚歸濛谷。泄洩前車溥莫懲，誰與發憤爲雄佐光復。扣舷號
動一狂奴，欲趨南國忘南禹。憑將却寄稱詩者，讀未成聲淚雙
下。」（文集卷三）

又韶州旅舍書壁云：「溝溝芙蓉一水深，美人遲暮隔雲
岑。誰能千載留干羽，極目寒江送遠砧。」志稱有虞南巡奏美石
上，故州以韶名。

如何旅夢太模糊，半逐鄉關半入都。盡日江船向南去，相
思還寄寸緘無。」（文集卷四）

又訪宋鴻羽先生弗及云：「繁氣日乘除，二儀何寥廓。往

世既莫追，來茲渺難度。我聞古哲人，前知如炤灼。於漢頌京

焦，於晉稱管郭。史冊傳其語，而今不可作。偉哉宋先生，名
理淵以博。足跡半中原，神姿方矍鑠。大者談廢興，小之驗風
角。冥搜析糾紛，大義咨揮霍。先幾告徵符，已事悉如酢。
癸未歲，先生預言國變。渺余謀而晚，向往神先躍。道昭聞動
定，抵虔云已遯。不後復不先，相違惟一昔。緬憶凌江道，六
日臥高閣。何哉阮良晤，此病洵云瘳。雖逆聚秦隴，匈奴臨河
朔。庶幾聞緒論，於以起文弱。草莽但杞愁，至人猶屈屨。何
時覩遐踪，高談叩冥漠。」（文集卷三）

又南雄道中逢霍階生云：「病後無顏色，秋深有遠行。漸
於鄉土隔，翻遣故人驚。歸思珠江道，前途白下城。嶺梅殊未
發，詒贈若爲情。」（文集卷三）

又浩溪雨泊二首云：「兩度逢雷雨，清溪與浩溪。魂搖秋
早宴，身逐嶺東西。鴈叫江楓變，蟬鳴隴秫齊。無人知客况，
愁坐獨栖栖。」

道遠石山改，秋深覺雨稀。晴雲迷曉望，涼月送宵輝。木
葉纖纖下，江流寸寸微。遽然成信宿，飛夢繞漁磯。」（文集卷三）

又野望云：「晝眠無意緒，野望獨羅憂。南北千峯雨，行
藏一葉舟。江寒何浩浩，風晚更颼颼。咫尺洪崖道，愆期未可
求。」（文集卷三）

梅嶺行云：「誰云梅嶺高，山椒鷄犬辨鳴號。誰云梅嶺
險，劉漢九坵會不掩。稠疊連峯小徑紛，東西百里望如雲。懸
車東馬皆堪度，緹却關門仍有路。輪蹄任鞏日交加，領將夾服
赴京華。浪誇百二藩南海，嶺外較之應十倍。自雄州南下，若韶

之濱陽峽，廣之中宿峽，皆險狹快通舟楫。而大關峽介韶廣之間，鐵壁千里，陸路斷絕，非輕舟不可上下；此吾郡北門之固也。古來守國在人謀，潼關劍閣未云優。君王有道干戈偃，玉帛車書修壯遊。」

（文集卷三）

又南安太守行贈梁昔莪先生云：「南安太守黔而理，清昭南安江上水。不獨南安人吏頌公清，自從里居已如此。以茲一清振殊俗，冰壺淇澗輝巖谷。州當孔道夫甲繁，悉心擘劃皆祝福。去年狂寇犯郡連，星衝袁吉各蔓延。長吏棄城氓庶走，寥寥賊騎遂無前。先生聞之髮怒指，誓守孤城報天子。三扎請兵兵不來，區畫家書拚一死。編氓萬戶感精忠，效死不去與公同。寇聞悚息不敢動，坐令章貢皆完封。君不見吉安諸郡多名碩，昔人風節空陳蹟。一時汗賊假淚魂，轉盼王師焚玉石。死寇死兵死則同，處死寧知分迥逆。南安山城大如斗，崇義上猶皆隘口。章水東流節鎮遙，不有先生誰與守。乃知寇氛恣橫非寇點，我自無人滋潰決。懸深生死膽智衰，民未撫循恩愛竭。絲來循吏卽長城，唯有清蒸生義烈。我與先生夙昔未周旋，但聞南安城下語闐然。安得收守如公數十輩，紆却朝廷百萬餉兵錢。」（文集卷三）

附歸途度庾關云：「渴驥奔馳吼未降，天開懸磴道交邦。漢朝勳業留臺嶺，唐代聲名自曲江。歸路若爲香一片，上供何但翠千雙。經行北望中原淺，更莫關前有吠廬。」

又贛關接雲淙老師手書兼聞大疏云：「天造鍾聖明，數求極南海。先皇留舊德，蒼生望槐宰。蹇蹇志匪他，憂國我心癡。聞變已趣裝，主恩况踰倍。出處有大義，報稱如塵隄。新舊例有辭，良亦臣丹在。小子庸何知，遠咨及微猥。途次奉誨

言，跋子望風采。叱馭正駘駘，雲臺方洒洒。宏贊願早聞，旂常招千載。

驅車歷晨夕，川原不我與，行行度贛關，計旬已盈五。緬昔發珠江，聞者相枝拄。夫子未心許，乃亦不色拒。躡治固所退，譬之狂狷侶。道路阻且長，江臯日延佇。珍重書中理，進舉憤所處。匪爲一身謀，而以觀幹蠹。古人有大略，九九尙可聞。言有重百朋，亦有輕一羽。孤懷惟自靖，遑知吐與茹。傳於多異辭，沈憂切中腑。勉旃卜此行，豈必吟梁父。」（文集卷三）

又十八灘云：「章江十八灘，天下開絕險。急湍怒若號，怪石覃如剗。大者犀象踣，小者芙蓉巖。輕舟睨兩岸，迎眸如電閃。篙師誇利涉，長年有餘歡。誰移魚腹陣，置此青山巘。我觀古贛城，雲峯千萬點。四藩稱上游，叢菁存舊染。所憂或馳突，豈患餘泉飢。何因借秦鞭，驅之執弧槩。」（文集卷三）

附歸途憶恐灘云：「萬安城外聽江聲，急溜飛湍望未平。估客夢迴驚九折，寒猿啼罷怯三更。北來已盡諸灘險，南去初催入峽程。最是僧公留句後，至今青史獨知名。」

又中秋儲潭江上三首云：「章貢千峯入客船，儲潭秋好夜無烟。來時剛擬金陵月，未到金陵月已圓。」

病後綿衣怯露寒，娟娟山月掩蓬看。故園朋舊多相憶，何處更深獨倚闌。

漫將杯酒佐餘醅，旅次新愁未慣諳。極目遙空秋色一，月明偏自照江南。」（文集卷四）

又道出螺川云：「去冬寇陷吉安，諸孝廉自公車南還者，去舟走他道，聞關僅達。而余姻家馮介孚，步自東崖，輕舟徑

度，余聞而壯之。茲道出螺川，覽觀形勢，想見夙昔經行之處，可謂知兵矣。因賦所懷，以質介乎。

大江日夜流，名城高翼翼。云誰風鶴驚，俄爲狂寇得。舟行斷往來，聞者皆失色。黔驢技幾何，胡然空惕息。隔江有長道，遙遙如矢直。行樹相掩映，翠樹紛可陟。矧伊恫喝初，餘威豈能極。褒衣仍緩步，匪紆亦匪棘。指顧俄出險，偉哉徵定力。以茲審敵情，彼已云胡忒。何當建高牙，羣氛受微纒。」

（文集卷三）

又經吉安郡城有感云：「萬井千家繞郭門，軒軒新築間頽垣。可因戎馬驚鴉鵲，其奈管纒化鶴猿。行露未晞聊假息，清江難浣是師言。尙憐信國風流在，燕市遙招柏府魂。」都憲李忠節公邦華，吉水人。（文集卷三）

又夢母云：「東風入江樹，古巢發新枝。有鳥將二雛，中道失其雌。大雛就口食，小雛鳴且悲。感之涕如雨，念我靡依時。悠悠八年所，冥漠惘餘思。峽江非云遠，昨夜夢見之。嗚焉問婚嫁，標梅當及期。念子常食貧，何以爲行資。含顰拜稽首，妹氏今遠離。嚴親重函養，家督敢言疲。同氣亦無幾，匪勉分所宜。聞言似解顏，撫慰不能辭。明發一追省，蒼茫霧我頤。幽明渺以隔，精爽常相隨，生事尺寸間，俯仰愧埤遺。鴈鳴桃花發，母也重猶夷。在昔日斯邁，胡然天一涯。不能慰重泉，安用生兒爲。」（文集卷三）

又樟樹阻風四首云：「曉日乍矚矚，驚波來自北。天氣幸未寒，風威爾胡得。

涼吹起青蘋，怒濤浮白馬。舟人慣耐愁，倚棹長堤下。

片片帆南指，泔泔水北流。隔船人去早，前路也維舟。

近市醉容易，長年喚不醒。客心與江水，日夜向金陵。」

（文集卷四）

又豐城縣云：「驚沙如舞樹如呼，貪看各城不憚劬。沃野并堤千石稼，（豫章諸縣，惟豐城有堤）。女牆臨水萬家墟。當年紫氣干天象，此日星躔傍帝衢。神劍未應稀閱久，只今猶有茂先無。」（文集卷三）

又聞馮中星侍御遇難云：「新昌馮中星侍御，吾師景僕先生子也。聞其遇難，投詩端河（卽錦江）哭之。

主憂臣辱是天彝，仗節嘗膽也未遲。臺柏幾留寒歲色，青聽終殉故宮移。嗜魂不散應銜恤，碧血堪藏欲倩誰。猶憶鯉庭杯酒會，幽明無路寄相思。」（文集卷三）

又南州訪戴初士云：「余以九月四日抵南州，訪戴初士，承惠尊人「大圓集」及「渡青閣」「愛廬」諸刻。次日取道西山，別後却寄。

洪喬亦作郵（時致同社鳳升士書），信陵非一客。半日豫章城，匆匆若遺跡。含意各未申，我行良獨迫。南廂復相催，詩才遽彈索。明發道西山，低徊得騰騰。旅次乞膏火，讀君度青閣。先哲肇淵源，風徽儼嗚昔。翳昔神皇季，此道趨靡弱。山陰初濫觴，揚波自夢澤。後進轉慕效，前修恣彈射。陳詩辨廢興，悲哉忽如醉。大雅未蕪沒，匡山留孔碩，王李浣其濃，袁徐益其液。所俟在千秋，時流詎能度。末學秉微尚，騁發亦同的。托居窮海涯，汲深漸未獲。哲人不可作，堂構幸無數。中興屬伊始，繁音宜蕩滌。何因附宮邾，與君振標格。」（文集卷三）

又宿豫章有感云：「淇淇江流赴蠡湖，西山朝爽接城隅。

文章似壽縣王閣。風節誰存孺子廬。秋稼未登曹使急，歲徵如昨庶宗呼。援師去後琴材在，乞與中郎辨得無。」（文集卷三）

又贈建昌陳經甫云：「相逢何必舊知名，海內朋交亦弟兄。最喜蓋簪同意氣，况於華冑又宗盟。遺廬劇語皆憂國，梓里褒衣解治兵。經甫及同志六子，奉江院檄，練鄉兵二千人，流寇客兵，無敢騷其境上。天下未平才俊少，匡廬寧許老長城。」（文集卷三）

又西山道中云：「山光如愛客，歷歷送輪蹄。近野黃埃散，遙空翠浪齊。路移峯欲似，徑轉日初西。未暇謀登陟，毋云句可携。」（文集卷三）

又奉新署中贈馮調治且以爲別云：「睽離逾十載，一度故園看。卓異親承寵，栖遲尙此官。舊游民譽洽，賜履主恩寬。莫漫疑三仕，冰心愆自寒。」

楚弓何得失，國步忽龍鍾。豈謂驅羣敵，居然震九重。近臣忘漢節，並舉沒堯封。遮莫承恩早，將能此日逢。

名區分豫納，小郭度西山。淨几雲霞入，疎簾歲月閒。震鄰初帖息，輓道頗開關。爲報神君在，蒼生合解顏。

天心迴玉歷，王氣萃金陵。租賦東南在，謳吟遠近仍。狂愚懷大定，名僑盛中興。早晚膺新擢，雲臺尙可乘。

過從剛信宿，造次復津梁。投轄君元切，驅車我自忙。褒封應密縣，仗策豈南陽。王路方追逐，毋言一水長。」（文集卷三）

又旅舍書壁云：「山村寥寂近重陽，挑逗詩腸與酒腸。采菊盈襜旋棄擲，不因踪跡在他鄉。」

繫馬山椒餞夕陽，孤懷癡絕似柔腸。宸居近報開南極。客

子膏常怨異鄉。」旅舍讀壁間詩，和者四人，皆以重陽爲感，何此時獨多游客耶？余過此，於重陽亦近矣，漫書二絕和之。後之大夫君子，亦將有感於斯言。（文集卷四）

又九日限韻五首云：「舟中讀匡山集，得秋搜抽檢不五韻詩，因以爲律，章數如之，題不必同，適興而已。」

飛翰飛早秋，山郭引勞搜。語豈連宵盡，身從一日抽。囊袋綠國難，封事嫉時偷。爲問臨印令，曾經此客不。（其二）

獵獵國旗秋，長年何處搜。爲憐風半駛，奈此水如抽。憶江州送，狂思吏部偷。吳城知遠近，前路待儂不。」（其三、餘略、文集卷三）

又登吳城望湖停云：「望湖亭上望鄱湖，想像開天舊戰鬪。列較趕桓共廟略，百靈先後奏徵符。黃龍狎浪俄深淺，（御舟調淺旋脫）蒼兕乘風半有無（我師得風僞漢無風）。遺烈只今豐鎬在，現揚應復仗神謨。」（文集卷三）

又鄱陽湖云：「淺原垂禹貢，巨浸列周官。浪颯孤山動，光搖五老寒。遠帆疑鳥翼，編戶半漁竿。何意栖栖客，淹留日夜看。」（文集卷三）

又自奉新抵蘆潭舟中口號十首云：「豫章城下別同遊，却度西山上小舟。一諾肯合靳季布，片言聊復借曹邱。」

百里而遙一日過，匆匆爲別飲無何。京華已愧嚴徐晚，城內從教卓鄭多。

有約吳城渡蓋澗，打頭無那北風寒。場來數日無餘事，贏得西山四面看。

西去烽烟漸報平，袁州河下凱旋兵。山民縮朒寧煩問，昨日新吳亦閉城。

涂家渡口建河灣，十里憐人薄暮時。閒道山家團結好，隔年兵寇遊旌旗。涂家渡西去十里許陳經市所居。

萬峯轟轟水潺潺，淺淺沙堤曲曲灣。獨泛輕舟下溪去，西山東望是東山。

翠浮紅欲暮雲除，山靄蒼蒼見月華。前浦不知投宿處，坐移深樹認人家。

山村水郭夜頻語，信宿官衙夢頗酣。孤棹更從深樹出，暮雲斜月落江潭。」

餘略（文集卷四）

又曉起云：「銷愁應仗酒爲兵，客夢朝朝帶宿醒。彭蠡早寒風色緊，賓鴻吹送兩三聲。

長夏離家事遠游，蘆潭秋杪尚維舟。不知昨夜愁多少，五老朝來盡白頭。」（文集卷四）

又九月晦日云：「鄱陽秋水濶，鳴鴈求其匹。嗟我糟糠婦，練祥俄已畢。我行在遠道，悲來難具述。憶昔丙寅歲，親命初受室。貧賤共勉勵，歷年十有七。子男四乳具，二女存其一。汝乘阿虞去，母子裁三日，臨危片語無，血脈染衣帛。譬彼蓋臣節，盡瘁忽難恤，子居無姑嫜，呱呱還繞膝。歲月漸云邁，入戶如有失。秋風動前林，萬里氣蕭瑟。咄哉杞人愚，憂國豈其實。跂余望故園，兒曹初印吉。扁舟日遷延，豈不懷親暱。會當早還歸，庭前戲梨栗。」（文集卷三）

又九月十五夜蘆潭限韻云：「匡廬秋色落千巖，湖蕩青青草半芟。晚翠和烟羣島接，空潭浮月薄雲銜。如何圓魄看三度，猶自江村滯片帆。欲寄尺書隨雁足，鄉心撩亂倩誰裁。」（文集卷三）

又遺懷云：「驅車踰嶺信間關，風阻扁舟盡日間。已覺客愁盈蠶澤，愧無佳句酬廬山。夢懸故國家千里，坐瘦東隅一月彎。乞得南薰殿秋色，章縫應許覩龍顏。」（文集卷三）

又登迴峯寺云：「北風留客太依依，客伴相携訪翠微。竹影見榮空復色，相傳廬山有竹影寺，時或望見，卽之福隱。東林傳法是耶非。澄湖近牖菲堂靜，曲徑藏秋綠樹肥。遙望秦川正烽火，徘徊登陟欲忘歸。」（文集卷三）

又感事云：「灑湖寂歷辨烟村，十室看來五室存，豈有寇攘曾飲馬，却疑林木爲亡猿。年華荏苒餘焦土，生計蕭條半閉門。閒道將軍今仗鉞，可能時雨慰中原。」（文集卷三）

度湖口云：「日日風威未肯降，多情蘆早戀船聽。乍移秋月爲冬月，恰自西江下楚江。小郭半規山蠱蠱，迅流千里水淙淙。却憐方國朝宗急，逆浪揚帆盡再驩。」（文集卷三）

又抵蕪湖云：「扁舟曾不暮，此日亦蕪關。地望分三輔，軍儲佐九圓。滯留江上躄，衰颯鏡中顏。漫道風雲近，霄來夢故山。」（文集卷三）

又發蕪湖別同舟諸子云：「度嶺愛鄉聲，聯舟况復情。憐君初卽次，而我戒孤征。江折西梁險，天迴北極明。未堪離思急，桂酒更同傾。」桂酒香鄉美釀，其法本出羅浮。（文集卷三）

又十月望日夜泊采石云：「采石磯頭夜泊船，感時懷古思悠然。代迴大歷詩應少，天入南陔月自圓。猶有妖氛橫隴蜀，更堪□□幽燕。騎鯨一去非關醉，千載還誰辨謫仙。」（文集卷三）

又抵京恭賦云：「城闕遙遙壯九重，江流宛宛護雙峯。粉檉聲聲聲遠，豐邑留詔雨露濃。萬國車書懷拱極，千宮環環

盛從龍。戎衣滿眼君休歎，猶是先皇櫛沐容。」（文集卷三）

又都門晤梁非馨云：「繡錯山河忽半分，却從相見惜離羣。旅裝底賁知何日，青犢縱橫尙報聞。刻刻只今推國士，先鞭應許勒殊勳。故人亦有新亭淚，弱羽無因致五雲。」

記得當年別路遙，音塵寂寂度先朝。頗疑望氣依南國，猶有啼痕泣舊僚。侯霸素癡仍是昔，景差能賦爲誰招。越臺春好蘼蕪長，驕馬何時重過橋。」（文集卷三）

又却寄云：「旅况飄零亦復佳，鳩茲江上試芒鞋。故園俠少黃金勒，南國才人白玉釵。蘭雪任談如在目，煙雲貽贈尙盈懷。莫憐貧賤韓夫子，裘敝長安未有涯。」（文集卷三）

又疏草成二首云：「七尺昂藏愧此軀，褐衣徒步一迂儒。未能健翮隨鴻鶴，誰與修弧□□□。憂國獨餘填海恨，著書何異徒山愚。盈廷此日多長策，爲問芻蕘定有無。」

嚴寒風色畫蕭蕭，極目關河涕淚遙。隴首自啼秦吉了，軍中寧乏霍嫖姚。鴈臣聚胡虛龍暗，鮫室徂秋赤虜驕。縱使徵忱動天聽，空言何補聖明朝。」（文集卷三）

又冬至日小集云：「輕緹初報一陽來，晴雪繽紛絜舉杯。玉殿威儀新節序，金陵雲物舊觀臺。春迎斗柄行東指，天轉炎曦漸北迴。獻賦未能慚浪跡，鄉心還逐繡紋催。」（文集卷三）

又拜疏三首云：「短褐蕭然旅病身，也裁蕪牘獻楓宸。敢期賈傅能前席，差與飄華步後塵。我太祖以乙未定金陵，卽漢高帝元年。唯小疏拈出，與飄華奉赤伏符或頗相似。席帽未離從日笑，城門不閉任時噴。桃園一賦心如醉，河北由來亦帝臣。」

曉漏初停雪滿林，江皋重趺帝城深。交衢掃雪餘齊齒，簷溜凝澌似漢簪。寒士獨多寒沍色，遠臣差有遠猶心。銀臺賴已通微悃，徒倚適廬又越吟。

削奏疊疊字曰書，中官移檄入公車。能添九鼎江瑤柱，猶愧三言海大魚。時譽漫誇通國體，壯遊因得覩宸居。天戈早遣平盧隗，澤畔羊裘恣所如。」（文集卷三）

文集卷一上中輿政要疏云：「臣聞盛王不廢韜鼓之求，而臥碑獨嚴生員之禁，蓋自平世言之也。天造際其傾側，時事積於艱虞，苟尊親之戴未泯於人心，則呼籲之誠豈遺於草莽。臣感憤國難，痛哭流涕。思率士莫非臣子，而涓涓或佐高深。是以啜藥家室，跋履霜露，願畢志竭忠於皇上之前。」

夫今日之所急者，兵也，餉也，守也，戰也，此盈廷所肝衝而策也。而臣以爲有急於此者何也？人心不固，兵雖多，不能使勿潰也。風尙不清，餉雖多，不能使勿耗也。今日之勢，必也聯結人心，激發忠義，然後兵餉皆有定劃，戰守不屬空談。乃談議而進之，存乎羣臣矣。建極而錫之，存乎主德矣。

恭惟皇上躬神聖之資，協天人之應。臣逃稽載籍，高皇帝以乙未定金陵，與漢高祖王關中之歲同。皇上以乙酉紀元歷，與漢光武建元之年同。此中興之符端，百靈之啓佑也。惟是締造伊始，而積習相沿。外侮宏多，而內治尙闕。所宜易轍改絃，以應天容。

臣蒿目當世，著書八篇。曰端本，曰肅吏，曰保民，曰勵俗，曰制用，曰取戎，曰固圉，曰討逆。每篇之中，其目各四，計三十二款。草茅不識忌諱，間亦有羣臣未及言者。是以忘其疎賤，而獻之闕下。

——562——

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烈皇帝恭儉仁明，好學勤政，古之興王，未或過也。而一時臣工，無能精白以承休德。快意恩仇，肆情欺罔。閔鷓尋豐，謂之風裁。怡堂爲安，號稱相度。危機既迫，猶緘默以取容。艱巨埤道，輒規卸以自便。章奏不乏公忠之語，而賄賂彰聞。行間時騰克捷之聲，而封疆日蹙。先帝痛班聯之乏人，傷付託之不效，爰始不次掄材，闢門求諫。而羣臣資格持之，謠詠繼之。見謂慎重名器，而卽以開營託之門。見謂嚴恭言路，而實以爲壅蔽之實。往事既誤，殷鑒非遙。荷舊染之未蠲，恐伐柯之不遠。方今寇犯巴淪，欲據上流之險。敵窺徐兗，漸開南牧之謀。而逆閹震驚廟社，竊據峭函。負隅之勢猶存，藝術之誅未正。此朝廷臥薪嘗膽之時，非臣子戲豫馳驅之日也。

臣杞憂狂慙，謹以所著書繕寫成帙，隨疏上進。昔東方朔奏三千牘，武帝每讀輒乙之。臣書萬有七千餘言，自知繁瀆。然所言皆中興之要。伏惟皇上垂慈省覽，采擇施行。於以釐百工而新庶政，雪國恥而暢皇威，臣書之言，或亦有裨於萬一矣。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又次答謝伯子二首云：「誰向羊腸鑿覆車，盈盈京國盛簪裾。龍髯尚掩橋山涕，雁足新驚塞外書。甲惡可堪供假仰，杆空何以策留餘。叩關昨日漸疎拙，倉兄填膺未半抒。」

草莽何期奉御輪，歸裝猶映五雲新。卽教巖樹能招隱，長向天章頌作人。晏歲別離驚遠夢，他鄉行色共江春。有懷報國君先達，案牘爲勞莫厭塵。」（文集卷三）

又擬古八章呈王長崗先生云：「南有狂生，其愚維杞。聞變假裝，背旦靡止。如彼媿婦，不恤其緯。蕪言匪嘉，鑒於

天子。

狂生之狂，載謠且歌。聲與淚下，其與幾何。竄惟天子，弗譏弗呵。願附青雲，庶幾不磨。」

餘略。（文集卷四）

「或戲謂君未冠進賢，彊欲知人家國事耶。公曰，先朝之事極矣，極則思變，莫或隄之，將又甚焉。余思夫力之不逮與言之已晚也，又可俟乎。」

文集卷三，次郡丞盧鎮存先生韻兼答黃子二首云：「誰賅長安與臣，海隅無路叩高旻。不因廟社鍾真主，那得江湖寄此身。故國懷焚兼玉石，興朝延擢盛弓輪。臨歧綺贈慙珍重，未遣笑安人。」

青衣開道歎無臣，就義從容泣上旻。不那已成千古恨，可應深戀百年身。河南鄧禹非因薦，晉國郇模豈待輪。漫道明珠已塞闕，度關遲爾乘編人。」

「書旣上，不報。」（四朝成仁錄）

陳巖野文集卷四，憶家二首云：「有客當歌賦式微，關山飛雪滿戎衣。嚴寒最是侵文弱，子夜憑誰問薄幃。」

一騎南來火未斜，冬深何意向京華。書生自笑心腸窄，纔獻鴛鴦便憶家。」

唐王聿鍵，讀而偉之。旣自立，卽其家授監紀推官。未任，舉於鄉。以蘇觀生薦，改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援贛。

薛始亨撰傳云：「宏光登極，詔試諸生，領恩薦，復舉乙酉賢書。思文帝在閩，求粵士於蘇戶部觀生，以先生對，並進

上所書。特詔授監紀推官，督職方主事，「監粵兵援虔。」
（陳巖野文集附錄）

屈大均撰傳云：「思文帝即位，大學士蘇觀生疏薦，并進公所上書，帝驚歎曰，奇才也，召見，未赴，詔授監紀推官。尋舉隆武元年鄉試。二年，陞兵部職方主事，奉命監粵兵萬人出梅關。」（四朝成仁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思文皇帝入閩，得書草於戶部郎蘇公觀生，讀之曰，奇才也，有旨召見，未赴。既而特詔授監紀推官。公之自南京還也，以弘光登極，詔舉恩貢，復應乙酉鄉試，拜官數日而榜發，雋第七人，遂以推官冠服燕，一時榮之。隆武二年遷兵部職方主事，監粵狼兵萬人出南安。」（陳巖野文集附錄）

陳巖野文集卷二「乙酉閩墨」

擬上命大將軍徐達等分

布士馬規取河北州郡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隨清進攻元都克之羣臣賀表云：「伏以皇建有極，辰樞光燁乎旄頭；帝命不違，井越氣揚於箕尾。洗□□百年之□，奠中華一統之全。六合同風，普天肯慶。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內夏而外夷，譬若上冠而下履。慕義來進，春秋謹書人書爵之文；負固弗賓，周雅著于襄子夷之績。秦代並邊築塞，當時之毒，萬世之功；漢家插穴犁庭，一時之勞，數世之逸。慨石晉乞師奚契，燕雲淪陷者四百餘年；迨祥興負嶺崖門，□□□八十餘載。遺臣殉節於先代，藏血猶丹；義士欲泣于荒朝，裂眦爲赤。天厭元德，是生撥亂反正之才；運轉陽明，丕著摧陷廓清之烈。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文武聖神，紫霧呈臚，蚤著日角珠庭之瑞；中星凝竚，肇開龍飛虎變之期。鼎奠而四方來

同，應金陵之王氣；詔頒而百蠻率服，復漢代之冠裳。辟雍振鐘鼓之靈，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爭解辯以襲華風；蕃衛極干城之選，如熊如貔，如虎如貔，咸枕戈而襲武服。誕茲元祀，丕奮遠猷。天南悉入黃圖，昔令□□狎邇；河北吾亦赤子，忍教□□猶存。爰授鉞於元戎，俾分猷於列帥。馳道從陸，輓道從水，赴桓遠震於氍裘。有聚爲正，有分爲奇，指縱悉遵乎廟略。蓋謀制勝，惟臨清爲喉咽之重，先厚集以張吾軍。雪恥除兇，以薊門爲枯朽之摧，爰一舉而收其績。大憝殄而遺黎嚮化，上游控而庶土方來。從此弗若弗逢，鑄夏金而象九；會見卜卜下世，綿周歷以彌千。臣等欣際聖明，叨塵待從，未嘗學旅，長纓慚馬上之功；何以搃丹，濫管矢蝟均之頌。伏願有典有則，善作善成。百祿是適，綠競並融於商道；三苗不敘，怠荒猶儆於虞階。車書環八極之江山，共球畢集；緯象拱大明之日月，壽考無疆。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歡忭踴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又時務策一云：「自古一統全盛之國，必有中興；其祖功宗德之入人者深，而忠臣義士，所爲懷思先烈，出而圖吾君者，誠不能已於此也。中興之版圖，視開闢之版圖，有不及，無或過焉。晉宋之偏安，周官唐肅之割裂是已。中興之年歷，視開闢之年歷，有或加，無大逕庭焉，少康去桀較遠，東晉視西維倍差是已。凡此雖有天道，蓋繇人事，而地利不與焉。有少康光武之爲君，靡高郵馮異耿諸人之爲臣，中興之全盛宜也。若乃初勤而後怠，周官所以鮮終；舍魏而吞吳，昭烈於焉失據。畫江以自守，則王謝不能振其衰；崇姦以爲賢，則郭表宗岳不能竟其志。要其崎嶇險阻，猶能延世當時，胥附之勤，

良有足多者焉。是故，臣誼尙矣，主德先之。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矣，未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我祖宗再造區夏，功德愈隻千古，而受命之紀，略與漢同。高皇帝渡江之年，即漢祖王關中之歲。皇上恢廓大度，有光武之德，重以南陽啓宇，應白水真人之鄉。仲夏膺圖，當鄱南卽位之歲。西漢二百三十年而盡於甲申，遼高皇帝乙未二百九十年而亦盡於甲申。前既踰漢，後必稱焉。中興之歷數版章，直將凌軼東京，何有晉宋。乃說者謂閩粵之地，僻在東南，慮不足以舉西北。夫事固存乎其人耳，古未有以江左定中原者，有之，自高皇帝始，此獨非東南耶？且形勢之說，以高臨下者勝，山之峙峙爲高，水之所歸爲下；出仙霞以達兩浙，度大庾以徑豫章，浮清湘以下岳鄂，數道並進，會於金陵，皆建瓴之勢也，今天下之勁萃于閩粵，悉其精甲以治水犀，而選銳士爲步卒佐之，西北馳突之技，寔既陞臬，勝負斷可識矣。金陵既復，然徒倣高皇帝治兵之略，東征西討，以臨燕趙，安在一統之難，幾也。是故，今日之事，有作而戰，毋坐而守。戰則日進，守則日退。□□□□非有奇智異能，誠伸一勝之威，可立振四方之氣矣。若夫紆民力以固邦本，籌餽運以佐聲靈，當必有命世之賢，雲合響應，不媿雲臺之烈者，生蓋直以主德信之也。」

又時務策二云：知人之難，自古記之。其自中葉以還，則其每甚者也。開天之主，身起行伍，所用將相吏士，率多居平握手之歡，故其知之也悉；至後世而官府隔矣，耳目疏矣，將以薦舉爲明揚之寄，則卽以薦舉爲黨援之階；不得已而求之科舉，糊名易書，以一聽冥冥不可知之數，蓋時變使然；而士習浮華，卒鮮實用，下多躐致之榮，上鮮樹人之報，有讒憂之說者乃謂一代名臣，悉繇科舉；此非科舉能得名臣，而名臣之不得不出於科舉也。迨夫風尙日下，士習愈卑，向之矜名飾節者，相率於躐躐浮薄之途；而記誦迂疏者，坐關於是非得失之較；其流之歸，至于有私黨而無朝廷，有功利而無繩簡；雖以先皇帝之焦勞宵旰，思所以維風易俗而善用之，而驅策不效，卒始大變，可盡諉之曰天運然與？生竊惟前事之所以失者，凡以求之太驟，而養之未深；有時度越於格之外，而度越未足別長材；有時嚴愆於格之中，而嚴愆未足懲愆德。且夫縉紳之習，唯諾成風；屏息嚅喞，循牆磨折；不知積幾依阿，乃得自致於天子之左右，蓋至是而鋒銳固已銷削矣。其有瑰意獨行，不受羈約；則已羣起詬誶，目爲祥金；摧折暴加，使不得達；繇斯以譚，使天下學術之淺繇乎科舉，而使天下心術之壞，非盡繇乎科舉也。皇上應運中興，需才爲亟；要惟振作鼓舞，存乎宸辰。資格宜決也，而名器不可以不嚴；位置宜崇也，而草茅不可以獨抑。藝文之舊，未可捐也；而汲引不可以或遺。藏納之度，未可隘也；而激揚不可以不力。昔之所重，今不必獨輕；而要風勵以公忠明作之猷；昔之所廢，今不必不用，而務綜覈於靜躁真贋之較。有封墨烹阿之察，而毀譽弗欺；有懸轡止輦之勤，而薰思咸集；有絕纓賜枝之厚，而愧恥萌生；有推赤置腹之誠，而夢寐俱奮；循嘗調以善羣材，懸不次以待豪傑；天下之士，見夫名實之辨明，攀援之徑絕，必將畢智竭忠求自售於皇上；卽高皇帝所以羅致八紘，道不越此；積頹之風，固可立轉於鴻造矣，安在夫畸而存之畸而廢之者哉。」

矣。然非言之難，而救之之難也。非救之難，而憂之之難也。非一人獨憂之之難，合有位而憂之之難也。請言夫兵：逃亡不可束歟？置淺不可戢歟？選懷不可激歟？聯以恩信，明以禮秩，迪以果毅，所以救也；而當世之大，卒未有痛心疾首於兵之謂焉者何也！請言夫財：旁漏弗可隄歟？中竭弗可濬歟？穰薪弗可載歟？謹其出納，導其泉源，養其滋息，所以救也；而當世之大，卒未有勞心焦思於財之匱焉者何也！請言夫吏：廉而舉之，或廉而按之矣！墨而黜之，或墨而陟之矣！其墨者固墨也，其謂人墨者亦墨也，不憂墨，胡能救墨！請言夫民：罷者法諸乎？攫之弗能，或解縱繼之矣！良者子諸乎？生之實微，或翦刈加之矣！無能易罷而良之，烏知不且驅良而罷之也，不憂民，胡能救民！嗟夫！今之天下，非漢文唐憲之天下也，其相率而憂之，則且爲東京爲建武；如其厝火爲安，怡堂自適，烏識稅駕之奚從也！賈誼之所痛哭，李翱之所發憤，庸有極乎！詩不云乎，「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是故，救之之難言乎？無其術也！憂之之難言乎？無其心也！苟有心矣，何患乎無術！心乎治兵，律己必嚴，取士必銳，兵可釐也。心乎治財，節而毋悖，與而無擾，財可足也。心乎辨官，奉公毋以援，盡下毋以威，吏可循也。心乎親民，亂繩惟毋急，錄寡惟毋蓋，民可安也。雖然是四術者一術也，兵非吏弗馭，財非吏弗理，民非吏弗懷，而庶司百執之官，非大吏弗統；大吏墨矣，小吏其胡奉焉！攘之於兵，兵是以脆，如蠅，殲身不悔。己不能憂，又禁他人，使不得憂。今執事而既策之矣，二子而既言之矣，其戒之行存乎已，其使戒之

而終能行之存乎上。故曰憂之實難，未有憂之而無其術者也。夫士以一人憂，則不若合天下憂，而欲天下相助爲憂，則不若一人先天下而憂。聖明在上，愚生終以時弊爲可救也。」

又時務策四云：「粵於方今，左輔也；租賦於是焉供，丁壯於是焉出，精金良械於是焉輸；粵事動搖，閩未可知也；其進而籌天下，愈未可知也；今爲粵計，則莫亟於禦寇矣。天下方靜，良者多而暴者寡，草竊盜宄，其勿有救也，以僅微也；且夫雲雷草昧，反側安多；此其中，豈盡淫縱不逞？蓋亦有英雄之才，鬱鬱不得志，挺而走險，爲所欲爲者矣。勝之乎？其安之也！我有所圖於北，而又有所驚於南，則其數不勝；我有所重於彼，而顧有所先於此，則其數愈不勝。且夫寇亦民也，其弄兵可誅，其駢首可憫也；且夫寇即兵也，其棄之則吾敵，其材之則吾使也。殺一寇，實殺一民，計莫若寬容之誅以全民；撫一寇，即得一兵，計莫若廣兵之籍而即以靖寇。今皇上奮圖恢復，中食捐俸，詔粵中士紳會兵贛州，以是爲犄角之雄，輔車之倚也，而我且無知寇何，則將如度何。循梅以東，珠海以南，其爲寇也多矣，收用其傑，解散其餘，可以使堂奧無寇而有民，可以使庭戶有兵而無寇，可以使閩粵之勢固於金湯，可以使克復之功成於指掌；生故曰安之使。雖然，而民之田烏乎授？寇而兵之之餉烏乎供？粵經產有藉矣，險者屯軍，易者業農，亦有餘懇焉者乎？粵歲課有額矣，以供京師，以饒戍兵，亦有轉貸焉者乎？夫無以給之，是終不可得而安也。若乃下我懸未察汗菜境垠而授之，曠日持久，無以應目前之急；其或搜括多方，薄給之糈，其毋乃海之淫掠，以爲戎

行憂？故夫寇可撫也，而未可遠也。謀餉以饋之，使毋餓望；謀帥以馭之，使無前却。其既歸我戎索，則鼓行而前，毋令輿師久淹茲土。廣功名之路，消反側之心，固內順之圖，奮外威之略；粵事安，天下安矣。故今日之計，足國爲先，足國之謀，重農爲本。履畝而稅，不可訓也。粵中山澤之藏，舟車之輳，夫其尚有可議者。當今之世，倘有管仲，寇恂，劉晏其人者乎，請與進而籌天下！」

楊廷麟傳云：「順治二年，南都被，江西諸郡，惟贛獨存。唐王手書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劉同升國子祭酒。同升自粵都至贛，與廷麟謀大舉。乃偕巡撫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九月，大兵屯泰和，副將徐必達戰敗，廷麟同升乘虛復吉安臨江。十月，大兵攻吉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退屯峽江。已而萬元吉至贛。十二月，同升卒。三年正月，廷麟赴贛招嗣變張安等四營降之，號龍武新軍，廷麟聞王將由汀赴贛，將往迎王，而以元吉代守吉安。無何，吉安復失，元吉退守贛州。四月，大兵迫城下，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粵都趣新軍張安來救。五月望，安戰梅林再敗，退保粵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贛與元吉憑城守。未幾，援兵至，圍暫解，已復合。八月，水師戰敗，援師悉潰。及汀州告變，贛圍已半年，守陴者皆懈。十月四日，大兵登城，廷麟督戰久之，力不支，走西城投水死。」（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萬元吉傳云：「順治三年，廷麟將朝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儉調雲南兵，至是，抵江西，兩京已相繼失，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以客禮待之。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類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

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新軍張安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既降，有復撫州功。且招他營盡降。元吉以新軍足恃也，蔑視雲南，廣東軍，二軍皆解體。然安卒故爲賊，居贛淫掠。遣援湖西，所過殘破。及是，大兵迫吉安，諸軍皆內携。新軍又在湖西，城中軍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息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軍棄城罪，其衆遂西去。四月，大兵迫息口，元吉不能禦，入贛城，大兵乘勝抵城下。而新軍先往湖西者，聞吉安復失，仍還粵都。廷麟躬往邀之，與大兵戰梅林，再敗，乃遣散其軍，而身入城與元吉同守。六月望，副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圍漸解；未幾，復合，城中守如初。王聞贛圍久，使尙書郭維經來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元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師三千，大學士觀生遣兵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諸將欲戰，元吉欲待水師至并擊。而中書舍人來從謬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芬，兵部主事黎遂球，

陳伯陶胸朝粵東遺民錄云：「黎遂球，天啓丁卯舉人。崇禎末，詔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乙酉監廣東兵赴贛，城破，與弟遂球俱力戰死，贈兵部尙書，諡忠愍。明史有傳。」（卷一麥廷祖）又云：「劉師雄，字沛叔，番禺人。黎遂球姊子，少有勇力，能敵數十人，喜孫吳兵法，以游擊隨遂球援贛州，授參將。會水師敗，遂球偕師雄入贛，身冒矢石，督發鐵炮火器，目不交睫及數閱月。城陷，遂球巷戰，脅中三矢墜馬死，師雄被執，不屈。已而乘間脫歸，隱雷峯。」（卷一劉師雄）

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師帥

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黎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大兵開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僅起龍維經部卒四千餘人，城外僅水師後營二千餘人。參將謝志良擁衆萬餘等都不進，廷麟調廣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即赴。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十月初，大兵用鄉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遂破，元吉死之。」（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勸觀生東保潮惠，不聽。

屈大均撰傳云：「敵攻贛州，觀生督師援贛，駐南安數月。兵單餉絕，不敢進軍。公數爲劃策，不聽。請偏師獨戰，不許。已而贛陷，□□至上杭營，文武不戰而潰，□□失所在。觀生聞變，將旋廣州。公請其指。曰：國未有主。公曰：國亂先內，國危先外。今東喪三閩，西絕湖湘，北淪章貢，國家分土十五，獨兩粵存耳。埽境內以屬閣下，及其危而棄之，謂天下何。曰：然則奈何？公曰：國自有主，非閣下所急。敵今全力在閩，勢且西侵。閣下南歸毋駐，而以重兵東走潮惠，因漳泉未潰控扼之，猶可自立。若必以擁立爲功，謀議之間，動淹時日，則敵越韓江之險，將士恆怯而不肯附，難與守矣。兩粵存亡，繫於東向。遲則亡，速則存。夫亦憂疆圉之不固，何患無主北門之事。請留一軍以委邦彥。不聽。南安人泣涕遮道，留公共守，亦不許，遂以公還廣州。」（四朝成仁錄）

陳邦彥撰行狀云：「時蘇公觀生，以樞輔督諸軍援贛州，

公數以策干之，不聽。及秋，閩中陷，蘇公旋師入粵。公請其旨，曰：國未有主。公曰：邦彥聞國亂先內，國危先外，今東喪云云。」（陳巖野文集附錄）

蘇觀生傳云：「順治三年三月，大兵破吉安，總督萬元吉乞援，觀生遣二百人往，元吉命協守綿津灘。遇大兵，潰走，元吉乃退回贛州，大兵遂圍城。觀生走南康，贛人數告急，不敢援，六月，大兵退屯水西，觀生發三千人助贛守。久之，他將戰敗。九月，大兵再攻贛州，三千人皆引去。時觀生移駐南安，南中急，不能救，聿鍵死於汀州，贛州亦破，觀生退入廣州。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趨潮惠，扼漳泉，兩粵可自保，觀生不從。」（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陳巖野文集卷二，梧行留上蘇閣部書云：「昨江上無船可募，募之內濠。偵文之後，水涸不得出。夜篝燈請見，值內堂閤然，遂不敢叩，今凌晨發矣。南贛淪陷，敵患剝膚。中夜撫膺，阻涕欲絕。會城人心不一，難與固守，諸紳中無可屬大事者。師臺且宜以防守責之有司，而疾提兵東出，扼控潮惠。聯水陸之銳，據山海之險，固圍周防，輿屯設治，立於不可拔，以觀時而制變。若俟敵越關而後行，必豪傑之士，必以爲恆怯，而不肯附，此不可不早計也。」

大廟峽之守與東事并急。諸將或威可懼，或利可誘；或剛復而寡謀，或大言而鮮實；北門之守，洵難其人。目下「四姓」跋扈，若遽調之入惠，必滋反側。如「四姓」不東，而謂水師十日可出，此必不可幾之數也。昔張魏公謀師岳武穆，枚舉王德，呂祉，楊沂中，張浚之屬，武穆皆以爲未然。魏公佛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今茲言之，將無近是乎？然彥奉奉行

矣，非有自請之望。惟往返之餘，峽上未有駐兵，則事勢愈蹙，惟師臺擇將而亟遣之，庶有及耳。

彥輕率鮮成，爲當道所不諒，固無足怪。然而同門之士，汲引之人，亦且有假借外援，引繩批根於師臺之前者，無能之效，於此可見。不早日引退，使議者笑師門無人，罪可道乎。伏惟師臺恩遇之重，萬一未酬，然彥之退休，亦將先謀身之地，然後結納豪傑，俟師臺之命而後起。倘七尺苟延，皆效忠朝廷之日，未敢遂以潔身爲長策也。兵有聚而爲正，有分而爲奇，與其所夕隨侍而無所成，不若使彥得爲所欲爲以犄角。昨韓公枉顧，具道台指。恐鄙誠有不能盡達者，故敢詳言之。臨發草啓。」

陳巖野文集卷三，贈蘇宇霖餉部云：「多難今相見，神州半陸沈。有懷恒國步，何意戀朝簪。歟歷皆殊績，朋交寄素襟。獨憐縫掖舊，空負濟時心。」

臨淮無寸土，浮海獨全師。突騎增蕃衛，長鯨避羽旗。才名交口遍，威略建牙遲，何日妖氛靖，韓陵讀舊碑。宇霖初令無極，遺愛有碑，今南北阻絕，故韓陵片石爲喻。

古人云已邈，鐵漢可能多。有劍曾曷敵，無錢肯繫靴。乘車盟不負，卮酒醉頻過。世路仍資格，清名奈爾何。

當年曾並轡，十載讓先鞭。牘豈三千奏，榕漸五石堅，山河供雪涕，歲月入霜顛。爲憶曾夫子，耐知意惘然。」

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監國於肇慶，觀生遣邦彥入賀。王因贛州破，懼迫，已，走梧州。

薛始亨讓傳云：「八閩既陷，永明王監國於梧州，觀生以

閩部擁殘兵入廣，遣先生奉箋勸進。」（陳巖野文集附錄）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云：「張在瓊，字選度，順德人。蘇觀生，何吾驥擁立軍於廣州，遣陳邦彥徵之，不起。」（卷二張在瓊）

按陳邦彥自此次去廣，即終觀生之身，未嘗復入。受遣徵張之事，未必有之，陳遺民錄或誤。又南明野史云：「已而，觀生使給事中陳邦彥勸進，復回肇慶。」（卷下頁四）

屈大均撰傳云：「九月，永明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用事。觀生與魁楚有小嫌，不擇。公引義力爭。乃遣公奉箋勸進，且請迴鑾廣州。」（四朝成仁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桂邸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柄用。蘇公與魁楚隙，不擇。公引義力爭。乃遣公奉箋勸進，且請迴鑾廣州。」（陳巖野文集附錄）

桂端王常瀛傳云：「三年八月，大兵取汀州，執唐王聿鍵。於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羅式相，巡按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等，共擁由榔監國。母妃王氏曰，吾兒不勝此，願更擇可者。魁楚等意益堅，合謀迎於梧。十月十四日，監國肇慶。以魁楚、大器、式相爲大學士，餘授官有差。是月，大兵取贛州，內侍王坤倉卒奉由榔仍走梧州，式相等力爭，乃回肇慶。」（明史卷一百二十）

南明野史云：「王坤者，舊北閩，自南都失而入關，思文遣出，乃入肇慶，乘筆司禮監。」（卷下頁四）

羅式相傳云：「順治三年九月，大兵破汀州。式相與丁魁楚等，議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州，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進式相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未幾，贛州敗報至，司禮王坤迫王赴梧州，式相力爭不得。十一月朔，蘇觀

生立唐王聿錫於廣州，式相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
（明史卷二百八十）

陳巖野文集卷二，上監國桂殿下乞迴鑾啓云：「啓爲乞迴鑾東粵，以定中興基本事。臣聞古昔，中葉而能光復者，曰人心，曰地利，曰財賦；三資者備，而中興隨之。漢光武起於河北，唐肅宗奮於靈武，此道得也。恭惟殿下以神宗皇帝聖脩，開關粵東。仁孝至德，官昭遐邇。去年金陵失守，粵東自紳衿至於草澤，無不繫心於殿下者。邇者監國之策，定於端州。粵人延頸跂踵，咸懷敵愾之忠，願得一當，以襄捷伐。迺廷議主於西幸，羣心失望，以爲將且棄已也，故遷延不至。輔臣蘇觀生，恭捧溫綸，趣裝赴召，遣臣齎報起程日期。既就道矣，而士民數萬，擁道遮留填咽，僉謂一時監司守令鎮關，陞者陞，去者去，曾無一人爲國家鎮撫此土；若輔臣復行，是虛廣州以速外敵之窺伺；遇變事而知其權，忠之大也；輔臣不得已，暫留以俟。臣竊惟粵東人心如此，此正殿下所宜亟收也。使人臣以尊君親上之心守國，不若即以愛妻子，惜墳墓之心守國。粵東北枕羣峯，南環巨海。湖惠蔽其東隅，衡永峙其右背。及敵謀之未集，尙足自固，殿下誠迴鑾廣州，以粵東之產，養粵東之士，以粵東之士，守粵東之險。臣民各愛其身家，則疆圉克鞏，而恢復可以漸圖。且邇來徵餉簡者必於粵東，徵援兵者必於粵東，徵堅甲良械者亦必於粵東；粵東，固財賦之區也。西粵荒瘠地偏，荆蜀殘傷未起，我能往，彼亦能往。不先據財賦之區而乘以資敵，粵左動搖，即西省亦未可支。輔臣蘇觀生，恫心時事，具啓恭迎。緣臣行之日，未經奉旨，諭臣謁誠面奏。殿下試俯垂容炤，粵東人心，何以昔也愛戴，今也失望？

雖然東下，以一懸雲霓之仰；則粵東上供之物力，即可壯粵東守險之聲靈。人心，地利，財賦，并舉以爲經始之謀，然後聯絡中原，規畫進取，祖宗一統之盛，可旦夕幾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邦彥甫入謁，而觀生別立唐王聿錫於廣州，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王遣中使十餘輩，召入舟中。王太后垂簾坐，王西向坐，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勁卒取韶，以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王，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敵。王大悅，立擢兵科給事中。齋敕還諭觀生。

屈大均撰傳云：「□□□四弟唐王至廣州，士大夫不得志於時者，從吏觀生，謂兄終弟及，擁而立之，改元紹武，公未之知。西至梧，方上啓，候令旨。夜分，中使十餘，燈火連江，呼陳主事船。公驚起曰，事變矣，衣冠入對。王御龍舟，太妃垂簾，魁楚侍。王曰，聞四王至廣州，甚喜。然孤既監國矣，輔臣蘇先生既奉啓入朝矣，彼胡爲者？公曰，此或仍閩中之舊稱，而小民訛傳乎？魁楚曰，已即真矣。王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公曰，我弱彼強，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非名。敵急矣，觀生若不悔禍，亡無日矣。悔禍則不得不求和於我，是我爲主也，焉用先之以示弱？則和不可。粵西之兵，長於灘瀾而不長於江海；且新募浮囂，戰必不勝。藉幸而勝，其力必疲。敵以銳來，我以疲往，必難禦矣；則戰不可。」

且天家之情，中州之產，盡區區兩粵之中，不以死仇讐□□而
以死骨肉乎。當今之計，獨宜速返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
繕舟固險，馳檄遠近，摩厲以觀其變。今南雄之守，皆西山勁
卒，藉以取韶，其勢必舉。粵東十郡，我制其七，而使其三，代
吾受敵，從而乘其敝，猶或可也，何必戰。王曰，善。明日，擢
兵科給事中，暫敕官諭觀生。時十一月九日。」（四朝成仁錄）
南明野史云：「唐王聿錚浮海至廣州，觀生雖勸進，終忌魁楚，不
欲過肇慶，適聿錚至，遂與何吾驥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乃
自立，號紹武。召上馬、徐、鄭、石四姓盜授總兵等官，以拒肇
慶。」（卷下頁四）

陳恭尹撰行狀云：「□□四弟唐王聿錚者，浮海自閩
至。紳士不得志於時者，愆恩蘇公，擁而立之廣州，改元紹
武，嚮官無暇日；屠販之子，高車於道中，而公未之知也。西
至梧州，方上啓候令旨。夜被酒臥，漏下二鼓，中使十餘人，
燈火連江呼陳主事船。公驚起曰，事變矣，衣冠入對。上御龍
舟，太后垂簾，魁楚侍。承旨語事畢，因問曰，今非戰則和，
二者安出。公曰不可云云。」（陳巖野文集附錄）

蘇觀生傳云：「丁魁楚等議立永明王，觀生欲與共事；魁
楚素輕觀生，拒不與議。呂大器亦斥辱之。適唐王弟聿錚與大
學士何吾驥自閩至，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
議，觀生遂與吾驥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
以十一月二日擁立王，就都司署爲行宮。即日封觀生建明伯，
掌兵部事。進吾驥等秩。擢捷先吏部尚書。旋與元鏡，應華，
道唯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時倉卒舉事，治宮室服御函
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

伶云。」（明史卷二百七十九）
桂端王常瀛傳云：「十一月，唐王弟聿錚自閩浮海至粵。
時閩舊臣蘇觀生，撤兵奔廣州，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
等，謀立聿錚，僞號紹武。是月，由榔亦自立於肇慶，僞號永
曆。」（明史卷一百二十）

陳巖野文集卷三。軍號一百二十字云：「明昭維熙朝，奕
葉垂德潤。天心兆雲雷，神皇留聖胤。我后容且仁，中興方應
運。龍飛自端城，豐蔕蔭炎郡。翠華臨桂管，楚粵聲靈振。何
斯漢海濱，羣戎稽卽訊。主恩深未酬，丹誠衷所韞。瞻言熊羆
士，桓桓氣俱奮。投鞭壓衆川，揮戈平萬仞。風雲助行列，籌
畫伸威信。載驅啓南甸，包舉兼齊晉。旂常動鴻勳，千秋揚淑
問。」

抵廣州，聞使臣彭耀被殺，乃遣從人授觀生敕，
而自以書曉利害。觀生猶豫累日，欲議和，會
聞永明王兵大敗，不果。邦彥遂變姓名，入高
明山中。

屈大均撰傳云：「公東還，未至廣州，觀生奏以爲刑科都
給事。公謂昔晉人使士會先蔑逆公子雍；既，乃拒之於河。先
蔑奔秦，士會從之。今邦彥從仕於西，固春秋所不諱也。乃止郊
不入，使其副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大壯奉敕，而遣書指陳利害，
以曉觀生。廣州君臣盡怒，觀生顧恐懼，欲和。會總督林公佳
鼎，以舟師問罪廣州，唐王使其總兵林察接戰。察使撫了徐、
鄭、石、馬四姓盜詐降，掩襲我軍，林公倉卒戰死，全師覆沒，
觀生於是驕無和志。高峽三水之間，無日不戰，勝負相當。廷

議水軍新敗，無以爲守，於是上幸桂林。」（四朝成仁錄）

無名氏行在陽秋云：「二十九日，總督林佳鼎捷於三水。」——唐王遣督師陳泰，歐陽關等軍於三水城西，將犯行在。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戰於三水，大捷。俘斬八百餘級，陳泰遁去。」又云：「十二月初三日，總督林佳鼎兵潰於海口。」——監軍夏四敷赴水死，佳鼎不知所往。或曰與四敷同赴水死。三水之捷，佳鼎有驕色。鼎兵晝夜兼行；唐王兵僞降，誘其水師至海口；適東風大作，唐王兵以火攻之，佳鼎等盡登岸列營，泥淖深三尺餘，人馬盡陷，遂大潰。李明忠餘二三十騎奪路去，許德生被獲至廣州繫獄；明忠等降於清，後復反正。」又羅其美粵游見聞云：「兵部侍郎林佳鼎帥師伐東都；敗績，死之；李明忠走。」——東兵西上，上遣佳鼎率師勦之。時有白旗賊，新就東撫，觀生用以拒命。賊故海盜，狡猾善水戰。詐以數十艘降林，林不備，遂以火礮焚林艘；林死，總兵李明忠登岸陷泥中，幾不免。」又南明野史云：「遣給事中彭雄赴廣州諭觀生，被殺。廣州進兵至三水，帝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督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禦之。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卷下頁四）

陳恭尹撰行狀云：「公東至廣州，蘇公奏署公爲刑科都給事。公止郊不入，使從入奉敕，而遺書蘇公，指陳利害。廣州君臣盡怒，而蘇公頗恐懼欲和。會總督林公佳鼎，以舟師與廣州總兵林察戰，爲所詒，一軍覆沒；蘇公由是驕無和志。廷議水軍新敗，無以爲守，於是上幸西粵。公西歸朝廷不得，乃易姓名林居士，入高明山中。」（陳巖野文集附錄）

蘇觀生傳云：「永明王監國肇慶，遣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燿順德人，過家拜先廟，託子於友人。至廣

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觀生諸人。觀生怒，執殺之；嘉謨亦不屈死。乃治兵日相攻，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與永明王總督林佳鼎戰於三水，兵敗。復招海盜數萬人，遣大將林察將，十二月二日，戰海口，斬佳鼎。觀生意得，務粉飾爲太平事，而委任捷先及朝鍾。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便筆札。朝鍾舉於鄉，善談論。浹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潮惠間，可十萬人；即特授惠潮巡撫。朝鍾語人，內有捷先，外有明競，強敵不足平矣。觀生亦器此三人，事必咨之。又有梁燾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爲吏科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荐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內外任，益昏昏，招海盜資捍禦。其衆白日殺人，懸肺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大擾。」（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無名氏行在秋陽云：「遣兵科給事中彭燿入廣州，諭唐王去帝號。不從，燿遇害。」——故大學士陳子壯，廣州人，移居羅式相，請與師東向，以靖唐藩。式相以聞；上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也。蘇觀生既殺燿，日集兵向肇慶，而清兵因得乘間窺潮惠矣。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同燿受命入廣州，聞燿死，乃還。」——按行在陽秋謂陳邦彥聞燿死，復還梧州，誤。又羅其美粵游見聞云：「東都殺兵科事中彭燿。」——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家宰羅式相，請力饒蘇而兵東。上遣彭燿往諭之曰：「今上神宗嫡胤，奔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爭。且闔度既陷，強敵日迫，勢已剝膚。公不協心戮力，爲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實謂兄弟之所以卒并於曹瞞也。公受國家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爲何如人也。觀生大怒，發燿於市，集兵向肇。燿，粵東人，曰

爲奏令，有政聲。又明季遺聞云：「故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式耜，請力蘇蘇而趣兵東，永歷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之，燧粵東人，舊爲奏令，有政聲，暨曉倫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燧於市，日集兵向華慶。右司馬林佳期督兵粵東郊，東將詐降，陷佳期於水，東人益蹙。」

陳巖野文集卷二，梧還上蘇閣部書一云：「頃以風雨易舟，初五日抵蒼梧曾經具札馳報。初七日，拜齋師臺大啓，附以私啓二通，俱於初九日奉令旨矣。當拜啓時，未開別後消息。記瀕行之際，師臺命之曰，倘能抗請迺變，惟爾之功，邦產奉以周旋，靡敢失墜。不謂啓奏纒上，東事遽報。師臺既夙有大謀，曾不微示其指，而使蒙賈以往；設令西人無所歸咎，而以洩其怒於邦產，目之爲誑，庸有及乎！誠知平昔不達權宜，多所懸許；毋亦斥遠於外，勿令梗議；何棄之之深也！賴桂殿下仁厚，中夜召對，旋擢兵垣。當是時，丁平粵侯都督在列，邦產置辯甚力；即侯亦以百口保師臺。凡此，皆門牆區區之誼，曾不知其無當於輕重之數也。茲歲役而返，已抵近郊，承恩新擢刑垣，產之爲省臣一耳，寧有舍桑梓之近，樂遷徙之勞者乎？然奉委之始，已決志辭職，曾留贖對師臺言之。求退得進，實非本心，糜鹿野性，不榮簪組，邦產從此辭矣。昔晉人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既，乃拒之於河，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今邦產即令從仕於西，亦春秋所不譏也。師臺既命之委贄爲臣，而又使東家食而西家宿，將焉取之？然東仕則爲武命，西仕則爲倍師，咫尺國門，躑躅而不敢入。計惟遁跡長林，庶兩存君臣師弟之誼。如使西朝有邦產之迹，鳴鼓攻之可也。別有杞愚，具詳大札。干冒尊嚴，可勝隕越。邦產頓首。」

陳巖野文集卷二，梧還上蘇閣部書二云：「昔公孫僂復於子皮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僂豈敢謂吾之面如子之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邦產竊有危言於此，既不能面，又緘默不言，則負師臺夙昔大恩。請盡其愚，伏惟裁察。」

邦產之召對於西也，桂殿下諭之曰，聞四王抵廣，甚喜。然孤已監國矣，輔臣蘇先生既具啓入朝矣，彼胡爲者。邦產奏曰，此或仍閩中之舊稱，而小民傳說也。或爲閩兵所脅，而不能支也。都督侯性曰，臣願以百口保臣師。平粵曰，往輔臣蘇與小臣嫌，及相見紅梅，業已推誠投分，臣心折其爲人，保無他也。可令陳主事奉敕官諭。初九日，授邦產兵垣，授劉大壯兵部職方司主事。平粵手密敕一道見付，面語產等甚長。大指則以河水爲誓，明其無相猜之意，一也。謂桂殿下神宗皇帝血胤，師臺勸進有啓，迎鑾有啓，賀千秋有箋，奈何忽構異圖？二也。謂百世而下，豈無青史？僕雖死之，不失爲正，三也。謂將招楚師，發狼兵會於城下，四也。謂必不得已，則寧撤南雄之守，旋兵向內；我能代彼拒敵耶？五也。謂密敕中事，亦有數端，惟師臺所擇，六也。

既辭而東，見呂東老於德慶，曰，已知東事否？既即真矣，不可爲也已！若能削號歸藩，不妨鴻溝爲界。邦產曰，此豈下臣敢言，某致使返報耳。進以台函，則曰，前此曾有書未報，今無庸報也。命掌記發一壁謝東。而別時，方主事泊船相近，以遊山不得面。投以公文，未及俟報。至肇慶，宗人朱容藩邀相見。曰，我宗臣也。東西皆太祖之裔，何敢輕重。先生善處人骨肉之間。又曰，語蘇老先生，名器毋太濫。邦產曰，東失之縱，西得毋又失之操乎！見制臺王公祖，泣且諭曰，兄弟

闕於牆，外禦其侮，今敵急矣，且夕不保，何忍自尋干戈。且兩粵數百萬生靈可惜也。消弭內讐，勉之在子。錦衣郭承吳來拜曰，僕自韶州至三水，聞東事而西。今王舍親總憲之召，未敢受也。湯舍親亦期期不奉詔，尋引兵還矣。奈何我自爲鴟蚌，而使敵收漁人之利乎，君其圖之。凡此，皆邦彥所得於途次者也。

人亦有言，騎虎之勢，必不得下，今師臺能禁西朝，使不稱尊乎？其既稱尊也，戰諸乎？和諸乎。奉辭相向：爲東人之言者曰，我隆武皇上之弟；爲西朝之言者曰，我神宗皇帝之孫；能相向乎？將兩國并存；輒圖於何分，從約於誰長乎？且西兵杜缺矣；嶺上之兵，相次返矣；諸將中亦有如龍倫，郝時登，趙千駟，劉昌業，趙繼忠，李志義其人者乎？邦彥將隱之身也，故敢盡辭言之，附於事師無犯無隱之義。師臺既定策兩朝，其亦汲汲然爲之備矣。

今號令所及，不出四境。人各其心，轉徙相繼。撫丁未聞紀律，公戰則怯，私掠則勇；日益厚集城下，而無以伺之。然而諸新貴，高冠駟馬，甚自得也。問所從來，或頗與南都不異。豈宜以嶠然不滓之身，而使人得借叢爲利數乎？師臺嘗笑西人之爲政；今能一舉而更張之，是謂戰勝廟堂。若猶未也，即何得晏晏然，泄泄然曰，天下莫我何也。

且東西之兵，莫非粵產。若各爲其主，治兵相攻，是又以粵人爲鴟蚌，而使諸流寓相視而笑也。中原板蕩，獨粵僅存，今又隙之使無子遺乎？伏惟師臺上念宗社，下念桑梓，及諸大老，早定安內禦外之策。倘芻言可採，敬俟台報。如曰，此西人之言也，則邦彥區區愚忠，竭盡於此矣。附去密敕一道，令

旨二道，小疏二通，統惟裁察。時仲冬十八日邦彥再頓首。

陳巖野文集卷四，宿高明城南野人家二首云：「僕被西來信馬蹄，洞雲深處寄禪棲。長林漫道知音少，猶有高人策杖藜。

憂國誰當着一鞭，山翁猶自淚泫然。龍鍾愧我非裴度，何日同君買醉眠。」

陳巖野文集卷三，東還書白業菴壁二首云：「三玉城隅一水迴，招提遙在女牆隈。行雲野鶴渾無定，莫厭陶潛醉裏來。

洪洪千峯紫邏深，誰知澤畔有行吟。投閒合是林居士，居士原來不姓林。」

陳巖野文集卷三，丙戌冬日山中感事八首云：「納納乾坤一彈丸，阿誰分作兩儀觀。纔紆柳眼春光老，未放梅花歲已寒。

文武何人周吉甫，功名幾魏高歡。荒村寂歷山僧起，靜倚孤窗對雨巒。」

切火騰騰半作灰，可憐新榜越王臺。飛塵鐵騎窺關近，鬥穴金戈動地來。京國衣冠雙捧日，臘殘風雨再鳴雷。欲憑錫杖穿林去，多恐山雲掃未開。

雲谷峯頭發曉寒，漢漢清露不曾乾。箕山節苦堯何損，湘浦人留楚未殘。河畔衰衣新命操，仗前銅馬舊登壇。呼兒話別無餘語，爲囑浮生作好難。

老去生涯只愛閒，爲誰重趺入空山。敢從道上搗車壁，差喜門前瀾抱關。寒雨倍催行腳淚，烽煙長翳望鄉顏。直拚破戒謀深醉，沽酒何當月下還。

一幅離騷酒一瓶，三竿紅日醉初醒。委禽誰與分南哲，負寵饒他自尹邢。措大行藏終是拙，干戈消息未堪聽。宗門較許容強項，不讀心經讀易經。

靜裏參求頗自知，掃除癡妄是男兒。鑪鞴萬象終誰業，聚散羣生會有時。尼父竟從洙泗老，孔明空負帝王師。蒲團三尺無長物，不向江湖學子皮。

踏遍千峯寄一簑，覺來大地已無多。直從狡獪滄桑變，畢竟空華電火過。長樂宮中虛玉輦，雒陽陌上憶銅駝。舉棋不定君看否，山色相招到爛柯。

乞得藏經一兩函，片幡無影自冥探。塵根未遣空愁在，業戒其如綺語酣。誰悟冤親皆眷屬，真緣嗔愛失瞿曇。千年大事堪胡突，好向鴉山再一參。」

順治三年冬十二月，大兵破廣州，觀生死，列城悉下，邦彥乃謀起兵。

屈大均撰傳云：「十二月□□修養甲□□李成棟，果自闖攻潮惠，克之。用潮惠印符，日爲文書郵廣州，報平安，而輕騎襲廣州，觀生不設備。望日，唐王方臨學，百官畢集。或報敵至；觀生怒曰，「東方昨日有文書，寧得敵兵，妄言，斬之！」三報斬三人，而兵溢城中矣。唐王被執，觀生自經死。」

（四朝成仁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十二月，敵總督修養甲，提督李成棟，甲士十六萬，自闖攻潮州惠州，潮惠降，乃輕騎襲廣州，而用潮惠印符，日爲文書郵廣州，報平安。以下云云。」（陳巖野文集附錄）

無名氏行在陽秋云：「十五日，清陷廣州。——清將修養甲，李成棟遣游擊龐起龍僞爲援兵求入城。城內信之，遂蜂擁而入。內兵登城，戰一晝夜，搶斬清游擊王士選。清兵欲退，會有內應，遂陷。」

廣東文物 卷七 人物考證門

唐王被獲自盡，周益諸人俱遇害；蘇觀生自縊死。許德生降於北；紹武守臣惠惠伯王之臣，大學士何吾驥，及顏元鏡，洪天擢，潘會球，李綺，曹坤，歐獻忠，毛毓祥等俱降。其在藉削髮降者爲李覺斯，王應華，梁瑞材，伍瑞隆等。又葉廷祚，曾道唯，陳世傑，關捷先等俱降。」又置其美粵游見開云：「十二月，清人入廣州，殺唐王及蘇觀生。先是，九月二十日，漳州府降清。貝勒分命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修養甲督之。潮惠兩府相繼下，省會寂不聞也。至是，十五日，清兵突至，先遣十餘騎入城，無一拒抗者。餘兵相繼環北城上，閉日乃下。遣唐王自裁，蘇觀生縊死，宗室皆被殺。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修李遣兵往，趙王即自歸削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致啓事洩，王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機降清，修李勒令元妙觀自縊。」又南明野史云：「十二月，清兵由閩趨潮惠，俱下之，潛師襲廣州。望日，唐王方視學，警報至，觀生叱曰，潮州公文昨夕至，兵何自來耶！清師先以數騎抵東廓門。守門者猶以爲呼來海上盜也，呼問之。比覺，而城不及閉。先鋒入，反據城以引外騎。」（卷下頁五）

蘇觀生傳云：「大兵已下潮惠，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是月十五日，聿鐔視學，百僚咸集。或報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至此，妄言惑衆，斬之。如是者三，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卒不能集。觀生走鑿所，問計；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鑿故握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經。明日，鑿獻其屍，出降。朝鍾聞變赴池，爲鄰人救出，自經死。聿鐔方事閱射，急易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絕城走，爲追騎所獲。饋之食，不食，投繯而

死。」（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桂端王常瀛傳云：「大兵由福建取廣州，執聿鏘，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衡等俱死。」（明史卷一百二十。）初，贛州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失，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人。總督朱治澗招降之；既而謀歸。四年春，大兵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敗走治澗，殺魁楚，前驅抵平樂。永明王方自梧道平樂走桂林，勢甚危。邦彥乃說龍乘間圖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遣張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然龍卒故無紀律。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彥亦却歸。

薛祥亨撰傳云：「王幸西粵，端州太守。先生聞關自南海之九江鄉。適陳文忠公奉母遷跡於此，與先生相見，大慟，於是始合謀起義。」

瞿其美粵游見聞云：「禮部尚書陳子壯，初爲修養甲逼令雉髮，尋悔之。所居地名九江，集衆起義，屢攻省城不克。後攻高州（明），李成棟追及，擒歸被殺。子壯以詞臣起義於九江鄉，衣甲器械無不精絕。部伍士卒，皆蛋戶番鬼。其人勇敢，善發西洋銃，故殺敵不下數萬計。尋門出，爲清兵所得。養甲深恨之，以木丸塞其口，置

於重臺之上。設祭三壇，遣白輔臣何吾驥，學政袁彭年羅拜，拜迄，磔之。」

丁亥正月，成棟且西略尋王後，先生曰，事急矣，使好可乎。時順德大盜余龍者，在甘竹灘，衆數萬。先生駕扁舟詣龍，徧結其豪酋，握手歡飲三日。說之以都會空虛，使攻城。二月十日，龍率舟師數百，薄廣州。養甲殊不意，閉門以城外委之，而飛騎追及成棟於桂林，促還軍自救；桂林由是得完。」（陳巖野文集附錄）

南明野史云：「余龍者，故江上盜也。有衆萬餘，受贖督萬元吉招撫。及贖破，龍等無所歸，用沒甘竹灘。」（卷下）

屈大均撰傳云：「元年正月，上在柳州。成棟盡銳西向，破肇慶，直趨桂林。公密受團練之詔，走甘竹灘，說大盜余龍等，激勸忠義，鼓倡豪傑，痛飲三日，人人得其歡。使乘廣州空虛，驤出奇兵以襲之，且以牽制敵騎毋西；龍許之。二月十日，龍率衆數百，入自虎門。遇敵白艚黑艚百餘艘，焚之，殲其兵，進薄廣州。攻之四日，養甲震慄，飛騎走桂林，追成棟軍。城中豪猾，夜起劫掠，養甲不能禁。乃揚言成棟還勸甘竹，且盡。龍懼，引退。然成棟聞報，亦解而東；桂林由是得完，三宮賴以無恐，公之力也。」（四朝成仁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元年正月，上在柳州。成棟盡銳西向，破肇慶，遂圍桂林。公出自山中，臨西江之口，望敵旌旗，歎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勁襲廣州，此孫贖所以解趙也。時順德大盜余龍，衆數萬，聚甘竹灘上。粵之餘兵敗將，僞蠟者，往往依焉。公駕扁舟，獨詣龍軍三日，結其豪酋，握手傾談，人人得其歡心。說以攻廣州，龍許之。二月

十日，龍率舟數百，從海道入；遇敵百餘船於東莞，焚之，進薄廣州。養甲閉城不出，而遣騎日夜走桂林，追成棟軍。或獻計曰，龍輩妻子財物，皆聚甘竹；羣盜無遠圖，可以虛聲走也。乃流言曰，成棟還勸甘竹且盡，龍懼引退。然成棟得報，亦解圍而東，桂林由是得完。」（陳巖野文集附錄）

無名氏行在陽秋云：「丁亥元年正月十六日，李成棟陷肇慶，鶴率桂林。——兵部主事陳邦彥招降甘竹灘余龍等水師，焚清艘百餘於東莞，直抵廣州境。李成棟還救，故乘輿得達桂林。」又南明野史云：「降清將李成棟分兵徇南韶，自率兵向肇慶。帝由梧州北走平樂。而魁楚惡於奸弁蘇聘，從梧西走岑溪。李成棟入肇慶，朱治調走。治調，字子晦，浙人也。舉鄉試，有文譽。至是，雍髮云。」又云：「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方至岑溪，成棟追及之。戰於藤江，魁楚被殺。」（卷下頁六）

桂端王常瀛傳云：「大兵取廣州，肇慶大震，王坤復奉由榔走梧州。明年二月，由平樂，潯州走桂林。魁楚棄由榔走岑溪，降於大軍。旣而平樂不守，由榔大恐。會武岡總兵官劉承允以兵至泉州，王坤請赴之，式相力諫不聽。主以式相及總兵官焦璉留守桂林，封陳邦傅爲思恩侯守昭平，遂趨承允軍中。三月，封承允安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等爲伯。承允挾由榔歸武岡，改曰奉天府，政事皆決焉。是時長沙，衡，永皆不守，湖廣總濟何蛟騰與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六月，由榔遣官召蛟騰至，密使除承允。顯承允勢盛，蛟騰復還白牙。大兵由寶慶趨武岡，馬吉翔等挾由榔走靖州，承允舉城降。由榔又奔柳州，道出吉坭，總兵官侯性，太監盧天壽帥舟師來迎。會天

雨。飢餓，性供帳甚備。九月，土舍覃鳴珂作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先是，大兵趨桂林，焦璉拒守甚力。又廣州有警，大兵東向，桂林稍安。」（明史卷一百二十）

何騰蛟傳云：「八月。大兵破武岡，承允降。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時常德，寶慶已失，永亦再失。王將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印選，一書人爲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衆萬餘至，與璉兵欲鬥。會宜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爲調劑，桂林以安。」（明史卷二百八十）

瞿式耜傳云：「十二月望，大兵破廣州，王坤趨王西走。式耜趨赴王。王已越粵梧而西。四年正月。大兵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暉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丁魁楚，呂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只式耜及吳柄，吳貞毓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二月，大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廷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調，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堯在焉。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暉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廷泰。未赴而大兵已於三月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將焦璉拒戰。初，永明王爲賊執，璉率衆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以行，王以此德璉。」

瞿其美粵游見聞云：「桂王，神宗之子也。萬曆末年，就國衡州。崇禎十七年，張獻忠破衡州，長世子，次王子，俱爲賊害。王僅與第三子安仁及妃王氏馳永州。第四子永明王，即今上也，爲賊所

囚。宣國公焦璉，時爲河南列校，斬守者負之西馳，追之永州，與王會。」

用破靖江王功，命爲參將。及是，戰守三日，璉功最多，元璉可盡亦盡力。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虛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旣而璉兵主客不和，譟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州，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

（明史卷二百八十） 南明野史云：「三月，清師薄桂林。式耜檄總兵

焦璉；璉聞檄，即率三百騎赴救。以初十日抵式耜府。翌日，清兵數萬猝至，數十騎直突文昌門，登城樓。式耜呼璉，璉即袒臂擣弓自下射之，敵靡弦而倒。璉即啓門而出，麾三百騎大呼，直貫敵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清師大潰。璉復進殺數置，清師乃退。」（卷下頁七）

陳巖野文集卷二，與張侍郎書云：「梅關音驛，數得相聞，梓里東西，頓成乖隔，悵歎何如。諫者自廣州來，得老先生却敵書讀史詩誦之，使人增氣。風塵世中，尙有強項男子如先生者，弟爲不孤立矣。弟自正月來，崎嶇山海間，以蘇張之舌，行申胥之心，賴國家威德在人，一呼而十萬可集；獨無米之炊難爲巧耳。然弟自料，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姑置勿計。方今主上股憂，王師風鶴，若得牽制敵騎，使數月無西，則潯梧之間，可以完葺。是我不必收功於東，而收功於西也，老先生以爲然否。」

旣，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無何，兵大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四月，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沒。

薛始亨撰傳云：「先生使門人馬應房率之，以攻順德。而成棟以歸師至黃連，掇之；龍，應房俱敗死。先生泣曰，馬生死，余獨生耶！吾報國後馬生耶。卽日下江門，撫納餘卒，行收兵至高明，主同年貢生陳時家，一時響應者甚衆。高明御史麥公而炫，官生區公懷昊，舉人譚公相國，皆慨然破家以從，軍聲復振。而侍郎張文烈公家玉起東莞，參政黃公輔起新會，並殺敵令以相應。」（陳巖野文集附錄）

無名氏行在陽秋云：「二月十一日壬午，陳邦彥師次高平，邦彥遣馬應房以舟師攻順德。」又云：「三月甲辰，李成棟再陷順德，敗余龍於黃連，焚舟數百，馬應房戰死。」又云：「戊午，張家玉克東莞，壬戌，克新安。家玉至新安西鄉，與陳邦彥屯兵白石。」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云：「譚相國，字起臣，高明人。崇禎乙卯舉人。丁亥，陳邦彥起兵，使余龍戰於連，龍敗，邦彥收餘燼出攻高明，相國與同里妻而炫，區懷昊，皆毀家以從，軍聲大振。懷昊。大相從子，天啓副貢生。永歷初，官主事。及邦彥敗，而炫被執不屈死，懷昊亦被害。按陳巖野集有贈端州符伯清詩（按詩見文集卷四），此詩作於乙酉至南都上書時。伯清後當爲遺民，肇慶府志失載，今不可考。」（卷三譚相國）又云：「吳獻宇呈偉，又字幼更，新興人。隆武乙酉舉人。丙戌，桂王立於肇慶，獻詣闕陳策。丁亥，陳邦彥起兵高明山中，獻乃散家產，結鄉兵，隨邦彥，與陳子壯張家玉相援應。後子壯敗走高明，獻中流矢傷。城破，易服遁。」（卷三吳獻）又云：「丙戌，廣州破，陰年，諸義師遽起。張家玉起東莞，陳子壯起南海，陳邦彥起順德，而公輔亦起新會。邦彥攻順德時，約公輔就其鄉屯兵，互爲犄角。公輔遂與御史連城璧攻下新會新寧，桂王晉公輔刑部侍郎。已，復督兵部尙書，不拜。其長孫確，亦以諸生從桂王，授兵部司務，升按察副使，監

軍廣西。會家玉子壯邦彥俱死，公輔軍亦潰敗。庚寅，平靖二藩入廣州，致書招公輔降，遂避地新會而卒，年八十四。或曰，與將軍王興同死於汶村，骸骨不歸云。」（卷三黃公輔）又云：「王興，或云新會人，奉朱聿孫據汶村，糧盡合家自焚死。」（卷三陶天球）又云：「陳王道，字登三，新寧人。天啓甲子舉人。甲申國變後，土賊蠱起。王道所居爲汶村，負山而海，乃倡築垣堵環鄉四週以爲固。時王興聚黨數千人，擾近海諸鄉。興短小精悍，智計過人，時稱「繡花針賊」。廣州再破，興欲據汶村爲死守計。甲午，屠大庵廟，遂來攻。王道率鄉勇三百人禦之，且爲鄒鄉援。興患之。會李定國攻新會，以桂王命遣使招王道，授以官，王道聞命即行。甫出門，輿折；鄉人以爲不祥，勸阻之，王道不爲止。定國尋敗去，王道行至廣海，他賊執卑興，乃綱之北泥（坑）。王道罵不休，曰，吾爲果卿死，不爲李陵生也。興厚禮之，罵如故。興黨謀曰，王道所繫懷者，汶村耳。汶村破，彼焉懷。於是環攻益急，遂破，屠汶村。王道聞之，口占曰，赤族無能除寇害，黃泉有路話鄉愁，卽自縊死，時年七十餘矣。子際昇，亦遇害。按南疆輿史撫遺王興傳云：「其先以世助開鎮海疆，駐汶村，爲藩籬之臣。」此誤也。興破汶村，在李定國圍新會敗去後。汶村治亂記爲鄉人所記，當不誤。獨漢王將軍魏詩云：「始從戊戌夏，兩及中秋期，一則興焚死，在乙亥八月。其據汶村，只五年耳。他書以爲十一年者，亦誤。又考肇慶府志云：「順治三年十二月，撫賊王興破新興，據明巡撫連城壘，知縣陳兆棠，大掠而去。」是興初起時，實爲賊。志又云：「順治十一年三月，李定國寇恩平，王興執知縣，王奇應之，桂王由榔拜興虎賁將軍。」是興受明官，亦在定國兵至新會時，王道不肯從興者以此。新甯縣志入王道於國朝，蓋未詳其本末也。」（卷三陳王道）又卷一屈士燦傳云：「陳奇策，新寧汶村人。永歷丁亥，起兵新會，據江門，與虎賁將軍王興相犄角。李成棟遣沙

遠勉撤奇望招撫，奇策斬之；桂王授淺海將軍。庚寅，平靖二藩，圍廣州五月，奇策率戰艦五百餘艘，隨督師何吾驥往援。至三水，張月自北。會平藩遺副將進攻迎戰，奇策等登陸列陣，敗績，浮水還暹。及廣州陷，霍達芳走汶村下川間，奇策與興分舟師數百人使往來海上爲游兵。時大學士郭之奇，出守樂民所，爲奇策聲援。甲午八月，平藩遺總兵蓋一鵬攻江門，奇策斬之。乙未九月，復與馮士驥出沒雷廉海中，斬敵將劉良卿。後入粵西，據南寧，太平，思恩等府。己亥，與江夏王知府姬珩，并爲大兵所擒害。」又云：「王興，恩平人。據汶村，力盡闔室自焚死。輿史撫遺，西南紀事俱有傳。」又云：「霍達芳，字鑑誠，南海人，諸生。初從陳邦彥起兵爲中軍，授兵部司務。既投奇策，三載間，戰多奇績。一日，單騎護獲於西沙；猝遇邏舟，驚其存髮，執之。平藩鞠之，不語姓名，以家有老母也。問降乎，三搖其首，遂遇害。」又陳巖野文集附錄云：「霍達芳，字鑑誠，南海生員。從陳公起兵，爲中軍，授兵部司務。永歷四年十一月，廣州再陷，達芳走汶村下川之間，與虎賁將軍王興，淺海將軍陳奇策，厚相約結。二將軍分以舟師數百人，使往來海上，爲游兵。舟輕士銳，出沒波濤；三載間，戰多奇績。一日，以單騎護獲於西沙；猝遇邏舟，驚其存髮，執之。荷王鞠之，不語姓名，以家有老母也。問降乎，三搖其首，遂遇害。」屈大均撰傳云：「於是公起兵高明山中，使生員馬應房以舟師先攻順德，約大學士陳文忠公于莊於南海，侍郎張文烈公家玉於東莞，參政黃公公輔於新會，互爲犄角。復聯絡嶺西一帶，陸兵則恩平王興，陽春莫廷蘭，新興梁位灼，東安何仕球等；水兵則順德胡靖，梁斌；新會楊世熊，李宗聖；驍銳三十餘萬，山海協同，棋布已定。又約思恩侯陳邦舟行東下，大作聲援。四月，公使余龍戰敵於黃連，龍敗，焚舟二百，應房

分戰，亦敗，死之。」

陳巖野文集附錄云：「馬應房，字子龍，順德羅洲人。父義祥，官雲南鶴慶府知府，仁廉有聲。應房弱冠，補生員，師事陳巖野先生。廣州之陷，研淚爲文，告孔子，將歸死口學宮，其友曰，子無徒死，甘竹諸鄉盜舟千餘，不可一奮乎。應房勃然起，遂從陳公往說余龍諸盜。灑血酒中，指天相誓。龍等大喜，率兵攻廣州。應房在軍中指畫，制勝出奇，雅多雄略。陳公則身就九江，招呼驍勇，以爲應援。龍等既薄廣州，斬首數百級。退還；曰，城堅無內應，不可拔也。至虎門頭，遇大清兵舟師數百，以計焚之，溺死者二千餘人。轉攻順德，總兵李成棟猝至，與戰，龍大敗。或勸應房亡，曰，吾有母，遂就執。縣令詰之曰，若父爲太守，若爲諸生，何故作賊。應房厲聲曰，父爲太守，子爲諸生，世多國恩，是以舉義，何名爲賊。曰，若舉義，何與羣盜爲。曰，書生持空拳，非藉彼輩，事不集。文丞相招合洞壘，岳武穆指麾公率，可謂非義乎。（口口按，然則陳王道之不從王興而取死，迂矣。）今日有死而已，汝何多言。縣令遂沈之伏波橋下，時年三十三。」

陳子壯傳云：「順治三年，汀州邊變。丁魁楚等擁立桂王子永明王由榔於肇慶。蘇觀生又議立唐王弟聿錫，子壯沮不得，退居邑之九江村。永明王授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大兵入廣州，聿錫被執死，子壯止不行。明年春，張家玉，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起兵。」（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云：「賴其肖，鎮平人，諸生。先是，鍾凌秀嘯聚十餘萬，久方削平。甲申，國變後，盜復起，道爲之梗。其肖素以豪傑自命，爲家族所推。至是，練鄉兵自衛，時稱賴公子。唐王立。張穆隨張家玉募兵潮惠，時其肖爲衆攻澄鄉，穆爲書招

之。其肖遂率子弟諸壯士來謁家玉，入其軍，得衆萬人，丁亥二月，家玉起兵東莞，其肖亦起兵饒平，出攻各州縣，以應張家玉。」（卷四賴其肖）

大兵攻家玉於新安，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徑下江門據之。」

薛始亨撰傳云：「成棟方敗張家玉於新安，得報遽返，晨夜兼行。」（陳巖野文集附錄）

南明野史云：「既而廣州陷，東莞人發未進士侍讀張家玉，舉人韓如璜等起兵攻東莞。是年春，修養甲素聞張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即家招之。家玉衣冠出見，責元琳以大義。以報，甲復飛書論之。家玉答書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之乎。」（卷下頁八）

陳恭尹撰行狀云：「公身下江門，收其餘燼，軍復大振。」（陳巖野文集附錄）

屈大均撰傳云：「公身下江門，收其餘燼，出攻高明。御史麥而炫，主事區懷昊，舉人譚相國等，皆廢家以從，軍聲大振。」（四朝成仁錄）

張家玉傳云：「四年，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城，知縣鄭霖降。乃籍前尚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甫三日，大兵至，家玉敗走。奉表永明王，進兵部尚書。無何，大兵來擊，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被執，不屈死。鄉人殲焉。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襲東莞，戰亦岡。未幾，大兵大至，攻數日，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釀，毀及家廟，盡滅家玉族，村市爲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明史卷二

陳伯陶勝國粵東遺民錄云：「廣州破，張家玉起兵東莞，日督率所部爲之響應，旋隸家玉部曲，戰數有功，督都督同知。」（卷一鄭日督）又云：「張家玉起兵東莞，時博羅韓如球，亦糾合同志，爲恢復計，賓王爲草倡義勸王揭。及家玉如琰死，大帥捕賓王及其子畿下獄。」（卷一羅賓王）又云：「何如斌，字柏友，東莞人，諸生。家玉創立「武興營」，授監律推官。丁亥，家玉起兵，復東莞，如斌與爲謀劃。」（卷二何如斌）又云：「陳鎮國，東莞人，官總兵。丁亥，張家玉起義，鎮國忠奮感激，與同里總兵張安國聚兵爲之響應。家玉走新安，遣鎮國及參將馮家祿往攻龍門，鎮國招同劉龍，李啓新之衆克其城。會家玉敗於西鄉，遂奔龍門，帥鎮國等部破博羅，連平，長善進攻增城。」（卷二陳鎮國）無名氏行在陽秋云：「六月十七日，李成棟攻陷新安，西鄉陳御軍戰死於白石。」

陳巖野文集卷三，崖門吊古四首云：「萬頃烟波接杏冥，雙峯如闕控重溟。草藏宋血還餘碧，浪洗□塵尙帶□。魚腹有靈迎玉輦，龍髯無地樹冬青。中原極目今戎馬，憑吊先朝一涕零。」

百萬貔貅一壑中，後人空自說三忠。每疑木石銜精衛，時向烟波現白虹。燕市可堪仍履地，海靈誰復斷孤篷。慈元舊殿今蕪沒，愁殺江門老釣翁。

日日扁舟訪海濱，鶯花寥落度深春。馭戎異代俱無策，漢帝由來自有神。荒樹幾行僮蜀魄，怒濤千尺泣波臣。數乘此險慚明發，只恐徵丹後古人。

往事蒼茫不可尋，東風吹雨晝陰陰。精魂擬共湘波怨，遺恨長留越客吟。賴是聖朝回漢甸，只今邦計仗南琛。春陵佳氣中興日，借取當年義士心。」

初，廣州之圍，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顧妻子。

薛始亨撰傳云：「養甲大患之，偵先生家在龍山，密使騎掩獲其妾及二子，而以書招先生。先生怒判其書後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私妻子也。」（陳巖野文集附錄）

陳伯陶勝國粵東遺民錄云：「陳邦彥起兵時，其子恭尹，年僅十七，脫身走弼唐，嘉泰匿之。會增城湛梓遣僕迎恭尹藏其復獄中，遂得脫。」（卷一龐嘉泰）又云：「邦彥之起兵也，修養甲掩捕其妾何及恭尹弟和尹處尹於肇慶，以招邦彥。不屈，皆被殺。弟馨尹亦死亂軍中。時恭尹年十七，脫身走弼唐。父友增城湛梓，義士也，遣奴採舟密迎恭尹至新塘。有述之者，復急走泥子灣田舍中。知縣徐大厓疑匿釋所，執梓下獄。梓賄以千金，事乃得脫。乃藏恭尹於其家之復獄。」（卷二陳恭尹）又云：「湛梓，字如珩，增城人。獨與陳邦彥爲莫逆交，語輒數日不能去，遂以次女銀許字邦彥子恭尹。乙酉丙戌間，石，徐，馬，鄭四姓盜亂海上，數犯其所居沙貝鄉，梓率鄉人禦之；沿江樹木欄十餘里，日椎牛饗士，所需杆槓礮火旗幟，皆梓一人立辦，無不周給。率巨船數百來攻，以礮擊岸上，木石皆碎。梓命疊湖坭爲短牆，高等肩，厚三四尺，礮不能過。盜仰攻六日，無所得，退去。由是威信著於一方。丁亥，邦彥起義，其家爲敵所得，恭尹脫身走弼唐。梓聞之，命一奴挾扁舟迎置坭子村田舍中。院檄購恭尹急，令徐士庶疑匿釋所，謬以好意召梓，留縣衙弗遣，使數騎圍搜其家。鄉民聞然，走縣廷爲梓白者千人。」

令懼禍作，中止。粹因留衛四十餘日，以千金賄令，事得釋。乃藏恭尹復獄中。」（卷三湛釋）又云：「丁亥，陳邦彥起兵順德，佟璽甲捕其妾何及其子和尹虞尹於肇慶。星一達與舉人杜瑄等以兵攻肇慶，邦彥妾何及二子被殺，瑄等力戰不勝死。會邦彥以師潰退三水，星一復與邦彥協赴陣，不知所終。」（卷三李星一）又南明野史云：「佟璽甲訪求其家，獲其妾何氏並子和尹虞尹於肇慶，厚待之。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瑄以兵攻肇慶，始殺之。」（卷下頁九）

屈大均撰傳云：「養甲患之，使騎捕公家，獲其一妾二子，而以書招公。公判其書曰，乘輿播蕩，□□□□，正臣子肝腦塗地之秋。妾可辱也，子可殺也，必欲強拔一毛，自當死生以之。養甲怒，殺其二子。」（四朝成仁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養甲患之，使數十騎，掩公家於龍山，獲妾何氏，二子和尹虞尹。為書招之，公不答。判其後曰，妾辱之，子殺之，身死朝廷，義不顧妻子也。其後養甲卒殺之。」（陳巖野文集附錄）

陳巖野文集卷四，同雲淙相國夜泊二首云：「西望寬旌擁翠華，更聞鐵騎下星沙。黃龍千艘人猶在，肯遣孤城隱暮茄。結客憑將報主恩，相看猶喜鬢毛存。□□□□家何在，風雨孤舟淚海門。」

時公二子一妾為敵所得，以書招公，公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死朝廷，義不私妻子也。（按此注乃編文集者所下，未必確，姑繫於此。）

七月，與陳子壯密約攻廣州。子壯先至，謀洩，將引退。

屈大均撰傳云：「七月，公將攻廣州，先使衛指揮楊可

觀，楊景燁為內應。而說花山盜二千人偽降，得守東門。於是與文忠會師九江，約文忠從徑道攻廣州西南，而公從海道攻東北，且邀成棟歸路。期以七日薄城，城中三鼓皆發。約既定，公引舟而東。文忠忽以五日薄城，一鼓獲西郭砲臺，火器驟發，焚一角樓。敵大懼，嚴捕細作，而內應謀泄，景燁可觀並被執死。敵又犒花山千人於院，分伍而入，入則斬之。」（四朝成仁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文忠遂以五日薄城，城中人固俟期，而文忠家僅有乘馬張檄城下者，為養甲所得，一鞠遂吐事實。可觀方與景燁計事，聞文忠攻城，驚曰，死也，奈何先期負我，此必洩矣。語未畢，捕騎至。養甲使引餘人，可觀怒曰，所以屈身為若輩用者，正為今日，丈夫斫頭耳，終不緩一死，殺天下英雄也云云。」（陳巖野文集附錄）

薛始亨撰傳云：「初，先生之金陵，次邂逅楊指揮景燁，與論古今多合，以忠義相許。既還，逢人而稱之。文忠公以先生，國士視楊也。至是，景燁與楊參將可觀約為內應，使花山偽降卒三千人守東門，以銃臺為獻。於是先生與文忠公會師攻廣州，文忠公攻其西南，先生攻東北，一鼓奪銃臺。養甲懼，乘城自守，嚴邏奸細，而內應謀洩。二楊與三千人俱死，城不可攻矣。」（陳巖野文集附錄）

無名氏行在陽秋云：「秋七月，初五日，督輔陳子壯率舟師攻廣州不克。」

陳子壯傳云：「子壯亦以八月起兵九江村，兵多資戶，番禺善戰。乃與陳邦彥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等為內應。事洩，可觀等死。」（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邦彥兵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動。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

薛始亨撰傳云：「成棟方敗張侍郎於新安，得報遽返，晨夜兼行。漏下十刻至城東曰禺珠，先生伏兵遇之，火其舟，成棟潰敗紛披，前走趨城。先生率軍，乘風追之。黎明，追文忠軍。而西城上知成棟至，未知勝負，但擊鼓助威，呼聲振天。文忠軍本烏合，未經戰。來時，文忠諭以城唾手可得。倉卒不虞，城上揭二楊首以示，於是衆懼而陣動。望先生帆幟，亦皆以爲敵兵，後軍拔船先遁，令不能禁止，遂大潰。」（陳巖野文集附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成棟方敗張公於新安，聞之趣歸。公偵知之，度其夜當至禺珠。乃密令治火具，使報文忠曰，成棟夜至，必遭吾火，懼其餘舟奔突，請嚴陣待之，青旗而朱旂者我師也云云。」（陳巖野文集附錄）

屈大均撰傳：「當是時，成棟方戰文烈於新安，得報，遽返。公報文忠曰，今夕成棟至，必遭吾火。懼其餘舟奔突，請嚴陣以待之，青旗而朱旂者我師也。報至，文忠不即傳令，七日，鷄鳴，成棟至。馮珠火舟起，公引軍旁擊，焚其蒙衝門艦數十，殺千餘人，擒遊擊孟輝，都司張一鴻，守備楊聰等。成棟走脫，公乘風追之。平明，追文忠軍。養甲從城上擊鼓，喧聲震天。文忠軍不知，望帆幟蔽空而上，以爲盡

敵也，陣動。文忠雖知之，然倉卒傳令不及，後軍拔船先走，成棟因擊之，遂潰。」（四朝成仁錄）

陳子壯傳云：「子壯駐五羊驛，爲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陣歿。」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云：「從子上圖，字叔濱。子壯子少從陳邦彥學，與邦彥子恭尹相得。子壯與邦彥攻廣州時，長子上庸戰歿。子壯死，上圖與兄上延被獲。」（卷一陳子升）

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實連攝縣事。實連，子壯邑子也。」（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張家玉傳云：「道得衆數千，取龍門，博羅，連平，長寧，遂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大兵來攻，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家玉好擊劍任俠，多與草澤豪士游，故所至歸附。乃分其軍爲龍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以城迎，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櫻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強。嘗分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被戮。

屈大均撰傳云：「公乃收兵攻城，攻五日不拔。軍孤不能獨留，率副總兵霍師連等退攻三水，復之，斬知縣陳億。戰

□於胥江四日，勝之，戰□於新會二晝夜，大勝之。分師再攻高明，而炫等接應。復之，斬□知縣徐嘉植，斬□馬兵五百餘級。分指揮白霄燦等攻清遠，復之，斬□知縣何甲。敵攻清遠，公往救，設重柵江干以拒；成棟不得戰，憤甚。會北風大起，師連以大舟出擊，成棟敗走數里。風忽反，成棟因舟以攻我。我舟迫柵不得入，盡焚，師連死焉。公擐城固守，被圍十日。親以飛礮衝擊梯敵，死者積屍與羊馬驢等。敵乃偽退而從古廟中爲地道達城，以柱砥之，實之火藥，火發城崩，肉搏而上，署縣事關鍾喜死之，公率死士巷戰，自辰至午，頸被三刃。走待詔朱學熙園，學熙先縊死，公題詩於壁。赴池，水淺。□引而出。至廣州，不屈。問何言，自狀平生一紙，及題壁贈花巡簡二詩。入獄五日，不食，賦詩自若。臨命作歌，西向受刃，顏色不變，時年四十五，九月二十八日。」（四朝成仁錄）

行在陽秋云：「九月李成棟破清遠。陳邦彥被獲，殺之。」

薛始亨撰傳云：「先生孤軍不可留，退至三水，胥江大小十餘戰，氣益奮不衰。先生卒日一食，夜坐假寐，不就枕，自起兵以來然矣。口未嘗言勞苦，處之若素，故其下人人感動，即小覲無思叛者。」（陳巖野文集附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轉攻三水高明，並復之。慶戰新會香山間，一月十餘捷，清遠衛指揮白霄燦舉城迎公，公率軍赴之。池水諸鄉，釋耒相犖芻粟以佐師。四會韶連，翕然響應。廣州之咽喉中絕，成棟盡銳爭之。以下云云。」（文集附錄）

陳巖野文集卷三，丁亥感懷二十首云：「丁亥仲春，余歸自嶺右，暫憩家園。讀杜工部秦州雜詠，悵然有懷，因次其韻。

故國懷春色，通人此倦遊。閉簾門內影，兼輻客中愁。蘇鼓連三月，車書隔九秋。奮飛如可達，兒稚漫相留。

三辰開玉歷，入桂寄行宮。剝復關元造，謳吟白遠空。羣騎參畢月，諸將馬牛風。長歎僊僊子，披霜偏二東。

中原餘白骨，嶺嶺亦黃沙。短袷從新制，飛甍散日家。繫絲鳴鑼疾，駿足注坡斜。瀕海風濤地，□□莫浪跨。

奮者應有漸，涕息已多時。豈謂柔桑造，居然麥秀悲。置身憐晚暮，做愧槐棲遲。會策青藜杖，猖狂恣所之。

夙昔遊南國，趨程半歲強。山連廬阜峻，江入海門長。古殿翔鷓鴣，良家控騶驢。何時重擊楫，佇立鬢毛蒼。

載驅曾傍塞，逐伴却來歸。博道成金注，高山負玉微。雙江援旅絕，五嶺戍兵稀。爲問誰專閫，經年未解圍。

海氣潤三山，彤雲縹緲間。豈應無勁卒，誰與固重關。魚服困何急，龍髯去不還。侍臣恩義重，回首若爲顏。

淇淇蒼梧水，朝宗去復回。輜軒親被命，影國爲誰來。使旨東西注，高牙取次開。深慚魯連策，空復子山哀。

銅駝隨魏闕，鐵馬募韓亭。烽火連城絕，陰磷夾道青。中台仍晉綽，南斗雜□□。行道君休笑，時危在遠坰。

正憶投荒遠，應憐側目繁。何人爲李地，無路覓桃源。息影防謀面，孤踪怯傍村。羈棲吾已慣，遮莫老空門。

馬跡春趁早。雲脚曉鬢低。恩詔來黃屋，中途拜紫泥。園陵吳會北，行在桂林西。何事鷓鴣遠，前村因鼓鼙。

短褐衝寒甕，徒行步澗泉。浮名爭屬目，貧病任洗傳。逼野驚羣盜，滄江當並邊。鄉關曾未靖，况也勒燕然。

飄寄曾無地，崎嶇暫抵家。短垣憑做舍，瓶粟擬量沙。懶

謝楊雄草，愁荒邵伯瓜。春風深閉了，開落任江花。

轉徙知吾拙，平坡信有天。却憐蓬矢奮，差少羽書傳。攬翠依金閣，烹雲近玉泉。干戈如永假，高枕故廬邊。

物產川原盡，生涯寇盜間。無愁應岸柳，不改是春山。古樹饑鳥集，江村乳燕還。未須愁遠道，多恐淚痕斑。

固窮甘薄宦，久客恨離羣。空復依南郭，誰當問子雲。練裳憐旭日，蘋藻隔春分。流俗從嬉笑，佯狂總未聞。

迂愚逢世難，寂寞對春光。馬首初停策，鶯聲不度牆。避人疑畫地，念亂戒垂堂。何計乘桴去，悠然一水長。

漫道馳驅苦，翻疑攬勝歸。雨隄寒對濕，海日夜生輝。地迴臨蛟穴，峯高礙鳥飛。頗聞驍果在，誰爲暢皇威。

南武城猶昨，西歸路未難。誰能將桂管，一爲度桑乾。赤羽摩雲近，樓船耀日寒。但令懷報主，端合早登壇。

薇柔聊可採，荼苦復誰知。有淚傾遺老，無金結健兒。佗封元禹甸，劉苑舊湯池。閒道新花發，殷紅戀故枝。

又文集卷三，自九江還龍山云：「行道經年後，扁舟渡晚江。語鄉猶故里，于國已他邦。同珥還誰受，冠綬復幾雙。眼穿憐婦小，愁絕對銀缸。」

又文集卷三，戲贈華巡簡云：「既有明兵科，亦有清巡簡。一索繫二賢，同舟負刑版。兵科緣伊何，髮長兵略短。巡簡緣伊何，土臺相推挽。蹉跎陷圍城，所限見機晚。攜手赴泉臺，誰爲奠漿飯。」

又文集卷三，獄中步文丞相韻云：「生涯少壯但傳經，通藉才週兩歲星。鄉國愁看成阻礙，室家寧計問飄萍。萬言舊疏誰遺乙，五木嚴刑拚備丁。泉路若逢文信國，不知雙眼可

誰青。」

又文集卷三，獄中自述云：「去歲承恩桂海濱，何期國步倍多連。室中自起金戈聲，天外俄飛鐵騎塵。入夢翠華頻想像，招攜烏合每逡巡。經年辛苦漸何補，應識皇明有死臣。」

又文集卷三，獄中傳聞張芷園遇害歌以吊之云：「三百年來世澤孤，寥寥嶺外數狂夫。郵筒每恨東西隔，鼎足那堪次第徂。人世誰與不死者，他時公等亦生乎。羅浮山下多琪樹，休逐啼鴉帶血呼。」（按既曰「傳聞」，當係誤傳，不能據此，即謂芷園死在公先。）

又文集卷四，清遠城陷題朱氏池亭三首云：「無拳無勇，無餉無兵。聯絡山海，矢佐中興。天命不佑，禍患是嬰。千秋而下，嗟此孤貞。」

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長宏化碧，還同屈子俱沈。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云：「陳邦彥攻廣州不克，走清遠死守。致書士環使爲應。邦彥被俘，臨命賦詩，有「還同屈子俱沈」句，士環曰，此籤也，安知吾異日不爲陳公續耶。」（卷一屈士環）

戀闕孤懷盡，懸絲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爲轉滌衣。祇應魂氣在，長繞玉階飛。」

又文集卷四，臨命歌云：「天造兮多艱，臣也江之游。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厓山多忠魂，後先炤千古。」

邦彥死，子壯被執。逾月，家玉亦自沈。

陳子壯傳云：「九月，大兵克高明，實達戰死，子壯而炫俱執至廣州，不降，被戮。子壯母自縊。」（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廣東文物 卷七 人物考證門

無名氏陳文忠公行狀云：「九月初十日，公復治兵於九江，四路設伏。二十四日，李成棟率師環攻九江，見饑口無兵，成棟遂舍舟登陸，進逼「中洲書院」之後垣。伏兵四起，公率義勇五百人衝戰，斬其健將張虎等三十餘人，遂大勝之。十月十四日，公師攻新會，圍三日，不克。往攻新興，亦不克，遂還高明。二十一日，大兵抵高明，公嬰城固守，人人自奮。二十九日南城崩，公登西城，振臂一呼，諸將死戰，莫不一以當百。門死殆盡，人無變志。刑部主事朱實運等十四人俱戰死。公遂與麥而炫、區僕吳區宇寧、賈卿陸言王則衡至西門衝陣出，逃高明之三洲，遂為追兵所及。時陳邦彥張家玉俱戰歿死節。」（陳伯陶勝朝遺民錄附錄）行在陽秋云：「二十日，清陷高明，督輔陳子壯，監軍麥而炫被執，不屈死之。」

張家玉傳云：「十月，大兵步騎萬餘來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頭血濺敵人手哉。因偃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年三十有三。」（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東明見聞錄云：「丁亥水歷元年，吏部給事中張家玉恢復博羅；清兵至，復陷，家玉死之。——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讀兼吏部給事。誓不降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得旋失，志不稍挫。恢復博羅縣，慷慨賦詩，自分必死。而清兵追獲，乃斬之。懸首通衢，顏色如生。」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云：「一名山集載兆龍三疏，第一疏云：「自丁亥三月，臣男家玉，獨暨義旗，一時響應，皆屯軍數千，聽臣男約束調撥。三月十四日，臣男復東莞。敵水陸夾攻，追至到瀆。臣母陳，妻蔡，媳彭，胞弟兆鳳，兆麟，兆虬，之姪等，圍門三十餘口，皆罵賊不屈被戮。臣男家玉，脫奔西鄉，與陳文約復新安。敵既敗，更調精兵

至，西鄉糧匱；兵遂潰。文約全家死義矣。臣男先委陳鎮國，馮家祿會劉龍，李啓新等，於四月十九日復龍門。臣父子繼至。敵不復追臣父子，遂藉臣產，殺臣族叔姪孫及男婦十餘人。臣男不暇再計，七月初十日，率各部復博羅。進復連平，長壽。至十月初二日，攻增城。初十日，我兵斬敵，奪旗手，棺敵頭，張旗入軍中効功。四營錯誤，以為敵入，皆走疊疊，敵遂衝中營。臣男奮戰，遂至殞命。」（卷二張家珍）顧炎武明季實錄云：「張家玉，罵賊，捆三晝夜。不死，仍投原職。」（頁七十）（按此乃家玉官北京時故事。）南明野史又云：「家玉，東莞人，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常。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辭辯。賊歎曰，吾殺此輩多矣，臨死漸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慮走不得脫，仍偽為文譽賊，乘間南走金陵。」（卷中頁二十八。）

永明王贈邦彥兵部尚書，諡忠愍，蔭子錦衛指揮。

薛始亨撰傳云：「明年成棟以東粵□□□□□□□□，詔贈先生兵部尚書，賜祠祭葬，蔭子恭尹錦衣衛指揮僉事。方議諡，會粵軍陷，上播遷而寢。」（文集附錄）

屈大均撰傳云：「成棟既□□□□□□□□□□□□□□□□請卹，詔依陳子壯張家玉例，賜蔭議諡。已而贈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御史驥元璜疏再上，詔加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蔭恭尹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賜祭葬特祠。方議諡，以廣州再陷而寢。」（四朝成仁錄）

陳恭尹撰行狀云：「成棟以東粵來□□□□嘉公忠，制曰，邦彥奉敕官揚，叩頭泣血。山林感奮，義勇願忠。却敵西□，奉

之東顧。醜釀□□□中興之基業，實賴爾二三臣起義之功。加贈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二壇，加祭一壇，全葬。仍咨內閣擬諡。行地方官設廟歲時致祭。（文集附錄）

按民國二十九年香港廣東文物展覽會出品，有永曆帝錫陳邦彥語一通，文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軫忠甚。語曰，疾風勁草，歲暮寒松。歷險彌芳，經霜逾翠。天所篤生，人所懷想。爾原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忠志苦節，學兼希賢。讀書知大義，春秋尊仲父之功；望氣識真人，天命啓是翁之智。揚推博浪，目已無秦；截舌離陽，心期報主。三千死士，衝突於東西南北之間；一片孤忠，昭耀於山川星辰之表。當其捧勅宣揚，叩頭泣血，山林感奮，義勇願忠。兩攻廣州，五復郡邑。一妾屠戮，三子喪亡。指揮依朕，鬚眉益厲。熱腸火烈，壯氣雲高。却虜西侵，牽之東顧。勢有同於破竹。食未口於量沙。慷慨僞廷，強一屈之不可；從容組上，甘萬死之如飴。不愧巍科，尤稱名士。醜釀朕數百年之基業，實賴爾二三臣起義之功。有此殊勳，寔忘優寵。是用贈爾為資政大夫，兵部尚

書，錫之誥命。於戲！雲漢爲章，習化三年之血；龍紋如祥，先昭萬世之功。永曆三年九月。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男恭尹敬錄。一據此語，則陳邦彥未嘗有諡也。明史云：「諡忠愍」，不知何所本。溫肅跋此語，辨之最詳，錄之如下：「石明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誥命。哲嗣獨瀛子所書也。先生以順治丁亥年九月二十八日成仁，逾年八月奉永明旨照陳子壯張家玉例，賜諡議諡，及部議上，贈太僕寺卿，錄一子讀書國學，又逾年，御史饒元璜，疏請申前旨，再下部議，始得贈兵部尚書，蔭一子襲錦衣衛僉事。獨瀛集中有請誥命疏，即此也。而不載誥身文，得此可補集中之闕矣。疏以七月十五日具奏，十九日奉旨；而誥文署九月，去先生殉節時，蓋再期矣。誥中只贈兵部尚書，未及賜諡。後人多稱先生諡忠愍；即明史本傳亦云然，不知何所據。按獨瀛集此書復謂先府君獨特徒手越數階而得司馬尚書，不可謂不遇。然而易名之典，以徒手之故，議之連年。粵以再陷，而終不定，惜哉。則先生固未邀易名也。前編獨瀛年譜時，已致疑於此；今讀誥文，並及之。辛未夏六月溫肅，伯樾先生囑題。」

民族英雄張家玉

麥少麟

「謹記崇禎十六年，聖明天子大求賢，從今綠闥天麗壓，輪輿金旛玉局仙。」

——嶽降——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十一月十三日，在廣東的東莞縣裏，誕生了一位為民族的自由而鬥爭，並與明代滅亡史有絕大關係的英雄。與他同時代，同省份的陳子壯，陳邦彥，兩位英雄，人們把他合起來，稱做「明末嶺南三忠。」他究竟是誰呢？就是張文烈公家玉。雖然他的名字我們多是認識的，然而在今日抗戰建國的大時代，很少人把他的史蹟詳細地提起，尤其是關於他的血肉作品而與文天祥的「指南錄」有同等價值的「軍中遺稿」，更加沒有人把他拿出來表揚。為着使國人普遍曉得先烈，是拿什麼精神來打擊敵人，反抗侵略，驅除漢奸的，所以作者覺得有翔實地研究他的生平事蹟之必要。

家玉的祖父明教，父親兆龍，兩個都是有道德有學問的老人家。他們是世居在東莞城附近的萬家租村頭底一條名叫做永寧里的巷子裏的。

在萬家租那塊地方的形勢來說，背後是靠着一條江，前面是對着許多山峯——相傳有四百三十二峯。據先輩楊復也嘗說過這塊地方不久定必會產生出一大忠大孝的人，來扶持名教的。及後至到第十七代，果然誕生了一個民族英雄張家玉出來。所以楊復的一番話也暗合了。

張家玉童年的時代，便很英俊聰明的了，對於經史等書

籍，他都大致領會熟識。現我們在他的遺像裏，也許感覺出這種態度罷。

有一回他跟着老師林洙和多少人跑到附近那高峻非常的黃旗峯上，但各人到了半山便疲倦停下來，而他獨自一人絕不畏懼地跑到最頂的地方，拿起一杯酒，向着下面的老師說道：「我們做人，非做第一流不可啊！」他站着想，「這裏是這山的最高處麼？將來我還要站在國家的最高處啊！」老師林洙一聽到了他的話兒，便驚奇起來，曉得這孩子他日決非「池中之物」了。

少年的時候，和同邑的蘇觀生（後在廣州擁立唐王聿錫殉難而死）都同是副憲一鳳公的門下高足。（及至後來考中了進士便又拜周鳳翔做先生，殿試三回，他都首居第一。於是觀政工部，便把他選授了翰林院庶吉士。）

一一

「……甲申歲，燕京失守，賊假傳野史，搖惑里門，僉曰玉上十封事於牛金星，媚逆圖以嬰偽祿，嗚呼！時玉凝呆腳之舌，饜饜不屈，致有鳳樓之慘，七日不食，糲糲不改，此皆足下同難中目睹，殆非屬耳食輩也……」（軍中遺稿附錄答張翰林書）

家玉一生的事跡，在三十歲以前，已經預示出他的英雄本色，及至三十歲以後，便轟轟烈烈地發揮出那英雄應有的行動，完成他底光榮史蹟。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三十歲）三月間，李自成乘着上年

大敗左良玉攻陷瀋陽開封的餘威，一直打到京師來。正值事情吃緊，風雨滿城的當兒，崇禎殉國了！消息像雪片般吹遍了城裏每一個角落，一班有氣節的臣子士大夫們，都陪着崇禎皇帝，作了最忠烈的犧牲，這幅悲壯的畫面，而今還可在好些典籍裏看出來。

李自成入了北京後，爲了收買一班有聲望的士大夫們來做走狗捧場起見，就想把家玉請來，給他一官半職，可是結果被家玉嚴峻地拒絕了。這一來，自成見他不識抬舉，便差遣了四個錦衣衛士，去把家玉押來至中左門，命令他跪下，像臣子一般相見，家玉見了這個情形，登時堅決地，提出反對，無論怎樣恐嚇，都不能使他屈節依從。

他的強硬態度，使李自成也奈何不來。自成見他這樣僵持下去，便放下了跪不跪這個問題，對他說：「照這樣子看來，你是不願做官的了，可是我一定要你做……」家玉不待他說完，便搶着大聲說：「我一定不做官！」李自成聽了他這番堅強話兒，看了他的冰鐵面孔，知道非給他相當磨折，委實沒法使他俯就，便喝那些錦衣衛士用繩子把他縛縛起來。家玉登時大怒，向李自成大罵，並數出李自成十大罪狀，自成被他搶白得卑鄙沒趣，由是「老羞成怒」，便即刻喝令衛士們把他推出外邊去斬首。家玉一聽到了「斬首」二字，就轉怒爲喜，滿面笑容跟着他們出去，準備作光榮的死節。自成見了他這般情形，心裏都暗中驚異，佩服不置，仔細看着他，覺得家玉年輕英俊，行動鎮靜，全沒有恐懼的顏色，便歎一口氣道：「我殺過許多人了，他們一提起行刑斬首，便嚇到連魂兒都不知去向，那像他一些戰慄也沒有，還這麼歡喜好笑，豈有此理！好，免致殺

了便宜你，暫時留起你條性命，吊在五鳳樓那兒，給些滋味過你嘗嘗，然後再作計較吧！」（按：據另一說，有謂四月初一日，宋獻策奏帝星不明，請停刑，初八釋諸繫者，故得不死云）。

吊在五鳳樓那裏，經過七日的鞭撻，家玉被打得周身發腫，瘡黑，滿身是血，但他依然乘着那大無畏隨時準備犧牲底精神，堅牢不屈像鐵般的意志，便全沒有感受到絲毫的痛苦了。自成見這個辦法仍是收拾他不來，便交下軍師牛金星，叫他設法去處理家玉這件事。牛金星便換過一副和平的手段，把他解了下來，用些利祿的說話去誘惑他。誰知家玉不但不被誘惑得來而且還向金星大罵他不義，像教訓般說了一頓，牛金星也無可奈何，惟有自討沒趣罷了。

四月初十日，李自成聞吳三桂與師回來，十二日已有些畏懼，胆怯，大感帝位搖動，不易坐下去的樣子，所以對於家玉的事，也不大注意。因爲前方戰事爆發在即，十三日，李自成親自領着大軍出發，大概在這個時候，家玉便優倖地乘機從死神的手裏，逃出他的生命，好教後來再建立一番驚人的偉績來。

家玉罵賊一事，即時便遍傳「神京」人們的口頭了。所以黃道周撰家玉勅有「罵賊燕京，常山之舌尚在。」和「數十罪而罵闖，舌似常山；俄七日而不降，骨同蘇武。」等語。鄭露的《嶠雅》一書也說：「芷園文豪武俠，聞賊陷神京時，大節不屈。」邵廷采家玉傳也論道：「家玉神明英暢，北都陷賊，審權達節，已名蓋天下。」等交譽家玉的說話。家玉這種精忠不二的精神，真是給後世的祇知貪圖利祿，不顧喪權辱節，而出賣民族國家的人們當頭棒。

家玉逃走出來，回到家裏，看到了三月自成陷京師時，周鳳翔在未殉節前給他的遺信道：「玄子爾雅溫文，貌若婦人女子，然中懷剛毅，定知大節不移！城破之日，書此永訣。」心裏悲痛快樂一齊共鳴起來；所悲痛的，鳳翔殉難了，我們領袖中又少了一個；值得快樂的，事前雖然見不到遺書，但自己所做出來的事實，幸還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期望，竟像讀過他的遺信一般。

四月十八日家玉乘着自成東行，北京陷入恐怖混亂之際，他秘密地走出城外，向南逃跑了。

讀者們：在上面這段史蹟的過程中，一般史書竟有記載家玉有兩封上自成的信，這個莫須有的誣蔑，幸而第二封信已經有人把它否認了，而第一封又有人懷疑是經過竄改的。但據作者看來，當時一班忠臣和有氣節的士大夫們（像黃道周，鄭露等）所批評家玉的言語裏，不但找不出家玉有上書的痕跡。而且家玉答張翰林書（軍中遺稿附錄），說李自成假傳上十封事等無稽野史，以搖惑門里。這樣看來，第一封信亦不過是同樣的戲法，以淆亂人們的視聽，使家玉盡忠也盡不來的一種卑劣手段。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卑劣屈節的書信尚且肯寫給自成，那麼何苦七日不食，和大罵牛金星呢？又加以家玉平日的行動，說話，來觀察這兩封信，除了家玉是瘋了的，便不至有矛盾到這麼地步啊！所以作者認為後世的記載，多是道聽塗說，甚或因黨派關係，而致杜撰史實，以為譁蔑攻訐的資料，於是現在便有把它刪去的必要了。

既行成；輕弓短箭來胡馬，棄甲投戈赴漢兵，誰使至尊虛附體，坐令談笑失周京！
——軍中遺稿——

家玉自十八日（崇禎十七年四月）離開北京後，便向南都（是時福王建都南京）走來，可是當時南都在朝的人們，有些是和家玉有黨派嫌隙而憎恨他的，見他這次由北京回來，還沒有死節，於是便根據北京李自成所謠傳的野史，製造出一些空氣，來中傷嫁禍，說他已經投降過賊人了。這些人究竟是誰呢？阮大鍼可以代表一切了。

阮大鍼因為憎恨「東林黨」的緣故，而家玉正是依附東林的人，所以便向福王捏造出一段攻擊家玉的話兒，說家玉也會請闖賊厚葬倪（元璐）周（鳳翔）二公，而且又推薦過劉宗周黃道周給闖賊，使來收買人民的信仰心等種種附逆事情。當時刑部尚書解學龍，受了阮氏的利用？所以家玉還未來到南京之前，便被列入第五等罪名裏了。（按：福王立，以六等定從逆諸臣罪。）及至家玉走來到南京的時候，御史張孫振等痛詆尚書解學龍曲庇行私，保國公朱國弼等合疏糾正刑部六失，結果因此家玉得免被誣，復了原職，阮大鍼等雖然盡力援助解學龍，奈衆怒難犯，且福王又是一個昏庸的人，便不得不順從大眾的意見詔革了學龍官職，由高倬代他。

是年十月，吳三桂領清兵入關，李自成向西敗走；張獻忠退入四川。清兵見既得中國東北各省，那久已存蓄着的貪婪野心，這時熾熱燃燒起來，便乘機直向南來，果然這個偏安在南京，而裏面黨派分歧，祇知貪圖奢侈女色的福王領導下的政府，在於明年（乙酉西歷一六四五）宣告陷落，福王自己也被清兵捉着，并且要剪下了辮髮，羞辱地，可憐地被害了。

「朦朧推轂委專征，無限傷心嘆我明，大老高傑惟避地，將軍妙策

家玉自南都失陷後，便向錢塘走來，在江上濠巧碰見同邑監軍副使蘇觀生，水師總兵鄭鴻遠等，當時大家見唐王（聿鍵）賢明，性好讀書，襟胸闊大，體察民情，確實有天子的風度，於是就聯合起來，立誓效忠明室，便擁戴着唐王入閩（福建）福州，在閏六月初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即位，改元做隆武，是年為隆武元年，唐王這時想找些元老勳臣，一來可以幫助自己，二來可以號召天下，便來錢塘問家玉，叫他介紹，家玉便立即舉薦黃道周出來，唐皇聽了，便很歡喜地說道：「得此商彝周鼎，當為廊廟羽儀。」及後大家見面，唐王更加喜悅地稱贊道周說：「真是不愧為『社稷之臣』！」

唐王即位後，家玉為着正名定份，確立將士信念起見，便向各將士官佈道：「昔漢光武起兵南陽，以高祖九世孫為長沙定王後，建元乙酉即位。六月，其兄伯升兼有朱鮪李軾之難，今皇上亦起南陽，亦為定王後，亦傳九世，亦建元乙酉即位，六月，而且兄弟之難，父子之難，常變又常集也。揆之天命如此，度之人事如彼，天與人歸，真中興之主矣！」各將士聽了家玉這番徵引歷史上的英主，來鼓勵他們的話，大家都以為唐王真是第二個漢光武了，前途放射着無限的光芒，增加了大家許多希望，與奮起大家復仇的雄心。

當時唐皇命黃道周，蘇觀生做大學士，擢升家玉做侍講兼編修。家玉又因道周保荐的緣故，唐王便下令給與筆硯，掌理起居注，在七月初七日，家玉便上了一正氣凜然，千古不磨的奏疏，內容說：「臣看得起居有注，所以書天子之言動也，言則必書，動則必書，所以俾敬慎於為天子也，自君好諛於其臣而索覽所書於其臣，臣貢諛於其君，而獻覽所書者於其君，上

下相蒙，是非矯枉，此非人主之過，實臣陷人主為非者也。臣讀勅，知皇上自待厚，而待臣不薄，臣敢為皇上告嗣今後臣懋勉於為臣，君懋勉於為君，倘皇上而多中禮之言，而多中禮之行也，臣必直書之冊。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皇上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天下將傳將漢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隆武帝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則皇上一聖主也。』聖也亦皇上自聖，臣不能以筆墨為皇上作其聖。倘皇上而有非禮之言，非禮之行也，臣必直書之冊，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皇上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天下將傳將駭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隆武帝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萬世將傳將駭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事，隆武帝之言也如此，之行也如此。』則皇上一庸主也，庸也，亦皇上自庸，臣不肯以筆墨為皇上諱其庸，為人君者當聲為律，而身為度，為人臣者，當是曰是，而非曰非，將順其美，匡救其過，古大臣風也，臣也不能翹君之過，長君之惡，古邪臣事也，臣也，不敢，昔鄭朗為文宗起居郎，奏曰：『君舉必書，使人君一言不敢乖於道理，恐千載下累於盛德。』魏暮為文宗起居舍人，奏曰：『向起居官，不詳故事，致陛下取看，自此文多迴避，而善惡不直，非史也，』今者，皇上自待，不但在文宗上，臣愚自待，不肯屈鄭魏下，而肯依阿取媚陷主為非，俾聞風訕笑，指臣所注一書曰：『此史官張某罪案也！』更何面目見天下萬世乎？嗣今後願皇上無索看，所書者於臣，臣雖死不奉詔也。這疏上了後，初九日奉旨：「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起居注官，自古重之，據輔臣黃道周薦爾家玉，正己不阿，遇事敢諫，立朝豐采，朕久注意，今覽爾奏，侃侃正論，卓有古大臣風，

朕當書疏御屏，觸目謹畏。爾家玉其殫心厥職，副朕相期至意，着恤民庫賞旌，直銀三十兩，以爲史臣筆硯之資。」這種鐵面無私的堅貞精神，又是可給今日一班專以奉承阿諛，屈膝求榮，沒有廉恥底人們，作一當頭棒哩！

以上所說的是家玉掌理起居注時的頭一件言人所不敢言的事，但還有一件關於家玉兼兵科給事中監永勝軍的事，也是在這時期任命的。

先是七月初一日唐王開始下令親征，初六日，便大誓文武羣臣在天興府，登壇授鉞，調將出師，情形非常緊張熱鬧，當時委出定虜侯鄭鴻逵，出仙霞關，永勝伯鄭彩出彬關，總兵官施福出崇安關，總兵官黃鳴俊郭輝出分水關，少保黃斌卿督水師由海道抵達溫台，（即今之永嘉，臨海二縣），靖虜伯方國安率師援浙，平虜侯鄭芝龍便担任督領禁軍守城，家玉見遣派既定了，那時他也受着像火般的一腔愛國熱情所鼓湧，便一面請求唐王准他加入這股大軍裏，以殺敵報國；一面把他個人的見地，怎樣纔能恢復明室，怎樣纔能成中興大業的各項計劃盡量向唐王陳說，唐王也很嘉納他。於是便命他兼兵科給事中監永勝軍，并手諭他有：「爾文武兼資，朕今以兒子視爾，中興大事，今以托爾。」等語。同時又命兵部多給些錢鈔過家玉，做羅致人才和招兵買馬的使用。

七月廿一日家玉又上了一道聯絡人心早圖恢復的疏道：

「四方響應，宜大聲聯絡，如徵軍金聲，江觀，載（疑戴字之誤）明恩等，勾容朱謙澂，何成吾，何敏吾等，及池太常鎮蘇松與浙諸臣，皆忠憤同仇，乞兩府勅一手書，命金聲察其臨難不屈者，於本地奉爲主盟，便宜行事。」奉旨：「鼓勵忠義，

聯絡人心，以速響應之機，張恢復之勢，說得是，即給勅書，到處分發，不必另遣行人，以從簡便。」（按：張伯樞家玉傳引名山集云。奉旨在二月朔，疑有誤）金聲等接到勅書後即刻刊印佈發各處，那時南中國的人們，纔曉得還有皇帝在福建裏領導着主持天下。

及後家玉到了彬關，觀察形勢，便於十月初九日奏上福王說：「用兵宜分三路，一由建撫西揭南昌，一由贛吉北抵臨江，一由廣信西南抵趙家園，三路應援，協力并進，金聲桓（清將）直登中魚耳！」在這裏可見家玉對於軍事學識的諳熟。

又因爲當時有些人舊事重提，說今日的局面都是由魏閣（忠賢）黨人一手所做成，非把他們捉來殺盡不可。家玉這時見外患日急，倘再來內訌，惹起大家的糾紛，殊非救國的方法，所以他便上了一個疏本道：「黨事風成，朝政日壞，原其始，東林真君子也，小人附之；魏黨真小人也，君子陷之。謂東林而定君子，魏黨定小人，則天下之爭愈熾，其術奈何？臣請兩言而定曰：主權尊，黨事化。朝廷爵祿之柄，植黨者得操之，則附之者以爲捷徑，若還之朝廷，趨黨者冷，植黨者孤，而五道平矣。（這疏同是在十月初九日上的）家玉原本和阮大鍼有怨隙的，但這疏的說話完全泯除私見，共赴國難，這種精神，今日我們讀起來，覺得在明末的一班士大夫裏，他確實是胸襟最偉大，最有見識的一個，怪不得後來隆武二年正月，唐王也採了他意見，有詔說道：「媚閹一案，止因議論偏奇，遂致人心不服，釀成黨局，一年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陋習，此後真正魏黨，亦與一概濶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這一來，對於閹案的牽累，人人有自危之

心，見了這道詔書，把所有的恐懼心理，冰消瓦解了。

家玉自七月廿一日，上了那「四方響應，宜大聲聯絡。」的奏疏，推薦金聲，朱議漜，何成吾，何敏吾等好幾個人物出來，當時唐王立刻授給議漜浙江道監察御史，成吾總兵，敏吾爲副。又敕成吾道：「兵行所至，不可妄殺，有髮爲順民，無髮爲難民，此十字可切記也！」敕議漜道：「朕自許忠孝，爲法受過，百折千磨，今爲祖宗復仇，有進無退，宗卿朕猶子行，其克悉朕心，出險亨屯，助朕以助祖宗，於乎欽哉！高廟亦孚祐爾於無窮！」於是議漜等結聚了勾容附近七十二村的壯丁，人數約有八千人，但事情還未醞釀成熟，而徽州已告急。唐王即刻下令派鄭彩赴援，不料鄭彩貪生怕死，畏縮不前，依然駐停邵武，於是徽州便在十月給清將張天祿攻下。這一場戰爭，家玉所推薦的抗戰英雄金聲爲國犧牲了！至成吾敏吾後事如何？則尚未詳悉。（按：南疆逸史云：「朱議漜字潤生，樂安王宗室也。以貢生授勾容知縣。乙酉夏，起兵於茅山，敗走太湖，隆武命巡按衢嚴，明年衢州陷，死之。」）

家玉見和鄭彩死守在彬關裏太沒出處，他自己便離開彬關，來到了廣信，十月二十日，又上了一個進勦方法的疏道：腹心之患在洪都，喉吭之患在徽州，徽南臨廣信，東抵嚴城，西連饒屬，敵陷徽，出其左右翼。東南可以得嚴，西南可以得饒，饒嚴去，則廣信不支，崇關亦必不守，大事去矣！爲今計，與其坐失饒嚴，信不功而自危，無寧進取饒嚴，信不守而自固，請飭彩由邵而建而撫，由撫而分兩路，一由進賢西向以擠南昌，一由東鄉東向以應饒而上衢嚴，以襲徽歙。然兵不貴守，守則我以待免之愚，長彼蠶食之漸……」這個進勦方法，

原本將領們施福，陳梧等都是非常贊成的。及至唐王下這個詔旨，大家也以爲必定能够實行，莫不擦掌磨拳，待命出發了。無奈主將鄭彩，不理聖旨，依然在彬關不動，這時家玉對於國家的前途，不禁傷心大歎！

是時清將金聲桓會合各路大兵，圍攻撫州，永寧王以兵力單薄，向四處告急求援。家玉眼看鄭彩懦弱無能，坐誤時機，便急不及待在十五日（十一月），約同右鎮陳輝，中鎮林習三，前鎮蔡欽三路會兵來到許灣。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便舉了一個火，實行「堅壁清野」，同時還下了一道命令：「凡救火者斬」，并在四處能夠躲藏着人的地方，都埋伏了士兵。這一來，果然不出所料，正在明早東方發白的時候，清兵便大舉前來進攻，可是一踏到許灣，便遭遇到強烈的抵抗襲擊，當時家玉的前鋒洪旭，大聲喊殺，揮刀一連殺了多人，便把敵人堵住，不敢再前。家玉這時親自跑出陣前，指揮着各將領像陳黃虎，李明忠，趙珩等出營大混戰，結果殺了清軍兩個總兵，和四百多士兵，另外戰利品，有戰馬四十多匹，刀槍等器械無算。清兵經此一挫，銳氣大減，不得不暫行退却。

清兵受過這個教訓之後，曉得對方實力不大薄弱，若非擁有相當的兵力，委實不易攻下這個地方。於是立刻重整隊伍，在即日正午，傾巢而來，作大規模的包圍攻勢，家玉協將陳有功，力戰殉職。家玉深知這一回戰爭不只影響撫州的存亡，同時還關係明室的安危極大，便誓死堅守，不作半步的後退，這一來，便掀起一個像風捲狂濤一般猛烈的戰爭，阻擋住敵人的前進，消滅了敵人大部份精銳的隊伍，挫折盡敵人的銳氣，使明室還能撐持多一些時候。

在這場猛烈的戰爭未揭開之前，清兵已把許灣圍住，清總兵王得仁，鄧雲龍，侯天寵等，實行用離間手段，寫信來家玉的副將趙珩，叫他勸同大眾投降，信內所說的話極威迫利誘的能事。果然，各兵士得到這個消息後，大家都心裏疑惑，三三兩兩的圍着，互相討論。趙珩這時心裏不知何去何從。家玉見了這般情勢，妨着軍心有變，便執着趙珩的手，拔劍向案上一拍，大聲說道：「敵人屢攻不下，見我們實力雄厚，便想利用離間政策，四處製造謠言，打算搖惑大眾的心志，分化我們的團結力量，好叫我們不攻自破，而他便坐收漁人的利益，喂！兄弟們，我們既然看破了他這一着，還要入他的圈套，受他的愚弄麼？大家快快振奮起來，拿實自己的刀劍，殺他一個片甲不留，為國家伸一口氣罷！我們是黃帝的子孫呀！以後軍裏敢再有疑謗者。有劍在此，決不寬貸！」自此之後，軍士們精神上振奮許多，但這誘惑的影子，仍然有多小存在各人的心裏，雖則表面上沒有什麼顯示，可是心裏大家恐怕作了沒價值的犧牲品，故門志也受了不良的影響。

家玉感覺到這情形仍是對於作戰前途實有大礙。十五晚子時，他佈置好一張桌子，安排着明太祖和關雲長的牌位，陳列一些香燭祭品等物，拉着各將領跪拜，肅穆悲壯，感動着每一個在場人的心靈，大家都不得悲痛地吊下眼淚，憧憬着先帝過去的一切，歷史上的民族創傷，大家的呼吸和心胸登時起了一種痛苦，更徹悟了大家的命運和前途。終於找到了苦悶中的唯一出路，就是：「我們要復仇呀！」家玉用了忠誠來感動他的兵士，鼓舞起他們復仇的雄心，形成了那一觸即發鋼鐵般堅強的士氣外，還拿出相當賞金，放在桌子上面，用來作這次戰

爭有功的鬥士們的獎品。拜祭完畢，隨即命令郭毓卿，李明忠，陳良，趙珩等，分頭統領敢死隊各百人，暗伏在山谷裏。家玉自己便率領全營人馬，假裝退却模樣，誘敵追來，清軍集合了一萬大兵，跟踪追來，那知，伏兵四起，清軍心慌意亂。家玉隔遠看見，知道敵人中計，立即回師，內外夾攻，清軍一敗塗地。由是撫州之圍，因受這一役殲滅戰，把清兵精銳去盡，便解除了而安定下來。當時一般人們都稱贊這次戰爭，是遷都福州以來的最大勝利，——福州戰功第一。

先是，家玉乘住許灣大戰之前，各都司黃瑛帶了一封蠟書，由小路跑至撫州，檄召永濟王都將謝志良，閻羅，宋蕭聲，曹兌光等，乘虛襲擊老營。十六日便和清兵大戰在千金坡，清兵當場死了五百多人，馬也被殺了三百餘匹。除此之外，還在清軍營裏，發見有婦女三百四十三人。這幫婦女們，不消說都是給清軍摧殘的可憐人了。家玉下令把他們全體釋放，送回附近他的親戚家裏去，並將敵營裏所存下的酒米等物，盡量拿了出來犒獎各軍。同時檢拾敵營裏各種遺留下來的東西，得到許多鄉紳和生員們給清軍的信件，便把它完全燒光，隻字不存，使得這些也曾通敵的人們，得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種處置辦法，在今日來看，我們也有應用過哩！又因當時清兵每到一處地方，必令人剃光了頭髮，以示順民，用來羞辱漢族，而南軍（明軍）一撞着這些無頭髮的民衆，也以爲他是清兵的奸細，便連問都不問把他殺掉，這一來，恰正中敵人的計策，反激起民衆對於明軍的仇視心理，而影響到軍民不合作還不止，且難民們見明軍的無理砍殺，大家都感覺生命的危險，於是民衆們不得不轉而求救於清軍。故難民一見清軍來到，無不

拿出豬牛酒米等東西來孝敬，還兼替敵人嚮導。可是明軍便適得其反，對面也得不到虛實的消息，所以軍事進行，諸多阻礙，毫無順利。家玉的遠大眼光，看透這一切，爲着難民免致無辜被殺起見，他便想出一個方法，每個難民發給一個免死小牌，使大家得着生命的保障。果然這個消息傳了出去之後，難民歡呼相慶，即時來歸附南軍的，有千多人。後來把他們分遣回各鄉落去，同時又懸出辦法有能收容難民者，便把首領委任，藉以鼓勵紳士們對於難民的扶助。安插好後，家玉便將這件事情一一奏上唐皇。（按：這疏是在十一月廿九日上的）

對於是役殉職的有陳有功葉壽二人，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疏請唐王予以祭葬廢諡，並立祠許灣，以表忠烈，以慰忠魂，而那臨陣逃避的總兵許象乾，便該斬首，傳示各營，以肅軍紀，以儆將來。賞罰各事俱報辦完畢，軍政明肅，精神一新，軍士們又振奮起來，準備向前邁進了。

這次家玉奏上唐王，盡將功績推歸永寧王身上。並得唐王詔說，待恢復南昌後，便即封永寧王爲親王，優獎家玉，懸進賢伯世爵。

戰事勝利後，家玉想乘勢進攻，對鄭彩說：「凡出兵貴在神速，我們應該乘敵人大創之後，進兵收復江西，這正是時候了！還待甚麼？」可是鄭彩當時妒忌他的功勞在自己之上，而且他的心目中，實是畏懼清兵，倘若作戰失利，豈不是連這個永勝伯也不保嗎？所以鄭彩便不依從他的計策，仍舊苟且偷安下來。家玉請換易儒將周斌，并聯絡閩羅宋的各軍同鎮建昌等事，鄭彩因妒其能，亦不答應。於是弄到家玉英雄無用武之地，感覺前途絕沒有發展的希望，那麼他便打定了主意，在

隆武二年（一六四六）正月初十日，毅然上了一疏道：「臣昔與彩結爲兄弟，否者否，可者可，今戰守之策不同，臣實負彩，乞放臣歸里……」這一來，彩不得已，暫聽其計，在十六日（丙戌正月）和家玉一同出兵至到硝石，忽然接報說清兵來了！鄭彩便驚懼起來，馬上退兵，甚至連新城的守兵也盡地撤退，走返關內，以爲非關門不可。同時催促家玉一同入關，家玉這時又氣又好笑，感覺鄭彩胆怯得可憐，一提起清兵便狼狽成這個樣子，但爲着顧全大局關係，便誠懇地把地方形勢向鄭彩解釋道：「新城，永定屏障，永定，福京門戶，不可棄也！」無奈鄭彩貪生畏死，懦弱昏庸，祇知拿着多少人馬，盤據多少土地，合着三幾個在朝上有權勢的人，叫唐王給他高官厚祿。安富尊榮，那肯去抵敵。

家玉見鄭彩挾兵而逃，造成最不利的局面，兵權又在他的掌握裏，無可奈何。但自己身爲監軍，受了國家的委託，明知局面甚危，仍要和敵人拚殺一回，否則他日福京不守。連自己也遺吳於後世了。他便振奮起來，決定主意，立即往訪新城知縣李翔。大家相見，悲歎握腕，痛哭之下，誓死守土。馬上集合了新城的鄉兵，把守這永定的屏障——新城。即晚家玉囑指血書，請求閩（羅）兵來援。那時閩兵駐在廣昌，距離新城約有二百里，未能夠立刻開來到，戰局到途，衆寡相差太遠，確是極堪憂慮。然而當時家玉絕不畏縮心灰，只有準備犧牲，取回相當代價。他的目的，是使清兵知道漢族是不易屈服的，反抗的種子永遠生長在土地裏，隨時都會挺出優秀的芽兒來，目的既達，那麼死也不枉了。

十七日家玉集合鄉兵二百，連自己的衛兵一百，一共三百

人，和清兵大戰於新城之南。經過多場撲殺，斬下清兵五百多人。但清兵大量補充，人馬愈來愈多，把家玉圍成三重。正在大戰到最劇烈的時候。家玉忽然中了敵人射來的箭，跌下馬來，折斷了手臂，登時氣絕。都司林雄見了，披敵着一張大棉被，跑入陣裏，殺了一個清將，結果把家玉救了回營。至於新城知縣李翔，率領千人，和家玉同時分頭出戰，只留下些少義勇守城。那知敵兵已由別處攻入，城裏的義勇各自走散。及李翔戰敗退返時，只剩三十人跟着他，來到新城時，又因沿途傷死，只剩下三人。李翔在城下附近，斬了三個清兵，策馬入城，沿途大呼：「我是新城知縣呀！你們快些跟我來殺敵罷！」他以為城裏還是義勇守着的，怎知道這一來，敵軍把他捉住，解送去建康，但他義氣凜然，不肯下跪，同時敵軍的將官們勸他飲酒，他不止不飲，還連酒帶杯，照那敵軍將官的面上飛去，贏了一個痛快淋漓，於即時被害了。

正月廿二日閩兵來到南豐，清兵便撤退，新城由是收復了。是日家玉的創傷，稍有起色，便上了一孤臣被箭腹穿，墜馬斷臂，血戰將死疏。後在二月初七日奉旨：「統兵大將盡走入關，獨使文臣陷陣，何以自解？覽奏家玉受傷折臂，彌痛朕心！」同時又上調兵防虜，謹據報開疏。

正月初十日家玉上直陳罪已疏，後在廿九日奉旨：「張家玉北京以七日綑綁，抗闖賊見其奇節，昨以許潯激戰見其奇才，文臣守關外，武臣守關內見其奇勇，然未能用家玉獨將，遂致幾以金篋亡身，是朕負家玉，非家玉負朕也，鄭彩，朕亦不負，况家玉乎？且既有先守新，而後帶傷，以監軍之臣，作戰伐之事，朕甚嘉之，壯之，不應議罪，出於至公，張家玉朕還

另有委任，朕志萬折不回，家玉亦孜孜自誓，不必煩事引陳，還着速來召對。」我們在這段旨意裏，可見當時唐王的識重家玉，可惜受鄭芝龍、鄭彩等操縱着一切，雖然違抗命令，但唐王也奈何他何，家玉後來明白了這一層，知道留在福京裏只有是苦悶罷了。所以便有回粵招兵一段傷心的史話。

二月廿四日上特舉永勝賢將四人疏。隔了不久，又上請破格優錄故舊，以卹孤寒疏，和保薦人才疏。又在這個時期先後上有招納各將兵疏；請破格寵錫諸將疏；定營制，派兵糧，以圖恢復疏；酌定閩兵營制機宜疏；遵旨開陳急辦事宜疏，全閩水陸防關議實守實戰疏。等都奉旨批准。（按：名山集載正月各疏月日疑有誤）

在家玉所貢獻出的策劃看，明末的士大夫裏，他可算是最傑出，最有見地的一個。可是鄭芝龍和鄭彩妒忌起來，時時掣肘和壓抑，使他絕沒有一個抬頭的機會，這是一件多麼可惜的事啊！

四

「東泊西飄寄一身，頭顱空帶楚冠塵；

千秋獨有文夫子，同笑迎降賣國人。」

——軍中遺稿——

先是二月初間一班臣子和唐皇都感覺到福建（汀）逐漸受敵人的威脅，便打算遷到江西（贛）裏去了。

十一日家玉對於這事上了一疏道：「江西近事大壞，非駐蹕之時，何騰蛟併力進取似有餘，分力扞禦或未足，宜議實守，以固王基，實戰，以恢王業，若料理未定，浪語出關，恐

行後而滿盆俱亂，蹈孤注之危」。唐王接到這奏議後，仔細一想，也覺得對，便打算起用家玉，命令他做右倉都御史巡撫廣信，并由鄭彩所率領六千名士兵裏撥出三千給他指揮作戰，於是便勅家玉道：「爾許潯捷而建撫復，壯猷追允文采石之前；新城守而彬關寧，嘉績在萊公鎖鑰之上。今者箭瘡勿藥，宗社賴之。爾其即日領勅長驅，誓於今歲拜我孝陵。」（按：此勅月日未詳）

大概家玉已逐漸明瞭鄭氏們的按兵不動的情形複雜了，再回憶起上次鄭彩抗命，唐王也沒奈何他何底種種事實，便覺得唐王雖然抱着無限希望有意付託於自己，但自己果真從他們那羸羸危危底不鮮明態度裏，去奪取他的兵力，這一來，闖出一個亂子，豈不是倒累了嗎？左思右想，終覺不是辦法，越加感到福州前途灰黯，不如乘勢說自己沒有什麼功績，把它推辭了，然後計較罷。

唐王是一個聰明的人，他也知道家玉的困難地方，於是便准許了。

留在福州是幹不出事來的了，家玉便不得不另找過一條途徑，在三月間請求唐王，准許給他八萬銀軍餉，以便回粵募兵買馬，準備作他日出江西，收復國土之用。結果唐王答准了，并賜他的軍營名號叫做「武興營」。

家玉在臨行離開福州的時候，向唐王說：「募兵利器，非一人一日可理，天下盡忠而且智，臣獨忠而且愚，他日有急，陛下無尹鐸爲少也。」當時的人們聽到家玉這番對着時局有無限傷心和感慨的淒涼說話，沒有不給他悲痛地感動起來。

五

「漁陽擊鼓動燕京，若箇傳來罵賊聲；
記得當年顏太守，洛陽橋畔舌縱橫！」



軍中遺稿

自家玉去後，不久撫州便失陷，永寧王殉難。唐王下令削降鄭彩職位，仍准他戴罪立功，以求補過。同時黃道周亦因屢受制於鄭芝龍，便請命往江西募兵，打算替明朝實際効力，由上年七月啓行，在途上遠近招募得義士有七千多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到了婺源，遇到清將張天祿，（前史可法部將）便大戰起來，結果因爲烏合之衆，便給清兵打敗。道周也給敵人捉住，押送到南京，在三月初五日，忠烈不屈地便被害死了！

家玉這時在潮州，知道黃道周殉難而未有卹典的消息，便在四月上了一請錄輔臣之後，大彰忠節之名，以勵人心，而敦風俗疏，大略這樣說道：「去歲六月十一日，皇上訪臣等於錢塘，臣舉禮臣黃道周對，龍顏喜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臣竊喜，喜皇上之知人善任也。嗣後輔臣以兵單將儒，身陷虜巢，義士歎之以爲國體傷，以爲士林惜。憶客冬臣駐金溪，輔臣貽臣手書曰：『道周志倦，不能致遠爲皇上馬；道周志慍，不能任重爲皇上牛。』或者長夜冥冥，提撕醒覺，道周其皇上晨鷄乎？其聲喑喑，如鳳之鳴；其神軒軒，如鶴之立。皇上失此鷄而不深加太息；天下文武，失此鶴而不敢明相哀也。長夜冥冥，何時旦哉？伏乞皇上留心風化，急錄其長子子中，次子子成，三子四子子和子平，無俾優孟搖頭歌負薪者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之歎！」後得旨：「輔臣黃道周，精忠大

節，照耀古今。朕已御批旨意：「贈文明伯爵。四子俱榮蔭有差，在鄉立廟曰「報忠」，福京立廟曰「憫忠」，春秋致祭，樹「中興蓋輔坊」於家，遣詩勒廟門外。」

五月，因聞傳說唐王有來幸廣州的傳聞，所以家玉便上疏，提供出一番意見來，那疏略道：「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荆襄次之，建康又次之，下此虔州一塊土，尙屬興王地也。天下望陛下出江西，而忽傳有南幸五羊之說，識者懼矣！請以三策爲皇上借箸焉：虔州左連三楚，右達八閩，後屏梅障，兩粵有挽輸恐後之區；前跨章江，亦有建瓴之勢。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所謂六龍臨江，勇氣百倍。上策也。若暫駐雄州，可出江則度庾關，下貢水；可入楚則繞韶關，出衡岳。進止由我，緩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斯策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即勸幸成都。臣五羊人，計應出此。獨恐軍駕日南，中原失望，則不如寇準之爲見卓也。高宗之南渡也，李綱，宗澤，岳飛等，叠請還宮，而汪伯彥，黃潛善輩，力沮抑之，卒有明州之難，卒有温州之難，宋之不競，卒由東幸失策也。夫以彼兩河無恙，三吳無恙，李綱等毅然以去就爭之。矧茲閩粵一隅，一失足而大事盡去，臣敢以默然不以生死諍哉！伏乞皇上，依臣上策，獨斷行之。」（按張伯楨家玉傳所載此疏與東南紀事所載，文字多有不同，今所據乃張伯楨張傳者也）。後來奉旨：「家玉條陳巡幸，不減恭敬，張良，匪但宗澤，李綱而止。朕爲祖宗，救百姓，當出度入楚，一如爾言。」於此可見得唐王的同情，但可惜爲着種種關係，事實上沒有實行到他這個獻議。

六

「期許當年願覺迂，壯懷曾愛讀陰符；人間任笑儘狂士，我亦還憐彼鄙夫。飲恨愁來思復楚，憂天奮處欲吞胡；封侯自是尋常事，不數功成萬骨枯。」

——軍中遺稿——

家玉在潮惠間，一方藉着軍餉八萬兩銀，招募士兵，一方上了一個請鑄給武興營文武關防疏，（按：此疏在八月十五日上）末後奉旨准許，繼着還上有恭進武興營兵冊，請定餉額疏；武興營節制請裁酌疏；武興營文臣姓名疏；武興營武臣姓名疏等。都得批准。

八月，潮州附近，盜賊蜂起鎮平程鄉一帶，賴伯瑞，鍾獻達，黃元吉，賴其肖，黃海如等結黨橫行，民不聊生。家玉遂即率營前往招剿，當時潮撫劉國柱宮詹李士淳等，非常感激家玉替他剿匪，同來送行恭祝他招安政策能夠成功。結果招降了程鄉賊首黃元吉。聞說他當時招降元吉，是用書信去招降的。那封信真是像有魔力的一般，把元吉弄到痛哭流涕起來，便率領着一萬五千人來投誠。同時還有一些賊寇像黃海（黃海如？）們，也盡將部下數萬來投歸家玉。家玉自這幾幫土匪投誠後，便懸出重賞，利用他們來平熄其他盜匪，所謂以寇攻寇政策，結果斬滅了夾翼虎陳靖，秃爪龍賴伯瑞，獨角蛟鍾獻達三大盜首，並招安了十餘萬盜卒，勸令他們安分守己，回鄉務農。事後家玉也曾上了一個招剿鎮平三渠伏誅疏道：「潮郡之有鎮平也，僻處萬山，衝通三省，東有胡椒石磔之險，西有長潭管嶺之壘，南北有幽坑峯徑之固，崖懸鳥道，路掛羊

勝，先年，大慙鍾凌秀，虎嘯十有餘萬，半壁蹂躪，朝廷費數十萬金錢，數十萬兵馬不能得所欲，後爲平虜侯削平。今者蔓延，又復四起，三月激變，攻圍程鄉，撫臣劉柱國，詞臣李士淳，以肝胆許臣，拜而送之，令入虎穴，但初入時，半順半逆者有之，陽順陰逆者有之，赤手空拳，計無所出，萬不獲已，集知縣曾文琦，職方賴其肖，推官應選等議之，以爲岳飛收楊么，不過以寇攻寇，班超出絕域，不過以夷攻夷，今何不可以賊攻賊？而一時同事頗善臣策，旋即多金以間之，始則斷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託。斷其手足，爲我手足，離其心腹，爲我心腹。手足斷而彼孤，心腹離而我壯。於是陳兵境外，以張必剿之形，信任局中，以開可撫之路，旋下令曰：「爾等爲賊，爲良，未有分也！今與爾鎮人約，安殺良者爲賊，能殺賊者爲良。」名節以動之，爵賞以欽之，利害禍福以危之，而一時鼓舞斬捕殆盡，又懸重賞以購其首，有渠魁陳靖，呼夾翼虎，賴伯瑞，呼秃爪龍，鍾獻達，呼獨角蛟，不旬日，首級獻臣麾下，由是鎮將之忠者益忠，不得不依臣爲命，鎮賊之殺者盡殺，不能復與臣爲難，此皆仗皇上威靈，文武方略，故臣赤手空拳，敢於招撫，并用伏乞皇上，爲臣籌畫，餉出何地？餉支何項？餉運何人？則提節制之兵，乘不之之餉，恢疆滅虜，固本安民，臣實足當一面也。」隨即奉旨嘉慰！其後不久元吉叛變，攻破了永定，結果家玉依舊用以寇攻寇的政策，使令所招降的賊黨們去剿滅他，便把他捉住殺掉了。

潮惠間的匪患平了，家玉便在賊黨裏選出精銳的約萬人左右，把他們分爲五營，并疏奏一切營制給唐王知道。

八月楊廷麟告急，唐王下詔家玉赴贛，家玉那時支餉只得

一千三百餘兩，捐納只得一千五百餘兩，此外分毫無有。糧食方面，已發生問題，何況走長的路程，更非糧餉充足不行呢！於是再上一召兵措餉早圖撻伐疏，略說：「臣因無糧，雖謗書盈篋，臣不敢出，雖彈章滿牘，臣不敢出，而或者曰子言誠是矣，皇上則知子矣！然點金者術窮，無米者炊窮，皇上雖明如巧婦何？則請有說以通之。計君相所持以圖恢復者，粵餉耳。粵餉多則一百二十萬，少則一百萬，又小則八十萬，此外不能不取之援納，不能不取之捐助。今者廣州各府，現貯有童資三萬餘兩；現數。有勸助三萬餘兩，乞皇上于童資者，特遣台臣林之蕃移文領之。而更多方以納之。於捐助者，特遣按臣顧之俊立限完之。而更多方以勸之。總令督發軍前，如是，則給有其項，完有其限，督有其人，可不負忠懇之楊廷麟，忠勞之李士淳矣。然則問臣何日出兵？臣跪對曰：「糧到之日，即是出兵之日。問臣何日立功？臣跪對曰：「出兵之時，即是立功之時。」奉旨：「據奏閣臣楊廷麟關臣李士淳，措餉召兵，知道了有餉則有節，有節則百姓親，士豫附，甚爲根本之論。童資，捐助二項，果有實數。」

可是這給餉問題正在將成議的時候，家玉已經因爲無餉而困處在鎮平了，這時（八月十一日）恰巧他的祖父明教病故在東莞，遣信給家玉，作最後的訓諭，那信略說：「家人歸道，爾一身關程鎮安危，程鎮關潮惠安危，則葢殺攸係矣。今而知曰歸曰歸，爾戀祖至情也。曰歸而竟不得歸，爾忠君大義也。夫沈湎於酒，荒淫於色，貨殖自封，子智自雄，弗順上下，速戾厥躬，亡國主也。今盡反其道而行之，不貪財，不飲酒，不好色，尊祖愛民，從諫若流，太祖中興，隆武其爭氣乎。爾家

玉其善事之，毋以老人殘喘爲念也。余天年盡矣，齋戒沐浴，扈從高皇，行將駐杖梅峯，盼爾跨章江，渡采石，下淮淝，學虞謝諸公，搔我一痛，則龍車風輦，定在孝陵松柏間也。爾果有成，余死奚恨！」家玉得書後，於八月廿四日上泣血陳情疏道：「憶乙酉春臣客游金陵，臣祖牽臣衣曰：『太祖孔子，皆聖人也。孔子好處，在作春秋，俾亂臣賊子懼。但孔子口教，太祖身教。口教者，立說著書，垂訓萬世。太祖表正華夷，蕩除賊亂，直將孔子全部春秋，一身做辦出來，老眼觀之，孔子賢於堯舜，太祖賢於孔子，未有不中與者也。而南都卿相，未善奉行，則不先不後，今年來年，當有白水黃衣，奮起建非常之業，我孫此去，定有遭逢。當放出大眼孔，大手段，爲太祖做一番事。』而夏六月，臣果攀龍鱗，附鳳翼，遇五彩於錢塘。臣祖預廢輿，何明効大驗也。今秋七月，臣祖左股瘡患痛絕，書來曰：『我與孫數年別萬里遠，今幸抵惠陽，離家僅百里許，能否請歸見我一面？』臣以身任封疆，義不敢出，只得血書差人代候，今不幸八月十一日，遺書永訣，棄臣死矣！臣罪深福薄，竟爲鎮平一旅，俾我祖孫骨肉摧斷，心肝悲切形容衰毀骨立，然不敢不哀哀告我君父者，一以見臣拋祖父棄墳墓，則知在鎮，定非逍遙，一以見我聖人純孝天植，慈惠性成，必也哀憐其祖孫，所有送臣一章，勉臣一章，與臣永訣絕筆一章，大義孤忠，仰符聖學。萬乞勸之史館，被之管絃，無使海濱逸叟，善言善行，湮沒不傳，則聖明慈孝，天下之大也。臣吞血飲泣，整頓龍鞬，誓必跨章江，渡采石，下淮淝，學虞謝諸賢，俾臣祖從容含笑曰：『吾孫善事隆武，果不負吾遺囑也。』則臣報吾君吾祖之日矣，泣淚哀鳴，惟君父少垂憐焉。」

殊不知這疏還未報，而清兵將度仙霞關，鄭芝龍通敵，受清軍的賄買，盡撤施福等守關將，拔隊迫安平，唐王知道事機不妙，立勅芝龍道：「卿稍遲，朕與卿同行」，芝龍不理，拋棄唐王而去。於是清兵排隊入關，如入無人之境。至建寧，守臣黃大鵬，鄭爲虹起而抵抗，爲清兵所殺。

八月廿一日事急，唐王自延平出走，各御營軍士也完全走散了。（據東南紀事云：八月廿一日王發延平御營皆散猶載書十車以從。至順昌聞大清兵已及劍津，倉皇乘馬奔，從者何吾驕，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吾驕尋去，維經奔贛州。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家玉在粵一知道這個消息，立即出發赴援，恰巧來到赤山，遇到了清兵，那時各軍士因軍餉無着，肚子又飢餓，所以提起戰爭兩字，大家都沒精打采，不大願意了。這時職方主事賴其肯，見了弟兄們這個情形，便憤激起來，對大衆說：「現在恰巧遇着主上蒙塵，我們雖然餓着肚皮，但爲着要報仇雪恨，同時表明了忠義的心跡起見，大家好來一次拚命罷！敵人是不足畏懼的呀！」他熱烈地高呼着，士卒們聽了，都興奮起來。答應着他說：「我們不是怕死怕打仗的怯弱底人，而是有胆色有力量的好漢，不過爲着飢餓罷了！現在將軍既然那麼說，我們便誓死一戰，以謝主上往日對我們的深恩罷！」

剛剛在這個時候，清貝勒遣派了四個剃了頭髮的人來招降他們，然而在大衆正準備一戰以謝皇恩的時候，正好來送死了。這四個使者給軍士們殺掉，同時把他們所帶來的牌子和一切招安的信物都毀碎淨盡，馬上便派人偷偷地繞至清兵陣營背後埋伏，準備夾攻，前面派出精銳部隊，到清兵陣地邀戰，誘

他到山谷裏，施行殲滅戰略。是時家玉已知汀州失陷，唐王生死不明，北上亦是無濟於事，便停止追趕，返回鎮平來。但士卒們因為糧盡，且多是盜賊出身，未能澈底拋除利益這念頭，死心爲國家出力，共匡大業，便逐漸分散了。

家玉雖然知道這種情形，但軍餉也委實缺乏已極，很難再維持下去，無可奈何地，歎一口氣道：「廉頗思趙人。集吾東莞子弟，尙可爲也！」於是悲憤地遣散其餘的弟兄，返回東莞老家去，徐圖再起的機會。

七

「……矧孔門高第，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乎？生之，殺之，惟明公命！榮之，辱之，惟明公命！」

——軍中遺稿附錄——

十月初四日，贛州破，蘇觀生離贛，將到廣州，聞桂王（卽永明王由瑒，神宗孫。）稱監國於肇慶，陳邦彥勸觀生上表勸進。觀生因與擁立桂王的廣督丁魁楚素來不合，所以便很不願意。後來，覺得大義又不可廢，便聽從了邦彥的話，使邦彥奉表至肇慶勸進。不料邦彥去後不久，唐王的弟聿錫也走到廣州來。觀生便變了初衷說道：「大行皇帝親弟今在，外求君非義。」遂背了邦彥，立聿錫爲帝，改元紹武，那時正是十一月，並下召家玉，給他做禮兵二部右侍郎。但家玉那時，見紹武的擁立，原是一件極不應該的事，因爲丁魁楚，瞿式耜等既已擁立桂王在先，加以桂王又是神宗的孫子，論傳統的承繼權正好是他，怎麼好來一個唐王聿錫呢？自己人也爭起王位來，還有復興的希望嗎？然而他又知道反對此舉也是一件不可能的

事，所以他便惟有消極地推辭了不拜命，紮居在故鄉裏，完全停止一切活動了。

十二月十四日清將修養甲、李成棟，領着大軍來攻打廣州，蘇觀生因太過輕敵，十五日廣州便宣告陷落，紹武觀生也自己殉難死了。養甲因爲素來都聞得家玉的厲害，且有儒將的大名，保有相當的號召力，所以對於家玉，實存有多少畏懼心理。成棟想事情一方面易於解決，一方面打算不費一兵一卒的吹灰之力，而收莫大的功效，於是便派了一個僞副使張元琳來說降，並帶着一封措詞含有相當威迫利誘力量的信給家玉，信內說：「入粵匆匆，未遑撫謁高山之仰，夢寐爲勞，邇者海寇陸梁，動稱張府，雖圭璋之質，不染微瑕，而舉動紛紛，人言亦大可畏矣！邇乃旣叨九里之潤，敢邀一顧之榮，倘肯脂車，觀光羊石，則握手之歡，固不敢以僞偶相伍！如見拒已甚，何難立驅健兒，以得見君子爲快也！何如？」家玉一生忠烈，這封信當然不會生出什麼效果來。下面便是家玉的答覆：「恭惟明公麾下，偉男子也，提孤軍，下江南，驅使英雄，網羅賢達，望丰采者，知爲伯顏希憲一輩，劉志呂錢夔諸傑，非所敢望萬一也！邇者，明公應手奏功之會，正玉撒手辦節之時，成也千古賢，敗也千古賢，我兩賢固未嘗相厄也！不圖仇謗頻興，飛殃亂禍，誣我起義之事，成我殺身之名，遂致投杆欲執而誅戮之，抑何三致告之毒也？明公叩命入粵，但能卓立殊勳，如張將軍弘範故事，稱偉烈矣！而乃勞勞爲某報仇，高明者固如是耶？捧誦瑤函，恩威交致，一似動以爵祿之慕，一似危以滅族之誅，嗚呼！善矣，雖然天下惟德與仁，可以服人，明公倘德盛仁至，天下士，願出其門，自當有奔命恐後者。如徒相劫以

力，相逼以威，自好者猶能廢之不去，招之不來！矧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乎？生之，殺之，惟明公命！榮之，辱之，惟明公命！」家玉閱了這封信後，馬上暗中糾合志士，準備起來，是時聲勢不張，所以成棟也未有的注意。

八

「奔走孤臣阻備嘗，死生誰復問蒼蒼；獸蹄鳥跡交中國，霧慘烟荒滿戰場。昔日人謀慮有定，如今天命不于常；江山無限淒涼淚，拭向西風灑夕陽！」

軍中遺稿

明年丁亥（一六四七）正月，成棟攻破了肇慶，桂王走入廣西。成棟也盡出他的隊伍，跟踪追到平樂。桂林這時危急萬分，大有不可終日之概。

二月十日陳邦彥勸服了甘竹灘綠林豪傑余龍攻打廣州。養甲因成棟領軍進攻廣西，致城內空虛，勢難接戰，所以他便一方閉城自守，一方使人飛騎召成棟回軍解圍。正在這個時候，家玉已經集合有多少人馬，力量也日漸膨脹，但恐防給養甲成棟趁着他力量還沒有充實長成之前，舉兵相向，這豈不是功虧一簣，大吃眼前虧？所以他便率領着一幫好漢，跑入河海水國裏過活，暫時躲避一下成棟的耳目，同時也利用這時機多擴充組織些強有力底戰鬥勁旅，把握着收回失地的勝券。

陳邦彥也曉得家玉的為人豪爽，以忠烈見稱，且對他的動作，未免不知道多少風聲，於是便在三月初間寫信給家玉，大意說：「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使溇平間完葺，是我致力

於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接信，亦感覺很對，桂林局面的安危，此舉確實具有很大的牽制力，爲着時機緊迫，不容再緩，那麼便派使他的堂弟有光，前往約同陳子壯，準備一同起兵接應。

湊巧這時，有些僞東莞縣兵（清兵），跑來蕉利，到溇兩鄉，任意劫掠，所有錢銀貴重物品，給他們搶奪去外，女人也給他拖走不少，因此便激動了那兩鄉的生員莫子元何不凡等，糾集一班好漢，四出兜截，和僞兵拼命，結果僞兵大隊到來，大家因爲被那復仇雪恨心理，劇烈地燃燒起那股無匹底勇氣，奮起來抵抗，把僞兵數百殺得一個不亦樂乎。僞知縣鄭塗還不曉得利害，以爲莫子元等是賊黨之流，因了多少利益的衝突，而致弄出這個亂子，便也打算派人招撫他們。誰知那人來到到溇，遇着頭目葉如日，葉如日問明了他的來意，登時發怒把來人拋入海裏，淹死了。

鄭塗接到了這個消息，大怒，令他的副使成元弼等，率領大兵，攻打到溇鄉，大戰了六天，清兵死傷了二百多人。這時知道何不凡等的力量不弱，戰爭實無把握，於是又想用招降政策，那麼便可以掩飾敗績，反敗爲勝。誰知道莫子元等亦將計就計？便一面假作答應，一面使人往溇瀆，市橋，沙灣，古勞等地方請求援兵。這一來，便得到一千船隻左右的義軍，繞道經虎門，和清兵遭遇大戰起來，何不凡等，得了消息，知外援已到，併力夾攻，得了大勝。統計是役清兵被斬二千人，被燒去大戰船三十八艘，小哨船百多艘，活捉總兵陳某殺之，考查清兵這次大敗，實是入廣東以來的第一次。

家玉聽到了這消息，心裏快樂非常，笑着說：「清賊用好幾個騎兵，便攻破了廣州，但不能用百多艘戰船，攻破到溇，

到潯的人們確是多麼英勇，大有可取的地方呀！我的計劃也可以開始動作了。」於是便派參將陳登雲，去約莫子元何不凡等一同合作。莫何兩人，素仰家玉的大名，今既得他來做統領，可以增進聲威。便即刻派戰艦來迎接家玉領導一切，家玉到了到潯，點查人馬，共有精銳隊伍千多人，便申明軍紀，舉行誓師儀式。十四日大明的旗幟，飄揚浩蕩，家玉親自領率着各水軍來到東莞城，下令兵部主事韓如珙，率領黃牛選的人馬千多人，參將李乙木，率領黃崖園的人馬二千人，族人世爵，光正等，率領他的父兄子弟，篁村學廈的人馬數百人，在陸上準備助戰，那知戰鼓未響，莞城南門已經大開了，那麼家玉竟不費吹灰之力，東莞便宣告收復。同時捉到了僞知縣鄭添，和僞典史趙元鼎二人殺掉，并抄沒了投降給滿清的前刑部尚書李覺斯財產將來犒獎各軍士，用回原訓導張珙來做知縣，原副使張恂來做指揮僉事，安弘猷來做城守，並四處貼出告示道：「圖大事者，未有舍大綱而尋節目；仗大義者，未有薄桑梓而厚鄰邦。東莞無干戈之擾，不待智者而辨也。但聞僞巡捕倡義主謀，出省請兵，一曰先攻主將之巢，一曰次絕主將之援。無論豈挑召兵，自取亡滅！試問東人士女，肯作夷人之僕妾乎？東人膏血，肯作夷人之供饌乎？東人廬舍，肯作夷人之帳幕乎？快一己之謀，釀衆人之禍，知衆心所不許也。今與東莞城約，倘速罷兵，民自爲守，如犯城郭，本部之責，若惡邪害正，自召兵端，僞捕不獻軍前，拿捉必滋騷擾，城中義士不少，幸其圖之。至若某公仁明，全無生事挑激之意，衆紳當力保全，倘肯奉永歷年號，本部當跪拜階前，涕泣而稱父母，言如虛僞，上有天刑。」又帖諭僕衆張士英等道：「流賊縱橫，生民塗炭，新募鄉

兵三百，皆瘡痍之旅也，茲飭爾等，視其強弱，均其飲食，恤其疾病，慰其悲愁，休養五日，編入軍冊訓練。嗚呼！人有離鄉井，拋妻子與我拚命沙場，以將帥爲父母，以軍學爲室家，爾其可不與士卒同甘苦乎？」隨着，又騰檄遠近各處，叫他們預備出兵響應，而且又遣派張元瑩、陳國瑞，奉表往桂王，桂王得表大喜，升管家玉爲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

十五日，家玉由莞城返回到潯，整頓部隊，一方面準備清兵反攻，增強實力，一方面準備進攻廣州，先行部署。

十七日，清兵果然大舉而來，家玉的守將們便和清兵大戰在東莞城外萬家租，經過一日夜的時間，殺清兵百數十人，家玉聞訊，馬上由到潯回師到金鰲洲，與清兵接觸，斬殺數十人，繼後大家都放起火來混戰，火光燭天，初時風向很有利於家玉，突然風向變轉，家玉各船，恰巧停泊迫近柵口，於是便着起了火，軍心搖動，倉皇失措，砲門多數噤塞不響，清兵的船，於是直抵岸上來。洲東已失，洲西仍然守着不撤退，清兵到了，便互相巷戰上來，死傷很大。結果全線失敗了，清兵大施屠殺，以示洩恨，所有金鰲洲至篁村學廈等地方，皆受屠殺的殘酷，死者不知多少，跟着東莞又再陷落了，統計這一場戰爭，知縣張珙戰死在東門。城守安弘猷戰死於西門。指揮僉事張恂走至錢屋田原，給清參將李胤香緊追，便自殺死了。胤香跑來見到，還割下他的頭顱來邀功。家玉見各將領幾乎損折淨盡，知道大勢已去，無法挽救，於是便先行退兵到潯，再作商量。

然而清提督李自成，率兵跟踪追來，想實行把家玉全部

解決，免留後患。他見得到瀾的外圍據點，是望牛墩這塊地方。因為望牛墩和到瀾，是唇齒相依的，如果望牛墩既破，便唇亡齒寒，到瀾亦不難攻克了。

成棟見到這點，便先行下令攻擊望牛墩，家玉明白他的來意。也出全力和他週旋，連續大戰了七天，成棟死了好幾百人，家玉亦因衆寡關係，便退出了望牛墩，回守到瀾，是役損失了猛將楊邦達，家玉很爲惋惜，清兵跟着又攻到到瀾來了，到瀾地方雖是好守，但成棟冒險死攻，遣散死隊把牛皮包裹着綿被，來做防禦品，便冒着炮火的轟擊，一直衝鋒到柵門口，破壞了柵關，兇湧而入。家玉的軍士，亦奮不顧身，和他肉搏，把衝入來的清兵殺掉。

血戰三天，成棟兵卒死去過千，戴戶回廣州的船艦，也滿佈海中，不知多少。可是最堪痛惜的是糧食斷絕，沒有外援接濟，據點全失，已做成四面楚歌的局面，家玉在最危急的關頭，迫得走了出來，再作商量。於是到瀾失陷了，人民經過一番屠殺之後，這纔安靜下來，這時大約是在三月間的時候。

到瀾陷時，守備葉品題，何勉，葉時春，盧學德，千總何仕登等殿後，沒有走出，和敵人巷戰，士卒盡死，他們也壯烈地犧牲了——後來把忠骸蓋葬一起，人們紀念這個民族上的創傷深痕，大家都叫這塊地方做大墳哩！

九

「前有于分後有楊，鬚眉男子兩堂堂；

全忠自古難全孝，何況家亡與國亡？」

——軍中遺稿——

到瀾在未陷落前，家玉的祖母陳氏，和家人等都居住在鄉

裏，看見了目前這種情勢，知道戰爭已陷入最後階段，如果想逃走的話，但幾十歲人離開家鄉又有什麼意思呢？於是便盡將平日儲下來的錢，都拿了出來，分派給各僮僕，叫他們走開。

說道：「大亂頻仍，家亡國破，崑岡火炎，玉石俱焚，余死宜也！若等豈可無辜，而受池魚之殃乎？今乘賊兵未至，若輩速自逃生，主僕之恩，盡於今日，余無力以衛若輩，余亦不敢望若輩之衛我，幸勿株守於此，以坐俟屠戮也！」各僕人聽了，一時公仇私恨交迫着，大家都悲憤激昂地，越加不願離開這塊秀麗的地方，及後果然被李兵重重圍住了，陳氏便對各人說：「賊兵奄至，我家爲發難之人，必無倖免理。余老矣！行將就木，死固其所，輪國而死，不猶燕於老病而死者乎？余亦突忍留此老眼，以坐視生靈之塗炭耶？」說完，她絕沒有到一些懼色，一些悲哀，便投水死了，家玉的母親黎氏和妹子石寶，亦跟着躍下水中死了。清兵入到來，家玉的妻子彭氏，正在找尋着死的方法，他們便把她捉住了。她疾聲怒罵道：「我是張總督的夫人呀！你們敢來侮辱我嗎？你們這輩亂臣賊子……」清兵見她這樣謾罵不絕，便把她的手脚斬去，令她慢慢地痛苦而死。（按：這次死難的，後來家玉父親兆龍所上三疏說，還有兆龍的胞弟兆鳳，兆麟，兆虬，之弦等閩門三十餘口，皆罵賊不屈被戮云。）

十

「慘淡天昏與地荒，西風殘月冷沙場，

裹尸馬革英雄事，縱死終合汗竹香！」

——軍中遺稿——

家玉走出重圍，已經受了重傷，行不得了。倣倖得有一個

無名的英雄，背起了他，向西鄉飛奔逃遁，李胤香率兵追來也已經遲了。

西鄉鄉紳陳文豹，素性豪爽，甲中國變的時候，他也曾訓練團練二千人，保衛西鄉，所以他的聲望很大，附近的盜匪們，無不敬服他。家玉到了西鄉，拜會陳文豹，談起大戰經過，文豹憤激異常，決意幫助家玉收復失地，於是便盡將所藏白銀兩大甕，拿了出來造招兵買馬的用途，這一支義旗，再次高舉，便收復了新安縣，斬却清軍馬兵三百餘人，步兵一千五百多人。

四月初十日，成元弼及李成棟的義子賈九，率領海陸大軍來攻西鄉，陸軍所經過的地方，如懷德，北柵，大寧，烏沙，沙頭各鄉，都無不遇着當地的人民的抵抗，大家都知到清兵的搶掠，姦淫等暴行，所以不論男女老少，都沒有不深切痛恨地拿起兵器，把守住那些要隘地方，豎插下許多木枝，欄阻着他們的去路，他們所持的兵器實是新奇。把幾十枝短棍，（棍末都有鈎的）沒有鈎的一頭，用繩子縛連在一枝大棍上，等到清兵經過，便拿着這枝新奇的武器，像九齒釘耙般扔飛過去，連人帶馬都鈎了下來，清兵人馬死傷不可勝數，後來增兵拾過要隘，才到了西鄉。海軍方面，用英國人數百造先鋒，手持一雙日本刀登岸，跳躍而至，家玉吩咐軍隊用鎗竿刺之，殺其首領，大敗回船，家玉下令追他，俘獲數十船，其餘的便被逃脫了。陸軍見海軍敗走，亦立即退兵，西鄉之圍，便得解放下了。家玉跟着遣派何不凡，率兵前往襲擊東莞，大戰在赤崗，殺清兵數百人，不得手，五月復攻東莞，亦不得手，於是只有退保西鄉了。

十一

「誰計忠成九族殃，行藏我亦似文方；但能完得君臣節，磨涅從他也不妨！」

「廬室空餘一炬灰，祖骸仍暴委蒿萊；可憐忠孝難兼盡，血灑西風寄夜臺！」

——軍中遺稿——

六月十七日，成棟攻陷了新安，一路乘勢來到西鄉，家玉對文豹說：「虛而示之實，」便連令若上循豎旗幟，擂鼓不絕，假寫「約戰」二字在牌子上，便率領各軍士偷偷地離開西鄉，而擊斃在另一個海島裏。成棟果然中計。清軍這次戰爭，死折了千多人，損失非常重大。

隔幾天，清兵又補充好了，再來進攻，經過兩天的廝殺，家玉的水軍失敗，文豹和監紀推官王者賡，監紀通判李乙木，都司陳蘭毅，守備葉如日，葉進之，葉文明，胡起新，生員曾盧桐（盧桐和家玉是同學，死時二十八歲）等都光榮地戰死了。而清兵在這一役的死傷，更加厲害，大約不夠一萬也差不了。

清軍三次進攻西鄉，敗了兩次，死去兵卒過萬，所歷時間有三個多月，這委實不能不說是牽制成棟西攻，和削弱成棟兵力上都得到極大的成功和效果。

家玉見軍事失敗，爲了計劃將來東山再起起見，便走往鐵崗，夜裏路上經過萬家租，看見一切屋宇家廟及祖宗墳墓等都給漢奸李覺斯（家玉前因其降清便藉其家）焚燒的焚燒，掘毀的掘毀，族人親友們，沒有不被他四處找尋着，殺戮淨盡。這

種荒涼像邱墟一般只剩幾塊頑垣，幾堆瓦礫的淒慘情景，心坎裏感受到無限的酸辛和切痛，滿懷悲憤，一時無所發洩中，惟有對着號哭一頓，誓死繼續擴大的鬥志，以替一切殉難的同胞們復仇雪恨。（註：關於李覺斯毀家玉家廟及發其先靈事可再參看（十四）章按引屈大均行狀等）。

十二

「回首天涯憶故鄉，忽聞節候又重陽；腸斷何處啼猿月，驚夢當階淚鶴霜。擊柝幾時清海浦，晚戈猶未掃樓槍；可憐無數英雄骨，空照黃花吐烈香。」

軍中遺稿

到了鐵崗之後，得到姚金的人馬約有千多人，陳毅子的人馬又千人，繼續來到十五嶺簡練，又得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的人馬三千人，共約五千人左右。

四月廿九日（疑莞志四字有誤）家玉使總兵陳鎮國，參將馮家祿等進攻龍門，拿獲偽清知縣林之秀，並斬了教諭藍齋興，典史汪熊，巡檢稽高等清將領外，還殺掉了四百三十多名清兵。

家玉攻入龍門後，便率軍繼續克復博羅（按行在陽秋云：七月初十日家玉克博羅。）斬清兵五百多人，擒捉住城守朱振邦。再從新委李顯謨來做知縣，廖習梧做教諭。跟着又分兵收復連平，殺死敵兵一百二十多名，接住又收復長寧，斬了清知縣顧濟德等和敵兵四百七十多名，一時聲勢又復大振，再進兵惠州，但爲了惠州天險好守，戰了三天，都沒有方法攻下，便避免耽擱時機起見，實行撤退，移攻歸善縣，乘着大勝之

威，歸善亦破，守備陳逢昌戰死。東江附近各地，都多已落在家玉的手裏了，形勢上說，進可以威脅廣州，退亦可以堅守，家玉便回到博羅屯駐，打算着今後的行止。但因財庫空虛，在博羅停駐了五十天，而糧食快將告罄，八月二十八日，清兵來攻，戰爭了二十天，因爲城牆矮細，便要掘開城牆來進敵，因此敵軍射來的箭有數十萬枝都插在城牆上，於是盡地拿來燒個精光，從遠方望見，滿天通紅，火勢猛烈，像周幽王的烽火一樣，叫敵人看着氣結。

清兵用盡了種種衝梯等攻城器械，也沒法破城，於是改換過別個法子，由葫蘆嶺鑿一條地道，透到城基，埋了大量的火藥，從遠而燃着那火引，沒有一刻時間，忽然隆隆一聲，城牆坍倒下來了，清兵乘住這個大缺口，便肉搏衝鋒上來。參將廖習梧事前因爲假扮家玉裝束，代他巡城，給敵人射死了，敵軍以爲他真是家玉，勁敵既除，心裏感覺多麼的快慰，故這一次清兵攻破了博羅，城裏的居民畢竟僥倖地免了這次屠殺的成例。

這場鬥爭李顯謨和守備劉麗敬，千總葉奇才，葉文楊都光榮地在戰場上成仁了。

家玉一路逃走出來，一路給敵人追趕着，加以過山越嶺，路途崎嶇險阻，所騎的馬匹，也常常跌交下來。參將陳瑞隆恐怕敵人追到，便親自背起家玉，飛跑逃走，但兩隻脚的人，怎能快過四隻脚的馬呢？結果逐漸給清兵追上來了，瑞隆知道非顯一下身手給他們看看是逃不脫他們的捉捕的，於是便在地上拾起一些大小石塊，離遠擲擊他們，當場打死他們好幾個，其餘的人看見，嚇得目瞪口呆，急忙退却，不敢冒險再追，家玉這次得到逃生，簡直彷彿神助着他，免致給敵人弄斃了這個民

族的軀體底一樣。

十三

「命也何當六百秋，廉途空戴楚冠遊；神能奮處仍飛涕，石有靈兮亦點頭，報國誰堪追定遠？傳家我已愧留侯；姓名他日昭人目，幸不遺汗史冊羞。」

軍中遺稿

家玉平日愛好弄劍，而且性格豪俠疏爽，所以一般綠林豪傑，多佩服他，歡喜和他交遊。這次他回到龍門，向各處大開招募志士，經過十天八天的時間，便得士兵四萬八人左右，把他們改編爲龍虎犀象豹五營，計劃再度大舉進攻增城，洗雪從前的一切耻辱，恢復過去的失土。

在家玉未攻增城之前的這個期間內，成棟自從新安返來後，因爲陳子壯的部下在軍事上實未能組織完密，和訓練成熟，以致自己誤會，失去聯絡，整個陣地搖動起來，被成棟趁勢大破他在禺珠。家玉這時和陳邦彥，陳子壯等亦未有取得合作，他見自己歷次失敗，都是兵源不夠，缺乏補充，弄到「功敗垂成」。今爲長成一枝能有堅韌力的龐大軍隊免蹈前轍着想，便不得不暫時倚山爲壘，改攻爲守的另一種新戰略了。但這一來，倒給了成棟一個機會，來施行他的各個擊破政策，未能收大家合兵，一鼓而下廣州的功效，這實是一件多麼可惜的事！

邦彥自子壯失敗後，便不敢獨自攻城，保存着數枝軍隊，攻破三水而走，並會合麥而炫（高明人）克復高明，同時清遠指揮白晝燦和生員朱學熙等，殺了僞清副使于玉華，率領全城

民衆效忠祖國，同歸而炫邦彥，雄據西江上流，且加以水兵多有經驗，動作敏捷，有力而剽悍，所以成棟對於他們，也存有憂慮之心。

成棟測料家玉暫時未有攻意，便祇派出多少部隊一面監視他，來慮與迴旋，以防出兵西江，他却從後攻來，威脅他的進行；一面便施行各個擊破計策，出兵西江，先行解決邦彥而炫。

八月尾，成棟到了清遠，邦彥見他果然來攻，便設法應付，忽然醒起近日天氣風勢，很適合己方用火條件，便下令霍師連，將火船迎戰，成棟見了，急忙退去，但事有湊巧，風向突變，返吹陣後，成棟即速回兵，火船不只沒用，而且還會把自己牽制，甚或自焚，所以師連各水軍大敗下來，士兵死傷很多。不料清遠便輕易地被成棟攻破了。邦彥在城裏領率敢死隊多人，和成棟巷戰，及後身上給敵軍斬了三刀，自己也感覺沒有生存的希望，便走入一間主人姓朱的花園，打算殉節，忽然看見學熙早已吊死在那裏，便對他哭拜一頓，寫了四句詩在牆上：「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長弘化碧，還同屈子俱沉！」便跳落一個池子裏自殺，但跳下不久，清兵已經搜尋到來，發見了他，便捉住押返廣州去，監禁了五天，在九月二十八日，這個民族的英勇鬥士，終被敵人害死了！

邦彥被破之後，家玉的隊伍經已訓練好了，爲着擴展勢力和多得資源起見，便出兵進攻增城，這時正是冬天十月天氣，成棟已攻破邦彥回來，接到這個消息，即刻領了騎兵步兵萬多人，來援增城。家玉便把所有軍隊分成三處，左右兩翼向外伸抱，互相照應，像犄角的样子，加以前面有些深深高崖，退可自守，陣地非常穩固。

經過十天時間，血戰三次，三次都大獲勝利，敵兵被殺死一千九百多人，戰馬被斬四百九十多匹。成棟在大敗之下，始知家玉這回招募人馬，果實數目相當，超過從前一切之上，假如戰爭下去，勝利定必白想，那麼，另換一套用利祿的手段去誘惑他罷，可憐結果亦煞費苦心，完全是沒用了。

十月初十日（永曆元年丁亥），成棟傾巢前來約戰，家玉軍裏的監視哨兵在高處望見了，不停地把號旗搖動，打着旗語，告訴給各軍知道。可是大家曉得敵人來了，但旗語還不停地打着，不知究竟來有多少，是否多過十萬以外？於是各軍士們也驚懼起來，至到清兵在陣前約戰，都沒有人胆敢去和他廝殺，所以這一來，便給敵人衝入了一條小路口，燒燬了一所小軍營。然而西北各軍營望見陣中軍營着火，軍心惶惑起來，陣地頓時搖動，家玉極力制止也制止不來，便命令各鼓手大擂戰鼓，振奋士氣，自己披上戰甲親身出馬，一面指揮中軍前進，一面自己也在戰場上縱橫格殺，自辰時至未時，一連四個時辰（約八小時），斬了百多名清兵，數十匹戰馬，而且家玉在國仇家仇底滿懷悲憤底下，不顧一切，奮起向前，這次成棟也幾乎給他砍倒，畏懼起來，不敢再戰下去，祇退回據着來時衝進的平崗罷了。

岸上的各軍士都不願命令，爭先跑了出來和敵人混戰斬殺，結果是日斬獲敵兵更多，旗手快樂極了，手裏拿着幾個斬下的敵兵頭顱，歡天喜地一時忘却軍法要捲旗入營那句話，便直入營來，因為這樣，西北各營軍士，離遠望見，誤會敵人攻入中軍，於是大家便放棄陣地，各向後退走，軍容零亂不堪。前面各營軍士們，突見西北各營，人馬異動，喧嚷非常，又以爲敵兵偷繞陣背，從後殺將過來，一時軍心恐慌，軍紀大壞，沒法收拾，成棟見家玉各軍，驟然無事地，紛紛放棄陣地，向後逃竄，知道必是發生誤會，亂闖起來，於是領齊隊伍，帶備了弓箭等武器，和所有鐵騎，變衝攻殺過了，家玉的士兵們因給鐵騎踐踏，傷者無算，死者約六千人，便敗下陣來。家玉在這場反勝爲敗的亂子中，身上一共中了九箭，跌下馬來，當時各將領見了，急忙把他救起，打算背他逃走，但家玉感覺身受重傷，沒有生望，而且事急至此，恐怕走也走不來，便激昂地對各將領說道：「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已至此，烏用徘徊不決，以頭血濺敵手哉！」說完和站在身前的將領們行了一個最後底敬禮，他便無言地，悲憤地，走到附近的一個野塘那裏，一躍而下，以身殉國。

尾聲

戰爭過後的第幾天，蕭條的原野，池塘的附近，忽然熱鬧起來，有許多打扮軍人裝束的人們，指揮着幾個差役向塘裏打撈，經過一番摸索，結果在一陣兇狠的笑聲中，塘子裏浮現出一具穿着甲袍的尸首來。

人們在這具年青而面上還帶有無限怒容的尸首身上，搜出

一個刻着「光明正大」四字的銀印來（這印是唐王賜給家玉的），但是在場的人們，誰也認不出他是甚麼人。當時打扮着軍人裝束的人們，他見大家都不認識，便派人喚齊附近各鄉鄉紳出來看看。漢奸李覺斯，少不免也來賣氣力。

「啊，這個便是真正逆賊張家玉的尸身了！他口裏有一只牙齒是崩缺了用銀包鑲回的，還有一把二尺三寸來長的頭髮剛。」李覺斯一見到家玉的尸身，便歡天喜地，卑鄙地跪着對那班軍人們說。

後來這個英雄的屍體，避不了斬下頭來，高懸在東門上，利用去恐嚇那班愛國份子。

事情雖然這樣做，但民族間的仇恨，憤怒，便更加深印入民族的腦海，千百年都不會忘記，歷史的報復，總是逃不掉的啊！李覺斯繼續施行小人的惡毒手段，陷害張姓僅存的二百多人，結果他的主子（修養甲）不答應，自討沒趣，枉他自告奮勇一場，漢奸們也委實可憐極了。

按：楚庭稗珠錄云：「僕客博羅，往往聞故老道當時事云：「文烈向某鄉老乞糧濟師，不應，立門外數日，流淚不乾，不食不語，大類申包胥，其義烈如此。」則未知所乞之鄉老，其即某尚書歟？尚書以重臣遭國難猶自拮其貲。乞而不與然後籍之，良不為過，乃以前隙，反向倒滅文烈之宗，真不齒人類矣。事具明史，豈可諱之！乃廣州府志猶列尚書於名臣傳，與香山何相國一例褒之，載筆者伊誰？能無受金之疑乎？」

采訪錄載：「李降紳看梨園「鐵冠圖」，歸而抱慚，終夕不寐，時，僧今釋隱東莞芥菴，作詩贈之曰：「上場人

聽下場呼，野老吞聲定有無，落在眼前無避處，何須重看鐵冠圖。笑激筆歌繞畫梁，供筵猶借舊當陽，不知座上誰相識，一夜呻吟至侍郎。」

屈大均行狀：「先是覺斯與夢日胤香三人獻計於虜，謂家玉所居之鄉，以家廟為虎頭，金嶺州塔為虎尾，摧其首尾，彼將自壞，虜從之，並掘其祖墓。覺斯又使其子生員天麟為虜設邏兵，佈游哨，下令有敢惡張氏者，殺無赦，於是張氏死者，前後及千人，遂為忠義之族。」

家玉的一生事蹟敘述完了，還有幾句關於他的父親兆龍，兄弟家珍，堂弟有光，雷禎和先生林海的話，亦有附帶說說的必要，好叫讀者知道家玉一門犧牲的義烈精神。同時這個英雄的始末，這樣才算交代清楚哩。

家玉在最後的戰役失敗中，他的先生林海亦被執殉節。這個老人家深明大義，初時懇勸家玉起義，繼後和家玉出生入死策劃軍機，終至被執不屈而殉難（本文為着手頭參考書的不夠，便至概略了他的光榮史蹟，這是我該向讀者道歉的。）的那種義烈精神，實在夠我們鼻酸了。

家玉的父親兆龍，多跟家玉在一起，在最後的一役中，家玉的堂弟雷禎和參將陳瑞隆，見家玉失敗，便保護着他出走十五嶺，收軍三萬，由是他便得不死。

家玉歿後六個月（明年戊子三月），成棟反正，思恩侯陳邦傳首先上章請卹，恰巧桂王正由桂幸至肇慶，還在龍舟裏。於是便詳細地詢問起家玉的成家死難底事蹟，聽後不覺也感動而吊下淚來。桂皇立即宣佈輟朝一天，以表哀悼。

在這個時候前後，兆龍上了三個疏，第一個請旌表兒子家

玉和殉難諸臣并錄用家珍和諸臣（因家珍當時收得龍門等處兵馬有三萬人）以便效忠祖國疏，後來奉旨：「張家玉忠節可喜，張家珍察例授職，總兵張安國等，推官尹弼等分別錄卹欽此。」

是時給事中李貞也把家玉的忠烈殉難情形疏聞桂王，及後奉旨：「張家玉一門死難，祖母陳，母黎，妻彭，並其故祖明教一體褒贈，其父兆龍，弟家珍均當敷恩，張恂（按：是家玉族叔）韓如琰等，俱分別議卹。」吏部尚書臣晏清具覆，奉旨：「張家玉准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蔭一子中書舍人，（按：家玉無子，由家珍承蔭）張恂准贈參政，韓如琰准贈職方司郎中，曾蘆桐，尹弼，林海准海贈推官。欽此。」

第二疏請擢錄姪孫張備及起義諸臣和撫卹前疏未道及的張治等。（此疏日月未詳約在成棟反正後回到東莞時上的）後奉旨：「起義同事諸臣，文如張備、張啓祚、武如梁中英、洪澄壁、錢懿矩，通候察明定奪，該部知道！欽此。」後來蒙部覆者，文得推官張麟士一員武得梁中英等十一員，其餘皆流落不偶。所以他又有上第三疏，解釋諸將之功不可沒，准與量用，以示一視同仁之旨。疏略道「臣初上諸義旅屯在龍門，乞加錄用一疏，其時道路未通，臣猶未知莞惠諸臣之存亡否也？自臣回莞，再具一疏，臆陳義旅，以憑采擇。奉旨：「起義同事諸臣，文如張備、張啓祚，武如梁中英，洪澄壁錢懿矩，通候察明定奪，該部知道，欽此！」臣與諸臣讀之忭舞，而蒙部覆者，文惟……其餘皆流落不偶，中間饑寒宛轉而死者又七八人，人情不大相遠，臣男死雖甚烈，而朝廷所以報之者極級踰階，同事諸臣，或被伐塚，甚至屠家，真心苦節，誠不可泯，

臣故不避再三爲皇上陳請，疏中文如張備等，武如錢舉……等，其効力建功，前疏已言之，臣不復贅，乞勅下部臣密加察覆。倘謂臣男功微賞鉅，略拔數人，足示優渥，則願減臣封級，及次男家珍官級，推此諸人，少酬當日同臣男起義之誼，……三月十三日奉旨：「張備等起義既真，應與錢備擢用。」

這裏還得再來補充說句關於家玉的話。後因皇太子誕生，桂王恩加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仍加「奉天翼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特進左柱國光祿大夫增城侯」諡文烈，曾祖祖父皆如其官皆贈「增城侯」父封「增城侯」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父，兆龍陞見桂王，慰勞異常，曾祖母勞氏，祖母劉氏，繼祖母陳氏，母黎氏，妻彭氏，皆贈「一品夫人」又贈「侯夫人」家玉無子，以弟家珍承蔭「錦衣衛指揮使」仍加「後軍都督同知銜」，侯家珍生子以嗣之，一蔭「中書科中書舍人」一蔭「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贈祭二十四壇，遣禮部主事陳子履宣諭賜葬，以真首香身葬於東莞將軍嶺，亥向之原，圍禁如例，遣兵部主事倫鳳翔宣諭，賜金五百兩，勅有司造坊建祠。（按：卹典詳東莞張氏族譜）

家玉的兄弟家珍，十六歲時，便英勇無匹，有「小張飛」的綽號。他在到署一役敗後，便跳下水裏逃走，當時清軍用鈎鈎着他的衣服，結果也被他掙脫走去，他在深水下，一口氣泅泳了好幾里路，因爲喘氣不過，便猛力向上一躍，湊巧水面有一條船停泊在那裏，於是兩下相撞，家珍用力過猛，額頭登時損裂，但因不是重傷，他仍舊能夠沉回水裏，繼續水行，便來到赤嶺，倉猝問什麼印記也沒有，他就找了一些巫師用的符錄印鈐黃紙，畫了一個花押在上面來做軍號，即時收得殘兵

六百人，隨即開赴西鄉助戰，殺敵功多，連平長寧等地方的克復，他都有極大的助力哩。

在增城的最後一役裏，家玉堂弟都司有光，年紀輕少，模樣很像家珍，他因為英勇地戀戰不走，結果給敵人擒捉住了，但他絲毫沒有畏懼的顏色還撒謊騙着敵人說：『我便是張總督的小弟家珍呀！你這些作反的毛賊，蠻種子，投降的走狗……』不絕口地大罵清軍各將官，并掙脫了捨下一口刀，斬斫了幾個清兵，清兵見他這麼利害可惡，再把他捉住，綑囚起來，用檻車送到廣州，佟養甲等喝令他跪，有光聽到，不止不跪，還反抗大聲叫道：『忠臣的兄弟是不投降下跪，認賊作父的！』養甲等聽着大怒，結果他被害了。這種英勇光榮的行爲，和家玉當年罵賊，簡直是血統上的傳統性格，堪稱變美了。那個也會冒險替家玉致書給陳邦彥約定互相照應，成犄角之勢的，便是他了。

還有堂弟雷禎，在家玉帷幄裏，做了很久的監紀推官，戰敗後和陳瑞隆送家玉的父親兆龍出走十五嶺。末後給讎敵暗中刺殺死了，也是可惜得很啊！

還有許多在各戰役裏，爲民族的自由生存而作了偉大壯烈的犧牲的英雄，作者現在惟有向他致一個民族敬禮。

廿九、九、五、脫稿於香江

本文參考書目

- 1 明史本傳
 - 2 屈大均張文烈行狀
 - 3 東莞縣志
 - 4 張伯楨張家玉傳
 - 5 東南紀事
 - 6 鹿樞紀聞
 - 7 甲申傳信錄
 - 8 弘光實錄鈔
 - 9 思文大紀
 - 10 明季北略
 - 11 罪惟錄
 - 12 劫灰錄
 - 13 國變難臣鈔
 - 14 行在陽秋
 - 15 明季實錄
 - 16 軍中遺稿
- 南疆逸史，荆蛇逸史，甲乙史，臺灣外紀，寒文集，張氏族譜，名山集等書見自上述各書所引錄。

關於何吾驕伍瑞隆史蹟之研究

李履庵

引言

香山何督師吾驕，伍兵憲瑞隆，在明啓禎間，俱以文章科第著稱於世，乃不幸遭際叔季，運移陽九！瑞隆在丙戌之前，避地南嶽，及歸嶺南，遁跡黃冠，栖遲巖數，固不能繩以君辱臣死之義矣。惟吾驕四朝宰輔，昔在崇禎中葉，與長洲文震孟同繫蒼生重望，及甲中國變，間關閩粵，流離奔迸，卒以身殉，其忠烈事跡，聞而不發，鬱而不彰，歷時既久，不特不為後世所明瞭，即當時紀載，亦多混淆黑白，顛倒是非之語；其最紕謬者，蓋莫如王夫之『永曆實錄』，與計六奇『明季南略』兩書，純出於嚮壁虛造，砌詞構陷，不足置信；此固由於南明諸朝，黨派角立，政見紛歧，有以致之。明亡述略有云：『夫君子小人之辨，亦難矣哉，小人相與傾君子，君子亦相與排小人，然而人主反信小人，而疑君子何也？惟小人之結小人，善掩其嫌疑之迹，其傾君子也，則又中於隱微，乘於倉猝；君子則不然，其是一人，同然是之，其非一人，同然非之，人主反以爲此小人之黨也，彼君子之無黨也，於是君子小人顛倒於人主之心矣。』爲此言者，不啻盡發南明諸朝之覆，吾驕履艱蹈險，降志辱身，無所於名，一空依傍，而行事磊砢，不求諒於當世，當世亦笑之，此誠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而擠之者，必欲羅織成案，以實其罪，又從以毀其名節，甚矣，其不樂人之爲君子也！迄於今二百有餘歲，猶有肆其狂罔之言，以譏詆前哲，抑又何邪？新會簡君又文告

子曰：『近有署名寶筏者，不知爲何許人，嘗撰爲『評廣東文物展覽會』一文，布於上海宇宙風雜誌，列舉粵人何吾驕、伍瑞隆、梁佩蘭、張國樑、康有爲諸君子，併謚爲民族罪人，且指何伍兩公爲當時之大漢奸，徵引『行在陽秋』『南疆釋史』數則，以爲定讞，又謂何伍等作品五十六件，不應列於廣東文物展覽之林。』其言似也！簡君以不佞與何伍二公有鄉誼，且諗其行事，屬爲文辨證，不佞淺學，曷敢與海內文章之士，論列前史是非？然何伍兩公受譴二百餘載，若不亟爲昭雪，將使九京飲恨，其於粵人名節關係非小。聞嘗經拾兩公史實，略事疏理，撰爲明督師何吾驕事略，暨明遺民伍瑞隆評傳兩篇，願以質之留心南明史蹟者。彙輯於此，命曰：『關於何吾驕伍瑞隆史蹟之研究』。蓋所以報簡君之命，而實與筏先生商榷者也。至於何伍兩公藝術之造詣，當世自有定評，不敢過爲揚越。要之兩公立身治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固不可與武臣錢謙益、吳偉業、張鼎勳、王鐸、之倫，同日而語，然錢吳諸公於江浙文化，並不因其人而廢其言也，故沈德潛清詩別裁，首錄錢氏，設不有高宗之笑罵，則牧齋詩直冠清初諸家矣。明代藝苑論書法者，必推孟津，雖寸縑尺幅，恆爲海內鑑藏家所珍惜；而梅村芝麓詩名，及所作書畫，振鏗今古。矧何伍兩公，身丁易代，未嘗屈事二姓，論史者，正自哀矜之不暇，安可因其晚境踰證，而爲厚誣古人之言邪！孟軻有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向論其世也。』茲篇所輯，語本昔賢，詞無溢美，世有通達，倘亦釋然於兩公心跡，當不爲該辭所蔽矣。

乎！其有關係當時史實之詩文遺稿，亦附見焉。

上篇 明督師何吾駒事畧

督師名吾駒，字龍友，號象岡，初字瑞虎，晚更號開足道人，將誕前，父夢上帝詔有宋名臣爲之季子，故幼名曰宋，姓何氏，乃宋狀元桌之後，香山人，世居檀溪。吾駒生而凝重，性至孝，少時嘗卽席撰無絃琴賦，名宿歎賞。萬曆庚子餼於庠，督學朱公燮元目以天下才。丙午以易經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廷試初擬鼎甲，後以內閣固呈莊際昌卷，神宗手致二甲第四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時國課館課，必首駒卷，內閣韓蒲坂城，劉南昌一擢，亟稱爲經世之文，語諸同館曰：『若等文行，皆當以何生爲法』。樞輔孫高陽承宗，一見引爲忘年交，詞林如周登，徐光啓，鄭以偉，董其昌諸先輩，莫不折節延譽，曰：『何龍友一言一動，皆文章，皆經濟，殆王佐才也』。聲氣雖廣，顯性嚴介，慎許可。神廟端拱開宮垂四十年，人情玩愒，士大夫捨廉隅，尙圓通，吾駒以一庶常，危言危行，以名教爲己任，識者異之。天啓元年散館，授編修，奉差冊封益藩，便道親母歸里，惟時朝端客魏漸見機局，憂憤太息曰：『禍將作矣，吾其終身奉母乎』。未幾，連丁內艱，廬墓六載，丁卯服闋，時璫禍正烈，緹騎羅網大臣，相望於道，吾駒置皇綸於家廟，告曰：『兒主臣義不容已，年來皇甫威明之耻，懷之久矣，常恐貽吾親憂，今不於親存日見膺澆事，是天之厚吾親也，從此名義所關，倘遭刑奪，當單騎歸奉墓田耳。』天啓七年，仲秋入都，番禺黎遂球，南海陳子壯，俱有贈詩：

送何象岡太史還朝

番禺黎遂球 寓周

彤雲翹首是承明，迢遞長安事遠征。客裏數梅疏放臘，禁中千柳待舒晴。高宗夢帝欣逢說，漢室安劉定相平。入座正呼何大道，登瀛新挾董雙成。鶴林露去香山句，鳳藻塵來柏殿聲。萬姓只今看捧月，中朝端此頌調羹。已知開閣平津盛，徒愧通家北海名。遂以過庭勞綬類，翻從祖帳戀交情。銀魚捧別餘烟燄，銅狄摩空想玉京。一曲鶉歌天萬里，蓬萊高隔五仙城。（據蓮鬚閣集）

送何龍友太史還朝

南海陳子壯 集生

風雲如此際，留滯是何年。總爲君親合，非關出處懸。有書歸使節，題夢聽朝鞭。恆說中興事，公才善勉旃。深序追前輩，通才漸老成。聖朝徵實錄，之子匪虛名。賀世羅浮鳳，懷人太液鶯。東南冠冕地，行矣煥弓微。皇極巍三殿，詞頭覓一家。露壺新韻過，雲笈舊聲華。歲月官僚缺，聰明講幄加。開元金鑑在，風度總宜麻。同棲南海曲，并入承明廬。東壁勞相照，他山自不如。祖劉嘗國早，房杜論交餘。爲謝鸞鷖侶，南枝已卜居。人瞻傳白日，吾愛竊家風。紀有三芝異，出非小草同。諸王會擁鶴，餘子競驅蟲。里婦賢何歷，長門亦漢宮。已失楊朱路，那堪問水程。蠡湖陽鳥沒，嚴灘客星明。是處江南草，春風濟北生。思君日舟楫，不獨放游情。攬水臨將發，風流得雅裁。美人明月夢，仙吏白雲臺。海鶴招琴曲，江鷗勸酒杯。濯纓清可聽，不覺榜歌催。經旬難攬意，歲色引離觴。若爲尤風緩，從添至日長。梅花詩裏臘，黍谷律中陽。寒樹受殘曉，何能望帝鄉。漸覺山爲黛，新開鏡是潭。條風當少女，芳草卽宜男。玉切朝天佩，香分傅殿簪。東方雲社醉，歸袖幾餘甘。何人招隱賦，復作北山愁。祖道揮揄笑，仙槎汗漫游。眞看天馬

逸，本自歲星傳。縱有羅浮夢，應隨到十洲。（據練要堂集）

吾驥入都未及旬日，而熹廟升遐，崇禎皇帝從信邸入承大統，一切登極，詔詰冊文諡議，政府咸以屬驥，削牘以進，時逆璫雖已就戮，而黨類猶列班行，遂詣政府曰：『今日大事，在褒忠起廢而已，誠宜速舉行，副中外望，其頌璫建祠，搏擊善類諸奸，宜分別輕重，以彰維新之化，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宜於激揚中默寓變化之術，從此磨礪砥礪，天下人心，當漸歸於正耳。』高陽樞輔與次輔李國禱深然之，即以吾驥言見之行事，旋得詔毀天下逆祠，別分黨罪重輕，其以門戶創籍者，次第登用，左忠毅周忠介諸公，亟為表彰，則驥言最先者也。

初吾驥與同鄉京官黃公輔陳子壯，列名東林黨籍，（據東林黨籍考）璫銜之刺骨，及再起京曹，客魏伏誅，吾驥屢疏盡清姦宄。尋晉中允，再進諭德，掌右春坊事，知制誥，纂脩神廟光廟實錄，凡軍國大政，朝廷大議，人材推抑忠邪消長之故，或大書，或疾書，有正論，有微詞，黃宗伯汝良嘗謂人曰：『此真才人，真文章，真史識也。』所撰誥詞，端嚴簡潔，絕去駢儷纖巧以尊王言。晉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分款禮閣，以易經領房，得士徐開敏，吳甘來，汪偉，宋之普，郭九鼎，王文企，周一致，包鳳起等十人。秋，充經筵日講官。二年正月，進講生財大道一節，莊烈意嘉悅，諭內閣韓爌錢龍錫曰：『這講切裨時政，作何票擬？各部覆行。』韓奏：『御前講章，臣無票發之例，講內有合聖慮者，容臣議諭該部上覆。』帝頷之，復展奏內所陳屯田，班軍，冗濫，員役，及賦役，全出瑯琊宣誦，分屬部覆，仍粘所講於文華殿屏，是日上御貂，手自撤去，諮詢至再。二月又進講畜馬乘二節，至無可如何之句，吾驥

正色上言：『邪正之幾，不可不辨之於早。』引易先甲後甲之旨，而更新於蠱壞之時，然後可以傾否開泰，敷陳慷慨，帝更嘉歎。（據康熙廣州府志列傳）會纂脩神廟實錄成，晉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三年扈從臨雍，以師臣禮論賜茶，驥從容祇對，引先臣邱文莊言，謹義利之初分，察事機之萌動，防奸偽之漸長，炳治亂之幾先，侃侃敷奏，帝為悚然，賜宴而退。轉正詹，侍讀學士。四年冬，光廟實錄成，賜珍物文綺，與枚卜。五年晉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仍充經筵日講官，時烏程溫體仁在政府，喜谿刻迎伺，驥每與語不合，遂刻意求歸，疏請不許。（據何氏家譜本傳）

六年秋，以召輔臣何如寵不至，復會推閣員，廷臣咸首推驥，十一月，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王應熊入閣辦事（據明史本傳）先是帝承神廟光廟紀綱廢墜之餘，至是力圖振刷，務有為，而亟亟於治，吾驥既相，開誠布公，務持大體，葆元氣，每奉暖閣召對，凡會計，典禮，邊防，河漕，水旱，盜賊，諸事，言之剴切，至於進賢退不肖，尤毅然任之，時陳宗伯子壯，姚宮詹希孟，張庶常溥，名節著世，皆為烏程所嫉，驥屢為存護。言官中如范淑泰，章正宸，凌義渠，姜思容，吳履中，或躋直忤旨，或持正冒嫉，皆悉力匡救，於是建白者得以盡言，而忌者益耽耽矣。七年以登萊告捷，加宮保，又以羽林河內之捷，晉文淵閣大學士。時中使監督諸路官兵，所在騷擾，驥當直擬旨切責，仍具摺請並撤督餉者，翌日上傳兵戶二部盡撤之。長安成晚，不戒於火，歸咎道上廡舍，奉旨盡撤，驥具爭曰：『成晚不慎，窮民何辜，若撤此，將使數萬人宵啼露處於輦轂下矣。』遂得免撤，時方隆冬，命下之夕，謹呼雷動，

驕在政府，直言敢諫，而又洞察民間疾苦，昔人謂兵形錢穀，宰相大計，不知此尤關國利民福者也。（據陳子升何相公龍友行狀）

八年秋，擢長洲文震孟入閣預政，既入直，烏程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吾驕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耶？』（據廣州府志列傳）。震孟故與驕以道義相砥礪，時召對廷臣，命各舉堪任冢宰者，權臣授意張少宰舉欽定魏黨呂純如，議既定，吾驕不可，曰：『故事會推大僚，有不合者，科道專司參駁，今可漫然率相舉乎！』臺省愕然，交章論駁，事遂寢。（據何氏家譜本傳。）

先是都諫許譽卿，故劾忠賢有直聲，已而又疏論烏程，震孟及吾驕欲薦爲南京太常卿，烏程忌譽卿抗直，諷吏部尚書謝陞勸之，烏程已擬旨，譽卿把持行私，着革職。吾驕曰：『太宰疏論言官，未有形跡，應令自行回話，否則發廷會勘，違擬革職，非朝廷優養言路意也』。以此大作烏程，長洲太息曰：『言官抗論權要，自昔爲榮，許譽卿即被去，庸何傷？』溫色變，袖謝陞疏，是夕宿直房，草揭密奏震孟及驕，吾驕歎曰：『綸扉片席，可掬臂爭乎？惟有引身去耳。』立草疏乞歸，震孟亦同日出國門，百姓街道盛額聚觀，唏噓泣下，時有『一矢落雙鷗』之謠（據南天痕），長安聞然，不平其事！（據何氏家譜本傳康熙廣州府志本傳烈皇小識）附錄韓日續序一篇時人小史四則。

賀象岡何相公入參大政序 博羅韓日續緒仲

皇上考慎相麻，即詢謀僉同，非特達灼知，猶審持不卽予。癸酉

廣東文物 卷七 人物考證門

秋，在廷諸大夫，首推毅香山何公，公自龍飛即侍講，薦唐虞之閔道，陳黼座之善嘯，時時以古義引合時政，言必中窾，上心識而目屬之。從史局遷選宮來，至宗伯學士，不離講幄，執經凡六年

所，公卿士大夫傳誦公所啓沃語，以爲再披鹽梅之佐，非公其屬。上既約知公，而輿望所歸，廷推又無出公右者，於是特進鼎司，參大政，黃麻一宣，天下欣欣慶得人。粵之仕宦下者，謂吾鄉自文莊，文康，文襄，三君子代興，迄今垂及百年，嶺海磅礴浩決之氣，鬱積久而始吐發，皇上夢養精誠，志先定與神人俱協，雲龍風虎，聲應氣求，粵山川與有榮施，維桑與梓，何可無一言以彰其盛。授簡於予，予惟公之遇皇上，千載一時也。人臣輔中主易，輔聖主難，輔聖主於泰蔣之時易，輔聖主於多艱之時難，唐虞之際，以堯舜爲之君，懷襄方割，黎民阻飢，讒說之殄行，五服五宅之麗，與夫寇賊姦宄，蠻夷滑夏，日以厲警，予之慮當其時，四岳十六族，已布列在位，而猶稱則哲之難，何也？以其主與其時，非臯陶益稷輩，莫能爲之臣也。今上委天縶而德日新，等百王而上，不啻堯舜之爲君矣。東有奴，西有插，畿南晉豫江楚閩粵，萑苻梟豕之警，赤白羽交馳，海上魁宿之寇，未嘗斧鑕，四方水旱虫蟻之災，日見告，公私交虞，軍實愈罄，幾百萬剝膚敲髓之糶糶，漏卮不可問，武人子員圖委屈不可振，文墨之吏，齟齬乘論其民者，未莫止也。遭時多艱，以厘聖主之宵旰，夫君則堯舜之君也。宅接熙績，厥任良艱且鉅，則唐虞之時也。然唐虞之時，不憂百工之不聲，而憂禹皋陶之不得，今上得公矣，先是黃扉諸老，總已以聽於元輔，上卽位以來，二公四輔，務一乃心力，以持國秉分，授管而演絲綸，進則盡忠，退則和德，公以其學佐平章，入而告與坐而論，惟是國圖是急，民生之爲務委蛇，政事之當，揖讓相先，猷替相可否，殆如堯七友，舜五臣之一心共濟也。夫貞元間氣，廢於山川，亦各以其時耳，粵之山靈洲浮島，崑崙雁門，粵之川珠江香

浦，玉霄雲龍，環以神海，表以神臬，柱青吳而浴皎日。鍾靈毓淑，前則若三君子，又鬱塞百年，而大發於公，重積則然，何論早服。文莊腹書經笥，衍義補一編，通達國體，文康草勅，期期不奉詔，牧地之請，片語回天，文襄議禮排衆議而契容衷，所樹立皆瑰琦可紀，稱賢輔。然幸遭泰毒之世，得自表見，公輔堯舜之主，值多艱之時，以甘盤之舊學，紆爰立之新猷，嶺海磅礴清澗之氣，全貯之胸襟，而發於事業，上下千年，縱橫八極，鑿劃奎預，捭朽象極，謝元陳祀，雖有都俞，不廢吁咷，雖有昭德，無忘弼遠，使百官則而象之，大法小廉，召太和而臨宇宙，薄海業業休兵，東奴西插，或委命下吏，以身殉國，不斃石而安，以明佐聖，不膠漆而固，何但粵先三君子，將直接七友五臣，中間詎容着人手。余觀公度量局致，固饒爲之，都人士所抗手踟足而望者也，粵山川寶式靈之矣。余從粵人士之後，躬逢其盛，因誦述唐虞之際，爲公相業鳴矢焉。

東陽雜俎一則

談邊

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屬香山票旨，用人何論南北，上責改擬，會太宰引次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先生高尚，奈許設城相阻？」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參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備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議降級，上不許，烏程擬削籍，晚坐會閣，長洲絕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錢糧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矚！烏程翌朝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前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柔，是實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爲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上怒，并罷香山長洲。

烈皇小識三則

長洲文乘

浙江提學憲事黎元寬，以文體事機革，元寬出揭，盡發烏程囑託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烏程修怨所致。御史姜思容據揭具疏參論，給事中姜應申助之，思容草有爲代草者，事頗洩，烏程乃得預爲地，上果主先入之言，欲加降處累發改票，先文肅公與香山竭力調護，得免。

八年十月七日，嘉善香山假不入直，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驥與先臣同罷。許給事譽卿，復有去國一疏，參烏程，烏程辨疏，即參先文肅，即指前爲民極榮之語，謂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正有此爵祿位號，而文某乃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以激聖怒也。上覽之，果怒，有旨「吾驥震孟，不宜徇私撓亂。」疏未及吾驥，而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相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驥與先臣俱具疏引罪，再疏，吾驥奉旨致仕，先臣奉旨冠帶間往。

時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爾時天下事實有不可爲者，政府之事權日輕，紹瑞之聲譽已久，能盡制之以時中書乎。疆場之飭備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爲宗岳之選乎。真小人張瓚以伺我隙，僞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一燭照之，俾勿墮於網乎。雖欲佐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手也。竊爲先臣計，不若計以病辭，使聖天子知能辭宰相者，惟先臣一人耳，宋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茲他人難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山諸公見不及此也。」

吾驥震孟旣罷，朝事日凋，政治措施，外張內弛，廷議沸騰，喧嘩終日，良由莊烈求治過亟，諸臣又互相攻訐，坐致邊防盡廢，寇患日深。冥鴻子撰也是錄序云：「嗚呼，國運之興衰成敗，天乎，人也。僕亦讀史至國破君亡之際，未嘗不掩卷歎歎而不忍多讀書，嗟夫，天步之艱如此，人謀之失如彼，天

人俱失，何以爲國，嗚呼痛哉！」莊烈始踐帝祚，未嘗不乾綱獨振，而卒肇煤山之變者，固由於人謀不臧，抑亦天命使之然邪！莊烈殉國時，痛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乃亡國之臣。」其語至哀激矣！獨不思孟氏之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蓋君臣以義合者也，義有不合，則拂袖竟去，莊烈十七年中，而宰相更易至五十餘人，此所以卒不保其國也。吾驕當時深負人望，其立朝侃侃，不肯阿附權貴，惟社稷生民是憂，此真宰相風度，然而權操烏程，勢成傾軋，入相兩載，迄無建白，放歸之日，賦出都詩二首以見志，同官倪司城元璐送別郊外，慷慨唱酬，朝野駭歎，宜與盧象昇致吳葵庵少司成書云：「文何二老先生，不意遂爾去國，令人驚疑！」又云：「長洲香山二翁，某方以中興元輔期之，而一旦謝事，奈何奈何！聖意不測如此，然而雷霆雨露，皇上妙於並行，蒲輪可立俟也。」（據盧史二公尺讀）其深望時望，有如此者。（據何氏家譜本傳）錄吾驕與元璐唱和及長新諸什，附同安蔡復一與吾驕論治道書，番禺黎遂球答吾驕論邊事書：

送何龍友相公出都二首

倪元璐鴻寶

如何鼎耳雉飛鳴。占曰台司怪事生。累日精思堂偃月。一時坐失手調羹。已將渭水分涇水。豈必疊兵報觸兵。天上風雷等閒事。讀書誰不讀東征。

從前少卜與人情。未若新詩又送行。難得青蠅爲杜宇。原無梟鳥變倉庚。蘇公暴公各盟誼。雷戶崖戶如踐更。聞道橫琴山色好。由他王氣屬秦城。（據倪玉汝先生集）

出都留別倪司城鴻寶

何吾驕

當行飛雪凍寒侵，是夕把君詩細吟。若爲秦交增赤淚，如追攜手發孤心。浮雲千古何須恨，多疊四郊猶獨深。露出蘆溝還好月，待看天上起靄陰。

快爲歸去痛相離，不語看君可耐思。士亦有心寧好爵，時方體意逢幽期。孤絃流水餘三弄，絕壁高山有一枝。努力聖朝容洗耳，赤松何用訪芝眉。

諸友長新夜餞

雪在都門月度橋，青天若爲友人邀。半肩乍卸憂時擔，雙耳初聞徹夜雷。攜手只應增笑笑，傾尊何用恨迢迢。非魚非我誰知樂，到晚難爲作黯銷。（據元氣堂集）

與何相公龍友論治道書

同安蔡復一敬夫

向者引王文成上楊遂菴之書，而致於張江陵之任，欲相公進爲伊尹，今猶是意也。江陵之難爲也，人難，其時地而不肖難，其才志難，孫月峯集云：「人言隆慶時江陵序居五，而大用舍，大興革，必待之決，或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非也，此老胸中人物多，形勢熟，識見透，人自出他範圍不得，矚者不思江陵所以能操權之故，而憾權之不我歸矣。」愚謂月峯此語有味也，相公以爲何如？議論與任事，實相低昂，識虛而任實也，虛者日重日勝，而實者日輕日誘，晚宋之弊，不期於今見之，且頭緒太繁，囊貶太易，臆斷太銳，害中外非小，相公能無所以主持挽回乎！（據周亮工藏弄集）

答何相公論邊事書

番禺黎遂球美周

邇月以來，竊聞東虜之報甚惡，親藩殉難，齊省失守，此向來未有之變，聞司馬飛檄，催欵金錢，乃此方勤王之師，竟寂然無有起者，不知何說！雖東海之決，莫救眉燃，然日月而微，尙或羣走擊鼓，即不相及，烏容忽然視之。今在外諸司，惟泄泄觀望，良可恨歎！東省已破，幸其棄之不守，若據河絕運，根本斯危。又頃有人從甯

總理帳下來，知流寇就撫者，正在殺城，日鎮殺城，令使之給事左右，嘗命乃食，跋扈無狀，知其必反，倘窺一揚，則刑裏上流不保，南郡之危，又如破竹，昔南宋之失，因人築萬山柵，灌子灘而塞樊城，沙洪虜襲奪，遂入大江，順流而東，今日之策，不知何者為勝！且聞山東之破，皆由內變先作，倘人心忠義之氣，漸衰漸薄，轉瞬之間，何所不至。遂球以為今日之事，倘必倚仗諸營伍襄饒之兵，任賴諸盼前顧後，無敢可否之監司將帥，待諸額外類加不可必得之餉，此鮮有能濟者！因竊計之，合今各處之游手無賴，門走飲博之子弟，當可得數百萬人，舉今士大夫筵酒歌舞之會；日省數筮，鄉落賽祀遊會，各羅數月，合之當可以歲給數百萬之衆；倘忠信共激，人皆以君上為念，一呼畢集，灑血共誓，視時勢之先後緩急，或扼虜之歸路，或轉戰逐之，必令隻輪不返，軍威大振，可以俘其為王，復我故土；又遂分據要害，使寇無能往來掠食，因之立斃，不難搗其巢穴，一鼓定之，靖中原之氣，慰聖主之懷，誠中興第一奇功也。昔文信國起事，已遲四鎮之策不行，遂至不可收拾，天下惜之！曹操乘勢赴利，驪成霸業，然其心本奸，萬世唾之，夫能以曹操之智略，行信國之肝膽，使金甌無缺，事定身退，舉手而歸之天子，豈不美哉！要亦國家文網甚重，坐使豪傑束手。必一粟之朝廷節制，又遂多掣肘，無能為，故當事者而不任，誰敢任者？恭維閣下立朝大節，天下稱之，知聖主且厭在事者之無效，則必思閣下，思閣下，而揆席首任，正人彙起，於是羣策畢建，羣力畢集，固不煩為杞人之憂，此治亂之一大機關也。萬一氛霾未開，殺氣頻仍，恐時艱目擊，日甚一日，斯時即秦忘蓋殺，而鄭類編武，知閣下朝之元老，恩澤實深，必有以從與當事，為大義激發者，童子何知，不揣敢願開教。（據蓮鬚閣集）

吾驥以十一月出京，嘗漫游江南諸佳山水，小住杭州（據元氣堂集），卽歸原籍，惟以吟咏著述，勵正風俗為事，一

時名節之士，質疑問難，無虛歲月，每引邱文莊言：『願為真士夫，毋為假道學』。樊掖後進，羽翼寒儉，創立香山書院於邑城，講明學術，自為香山書院告詞及講學課文引兩篇，以紀其事（據乾隆香山縣志）。從乙亥以至癸未八年之間，殆所謂身在江湖，心懷魏闕，居恆常以國家隱憂為慮！吾驥家故在海濱，具林木水石之美，謝政後，闢翁陵園，愚公樓，元氣堂諸勝，楚湘郭都撰撰翁陰記略有云：『香山何相國，世居欖村，嶺海靈秀之氣，尤鍾其地，憶昔致政之日，把臂長洲，氣節丰裁，傾動朝野，歸來又十年所矣，補天之石，摩弄袖中，調鼎之梅，棲遲夢裏，乃以身心性命之理，闡明絕學，昭示來茲。』（據元氣堂石刻）。所與往還者，如南海陳子壯，番禺梁朝鍾，順德歐主遇，東莞李貞，皆有詩唱和，存集中，不具載。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帝殉社稷，天地崩折，吾驥在籍聞變，北望哀號，直經入郡，行哭臨禮，後開留都定策，旋返山中，賦十聲哭詞，（已佚），秋悲詩六首，忠憤之氣，溢于言表，（據陳子升撰何相公龍友行狀）；是時門人寧鄉陶汝輩同在檀溪，賦和吾驥秋悲詩，遂錄於後：附梁朝鍾與吾驥書一篇：

與何象岡相公書

番禺梁朝鍾未央

十日前，始得拜讀帥相叔父賜書，以霍舍价先睹新邑，方達會城也，初九日味爽，乃聞神京失守，主上自裁之報，此刻心危腸腐，儼若云淚酒冰天，魂銷雪塞，真是相喻。此種光景，鍾在長安時，與叔黃協先弱臣弟諸子，憂之已熟，方冀高廟神靈赫濯，惟默祐可幸萬一，乃不幸賜言中矣！今南中建立新主，史道老馬半老遂居然江左夷吾，新亭之淚，可復酒乎。此二老鍾在秣陵皖公日，曾以

椿事作忘年志勢之交，此日匡人心，逞強寇，大非易事，不解二子者能爲桑榆之收否邪？粵中人情叵測，柳永雖暫無警，然全蜀賊匪過半，貴竹正邇粵西，左峴山即能不爲賊所惑，江黃乃爲國家所有，聞其頗感憐於袁臨侯，近乃消其跋扈，事果可知，庶幾南州福耳。近概直有如此，獨嘗一刻，神潰酒沓，知叔父定有同勳也。（據喻園集）

秋悲六首

何吾驥

序曰：甲申之秋，何子賦秋悲八首，寄曰：子將做杜少陵之秋興乎？曰：否。曰：將爲李北地之秋懷乎？曰：否。曰：何以言之？曰：秋興，風之始也，秋懷，哀之始也，余感秋而悲，慕極而怨，恨其不傷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不佞誠小人也已！三月春殘淚滿衣，九秋燕望重多違。霜深未識新陵在，雲落空悲舊社非。笛奏關山殊問夜，歌來京陌變降旄。可憐五色絲綸管，勸進書成刺齒肥。

路斷長淮泣杜鵑，鶴歸華表也空傳。玉橋十道長流水，御柳千條一炬煙。丹鳳城南虛警蹕，黃花戍外冷游旂。無由再見重陽日，菊蕊經筵下九天。

玉階草落變流螢，輦道宮門黯黯青。張悌不能忘相國，劉堪惟有告先靈。來朝走馬無人問，夜雨淋鈴可復聽。腸斷西風吹海子，洗故樓外曉鷗鷗。

函答九泥百二同，誰令三楚又秦中。書生脫劍輕推轂，司馬辭家便即戎。萬國旌書成底事，十年忠梗結長虹。宮車若使邀南幸，何用郊原哭未終。

王門霜落雁聲寒，紫塞笳悲繞紫欄。鐵騎入關無漢使，祖鞭馳道擁呼汗。千官會裏人何在，萬歲山前血未乾。薄海盡歸新聖主，天教長劍淨樓關。

烽火千屯徹夜光，九門不鑰盡凋瘵。王河痛飲胡人馬，帝里悲看虜地裝。天下豈容忘食德，中原依舊佐垂裳。皇師次第傳俘入，春曉

車書擁建章（據元氣堂石刻）。

甲申國變步何少師韻六首

寧鄉陶汝密

誰厭天心竟不寒，愁看珠斗夜憑欄。銅人在昔能辭漢，博浪當時未報韓。填海自憐精衛石，過河同泣鯀魚乾。遙聞故老兼飛將，已逐羣兇到賀蘭。

金鎖如山舊鐵衣，嚴城瓦解制多違。知誰鞠率先成敗，如此綱常竟是非。秘殿塵沙推鳳輦，長陵風雨黯龍旂。從來萬里防戎馬，忍見宮門首蓄肥。

星辰一散作秋螢，鬼火空沾草木青。司馬尚能張旆伐，樂霄何處望聲靈。從官入地嗚堪對，羣盜滔天不忍聽。黃竹欲歌哀破節，穆王遺殿未曾崩。

三百年來帝澤同，可憐歌思偏寶中。龍鱗無兆喪亡國，鶴雉方升便伏戎。滄海濤聲聯碣石，燕山雪色亘長虹。於今悵望新陵使，得罪遺弓怨未終。

薄海同天數日光，羣公籌策類螳螂。虎符得遣雙龍出，麟閣全輸百寶裝。三輔已成非漢祚，兩階猶自飾虞裳。誰令英主孤殉廟，國史傷心第一章。（甲申上再遣內使監軍）

長樂宮前舊聽鐘，辜恩深恨未相從。微名竟許懸東序，小軼會叨下御封。畏黍除書羞市駿，豈期新覓見山龍。無端少纒瀟湘峽，腸斷蒼梧青數峯。（據采木堂集）

先是莊烈勇於求治，自異前此亡國之君，然承神宗嘉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脩身齊家，宜防好惡之辟，而况平天下者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據明亡述略）聞賊之變，邸報斷絕，民間頗有流傳，中外大震，是年五月，大學士姜曰廣史可法等，迎立福王由棖於南都，改元宏光（據過江七事）。乙酉五月，清兵至金陵，

宏光逃，城爲之空。六月靖唐伯鄭鴻遠於江間遇唐藩主鍵，遂偕禮部尚書黃道周奉以入閩（據浙東紀略）。閏六月與南安伯鄭芝龍擁立唐藩於福州，改宏光元年，曰隆武元年。王好學，通典故，性樸儉，蔬食布衣，宮中無嬪御，雖明之疏族，其臣皆以漢光武昭烈期之。當是時，魯王以海，亦以是月監國紹興（據明亡述略），及閩中立國，彼此不相聞問也；於時閩臣劉中藻奉詔入浙，監國朝臣大率與者半，不與者半，不與者爲張國維，陳盟，熊汝霖，王之仁等。與者爲方國安，于穎，孫嘉績，姚志卓等，相議命使通問，不用疏奏，止敕家人叔姪禮。（據浙東紀略）。時鄭芝龍用事，七月，以大學士黃道周聯絡江西，救徽援衢，道周海內人望，衆所皈依，清節忠獻，天下無兩，茲雖有推戴之功，而宵小用權，議論多舛，未能一日身安廟堂之上，適江西義旅響應，故有是命，雖所以重之，實思所以去之也；當時兵餉缺乏，僅辦一月之糧而往。欲藉道周重望，鼓舞天下有心豪傑（據思文大紀）。道周既去，舊輔何吾騮至自廣東，用爲首揆，錫以銀章，文曰：「輔佐中興」（據明末紀事補遺）初，吾騮在籍以兩都相繼告陷，忠義奮發，決計出山，閩嶠重臺，謁蹶赴難，常語人曰：「老臣先朝犬馬，即身膏斧鉞，遑恤其他，在今日無可爲之時，亦以盡吾心而已」。（據陳子升撰行狀）遂子身由南雄趨閩，遇同知李世輔，相與痛論當世得失，餘姚邵廷采爲之論曰：

野錄稱：「何吾騮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問同知李世輔曰：「君閩人也，聞途興乎？」曰：「可也」。來兵難勦，皆遼土燕齊人，及左良玉劉澤清降卒耳，何速不相勝乎！」曰：「然則爲東督南宋乎？」曰：「未也」。東督自永嘉後，諸國相吞，百年未定，王導

謝安，乘其閒暇。資禮賢士，脩安和寬簡之政，卒亦不能駕賀循。紀瞻輩，與劉石爭雄長，今豈能爲東督之閒暇；南宋有韓岳諸將，百戰守禦，宗李道張，彌縫補苴，故金人屈就和議，宋以苟安；今踞路閩中，駕馭不遠，欲爲南宋，豈易言哉！」曰：「然則駐蹕乎？」曰：「其次也，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漢高不據關中，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鄱陽，豈能驅元，以備亮之才，退保益州，終不能越祁山寸武，况八閩澤國，無禦劍之險乎！」曰：「魯濞逼近金衢，將爲梗乎？」曰：「是所謂中興之藉也，恨峴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兵勢有分合，彼合亦利合，彼分亦利分，今開全力取山陝，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而禦之，使諸藩人自爲戰，輒自爲守，即令爲錢鏐爲資融，亦僅爲衆主驅除難耳！漢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會，乃從張良計，捐齊與信，捐梁與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業也。今舉朝不爲靳黈仇覽，而聚謀蝸角兄弟，是倒施也！」後鶴敗竟如其言。魯王才望，遠遜唐王，而孤軍扼守錢江，南蔽閩廣，今迄一載，其後桂王聲教不及東南，賴鷓鳥揚帆，猶繫江南義士之氣，故特進而紀之。（據東南紀事）

吾騮既聞闖入福京，王優禮有加，是時道周以師相出關募兵，朝廷倚平彝侯鄭芝龍，肅虜伯黃斌卿爲重，王屢思躬行天討，八月令兵部星夜促永勝伯鄭彩督兵赴虔，時議由漳州上汀州，出南贛以抵江右。（據思文大紀）會番禺黎遂球，與江西總兵胡長廢，上中興事宜數千言，吾騮薦遂球兵部職方司主事，令以廣南水師援贛州。初遂球以福王立南京，盡出家財，治鐵礮二百具，將報効，甫入贛，而南都告陷，故轉而之閩，因與吾騮有師生誼也，（據南天痕黎遂球傳）十二月王自出師圖恢復，（據明亡述略）命鄭芝龍具艘，芝龍笑諾之，於是王忿，下詔親征，是月六日，發芋江。（據東南紀事）當是時，

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苦心聯絡，激勸忠勇，衝撫某與道周議論不合，忌其師屯境上，連密疏其短，道周不覺也，繼而請兵請餉，不至，遂爲清陷，縛送南京，死之！（據思文大紀），已而命吾騶督師出贛，吾騶書心經一篇，付次子準道，（據元氣堂集）仍扈從延津。（據何氏家譜本傳）隆武二年，丙戌二月，王駐蹕建寧閩糧不足，鄭芝龍白遣給事中梁應奇督運廣東奏劾積糧者數十人，命逮問，亦莫應。芝龍令撫按以下，皆捐助，有官助，紳助，大戶助等。（據東南紀事）吾騶屢疏陳「先屯儲，後節練」格於芝龍不行。（據陳子升撰行狀），自福京擁戴，起蔣德璟，黃景昉，薛觀生，黃鳴綬，陳子壯，林欲楫，曾櫻，朱繼祕，傅冠，暨吾騶皆爲大學士，閣臣至二十許人，然票旨皆王自裁，俱閒無事，或遠未達，軍國大政，一委芝龍，（據東南記事），至是芝龍數以兵餉不足爲辭，不肯出師。（據明亡述略）四月，命吾騶詣芝龍朝房會議兵餉，諭云：「此番議定，再不紛更，卿須竭誠以感動之。」大抵閩中立國，所患者不在兵少，而在餉絀，乃芝龍又尅扣爲利，（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旋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一百五十六萬兩，（據思文紀）附錄諭芝龍勅云：

爾兄弟純忠大節，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託。據奏竭三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於接濟，地方錢糧，只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則守並行，大害大禍，必然隨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藩籬不固，止靠家門堵賊，此理至明，不待再計也。前卿兩次奏議，用兵四萬，朕猶恐用餉難繼，今必先成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口，以一萬守腹裏，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待議而曠延時日，即朕自誤高皇也。卿當遵依，以全守關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

却，是彼蒼不欲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其四萬之議若定，即着輔臣吾騶，櫻，（曾櫻）令戶工兩部與卿確議，每兵一萬，約餉銀一萬八千兩，四萬每年共約銀八十六萬二千兩有奇，此路關糧重大雜項，和盤打算明白，一面具疏，一面公請賜對，限本日內回奏。（據思文大紀）

時清兵屢窺贛州，命鄭芝龍撥兵壯衛聲勢，芝龍未有應也。（據思文大紀）五月，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懼恐莫敢卽下，諸軍遂潰於贛州，清分兵東圍廣信。（據東南紀事）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聲多，實際少。」王深然之！頗思甄拔真才，以濟艱鉅，定六月舉行鄉試，諭首輔吾騶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士奮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賓興，茲定六月開科，鎖闈三試，撤棘放榜，不許游移一日，監臨照兩京舊制，一切科場事宜，卽於五月抄報竣，不許苟簡濫玩。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涉可念，著地方官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現流寓者，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歲貢生，照例著禮部考選。」清圍廣信，急，王以茲地關閩門戶，自當急切援救，惟時鄭芝龍陰與清通，按兵不肯動，廣信陷，民心益岌岌，兵部侍郎于華玉疏陳：「汀贛唇齒，須全力注意，以掌巖疆。」王卽位將及一年，無尺寸功，羣臣建議者衆，諭臣民曰：「爾等立朕爲君，志在救民雪耻，朕將督至邵武，相機出關，古人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以寧進死，不退生，六字爲誓，如有敢請還回天輿，及避幸廣州者，立斬以殉。」（據思文大紀），首輔吾騶與監軍張家玉力主駕出虔州，（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右連三楚，左達八閩，後屏梅峯，出兩粵之粟，前跨章江南九，有建瓴而下

之勢，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據東南紀事）上因諭平蘇芝龍，首輔吾驥曰：『官兵虐民，急而從清，不獨淳遂門口爲然，此爲目前第一失政，則御將安民，爲目前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用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近民既定，遠民自安，民心既固，寇胆自寒，中興恢復，此外無道，卿等共謀所以成之』（據思文大紀）。王勤政愛民，雖在流離顛沛中，亦惟邦本是圖，然芝龍固蓄異志，吾驥又力不足以制之，時勢益無可爲也，（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是時吾驥患足疾，勅內臣李國臣臨視，頒蜜食二罐，藥資三十兩，著善調攝，以符春倚。（據思文大紀）

廣信既陷，召羅登輔，謝祥昌兵入守長汀，清兵至常山，勅朱大典顧應助，馬步兵入援，諭吾驥曰：『田關之兵，敢行潰叛，大安關外，復有失挫，朕心焦勞！卿其強出，爲朕分憂。』時閩粵邊境，盜賊蜂起，汀州大飢日疫，兵民所在門譁，兵疲糧匱，而出關之議，竟同築舍，四國人心，遂至瓦解，（據東南紀事）吾驥屢疏乞骸，不許，（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先是吾驥疏請起用大學士陳子壯，差中書何吾驥勸赴粵，未及覆命（按陳上圖家乘）瀘溪危急，王決計幸汀州，吾驥足疾劇甚，復諭吾驥曰：『卿足患，朕親見蹢躅之狀，准再調三四日，朕決意蹕汀，卿可同樞臣早爲料理。』吾驥既屢主出度，羣臣依違多不敢決，王復諭吾驥曰：『朕在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實實出關，拿定一件做去，尙爲得法。且今地方，只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清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亡，猶其小者，今還要催林奎兵併陳天榜兵到，決意初一日必行。』

（據思文大紀）是月清陷紹興，魯王逃入海。（據明亡述略）行在御營決設立十標，計兵數一萬，其器械衣甲，准各府汰去逃亡各額內，搜出備用，時林奎赴福寧募兵未至，勅催速赴戎政官通領，以隸十標。禮部尙書曹學佺，捐助海師餉銀一萬兩。首輔吾驥，與兵部尙書吳春枝，簡練十標，議定兵餉才將四款，以郭奇管領第二標，陳天榜領第三標，熊和、王秀奇、陳文廉、方登天、領四、五、六、七、標，林奎所募者，俱着巢拱極管領，分編八、九、十、標，標兵毋得過額，凡有餘兵，卽隸戎政標下，以備禦標補缺。王從之，先發銀一千兩爲輜練之用，吾驥疏言：『餉有定支，方可節制，使實得兵用。』王顧左右曰：『延平地糶米貴，朕原不欲久住，俟度南收拾安妥，六飛卽當迅發也。兵部主事方文耀勸朕裁減員役，此說誠是，但各處嘯警，地方宜及早消弭，毋貽朕行後之憂。』特授廷試貢生第一名李壽輝爲禮科給事中，勅其侃侃直言，毋負新恩特簡。（據思文大紀）

六月，贛州捷至云，清兵焚燬南北二門，架雲梯數十，竹圍數百，我兵矢石迸發，清匪聞風驚遁，虔臘賴以鞏固。王命察劾有功官兵，以鼓行聞勇氣。延平府旱疫，首輔吾驥，偕大學士路振飛等，各陳不職，溫旨答慰。會劉僑曹勳，祁熊佳，嚴似祖，相繼入閩，吾驥薦諸臣有纂修才，授勳爲行在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詹事。熊佳、似祖、爲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據思文大紀）七月，清兵將度仙霞嶺，平夷侯鄭芝龍，間使約款於清，遂盡撤施福等守關衛軍，還安平。（據東南紀事）王因首輔吾驥決意幸汀入度，與芝龍論議不合，且清騎輾轉關外，（據思文大紀）手

勅遣中使邀芝龍曰：『卿稍遲，朕與卿同行。』芝龍不顧，（據東南紀事）遂盡撤兵回福京。先是王以福建全省付芝龍，使其志不退轉，力任封疆，則忠懿王之勛業可成，乃芝龍梟獍之性，終不可窺，而至於債事！（據思文大紀）吾驕入相一載，每與芝龍議事，輒相抵牾，（據明史本傳）王雖寬意需用，迄未得展其抱負，殆天命也！（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

清兵既長驅入建寧，守臣黃大鵬，鄭為虹，死之。八月廿一日，王發延平，御營皆散，猶載書十車以從，廿四日至順昌，聞清兵已及劍津，（據東南紀事）且踵至，倉皇奔逃，從者只吾驕，與郭惟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據隆武遺事）吾驕因有足疾，廿七日趨泉上，將由寧化入粵，（據李世熊寧化志）故明海忠伯田仰兵欲却吾驕行囊，問道出泉上，不相及，（據福建通志雜錄）至中途，為驛何者所擊，幾斃，（據華廷獻閩遊月紀）吾驕既去，惟經奔贛州，（據東南紀事）清兵至順昌，過延平而東，獨陳謙子某率數騎追擊，抵贛州，王將入廣，因停一日，驅龍鳳衣，遂為清兵所及，并擒會后，及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悉遇害！（據隆武遺事）八閩皆陷，大學士蔣德璟，路振飛，傅冠，禮部尚書曹學佺，先後死節，鄭芝龍，自安平降；吾驕偕督師蘇觀生，退保廣州。（據東南紀事）隆武亡。

閩疆既失，吾驕踰頭回廣州，（據明史本傳）途次三封廟，示廷遜道邇道詩云：『哭絕還甦亦已疏，風衰猶見兩飛雛。臨風縱有千行淚，何似吾兒讀父書。』（見元氣堂集）九月，航海歸粵，致書兩廣總督丁魁楚，述汀州之變，因言『即今永明王由榔，乃神宗皇帝第五子桂王常瀛之次子，初封永明

王，兄安仁王由棧薨，知府嚴象恆請立為世子，先是崇禎十六年秋，賊陷衢州，巡按劉熙祚遣官護送至粵，弘光元年父桂恭王薨於蒼梧，今序親序賢，宜立為社稷主。』（據金鐘皇明末造錄）時魁楚駐南雄，聞閩變，急返肇慶，以奉有迎駕之旨，躊躇不決，獲吾驕書，始知無駕可迎。（據錢澄之所知錄）

警傳東粵，彼中士大夫漸鱗集端州之江許，（據罷元錫庚寅始安事略）總督丁魁楚，偕廣西巡撫羅式相，謂『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乃迎桂嗣王由榔至肇慶，（據行在陽秋）十月初九日，奉王監國於肇慶府。（據永曆紀年）吾驕旋歸香山，肇慶立國，未嘗與聞。（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開輔蘇觀生，亦自南雄撤兵還廣州，過三水，不赴肇慶，而行在諸臣，以觀生無推戴意，拒之。會唐王聿錡自閩至，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據通鑑輯覽）觀生遂奉唐王監國。（據行在陽秋）然觀生人望素輕，倚吾驕為重，吾驕偕大學士黃士俊，侍郎葉廷裕，李覺斯，前布政使曾道唯，及廣東布政使顧元鏡，決策擁戴。（據永曆實錄）遂以十一月初二日擁立唐王於廣州，改號紹武，招海上盜授總兵官，以與肇慶相拒。（據明季南略）大學士陳子壯因移書羅式相，請與師東向，以靖唐藩，先是永明王遣兵科給事中彭燿，陳邦彥入廣州，諭唐王去帝號，不從，燿遇害；（據行在陽秋）邦彥止郊外，不入，使從人奉敕，而遣書觀生，指陳利害，不聽，邦彥乃還。（據陳恭尹撰陳岩野先生行狀）十八日，丁魁楚，羅式相等，奉永明王即帝位於肇慶，以明年為永曆元年。觀生既殺燿，日集兵向肇慶，清兵因得乘間，以寇潮惠。（據行在陽秋）唐王之立也，權操觀生，援引宵小，賣官鬻爵，馬醫夏畦之子，鹹冠

博帶，日走市中以爲榮！吾驕雖進秩，心竊非之。（據陳子升撰行狀）是時永明王大學士陳子壯數移書諫讓，吾驕頗用調和廣肇間，屢疏『國事安危爲重，亟宜泯閩粵之爭，脩齊魯之好。』觀生與顧元鏡等忌之。吾驕至是杜門，屢召不入直。（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吾驕門生故吏遍東南，未嘗薦用一人，及當陽令區懷瑞，鄆縣令謝長文，積賫題贈職方司主事，吾驕與論朝政得失，輒泣不可仰，蓋有深憂也！（據陳子升撰行狀）初潮陽人辜朝薦故與吾驕有隙，清兵既取閩，尚無人廣之令，潮陽距閩只四日程，朝薦親往福州府獻策下廣，極言三月內，可達西粵桂林，思得首功，以壓吾驕。（據明季南略）清部院修養甲，總兵李成棟，遂以是月二十日由閩趨潮惠，下之即用惠州符信，爲文書牒廣報平安，觀生信之。（據陳文忠公行狀）廿九日永明王遣總督林佳鼎，與唐王督師陳際泰戰於三水，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俘斬八百級，際泰遁。佳鼎既捷，有驕色，督兵晝夜兼行，十二月初三日，唐王兵僞降，誘其水師至海口，適東南風大作，唐王兵以火攻之，佳鼎等盡登岸列營，泥淖深三尺餘，人馬盡陷，兵大潰（據行在陽秋）吾驕季子輩道，目擊時事泄洩，賦日日詩三首以寓諷刺，錄其卒章：

日日詩

香山何鞏道 賦集

日日悲茄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催。鷺湖打鶴猶獨立，深雨迷花尚門開。曉出不知心所往，夜吟惟有影相陪。天涯縱得投閑地，度信江南未免哀。（據越異詩集）

當是時，廣州城門不置一卒。（據永曆實錄）成棟又令前軍效廣軍裝，直至城下，（據陳文忠公年譜）觀生不爲設備。（據陳恭尹撰陳岩野先生行狀）十五日，王方臨學，百官咸集，或

報敵至，（據四朝成仁錄）觀生曰：『潮方奉啓頗安，此妄爲敵間惑罪。（據罪惟錄）妄言斬之。』三報，斬三人。（據陳恭尹撰陳岩野先生行狀）旁午，敵騎抵東郭，守門者猶以爲招徠海盜，門遂不閉；（據東南紀事）先鋒入，反據城以引外騎，觀生急調兵，兵舉西出，猝難集，頃之，僅得數百人。（據馮魁見聞隨筆）先是吾驕在籍招安白旂賊黃信，林芳，等萬餘衆，舟師四百艘，廣州危，觀生徇吾驕亟求援，甫至禺珠，（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敵密遣游擊龐起龍僞爲援兵，求入城，城內信之，遂蜂擁而入，內兵登陸，戰一晝夜，擒斬敵游擊王士選，敵兵欲退，會有內應，遂陷！（據行在陽秋）觀生被殺，（據明季南略）王純城遁。（據行朝錄）十六日，吾驕匿禺珠。清兵踪至，大索，得吾驕，及子源道，吏科給事中李貞，等十一人，縛歸廣州。（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十八日，王謀奔肇慶，（據道光廣東通志）顧元鏡僕以告敵副將杜永和執之，（據續明紀事本末）王自盡，周益諸王俱遇害！（據行在陽秋）在位僅兩月，（據明季南略）紹武亡。附錄吾驕元孫大佐記白旂賊一則：

明季不詳，自閩賊二賊蹂躪中原，餘氛未靖，各省蠢盜蜂起，甲申國變後，竊發尤甚。有白旂賊者，勢不可當，丙戌十月，鄉中聞賊來劫掠，高祖捐資着通鄉保甲蓋寨砲台，沿海一帶蓋寨，自東塔口至半邊橋止，內建更樓，外環關河，共十二個大營，遠望如一帶長城，旗幟皆用赤色，蓋取火赴金之義，以白旂屬金也。賊船由海洲岡尾而來，乘流直下，其雙桅掛斗，嵯峨大船，約有三百餘艘，小船如蟻，不計其數，旌旗蔽空，刀槍耀日，在橫流海口到錢剪口住紮，飛砲聲震如雷，聞者股票。忽有數賊乘小舟而來，持手本，揮

到兩邊，稱說入求相府招安，守者見其人少，且無寸鐵，即放其入，并帶至府中稟見，少頃，回船，又有四人進棗，准其招安，着令賊船不得近鄉，賊遂將船灣泊海洲至螺沙海面，是日有兩頭目在大樓寨前登岸，一名黃信，一名林芳，直至大宗祠前，肅候高祖出祠而諭，及賜茶畢，賞以花紅，二頭目叩首歡呼，謝恩而去。次日，二頭目及隨行之人，又復親到府中謝恩。（據履歷）

吾驕既俘，繫東門較場，成棟聞而駭，親往釋吾驕縛，諸人悉放還。先是吾驕於高陽孫督前鋒高傑有殊恩，成棟出傑偏裨，故執禮甚恭，日遣子元胤伺於門，吾驕歎曰：「使某不能成文山志者，其必有以報先皇帝地下也。」（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

按：吾驕降後養甲李成棟事，明史本傳無之，并其擁戴紹武一節，亦缺而不書，故吾驕不入明代貳臣傳，蓋有定評，自黃宗羲紹武爭立記，載笠行在陽秋，敘吾驕降，於是王夫之永歷實錄本傳，益肆意詭譎，始則謂吾驕命盡發守兵，西扼三水，東與陳子壯義師相持。繼則謂吾驕降後，厚賄成棟，特薦之於清。復謂吾驕降清，思以文室動人，得復大用，乃撰口口口口，稱述功德，內書贊何證效，遣張先馳入寇，繼被行於嶺外。不知吾驕對廣寧之爭，主合，其與陳子壯故甚相得，後且聯為姻婭，相約起兵，共說甚語。至謂厚賄成棟，及撰史頌功，忌者中傷之言，無所不用其極。徐鼎小隕紀年謂成棟，吾驕乞修明史，成棟之養子元胤執禮門下，州人於是，有吾驕偷史，真羞死之語。計六奇明季南略，又謂何吾驕元鏡率士紳投誠，優禮而去，吾驕乞修明史，門署纂脩明史何，廣州時有吾驕羞史，真堪羞死之語。錢澄之所知錄，又謂廣州破，吾驕即蓬髮出降，與成棟相與甚歡，會脩粵東志，阿諛新朝為粵人所嘔。此外南天痕，割監逸史，風倒梧桐記諸野史，無不記吾驕降，毀之者於是連并其群，有加無已，如王夫之謂吾驕撰史稱述功德，一傳而為

脩明史，再傳而門署纂脩明史何，三傳而為參脩粵東志，姑無論此事是否，然修季入據廣州，豈能有權纂脩國史，且廣州又非新朝定鼎之地，何得妄事脩史，而况在兵馬倥傯之際，焉有如許閒情逸致，而為此不急之務。大抵吾驕受成棟優禮，不至愛惜性命，艱於一死，於是道路傳聞，訾議滋甚，後御批通覽仍其誤，稱降。然明史一代名著，論議去取，當不侷同，其所以不書紹武時事，非曲為迴護，蓋亦略跡原情，於吾驕有深意也。此外廣東通志，廣州府志，香山縣志，均不書降。本文所引樊澤達請祀鄉賢疏，敘吾驕被執，及與成棟一段因緣，為他史所無，其言翔實，故獲選祀典，益可信也。

廿五日，行在得廣州陷報，王乘輿出城，駕小舟如西峽，傳幸梧州，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西上扈蹕者，惟大學士瞿式耜一人，餘悉逃。清徇東莞，新會，諸縣，（據行在陽秋）是時順德，香山，仍奉紹武正朔，吾驕密遣主事陳正攝香山縣事，安撫流亡，圖劃防禦。（據陳子升撰行狀）

永曆元年丁亥正月王駐蹕梧州（據永曆紀年）原任右都御史巡撫廣信張家玉起兵東莞，兵部職方司主事陳邦達起兵順德，十六日李成棟陷肇慶（據行在陽秋）二月，王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據永曆紀年）主事陳邦達招降海盜余龍，水師薄白鵝潭，成棟還救，吾驕遂得乘間遁歸香山，命次子準道，實函九江村約大學士陳子壯起兵。（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王由泉州幸永州，四月，劉承胤挾王如武崗。（據行在陽秋）七月，督輔陳子壯與陳邦達率舟師攻廣州，不克。（據永曆紀年）八月，吾驕次子準道糾合義兵數千衆，割香山海口，與子壯舟師合，將赴援。（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初五日，子壯師大潰，捨舟登陸，步行至西樵，調舟師至，乃下船，

子壯季子上圖，恐人心叵測，遂以一舟盡攜各家眷，將往謁子壯於馬寧，不得見，即夜泊小樓。次日至灤口，又不得見，午後，追及馬寧，得見子壯，於是上圖奉子壯命，往小樓提調舟師，次日，率小樓舟師二百餘艘，會子壯於馬寧，遂合爲一處。是日午，我師與敵舟兵遇，戰於江門，東西交壘，未幾，我師敗績，上圖隨子壯各率一舟，復退泊於馬寧，次日，哺，再泊小樓，居二日夜半，盡將各家眷安置於小樓。十九日，子壯親率舟師恢復高明，權委主事朱實運主城中，爲留後。（據陳上圖家乘）九月清遠陷，陳邦彥被執，殺之。（據行在陽秋）家玉亦敗於增城，赴水死。（據永歷紀年）十月廿五日，李成棟破高明，子壯被執，（據陳上圖家乘）檻送廣州，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等從死。（據永歷紀年）

按：永歷紀年稱子壯臨刑，是日修養甲命吾驥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真忠臣，真忠臣。南疆逸史稱子壯起兵而敗，修養甲憐之，命吾驥率諸降臣觀焉。查吾驥於丙戌冬遁歸香山，奚至復入虎口，此由於黃宗義等誤聽塗說，載筆私史，諸書晚出，無復有爲之辯護者。陳上圖家乘，紀子壯臨刑事甚詳，並無涉吾驥觀刑，及諸無耻語。上圖蓋親歷其境者，故其言尤可徵也。

錄陳上圖紀子壯臨難忠烈事一則：

十月廿五日，李成棟圍高明，陷邑城，公既被執。十一月初五日，解五羊，入城見修養甲，時修已退食，聞報大喜，隨即分有家丁百名，各執刀斧，排立階下，又命數童一班，各穿紅衣，然後復行開門。公著一秋色短衫，蹣跚而進，神色不變，修曰：你如何不跪？公曰：你是何人，要我跪你。修曰：我爲你是我年家，今欲保存款

待你，如何不跪我？公背立罵曰：你既背了朝廷，尙有何年家可認。修作色曰：秋老，秋老，如何不審天時人事，方今天眷我清，天下已得，你這幾個山海小賊，做得什麼事來？徒自死亡耳！公見稱秋老，應曰：明公做明公的事，子壯做子壯的事，道不同，不相爲謀。修曰：明朝有甚麼皇帝在那裏？公應曰：永歷皇帝，現駐廣西，子壯是神宗開甲，深受國恩，今日事既無成，一死以報而已，於是泣數行下！修曰：秋老獨不慮及高堂老母？應曰：亦曾稟命家堂，樂我舉義，盡忠即是盡孝了。修曰：秋老獨不慮我殺你幼子，絕了後嗣？應曰：這在明公，不在子壯。於是修命數童奏樂，以禮請至前廳即發圖入廣州府獄。是夕移語不得聞，次月初六日巳時，公遂被難於廣城之東郊，嗚呼，痛哉！區瑛吳，區宇壽，曾賞制，陸壽，麥而炫等，俱同時遇害！時上圖亦在東郊場中，偶得免發，屬廣州府獄，候報明產業，以俟定奪。後三日執見上延，至自九江，亦屬於府獄。（按陳氏家乘。）

二年戊子，正月，王由象州入桂林，留守瞿式耜郊迎。二

月，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以南昌肇慶內附。（據行在陽秋）初成棟在北有大功，而受修養甲節制，心不能平，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妻孥皆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乃脅修養甲出示安民，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於榜尾但書戊子，成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書永歷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據永歷紀年）是時吾驥密通書於故吏潘曾緯，洪天擢，使相機說成棟舉事，（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編者按：據三餘氏「南明野史」潘洪二人卽代表成棟赴南甯行在覲見永歷

抒誠迎駕者。成棟遂下令兵民解辦，（據永歷紀年）閏三月十五日，東粵始復冠裳。廿五日，門人鄭露過謁吾驕，爲述忠媛趙夫人事甚悉，並撰傳以紀之。趙夫人者，故成棟妾，嘗以死諫成棟復明者也。鄭露於是作趙夫人歌，（據海雪集箋）。（按吾驕撰趙夫人傳已佚）。（編者按：趙夫人歌並序見本卷陳子壯年譜）

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爲東閣大學士。晏清，張鳳翼，張佐辰，潘駿虬，俱進秩有差。（據永歷紀年）吾驕賭城郭喬木，慨然靈傷，旋復歸香山，自乙亥以還，網紀墜地，海內騷騷，獨香山以濱海一隅，井里晏如，皆吾驕堵柱力也。（據陳子升撰行狀）吾驕慨憂樂之殊運，信存亡之素誼，肝腸金石，情見乎辭，（據自耕軒集）時所往還，有齊鄉陶汝船，東莞李貞，順德歐主遇，錄諸子篇什，以見運會屢更，絃歌不廢，風雅之道，猶復感慨繫之也。

愚公樓納涼獨坐二首（香山相公別業）齊鄉陶汝船密庵
天地已崩坼，淹留祇自傷。坐看星月黯，夢入海棠香。菊水臨新
汲，松風度午涼。如何此清曠，時有淚雲裳。

高臺展影靜，獨坐起繁憂。故國成荒服，離宮向早秋。意傷雲數
暗，物換火初流。蘇武無人糺，霜鴻莫寫愁。（據榮木堂集）

運何闕友相公雅集

東莞李貞定夫

中原寇未除。白羽又飛書。今夕復何夕，孤城鐘漏遲。頻聞兵不
戢。深恐敵成虜。爲問耕莘者，何心老荷鋤。

何相公開余假館澹園感咏見貽賦此奉答并序

順德歐主遇嘉可

澹園，爲先叔二酉翁督兒子建所闢，臺榭敞麗，奇石怪石，備

美游觀。香山何相君嘗過從，爲叔壽，留連愜暢，時萬曆甲辰也。茲垂五紀，叔兄繼謝，園再易主，三徑就荒，予際運歸鄉，借居池館，恬淡園如，相君聞而感賦，慨憂樂之殊運，信存亡之素誼，肝腸金石，情見乎辭！矧其流咏得之鄉園騷動之日爲難，因與蔡從兒曹，賦答是詩也。

櫺可棲枝竹可編，乾坤擾擾借孤眠。舊來煨芋知良相，長記偷桃美列仙。亂日戈矛愁酷烈，好音肝膽幸流傳。親人魚鳥都相避，賸有池塘水後鮮。

再答何象岡相公

詩高不斷甲兵餘，日月長天照敞廬。（按日月合文爲明字也）齊物細推惟一馬，加餐多藉有雙魚。徑荒松下歸微士，文養山中相隱居。遙望江雲長弭棹，將疑門巷不容車。（據自耕軒集）

王自桂林遷南寧，及粵省底定，擬入端州。（據永歷紀年）

留守瞿式相先後遣簡討蔡之俊，給事中蒙正發迎駕，八月王竟由梧入肇，（據行在陽秋）以肇慶府治爲行宮，成棟解甲胃，蕭冠冕入見王，出語人曰：『南而坐者，真天子也。』（據所知錄）于是政無鉅細，受成於成棟，十月，遣修養甲代祭興陵，令李元胤磔之江中，養甲密表於此，成棟搜得之也。（據永曆紀年）十一月簡派戶部尚書郭都賢，召輔臣吾驕於里第，具疏以疾辭。（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時六部九卿臺省員缺，輔臣嚴起恆，請補用反正諸臣，准依隆武原官銓補，故有是勅。（據所知錄）吾驕旋疏陳中興大計，宜激發忠義，消弭異同，答籌餉胥，嚴勒軍務，朝廷必務有爲，而後臣下始能心德如一；民晏不至瘞瘵，而後國人始克生死以之。長逾數千言，奉上諭何吾驕公忠體國，蓋謀老成，着即以原官入直。（據陳子升撰

行狀)時朝臣各有黨與，其尤甚者，謂之五虎。五虎者，袁彭年爲虎頭，丁時魁爲虎尾，蒙正發爲虎脚，劉湘客爲虎皮，堡爲虎牙。日相訐難，喧嘩不休。(據永歷紀年)三年己丑正月，胤仍駐端州，大學士朱天麟爲科臣金堡丁時魁等所攻，一門盡黜。(據行在陽秋)廿八日，吾驥偕舊輔黃士俊同入輔政。(據永歷紀年)門人鄭露賦詩趣裝，錄之如次：

何夫子拜命元揆詩以趣裝

南海鄭露撰

輝輝元服詠紫芝，蒲輪前隊引非驚。七閩虎變雄三戶，百粵鷹揚六師。胡亥尚依唐日月，宮槐爭睹漢威儀。十年辛苦調元老，親見河清飲月氏。

繡組先朝待折衝，帥臣重詠舊車攻。兩京玉帛傳桴鼓，五鐸金陵應棧鐘。北闕漸看紅日近，東山聊付白雲封。艱虞早識興王地，寧斷南陽五色龍。

帝眷傍求復舊京，中台星正紫微營。九天素女雲中侍，萬國黃輿日下平。棘水投槍羞男嘯，桐圭分土羽風鳴。歷陽沸井尋常見，唯聞梁河幾度清。(據海雪集賸)

按陳恭尹撰陳母何夫人壽序有云，燕都之變，又三年而先君殉節，明年請卹端州，叔演與子同官錦衣，自公之暇，往往沽酒七星巖上，相對而泣，人莫測也。其冬而叔演予告歸娶，時大學士香山何公柄國，叔演夫人，香山第四女也。叔演名上圖，乃子壯季子，附錄於此，以存何陳兩家交誼。

吾驥奉詔入直，思以至誠深慮，開濟艱難，每有票擬，必以切直可行出之(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時南昌，湘潭，信豐，相繼告陷，督師金聲桓，何騰蛟，李成棟，等先後死難，勢益岌岌。而朝臣之齟齬如故，吾驥私心痛之，屢疏「國事危

急，誠宜開張聖聰，廣闢賢路，不宜徇一二人意氣之爭，角立門戶，置社稷安危於不顧。(據陳子升撰行狀)當是時，成棟子南陽伯李元胤專國政，朝臣馬吉翔，吳貞毓，嚴起恒等外結慶國公陳邦傳，號曰「吳黨」；而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外結桂林留守羅式相，號曰「楚黨」；兩黨中君子小人錯雜，自相排擊。(據明亡述略)吾驥以屢仆屢繼之身，不避艱險，盡忠竭智，佐命勝朝，入直未久，而湘嶺之圍益急，臺諫之攻訐，益復肆無忌憚，(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先是給事中金堡奏吾驥，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按金堡嶺海焚餘，有劾取何吾驥疏數篇，中所論列，皆屬虛構誣蔑，殊非事實)，吾驥不自安。(據明末紀事補遺)已而給事中丁時魁又劾吾驥老不知止，顏甲十重，章日數十上，閣臣票擬，稍有左右，救亦入白簡，閣中至數日無人。(據南疆逸史)給事中袁彭年蒙正發者，故在福京，與吾驥不相能，及吾驥再入爲首輔，既乏奧援，而同朝黨同伐異，袁蒙等務欲逐吾驥使去。(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五月四日，慈甯皇太后垂簾，召吾驥金堡爲之解釋(據明末紀事補遺)諭曰：「邊事方殷，先生不矢公協和，乃同朝水火邪！」(據南疆逸史)吾驥具疏引罪，有「羣臣集矢於內，強虜伺隙於外，賢俊無別，涇渭難分，欲爲南宋之續，恐不可得，」語。吾驥雖與黃士俊入相，然立朝艱貞，直言極諫，朝臣無私黨阿附者，惟吾驥一人而已。(據陳子升撰行狀)時臺諫橫甚，金堡等既以李元胤爲東援，羅式相爲西援，嚴起恒爲內援，焦璉爲外援，朝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端端充位，疏未上，先商票擬，政府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吾驥士俊入直以來，彈章盈篋，八月，

乞罷歸。（據永曆紀年）（按行在陽秋稱吾驕以正月十日入直，廿八日乞罷實誤，據各書訂正）。十月。大學士王化澄致仕，自吾驕士俊去位，有疏未拜，而先商稟擬，落旨不符，則與化澄相仇，故化澄罷去；惟嚴起恆耐之，故得獨相。（據行在陽秋）十二月，清兵入南雄。屠之，西上韶州，寶豐伯羅成耀棄城走，至廣城，會輔臣吾驕營餉至行在，成耀劫之；（據明末紀事補遺）元胤聲其罪，與蒼梧葉督師鎮楊大用咸伏誅，（據行在陽秋）以正失守封疆，縱軍劫掠之罪，（據明末紀事補遺）人咸服其紀律，（據行在陽秋）吾驕雖不在政府，然猶乃心王事，轉粟千里，（據陳子升撰行狀）錄吾驕是歲所作詩數首：

端州文來閣偶筆

何吾驕

閒雲野鶴自乘風，偶度瑤臺感鬱葱。四海一肩留着眼，五湖三畝乍飄蓬。煩情不到無言處，高論應歸有漏中。碧芥田田天點點，異由還聽濟川功。

己丑中秋

歲歲秋風異卜居，今年秋色照霞裾。家庖內賜餘芻豢，海市初衣動佩魚。鈴柝夜聞烏鳥嘯，關山朝望虎賁疏。好昔日傍蟾光滿，極目虛州有報書。

步韻却寄歐嘉可

每誦新詩淚滿裾，百千期許掃雲餘。閒難遂作吳朝崇，接瀟空留拜闕書。白髮思君寒入夢，綠槐問友喜烹魚。連天烽火逾三月，拔劍歌來不可居。

經春門徑未全開，憂國無能枕碧環。有可付人終老得，無因遣悶賴君來。異時鷄黍能添子，遭亂耕耘不用材。倘許八龍同下食，扁

舟百里日過週。（據元氣堂集）

四年庚寅正月，駕發端州，命李元胤留守肇慶，二月入梧州，（據行在陽秋）尚書吳貞誠，侍郎郭之奇程源等，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據永曆紀年）五虎失勢，報仇者羣起，故事，榜掠招賂以數十萬計，盡以充餉，（據行在陽秋）王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據永曆紀年）

按：吾驕于三年正月入相，袁彭年等輩起攻之，明史稱大理寺少卿趙昱亦助金堡為言，至是一籌莫展，迫而告歸。及彭年等被議，大學士瞿式耜上疏營救，首輔嚴起恒伏沙灘求免刑，然後知彭年等朋比之深，與號召之大，吾驕以隻輪單翼，不樹派系，其為彭年等所擠，抑亦勢也。李元胤朝惡弄皇太后論金堡等罪，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為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卿謀反，又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由此觀之，端州以異卵之危，遂亡於諸臣雀角之爭，朝局如此，吾驕亦何能挽回劫運耶。

廿六日清陷惠州，四月，陷郴州興寧縣，（據行在陽秋）五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遣吳進功等率兵取三水，縣令楊一梅等棄城走。（據元功垂範）吾驕受命督三水軍（據續明紀事本末）與總兵陳奇策等率戰艦百餘艘泊江干，平南王授尚奇成鐵騎，使潛伏城東，且令諸兵少退，誘我登岸，分頭疾擊。奇成至三水，於是進功等伴退，盡伏東面，奇策部將張月由北趨三水，水兵亦登陸，列陣東來，進功等自南迎擊，奇策等出不意，合戰大敗，浮水而遁，奇成以鐵騎盛水兵，悉披靡，死傷略盡。（據元功垂範）先是吾驕率舟師將往援廣州，前鋒陳奇策敗回至，吾驕盡調兵扼永安，將出河清，無何，清遠參將鄧文龍與南雄副將覃養志等作向導，直撲三水，吾驕所部舟師，悉潰散，隻身

逸九江（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六月，清遠陷，八月，御舟泊擊龍洲，清兵環圍廣州城外，留守李元胤攜重資入廣州，（據行在陽秋）廣州兩面皆拒水，舟師守之，西山之麓，柵而爲木城，又重溝之，海潮以達，清將尙可喜不能逼，將退師。（據續明紀事本末）十月廿八日，廣州守將范承恩，潛通清平南王靖南王，遂得乘間，（據明季南略）惟時城中人嬰城自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義聲震天地。清兵自八月圍攻城外，至十一月初二日，北門觀音山紫雲梯，竟入城，城中驚惶相蹂踐，炮銃相擊，城門築塞難開，百萬生民，盡死於內，廣州遂再陷。（據行在陽秋）初五日，清將孔有德破桂林，十二月駐蹕南寧，（據永歷紀年）入十州，朱天麟、嚴起恆、王化澄、隨行，南陽伯李元胤，被獲於欽州，五日之內，兩廣連陷，元胤械送廣州，死之（據行在陽秋）吾驥自戰敗三水，展轉入南海，搜粟五萬石擬取道防城運桂，猝以廣惠告陷，海盜蠶起爲患，吾驥至是浩然有歸志。（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

按何氏家譜本傳，稱吾驥督師三江，兩藩亂粵，三水兵敗，卒於亂軍。阮元廣東通志本傳。亦謂失蹤於亂軍，均誤。

五年辛卯正月，覲在南寧，尋幸安隆州，二月梧州、柳州相繼陷。（據行在陽秋），八月清兵掠順德香山，所至焚殺荼毒，死傷枕藉。（據李果奇致何旦兼書）十一月，吾驥逮被執，兩王副吾驥幫助軍費一十萬，吾驥無以應，發海道判住。（據麥學程遙識篇）時平南王尙可喜以吾驥昧於時勢，屢起抗命，就縛之日，猶復囑強自負，觸忤成嚴，遂處以極刑，磔死廣州府署。（據樊澤達請祀鄉賢疏）

按明史本傳，稱吾驥卒於家，永曆實錄稱吾驥逃入海中死，小異紀

年稱吾驥難髮降，卒於家，均傳聞之誤。考請祀鄉賢疏稱吾驥被執見殺，與遙識篇所敘符合，故可取信，又永曆實錄本傳稱吾驥富甲東南，銷銀爲小山，高廣丈餘，凡十餘所，露置宅院障地，成棟瓦初至，欲擊取之，不能動。明季南略稱吾驥家資三百萬，所居號大澗小澗，煖煖壯麗，海內無比，辛卯年總付之一炬。此種荒無故實之事，而王夫之計六奇言之，歷歷如繪，設不有樊疏以昭雪冤屈，吾驥真死不瞑目也。南明諸野史，作者皆非專人，吾驥與蒙正發爲障，正發撰三湘從事錄，極詆吾驥，而王夫之故與正發交好，吾驥之橫遭誣陷，蓋有由也。

吾驥遇害之時日不可考，或云死荒島孤城中，（據謝長文詩）年七十有一。（據何氏家譜）子準道業道，等屢尋遺骸不得，奉衣冠葬原籍風嶺之陽。（據廣州府志本傳）附錄門人番禺謝長文輓詩四首：

秋日泛海赴奠何師相

番禺謝長文伯子

扁舟泛寒海，滿目苦愁煙。感舊一腔裏，徇甘戰前。肝腸應自對，助業竟誰傳。痛把諸孤手，汎瀾意不宜。

荒城停旅棧，魂氣戀家山。踪跡人疑畏，風波吾往還。過鴻難問訊，去騎不能攀。一死無餘事，悠悠得暫閒。

薦廣通名姓，儒冠十九年。自非勞勇拂，何得借雲煙。百里沿河澗，窮途剩研田。報施待來世，今日亦徒然。

哭死輪肝膽，榮慈念故情。不才慙弟子，薄福歎蒼生。舉目山河在，銜恩骨肉輕。無衣已難賦，惻惻盼嚴城。（據番禺市橋謝氏詩鈔）

按吾驥被害之所，傳說不一，謝詩一則曰扁舟泛寒海，再則曰荒城停旅棧，所謂寒海荒城，是否爲亂後廣州之掃蕩，不可考也。謝詩又謂痛把諸孤手，按之秋日泛海題語，似在殉難之翌年，其子雖在，而歸骨無由也。

吾騶學以踐履篤實，經世致用爲主，晚年主講故里香山書院，其言曰：『夫學何物也？忠臣孝子仁人義士之誦也；脩身見世，陶淑範圍，樂性情，通晝夜，治亂持危之書也；歡欣祝頌，進反周旋，感歎離憂，思慕憤興之概也；六經百子，邱索齊諧，越絕汲冢，有異而權衡不異，吾日日學之，學之得，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學之未得，而入叩於師，出商於友，反覆論辨，廢寢食，借爰樂，何一不從講學中得力者。』又曰：『孔孟之學，非周程朱張之學也，周程朱張學孔孟之學，而有得焉，有未得焉，皆聖人之徒也。有宋言行錄一書，班班可考，而富鄭公司馬君實韓維圭范希文諸公，悉列於名臣，濂洛關閩諸君，始列於名儒，此言何謂也？雖名臣而就名儒，則儒者之所謂講學，不幾爲今日學官諛諛諾諾諸儒者，而無關於翊世扶治之大哉！我朝邱文莊公講學之大者也，故曰願爲真士夫，毋爲假道學，此一言足以破天下之感，而進於淳古之道。』又曰：『夫士不飭躬勵行，汰危就安，質疑信信，學不足以致主勸國，勵世範俗，曙於古今之隆替，諳於四方之興革，卽日標格致之論，誠正之緒，披剝精微，砭厲其淺深，吾猶曰，拘儒一曲之執，咕嗶學究之談，非士君子之所以隱居求志，大丈夫之所以行義達道也。故鴟湖白鹿，皆淵乎儒者之蘊，而或主尊德性，或主道問學，不知二者者，二而一者也；夫子下學而上達，卽此理也。二程氏每從科舉文事，引人證道，而朱陸論辨，輒曰，只就制舉文章指導，便差些子，蓋以爲仁義中正，粹然大道，一着榮名仕進想，便雜外念，噫，二子醇而反近於迂矣。是故干祿之心不可有，用世之心不可無，吾夫子所日與門下擬議者，節愛使民，導德齊禮，用行舍藏，不一而足，要

其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士必出而任天下事，無有過於學問者，有一分學問，始有一分經濟。』（據香山書院講學課文引）蓋吾騶之言如此。或曰：『吾騶之學，於象山陽明爲近。』然觀其忠愛之情，老而彌篤，以至於無身之日，志學弗衰，故君子聽其言而益信其行矣。（據元氣堂文集跋）

吾騶詩學洪永，其源出於江西一派，而五言古體，渾樸淵雅，則又取法於杜少陵，高李迪兩家，要皆不染明七子習氣，爲可貴也。吾騶少與李孫宸伯襄，伍瑞隆鐵山，陳子壯秋濤，歐必元子建，李雲龍煙客爲友，及崇禎之季，吾騶重開南園詩社，若陳子升喬生，黎遂球美周，謝長文伯子，皆吾騶高第弟子，以是知粵中詩教，淵源於吾騶者甚大也。（據晴虛詩紀）吾騶論文，特標舉『氣骨』二字，發人深省，其序黎遂球集有曰：『文章以氣骨爲主，而詞采吞吐，猶夫人之依體質而行者也。史稱司馬子長文，有名山大川之氣，司馬相如之文，漢主讀之，飄飄有凌雲氣，夫多游名山大川，而人見其氣，容止閑雅甚都，而人又見其氣，使兩司馬別有以爲氣者，不愈懿乎！故夫文章者，氣骨之與也，氣骨者，人之與也，有氣骨載人而行，而後可與天下豪傑，千古聖賢相見；有文章挾氣骨以出，而後可與聖賢豪傑低昂千古之文章。三代以後，人皆稱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豈出師表之聲華遂能壓倒天下後世哉！韓愈文章能起八代之衰，豈昌黎文章華靡，遂高於初盛諸君子哉！夫句句而飾之，字字而櫛之，按絃而比韻，接竹而遺聲，雖二君子亦千人中之一人，衆軌中之一軌也。如其衷於忠孝之歸，立身之概，堅持獨立無懼之壘，斯固已大海迴瀾，平原千里矣，余生平於文章，止此氣骨二字。（據遠巖

開集）觀吾驕論文之旨，亦可以知其人之志與事矣！山陰王思任序吾驕詩集：曰『近日操管家談詩，摹鈔於法裁，削棘於品格，夢說於談玄，刀圭於韻字，閃條逃寄。無可奈何，而詩道遂大苦！至龍友爲之截斷衆流，獨存浩氣，無畏無疑，觀其渾茫吐飲，大口洪言，夔州晚節，雖目以雄直，欲掣翻碧海，恐探氣評源，未易先龍友而祭也。』孟津王嵩樵序有曰：『使天貢絲

周室，反胙於隸謀，公何嘗且昔忘國家之急哉！卒蹟之使不得大行，不得已以其憤惋憂時之心，寄於輿觀羣怨，耗其壯心，卽山嶽湖海，無非錢穀兵農，法度人政。』（據元氣堂集）南海黎邦或跋吾驕詩刻有：曰『象翁何相國刻元氣堂詩，大抵才學識全，文起代衰，非可窺測；若夫從前之什，慷慨發揚，應絃中舞，多李青蓮佳者；旣而道範憂時，正骨獨立，有不可一世之懷，萬物在宥之想，感物觸時，每寄之賦咏，人莫知其所至也。古人惟杜少陵有此體，而宋廣平，張曲江，若列而三。』（據元氣堂石刻）族孫何天衢評曰：『太傅詩元氣淋漓，真宰上訴，而毫端所觸，地負海涵，任百家騰躍，俱入寰中，不愧大家手筆。』（據攬溪何氏詩徵）

吾驕工草書，（據西泠機聯彙刻小傳。）所作擘窠大字，以凝重雄渾勝，得力於鍾太傅繇，小楷秀勁，取法曹娥碑。

（據晴虛詩紀）自少臨池，必以王右軍爲規倣，歐虞褚柳，未嘗過而問焉，久而化之，祇用我法，超超玄著，非可蹊徑尋。（據閩縣吳澧跋元氣堂石刻）同時擅書者，邢侗，張瑞圖，米萬鍾，董其昌，皆推服吾驕，樹一幟於嶺外。（據冷齋瑣語）余嘗有跋吾驕海珠寺詩刻曰：『太傅書法爲世推重，時黃石齋董思白負海內物望，太傅與之頡頏，傳世墨跡，余所見皆入閣後作，

體骨俊美，神韻秀異，寸縑尺幅，人爭寶藏，暴煜香山縣志，著錄太傅各體書刻石五種，中有心經，秋悲詩，香山八景序，及海珠寺詩，此本冲和圓樞，深窺晉賢堂奧，非癡館閣帖數十年不辦，遂爲諸刻之冠。馬元震，區懷瑞兩跋，表章休美，余所見諸品，如紹興金氏祠堂記，及英德今古飛來諸刻，皆遜此本一籌也。』

所著有周易補註四卷，經筵日講拜稽錄四卷，元氣堂詩文集五十卷，靈笈軒稿四卷，石刻塔草五種。（據香山縣志藝文）清康熙四十八年，督學樊澤達，縷列吾驕忠烈行事及死狀，疏請褒異，有曰：『竊以勝朝逆命諸臣，彰於義烈，固已涵雨露於泉壤，播姓字於竹帛，獨吾驕以四朝頑輔，卒之體被極刑，是用哀其愚忠，聲之禁衛，庶幾揚異代之英烈，垂令徽於不朽，以示聖朝事無忌諱，褒及縲臣，斯亦教忠教孝之道也。（據請祀鄉賢疏）奉旨：『崇祀邑學鄉賢。』（據廣州府志本傳）

論曰：吾驕在崇禎朝，以東林黨人，入參大政，南海陳子壯稱其：『每事持大體，甚得救時之訣。』（據練要堂集）卒以忤權相溫體仁故，與長洲文震孟同罷。（據練要堂集）卒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去佞如拔石，除賢若轉丸。（據明季北略卷十一）崇禎十七年間，閣臣更易至五十人，此爲前史所無者，任賢不專，從佞如流，吾驕亦何能有所建白哉！及甲申國變，吾驕應隆武之召，督師出贛，乃又爲鄭芝龍所厄，不竟其業。至於紹武永曆之際，吾驕茹苦含辛，心所欲言者不能盡，而事所欲行者不得遂，蓋吾驕首倡擁立永明之議，觀生扈從唐王入粵，又挾吾驕以爲重，處君臣骨肉之間，抑亦難矣！願論者謂吾驕不與紹武同死，黃宗羲撰

『紹武爭立記』，書吾驕從降，於是王夫之『永曆實錄』，戴笠『行在陽秋』諸書，於吾驕更無恕辭，不知朋黨之禍，固足以是丹非素；而清流之弊，亦且如折鼎覆餗，而不知其極。要之吾驕以白髮孤臣，毀其身名，以備國家之急，殆所謂百折而不撓其志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必以必死責之，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史不以爲失節，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卒佐桓公，成霸業，史不以爲携貳，抑又何邪？吾驕偉幹鉅肩，（據王思任元氣堂集序）容儀魁岸，（據陳盟崇禎閣臣行略）其行如坐，其笑如春，其愛人敬人如不足，令人一望而知爲韓范富歐之相，（據王思任元氣堂集序）大中丞張鏡心嘗與人言：『香山風度似曲江，節操似荀坡，學識似瓊山，雅量似厚齋。』（據陳子升撰行狀）嗚呼，諸先生之言，其可信邪？其不可信邪？

下篇 明遺民伍瑞隆評傳

伍先生瑞隆，字國開，號鐵山，香山人。（據檀溪伍氏家譜）誕夕，母任太夫人夢天神授以玉帶，故瑞隆署名，隱合「玉帶降生」四字意，父枝橋，工詩，以文學儒行教授鄉里。（據伍氏家譜）幼與故大學士何公吾驕，讀書於外祖安仁令劉蒼崖先生燃藜閣，某夜，忽閣中燔燭如晝，覓見寶光匝地，有火球二，旋繞二人榻次，久而不滅，安仁公大異，知兩外孫非凡器，自是督教益嚴。（據檀厝）弱冠補弟子員。（據香山縣志本傳）嘗與同里何吾周襄武，李孫宸伯襄，南海戴王言公綸，爲文虹社，瑞隆自爲序，其略曰：『我四子自操操登佔畢

之場，則亦既廿年所矣，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諛浪笑傲，幾無所用之，徒餘此區區之心，肝膽相向，日從事文章之末，述作自豪，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言足聽聞，側目載道，視視聲微身賤，上無國士之知，下匪坦腹之跡，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班氏曰：「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我四子正使不免好名之嫌，不朽之心，人將與我，古之人弗得於時，俟之吾世以後，恐不能得之世後。輒委之吾世以前，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非虛言也，今與諸子約，一日盟心，千載莫易，遇大小無面從，其勿攘所倫而止。詩自三百篇，爲古逸，爲騷，爲樂府，爲蘇李，柏梁，曹，劉，謝，陸，初盛之流而止。文章之道，習矣而不易言，好古不及尙書，非體也，其自古文百篇，爲檀弓，爲考工記，爲左國，短長以及漆園，淮南馬，班，范，陸，之流而止。諸子試平心視天下事，成人之妬不妬矣，成人之貴不貴矣。卽我其何所任受憐人間世者，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削跡伐木，此物奚宜至哉！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我卽不自以爲無益，歧山之鳴，簞韶之奏，聽而反走者誰歟？夫投珠者按劍，乃未投，何有於按也，則作是說也，非社意也。」（按臨雲集）關玉溪園，白燕池，於所居之南，與何李諸子文酒唱酬無虛日。（據香山縣志本傳）

天啓元年辛酉，領鄉薦第一，（據伍氏家譜）是科同里獲雋者，有盧兆龍，何吾濟，梁昌，一時稱盛。（據李文介公年譜）翌年壬戌，同社李孫宸充禮閣同考官，瑞隆入試不第。（據伍氏家譜）五年乙丑，再上春官，孫宸賦詩以送：

送伍國開春試

香山李孫宸伯襄

憶予弱冠時，君額纒覆髮。邀歡共里閭，相過忘拱揖。下榻每連宵，對飲盡一石。恥隨里塾學呼唔，姓名不掛人齒頰。里中小兒多早貴。里人腐鼠易相嚇。我也大笑君亦嘻，相對長松雙眼白。從他呼馬喚牛，終須還我一李伯。彈冠君豈爲浮名，要知一片肝腸熱。去年今上正龍飛，鄉國美君先決策。豈難連弟接公車，稍嫌官早妨挑捷。我在閨中不得君，却訝他人按劍擲。饒君三載孝廉船，浪子風流人所適。此事能容久借君，驅君復走長安陌。杏花有情寄語君，待汝春風已三易。賺君去作探花人，脫却青蠶繫牛革。（據建霞樓詩集）

是科會試，中副榜，瑞隆幽鬱孤憤，撰『惜士不遇賦』，

自謂『董仲舒儒者，所爲士不遇賦，哀思傷毒，司馬遷繼爲悲士不遇賦，陶潛又爲感士不遇賦，千古悲涼，唱和欲絕。隆生也晚，無三子之才，而浮於三子之遇，因援筆以續其篇，使後之君子，鑒隆之志，哀隆之命，而因以弔三子之魂。』（據歷代賦彙外編。）謁選後，滿歸香山攬溪，刻意爲文，哀所作詩文，爲『臨雲集』，凡四卷，李孫宸序略曰：『伍子宿世頌法華千億遍，故舌本吐出，盡作蓮花，甫離舞象時，輒奇情鬚發，逸藻橫飛，聞爲長歌大篇，刺繡插采，雲霞爛而金石官，能令王駱采蓮帝京時昔諸篇，掩映無色也。弱冠以後，於三墳二酉，四部九流，以及百家諸子之書，靡不博涉旁通，而於考工周禮二編，尤所欣賞得力，輒自悔其少作，欲盡秦漢以前諸家，而極其規擬之力，不使復辨牀頭捉刀人與象所寄；時所結想，則務爲高古恢奇，文自與午，詩自中晚以下，夷然不屑也。比子自中秘請乞還山，伍子與余相過酌和，時則欲釋膠膠縛，化嚴峻而入

率易，雖矜重而就輕揚，每意興所到，信口信腕，滿楮淋漓，不知爲秦漢，不知爲魏晉，亦不知爲唐宋勝國，無不可供其擬議，資其游戲也。』（據建霞樓文集）瑞隆嘗愛香山蓮花峯下藕泉，陳子壯爲題詩云：『雲瀑樵西唱采茶，道情三老便移家。香山近日饒鑄鼎，掃拾蓮峯瓣瓣花。』子壯以方文襄、洪文簡、霍文敏、爲西樵三老，而瑞隆與孫宸、吾驥、二人交舊，故用以相期云。（據棟要堂集）

崇禎七年甲戌，瑞隆在京師，時大學士何吾驥柄國，三月與黎美周、張尊生、傅元子、譚元定、游西山，美周作記其事：

西山游記

番禺黎遂球美周

歲甲戌，予以文戰不利，方理塘出都南還，何象岡相公，命酒於西湖之隄，其季公子與伍國開、張尊生、傅元子、偕予鮑焉。半酣，子牽國開衣，望西山相視而笑，因途遲發，復得譚元定鼓予二人勇，於是借游，凡五日，以三月二十日，始宿玉泉，其明日憩於宏法寺，宿碧靈寺，凡再宿香山上者數，經海淀而返，予隨所見聞，輒成一詩，或謂予諸詩，俳倡若枚皋，聲豔若王建，何也？嗟乎！士既不得即用其身，又不能得負郭田二頃躬耕，著書不出，偷明古人之遺，以待後世；又不能出入承明，與講當世之典制；又不能若左班司馬，得知當世之事，成一篆言。乃徒懷鉛握麈，浮沈於時好，以茲所經歷祖宗朝之跡，皆表表可見，使後世有因風諷，致殘缺，其庶幾見所輕重焉，不亦可乎。然斯游也，以元定肉舉頤艱，不得遼窮巖穴，國開有泉品，至輒以石稱量之，著爲則，頗愜幽事。願予以爲西山諸寺，率中人守塚戶也，共布置樹石，多排對，望之多如服匿形，曼曼皆是，香山之宿，俱談，談乃非山中語，煙鬢翠黛在前，不入柳下懷，抑亦殊非宋家東見者，疑都中諸

貴人，既北山投梭，不得不於此作登徒子。國開家亦香山，於此頗有桑心，所謂自吳亡萎爾！玉泉之宿爲佳，寺僧見予三人，皆裝素布帽，麻鞋衣袴溪谷間，嫻爲禮，夜坐霞游亭，覓火作字，不得，叩其扇，已他徙，元定以爲憂，因拭案上故蠟燭之，中夜不敢寐，月出新仰上，一望湧湧如在彭蠡匡廬間，時有大聲相呖，點灑更也。予謂國開西山游必如此差不俗。又未至玉泉，望一山作牛毛鼓，殊有畫意。引雲寺閣下之宿，入直文華耳，閣甚壯麗，魏瑞新之，爲立生藏故也。予於斯游因有二議焉；其一者西天旃檀佛象，見在都下鷲峯寺，殿宇不甚肅，象立於中，望之如人衣單紗縠，胸腹膝節，皆隱隱起面，若圓若方，隨人所見，必天工所爲無疑，此宜得若斯閣供之爲稱。其一者神宗御書凡九字，共四錢，曰，東青軒。曰清雅，曰豐秀，曰望都，上用廣運之寶，及萬歷御筆。今俱疊掛一軒中，竊計香山一帶，尙多可亭堂處，盍各建一景奉之，元定國開亟賞斯言，因從與予緣屨而上，手勅諸御書以歸。其他所經過多見之予詩，不盡述。後數日趙時偕復訂予爲看牡丹之游，既而國開病，時偕得補闕縣從事，因即拉予而南。（據運轅閣集）

十一年戊寅，授化州學正，瑞隆學富才敏，人有求詩文者，邀與共坐，援筆立就，稿若夙成。時州守南直趙士錦，喜與士子論文，二人深相得，日從游山水間，搜扶奇勝，所在多有題咏。（據化州志）直指海昌葛徵奇，聘修高州府志。

（據香山縣志本傳）瑞隆復書曰：『春秋尙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三國志，以述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能不遺讓文移，取嗤朝報，况今日哉！今日之不能爲馬班，世代之也。况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旬日之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操觚而闕郡許爲信史，豈隆之能哉！伏維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捉筆之際，一一遵行，

降自當矢公矢慎，以成盛典。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良有以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奉法，庶幾上爲國家養董狐之器，下爲高涼開一代之文。」（據賴古堂尺牘新鈔）書成，以信史稱。（據香山縣志本傳）與州守趙士錦建棠陰庵，明月居，清風臺諸勝，闢小茶山於州西五十里琉璃庵，瑞隆爲題額。（據化州志）門人張象冲有上瑞隆書曰：『身倚橫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旋頭盡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菊花愁。師許之乎？』（據賴古堂尺牘新鈔）撰『石龍草』一卷（據香山縣志本傳）時大學士何吾騶罷政在里，有賦答瑞隆見懷詩一首：

長卿表弟高涼寄贈閒足二章讀竟旁皇不能寐余怒焉以思
政爲撩開未足耳漫答一首 香山何吾騶龍友

感君贈我多，我懷君不少。春深開玉闌，入夏繁紅蕊。疏雨杜鵑愁，稀星海棠曉。落霞月難爲，閒元發深妙。客到賜美茶，老僧習烹煎。微風恰受航，焚香話幽悄。解帶臥雲窩，虛空生窈窕。抱膝起微吟，浮西免皎皎。時展古人書，懷疑不可考。凡茲憂樂生，相思積秋草。君志崇鼎鑪，何能跼海島。風景誰爲陳，餘閒以長抱。讀君閒足詩，閒足逾自好。（據元氣堂集）

十四年辛巳，供職曹曹，擢翰林院待詔，遷戶部主事，再遷員外郎。（據香山縣志本傳）遂與周亮工樸園，金堡道隱，陳洪綬章侯，因□□裴卿，龔□□華茂，沈□□□諸公，文酒過從，結詩社京師。（據周亮工讀畫錄參濟歸徧行堂集）並與曹溶秋岳唱酬最夥，瑞隆榜所居曰白榆官舍，撰『白榆園草』四卷『金門草』二卷，（據香山縣志本傳）錄陳洪綬曹溶贈詩二首：

停雲一首寄伍鐵山

紹興陳洪綬 章侯

遠海停雲，水闊綠雨。征人騁騷，先生不阻。越水吳山，石琴自撫。佛國仙居，松雲閒行。（據寶輪堂詩集）

雪中飲鐵山白榆官舍

攜李曹溶 秋丘

長安城中三日雪，五侯七貴門深閉。鶻鶻帶足斗酒值，懸鐘之指寒欲裂。烏鴉下啄炊無煙，伍公念我懷抱切。遠飛短札來招攜，青蔬白飯爲我設。雖無瓊餽孤白裘，墨床詩卷亦清絕。白榆之園臨以臺，窪泉枯草非塵埃。須臾霽景動潛壑，皎若春水蒼然來。旅游多望不稱意，孤桐雙管相鳴哀。乘閒合在高人宅，深泥僻館無行客。看君豈是簪下委，杜門堅臥成下策。不然離離眞同世上兒，長髯尺組終須擲。（據靜惕堂集）

十五年壬午，瑞隆自計部郎出官河南兵遊道，備兵大梁，以黃河駐節於陽武。（據順德古萌伍氏家譜）是年七月，左良玉兵潰朱仙鎮，九月，李自成陷開封，流賊四起。（據明史）閏十一月，瑞隆歷遊至武陵，寓東樓，夢祖上柱國公至，瑞隆驚悟，撰陽武署中祭祖文，有曰：「孫自備員館職，以歷計部，未有誥命，以榮其先，今在亂離之中，亦安敢自惜一身，爲殘寇低首下心，偷自苟活，以貽名教羞，惟與國同吉凶，與城共存亡，與人民共生死耳。陽武去歸德數百里而近，不能往來，孫之愛祖，不若祖之愛孫，又何敢高談天下事哉？孫有才而無福，有心而無力，有位而無權，有叱咤中原之氣，而不遭時，有凌霜貫日之誠，而不遇主，萬里八口，性命如絲，男兒不早成名，而飢寒道路，又何足煩祖之顧念邪！」（據順德古萌伍氏家譜）旋署藩臬兩司，撰「游梁草」二卷。（據香山縣志本傳）錄曹溶贈詩一首：

送伍鐵山備兵大梁

攜李曹溶 秋丘

秋開幕府大梁墟，禁闔柔翰總不如。分騎繁臺張鼓吹，搶才鄧下領塵徐。治軍先奪豎狐舞，誇客能傳露布書。何愧昔人行樂事，中原願盼策堅車。（據靜惕堂集）

十七年甲申，三月，闖賊肆虐，逼犯北京，莊烈殉國，宗社淪喪。（據北使紀略）是時瑞隆已解河南兵巡道職，游黃山。（據鳩艾遺集詩注）五月，兵部尚書史可法，鳳陽總督馬士英等擁戴福王由崧立南京，改元宏光。（據明亡述略）四方士人輻至，瑞隆於是偕萬時華茂先，韓如璜姬命，由歙溯江南，入金陵，賦秋懷詩八首，（據朱文川藏真跡冊頁）以寓諷刺。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論風起，而禮部儀祭司事周鏞，實爲盟主。先是阮大鍼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城南，會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疑大鍼且爲賊內應，則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無錫顧杲爲首，而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歸德侯方域，數十百人附之。（據宏光黨禍紀略）瑞隆時在南都，偕粵人韓如璜李果奇等，列名復社。（據復社姓氏考）嘗致書官城沈壽民，論阮大鍼曰：「圓海詩五言之工者，直逼乃祖步兵詠懷諸作，然此不過康風耳，非周鼎也。傳曰：「脩辭立其誠」。圓海驅遣才華，凌鏢今古，高矣博矣！而精心體會，並不見其有若何真氣洋溢行間，嗚呼！如圓海者，使遭際承平，猶不失爲陸士龍，沈休文一流人物；今天下滔滔，欲不爲賈似道，韓侂胄，其可得乎！圓海壞在心術，此不可以藥石攻也。」（據鳩艾遺集輯墨跡冊頁）南朝自馬士英爲首傳，阮大鍼爲兵部尚書，二人

報復私怨，輿大獄，大學士姜曰廣，高弘圖，吏部尚書張慎言，徐石麟，皆致仕引去，朝野知王無可爲。（據明亡述略）瑞隆賦冬日書感詩曰：『垂手見封侯，何須曲自鉤。滿朝同一夢，萬姓付東流。映岸霜前草，孤城雨後秋。河山與風景，作意使人愁。』注曰：『甲申之冬，余客金陵，仲馭被繫，獨居鐘鼓樓下，憤而賦此。』（據鳩艾遺集）

宏光元年乙酉，四月，清兵破揚州，王出奔，禮部尚書錢謙益迎降，南都陷。是時魯王監國於紹興，而唐王定位於福州，改元隆武。（據宏光黨禍紀略）瑞隆從熊開元魚山，避兵襄陽山中，已而由襄陽入衡州，撰『游南嶽記』一篇。（據鳩艾遺集）越明年丙戌，鼎湖僧道邱七十一，瑞隆寄詩祝之，詩曰：『我歲乙酉夏，師年丙戌春。所爭九個月，同作七句人。老宦曾何補，名僧自有真。鼎湖山月白，爲照劫灰塵。』（據鼎湖山志）是年冬，瑞隆仍居衡山，時永明王立國肇慶，瑞隆使人通書大學士瞿式耜，力薦隆武舊臣金堡，忠腸俠骨可用，其略曰：『隆山野之性，久謝軒冕，才不越於中人，行不稱於當世，媿難南歸，遂止衡嶽。既乏杜陵草堂之資，頗來叔夜絕交之論，根根白日，舉目飄零！益復窮愁著書，慷慨命酒；不意老師相念及衰朽，賜之顏色甚厚，隆從此與鹿豕爲友，天地之大，其猶量磴乎？故人金道隱忠腸俠骨，老師相求才殷殷，照席明珠，將軍按劍，倘不以降言爲謬，此亦命世之雄也。』（據鳩艾遺集）永曆二年戊子閏三月，東粵始復冠裳，（據海雪集箋）九月，瑞隆歸自中州，與王國長張璩子入羅浮，遂宿飛雲頂，有詩曰：『何處歸來已白頭，芒鞋竹杖認羅浮。經翻貝葉三更夢，泉湧松濤九月秋。生意漸隨雲去盡，微名還待老

何求。却憐風雅俱塵迹，壁上題詩尚憶否。』（據鳩艾遺集）

按黃宗羲『紹武爭立記』，及『永歷紀年』，均書伍瑞隆降修養甲李成棟事。據上引各則，西戌兩年，瑞隆並未歸粵。黃氏所記，實爲傳聞之誤，抑廣州陷時，在籍紳耆，例須列名降表，瑞隆豈被屏入，未可知也。又按瑞隆撰『丙申重脩懷鄉城隍廟疏』有云：『予自西戌間游宦幾二十年，比自中州還，則廟且燬於不敵風雨矣。』此疏所指西戌當在崇禎六年癸酉，七年甲戌，距脩廟時適當廿餘年，由此可證丙戌紹武殉國廣州，瑞隆仍在衡山也。

晚頗以樗櫟自况，所居樗櫟社，因離合其文曰，粵樂林，（據勝朝粵東遺民錄）築飢鶴草堂，撰『粵樂林艸』一卷，番禺李文燦爲之序，略曰：『粵樂林五七言近體，風流沈折，跌蕩淋漓，或油然而喜，或悄然以悲，或曠然乘風御氣，以與造物者游。余始讀而驚，中而怡，既而不知身在何等也！』（據李文燦粵樂林艸序）瑞隆因羅仲冉，蘇末人，獲交李輿縉，（文燦）投分至契。（據李文燦羅仲冉詩集序）四年庚寅十一月，瑞隆乘家入大尖山中，一時親友都絕，獨末人，仲冉，則已儼然騰驂海邦，瑞隆不避笑罵，招之山中，爲蔬酒之會。（據天山草堂稿序）文燦又謂：『天下山水文字之樂，非天下之異人不能有，瑞隆謝絕世氛，獨往大尖山中，長吟萬仞之頂，背負青天，手弄白日，光風霽月，無非助瑞隆興會者。』（據李文燦粵樂林草序）瑞隆亦自謂：『生平不涉世事，惟日莘莘求讀異書，識異人。亂離之後，移居山城，乃因率其不知世事之性，終日謝客讀書，閉門獨坐，開門獨行，坐此每不容於人，或中以不可逃之孽，或污以莫須有之名，然廢輿由命，青天紅日，亦自□陷一無腸公子也。』（據天山草堂稿序）

五年辛卯十一月，清兵再陷廣州，屠之。（據行在陽秋）瑞隆遂遭大難，幾死！（據何鼎新畫記）是時致仕中樞殿大學士督師何吾驥被執於原籍香山之攬溪，遂遇害。（據麥學程遙識篇）瑞隆退而更絕人事，一筆兼墨，門人何斌鼎新從瑞隆學畫，寫牡丹蘭竹，瑞隆謂爲時彥風流第一，撰『何鼎新畫記』以紀其淵源。（據鳩艾遺集）故人金堡，祝髮入丹霞山（按堡受名今釋號澹歸）嘗致書瑞隆曰：『近爲丹霞道場奔走風塵中四載矣，本色宛然，始知未有丹霞以前，一向多病；既有丹霞以後，一向頑健；總不干澹歸事也。』（據徧行堂集）時胡戴仁稱垂令香山，與瑞隆甚相得，金堡謂『戴仁敬老親賢之意，當於古人中求之。』（據金堡題伍國開詩畫卷）因撰海幢行贈瑞隆附錄於後：

海幢行答伍鐵山

丹霞今釋澹歸

猶記京師無恙日，四海名流如一室。淋漓筆墨共酣歌，雄健逢君皆屏跡。金輪忽暗扶桑枝，地北天南奔走避。劍樹刀山推席過，空勞鬼國數相知。當年醉客埋芳草，刺得頭皮鬢已絲。嗚呼伍君世人爭欲殺，微俸蒼蒼存落拓。也似金生獄底未成溝，萬里青山一布袍。判爾餘生信渺茫，何緣豪氣看如昨。欲言無語指胸前，五嶽橫排都倒踏。七十老翁何所求，一雙白眼隨浮鷗。詩筒酒壺堪馳使，未遣清狂萬斛愁。喜君雖老無老態，我雖未老身已僵。算來老在病之先，病漢比君還老在。便教同作老商量，短絀離長時不再。君今又欲歸山中，我念匡廬錦繡峯。揮手莫開兒女口。雲山截斷水千重。不論何日能相見，手把君詩見君面，墨花湧出牡丹叢，金色芙蓉成一片。世間出世總休心，那得驅毛縫閃電。爲君更續海幢行，兩地孤心寫不成。月落寒山鐘暮晚，海潮音向白雲生。（據徧行堂集）七年己亥（按是年爲永歷十四年即清順治十六年香山已入

清版圖）四月，聞少城別業於邑南樓下。（據鳩艾遺集）先是瑞隆得罪幾死，（據查繼佐粵游草）既放歸，隱於邑南鳩艾二山間，號鳩艾山人（據粵東遺民錄）又別署鳩艾山老種花農。（據鳩艾遺集）撰『少城別業近草一卷』，『鳩艾山近賦一卷』『吟花絕句』一卷，則又署三千六百九名山主者。瑞隆自爲引曰：『山中無事，花爲曠友，酒催茶賞，興到成詩，而所得率多七言絕句，以其便於吟，便於和，便於絃與竹也。兵燹之後，存者不得一半，近爲所知揮多殘，則錄此應之，蓋生平乏心計，愛其一增一減，多寡不過二八字，於操縱易爲力也，而一時同心諸賢乃於競爲痴嗜，蓋喜其野而善中，簡而多情，直可作山謠水詠觀，至有編入歌喉，如高王輩酒樓故事者，因復鳩艾爲余授梓，而更爲之說曰，李青蓮且教以絕句行也，此山中游戲業，寧復道清廟明堂之盛哉！』（據少城別業近草）時錢塘胡文蔚豹生，倪端見白，東莞王應華園長，丹霞今釋澹歸；今白大牛，俱往來山中，嘗爲瑞隆校刻諸詩集。（按鳩艾遺集）錄瑞隆自撰少城別業記：

少城別業記

伍瑞隆

少城別業，在邑南樓下，故諸賢令毛赤城先生物也。毛公子數人，於吾爲通家子，又有及門之誼，以其地逼鳩艾山，挈其券以歸余，而屬邑大夫胡（綱庵）定其議，此殆如楊元猷陳公翰後，以先人舊好，出近城隴地，或贈爲吾補缺，邑大夫各如毛公議案存之。遂於己亥四月初九日，誅茅拔茹，闢戶於白雲坡前之右，將卜築焉。朔何天鑄，楊易生，乃倡一時聲氣，諸公勸其事，官喜吾之菟裘，而藉行其養老之化，以其文酒之交，因而訂談經考藝之樂，至此地居民商賈，則固諒吾之不拔也。邑大夫乃復夜臨其地，詳爲指點，某

爲亭，某爲臺，某爲室，爲戶，爲徑，因遂製文勒石，捐金鳩材於園之西南。以爲亭址，圍地可半畝，取杜「茅齋寄在少城隈」之句，題曰：「少城別業」。聯曰：「城中城外，山北山南。」稍進曰：「試一觀」聯曰：「遠世外盟，得靜中賞」。折而左，爲第一關，曰：「尋真」。聯曰：「欲問酒場詩國，請看流水桃花。」邑大夫所勒碑在焉。循竹徑窈窕，入爲第二關，曰：「爲君開」。又折爲第三關，曰：「浣花」。浣則留，不流則閉。又第四關，曰：「入林」。曰：「忘老」，第五關，曰：「榮飢」，曰：「選石」而「蘭露亭」居其中，蘭露者，木蘭之露也。聯曰：「身世浮沈外，乾坤想像中。」又曰：「一簾雲水，甘爲邱壑之民。半畝園亭，却得干城之地。」邑大夫親吾深者，因爲額曰：「五岳爲心」。而系二詩，過爲「野鶴臺」，聯曰：「伐薪斫泉，到處有名士。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歷野鶴臺南去則園也，園曰：「且園」。聯曰：「道存東海，興寄西山。」園門內小屋，即「茶寮」。切城麓一徑，古木幽花，涼陰蔽日，自疎鑿望之，真如峭壁懸崖，青翠欲滴，因聯曰：「綠天開一線，香茗醉千迴。」又曰：「一鎗梅露連露海棠露，四座蘭風菊風桂樹風」。主人日與客煮茗於此，徑盡入園，芭蕉鉤石，拂簷繞棟，梅竹圍其外，隨所宜間植花菓，空其中以待月，右傍曲徑，繞城下一折，爲「醉花臺」，聯曰：「一花一石，長醉長醒」。頂架草木，雜引藤蔓，傍西照也。一折爲「美人亭」，亭另有記，不具錄。聯曰：「有靜如城隅想，作伊人水上觀。」又額其簷曰：「聽仙佛自爲應求」。聯曰：「一卷周易，一卷楞嚴，一卷春秋，一卷莊子。十分山容，十分水色，十分酒思，十分分情。」亭右背一井曰：「松花井」間植數種松，前側一石，如鯉形，號「朝天石」。非壇非案，亦壇亦案，可以週月，可以歌風，可以體星辰，醉可以賦，可以飲，可以聽聞人說鬼。循而前，爲「摘碧臺」古石苔紋如織，在叢陰之下，相對爲「冰壺石」，簷花周

廣東文物 卷七 人物考證門

者三，上蔭脩竹，從此再歷「醉花臺」，過「綠天橋」聯曰：「櫻來只城場，行盡即羅浮」。蓋梁小石梁，繞郭而溪，羣蕉覆其上，難以飛莖，碧綠相盪，天日爲之蔽虧，客行其中，無風而有風，有雨而無雨，簷邊燕語，城上人聲，都不知橋畔之有人也。稍前開一戶，聯曰：「橋盡疑無路，門開忽有天」。內以植梅花，因署「小羅浮」三字，聯曰：「驛使每憐花放後，美人原在月明中」。向住落霞山，與何相國，李大宗伯，何學博，家秘書，梅園分賦詩也，念之凄然！輒成小羅浮一記，錄之壁。又題其後曰：「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臺曰：「香夢臺」感師維舊事也。落成之日，邑大夫率遠近紳士，咸載酒而登焉，曰：「吾先父文泰與先生同籍，今三十九年矣，吾等得與先生開此地，以安先人蘭臭之心，唯諸君子時攜屬選詞，無間晦明風雨，以佐先生新興。」余不佞幸甚。諸紳士曰：「亦自愛其祀宋之文獻也，敬唯命。」遂於是日開社賦詩，主人爲記，中「瑤碧臺」「綠天橋」各有小記，及助脩親友題名，俱別載。（據吹萬樓藏真述冊頁）

歲甲辰，海寧查繼佐伊璜，來游粵，瑞隆投以詩，繼佐作鐵山歌一首報之。（據粵游草）攜李曹溶秋岳，被命至廣州，瑞隆自香山來晤，時陵谷已遷，每念盛時文酒，唏歎感愴，情見乎辭，自查曹外，凡名公鉅宦來粵者，瑞隆皆拒不見。錄查繼佐曹溶贈詩五首：

鐵山歌

海寧查繼佐伊璜

師將五指頭，咒作梅花樹。總成白雪姿，盡是陶空趣。余著梅花讖，此時花開七月暮。怪此歲寒物，乃於非時遇。自感春已遠，不向嶺頭住。今來嶺上故無極，盡向等樂林中吐。等樂之人鐵作枝，餘香賸人眞不妬。移向香山署裏看，與者受者紛能賦。余獨不得要菱花之前，月落參橫訪取美人一顧。（據粵游草）

一九七

伍鐵山自香山來晤撫時傷舊因贈四首 攜李曹溶秋五

一葉隨風度越台，又傳消息素交來。詩書兩代相榮老，山海聯牀展信哀。機畫乍看溪鳥下，官貧細數瘡花開。留君共住三冬暖，肯使天南半草萊。（據靜惕堂集）

帝城當日送征袍，賓主東南各俊髦。豈意賦殘梁苑雪，還傳風急汴宮濤。千秋涕落雄心死，四海家窮殺氣高。對到羅浮尋故業，血花休洗匣中刀。

君來海時復澄清，洗盡梅花賈列卿。瓜熟竟無秦日月，柱移空憶漢軍營。沙渺接竹通泉壑，山夜焚香冷石梁。正是故人憔悴候，短衣匹馬北平城。

香山城枕澳門寒，晚愛傳觴映玉盤。勢去漫游同鹿家，夢餘孤影失簪冠。淒時白雁聊愁遠，戰地青燈話別難。十五年來鷓鴣伍，參差還喜客途看。（據倦圃佚詩集）

瑞隆晚年，專致力於水墨，自謂學闕於劉子清，學牡丹於趙裕子，（據何鼎新畫記）又謂學牡丹五十年，近漸為海內所推，因念茲事，歷五代以迄趙宋，所得十有五人，而牡丹之行世者，亦僅一百四十一軸，皆未有以墨戲者。萬歷間曾有趙備一人，得創法，自餘作者非不佳，而婦人女子之情多矣。（據少城別業近草）海寧查繼佐亦稱瑞隆畫墨牡丹為絕品。（據粵游草）同里李六吉稱瑞隆畫墨牡丹，直冠邊鸞趙中倭諸人以上，其竹可以前掩文與可。（據李六吉伍鐵山近詩序）陽春劉裔煇稱瑞隆墨牡丹筆勢飄揚蒼勁，如大將軍挺矛揮槊；又如二八佳人，輕盈妙舞。（據鳩艾遺集）同里何大佐稱瑞隆嘗以紙屑蘸墨寫牡丹千萬紙，極盡此花之妙，其花葉枝幹，向背轉側，無一同者。（據檀屑）瑞隆畫蘭竹尤工妙，寫石得南宮家法，而瀟灑掩映，出人意表。墨牡丹一種，則世間無不知有伍

氏者，鼎湖成覽題瑞隆水墨云：「鐵山寫鐵線，留色不留香。墨妙傳三昧，雲臺放寶光。天香非有相，國色亦無常。即此明真幻，何須向洛陽。」其推許可見！（據成陟堂集）瑞隆書法出入義獻父子，乃轉為畫名所掩，明季邢張諸家，當不及瑞隆之圓勁飄逸。八十以後，尤能作行草，精妙臻絕。雖自謂老年不喜作字，親友見索，經年不應。（據自書詩冊真迹）然所作書神光離合，令人見而色舞。（據鳩艾遺集）

瑞隆晚年於詩學深得自然之趣，所作咏花絕句，方將卓犖今昔，飛翔峯頂，以視常建嶺猿，錢起歸雁，盧綸山店，退之！（據胡文蔚吟花絕句序）先是瑞隆以詩名一邑，徐以詩名一郡，既又以詩名天下，四方雅流，咸知有「伍香山」一派。（據李六吉伍鐵山近詩序）嘗賦竹枝詞云：「蝴蝶花開蝴蝶飛，鷓鴣草長鷓鴣啼。庭前種得相思樹，落盡相思人未歸」。新城王士禛漁洋亟稱之。又謂粵詩自屈梁程陳外，如瑞隆詩皆有可傳。（據漁洋感舊錄）東萊李鍊青萍謂竹枝詞雖專詠風土，須得國風不淫之旨，方無傷名教。瑞隆竹枝詞一首，誠能得不淫之旨，且詞意俱新，深合竹枝之體。（據詩法易簡錄）順德梁九圖謂七絕用疊字之法，自有一種天然情韻，耐人諷誦，瑞隆所作竹枝詞，蓋做此法，又謂香山伍瑞隆竹枝詞云云，朱彝尊嘗做之，作西湖竹枝詞云：「養魚莊說養魚肥，放鶴亭看放鶴歸。妾在鳳皇山下住，生來不見鳳皇飛」。乃全做其格。（據十二石山齋詩話）瑞隆詩才博大，當明代李何鍾譚，家置一咳之際，瑞隆乃能挽江漢濯之，蕩氛廓霧，真豪士也。（據樂林草序）瑞隆於詩外尤工古賦，剡溪胡戴仁謂：「瑞隆

海濱都魯，自其本色，獨其腹中藏君山茂先家書，不數郝陽楊玠矣。晚年好錢彭衛武之學，不數香社洛會矣。筆下有十步八父之捷，不數延壽太冲矣。近所撰諸賦，筆雄心細，意遠識深，天壤不乏素心，但不暇論，而靜寄離騷，聲出金石，言念同心，命余諷詠，則一旬芳心，兩葉楮背，固已廓於九畹，麗於兩京」。(據鳩艾山近賦序)其文采爲時所重，有如此者！瑞隆又擅篆刻金石，其序南海朱未央印集有云：「余十年前酷嗜此道，嚴寒指裂不廢，名亦因之噪。而今倦矣，見未央諸刻，真肉瘞不能自禁，而覺有未央，自可不必有我，亦且自慰勞，不復貪有印匠名。嶺南從來文章詞翰以至書畫之學，代多大手，獨印章一道，近始有馬元伯、郭安世、邱顯叔、李子木、黎孺旬、何伯友、方約思輩。往則方伯情、黎君獻之數子，於印章各樹一幟，然大都縱橫文酒之餘，游戲煙花之末，况或石墜而命脆，或絲短而刀長，嶺南印學未有主盟，皆此之故。今幸有未央靈心快手，駁駁有先諸子成佛之意，揆厥所造，立德立言立功，猶不能不藉之生動，故知詞人如未央者，直是天假鐵筆，補嶺南之未備。(據朱未央印集序)其所撰著，復有『辟塵集』、『懷仙亭草』、『鐵途草』，諸刻，合前所撰凡十二種。

(據香山縣志本傳)瑞隆卒年不可考，以子經見瑞隆所作書畫年月，多在康熙己酉前，據伍氏家譜，謂瑞隆卒年八十四(按是年戊申爲康熙七年)當可信也。瑞隆墓在檀溪飛蛇嶺，或云，此衣冠塚耳，瑞隆晚學道，不知所終。或云，香山南村有解元里，伍氏遺族，聚居於此，瑞隆墓亦在是云。弟瑞俊，字有開，由廩生官中書舍人，子昌年，慶年，均能詩。(據檀溪伍氏家譜)錄同里何震道《劉世重詩》五首：

過伍鐵山先生舊廬
鶴立寒汀一箇孤，晚潮猶似舊時無。綠波破壁琴初響，紅雨疏林葉欲枯。逐客易傷江畔草，鮫人難泣眼中珠。十年手植長松樹，留與兒孫作畫圖。(據越巽詩集)

過蘭露亭懷伍鐵山先輩 香山劉世重仰山

牛飲城南地，園亭構作殊。石牀棲碧蘚，花架隱青籬。筆塚天香散，琴囊古調無。登堂懷往昔，彷彿聆歌呼。(先生工畫牡丹)展卷虛懷讀，遺篇自不磨。石潭冰化瀑，霜葉玉連柯。酒債曾酬得，鶴糧也藉過。三城書肆上，墨跡至今多。

嶺外推風雅，爭傳第一人。金門能賞紙，白髮謝嘉賓。澹泊通玄化，孤高脫世塵。了無軒冕意，自榜老農身。

會柳金塵望，中州震大名。英雄沈宦海，囊裏冷書囊。太息衣冠日，猶然貧賤情。後昆能繼作，天路看飛鳴。(據東溪詩選)

論曰：瑞隆才氣縱橫，文章書畫技藝之工，負絕一代，求之當世，惟陳章侯熊魚山差可比擬，然兩人固皆與瑞隆其憂樂者也。當明季假援，南都魚爛，瑞隆列名復社，隱然爲東南壇坫所重。西戍之際，瑞隆知事無可爲，居南嶽歲餘，始一致書留守瞿公式相，其隱遁之意決矣。乃黃宗義撰『紹武爭立記』謂丙戌廣州之陷，瑞隆從降。「永歷紀年」繼之益肆其妄。不知福王潰後，閩粵立國，瑞隆仍游嶺外，本傳所縷列事跡可考也。瑞隆嘗自謂率其不知世事之性，閉門獨坐，開門獨行，坐此每不容于人，其爲當時所污蔑，蓋有不必置辯者矣。嗚呼瑞隆以奇才博學，困躓南宮，其於功名富貴，早已視如浮雲，乘同敵展，迨陶潛所謂『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故律瑞隆者。不當按君辱臣死之義，以深責之，瑞隆抑亦一代之遺民也。然論粵東絕句詩及水墨畫，不得少瑞隆一席地矣。

【編者按】：賈篈君在「宇宙風」刊佈「評廣東文物展覽會」一文，（轉載本集卷四）以本會展覽何，伍，梁，張，康等，五人的出品爲違背所揭出「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的宗旨，因爲他明定這五個人都是「漢奸」和「民族罪人」，並引種種史料爲證。這樣坦白率直的「批評家」，實是本會的直友和諍友。不過，我們對於他的文章有兩點是不能贊同的；就是：

（一）他的內容是根據不可靠和不完備的史料，因而生出錯誤的論斷；
（二）他的態度是譴責的和武斷的，而不是研究的和正當批評的。他的態度如此，大概是受了他錯誤的論斷之影響。

我們雖不欲斤斤於從事于口舌空論之爭辯。我們只有仍然本着「研究鄉邦文化」的宗旨和保持學者應取的公平態度，搜討事實，以作答覆。
李雁庵先生的大文，已將何吾驥，伍瑞隆二人的投降公案提出至有力的反證。原來何氏當丙戌廣州初陷時，他確曾被清將李成棟所俘，但不特沒有投降，而且伺隙逃回鄉間，與兵勳王，運動成棟反正，自己復輔佐永曆，再次被俘，卒以身殉國。而伍氏則于丙戌年確已致仕南下，身在衡嶺間，至戊子夏東粵反正後九月始行歸鄉。證據確鑿，論斷可信，誠足以推翻三百年的前案而爲古人昭雪，謂爲今之「洗冤錄」可也。結論已定，不能復贅一辭了。至其據事說理，心平氣和，不失歷史學者真純態度，尤足欽佩。

至于賈篈君文內所攻訐之其他三人，李君尙未提及。我另有長文攻訐「宇宙風」以作答覆。在這裏，謹以個人研究所得摘要書出，以補充李君的大作，俾作同事研究工作之參考。

關於梁佩蘭，他確是生於明末。但明亡之時，他只是個童子。賈篈君自撰的「歷朝漢奸傳」所定「明末漢奸的標準，曾有「凡明亡在十五歲以上，後來出而應試或做官者」的一條；因此，梁佩蘭也佔了這部書的一頁。這條個人私定的標準究竟公允否，有權無否，姑置不論。即以此而衡度梁佩蘭一身：他中解元時，在順治丁酉十四年（公曆一六五七）

年方二十六歲，（推算當生於崇禎壬申五年一六三二），而明亡于崇禎甲申十七年（即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則此時佩蘭只得一十有三歲耳。揆諸賈篈君自定之「十五歲」的標準，尚差兩年，仍未够得上「漢奸」和「民族罪人」的資格吧。如此顯淺的事實猶不一查而遽下武斷之論，判定前人之罪，以至違反自己所定的標準，縱不是太不小心，也未免志懶惰一點了。平心而論，梁佩蘭合當算作清代人物耳。

關於張國樑之出身，頗成爲歷史問題。緣據一般傳說和幾家記載，有言其先附太平天國，後投降於清提督向榮，乃隨征長江一帶，以至陣亡丹陽者，如何曰愈撰之「家傳」，朱孔彰撰「中興名臣事略」之本傳皆有此一說。但據我個人研究太平天國專史之所得，則張國樑投降向榮一事，實子虛烏有，只是「傳說」而已。茲引史實辨正之。

張，原名嘉祥（或作「家」一詳），廣東肇慶府高要縣人。年十五，入廣西依其叔于貴縣。後流入土匪中，騷擾橫州江上，綽號曰「撈家祥」。何曰愈撰「家傳」謂其于道光間廣東鴉片之役爲勇，被遣散後爲盜，年歲事迹均不符。道光廿八年，自立爲盜魁，擁衆萬餘人，橫行無忌，數敗官軍，聲勢極盛。（見「平桂紀略」）

時，廣西按察使勞崇光督勦各屬土匪，莫奈之何，乃謀招撫之。廿九年，張單騎詣左江鎮總兵盛筠之營投誠。勞厚遇之，令執贊門下，爲改名曰「國樑」，字「殿臣」，即以外委効用，助官軍勦匪甚力。（見馮桂芬撰本傳，蔣敦復撰「行狀」。羅爾綱亦持此說，見「太平天國史綱」頁四六註八）其與勞之因緣如此，故後來勞聞其戰歿丹陽，即在粵爲位哭之曰：「吾門得公良不負。」（見顧雲「事狀」）而「欽定勦平粵匪方略」第一卷第一頁所載，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之清帝諭旨（時，道光已死，咸豐繼位而尙未改元）即言張受撫事，「近聞賊首張家祥游事，官兵不能捕獲，強爲招安，餘黨四散勾結，」云云。此足爲其于廿九年投誠清軍之確證。但即在降此論時，向榮猶未奉調入桂也。（國史館張傳所紀亦同）

道光三十年八月，張勳滅積匪潘寶源於龍川。（「平桂紀略」）咸豐元年三月，力勸潘大等匪黨于思恩，南甯，太平，三府，大敗之于上林。欽差大臣李星沅及巡撫周天爵會奏其功，並言其才可大用，有「不但此時大有裨益，將來肅清江面非此人不可得」等語。據此，清廷于四月降諭云：「張國樞投誠後，隨同立功，以千總補用，賞戴藍翎。」

（見「方略」及國史列傳）四月中，張復劉宜化股匪，周天爵入奏謂，將弁剿匪不力，惟賴張國樞及鄉勇「東西奔馳，力圖掃蕩。」或有疑張者，在籍紳士傅御朱琦則力保之。周與當局卒始終倚畀，使致力剿匪。統計其自投降後共剿平各屬土匪二十股。（據過鑄撰「行略」載「向張二公傳忠錄」）

是年七月，勞崇光，（時已陞布政使）出省親督張都壯勇顏品瑤股匪萬餘人之赴援南甯太平者，以衆寡不敵先受挫。卒于八月平之，斬品瑤，並掃蕩其餘黨於宜化之那陳大塘間，尤能為地方造益。（此外尙滅李樹青等股）督師賽尚阿極賞之，保陞守備，換戴花翎。二年正月，張又剿顏品瑤股於靈山縣，肅清南甯一帶。繼赴梧州，剿蒼梧，藤縣，平南，等處水賊。（見「平桂紀略」及國史列傳）至是年三月，太平軍圍攻桂林甚急，勞又親率其所部千人入省助守。以四月初二日抵桂林，時則太平軍已于先一日解圍北上突，張旋奉令率部入湘追擊。自是以後乃正式隸向榮麾下而轉戰三江。（見「方略」及「姚燾」撰：「中復堂遺稿」）張國樞出身大略如此。

由以上各條可靠的史實以觀，則于道光廿九，三十年至咸豐元，二年間，太平軍由積極運動革命以至起事前後，張國樞已投誠清軍，勸辦土匪于各屬，從來未與太平軍發生直接關繫。不特此也，據顧雲及程曉兩家記載，與薛福成「庸庵筆記」之逸事，洪秀全于起事前亦曾派人運動其附義，惟皆被張嚴辭拒絕。至於一般的傳說及數家記載，謂其先行加入太平軍，後詐降向榮，為向識破乃用間逼其真降云云，考訂時間，地點，事實全不對，想皆以此傳說之傳說，殊不足信也。過鑄根據當時

營中軍醫所得自張的義弟之言云：「或言公前曾被虜從逆而反正，先後不符，傳聞之誤。」更足為有力的直接的反證矣。

惟有一事稍值得提出考慮者，則于道光三十年八月清廷都察院奏稱廣西紳士入京控告云：「近年以來，慘遭匪毒。自上年（廿九年）四月至本年五月，匪首張家祥揚揚家等搶掠南甯府左江柳州府右江等處，以及桂林府羅江一帶地方均受毒害云云。」故編「張忠武事錄」之張慶年即據以懷疑張之「廿九年投誠事有誤」。其實，張于廿九年投誠及以後勦匪事，見諸官私文書（尤其三十年五月十九之清諭）可斷為證據確鑿，毫無訛誤。即以上引廣西紳士之控案論，廿九年四月間，張尙未投誠，而卅年春間則張已投誠而助勦土匪于各屬，恐一方人民尙未知他府之事容或有誤耳。至于太平天國王洪仁玕之供辭中亦有提及張國樞此時仍為匪事，則以廣東人遠隔十餘年之久更不能洞悉廣西實況矣。况向榮于卅年八月方調任廣西提督，九月始率部抵桂，而是時張早已在外府勦匪矣。是故張國樞始終未嘗加入太平軍可斷言也。

實後君斷定其先投太平軍「最後因為和洪仁發不睦，又叛降滿清，盡力攻打太平軍……」云云，于是又判定其為「民族罪人」。我遍搜官私史籍，總找不出此論斷之一些根據，即上引何、朱兩傳亦未言其與洪仁發不和睦。惟在粵人黃世仲小配所撰之小說「洪秀全演義」第十回「洪仁發誤走張嘉祥」內容則略與實後君所言相同。得毋根據于是？果爾，則既不引正史，不考事實，甚至不引用較為嚴整的私人著作，而徒信靠小說家憑空杜撰之無稽說話作為史實，來斷定前人功罪，而且藉以「評廣東文物展覽會」——一個莊嚴肅穆的文化集會，無乃滑稽之至，幽默之尤！

至於康有為的問題則不是歷史的——如上言何、伍、梁、張、四人，而却是見仁見智個人見解的問題。從全國全民族的歷史立場上來看，康氏戊戌變政之舉是政治革命的運動。他提倡保皇和主張君憲，以至擁護宣統復辟之舉，都是繼續戊戌的政治運動。後兩種雖屬無謂而且

當與革命黨作對，甚至反對民主政治，實可惡之極，但各有宗旨，各懷政見，各忠其所忠，亦為文明的國家內文化政制進展程序中所常見之象微。今日我們革命建國的三民主義固已得勝利，又何能以「成王敗寇」之見解以論斷其人？況他一生是清的「忠臣」和清的「遺民」，而未嘗歸化民國。持此原則以論其人，方得其平，方得符合「歷史的態度」。如一律斥為「漢奸」和「民族罪人」，則清代二百六十年間中國幾無人了。如

是非將凡在清朝做過官考過試者，連我們的祖宗在內，皆要「罷屍三百」，恐未免太苛吧！近觀中央當局推崇曾左李胡等中興清室攻滅太平軍的幾個漢人，未嘗不欽佩此胸襟之寬宏而見解之深合于「歷史的態度」也。矧以書法，以學術言，康氏對於全國文化確有相當的貢獻耶？（實）筏君對於其所撰之「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二書推許過甚，我未能苟同，但關於他的文化貢獻尤是個人見解問題，茲不贅論。）

抑有進者，就是論及「民族」一個名辭，我們相信今日的解释應該作為「中華大國族」——如國父所昭示，而萬不能尚持狹義之見，以分化國內各特種民族之大團結，大聯合，而在國難期間尤為重要。質諸同心愛國的實筏君，又以爲何如。

主持展覽會的同人在籌備期間，早已把這幾個人的出品問題連同他們的一生大事詳細討論過的了。不過對於歷史的事實和「漢奸」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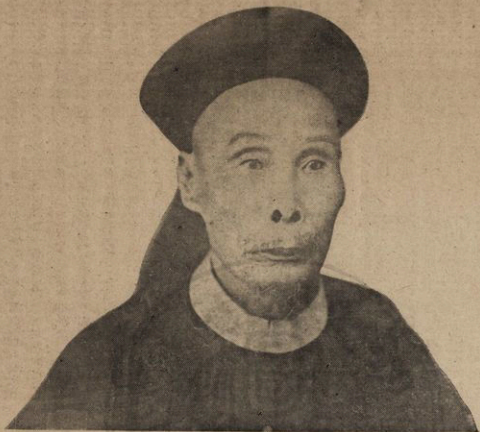
釋，他們的知識和見解乃與實筏君不同，咸認爲這五人的出品並無違悖「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之原則。甚至王應華——紹武「降臣」而爲實筏君所忘却提出者，其出品也不取銷，徒因其後來懺悔皈佛乃視爲方外人的文化作品而陳列之。

末了，實筏君根據不可靠的史料，不特武斷地判定了「何伍兩個（及其他三人）實可謂民族的罪人——也就是當時的大漢奸！」而且判斷展覽會同人故意包庇漢奸之罪；「該會主持人及審查諸公對於類似上面的記載或傳說，斷不能認爲未知未見，但是該會出品目錄所附載的廣東名人小史，竟將他們兩人的降清事實，略去不提，這實在是故意爲他們隱諱。」這種「深文周內」「羅織鍛鍊」的言論，何異「老史斷（鍛，是真的）獄」！謂爲「誅心之論」乎？嗚呼，此種武斷之論譴責之言，與根據考訂確鑿的事實乃下論斷之學者研究態度相去甚遠矣。

我們見得實筏君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見解是錯誤的，因而他譴責的和武斷的態度也是不對的。職是之故，我們坦白地承認，不能接受他的意見——「我很盼望該會於將來編印專刊的時候，能把這些東西剔了出來」，因爲這是他的文章內傳統的錯見。我們只有把他的原作全文和我們共同研究所得完全發表出來，再供大家的研究。至於實筏君大文最末對於同人之爲文化服務，獎飾逾恒，愧莫能當，附筆申謝。

黑旗將軍劉永福

李健兒



劉 永 福 將 軍

清之季世，我中華民族英雄劉永福將軍，奮起粵邊，入安南，平土寇十萬，屢敗法人，斬其主將，誅殺數萬人。其後復扼日人於臺灣，威名震中外。逮民國初年始卒。余既爲之傳，凡十餘萬言，交商務書館印行。二十九年秋，中國文化協進會輯刊「廣東文物」專集，主編者請書將軍事略。當是時，歐洲第二次大戰發生，法國新創，喘息未定，而中日之戰適膠着，侵略者之魔手，又伸及越南，欲師伐虢滅虜之故智。惟是將軍去今不遠，遺風猶在，以故兩粵名將迭生，莫不精忠爲國，光照天下，其與將軍爭輝史冊，自不待言。余今茲復爲將軍大事記，以歸是集，蓋感不絕於余心矣。三水李偉健兒識

黑旗將軍劉永福，號淵亭，初名義，廣東欽州古森峒小峯山人，原籍廣西博白縣，數世爲農。父名以來，母陳姓，以民國紀元前七十五年（即遜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九月十一日生公。公性至孝，少小有智計。父居北雞村耕田。纔五歲，解釣魚，以智計日得鮮以佐食。八歲，隨父赴廣西上思州平福新

墟營生。十三歲，備作於灘艇。計度灘中形勢，與灘水淺深，瞭然胸次。年十五，遂爲灘師帶水，指揮如意。居家有暇，從父習拳棒。是歲咸豐元年，洪秀全建興漢之師，自廣西首義，號太平天國。世方亂，公抱大志。公體貌精悍而非魁梧，願心雄萬夫，中藏兵略，年十七，八月，母死。十一月，父死。十二月，叔父以定亦死。家本赤貧，半歲三喪，無力爲殮，皆藁葬。嘗夢老人稱己爲黑虎將軍，問何故不出山。醒後竊自喜。年二十，移爨父母。又嘗入安南爲店舖，所入雖微，以力與財賙人，無吝惜。人皆曰，「義哥義哥」，旋復返桂。

年二十一，粵西豪傑，各爲雄長，多假太平軍旗號，遂與表兄李保哥，蓄長髮爲前明裝投軍。至遷隆，隸旗頭鄭三麾下。逾月，李保哥病死。明年，二十二歲。時吳元清勢力方盛，奉太平天國封號爲延齡國王。公隨鄭三歸元清，從戰期年。年二十三，爲咸豐九年，湘人曾國藩兄弟，方與太平軍力戰長江，廣西混亂，鄭三之衆潰敗。年二十四，適吳二守太平府。公投吳二所部黃升奇。太平府乏糧，又與黃升奇投竹樓王士林。而吳二亦來附，用公策，奪回太平府。年二十六，從王士林攻歸順不克，回竹樓。年二十七，王士林自歸順城敗走，黃升奇戰死，公轉從升奇之弟義章。年二十八，從王士林復下歸順城，後隨黃義章投上思紳士黃思宏部下。會思宏回太平府，義章從

往，而義章旗下百數十人，皆受公節制。值歲暮絕糧，思宏不歸。當是時，延齡國王吳元清之子亞忠雄踞安德。公欲往，義章所部皆願行。途次銅利墟，思宏部百餘人亦自後追至，願相隨，奉公爲主，意甚誠。於是合得二百餘人。自公結髮投軍，至是始獨將。

入安德墟，吳亞忠喜甚，給錢米，命自將率爲一旗。公因前夢老人稱爲黑虎將軍，遂特製七星黑旗以顯己軍，誓師祭旗，爲吳亞忠之先鋒將。黑旗軍之名自此始。嗣後吳軍所向，公輒率先。安德全屬底定，吳亞忠以妹妻公。公伴許諾。時王士林黃思宏應鎮安府之徵賞，合攻吳。以公英勇不可當，使人說公叛。公以吳有知己之感，弗允，遂大敗思宏士林於鹿鹿洞及三角村，走之。因俱吳進駐歸順城。吳亞忠嘉公大功，奉給「左翼先鋒前敵關防」象牙之印。時公部已增至三百餘，所到保護人民，人民箠食齋漿以迎，既而從吳攻安南三墟保祿柵。下之。同時吳之表弟黃祥英守歸順，亦大敗來攻之清兵，俘協鎮都守州官多名。清政府聞敗訊，派大軍擊吳，互有勝負。吳因督戰受傷，懸重賞招降清軍中之降人，得衆萬餘，賞錢爲竭。後降者不獲賞，四出劫掠。吳之糧食亦不繼。公請於吳，率部赴波斗就食。吳期以一月歸。及期公遣人視吳，謂足食卽歸，否則展緩。吳大怒叱罵，使還以告。公不憚，所部以徒歸無益，遂公入安南，與吳絕。公亦知吳爲人顛預，不足與謀大事，遂誓衆由大嶺入越。

是歲爲同治四年乙丑，公年二十九。既入越，招合駐大嶺魁首許元彬數百人，是爲入越之始。吳聞之，使人追之，弗及。維時安南甯人白苗順天主叛亂，越人屢戰敗績。公遂以助勦苗

犛爲名，所部農守業鄧志雄黃守忠梁俊秀皆戰將，公僞白苗旗號以賺白苗，數擊敗之。年三十一，同治六年冬十月，公用智計暗布竹鎗陣於田隴間，伏兵三路，大破白苗於六安州，使人斬殺白苗總督盤文義於洪水河畔，獻捷於三圻巡撫。安南王賞公七品千戶銜。自此苗犛帖服，黑旗軍之聲威著於全越。

駐軍六安二載。年三十三，是時保勝土霸何均昌盤踞各關隘徵抽捐稅，公進兵寶河關及龍魯埠擊敗之，軍中財用以足。明歲，年三十四，所部分駐龍魯及新坡龍王廟，建營壘，以圖久安。又取何均昌招致之滇省土惡數千人。何均昌竄極。會吳亞忠故部黃祥英亦擁衆數千入越，踞河陽。何均昌誘以利，使引兵入保勝拒公。祥英與公爲舊相識。既至，公虛與委蛇，祥英以公終爲掣肘，遂尋聲擊黑旗軍，然每戰多敗，逃奔河陽。公遣農秀業自水路追之，歷頓關趨三圻。值安南王張駙馬率六千人擊祥英他部屬於左大左祿，敗死千餘，被革職，遇秀業於三圻，求援甚切。秀業慷慨爲先鋒。黃部望見黑旗，甫交綏，即潰。

張駙馬欲官秀業，秀業謝却之，請自河內自保勝，得免過關入釐稅三年。張駙馬奏於安南王許之。於是公遣秀業率部攻河陽。秀業戰不利，明年；清提督馮子材率兵二十餘營自北甯攻河陽殘寇，使使送公五品藍翎功牌，請兵助擊。公命秀業引兵二營應之。馮軍長驅直進，追擊祥英至白苗境界南天吊竹山。子材班師，責越人自守三圻。祥英知越人不能戰，再佔河陽，招白苗數千助戰。守將許元彬不敵，自六安州退龍魯，乃扼頓關，對河相拒，然水道已被敵阻塞，貨物輾運皆斷。公因戰略，棄頓關入十州。會十州帮子亂。帮子者，雲南兼界山野之人，聚衆數千，妖言刀鎗不能中傷。公大敗之，禮州土官刁文輝感公大

德，拜公爲義父。明年，公回寶勝，與黃軍再戰於怕河，而相持於寶河關之間。至是紅水河一帶，已被黃軍阻塞五六年。公密計非從陸路通頓關不可，然路途遙遠，中歷十三關，非以智計破關亦不可。乃命黃寶盛等保守勝，自率死士八十人，皆佩短刃，喬裝爲商人數隊，先破第一關。嗣是易黃軍旗幟破其餘十二關，斬殺守卒千百人，歷十八日，崎嶇道路，公皆手提大刀，身先衆士，無堅不破，遂至頓關，不損一人，因得與農秀業部衆相會。時黃軍據下游，不知飛將軍從天而降也。數日後，公部署已定，設計下營柵，會合安南兵，大破黃軍於龍寶，擊沉敵舟八艘，敵溺死千餘，黃祥英遁走。公得勝回駐頓關，士飽馬騰。而越軍督統黃佐方在興化，聞捷報，引兵回駐臨洮。公往謁。旋聞黃祥英又遣陳亞水廬四爲主將，分兵攻陷湖甯立石兩縣，猛撲臨洮。黃督統急請公援，亦發越兵數千人，大象四頭。公設計埋藏火藥箭，大破黃軍於大田峒，斬殺陳亞水，克復湖甯各地，乃引兵回山西。

同治十年，辛未，公三十五歲，法蘭西遣將軍安業攻安南河內。河內總督阮枝芳之子爲布政者戰死。枝芳被俘不屈，餓死。黃督統促公往救，公在興化誓師，由山西經丹鳳縣入懷德府。適有吳鳳興凌德選班晚等率數百人來歸，黑旗軍遂有衆千餘，合安南兵萬人，會攻河內。公率部爲前鋒。懸重賞殺敵，戰於西城門外，大敗之。吳鳳興追殺安業於橋頭，斬首數百級，獲軍械無算，得安業懸胸之鑽石時表，蓋安業故法王駙馬，時表佩有公主照像也。於是越人聽師。公命傳法主將之頭編示七省，是爲公助越擊敗法人之始，公名震中外矣。及圍城月餘，公已備長梯，選衝鋒隊，謀以夜攻。詎法人忱於安

業之死，與越議和。法王欽使三人下法舟；被禁作質，要越先撤兵。越王巽懦，如法人旨。黃督統適奉到王諭，急命安南兵盡去攻城之梯，且乞公退兵。公以方戰勝，弗允。黃督統爲涕泣固請，公愴然太息，遂回師山西。

同治十一年壬申，年三十六，黃祥英又命大渡晚莫發率萬餘人攻白樓社。山西總督陳平請援於公。白樓社距山西百餘里，依山帶水，民數十萬，廣袤亦百里，公惘然憫之。正月，遂會合越軍數千人，以進攻黃軍。大戰十日，多殺傷，黃軍背遁。而黃祥英又因公遠征，復攻佔七省二百餘州縣。公回師政府，遣派官吏，一無所私，因回山西。以紅水河梗塞八九年，商楫停航，餉源無所出，乃請黃督統助戰船十艘，糧五千石，往攻寶河關。既趨興化，黃祥英已潛結法人圍越，共禦公。聞公已趨寶河，即力攻敦紅府，淹有之。安南嗣德王急命王叔兵部尙書阮福說率師攻湖賽，克之。黃軍慘敗，法人乃按兵不敢動，越兵遂乘勝迭克立石，敦紅，遷河，黃軍勢爲之弱。夏四月，公到寶河。時黃祥英統領莫雲成等有衆萬餘，扼守於是，凡十州所屬十六州皆歸管轄。公與大小數十戰，皆勝之。用奇計擊走敵之援軍高十二千人，斷莫等糧道，莫等萬餘衆背遁。黑旗軍遂進駐寶河關。時常安南嗣德王三十二年，詔准公軍徵稅一年，實授三宣副提督，御賜印信，文曰「山西興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將軍印」。公晚年所居曰「三宣堂」者此也。王又諭黃督統飭黑旗軍進剿黃祥英，使與清軍蔡督辦會攻河陽。蔡督辦由保祿進兵，爲吳部阻擊於蘆梁，乞援於公。公乃急下六安州破鄉望城，北木村左凸城，西寶關，及安龍頓，塞門，北匡，

抵那發，皆用奇計。吳部不戰而走，或降於蔡督辦，遂解蘆梁之厄。黃祥英勢窮力削，率親兵四百人掣眷走十州，僞冒黑旗欲偷過紅河要隘。然公旗本三角，而黃倉卒用四角，守隘者識其僞，擊退之，所部及妾婢中途走散。妻食斷腸草死，黃乞食於山中，猛地村儒婦，被土人擒獻蔡督辦，正法於河陽。蔡督辦乃回師廣西龍州，公回保勝。未幾，黃祥英餘黨高十二等再佔河陽，公復率兵平之。自公入安南破白苗始，至剿滅黃祥英餘孽止，合殲大小盜寇逾十萬人，英名益播。

時有清提督馮子材被革之部將李揚才者，自欽州竄桂，聚烏合之衆逾萬人，妄想爲安南王，暗通法人及越匪，自往攻諒山，事洩，攻不利，轉敗越邊兵。安南王命軍務大臣黃督統佐奕馳援。佐炎至河內，法軍已佔據北甯。佐炎大驚，據往昔條約命退。法人不允。佐炎夙知公，以公能制敵，敦請出兵。公徵河陽左祿諸部屬會師三圻。山西總督武仲平親勞軍，委員赴北甯設黑旗軍將官行館。法軍聞公至，拔隊走。李揚才亦懼，舍北甯轉攻太原。時清廷嚴責馮子材勦李揚才以固邊圉。馮前鋒黨敏宣大敗，匹馬請救於公。公會清越之師敗李部於新街，又平河陽土寇，招降十洲綠林首領葉成林文二等。逃嗣德王三十四年，奉王詔准回中國省墓，遂自欽州原籍，歷廣西平福新墟歸。拜祭竟，突接諒山巡撫飛遞文書，謂法人攻越，請回駕拒敵。公匆匆返山西，晤黃總督佐炎，商略禦敵之際，法軍已攻陷南定，官民殉難者數千人。安南王悉革越文武大吏職。是時清主事廣西人唐景崧，因慕公之爲人，適游越謁安南王並欲謁公。王不禮焉，唐銜之。值清軍援越，唐居提督黃桂蘭軍中，軍於北甯，約公會見於山西。以舊憾故，說公自爲安南王

以逐法人。晤言數四，公謝不認爲。至是公約東三軍，攻斬法國元戎李威利於河內，殲其全軍數千人，獲軍械無算。法人使越官願以銀十萬兩，請李威利之屍，則其屍已爲糜。公方大勝，念身任越官，歸國無日，乃亦感唐景崧誠意愛慕，乃推功於景崧，謂山西大捷，皆賴景崧策劃，且寓書景崧證明其事。唐得書大喜，乃鋪陳已功奏報清廷，獲首四品卿銜。是役也，南定失守之越官軍職者皆恩復，佐炎且膺征北大將軍之榮，公則實授三宜正提督，封一等義良男爵。而法人敗後，收合餘燼四五千人，攻公於丹鳳縣，公又出奇兵覆敗之。當是時，爲清光緒八年壬午，公四十六歲。法人避黑旗軍之鋒銳，轉撲越都東京。越王爲城下之盟，諭公退師。公太息曰保勝。俄而法人撲山西，公合黃桂蘭及雲貴總督岑毓英之師與戰，勝負相當。其後桂蘭軍敗北奔，公與岑會於興化。頃之，黨敬宣又在北甯失利，公亦歸寶河。逮光緒十年，公四十八歲，奉兩廣總督張之洞照會與滇越會師擊法人。清廷亦錄公爲記名提督振威將軍，賞戴花翎，促公進兵。時法軍被困三圻，公知法援軍將由河內來援，因埋竹筒木箱爆藥於路旁，以誘法援軍戰，一舉覆滅法軍五千人，實以奇兵制勝。然法軍復再次增援，岑軍敗退頤關，法人以紅衣大神囊兵攻興化，公又敗之於水濱。法敗兵皆棄衣褫潤水道。岑軍得紅衣大神囊千襲，毓英乃虛報大勝，獲清廷重賞，蓋公之惠也。

公戰後回頤關，年四十九，光緒十一年夏。法人戰勝於福建澎湖，藉天津和議，迫清廷必調黑旗將軍劉永福返中國。張之洞奉朝旨，急派委員孫鴻勳促公行。然清廷實憚公，命汰公軍，而雲貴總督岑毓英亦有照會，公不得已，資遣所部，率

精銳三千人遊桂境回粵。所委下越南軍火輜重無算，爲岑毓英取去。冬十二月，公部又被裁，惟餘千二百人，駐廣州東北郊燕塘。光緒十二年，任南澳鎮總兵，光緒十三年，公年五十一，調署碣石鎮。是年秋，俱水師提督方耀親兩宮於北京，中外人士爭仰將軍威儀。慈禧太后瞻公容貌，笑曰：「以爲劉永福如此了得，當具三頭六臂，原來是個黑漢子。」因厚有賞賜。公晚年與馮子材極相得，因置業欽州。光緒十六年兩廣總督李瀚章命回碣石鎮。

光緒二十年奉朝命幫辦臺灣防務以拒日人。唐景崧時任臺灣巡撫，守臺北，公守臺南，數敗日人，日能久親王戰死。光緒二十一年，清廷割臺灣於日，唐景崧敗走。公亦奉閩粵兩總督命退兵。臺人舉公爲臺灣大總統。公義不肯爲，戰至餉窮力竭，用智計得脫回粵，仍典兵。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年六十四，義和團發難，八國聯軍陷京津，兩宮蒙塵。公勤王，至湘，適李鴻章和議成，公回鎮東江。光緒三十三年，回籍欽州休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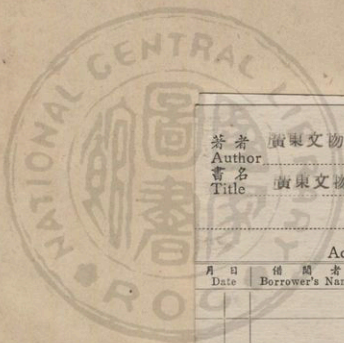
宣統三年九月國民革命軍光復粵省，大都督胡漢民請公任全省民團總長，民望所歸，皆慶得人。時公年已七十五，任事期月，不任繁劇，辭職歸隱。民國六年一月九日病終欽州三宜堂第宅。後人世守其家，至今不替。公之生死，中外之人莫不仰爲中國近代民族英雄。而粵中兒童，猶歌唱將軍曰「劉義打番鬼，越打越好睇」不輟。其感人深矣。至論公之大事，此屬簡略。欲詳者，當索視商務印書館刊行之專書「劉永福傳」，昭昭實錄也。

論曰：潤亭將軍，其甚異於恆人也，未嘗讀書，而知大義

忠孝之節。雖耄老，家祭必齋戒。未明，肅衣冠，坐以待旦，輒垂涕感念身榮而父母不預。其治兵，未嘗識讀兵書，而多智計，愛士卒，遇勁敵，必率先冒鋒鏑，謀定後動，往往以少勝衆。在越，誅夷土賊外寇至數十萬人，與法人戰，持舊式兵器以敵新軍械，所向摧陷廓清，至使巴黎人向師而哭，謂法人若遇中國黑旗軍，必無望其歸

旋，遂開戰史之奇蹟，前所未有。卒也，將軍一日不離越，法人一日不能有越。獨恨清廷萎靡，棄我屬土，迫將軍回國。而將軍雖還，官不過提督，兵不過三千，遂令老死，豈不惜哉！明末孤忠陳公秋濤有言，「未有不爲真人而能爲名臣者」，公之德行戰績，名滿天下宜矣。李健兒再識





著者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碼 673·37
Author Call No. 8276
書名 廣東文物 十卷 2
Title

登錄號碼 120694
Accession No.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國立中央圖書館

673·37

書碼 8276
1

登錄號碼

120693

國家圖書館



000120694

